〔伊朗〕志费尼 著

世界征服者史

〔根据波伊勒英译本翻译〕

译者 何高济　校订者 翁独健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伊朗〕志费尼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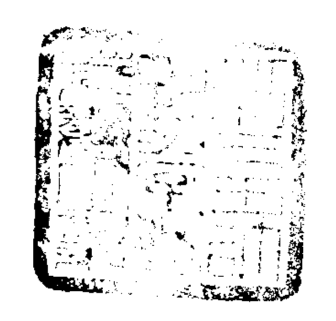
世界征服者史

（下 册）

〔据波伊勒英译本翻译〕

译者 何高济　　校订者 翁独健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呼和浩特

〔伊　朗〕　志费尼

世界征服者史

（下　册）

（据波伊勒英译本翻译）

译者：何高济　校订者：翁独健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8.875　字数：400千　插页：5

1980年5月第一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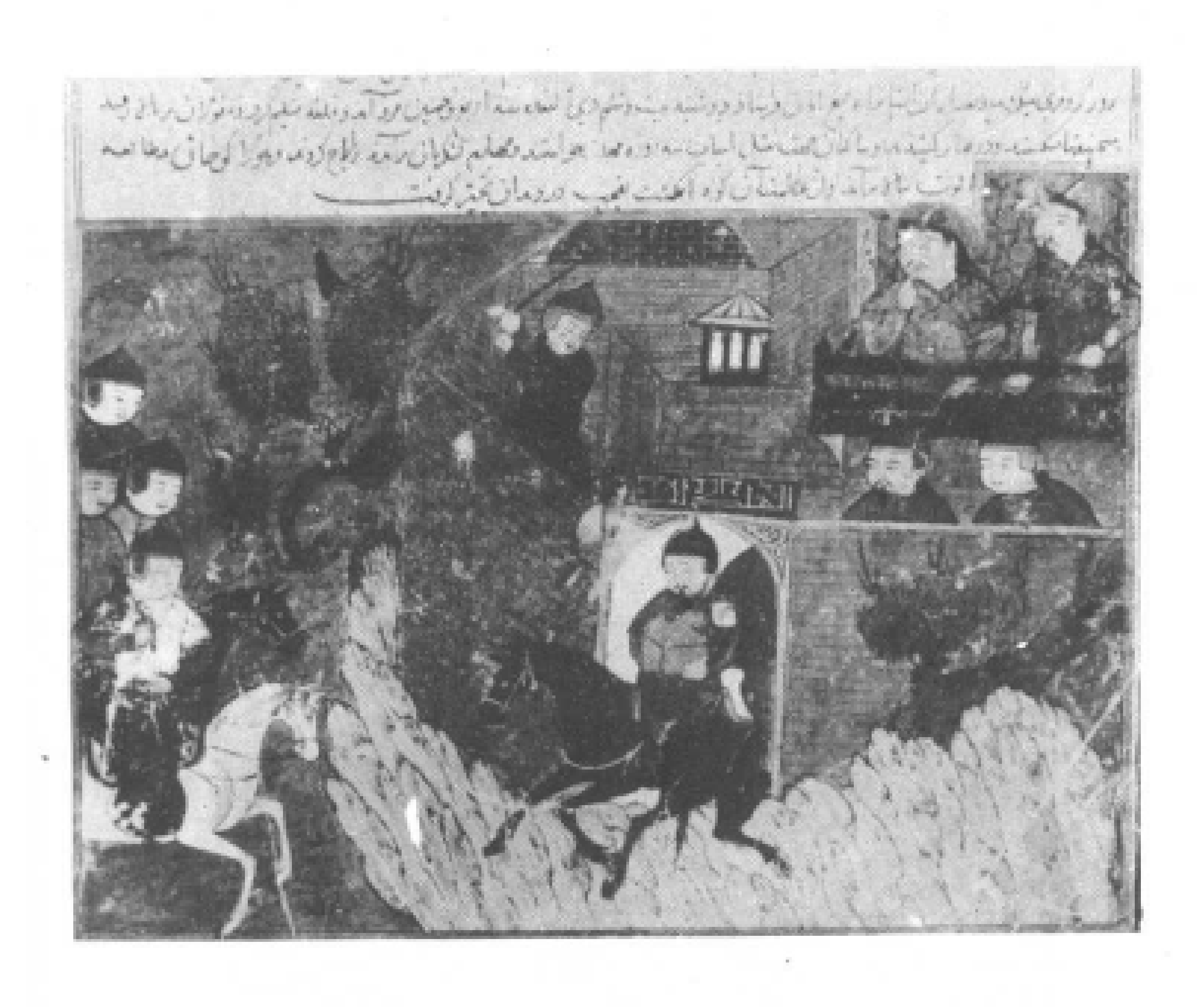
印数：1—5,500册

统一书号：11089·35　每册：2.00元



一　**旭烈兀汗在沙弗尔罕，**于异密阿儿浑献给他的系在一千根钉子上的大帐里即位

二　花剌子模王摩诃末之死



三 **阿剌模忒堡**投降后遭到破坏，旭烈兀登临该堡所在的山上视察



四　花剌子模王子札兰丁与谷儿只人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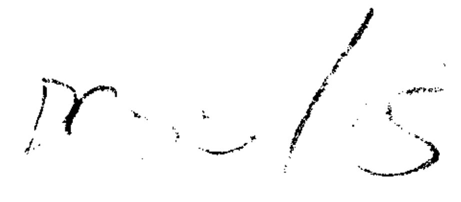
五　**被蒙古军俘虏**的花剌子模王摩诃末的母亲秃儿罕合敦

六　推选蒙哥可汗的忽邻勒塔

目　　录

（下　册）

XI．已故的算端摩诃末一生中余下的大事和他的事业的危难……………………………………………（427）
XII．算端摩诃末和大教主纳速儿·里-丁-阿拉·阿布勒-阿拔斯·阿合马之间反目的原因………………（463）
XIII．众算端之算端的覆灭及其覆灭的原因…………（466）
XIV．算端扎兰丁…………………………………………（471）
XV．他在印度的历险……………………………………（490）
XVI．算端扎兰丁之进攻八吉打………………………（502）
XVII．扎兰丁和谷儿只人以及谷儿只人的覆灭………（508）
XVIII．算端返回谷儿只…………………………………（524）
XIX．算端进攻阿黑剌忒及该城的陷落………………（530）
XX．算端出师和鲁木的算端打仗………………………（537）
XXI．雅明灭里和阿格剌黑以及他们的下场…………（550）
XXII．算端的母亲秃儿罕哈敦…………………………（556）
XXIII．算端该牙思丁……………………………………（561）
XXIV．算端鲁克那丁……………………………………（568）
XXV．八剌黑和起儿漫地的征服………………………（570）



XXVI. 成帖木儿和他对呼罗珊及祃椤答而的治理……(577)
XXVII. 诺撒耳……(584)
XXVIII. 阔儿吉思……(585)
XXIX. 阔儿吉思抵呼罗珊和他后来的遭遇……(597)
XXX. 异密阿儿浑……(603)
XXXI. 异密阿儿浑赴大忽邻勒塔……(613)
XXXII. 花剌子模的舍里甫丁……(625)

第 三 部

颂词……(651)
序言……(652)
I. 兀鲁黑那颜和唆鲁禾帖尼别吉……(654)
II. 八赤蛮及其灭亡……(659)
III. 七大洲的君主、贤明的皇帝蒙哥可汗登上汗国的宝座，他打开奴失儿汪的正义地毯，兴复帝室的功业，制定君王的法规……(661)
IV. 登上帝国宝座后世界皇帝蒙哥可汗陛下的德行一例……(719)
V. 国之大臣……(721)
VI. 世界王子旭烈兀出征西方诸国……(724)
VII. 世界国王旭烈兀进兵攻取异端的诸堡……(737)
VIII. 对亦思马因人即巴特尼人教义的说明，以及该教派的历史……(763)

IX．对假麻合底的声明 …………………………………… (786)
X．扎希耳之子穆思坦昔儿的登基 ……………………… (790)
XI．对这些事件及其原因的叙述 ………………………… (795)
XII．哈散萨巴和他的革新以及他们称为“新宣传”的异端宣传…………………………………… (798)
XIII．布祖尔格乌迷德之子穆罕默德的儿子哈散的出世 …………………………………… (821)
XIV．鲁坤丁·忽儿沙在他父亲死后的经历 ………… (848)
XV．鲁坤丁下山后诸堡的情况 ………………………… (854)
XVI．鲁坤丁的命运和那支人的灭亡…………………… (860)

蒙古诸王世系表…………………………………………… (863)
译名对照…………………………………………………… (867)
索引………………………………………………………… (958)

附录：
插图 一——六

〔XI〕 362

已故的算端摩诃末一生中余下的大事和他的事业的危难

当吉祥福星〔的统治〕转为祸害灾星①〔的统治〕时，那么一个人的幸福太阳，它从前一向从喜庆东方的天际露头，这时就接近绝望的堕落和逆运的西方，同时凶兆的尾点变成了他的苦难的起因②。而尽管他富有极其明晰的智力，非常英明的果断，并有着一辈子和人打交道的经验，然而他作的每一个打算，他干的每一桩事，都成为灾祸的根源，使他思想和精神混乱的原因，另一方面，他期待的件件美事总出现毛病和差错；乃至达到这样的地步：从观察吉星③之祥中他却受到凶星④的不祥影响，他的常如月亮照临黑暗海洋的睿智之光隐没于惊异帷幕后的漆黑罗网，消失在惶惑的迷雾中，他的愿望的燧石迸射不出火花，在他那里解救乏术，他看不见正道导向的目标，疏忽的面纱遮蔽了他的心和目，以此他的一切活动除使他的事情遭受挫折外，一无所得。全能的真主曾说："当真主想降祸 363 于人时，没有人能逃脱它，他们也得不到真主以外的任何保护。"⑤

当真主想使某人遭殃时，

那怕他天生聪明才智、毅力和本领，

他用这些来对抗命运用讨厌手段所施与他的种种祸害，

真主仍使他变得无知，弄瞎他的眼睛，

象拔一根头发那样拔掉他身上的智慧，

迨至真主对他的判决已经实现时，

为了他可以受到警告，真主让他重获智力⑥。

因此，仁慈和善良的朋友，倘若你怀疑和不相信这些叙述，不信古人的故事——

倘若你不相信我，那么伸出你的手，

并抓住这个明显譬喻的要领，用信赖的目光去观察这个事件，用明智之耳去倾听这个故事，以有经验之口从这锅怪事中品尝一下滋味，以赞许之鼻去嗅一下这个鉴戒的芬香！现在已故算端摩诃末（愿真主昭示他的典例，让他居住在主的花园中！）一生的经历和过程中，这些引喻得到了说明，这些奥妙和秘密得到了揭露。因为，只要伛偻的苍穹、昧心的星空，卑贱的轮回、变幻的世界和不仁的老天仍然顺从他的命令和愿望，那用不着他这方面费什么劲儿和努力，所有幸运的奇事就前去迎接他的野心的前锋，同时福神的代表去欢迎主力军和两翼。他无需致力于功业，而他的日盛洪福，以他严惩之威势，就向敌人和叛逆之心发动夜袭。他军队的将领和统帅是始终觉醒的卫星，而他的卫队和探子是真主的守卫。中军和右翼包括天使，左翼则由神兵福将组成。他的御伞由天命和福运合制，他的旗帜因凯旋和胜利之助而升起，成功之笔用神助之墨在其边上写了如下的话：“真主相助，神速征服！”

364

在南方是成功，在北方是胜利；
老天在马蹬旁，命运在缰绳下。

但当他时运逆转，灾难的逆风扑灭了幸福火花时，成功的水就为失意的尘土所污染，他的深谋远虑的向导避开了正义之道，从公正的驿站迷途。一个往后事件的初期迹象和未来变故的先兆是，在……⑦年他出兵和平城（愿它继续繁荣！）⑧。在那时，哈里发朝之袍由大教主纳速儿里丁-阿拉⑨来美饰，他们之间怀有恶感，其原因之一是，当扎兰丁·哈散⑩（Jalal-ad-Din Hasan）归信伊斯兰教并派一名沙比耳⑪（sabil）去朝圣时，这个哈里发把他的旗子和沙比耳排在算端的旗子和沙比耳前，轻蔑地对待后者的代表。其他的事故也发生了，因此算端摩诃末深为触怒，就从他国内的伊祃木那里取得内容如下的法特瓦：阿拔斯人无权继承哈里发之位，该称号是属于忽辛一支的赛夷的，而凡是有力量这样做的人都有责任去纠正错误。再者，阿拔斯的哈里发们在为捍卫全能真主而进行的圣战中退缩不前，同时，尽管拥有对此的资力，却没有保卫住边境，消灭邪教异端，并把异教徒召向正教，这对属下一切人说，是义务，更是职责；因此已放松了这一基础——它是伊斯兰的主要基础。拿这个理由作为他的借口，他选定一个大赛夷，忒耳迷的阿剌木勒克（'Ala-al-Mulk）去当哈里发，然后他出兵去实现这个打算。　365

抵答木罕时，他获悉阿塔毕撒德⑫（Sa'd）想攫取伊剌克的国土，已接近剌夷。算端率一队武士驰往，行军有若电掣的急先锋。他在海里-亦-布祖儿格⑬（Khail-i-Buzurg）遇上了

那个阿塔毕，后者在那里与伊剌克军一起。一交锋伊剌克军就溃逃。阿塔毕撒德被生俘，算端想把他处死，但他求救于佐赞的篾力克，打通后者去替他调解；于是应这个篾力克的请求，算端饶了他的命。他把他的长子阿塔毕章吉⑭（Zangi）作为一名人质交给算端，还把亦思替黑儿⑮（Istakhr）和阿失迦纳汪⑯（Ashkanavan）两堡以及法儿思三分之二的赋税交给他；由此他获允归家。当他到达亦思替黑儿堡前，阿塔毕阿不别克儿在得知和约条款后出兵跟他打仗。父和子相互刺杀，阿塔毕撒德俘虏了他的儿子，然后履行他作出的约定和他接受的条件⑰。

同时候，也觊觎伊剌克国土的阿塔毕斡思别，从阿哲儿拜占进入哈马丹⑱，但在算端军队到达时逃走了。他们打算追击他，可是算端说一年内俘虏两个国王是不吉利的，叫他们任他逃走。安全回到阿哲儿拜占后，他以算端之名铸造钱币和诵读忽惕巴，遣使赍礼物和贡品进献算端。

算端从哈马丹进向八吉打。他抵达阿萨达巴德时适值仲秋。答亦⑲（Dai）的前锋进行袭击，用他们的倾若矢雨的雪制刀剑砍杀。在那天晚上，算端的军队目击世界的末日，因胸甲挡不住风寒枪矛，他们尝到战合列儿⑳（zamharir）的恐怖。很多人在雪中丧生，没有留下那怕一丝野兽的形迹，以此在天命

367 的手中仅剩下悔恨和痛惜："因为真主的军队是天兵和地祇；而真主是大智，大觉。"㉑

让他们当心真主的愤怒；

美容因此变得丑陋难看。

而这是给他幸运面孔上的一巴掌（chashm-zakhm），使他事业的脸颊上遭到的一个创伤，自此以后，灾难的声音相互呼应，失败和绝望的旅队接踵而至。

> 我不是爱汝者，这个我知道——
> 但命运在我眼前放下了面纱。

因为这次损兵折将沉重打击了他的事业，而且回教的神迹已脱离了他的掌握——

> 命运已躲开了我的幸福的掌握；
> 因此我的手不能触及我心爱者的卷发——

不得已他从那次战役中退兵，并在伊剌克停留了几天，仅为了休整他的队伍，扫荡该国土的叛逆。

当他返回朝中，讹答剌的异密哈只儿汗派遣的一名使者到达他那里，报告鞑靼所遣的商人到来及有关的情况。没有对这件事稍加思索和考虑，或者在脑子里权衡一下其得失和利弊，算端马上下命令把那队求他保护的穆斯林处死，并把他们的货物当作辉煌战利品予以没收。

> 咬一口往往咬不到第二口，
> 为片刻之欢往往杜绝了永远的食用。
> 当一个人的生命暗淡失色时，
> 他干的尽是于他无益的事。

执行他的命令，哈只儿汗要了四百五十名穆斯林的命，这样做
368 就使和平安宁遭到破坏。而在事实上，倘若一个措施的后果不是在开始时考虑到，那么人们必然盼到起初并不明显的意外灾难。

当心人们的仇怨，
因为它玷污了每席酒宴的清白。
那怕你有坚强的支持和有力的援助，
也不要挑起战争，
因为智者不因相信他手中一付试过的解毒剂，
而服下致命的鸩毒。

原来成吉思汗曾通过那些商人给算端送去内容如下的使信："与吾人领土接壤的地区已无敌人，而且已按吾人的愿望完全被征服和削平；因此吾人眼下有友邻之责。人类的智慧需要如此做；协调的途径应由双方遵循；友谊的责任应得到承担；吾人应有义务在不幸事故中相互支援和帮助；并且吾人应使常行的和荒废的道路平安开放，因之商人们可以安全地和无约束地来往。"

不仅算端没有用明智之耳去倾听这些忠言，他还实际上把使者处死。因此这些不足取的作法产生事端，引起恶感并且是仇报和猛袭的原因。

当有关这些事件的消息传入成吉思汗耳里，怒火使他暴跳如雷，以致用毁灭和沉沦之水，他把算端帝国的寸寸土壤冲毁干净。乃蛮〔部长之〕子屈出律从他那里逃走，并在击败哈剌

契丹汗后占领了后者的国土，他的军队是两方中间的唯一障碍，因此成吉思汗首先派军队攻打屈出律，此事已见前述㉒。

算端离伊剌克赴河中时，他委算端鲁克那丁（Rukn-ad-Din）管治该国土——在专门一章中将谈到他㉓——并于抵达呼 369 罗珊后前往你沙不儿。他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月，而且漫不经心，一反他的常态，依他的愿望不务正经，涉足于欢乐之野，领略了几天荒淫生活的乐趣。

饮酒吧，因为素馨将看到许多天空；
愉快生活吧，因为丝柏将看到许多苏哈㉔
（Suha）；
享受你借来的这片刻光阴——
须知草原将看到许多象我们这样的人。

他从那里赴不花剌，在该地他从……㉕沙班月 8 号呆到沙甫瓦勒月10号。既然正当春天，世界美如新妇，他就如诗所说忘记了冥冥苍天的歹意：

现在春已微笑，娇嫩而清新，
让我们享用音乐、红酒以及吾人情妇的秀发。

而在他残余的岁月中，他始终在妖姬的伴随下，不断痛饮美酒以满足他的愿望，求欢于各种乐趣和嗜好，并这样来回答酷命的责难：

这是蔷薇的季节。时间不长。干杯！
生命消逝时蔷薇算甚么？干杯！
既然星空周转不休，在这荒废的旅舍中
无人久留，仅停驻瞬息光阴。干杯！

从那里他抱着进攻屈出律的打算启程往撒麻耳干，并征集所有屯驻在该地区的军队。在撒麻耳干也一样，因为骄逸，更由于心不在焉和运道已变，所以他暂时象金星一样铺开欢乐的地毯，沉醉于答儿干姆[26]（Dargham）酒，把期望的营帐扎在狂欢的旷野。同时随着这种（？navir），和琵琶的高低音弦，这些话出自算端之口，进入智者之耳。

370

我的心田为血所覆盖，侍儿哟！
而疯狂已把我的心从宇宙携来，侍儿哟！
坦率地进酒，因为无人知道
什么东西将从那帷幕后出现，侍儿哟！

这时候他得到脱黑脱罕[27]在蒙古人前逃往康里人的故乡哈剌忽木[28]的消息。他离开撒麻耳干，经不花剌赴毡的，为的是尾随他们，但听说成吉思汗的异密们和主力军正在追击他们，他采取返回撒麻耳干的预防措施，在那里他集中了尚留在该地的所有军队，然后率一支雄师劲旅进向毡的，想一石两鸟，而不知道“贪多必失”[29]。他跟在他们后面，在海里（Qaili）和海迷赤[30]（Qaimich）两河间碰到一处战场，在那里他看见大

堆尸体和鲜血。死尸中一个伤员给发现了，并受到询问。因探 371
明了蒙古人是胜利者，就在当天离开了该地，算端没有停下来考虑，便动身上路，火速追赶他们。第二天，当黎明的前锋从东方天际的鞘中拔出他们的闪光宝刀，把夜军头上的黑汁除去时，算端赶上了他们，准备战斗。蒙古军没有动手打仗，而是退却，说："我们没有得到成吉思汗的许可跟你们交锋。我们为另一目的而来，追捕一个从我们手里漏网的猎物。

王啊，不要象一个〔鲁莽〕汉子那样干事，
不要这样使你自己陷进那灾难的深渊。
王啊，不要让我的心悲伤， 372
不要危害我的生命和你自己的生命[31]。

然而，倘若算端走出第一步，动手打仗，那么我们别无选择，不能逃跑，而必须固守我们的阵地。但倘若他住手，不徒劳地引灾难之火烧身，而是考虑一场只能以后悔告终的争吵所产生的恶果，用明智之耳听从这个忠告，并且不要去碰毒蛇的尾巴，或者用毒矛去刺伤安宁的灵魂，而是收下一份奉献给他的厚礼，不坚持干这种事，那将更符合他国家的利益，他也将不受到毁灭的耻辱和祸害的灾难。"但

每当恶运生气时，坚石变得象熔蜡——[32]

既然他的幸运之镜阴云密布，他的经验之目矇眬不清，算端就不为这个忠言所动，更不被这些警告所阻挡——

你知道国王的坏脾气是一株
总是结果的柯罗辛树——[33]

于是他开始战争，以致刀剑的丁当，马匹的嘶叫，骑士和豪杰的呐喊，震聋了宇宙之耳，而且它的尘土遮蔽了太阳的面孔，露出了闪闪的群星。双方的右翼攻击对方的左翼，将它打退。这时蒙古军全力进攻算端驻守的中路。他们退却，几乎被击溃，同时算端扎兰丁从他和几骑驻守的右翼赶来援助。他屹立373 不动，打退了这个进攻。战事继续到晚祷和夜幕降临之间；双方均拚命厮杀，没有人临阵逃跑，直到

夜神梳好了发辫，
异端的笔迹写在这世界上——

他们卷甲收兵，彼此相对扎营。

他们带着折断的枪矛返回，
我们带着弯曲的刀剑返回[34]。

蒙古军这时燃火为疑兵，跨上他们的快马离开，把尘土投进老天的眼里。至于算端，他在他已扎营的地方暂时停留，迄至

当真正的曙光在这世上出现，
天空的百条树叶都开始吐芽，

同时这黑人，夜神，好象用魔术，
开始从他的嘴里吐出一条火焰——

他发现敌人的营盘空了，因此一仗未胜就急忙返回撒麻耳干；㉟他心中充满踌躇和恐慌，他内在的不安影响到他的外表。因为当他想到那个民族的力量和强大，以及过去发生的事端，又当他察觉到他已用武力把这场灾难引到自己身上，这时他万分悲痛和遗憾，在他的谈吐中明显流露出悔恨。因那支军队仅不过是大海的一条河，地上的一座市镇，头上的一根头发，而他已 374 看到和领略到他们的绝对优势。当苦海开始怒啸，邪风齐发，安全之舟就不能抵达获救的海岸，毁灭的风暴会无所不在。又因疑惧重重，正确的策略之门对他说是关闭了；他的心被旋转苍穹的酷虐所刺伤；惊恐万状，坐卧不宁。"因为在胆怯和忧虑中成功化为泡影。"既然因他的无谓的野心，他已把骚乱之火惹到自己身上，并使灾害象热锅一样沸腾——

我的光阴因为贪婪使我失去它的好处，
而我越贪，我损失就越大，
愿望之绳犹如太阳之绳㊱，看来都一样，
但当接触它时它就折断——㊲

那国家和宗教的名声，其秘密被揭穿，而严刑惩处的法律公开了，以致胆怯和虚弱的梦魇占了上风，国土这只孔雀成为灾难枭鸟的口中食，国王迦乌斯㊳（Ka'us）则被禁制在灾祸的魔军手中。他使自身屈服于那无情的命运，自承无能和失败，向

恶运投降，并实践如下的话："吾人服从真主的意愿。"

> 倘若他们象贵人那样尽力，
> 那么他们会成功。
> 否则他们要服从他们在人生中
> 注定的地位[39]。

占星家也说，吉星从首星和第十宫的角度降落，凶星在潜375 伺；迄至向暗宫〔势力的〕转移已经过去，要慎重地不采取与敌人遭遇的行动。

这个情况增加了他处境的混乱，他决定返回，赶快到别的地方去。他把他的大部分军旅留在河中和突厥斯坦，包括在撒麻耳干的十一万人，在那里他下令增固城池。打开了城濠的一角放水进来，算端在他离开的那天经过时，说："倘若即将进攻我们的军队中每个军士都投进他的鞭子，它会被填平。"这些话使军民垂头丧气。至于算端，他从那里经那黑沙不前进，他每到一处，就劝告百姓照顾他们自己的事情，找一些躲藏或避难处，因为对他们说来，抵抗蒙古军是不可能的。他又差人把他的家小从花剌子模送到祃楞答而。他坐卧不宁，狼狈不堪，日胜一日，而且他老跟他宫廷的大臣商议，这个苦痛怎样疗治，用何种方法来应付这个局势。

> 医师要治愈老天破坏的东西吗？[40]

于是当搅乱人心的情报一个接一个到来，混乱越来越严重——

天上每天都产生新的灾难，
以致思维即使作出一番努力也不能猜想。
为了解决这个时代之谜，
人们需要比太阳还要明亮的智力——

所有的智囊和大人物都因此慌作一团，在时运的变化面前心神错乱；每人各按他自己的想法和认识发表意见，提出行动的方法。

命运的举动超出了思想的掌握：
人不过是事变的玩物。

那些受过一辈子实践考验，经历过祸福，并对事情的处理深思熟虑的人，提出如下意见："河中的局势已失去了我们的控制，再不可能守住该地区；但我们应尽我们的一切力量不失去伊剌克和呼罗珊的国土。必须重新召集驻扎在每个城市和在四方的军旅；必须发动总进攻；必须把乌浒水变成一条濠堑，更不要让他们着手渡过那条河。'或许真主将亲自带来他安排的某些胜利或事件'"㊶。 376

另一些人说："我们必须到哥疾宁去，在那里聚集兵力。若有可能，我们将报敌人以颜色；若不，我们能够把印度作为抵抗他的壁垒。"

算端摩诃末同意这后一种意见，并抱着实现它的目的一直进抵巴里黑。然而，他的儿子鲁克那丁已差亦马都木勒克('Imad-al-Mulk)赍礼物和贡品进献他。亦马都木勒克是个

有影响的人物，很受敬重；而庶事的处理在他掌握中。对家园和故土的爱恋促使他劝算端到他那里去。“因为”，他说，“要是这些人得胜，我们到伊剌克就能使我们自己离他们更远，在那里我们能集中该邦的军队，留神地和充分装备地进行战斗”。

但他的儿子扎兰丁反对这些形形色色的意见，并说：“我的看法是，我们应当，尽可能的，把军队集中起来，进攻他们。而如算端无心这样做，让他去伊剌克，把军队交给我，以此我可以开赴前线，跟他们打仗，狠狠地揍他们——[42]

> 帮助吧，强有力者啊，
> 使我变成向死神进攻，把整个军旅投进去的人。
> 当他想干任何事时，
> 他把其意图摆在他的眼前，不去考虑后果。
> 377 在他的事情中除他自己外他不求教于人，
> 除刀把子外也不欢喜其他同伴——[43]

这样我们可以在神人面前无愧色——

> 为的是受到谅解或得到好处，
> 因为使自己得到谅解者有如那获胜的人[44]。

倘若老天开恩，我们将用凯旋的球棍夺得我们的愿望之球，而倘若我们运气不济，我们将至少不成为百姓和奴隶谴责的对象，他们将不用侮辱之词来鞭鞑我们并说：‘他们向我们征收

过多少次赋税和贡品啊！可是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却使我们掉进失望中。'”

他几次重复这些话，等候他父亲的同意，而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父亲身边。但算端摩诃末，因恐惧和害怕得要命，不听他的实在话，而会说：

“不要为一顶王冠失去你的头，
因为没有国王生下来就有一顶王冠。”

同时，一如倒霉鬼的习惯，他会把他儿子的良言当成儿戏，不理睬它，因为福星仍留在衰微和灾难的宫中，他不懂得

在产生奇迹中刀比书更可靠：
真实和儿戏的分野就在它的刃上。
祛疑去惑靠的是雪白的刀身，
而不是靠墨黑的书文[45]。

最后算端采纳了亦马都木勒克要他快去伊剌克的意见，并怀着一种苦乐心情离开巴里黑，派一名探子从那里到般扎卜[46]去打听有关事态发展的消息。当他抵达忒耳迷的河岸时，探子赶来报告说，不花剌已失守，随这个消息又传来撒麻耳干陷落的情报。他马上为他的国土诵读四遍塔克必儿[47]，在王权这个新娘的面纱角上系紧三次离异书[48]，以此返回去是不能想象的。然后登上旅程。 378

他不再想好或歹，

“真主可以实现那将完成的事”[49]。

现在他的军队大部分是他母亲的族人所属的，叫做斡兰[50]部的突厥人。就在这动荡和骚乱的中间，他们阴谋杀死算端。有人把他们的阴谋报告了他，当天晚上他改换他的宿地，离开他的营帐。在半夜里他们发矢射击，因此在清晨时幄帐因为箭矢所穿就象筛子一样满是孔穴。因这个缘故，算端更加不安，他的恐惧和害怕倍增。

从天体轨道落下的每支箭矢，
好象给伤心的挨打者添加咸盐。

他火速前往你沙不儿，每至一处，他总是用威吓胁迫去责成百姓增强他们的城牒和加固他们的屋舍；因之人心中的畏惧和害怕陡增千倍，一件容易的事变得困难。当他们来到在徒思哈八兰[51]（Khabaran）的卡拉特[52]（Kalat）时，他麾下有人劝他说，上围为七帕列散、占有两三块田地的卡拉特堡，应当修缮，把积蓄和财宝集中在里面，并把军士和部丁转移到那里——

379

到任何地方天空终归要旋转。

对这点算端不能作出决定，于是按他原来的打算，他在617年沙法儿月12日〔1220年9月18日〕到达你沙不儿。在这里他对朝政置之不理，而是纵情于欢乐和佚游，以声色自娱。同时既然他现在已确信，噩运和酷命的欺诈不会让他按自己的愿

望前进一步，也不会让他顺自己的心意呼一口气，那他就不管这世界，而且会说：

> 今天，人们必须象吃糖一样吃掉这世界，
> 明朝，如你将看到，人们将饮下肝血。

就好象如下的四行诗曾出自他之口：

> 蔷薇开时我们将振奋一个时刻，
> 而随着饮酒之乐我们将逃出悲伤的魔掌。
> 也许在另一个春天，我的友人啊，
> 蔷薇将飘零在地，我们也将四下分离。

他因此不断地沉溺于杯中物，不畏谴责之矢。从而那些擅长歌舞之徒，精于游乐之辈就把他包围，变成他的友伴和参谋。而他除寻欢外不知其他事务。因准备妇女的首饰，他能够不管兵马的操练，而在给他的妃子解衣时他不去解除大事中的混乱。现在那个时候，你沙不儿的丞相，继火者舍里甫木勒克（Khoja Sharaf-al-Mulk）之后，是鲁黑[53]（Rukh）的抹只儿木勒克·迦菲丁·乌马儿（Mujir-al-Mulk Kafi-ad-Din 'Umar）（愿真主怜悯他们两人！）。他品德高尚，性格开朗，故此赛夷昔剌扎丁（Sayyid Siraj-ad-Din）在他受命为丞相之职时 380
撰写了下面的诗句：

> 他们带来喜讯称："你们的丞相是鲁黑的乌马儿·迦菲。"

我说："胜利属于我们，

因为在城堡[54](rukh)的道路中将无欺诈，

而正义总是跟乌马儿相联系。"[55]

现在因算端在你沙不儿，各色百姓，首领（quvvād）和请愿者，就从四方前来等候他；但没有人会解决他们的事情，因此他们惶惶不安。有天他们大量聚集在抹只儿木勒克的宫门，那里他们掀起一阵鼓噪，开始叫骂。抹只儿木勒克走出来，对着他们说了如下的话："你们说的完全真实，你们的怨言十分正当，但在有见识者眼里我也是无辜的。因为我的作为一个老皮条（qavvādagī）的职务，我不能过问那些管事的首脑（quvvād）的事情；又因我必须照管美女的供应，我没有时间去审核簿籍。几天前，算端叫我们为歌姬准备那么多的服饰，不叫干别的事。算端的命令必须执行，不过也有必要照顾请愿者的要求。"

他们进行这番交谈，这时恶讯的赍送者，即从般扎卜来的探子，带着哲别那颜和速不台把阿秃儿率领蒙古军渡河的消息到来。大难落到算端头上，愁火在他胸中燃烧，幸运之风消逝无踪。

于是我度过这个夜晚，活象我曾遭到

一条牙中有致命之毒的黑白斑细蛇的攻击[56]。

饮尽了欢乐杯中每滴酒后，他应该料到接着来的头痛的刺激。

381

饮醇酒者就是喝下药渣的人。
人生不过是一场醉梦；
其欢乐消失，
由此引起的头痛却来临[57]。
我的脑子不再想酒和女人，
我的思想忘掉了竖琴和琵琶声。

种种欢乐为种种痛苦所代替，每朵蔷薇都化作了一根棘刺。

悲伤是我的朋友，苦痛是我的知交，
哀怨是我的歌手，
肝血是我的酒，瞳孔是我的侍仆。

别无他法，他宁取先知们的逃亡法则，不取真主的训诫，主说："以汝之资财和汝之人员为捍卫真主之道而战。"[58]命运犹如上酒人，继满斟的忍耐[59]酒杯后，强使所有的人饮下难以下咽的伤心之酒，于是耐着性子，他们不得不老老实实去尝那苦丸；而那些人类忧伤的歌手，按照忽辛的哀调[60]，用刺耳和难听的声音唱出下面的话：

忧伤的上酒人啊，倘若〔酒杯〕移向我，
请不要把〔这酒〕掺合，
因为我正把我的眼泪掺合在酒杯中。
而且，部落的青年啊，倘若你愉快地歌唱，

就唱“伤心啊，因我的呼吸发热。”

就在这一片警报和混乱当中，在剌必阿Ⅰ月7日礼拜二〔1220年5月12日〕他取道亦思法剌因赴伊剌克，沮丧万分，因内心痛苦，胸中难受而撰写了如下的迦扎勒：

金星在黎明弹起天边的竖琴，
命运使我的挽歌发出哀诉，
382 不谐合的命运从我的头脑中赶走了
对芦笙悲泣的向往，还有抚弄竖琴的乐趣。

在他哀伤心胸中的挽歌是：

没有留下跟心爱者好合的欢乐，
也没有留下心爱者。
除悲伤和忧虑外一无所剩。
在希望的途中我们好合的基础，
转瞬间一丝不存。

当他抵达剌夷时，那确实是使人伤心的呼罗珊探子，带着异军近在眼前的消息，突然从另一面赶了上来。他后悔他到伊剌克去的决定，必定知道：“他把他的智谋留在了剌夷。”[61]

当乌鸦是人们的向导时，

祆教徒的墓地就是他们的归宿[62]。

他从那里赴法剌津[63]（Farrazin）堡，在此堡下他的儿子鲁克那丁和三万伊剌克军（ḥasham）扎有营盘。当他们得到算端到来的消息时，他们赶快出去迎接他，并以目睹他的士兵掀起的尘土为荣。同一天，他把算端该牙思丁和他的母亲以及他的其他后宫送给哈仑[64]（Qarun）堡中的塔术丁·脱欢（Taj-ad-Din Toghan），还派一名使者去召罗耳古王的后裔篾力克哈扎儿阿昔甫[65]（Hazar-Asf）。这时候他和伊剌克的异密们商量 383 如何抵挡和击退这支可怕的军队。他们认为最好的办法莫如藏身于兀失秃栾库[66]（Ushturan-Kuh），把它当作他们的堡垒和庇护处，以此来抗拒他们的敌人。算端去观察这些山，同时说："这不是我们避难的地方，我们也不能在这样的山寨中抵挡蒙古军。"听见这些话后士兵们十分泄气。他下了山时，篾力克奴思剌惕丁·哈扎儿阿昔甫（Nusrat-ad-Din Hazar-Asf）到来，从路上直奔接见的幄帐。他吻地七处，算端命他就坐以尊敬他。返回他的营帐后，算端遣亦马都木勒克和朵罕[67]（Dokhan）去跟他商量怎样对付这个困难的任务和这场可怕的灾祸。奴思剌惕丁回答说："最好的办法是，对我们说，不要等待左思右虑，这眼下就动身。法儿思和罗耳斯坦之间有一座叫做唐亦巴鲁[68]（Tang-i-*Balu）的山。当人们穿过它的峡谷时，有一片丰饶和肥沃的土地[69]。让我们到那里去，把它当作我们的避难处。我们将从罗耳斯坦、树尔斯坦[70]（Shulistan）和法儿思征集十万步卒，派人把守所有通往该山的道路。蒙古 384

军到达时，我们将鼓足勇气进攻他们，打一个漂亮仗。至于突然受到惊吓的算端军队，倘若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获得一次胜利，他们将发现他们自己的武勇和力量，认识他们敌人的软弱无能；这样他们将重振士气。”但算端说：“他出这个主意的目的在于公开表示跟法儿思的阿塔毕为敌，以此不让他的国家遭到征服。当我们解决了我们面前的敌人，届时将有时间考虑如何对付这个阿塔毕。我的意见是，我们应留在这里，差人到四方去，以待把军队集中起来。”

这是他的打算，同时他的探子从剌夷到来，称蒙古人已抵达该城，攻陷了它，杀戮居民。在这个探子后面来了蒙古人自己。除了集合一堆哀伤和忧虑，失魂落魄外，没有准备军旅。“于是在弼斯罗荒废后”⑦，算端发现，

> 行动须及时；
> 一个不及时的行动是软弱又软弱。

篾力克奴思剌惕丁走他的路，返回家去；每支军旅各奔各的地方；而算端和他的儿子们一起逃往哈仑堡。蒙古军途中追上了他。他们不认识他，尚不知道〔他们在攻击谁〕时就发矢射击。算端的座骑几处重创，但没有失蹄，一阵疾驰把他送出绝境。这样他来到哈仑，在那里停留一天，从异密们那里接受几匹马。然后离开哈仑和找着向导，他偷偷逃往八吉打。就在这同一时刻，蒙古军抵达，而且以为算端仍在堡中，就进行一场激战。这时发现他已经离开，他们遂出发去追赶他。在路上他们遇见算端遣回的向导，后者向他们报告他到八吉打去的打算。

385

他们跟踪追击，但算端已转回来，进向沙儿察罕[72]（Sarchahan）。没有发现他的踪影，蒙古人知道他已躲开了他们，就把向导处死后退兵。算端在沙儿察罕堡中停留七天，然后前往基兰（Gilan）。基兰的一个异密速鲁克（Su'luk）前去迎接他，听从算端的安排。他劝他留下，但一礼拜后算端就到兀思通答儿[73]（Ustundar）省去。在这里他剩下的财宝损失了，由此他来到阿模里的属邑答不夷[74]（Dabuye）县，祃桚答而的异密们前来提供他们的劳役。不管他在什么地方停留一天，蒙古人都会赶上他；同时在这当儿，他的后宫也从花剌子模到来，进入诸堡。算端差人把一些受到他信赖的并且是他腹心的祃桚答而异密找来，跟他们商量他怎样可以躲到某个几天不给蒙古人发觉的城砦。他们认为对他说莫如避难于阿必思衮海[75]中的一个岛上。他前往其中的一个岛子，在那里暂时停留，然后当他在该岛的消息传播开时，他采取移往另一岛子的慎重作法。他的离开适逢哲别那颜从剌夷派去追击他的一支偏师的抵达。没有找到算端，他们返回去，围攻他寄留后宫和财宝的诸堡，几天内便攻下了它们。这个可怕的消息传给了算端，他获悉他的嫔妃遭到蹂躏，他的侍从备受侮辱，他的幼子们已被处斩，他的戴面纱的妇孺在异姓人的掌中，而且所有他的已婚妻妾已落入 386〔他人〕的怀抱，在叫花子的怀里给糟踏——

她们一面送上她们的脸蛋，

一面疲倦地用羞耻之手捶她们的胸膛——

同时当他还听说他在该地区的所有臣属已引颈于劫数的套索中，涉足于灾祸的泥潭，落入苦痛的罗网和毁灭的深渊，并已成为不过是这世上的笑料，朋友中的陌生人——

当算端听见这个，他的头发晕，
宇宙在他眼前一片漆黑。
这就是一次又一次
重现于人的黑夜和它的事变——

这时苦痛无法医治，危及他自己的生存，于是他宁死勿生，但求归天，不愿活下去——

那么，死神啊，来拜访吧，因为生命可憎；
严肃吧，魂儿啊，因为你的命运危险。

他在这种苦痛和烦恼中挣扎，哀叹这场大灾和祸害，直到他把他的灵魂交给真主，从这人生的忧伤和冥冥苍天的残害中解脱出来。

向世界及其一切荣华富贵告别！
就好象牙忽比（Ya'qub）从未在它中间栖止[70]。

而在他死时有人写道：

啊，你为求摆脱困境而死去，

你虽生自父母却孤独地死去，
啊，你化为尘土，饥渴于海岸；
啊，你在财富顶上贫穷地死去！

他当时就被葬在那个岛上，但后来算端扎兰丁叫把他的骸骨运到额儿担⑦（Ardahn）堡。一个骚客撰写如下的诗句以咏其景：　387

王啊，这场灾难因为凶兆而落到你头上；
你离开了，正教却受到许多挫折。
王啊，星空是一顶头盔，取代你的王冠，
你的王国有如斗篷之被中国⑱所紧束。

伊斯兰被这桩惨事弄得心碎和瘫痪，因这场使坚石眼里流出血泪的大祸，真信者的心悲痛和哀伤。

看那石头的哭泣，别说它〔仅仅〕是淌水；
瞧那大山的伤悼，别以为它〔不过〕是一声回响。

每间茅屋中都有哭声，每个角落人心都为这事悲伤。哭哭啼啼，扯他们的头发，他们叹息、呻吟、哀挽地念道和唱道：　388

穆斯林国土的算端在哪里？
大教主的榜样在哪里？
劲若锋刃的他在哪里？
柔若矛杆的他在哪里？

确实，那场灾害已给我们带来了
无法清除的不幸。

然而我们必须避免散漫的作法，离开华丽词藻的途径。

直趋事物的本质，不管色和味。

那么，这就是我们要照那个样子所说的：

为什么你叙述一个窃贼的历险？
不如倾听命运的故事。
让她去告诉那些贤人、聋子和瞎子：
是她把金钱和权力赐给他们，
也是她从他们手中夺走了钱财和权力，
她怎样捆住忽思老的手，
她怎样夷平〔他们的〕堡垒；
让她说她怎样用武力使高傲者折腰，
因此，当你听说那不可一世的骄狂时，
你可以不把你的心花在这变化的人生上。

从这个故事中明眼人可以知道这就是现世的结局和终了。她是一个生气的骗子，奸诈而无耻；她的交往是离异的原因，她的作伴隐藏着气恼。她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家伙，蜜味的鸩毒，化装成穿细绸的美女的老乞婆；她的求爱者如痴如狂地，用千万声哀诉去追求她。

世界是一个皱额的骗子；
它时而这样干，时而那样做。
它用爱来召唤，用恨去驱赶——
所有它的作法始终如此。
你不知道，当它唤你时，它把你叫到什么地方， 389
你也不知道，当它赶你时，它把你赶到什么地方。
开始你不愿去，最后你不愿走。
在这两种失望中，人们焉能满意地生活在这世上。

必须是目光犀利者才体会到下面那种人注定有最大的快乐和崇高的情谊：他们从这尘世的反复无常的举止和行动中吸取教训，用"别碰我"的足踢开它，完全避免跟它接触，视其祸福为一，而且用知足之水去洗刷伸向这座塞满鹰犬和腐尸的崩堕大厦的贪婪之手——

它不过是一具可笑的腐尸，
麇集着逐臭而至的猎犬。
把这世界的法规和禁令看成是一场梦；
把它的酒仅看成是海市蜃楼。
象是一条狗，你渴求着腐肉；你是兀思秃罕哈儿[⑲]
(ustukhan-khar) 的影子和法儿[⑳](farr)。

他们宁愿抛弃它的财货和名利——

真主的荣光将怎样向这颗轻浮的心

显示神威？——

并将探索的面孔转向天国，直到神威在他们明亮的胸中反照，他们在崇高意志的羽翼上，以大智作为向导，飞翔于神灵和奇迹的天际，肩并肩地和圣人站在贞洁的行列中，和天使并驾齐
390 驱，把握住信仰真主的舵把，并且确知这垃圾尘世是一根悬在风中的管子，其中没有人们能够指望，能够获益，或者能够得到安宁和幸福的地方——

情妇卷发的小环是灾祸的罗网，
我们迷恋它，这是罪恶之源——

人们更不应该被它的欺诈弄得来苦恼和无能，不应该把心放在它的欢乐上，也不应该因它的不幸而悲愤交集。在智者眼里它的好和它的坏是相等的和相同的。

在我们看来莱拉的吝啬和慷慨是一回事。
为何赞美和贬损祸福？
因为当你闭上眼睛时你这也看不见，那也看不见。

---

① jirm-i-qāṭi'：招致死亡的行星，欧洲占星家的Anareta（a'v-αιρε'rης 的一个讹误）即Abscissor。普林斯敦高级研究所的诺根保尔（O. Neugebauer）教授和贝鲁特美国大学的肯尼迪（E. S. Kennedy）教授好意地校对过我的这段和其他两段占星学的文字（第 374-5 页，第567-8页）。

② ra's，直译是"头"，即"头点"。头和尾点是 caput draconis

和 cauda draconis，在那里月亮的轨道和太阳的轨道相交——太阳和月亮二者都接近这样一个点，只有在这时，一次蚀才有可能发生。

③ 木星和金星。

④ 土星和火星。

⑤ 《古兰经》第xiii，第12节。

⑥ 你沙不儿的长官阿不扎法儿·穆罕默德·本·阿不答剌·本·亦思马因·密迦里（Abu-Ja'far Muhammad b.'Abdallah b.Isma'il al-Mikali)。赛阿利比引用在《雅特马答儿》中，也为乌特比所引用。（穆.可.）

⑦ 在大多数抄本中均为一空白。据伊本额梯儿和讷萨怖，正确的日期是614/1217-8。（穆.可.）

⑧ 明显地写于阿拔斯哈里发朝覆灭之前。

⑨ 1180-1225。

⑩ 即阿剌模忒的亦思马因君主哈散三世（Hasan III）（1210-21），关于他，见后，第698-703页，同见荷治松《阿杀辛教派》第217-25页。

⑪ 明显地为一支朝圣的旅队。（穆.可.）

⑫ 法儿思的撒勒格儿朝（Salgharid）（1195-1226）。

⑬ 据牙忽惕，海里-亦-布祖儿格是在剌夷和可疾云之间的一个小城和县；它尽管更接近后者，却被当成是前者的属邑。（穆.可.）同见奥达斯译讷萨怖，第25页，在那里，这个名字被误拼为Djebel-Bourzouk。

⑭ 兰浦尔的《回教王朝》及赞保尔的《伊斯兰史年表和帝王世系表》都没有提到。

⑮ 我采用C本，E本和G本的 Istakhr（这个名字的一般拼法）来代替原文中的 Iṣṭarkh。亦思替黑儿的城堡也叫做亦思替黑儿-牙儿（Istakhr-Yār），“亦思替黑儿的朋友”。这座城堡和另两座城堡，阿失迦纳汪堡（见后注）和哈剌-依-失迦思塔（Qal'a-yi-Shikasta），即“破损的堡垒”，座落在亦思替黑儿城——一个撒珊朝的基址，在穆斯林征服时是法儿思的大城之一——西北的山上。它位于普瓦尔河（Pulvar）在进入马鲁-达希提（Marv-Dasht）前经过的一条狭窄谷口中，因此在

百泄波里斯（Persepolis）的大阿契米尼台殿以北不远。见雷斯特朗治《东哈里发朝的国土》，第275-6页，对亦思替黑儿堡的描述，见雷斯特朗治译韩达剌，第131页。

⑯ 原文作ASKNAN，据E本读作Ashkanavān（AŠKNWAN）。这个名字的其他形式是Shaknavān（伊本巴里希）和Shankavān（韩达剌）。讷萨怖（奥达斯译本，第34页）的Askanabad似为Ashkanavān的一个讹误。

⑰ 据讷萨怖（奥达斯译，第34页），这次战斗发生在泄剌失城门前。

⑱ 事实上这个阿塔毕不在阿哲儿拜占，而在亦思法杭，他攻占亦思法杭和撒德占领剌夷和可疾云是在同一时候，即在波斯伊剌克的长官阿格剌迷失（Ĭghlamīsh）（见后，第702页，及注㉞）死时；同时他在得到撒德败北和被俘的消息时逃往哈马丹。见奥达斯译讷萨怖，第25和27页，又，关于斡思别的整个一生，见米诺尔斯基在《伊斯兰百科全书》中的《乌兹别克》条。

⑲ 波斯的太阳月，十二月到一月。

⑳ 严寒。

㉑ 《古兰经》，第xlviii章，第4节。

㉒ 见前，第i册，第66-8页。

㉓ 见后，第XXIV章。

㉔ 大熊星座（Ursae Majoris）第80颗星。

㉕ B本、E本和G本是一个空白。据穆.可.和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370页），可能是615年，即1218年10月30日到12月30日，它很难说是春天！

㉖ 撒麻耳干附近以产酒闻名的一个县。（穆.可.）

㉗ 关于这个名字，见前，第i册，第61页注①。这里不是指脱黑脱阿别乞，而是指他的一子——据巴尔托德，前引书，第370页为忽勒脱罕，据马迦特《库蛮族源考》第134页和注①为忽都。

㉘ 见前，第Ⅰ册，第89页，注⑨。

㉙　有关这第一次和蒙古人冲突的不同说法，见巴尔托德，前引书，第369页。史料在其纪年上这里有特别的分歧，巴尔托德和马迦特对这个难题所作的结论不一致。“在我们有更准确的材料前，必须认为，最可能的是，算端在土尔盖（Turgai）省的战役始于1215-6年冬，他和蒙古人的交战则在1216年夏。”巴尔托德在前引书第371页中是这样说的。另外，马迦特，前引书，第133页，得出结论说，与术赤之战大约是在1219年7月15日。

㉚　QYLY和QYMJ̌。米诺尔斯基，《马发集》，第100页注③，主张把这些名字复原为QNQLY和QBJ̌X，即Qanglï和Qïpchakh(Qïpchaq)（康里和钦察）。然而志费尼书中所记录的形式可能是正确的。在《元史》中的速不台传（见马迦特，前引书，第132页，海涅士，《成吉思汗最后之战及其死》，第533-4页，以及本书下面第373页注㉟），提到一次蒙古人和算端摩诃末在灰里河的非决定性战役，马迦特，前引书，第133页已把这条河考证为志费尼的Qailī。至于Qaimīch（Qīmīch，Qaimach等等），马丁在他的文章《(1205-1227)蒙古与西夏之战》，第217页，引用一条成吉思汗和契丹王子耶律留哥的寡妻见面的汉文材料，在见面的过程中，这个征服者追述耶律留哥的长子怎样在术赤被穆斯林军包围在一个叫做Qaimach的地方时把他救出来。这段话重载于马丁的专著《成吉思汗之兴起及其征服中国北方》第284页中，但这里战场的名字拼作kimach。据马丁的前引文章的一个注释，这个材料来自《通鉴纲目》。其实，如柯立福教授在1955年9月15日给我的一封信中说，这个故事的最早来源不是《通鉴纲目》，而是《元史》卷一四九的耶律留哥传。柯立福教授好意地把有关的一段译文提供给我。西征归来后，成吉思汗遇见留哥的寡妻姚里，在见面的过程中，成吉思汗赞扬留哥长子的英勇。“他说：‘薛闍今为蒙古人矣，其从朕之征西域也，回回围太子〔即长子术赤〕于合迷城，薛闍引千军救出之，身中槊……’”。可见马丁的Qimaq或Kimach实为合迷城，而如柯立福教授在他的信中告诉我说，这个地方看来象是Qamïl，马可波罗的Camul，今新疆的Qomul（哈密）。然而在戈壁边上跟算端摩诃末的军队有过一次战斗，是决无疑问

的；因此看起来这个传的编写者或他的材料提供者用常见的 Qamil一名来代替某个类似志费尼的 Qaimich这样的陌生词汇，其结尾的-ch多半以ch'eng"城"的ch'-来表示。一个奇怪之处是，术赤被留哥之子所救，和算端摩诃末被他的儿子扎兰丁所救，有其确切相似的地方。见前第i册，第69页，及后第372页。至于海里和海迷赤的考证，米诺尔斯基教授在一篇通讯中提出它们可能是伊尔吉兹（Irghiz）和土尔盖（Turghai）。

㉛ 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1680页，第3239-40行。鲁思坦在向亦思梵的牙儿喊话。

㉜ 同前书，第502页，第1146行。

㉝ 同前书，第509页，第1283行。tu dānī ki"你知道"，发勒斯作bidū guft"他对他说。"我宁用发勒斯的ḥanẓal"柯罗辛树"（D本也是这个词），不用本文的jangī"好战的"或"一次战争"。

㉞ 《哈马沙》中一诗人阿不答沙里黑（'Abd-ash-Shāriq）。（穆.可.）

㉟ 参看速不台传中的记载。有一个海涅士的德译文(见前，注㉚)，而我在这里引的是柯立福教授好意提供给我的英译文。速不台和哲别追算端至灰里河，哲别在那里遭到一个失败，"速不台驻军河东，戒其从人爇三炬以张军势，其王夜遁。"从这个记载可清楚看出，燃火或火炬的目的是要恫吓敌人，而不是如志费尼所说为了掩盖蒙古人自己撤退的事实。成吉思汗本人对乃蛮人用过同一策略。见《元秘史》，第193节，格鲁赛，《蒙古帝国》，第161-2页。

㊱ ḥabl-ash-shams，即"阳光"。

㊲ 引自阿不亦沙黑·迦集颂扬突厥人的一首合西答。其首行及其他几行诗句引用在第I卷第63页，153页和154页〔第i册，第82、194、195页〕（穆.可.）

㊳ 迦乌斯（Kā'ūs），一位传说中的波斯王，被祃楞答而的dīvs即魔王所囚禁。

㊴ 引自阿布勒哈散·提哈密的一首著名合西答，其中的首行已引用在第I卷，第240页中。（穆.可.）

㊵ 穆巴拉德（Mubarrad）的《卡迷尔》（Kāmil）。来比锡编本，第176页。（穆.可.）

㊶ 《古兰经》，第v章，第57节。

㊷ 直译是，"连石头带水壶一起打"。

㊸ 《哈马沙》中一诗人撒德·本·纳希卜（Sa'd b. Nāshib）。（穆.可.）

㊹ 乌尔瓦·本·瓦尔德·阿布昔（'Urwa b.al-Ward al-'Absi）。引用在《哈马沙》中。（穆.可.）

㊺ 阿不塔马木的一首著名合西答的开头几行，其中他赞美阿拔斯朝哈里发穆塔辛比拉（al-Mutasim billah）〔833-42〕，描写他攻克小亚细亚的阿母利亚（Ammuriya）〔阿谋利昂（Amorion）〕。（穆.可.）

㊻ 关于般扎卜，即梅拉，见前，第i册，第158页，注⑮。

㊼ 即：他为他的国家致悼词。

㊽ 据回教的法律，第三次宣布离婚是不能改变的。

㊾ 《古兰经》，第viii章，第43节或46节。

㊿ Ūrānīyān。见前，第i册，第305页，注⑱。

51 哈八兰（Khābarān）是阿必瓦儿的所在的县。"徒思的哈八兰"可能指的是该县最接近徒思的那个部分。

52 后来的卡拉特-亦-纳的里，见前，第i册，第158页注。

53 匝维县。

54 即象棋中的城堡。英语的rook实际来自波斯语的rukh。

55 指的是穆罕默德的岳父和第二个继承人乌马儿（'Umar）(Omar)。

56 引自前伊斯兰诗人杜卜扬（Dhubyan）族的纳比花（Nabigha）的一首著名合西答。在它里面，他反驳他的敌人在他的保护人，希剌的国王奴蛮·本·蒙的希儿面前所作的控告。（穆.可.）

57 毛夕里的撒里·拉法（as-Sarri ar-Raffa'）（穆.可.）

58 《古兰经》，第ix章，第41节。

㊾ ṣabr，它也有“芦荟”之意。

㊿ 可能指十叶教的挽歌。

(61) 对ra'y“智谋”和Rayy“剌夷”的双关语。

(62) 这个谚语的异文，见后，第704页。

(63) 法剌津（Farrazīn）是卡腊季（Karaj）城门前的一个堡垒，后者是一座在哈马丹东南三十帕列散，哈马丹到亦思法杭的道路上，今苏塔巴德（Sultanabad）附近的城镇〔它是法特阿里沙（Fath-'Ali Shah）在十九世纪初兴建的，今额拉克（Erāk）〕。这个词在讷萨怖的奥达斯编本中四次出现（第15、17、69和73页），除最后一处，都错拼为Qazvīn；在奥达斯编本所依据的独特的巴黎抄本中，第一处也错拼为Qazvīn。〔在奥达斯的译文中处处都作可疾云。见第27、30、117和122页。〕（穆.可.）今法儿津（Farzīn）。（从布鲁吉尔德（Burujird）到苏塔巴德时）我于1905年在我的左面看见它。（弗.米.）

(64) 哈仑（Qārūn）必定在中波斯某地，可能在哈马丹地区中。（弗.米.）

(65) 一般的拼法是哈扎儿阿昔普（Hazār-Asp）。他从600/1203-4统治到626/1228-9或650/1252-3。这个叫做大罗耳的阿塔毕，也叫做哈扎儿阿昔普的王朝，在1155和1423之间统治东部和南部罗耳斯坦，他们的首都是伊答季（Idaj）（马拉米尔（Malamir））。他们不是来自“罗耳人的古王”，该朝的创立者是来自西利亚的一个曲儿忒人。志费尼看来把他们跟另一王朝，以侯腊马巴德为首都的，在罗耳斯坦北部和西部的小罗耳王朝（1184-1597）弄混了。见米诺尔斯基在《伊斯兰百科全书》中的《大罗耳》(Lur-i. Buzurg)和《小罗耳》(Lur-i Kūčik)条。

(66) 兀失秃栾-库（Ushturān-kūh）（“骆驼之山”）是从布鲁吉尔德向南伸延，把伊剌克即中波斯和罗耳斯坦分开来的山岭。

(67) DWXAN。或者是代替Doghan，Toghan的一个形式。D本作ARDW-XAN，显然是Ordu-Khan。

(68) 据米诺尔斯基为《伊斯兰百科全书》撰写的《树尔斯坦》条中的建议，原文的TKW读作BLW。唐亦巴鲁义为“橡树的山口”。

⑲ 可能是失比-亦-巴甫凡（Shi'b-i-Bavvān）。关于这个被认为是四座人间乐园之一的著名山谷，见雷斯特朗治译韩达剌，第128页。

⑳ 关于这个叫做树尔斯坦（Shūlistān）的法儿思的县，“树尔人（Shul）的土地”，马可波罗的 Cielstan 即 Suolstan，见米诺尔斯基在《伊斯兰百科全书》中的条文。

㉑ 意即：当为时太晚时。

㉒ 沙儿察罕（Sarchahān）在通往基兰途中赞章和塔鲁母之间。

㉓ 原文作ASPYDAR，读作ASTNDAR。关于兀思通答儿（Ustundār），祃椤答而的鲁思坦答儿（Rustamdār）县的别名，见拉比诺《祃椤答而和阿斯特拉巴德》第26页，同见米诺尔斯基在《伊斯兰百科全书》中的《鲁扬》（Rūyān）条。

㉔ Dābūyē(即 Dabūyī)。一般的形式是 Dābū。见拉比诺，前引书，第40页。

㉕ 即里海。见前，第i册，第155页，注⑥。

㉖ 和一首据称是刻在撒法儿朝王（Saffarid）牙忽卜·本·莱思（Ya'qub b. Laiṣ）（868-78）墓碑上并被伊本-哈里干（Ibn-Khallikan）引用在他撰写的牙忽卜传中的诗句大同小异。（穆.可.）

㉗ 原文作 Ardahīn，但我宁取E本的 Ardahn，这也是在讷萨怖和牙忽惕中此名的形式。后者把额儿担说成是位于德马文德和祃椤答而之间群山中、距剌夷三日程的一座坚堡。据讷萨怖，在围攻阿黑剌忒期间（1229年8月到1230年3月），扎兰丁已有意在亦思法杭修筑一座马的剌撒作为其父骨骸的最后休眠地。他因此致函与他在祃椤答而的姑母，要求她照顾把棺材移往额儿担堡以待马的剌撒完工。写这封信的正是讷萨怖自己，但不是没有严重的预兆。“真要我的命！我是这样违心地写这封信，以致这个想法在我看来是可笑的……我知道，实际上，王公的尸体……没有免掉被鞑靼人那方面的焚毁，一旦他们能得到它，因为他们有焚烧葬在其国土内所有算端骨骸的习惯，认为所有算端都来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以此他们挖出埋在哥疾宁的……雅明·倒剌·马合木·本·娑匐的斤（Yemin ed-Daula Mahmoudben sebokteguin）的骨骸，

并把它烧毁……事情实际上一如我所预想的发生：鞑靼人在把算端解决于阿迷德（Amid）境内后，围攻这座额儿担堡；然后他们掘出大算端的尸骨，并把它运送给合罕〔即窝阔台〕，他叫把它烧掉”（奥达斯译讷萨怖，第319-21页。）

⑱ Chīn“中国”，指蒙古人，或chīn“折痕”，即很多的折痕。

⑲ ustukhwān-khwār，译意为“食骨头者”，是humā或humāi的别名（见前，第i册，第19页，注①），即普通髭鹰或秃鹰。它“是一种吉祥的鸟，它的影子也是吉祥的……它吃尸骨；他们谈到它说：‘因这个原故humāy比所有其他的鸟都受尊重，它吃尸骨而不袭扰动物’。”（司提芬孙译韩达剌，第73页。）

⑳ farr是一种晕光，特别是环绕传说中古波斯王头上的光环。

〔XII〕

算端摩诃末和大教主纳速儿·里-丁-阿拉·阿布勒-阿拔斯·阿合马之间反目的原因

自从帖乞失时代以来，为伊剌克的国土已发生过争执，帖乞失击败了八吉打的军队，杀死了大丞相（如前已叙述）[1]，哈里发不断向哈剌契丹诸汗送去秘密使信，要求他们进攻算端摩诃末，同时他也多次把〔内容相同的〕信函送给古耳的算端们。算端到达哥疾宁时这些密函被揭露，对他们的库藏搜索一番后，发现了信件，其中哈里发煽动和唆使他[2]进攻算端，要他援助哈剌契丹军队。算端没有公开这个秘密，而是保留那些信函作为证明之用。 391

再者，当扎兰丁·哈散[3]因权宜之计皈依了伊斯兰，并且哈里发接受了他的皈依时，为了使他的归信广为人知，他希望派一个沙比耳去朝圣。哈里发叫他的旗帜走在算端摩诃末的旗帜前，而当这个消息传给了算端，他大大不快和生气。哈里发又向扎兰丁要一队菲达额，于是他送给他一队人，吩咐他们不得违反哈里发的一切命令。因后者和默伽的君王发生矛盾，他就差这些菲达额中的一些人去刺杀他。他们搞错了，刺中和杀

死的不是默伽的君王，而是他的兄弟。这个暴行在阿剌法④（'arafa）那天在阿剌法特⑤（'Arafat）平原上发生。他还把这些非达额中某些人派到伊剌克去刺杀阿格剌迷失⑥。被算端派往阿塔毕斡思别那里的阿格剌迷失，认为他自己是算端的奴仆和精选的〔密使〕。

这些表面原因外尚有其他因素。算端自视绝不低于布叶⑦诸王和塞勒术克的算端们，甚而他以为那怕他的一个异密都与布叶王相匹敌，同时他把他自己的价值和尊严看得来大大超过了塞勒术克人的价值和尊严。这时八吉打的国土，尽管在哈里发们手中，实际是在塞勒术克人的统治之下，而当时的哈里发们，诸如塔亦⑧（Tayi'），穆思塔儿失⑨（Mustarshid）等，已服392 从他们的统治，听命于他们的敕旨和禁令，如在每部史书中所已载录。而倘若人们研读这些史实，事情就变得来清楚。然而，算端需要找个借口，以此他可以不遭到人类的责难和在他四周的君主的攻击，并且这可以防止有人说，一个信仰伊斯兰的算端，出自对帝国的欲望，曾进攻这样一位大伊祃木：向他表示礼敬也就是完成伊斯兰基业，并且在这样做当中把他的信仰抛到九霄外。真主的先知（愿主赐福给他，赐他和平！）曾说：“凡不曾向一个大伊祃木表示礼敬而死者，犹如他生活在愚昧时代而死去。”同时诗人说：

> 我们祷告，而我们祷告的完美在于我们相信
> 您是真主面前最好的伊祃木。

他因此向他自己国内的伊祃木们要一份内容如下的法特瓦：犯

了上述这些罪行的任何伊祃木，其伊祃木圣职不是真正的伊祃木圣职；而且当这样一个伊祃木进攻一位援救伊斯兰并在圣战中度过一生的算端时，该算端有权否认那个伊祃木，推另一个〔来代替他〕。再者，忽辛这支的赛夷们有继承哈里发位子的权利，阿拔斯人则是僭位者。取得了这个内容的法特瓦后，他就在他的全国内把哈里发的名字从忽惕巴中取消。然而，对阿拔斯人的这个攻击结果对算端不利。

---

① 见前，第i册，第307页，但那里说这个丞相死于（可能是正常死亡）战前数日。

② 即失哈不丁。见前，第i册，第353页。

③ 阿剌模忒的统治者。见前，第364页，注⑩。

④ 祖勒希扎月9日，'Id-al-Azhā即献祭节的前夕。

⑤ 阿剌法特（'Arafāt），"接引山"，距默伽十二哩，是香客在祖勒希扎月9日停留的地方。

⑥ 关于阿格剌迷失，见后，第702页，注㉞。ïghlamish在突厥语中义为"他哭泣"。关于这种类型的名字，见前，第i册，第308页，注㉛。

⑦ 统治中部和南部波斯以及伊剌克的一个王朝（932—1055）。

⑧ 塔夷(Ṭāyi')（974—91)的生和死都在塞勒术克人兴起(1037)以前很久。

⑨ 1118—35。

〔XIII〕

众算端之算端的覆灭及其覆灭的原因

他的先世溯源到夷离堇①和博格剌汗②,他们是河中的汗，393 有关他们兴起的情况记录在乌特比的《牙迷尼》③(Yamini)中。在河中他被称为众算端之算端。

当哈剌契丹的诸汗控制了河中时，算端乌思蛮也受菊儿汗的统治，服从他的敕旨和禁令。菊儿汗那方面让他继续拥有河中的国土，没有把他从那里撵走，满足于征收一小笔年贡和把一名沙黑纳派驻在他那里。算端乌思蛮过着安适和快乐的生活，每当他朝见菊儿汗时，总受到尊崇礼敬的接待。这时菊儿汗有个双颊和月亮面孔相辉映、美的诗篇为她而作的女儿。

> 你哪，因你的香囊，美人的头发仅仅是一股气味，
> 在你的面上，一万八千个世界仅仅是一条窄道。

她是她那个时代埃及的约瑟，因此众算端之算端被她的美迷住了，为爱恋象一朵盛开玫瑰的她，他的耐性之裙破裂了：他们的爱情跟约瑟和祖莱哈的爱情一样有名。众算端之算端要求娶她，但菊儿汗因他们国家不同，没有答应，拒绝了他的求婚。

把昴星许配给卡诺帕斯（Canopus）的你啊，
以真主之名，他们怎样凑到一块？④

算端被刺伤和触怒，而且除这个怨恨的原因外，还有由菊儿汗的税吏和沙黑纳的暴行而引起的其他原因。

现在那时候，地方侯王（mulūk-i-aṭrāf）和许多贵族都讨厌算端乌思蛮，因为，他们说，他是向多神教徒臣服和纳贡的穆斯林国家的算端。倘若他无力抵抗，为何他不求助于伊斯兰的算端们，要他们援救和支持呢？全能的真主曾说："那些把信徒之外的异教徒当作友人者——他们要在他们手里企求光荣吗？确实，一切光荣属于真主。"⑤在那个时候，算端的高尚、力量和威严原已深入人心，同时他帝国的幅员已大大扩展，凡是求不到他的友谊，得不到他好感之情的人，都要盼到给自己招来命运的祸害，指望经受奸诈老天的暴行。要反抗菊儿汗，那么，〔只有〕跟算端结盟才有可能。因此，算端乌思蛮向他遣使，并在整个河中的土地上，他以诵念他的名字来熏香祭坛之木，流通有他称号的铸币。 394

当算端摩诃末去跟哈剌契丹打仗时，算端乌思蛮侍奉他，表示遵从和支援；在他返回后，他把皇室贝壳中的一颗珍珠和极乐天宫的一轮满月许配给他。为完成婚礼，举行喜筵并牢固地栽培婚配的幼苗。他把他随身带到花剌子模，对他尽到两算端之间所可能的种种无微不至的照顾。完婚后，算端乌思蛮想要回到他自己的都城，但秃儿罕哈敦鉴于突厥人的风俗，不答应这样做，作为一种尊敬的表示，突厥人不让女婿回他自己的家，直到一整年过去。当算端第二次出师契丹并抵达撒麻耳干时，

居民和名绅对算端乌思蛮仍不返回有所担心，对此他们各有不同的解释。因此，算端派他的几个官吏回去允许算端乌思蛮带他的女儿回家：他用符合这样一位算端的礼仪送走他，并遣一支卫队去护送他。

回花剌子模后，算端逐日打算抬高他的驸马的身份，但他 395 的女儿遣使者来说，算端乌思蛮如何背叛了她的父亲，并再度跟菊儿汗结盟，他又怎样嘲弄她：要她在一次节宴上，作为他这时从菊儿汗那里娶来的一个少女的随从出现。

算端耐心地忍受这个，不允许把它公开，直到另一个使者带着如下的消息到来：撒麻耳干的百姓奉算端乌思蛮之命，已杀害了护送王后的人，以及那些留在该城的军士。矛盾就这样公开了，算端不能在道义上等闲视之。他把受到他宠幸并且打算赐与一整片土地的算端乌思蛮的兄弟斡赤斤⑥（Otegin），囚于花剌子模；同时他自己进向撒麻耳干。市民们关闭了城门；但当他们发现羚羊不能抵抗猎狮时，算端乌思蛮就捧着一把刀和一件寿衣⑦，前去等候算端。然而，后者下令进行总屠杀，将近一万名穆斯林被杀死。赛夷、圣人、伊祃木和乌列麻捧着古兰经卷，进行调解；因此有命停止杀戮。当算端乌思蛮束身自呈时，算端对着他，说："不义的人哪，倘若你因我的原故侮辱你的妻子，那末说到底她不是你的配偶吗？干这种丢脸的事，你从道德经中找到什么认可？"算端乌思蛮羞愧地低下他的头。算端在他那方面原无意害他，但他的女儿，她的名字是汗算端（Khan-Sultan），却不愿饶了她丈夫的命。他因此下令在当晚把算端乌思蛮处决。这事发生在609/1212—13年。

算端极力争取撒麻耳干的百姓，也向拔汗那和突厥斯坦的 396 异密们遣使，要他们归顺他。他还把军队派往西必扎卜[8]（Sibijab），既防守该地，又连续进攻菊儿汗的残部，以此防止他们恢复兵力和储备粮饷。

当屈出律得知算端的活动以及他兵力之雄厚时，他遣使给他，因此他们达成一项协议，据此，他们将从两面夹攻菊儿汗，倘若算端先击败他，那么所有远至可失哈耳和忽炭的领土都归于他，而倘若屈出律占了先，那么直抵费纳客忒河的一切土地都是他的，他们以这些条件缔约；然后算端把一支又一支的军队派去进攻菊儿汗，同时这些进攻伸延到别失八里地区。撒麻耳干现在成为算端的都城，他在那里修建了一座礼拜五清真寺，并开始兴建其他华丽的建筑物。

一件稀奇的事是：当算端的后宫落入鞑靼军队手中时，那个讨厌算端乌思蛮的汗算端，被叶密立的一个染匠所据有；他娶了她，他们共同生活到她死为止。

---

① 夷离堇多半指博格剌汗之父，他有夷离堇的称号。见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257页注⑤，又见前，第i册，第288页，注㉞。

② 关于合剌罕朝的兴起和博格剌汗·哈仑·本·木撒（Boghra-Khan Hārūn b. Mūsā），见巴尔托德，前引书，第254—60页。

③ 阿不纳速儿·穆罕默德·本·阿不答哲巴儿·乌特比（Abū-Nasr Muhammad b. 'Abd-al-Jabbār 'Utbi）（死于1036年）的《塔里黑牙迷尼》（Ta'rikh-al-Yamīnī），关于这部著作，见巴尔托德前引书，第19—20页。

④ 名诗人乌马儿·本·阿不拉必阿（'Umar b. Abū-Rabī'a）（死于719年）。（穆.可.）

⑤ 《古兰经》，第iv章，第138节。

⑥ 他的称号显然是幼子和“火炉的守护者”——ot-tegin 或 ot-tigin。见前，第i册，第42页，注⑧。

⑦ 表示他的生和死是在算端手中。参看后面，第416页。

⑧ 据穆.可.的主张，原文的 Panjab 读如 Sibijab。Sibījab 是 Isbījab即 Isfijab 的旧形，它位于今赛拉木（Sairam)的城址上，一座在哈萨克斯坦的小城，塔什干的东北，奇姆肯特以东约六哩半。

〔XIV〕

算端扎兰丁

魔鬼这个蛊惑者，已使他的父亲算端摩诃末心中恐怖和害怕到极点，以致为了不让那支无穷的军队抓到，为了在他们的袭击前紧踩[①]马蹬逃生，他但求入地有缝，上天有梯。当他在鞑靼人前面撤退，并抱着迁居和逃亡的打算抵达撒麻耳干时，397 他开始把那些多年来早就为这一情况所准备、为类似这些日子而保留的骁勇士卒和战士分散到全国，派作国土的守卫者。

而在他的儿子们当中，那年龄最长、最英武勇敢、犹如帝王头上的皇冠和圣教的明灯者——

> 大地上真主影子的后裔；
> 倘若他在算端们当中被提到，
> 他们将喊道：“好样儿！”
> 当他身边排列着少壮和青年时，
> 国土的猎取者也卑怯地拜倒在他面前——

也就是算端扎兰丁，独自跟随他的父亲，其他的儿子们则是今生的装饰——并且是愚蠢的。

他老是抨击他父亲的计划，因它离开了正确的目标和正当

的途径，而且老是说："在一个我们没有遭遇，甚至还没有离开他本土的敌人面前，转身逃跑，把军旅分散到各地，这是一个懦夫的表现，不是一个强大侯王的作法。倘若算端没有决心前进、打仗、攻击和进行肉搏战，而是坚持他的逃跑决定，那么让他把勇敢士兵的指挥权交给我，以此，我们可以挺身去防止事变，预防虚浮苍天的灾害，免得失掉机会，我们的足陷进惶惑的泥潭，并且免得我们象胶糖那样受到谴责之口的咀嚼，在全人类眼前溺毙在悔恨的洪流中。

要么闪耀的老天没有醒来，
否则这样的行动是不困难的。"②

他的父亲会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世界的祸和福有个固定的界限，万事的顺序和安排、其错乱和缺陷也有个明确的范围。除非那在没有开端的冥中注定的、载录于天命之簿的时间已过去，又除非一件已发生的事产生了它的充分效果，无论阻止和抵抗，放松和拖延，在那口坩埚中将是一模一样的滋味。因为，以人们在艰难和不幸的环境中盲目采用的，而且采用后他们不知道最后结果将如何，更不知帝国这颗骰子将在赌盘上掷出什么点数的那些软弱手段，成功和获胜的希望是不可想象的，在那种情况下强和弱③都是一个样子。圆中均有缺，满月均有亏蚀，缺中又均有圆；除非这事已达其顶峰，而且这场因苍天的影响出现在这地球上，特别危害我们本身事情的大祸，已经自己消耗，其洪流已退，灾难的火焰熄灭，毁灭的风暴缓和，否则，要恢复其秩序被打乱，其根基被动摇的事业，多半除辛

劳和增添苦痛外，白白地在努力和奋斗，拼命和挣扎。因为在绞索中激动只有加速死亡，把揣测和幻想结合起来只能产生疯狂，这是人所共知的，也是一个成立的事实。

倘若命运之手抓住我们，
我们因她的各种暴行而受到伤害之苦，
那么在天空中有无数的星星，
而只有太阳和月亮才发生亏蚀，"④

他们屡次这样争辩，可是算端决不同意他儿子留下来，并强迫他继续跟在他身边。当算端摩诃末从这现世的残舍赴那来 399 世的永休地，从一个满是尘土的沼泽到纯洁的天园，这时仅算端扎兰丁和他的兄弟们，还有几个其他的人，渡过阿必思衮，到了大陆⑤，在那里，如诗所说：

不要坐着让你的眼皮遮住一粒尘埃，
当在地上有一匹马，一支矛和一个同伴时⑥

他希望在雄伟的战场上驰骋，用智慧来制止天穹的旋转，以此他或许可以止息老天从这苦难大地上掀起的骚乱尘暴，挫折命运从暴虐之鞘中拔出来的苦难之刃。

而我除仁爱外不希望别的，
因为它是一个傲气十足的自由人的天性。

然而那些明察秋毫的人和那些潜入真理海洋的人都知道，当幸运之神退缩，甩掉它背上的重担，并且凶相毕露时，人们就决不能指望它再现忠实的面容；或者在磨尖了残暴和欺诈之齿后它将再用它的舌头触及软腭；或者一旦在它走开后能再把它抓住；或者在挫折了傲气后它将把仁爱的表示作为一种充分的鼓动；或者在敌视中紧皱憎恶和倔强的眉头后它将启齿露出抚慰的笑容。但当它离开那怕仅一根头发远时，尽管一个人使尽气力去重邀它的恩宠，把它拉回来，那也不能指望它再满意地鼓动它的唇舌。又倘若它走开那怕仅一指之遥，人们也不能丝毫阻拦它。

400　倘若我的灵魂离开了躯壳，
迨至天穷时尽，将难得再见到它⑦。

同时，倘若在有些时候，一反常态地，它露头几天，象粪堆上的青草，那么它最后变成“风刮散了的干草梗。”⑧

更瞒不过算端目光的是：跟好争吵的老天斗，拚死去抵抗变化多端的命运，这是〔白白〕辛苦和劳累；万事的过程是命中注定的——“主的判决推翻不了，没有人改变得了主的法令”⑨——而且当我们的运气已失去时，要恢复它，不靠你的手或我的手，甚至这尘世自己就是一面灾难的罗网，一个狡猾的妖妇。

躲开操心的事，
因为饱经世故者找不到宇宙大海的海岸。
为什么你盲目地听任压迫和欺诈？

因为这世上的事都是压迫和欺诈。

幸福和成功已彻底地抛弃了帖乞失的王室，重重危难中的福星开始偏转和下落，而没有保住它的希望。“汝授权与汝所欲者”，[10] 这条法令的秘密已书写和显现在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的帝国头上，犹如“汝从汝所欲者那里夺走权力”[10]的旨意在他敌人境遇的书页上容易读到一样，尽管深究它超出了人类的想象力。还有，算端希望子不要象父那样受到众口的谴责，不要被全能真主的奴仆们用申斥之矢所攻击。

我应在光荣所在之地寻求光荣，
但倘若我寻求的东西离开了我，那不是我的过错。[11]

脑子里抱着所有这些看法，算端扎兰丁，听说蒙古军已向伊剌克方向经过后，就赴曼吉失剌格[12]（Manqishlagh），并且索取了他在那里找到的马匹，遣使者到花剌子模。他由他的兄弟，其父的继承人兀思剌黑算端[13]（Uzlaq-Sultan）和阿黑算端（Aq-Sultan）所陪同。 401

这时在花剌子模的大异密有布赤帕鲁汪（*Buchi Pahlavan），兀思剌黑算端的母舅，屈赤爱的斤(Küch-Ai Tegin)，斡兀立哈只不和帖木儿灭里[15]，以及九万康里人。因受到秃儿罕哈敦的宠爱，算端摩诃末把花剌子模的统治权和算端位子授与年龄极幼而且不勤于学的兀思剌黑算端[16]。当算端们抵达时，意见和情绪各异。每人依附于不同的党派，又因兀思剌黑算端昏庸无能，大臣们中缺乏一致，奴仆就都变成了主子，受压者变

成了压人者。几个权势最大但跨上了愚昧和糊涂之马的异密们，以为他们能够〔靠他们自己〕干点事，但倘若作为坚强柱石和中流砥柱的算端扎兰丁当上了算端，那么每人都会有分配给他的位子和职务，不可能越此前进一步，而且职位〔仅仅〕是按照本领来授与的。

脚镣戴在脚上，巍峨皇冠高戴在头上，
珠链戴在颈上⑰。

他自己的多数部下，还有百姓和大部分上层人物，都拥戴402算端，而几个比较有头脑的、随漫长岁月饱尝过人生苦甜、又经历过安危的廷臣，极想为他尽力，并前去表示他们的效忠。此外，弟兄之间已经缔结了坚盟牢约。尽管这样，心怀敌意的异密们仍打算突施诡计杀死扎兰丁。其中一人⑱把他们的阴谋泄漏给他，因此当他发觉在这个时刻人们仅想到倾轧和谋逆，不想团结一致时，他就自行寻找〔逃跑的〕机会，对花剌子模城和王位完全绝了望，象一条汉子⑲，他取道奈撒赴沙的阿黑。抵兀思秃哇后，他跟鞑靼军战于沙牙罕（Shayaqan）山。他以他的少量兵力和那支军旅厮杀良久，而且在扎勒（Zal）之子也只能后退的困境中用不断的反复冲杀来对抗他们。最后，当宇宙披上黑纱——

将帅把缰索套在他的龙上
并用尘土使光明离开这世界——⑳

就在这“千钧一发”[21]的时候，他杀出了重围。

正在算端离开花剌子模的同一时辰，他们[22]得到消息说士兵们正集中起来反对他们，因没有抵挡的物资，他们赶忙离城去追随算端。第二天，在同一地区，他们碰上了那些曾和算端扎兰丁打仗和厮杀的人。但当阿黑算端——他追随着兀思剌黑算端——和大王们看见鞑靼军旅时，他们象在太阳拔刀出鞘时的星星一样逃跑，第一次攻击时他们都从战斗中转过他们的脸，还没有动手战斗就逃之夭夭。于是当代的算端们变成鞑靼魔鬼手中的俘囚，他们的大将和他们的大部分部下作了闪铄锋刃[23]的食物，豺狼和鬣狗的点心。一连两天受到俘囚之辱后，算端们因他们的父亲对皇室和旧族的种种作法而受到惩罚，给埋在地里，甚至填进飞禽猛兽的腹中[24]。 403

> 倘若旋风起自一角，
> 把一个未熟的桔子吹到地上，
> 我们把它叫做残暴或者叫做正义？
> 我们把它叫做仁德或者把它叫做邪恶[25]？

这时抵达沙的阿黑的算端扎兰丁，用两三天时间来进行在机会一出现时就离开的准备。最后在一个午夜，当

> 不闻鸟鸣兽吼，
> 这世界闭口不言好或坏时[26]——

他突然地，象一颗流星，跨上了信赖真主的骏马，于617年祖勒

希扎月15日〔1221年2月10日〕前往其父分封给他的哥疾宁。他的离开和蒙古军的到达不超过一个时辰的间隔。获悉算端已撤出了该城，他们立即追击他，并来到一个三叉路口。这里，算
404 端留下蔑力克亦勒底列克[27]（Il-Direk）和一支人马去阻击片刻，以待他和敌人间的距离稍远。不久后，因抵挡不住蒙古军，亦勒底列克撤退下来，从算端没有采取的另一条路逃走。因此鞑靼军以为算端也走的是那条道，就跟踪追击他。同时候，算端走另一条路，仅一站就跋涉了四十帕列散，尽管他的雄心之马跛了；接着蒙古军停止了他们的追击，离开他走的那条道。抵达佐赞，他想入城暂时休养他的马匹，但居民跟他争吵，甚至不愿让他在城垣内避难，这一请求是他提出来的，以此倘若蒙古军到达，他可以抵抗片刻而他们不能马上从前后接近他。"倘若"，他们说，"蒙古军抵达，他们将用刀和箭从那个方向攻击你，而我们将用石头从背后，在这一面，攻打你。"这恰似古兰圣经中希迪儿（Khidr）的故事："（他们继续前进）直到他们遇到一座城市的百姓。他们向这百姓要食物，但他们拒绝让他们作客。"[28]简言之，发现佐赞的诚实贵绅在其好客的邸宅中敞开叛逆的烟孔后，他便前往马必查纳巴德[29]（Mabizhanabad），午夜时他又离开它。拂晓，蒙古人[30]到来，并继续〔追他〕到也里的属色巴儿都牙（Barduya），这时他们返回去了。

算端赶他的路，到达哥疾宁。率五万士卒驻扎在这里的阿
405 明灭里[31]出城迎接他；而所有的人，有士兵也有土著，欢呼他的到来，因他的出现而鼓舞。算端和阿明灭里的女儿成婚，在哥疾宁的麦登-亦-沙卜思（Maidan-i-Sabz）度过该冬。他到

来的消息四下传开，成队的士兵和部人从各方前来，“经每条深谷抵达”。[32]赛甫丁·阿格剌黑和四万骁勇战士归附算端，古耳的异密们也从四面去投他。

一支军队从四面八方汇集在他身旁，
因为他既有高贵出身又是一名〔武勇〕战士。[33]

他的境况现在是赫赫显奕，他有一支大军和部属听他指挥。因此，当初春百花开始吐艳时，他从哥疾宁出发，进向八鲁湾[34]。在那里扎营后，他得到情报说帖客出克和蒙勒火儿[35]（Malghor）率一支蒙古军正在围攻瓦里延[36]（Valiyan）堡，并且即将攻下它。把他的辎重留在八鲁湾，算端率领他的军队进击帖客出克和蒙勒火儿。他杀死了一千名鞑靼前锋的人马；因他的军队人数更多，蒙古人就撤退过河[37]，折毁桥梁，在另一面下营。河流就这样形成两军之间的一面屏障，他们〔仅〕相互放箭到傍晚。接着在半夜里蒙古军退走，算端也回师，同时大量的物资运到那里，他现在从他的府库中把这些取出来，分赐给士卒。然后他回到八鲁湾。

这个消息传入成吉思汗耳里，他获悉算端怎样挽救他的事业，重振旗鼓—— 406

阿甫剌西牙卜得到消息说
苏合剌卜（Suhrab）已把一只小艇放到水上[38]。
从军队中挑选出了很多骑士，
战场上的老兵——

他派出失吉忽秃忽[39] (Shigi-Qutuqu) 和三万人马。算端抵达八鲁湾后一礼拜，蒙古军在早晨出现。算端立刻上马，前进一帕列散的距离，摆开他的军队，把右翼交给阿明灭里，左翼交给赛甫丁·灭里·阿格剌黑，他自己则坐镇中路。他命令全军下马但抓住他们的马匹，进行殊死战。因为归阿明灭里负责的右翼，人数超过了蒙古军，所以有一万名骑士，都是骁勇人马，向右翼进攻，使它后退。从中路和左翼接连送去援兵，直到他们把蒙古军赶回他们的阵地。在所有这些冲杀中，双方伤亡惨重，有很多次白刃战以及不停地既用诡计又用武力，而没有人愿把他的背面给敌人看。最后，当天边的盘子为晚霞的血所染红时，双方各在它的阵地下营；蒙古人命令每名骑士在他多余的马上设置假人[40]。第二天，当天空的武士刀劈夜神的头盖时，双方摆开兵马，算端的军队因看见蒙古军后另有一排407 人，以为援军已到来。他们惊慌，共商他们是否逃走并躲到巴思塔[41]*(Basta)和提拉合[42](Tirah)山去。但算端不赞同这点，并按照如下诗句来反对他们的错误主张：

> "我对〔我的灵魂〕所说的，
> 每当它动摇和受扰乱时，便是：
> 原地不动，你要么受到称赞，要么获得归宿"。[43]

再在下一天，他们下马，而蒙古军，感受到阿格剌黑军队的勇猛和势大，选出他们的拔都儿，攻击左翼。阿格剌黑的人马屹立不动，拉弓射击 (ighrāq)；以箭矢的攻击挡住了蒙古人。当后者在那种射击下撤退并返回他们的阵地时，算端下令擂鼓，

同时全军跨上马，发动总攻击，把蒙古军击溃。然而，在他们溃逃中，他们返身再战，袭击算端的军队，使将近五百名战士横尸沙场。在这节骨眼儿，算端象草原雄狮或怒海巨兽那样驰骋，蒙古人终被击败；两那颜[44]和一小股人马前去等候成吉思汗，算端的军队则忙于劫掠。

正当他们象这样劫掠时，阿明丁灭里和赛甫丁·灭里·阿格剌黑之间为一匹马发生争执。阿明丁灭里用鞭子打灭里阿格剌黑的头，而算端没有因这个行为实施惩治，因为算端不相信康里军士会服从制裁。赛甫丁整天呆在他所在之地，但当黑夜来临时他便象爱哈姆（Aiham）之子哲伯剌[45]（Jabala）那样离开，赶往迦儿漫和桑忽兰山里去了。 408

在信仰真理后我变成一个基督徒，
因为这一击之耻，而倘若我耐心地忍受它，
其中会是无害的[47]。

阿格剌黑后来的种种遭遇将在单独一章中披露[48]。

算端的兵力因他的背叛而崩溃，荣誉和胜利之途对算端说是断绝了。他抱着渡过申河的打算进向哥疾宁，而攻下了塔里寒的成吉思汗，获悉算端的兵力四分五裂，为击败他和报仇雪恨而出兵，象闪电或急流，他心怀愤怒，率领着一支多如雨滴的军队。算端得到有关他的消息，听说他率如此一支大军进攻自己，以致不可能抵挡那复仇之师和抗拒那大地上的帝王——

因为那个国王是一条想复仇的公龙，

一朵灾难的云。

倘若听见阿甫剌西牙卜的名字，

坚石之山变得象水的海洋——[49]

他准备渡过申河，命令备舟。殿后的斡儿寒[50]（Orkhan）阻击征服世界的皇帝成吉思汗的前锋，但他被击败并撤退下去跟算端会合。

同时当成吉思汗探出算端的意图时，他赶快前进，赶上了他；于是他的军旅把他前后围困。次日，当白昼之光在黑夜的颊上显露，黎明之乳从天边的胸中喷射时，算端被留在水深火热中：这头是申河水，那头是一支象烈火的军队，甚至他一头把他的心放在火中，另一头把他的脸朝着水。他仍没有失掉信心，而是举动如大丈夫，准备战斗并点燃战火。当那个勇士因披上战袍变得象一头蹲着准备打掉敌人面罩的豹子时，他给复仇之马加鞍，一心要投入这场厮杀。七大洲君王的胜利之师进攻阿明灭里指挥的右翼：后者被击败，其中大部分被杀。阿明灭里败逃，奔往白沙瓦，想靠他的马快来救他的命。但蒙古人

410 已截断道路，他还在路上就被杀死。左翼也被击溃，而算端和一支七百人的队伍固守中路，从早抵抗到晚，从右攻到左，又从左攻到中；每次进攻他都斩杀了好些人。但成吉思汗的军队不断前进，他们的人数与时俱增，以致给算端留下越来越少的活动地盘。因形势绝望，他噙着眼泪和干着嘴唇，不再考虑声名和荣誉。算端的表弟阿哈失[51]灭里（Akhash Malik）抓住他的马缰，把他拉回来。心如火焚，目中流泪，算端跟他的子女告别，并这样吹嘘：

当一个人不施诡计，那怕作出了一切努力后，
他仍毁了他的根本，难以对付，
而且是不幸的。
但那果断之人，若他心中无打算，
他就免遭不幸——
他是他那个时代的英雄，只要他活着，就是聪明的，
而倘若一个鼻孔堵塞，另一个还要动——[52]

他吩咐带上他的备乘马，跨上它后再象怪兽一样冲进那灾难的大海。然后，击退了蒙古军，他旋辔，并在抛弃他的胸甲后鞭策他的骑乘，使它从十额尔或更远的距离跃入水中。

我挺胸向着它，
而我的宽背和细腰随它滑过岩石。

于是象一头怒狮泅过那条大河，他安全抵岸。

它一丝没有被岩石碰伤就接触平地，
死神则惭愧地观望着。[53]

看见他游过去，成吉思汗打马下到水边。蒙古人准备入水〔追他〕，但他阻止了他们。他们拉弓放箭，一些目击者说，水里遇害的是那么多，以致他们箭矢所及之处，河流为血所染红。至于算端，他带着一把刀、一支矛和一面盾牌出了水。 411

我返回法合木，尽管我不期望返回——

当他们〔无力地〕叫啸时，

我怎样屡次逃脱他们那种人啊！[52]

老天也惊异地叫喊：

没有人在这世上见过类似此人者，

也没有听说远古的豪杰中有他那样的人[53]。

成吉思汗和所有蒙古人都吃惊地以手捂嘴，而成吉思汗，在眼见那种武艺后，转向他的儿子们，并说："为父者应有这样的儿子！因逃脱水和火的双旋涡，他将是无数伟绩和无穷风波的创造者。一个俊杰焉能不重视他？"

在这世界上除扎勒的贤明和伟大的儿子外，

他没有匹敌。

论英勇他赛过了天神，他不把自己看轻。[54]

---

① 原文作sabuk-girān，读作sang-girān。

② 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464页，第479行。

③ 原文作quvvat va shaukat"力量和雄伟，"但是，如.可.所指出，其意思必定如本译文。

④ 苦思马阿里·合布思·本·瓦昔木吉儿。（穆.可.）

⑤ az Ābaskūn bi-shaṭṭ-i-ān āmadand。或为："从阿必思衮〔海〕所至的土地"。见前，第i册，第155页，注⑥。

⑥ 引自阿不别克儿·花剌子迷颂扬苦思马阿里·合布思·本·瓦

昔木吉儿的一首合西答。乌特比曾引用。这首合西答的另一巴依特已在前面引用，第i册，第342页。（穆.可.）

⑦ 《哈马沙》中一诗人马恩·本·奥思（Ma'n b.'Aus）。（穆.可.）

⑧ 《古兰经》，第xviii章，第43节。

⑨ 显为《古兰经》第xiii章第41节的一个摹仿："真主宣布一项判决，而没有人能改变主的判决。"

⑩ 《古兰经》，第iii章，第25节。

⑪ 很可能这是阿不别克儿·花剌子迷写的合西答中的一首巴依特，其中另两首巴依特已引用在第75页〔342页〕和第129页〔399页〕中。〔穆.可.〕

⑫ 里海东岸的曼格什拉克半岛(Mangyshlak Peninsula)。

⑬ 原文作ARZLAQ，读作AWZLAQ。

⑭ 这个名字的拼法不明确。原文据A本作BWH̤，然而其中读法可能是BWH̤Y即BWJ̌Y。在讷萨怖的抄本中出现类似的形式。见伯希和，《金帐汗国》，第18页，注②。

⑮ 关于帖木儿灭里，见前，第i册，第91—5页。

⑯ 据讷萨怖（奥达斯译，第93—4页），算端摩诃末在他死前不久剥夺了兀思剌黑算端的太子之号，并把它授与扎兰丁。

⑰ 引自阿布勒阿剌·马阿里的一首合西答，载于他的《撒黑特赞德》(Saqt-az-Zand)。（穆.可.）

⑱ 据讷萨怖（奥达斯译，第96页），他是斡兀立哈只不。又见前，第i册，第158页，注⑰。

⑲ 为了跟Nisā=nisā"女人"成双关语而引进这个成语。

⑳ 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451页，第302行。gard"尘土"，发勒斯作khashm"愤怒"。

㉑ 《古兰经》，第xxxviii章，第2节。

㉒ 即兀思剌黑算端，阿黑算端，以及他们的部属。见奥达斯译讷萨怖，第103—6页。



㉓ 原文中有个双关语，zubāb有“边”和“苍蝇”两个意义。

㉔ 讷萨怖的说法（前引书同页）很不同。根本不是在逃跑时被俘，两王是死于战斗；随后蒙古人割掉他们的头，把头缚在枪尖上，在国内游行，为的是使百姓心里产生恐惧。

㉕ 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433页，第3—4行。

㉖ 同前，第1065页，第13行。

㉗ AYLDRK。关于Direk的称号，见前，第i册，第309页，注⑬。C本和D本作AYLDKZ，即Ildegiz。

㉘ 《古兰经》，第xviii章，第76节。

㉙ MABYŽNABAD。穆．可．从帖木耳时代收藏的文献中引用了MABŽNABAD形式的两例。这后一地方看来在哈甫境内，因此几乎肯定的就是志费尼的Mābīzhanābād。

㉚ 这里，原文以Moghal（MWΓAL）代替通常的Moghol（MΓWL）。Moghal（比较迦儿宾和卢不鲁克的Moal）或Moghol是这个名字的突厥语形，本地的形式是Mongghol。

㉛ 见后，第460页，注①。

㉜ 《古兰经》，第xxii章，第28节。

㉝ 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445页，第201行。

㉞ 在果尔班德（Ghorband）和喷赤西尔（Panjshir）汇合处恰里卡尔（Charikar）东北。据拉维特，第288页，1921页和1042页，扎兰丁和蒙古人战于哥疾宁和范延之间、洛加尔（Logar）河源附近的另一同名地点。同见米诺尔斯基，《霍杜德》，第348页。

㉟ MLΓWR。多半就是乞剌可思和格利哥尔的Mular、瓦儿丹的Molar，但见柯立福，《蒙古名字》，第424页。

㊱ 恰里卡尔以北的瓦里安·科特尔（Walian Kotal），

㊲ “可能为喷赤西尔河。”（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442页。）

㊳ 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445页，第208行。下一行诗不见于发勒斯编本。至于把成吉思汗比作阿甫剌西牙卜，见前，著序。

㊴ 见前，第i册，第135页，注⑧。

㊵ 这个作法受到迦儿宾的注意："……把假人放在马上，这样做为的是大多数人可大胆去进行战斗。"（文该尔特，第82页）据海涅士的译文，同一策略在1204年似已用来对付乃蛮（《元秘史》，第193节），但见柯立福对这段译文的评论，第528—9页。

㊶ 原文如此，BSTH＝basta"束缚的"，"封闭的。"E本作PŠTH＝pushta"山"。

㊷ Tīrāhī。关于在西北边境省的提拉合山区，见《印度皇家地图》，第XXIII卷，第388—90页。伊本额梯儿，第XII卷，第38页，在602/1205—6年下记载了一次提拉合人对古耳失哈不丁的起义。

㊸ 阿模儿·本·爱特纳贝·哈兹拉吉（'Amr b. al-Itnaba al-Khazraji）。见穆巴拉德的《卡迷尔》，来比锡编本，第753页。（穆.可.）

㊹ 两那颜可能指帖客出克和蒙勒火儿；军队的统帅失吉忽秃忽则略而未提。

㊺ 格散（Ghassān）的最后一个阿剌伯王。他曾成为一个穆斯林，但后来改宗基督教。"他变成一个基督徒的原因如下：经过大马士革的市场时，他让他的马践踏了一个旁观者，这人跳起来，给哲伯剌脸上一拳。格散人抓住这个家伙，把他带到阿不·乌伯答·本·哲拉合（Abu'Ubayda b. al-Jarrah）面前，申诉说他打了他们的主人。阿不·乌伯答要证明。"你要证明有何用？"哲伯剌说。他回答说："倘若他打了你，你将回他一拳。""那么他不被处死吗？""不"。"他的手不被斩断吗？""不"，阿不·乌伯答说；"上帝仅许报复——以拳还拳。"这时哲伯剌前行，来到罗马境内，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他在那里度过他的余生。"（尼科尔松译依本-忽太巴书（Ibn-Qutaiba），《阿剌伯文学史》，第51页。）

㊻ 见前，第i册，第136页，注⑩。

㊼ 引自哲伯剌·本·爱哈姆在他变成一个基督徒后朗诵的著名诗

句。（穆.可.）见前，注㊺。

㊽　见后，第XXI章。

㊾　第一行见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301页，第35行。“国王”，发勒斯作“突厥人”，而这行的后一半读如：“渴望着，在〔强行〕复仇中一朵灾难的云。”第二行不见于发勒斯。但在麦康本中“坚石”作“铁”。请再注意把成吉思汗当成阿甫剌西牙卜。

㊿　AWRXAN。根据乞剌可思，第119页，他是扎兰丁的继父。乞剌可思，第119页，和讷萨怖（奥达斯译，第220页），都说他被亦思马因人暗杀在甘扎（Ganja）（后来的伊丽沙维特波尔（Elizavetpol），今苏维埃阿塞拜疆的基洛夫巴德（Kirovabad）），据讷萨怖，这件事发生在算端返回该城时，显然是在1226年（同前书，第211页）；然而讷萨怖，同前书第406页，和志费尼一样（第ii册第456页），重述斡儿寒怎样把他的主子从沉醉中唤醒，好向接近的蒙古人作最后一次冲击，其结果是他死在曲儿忒山民之手。这是在1231年；讷萨怖补充说，（同前书第406—7页），斡儿寒这时进入额儿比勒，后又进攻并攻陷了亦思法杭。或许有两个叫做这个名字的人。

㉛　原文作AǰAŠ，读作AXAŠ。奥达斯编讷萨怖（第138页和第186页）作AXŠ，该抄本则作AḤŠ。比较拉德洛夫和马洛夫，《畏吾儿文献》中的Aqash一名，以及讷萨怖（同前书，第152页）的AQŠ，尽管这能够如豪茨马《语汇》第32页的ĀQWŠ一样读作Aq-Qush“白鸟。”据奥达斯译讷萨怖第229和309页，阿哈失灭里死于亦思法杭之战。

㉜　所有这些诗句都引自前伊斯兰诗人塔阿巴塔·撒兰的一首著名合西答。（穆.可.）

㉝　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1650页，第2705行，那里指的是鲁思坦。

㉞　同前书，第1637页，第2494和2496行，na-darad“他没有”，发勒斯作na-dārī“你没有”，这是正确的，因为古昔塔思卜是对他的儿子亦思梵的牙儿说话。原文的bī-khirad“愚蠢的”（而它有最好的抄本为根据并见于摩尔编译本），我据C本读作pur-khirad。D本和G

本，和发勒斯一样，作pur-hunar“有德行的。”第二行和摩尔本完全相同，但发勒斯用hamān“相同的”代替前一半中的不变词hamī。

〔XV〕

他在印度的历险

算端逃脱申河洪水和成吉思汗怒火的水火之危，跟他手下412 的五、六名卫士①（mufradān）会合，他们还没有把命送掉，也没有被灾难火焰的阵风化作一杯黄土。他们躲在树林中，一筹莫展，就这样躲了一两天，后来大约有五十人投奔他。出外侦察地形的探子，这时回来说，离算端营地两帕列散远，有群印度歹徒（runūd），有骑士，也有步卒，在干放肆的毁坏和游荡的勾当②（bi-'aiṣ u fujūr mashghūl）。他叫同伴每人砍一根棍子，晚上向这群人袭击。他们把对方斩杀殆尽，抢走他们的牲口和武器。

接着另一群人投奔算端，有的骑马，有的骑牛（dirāz-dunbāl）。他们带来消息说，为数两、三千人的印度军队就在附近。算端率手下的一百二十人向他们进攻，用印度刀砍死很多印度人，并把夺来的战利品武装他的人马。

我们当中的穷人靠刀为生计，
其它的穷人都靠讨饭为生。
我们挥舞刀剑，
好象少女玩弄项圈或紫罗兰花环。

有关算端获得武装及他从失败中恢复的消息，传遍印度，这时，士兵们就从巴剌剌③（Balala）和尼迦剌④（Nikala）两山汇集，并有五、六千骑进攻他。听见他们到来的消息，他率他手下的五百名骑兵迎战他们，交战后把那些印度人马击溃 413 和消灭。于是零散兵力从四方转向算端，直到约有三、四千人加入他的队伍。

他重振兵力的消息传给了当时在哥疾宁地区的征服世界的皇帝成吉思汗；因此他派一支军队去解决他。当朵儿伯·朵黑申⑤率领的蒙古军渡过河时，算端因没有强大到足以抵抗他们，便向底里方向逃去。蒙古人，在他们那方面，获悉他逃跑的情报，遂返回去并蹂躏了灭里克甫儿⑥（Malikfur）县。

同时候，算端在抵达距底里两三天路程之内时，差一个他曾授与爱纳木勒克（'Ain-al-Mulk）称号的人，赍使信给苫思丁⑦（Shams-ad-Din），按照俗话所说"贵人有容纳贵人的一席之地。"他的使信说："时运的变化确定了我会见你的权利，而且我这样的宾客是难得光临的。因此，倘若友谊的酒宴在双方都收拾干净，和睦的酒杯斟到边儿（?muvaffā），我们在祸福中又尽到相互支持和援助的义务，那么我们的所有目的和目标定将达到；同时当我们的敌人发现我们之间存在着团结一致，他们的抵抗之齿将被挫断。"接着他要求提供给他一个能够驻留几天的地盘。

这时算端的英武和勇敢已名闻天下，他的盖世勇力和才干是全世界的话题。因此，当算端苫思丁听见他的使信时，他对这事盘算了好几天，考虑了它的后果，唯恐算端压倒他，使他 414 遭到毁灭。据说爱纳木勒克在底里受到袭击，并被杀死。总

之，算端苫思丁差一名使臣奉上符合这类宾客身份的食品，但对不能提供一个居住地方表示歉意，理由是该地区中没有宜于帝王的恰当水土或地方。倘若算端同意，一当他清除了底里的叛逆时，他愿划给他底里地区的一块地方并愿把该地区奉献给他。

这个使信送给算端时，他折回去，前往巴剌剌和尼迦剌山区。在这里，逃避各支军旅的难民从四方去投奔他，并在分成小股逃过锋刃后参加了算端的队伍，以致他的麾下总数达到一万人。

他现在派塔术丁·灭里·哈剌只（Taj-ad-Din Malik Khalaj)）和一支军队到朱提[8]（Jud）山去：他们劫掠该邦，抢走很多战利品。

他也遣人去见罗·科卡尔·散金[9]（Rai Kokar Sankin），求他的女儿为妻。他同意了，还把他的儿子和一支军队派给算端。算端封他的儿子为忽都鲁汗。

当时忽巴察是统治申河诸省的异密，有算端的身份，他和罗·科卡尔·散金不和。算端派一支在斡思别·太[10]率领下的军队去攻打他。在申河河岸，距乌茨一帕列散远，忽巴察和两万人扎有一座营盘。斡思别·太率一支七千人的军队在晚上突然袭击他。忽巴察的军队被击败和溃散，他本人乘舟逃往阿卡尔（Akar）和巴卡尔[11]（Bakar），它们是一个岛上的两座堡垒。斡思别·太进入他的营盘，俘获了他在那里找到的所有人。他遣人向算端报捷，算端启程〔去见他〕，就在那个营地中为忽巴察所搭的幄帐前下马。同时候，后者从阿卡尔和巴卡尔逃往木勒坛。算端遣一名使者去索取在申河之战中逃走后落入忽巴察手中的阿密尔汗[12]（Amir Khan）的子女；他并且向

他要金钱。忽巴察服从了他的命令，把阿密尔汗的子女和一大笔金钱送给他，同时候请求不要袭扰他的领土。

当气候变暖时，算端离开乌茷到朱提山和巴剌剌及尼迦剌的夏营。路上他围攻帕拉斯拉伐尔[13](Parasravar)堡，打了一仗，其中他的手被箭矢所伤。该堡被攻克，堡内的人悉遭屠杀。

在这里他得到蒙古军追索他的消息。他返回去，并在他经过木勒坛时遣一名使者给忽巴察，把他的旅程通知他，并征索"马蹄费。"[14]忽巴察拒绝了，为反抗算端而出城交战。经过一个时辰的激战，算端不愿多留，而是前往乌茷。乌茷百姓造反，算端在那里停留两天，在纵火焚毁该城后进向撒都散[15] 416 (Sadusan)，该城的长官是代表忽巴察的法合鲁丁·撒剌立(Fakhr-ad-Din Salari)，其统军官是契丹人剌真(Lachin)。这个剌真进攻算端的前锋斡儿寒，但被杀死。斡儿寒接着围攻撒都散城，当算端到达时，法合鲁丁·撒剌立捧着一把刀和一张寿布卑躬地自投于他之前。算端进入该城，在那里停留一月。他赏赐法合鲁丁·撒剌立，把撒都散的长官职位授与他。他这时进向德瓦勒[17](Deval)、答默里拉[18](Damrila)，该省的统治者察提沙儿[19](Chatisar)在他前面逃走，乘一艘船入海。算端在德瓦勒和答默里拉附近下营，派哈思汗(Khass-Khan)和一支军队去进攻纳合儿哇拉[20](Nahrwala)，他们从那里带来很多骆驼。算端在德瓦勒一个偶像寺庙的基址 417 上建筑了一座礼拜五清真寺。

同时候从伊剌克传来消息说，算端该牙思丁已在那里自立，但该邦大部分军旅拥戴算端，要求见他。又传来消息说八剌黑[21]哈只不(Baraq Hajib)在起儿漫，包围了朱瓦昔儿[22]

(Juvashir)。还听说蒙古军正前来追击算端，因此他经马克朗(Makran)离开那里，他的很多士兵因气候不良而死去。

当算端军队来临的消息传给了八剌黑哈只不时，他送去大量粮草，企图用欢欣喜悦的表情来鼓励算端。后者抵达时，八剌黑哈只不要求他接受他的女儿为妻。算端同意了，并举行婚礼。该堡的守令也出城，把该城的钥匙(ḥisār)交给算端。他进入城内，在那里完婚；接着，两三天后他上马前去狩猎，征发粮草。八剌黑哈只不借口他害风湿(dard-i-pā)，留在后面。如俗话说：

因为你不想成跛子，所以你装跛。

在途中算端得到他留在后面和装病的消息。他知道，在人们觉察之前，这种落后会导至兵变，这种拖延会产生叛乱。为了试验他，他遣回一名随身的官员带去使信说，他已决定马上赴伊剌克，而这个计划压倒了一切其他的事情。因此，八剌黑

418 哈只不应亲往猎场，以便共同商讨这个计划，因为他是个有阅历的人，特别熟悉伊剌克，故此他的意见可以促进这个打算的实现。八剌黑回答说，因患风湿，他不能侍候算端，不得不离开算端留下来。然而可行之策是，因朱瓦昔儿不宜于他驻驿，容纳不了他的麾下和部属，算端应尽快地前往伊剌克。不过，该省必须有一个向算端负责的省长和守令，而除他自己外没有人更胜任或者更适合担当这个职位，他为算端服劳已经垂老，旧劳之上更添新劳。加之他是用他自己的刀剑征服了该邦土，凭他自己的勇力得到了它。他把使者打发回去，下令关闭城门，撵走那些算端留下来的人。

因为既无容身之地，又乏复仇之资，算端就前往泄剌失，遣一名使者向阿塔毕撒德宣告他的到来。后者派出他的儿子撒勒古儿沙[23]（Salghur-Shah）和五千骑士去迎接算端。他解释他不亲自出迎的原因说，有次他曾立下了他决不出城迎接任何人的严誓，对此不能违反。算端接受了他的解释，极为礼遇撒勒古儿沙，并封他为哈因答失汗[24]（qarindash-khan）。他抵达帕撒[25]（Pasa）地区的泄剌失[26]边境时，撒德送给他种种符合这类宾客身份的礼物——礼袍和日用衣服，各类酒杯，装满的那的钱囊，大量的马匹，骡子和骆驼，一个武器库，全套酒筵和烹调用具，尚有各种职司的突厥和阿比西尼亚奴隶。他还表示与他结亲的愿望，于是养育在该高贵王室的贝壳和贞节胸怀中 419 的一颗明珠，倾听贤慧和谦顺之言，就串在算端的项圈上[27]。通过这次婚姻，双方之间系上了和睦之索，牢固地奠定了友爱和团结的基础，然后他居留数日，前往亦思法杭。

现在那个时候，阿塔毕木偰非儿丁·阿不别克儿（Muzaffar-ad-Din Abu-Bakr）——全能真主使他继承他父亲的国土和其他国王的国土——因为当他的父亲从算端摩诃末那里返回时，他曾跟他父亲打仗，而且把他刺伤，所以被他父亲象珍珠那样囚于牢狱的贝壳中。算端现在要求释放他，这个阿塔毕回答说："尽管我的儿子不孝，打下大逆不道的烙印（同时他送去那件染有血痕的长衫），算端的命令仍需象肉体服从灵魂那样被遵从。算端离开后，我就把他送给算端，给予充分的装备"。他遵守他的诺言，确实释放了阿不别克儿。

当算端离开时，一个从亦思法杭逃走、属于也速丁·唆克默思[28]（'Izz-ad-Din Sökmez）的奴隶，叫做乞立者(Qilij)，

到达这里并被带去见算端。他是一个突厥人，天匠使其品貌足以与太阳相辉映，俊秀和佳丽的赐与者则使他的美容足以和约
420 瑟相匹敌，而在他那娇嫩如花的面颊上，还有红润的光泽。诗人不若用下面的四行诗来描写他：

当你昨天外出时，
那些唯独相信轮回的人注视你，
并以彼此的生命为誓说：
这就是美男子约瑟重生。

算端对乞立者表示宠爱，录用他为奴仆。

抵亦思法杭时，他得到消息说他的兄弟该牙思丁和大臣们以及军队的大将驻留在剌夷。轻装行军，〔他〕带领几名精选骑士〔出发〕，象蒙古军那样打着白布旗帜，在他们还没有任何人发觉前，他已经如老鹰扑鸽，突袭他们。该牙思丁和一些将官惊溃。出于宽宏慈悯，算端致函给该牙思丁及其母。他说，把自己藏起来不见任何客人，这是不对的，总之，现在无时间闹矛盾，也无地方搞倾轧和冲突。他们应信心充足和心情平静地前去，不要把自己弄得来惶恐不安。因此当那些赶去晋见算端的将官受到礼遇时，该牙思丁看出人心和众望都归向他的兄长，就在几个老部下的陪同下，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前去等候他。算端保留了每人在军中的原位，并授给他们每人一个职务。至于地方长官(aṣḥāb-i-a'māl)，他分别给与适当的工作，同时颁发必要的诏旨和敕令。随算端的到来，各地和各州都显出某种程度的和平和安定的前景。

那时国家的秘书和执宰是讷剌丁·蒙失[29] (Nur-ad-Din Munshi)，而这个讷剌丁常常酗酒。有个早晨，他还没有从 421 醉乡中醒来时，亦思法杭人怯马鲁丁·亦思马因 (Kamal-ad-Din Isma'il) 和几个亦思法杭的伊祃木去拜访他。怯马鲁丁撰写了如下的四行诗，把它投进去，然后他们便走了：

你的才艺跟这种嗜酒相结合，
就象节操之结合于淫贱。
你的情况有如女人的眼睛，
因为在那里明亮和憔悴[30]始终不离。

讷剌丁·蒙失有一首咏算端的合西答，以下是它的起首：

来吧，我的灵魂，
因至高的库萨和、兀鲁黑算端[31]扎兰丁的荣光，
这世界又变得来甜美和愉快。

---

①mufrad 看来和 ghulām 同义（关于 ghulām，见前，第i册，第289页，注㊱）。因此志费尼把一名从算端该牙思丁那里逃奔灭里奴思剌惕的官吏叫做mufrad（第ii册，第470页），而讷萨怖（奥达斯编，第142页）则把这些官吏叫做ghulāms (ghilmān)。

②多半指一种印度仪式。

③BLALH。

④原文作RKALH，据E本（并据C本、E本和G本的第II卷第145页）读作NKALH。拉维特，第294页的注，采用了 Nikālah的拼法；艾略特和道孙，第II卷，第553页注，说这个名字可以拼作 Bankāla，也

可以拼作Mankāla。据《塔里黑-亦-阿 勒菲》（Ta'rikh-i-Alfi），巴剌剌和尼迦剌在剌火儿境内。（同前。）

⑤见前，第i册，第141页注①。

⑥据拉维特，第537页的注，在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县，"有一个灭里克普尔（Malikpūr），在古代为州长官的驻地，它位于从杰卢姆的南答纳（NANDANAH）县到成吉思汗曾下营之地的直道上……"然而《皇家地名词典》没有提到它。

⑦即亦勒秃惕迷失。

⑧即索耳特岭。

⑨罗·科卡尔（Rāi Kōkār）是此人的称号："科卡尔人的罗阇（Raja）"。他的名字（SNKYN）拼法不清楚。见艾略特和道孙，第II卷，第396页，注①。（Raja为印度的君王——中译者注。）

⑩见前，第i册，第357页，注⑮。

⑪"……总之我毫不怀疑著名的巴克卡尔（Bhakkar）岛堡就是所指的地方。巴克卡尔确实包括两个岛子。但是，当在该地开始调查时，我没有发现北面的那个小岛曾被叫做"阿卡尔"。它现在用的是在它上面的庙宇的名字。但它一度叫做这个名字却不是不可能的，一如巴克卡尔的复合名，其趋势甚至在今天也显得很少提及，除了和它两侧的城名之一连用外——如"巴剌巴克卡尔（Barā-Bhakkar）"、"沙克卡尔—巴克卡尔（Sakkar-Bhakkar）"。（艾略特和道孙，第II卷，第554页的注。）

⑫如穆.可.在对原文的一个足注中所指出，这个名字必定是誊写者对阿明汗，即阿明灭里的误写，关于阿明灭里，见前，第409-10页，并见后，第XXI章。

⑬Parasrāvar看来是Parasrūr的一个异写，今旁遮普的锡亚耳科特（Sialkot）县中的帕斯鲁尔（Pasrur）。

⑭na'l-bahā："一个国王在经过时向当地诸侯征收的赋税，即在当时他所骑的马匹的蹄铁钱。"（穆.可.）

⑮原文作SADWSTAN，读作SADWSAN。撒都散经常被阿剌

伯地理学家提到。它必定在印度河附近，萨合范（Sahwan）境内的某个地方，但印度河已改变它的河道。马迦特，《伊朗沙耳》(Ērānšahr，你沙不儿的古名——中译者注），第190-5页，对撒都散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我们迄今还不知道撒都散的确切地点。"(弗.米.)

⑯即哈剌契丹人。

⑰DYWL。这个名字的一般形式是Dēbul（Daybul）。在阿剌伯地理学家的时代，德布勒（Debul）是"在印度河主要出口处的一个良港。"它的遗址今天位于塔特塔（Tatta）西南的远陆内。见雷斯特朗治，《东哈里发的国土》，第331页，以及注①，米诺尔斯基，《霍杜德》，第372页。

⑱"答默里拉是印度文献中的一个谜。象巴卡尔（Bakhar）一样，它到十三世纪才出现。它这时必定和德布勒（Debal）一起出现；《塔巴合特-依-纳昔里》、《扎罕古沙》以及拉施特的《扎米塔瓦里黑》在提到它时都是这样连结的，当塔特哈（Tatha）首次出现在伯尔尼(Barni）对国王穆罕默德沙（Muhammad Shah）追叛臣塔吉（Taghi）入印度的叙述中时，它又同样奇怪地和塔特哈并提。我不知道有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的作家单提它的例子，尽管伯多尼(Badaoni)的《蒙塔哈布塔瓦里黑》(Muntakhabu-t-Tawarikh)记载答默里拉被算端该牙思丁（Ghiyasuddin）的长子所征服。拉维特少校在一段文字中把它考定为伊本·巴都塔在洛哈里（Lohari）附近发现的遗址，这个考证因后来在关于塔吉的记载中提到答默里拉而成为不可能；在另一处，他把它置于在沙班答尔(Shahbandar)分区的沙合尔普尔(Shakhrpur)附近，那里，当地传说仍确实指出苏姆拉(Sumrah)酋长们居住的废址，其中有察尼沙尔（Chanisar）〔察提沙儿〕的，他的名字，史书和传说跟德布勒相联系〔原文如此〕"。（阿波特：《印度河》第53页的注）。

⑲原文作XNYSR，读作ČTYSR。灭里昔南丁·察提沙儿（Malik Sinān-ad-Din Chatisar）是"苏姆拉系、一个刹帝利(Rajput)朝的第十一代，其晚期的君王信奉伊斯兰"。见哈格，《突厥人和阿富

汗人》，第54页。

⑳纳合儿哇拉（Nahrwāla）即安哈勒哇罗（Anhalwāra）是古杰拉特（Gujerat））的首府。它的地址今为北巴罗达（Northern Baroda）的帕坦（Pātan）城所占据。

㉑BRAQ。拚作Burāq（巴尔托德，《突厥斯坦》）或Borāq（斯柏勒，《伊朗的蒙古人》），是因为在无母音符号的阿剌伯字书中这个词和穆圣乘以升天的异兽名Burāq相同。而在事实上，baraq是“一种多少带有传说性质的长毛突厥狗名。”见伯希和，《金帐汗国》，第57页。关于八剌黑哈只不，起儿漫的第一个忽都鲁汗，见后，第XXV章。

㉒朱瓦昔儿（Juvāshīr）（古瓦昔儿（Guvāshīr））即伯尔答昔儿（Bardasīr），是起儿漫城的古名，与该省有区别。

㉓一般作撒勒格儿沙（Salghar-Shah）。他是撒勒术克沙（Salj-uq-Shah）（1262-3）的父亲，此朝的倒数第二个君主。

㉔即“兄弟汗”。原文作QRA ANDAŠ，我据B本和C本读作QRNDAŠ，即qarïndash。

㉕一般拚法是法撒（Fasā）。

㉖即法儿思。

㉗在这个地方，C本的边上写有如下的话：“穆罕默德·穆纳吉姆（Muhammad Munajjim）的注释，他继阿塔篾里克志费尼之后搜集史料，有幸弄清楚如下事实：这个阿塔毕的女儿叫做玛利卡哈敦（Malika Khatun）。她成为摩诃末花剌子模沙之子、具有鲁思坦之心的扎兰丁之妻，因此他在这里居留了两个半月。当他到亦思法杭去时，木偰非儿丁·阿不别克儿得到其父的装备，并到那里去追随他。他侍候了三〔？六〕年算端扎兰丁，而算端对他之珍视胜过了对他自己的兄弟。最后阿塔毕撒德遣人去召他，立他为嗣，于是当他死于627/1229-30或628/1230-1年时〔这必定指的是扎兰丁在1231年之死，不是指撒德在1226年之死〕木偰非儿丁·阿不别克儿继其父登上泄剌失的王位，并且是撒勒古儿朝的最贤明者。”（穆.可.）

㉘SKMAZ。这个词可以有几种读法：sökmez的 意思是“不下跪的人”，也有“不责备的人”之意。

㉙这人非他，正是有名的讷萨怖，算端扎兰丁的书记（munshī）和后来扎兰丁传的作者。

㉚讷剌丁的意思是“正教之光”，而mastī“憔悴”的普通意思是“醉”。

㉛即“大算端”。也许算端的突厥部下这样来称呼他。

〔XVI〕

算端扎兰丁之进攻八吉打

在621/1224年初，他抱着去秃思塔儿①并在那里过冬的打算出发。他派额勒赤帕鲁汪（Elchi Pahlavan）和一支二千人的队伍先行侦察，而他自己随后继进；当他经过时，速来蛮沙②（Sulaiman-Shah）拜访他，把他的姊妹嫁给他。抵达沙

422 布儿哈思特③（Shabur-Khast）（它向来是史书提到的一个大而知名的城市，尽管只有它的废墟仍然存在），他在那里停留一月，罗耳人的首领前去迎候他。他的马匹恢复气力时，他就前往八吉打，指望大教主纳速儿·里丁阿拉给他援助，使他成为抗拒敌人的一面屏藩。他差一名使者去宣布他的到来，说明他的意图。但大教主不理睬他的话，因为他曾在算端的父亲和祖父手中吃过苦头，仍心怀怨恨。相反地，他派一个任异密之职的奴隶忽失帖木儿（Qush-Temür）率一支二万人的骁勇善战的军队去把算端赶出他的国土；并于同时候放信鸽捎信给额儿比勒，叫木楔非儿丁④（Muzaffar-ad-Din）也派出一万人，以此可以在他们之间擒获算端。因自己兵力雄厚和算端军势寡微而过于自信的忽失帖木儿，不等到额儿比勒来师的约定时间就出兵。算端接近时遣人给忽失帖木儿送去使信说：他到来的目的是托庇于大教主广被的恩泽，就情况说强敌已获胜并

征服了伊斯兰的国土和人民，而没有军队能够阻挡他们。倘若他得到哈里发的援助，有他赞助的鼓励，那么他正是抵抗该民族的人物。然而，忽失帖木儿对这个意见置之不顾，把他的军旅摆开战阵；因此算端在他那方面除了准备战斗和抵挡外别无选择。因为他自己的兵马不及忽失帖木儿的十分之一，他就埋伏一支军队，他自己则和五百骑固守他的阵地。他向敌军的中路和两翼发动两三次攻击，然后假装败退。忽失帖木儿的军队认 423 为他们被打败了，跟踪追击。伏军这时从后面袭击他们，算端也返身向他们迎战。他们被击溃，算端把他们赶到八吉打城郊，这时他返回去，杀向答忽黑⑤（Daquq），在该地区点燃劫掠和掳杀之火。

在塔克里特(Takrit)没有熄灭的焚烧之火。⑥

正当他经过时，探子给他带来情报说，木楔非儿丁和额儿比勒军正在临近，并说他已打发一批装备先行，打算把他的人马列成战阵，从埋伏中攻击算端。后者命令把他的辎重仍沿迄今的同一道路运送，而他本人率一支骁勇骑兵绕山而行。一当他得知敌军已过时，他和他的蛇一样的武士⑦就发起进攻，突出不意地袭击木楔非儿丁。于是当算端俘获了他时，鉴于对诸侯理应尊敬和礼遇，他实行宽大和赦免，但不允许他向他走的方向继续前进。木楔非儿丁对他的行为感到羞愧，要求宽恕，而且表示悔恨说，迄至当天，他一直不知算端的开明见地，不了解他的谦和庄重。算端回过来说了些适合君王身份的话，并称赞和夸奖他，因为在他统治期间，尽管在他手下视杀掠香客为合

法的罗耳人和曲儿忒人当中行走，道路也是安全的，没有骚乱。424 他还赠给他各色礼物，对他恩渥备至；奉算端之命并得到他的许可，他返回该城，极力用提供各类无穷尽的劳役来讨好算端。

从该地区算端进向阿兰和阿哲儿拜占，其君主在当时是阿塔毕斡思别。因没有强大到足以抵抗算端，他单身从帖必力思逃走，把他的老婆、算端脱黑鲁勒[8]之女马利卡（Malika）留在城内——

而雄马那怕在加上脚镣时还要保护他的雌马。

当算端兵临帖必力思城下并围攻该城时，仍在那里的阿塔毕的军队统将进行顽强的抵抗；但马利卡自己，发现不能击退算端，再者又被那个阿塔毕深深得罪，就私自差人去见算端，把她心中对她丈夫的暗恨告诉他。她也把八吉打和大马士革的伊玛木的法特瓦送给他，其内容是，有条件的三次离婚现在生效[9]。于是订立一个条约说，双方应让步；马利卡应被允许带着她的行装到纳黑出汪；同时算端应随后跟她到那儿，与她成婚。他送去一个戒指作为记号。

女人和她们的盟誓犹如尘土；
东风及其盟誓犹如一物。

过了两天，马利卡派人把该城的异密和首脑人物召来，说："兵临城下的是一位大算端，而阿塔毕没有力量抵挡和抗拒他。如果我们不跟他缔和，他袭取了这个城市，那么他将干他

的父亲在撒麻耳干所干的同样勾当。如果认为可行的话，让我们派哈的和名绅去见他，跟他结约，以此他不致加害于阿塔毕 425 的后宫和臣属，也不致阻止他们到他们愿去的地方。因此让我们把城交给他。这就是我想的主意：现在该你们这些阿塔毕的大臣来说说你们看如何办才好。”他们异口同声说马利卡的意见是个上策，她的想法是聪明的。于是大哈的、当代最有学识者之一、可疾云的也速丁（'Izz-ad-Din）和几个侍臣就被派去见算端。他们乞求宽恕，要他不阻止马利卡和阿塔毕的臣子们到他们愿去的地方去。算端答应他们的请求，允许他们在他们愿意时离开。

第二天，当天空之手从天边的鞘中拔出太阳之剑，这时阿塔毕的大臣、异密和该城的首脑人物都立即携带着各种礼物和贡品来到算端的朝见厅。他们叩吻上面有天空作伞的地毯，并且在算端的眉目间看到欢欣喜悦和一种仁爱的神色——

他的开朗面孔把他的喜悦告诉你。

马利卡在她那方面，随她性子⑩的指使行事，前往豁亦（Khoi）；接着算端在622/1225年凯旋入城，接受百姓的欢呼。他在那里呆了几天，然后赴纳黑出汪，在那里，按照伊祃木们的法特瓦，他取了马利卡，踏上那个阿塔毕的路子。

当时后者正在阿邻扎⑪（Alinja）堡。听说算端抵达纳黑出汪，他就明白了他的目的何在。不能医治的内忧因这个外在 426 的因素而加重，因此就在当天，由于伤痛和愤恨，他一命归西。

我的灵魂决心离开。我说“别走”。

"我有什么办法？"它说，"房子正在倒塌。"

但是按道义说，为非作歹者，特别那些淫人妻女者，在一切法典中都被视为该受谴责的，诸如此类的淫行邪举只有在人们的思想中产生恶感；因此穆圣（愿真主赐福与他，赐他和平！）如实地说："除女人和女人的事外，万事皆易。"⑫

---

① 即休希塔尔。

② 这是失哈不丁·速来蛮沙（Shihab-ad-Din Sulaiman-Shah），艾维突厥蛮人（Ive Turcomans）的君主，后来抵抗蒙古人的八吉打将领。见米诺尔斯基，《高加索史研究》，第152页，注②，同见穆.可.，第III卷，第453-63页。据讷萨侨，举行这次婚礼是在扎兰丁从八吉打地区返回并已下营于速来蛮的城堡，即哈马丹附近巴哈尔（Bahār）堡的近旁时。有关情况没有像奥达斯译文（第308-9页）中所说的那样可耻，因为这个女人是"城堡主人"——也就必然是速来蛮本人——的姊妹，而不是他的妻子。

③ 沙布儿哈思特（Shābūr-Khwāst）或沙普儿哈思特（Shāpūr-Khwāst）是后来的侯腊马巴德。见米诺尔斯基，《霍杜德》，第383页，同见他在《伊斯兰百科全书》中所撰写的《罗耳斯坦》条。

④ 这是木偰非儿丁·阔克布里（Muzaffar-ad-Din Kök-Böri）（"青狼"），额儿比勒的最后一个毕特勤王朝（Begteginids）（1190-1232）。见兰浦尔，《回教王朝》第165页。

⑤ 答忽黑（Daqūq）即答忽哈（Daqūqā），今天的陶克（Tauk）。

⑥ 这首巴依特的前半段是：

说说祖拉（az-Zaura）

或希特（Hit）的故事。

它是阿布勒阿剌·马阿里在他的《撒黑特赞德》中一首合西答的首行。

（穆.可.）祖拉是八吉打，希特是幼发拉底河旁一个城市的名字。

⑦ 仅仅是训为"勇敢"和"蛇"的shujā'的双关语。

⑧ 即脱黑鲁勒二世（1177-94），伊剌克的最后一个塞勒术克王。

⑨ 即，实现离婚有赖于在现时发生的某件事，如伊本额梯儿在622/1225-6年条下（第XII卷，第284页）明白地说："他合法地取她，仅因为据记载说斡思别曾立誓称倘若他杀死一个叫做……的奴隶，那就跟她离婚。后来他杀死了他，因此当这个誓约使离婚生效时，扎兰丁就跟她结婚。"（穆.可.）

⑩ khūi或khōi。志费尼从不放弃对地名使用双关语。

⑪ "阿邻扎柴(Alinja-čai)河在纳黑出汪以东注入阿雷克斯河。在它的河口处有古代的朱尔法(Julfa)城。阿邻扎堡坐落在它右岸、今哈纳格(Hanaga)村附近的一个难以攀登的山头上……"(米诺尔斯基，《外高加索》，第93页。)

⑫ 如穆.可.所指出，这不是一个哈迪特，仅为一谚语。

〔XVII〕

扎兰丁和谷儿只人以及谷儿只人的覆灭

当命运按照她一惯的作法已使那个阿塔毕的权势土崩瓦解，并把他的国土转交给算端手中，再者，又当麾下和侍从已由四面八方去投奔算端，这时，那些粗野的异端谷儿只人，怀着占领该邦（vilāyat）的野心，想首先把算端撵走，攻占帖必力思的国土，然后进兵八吉打，以景教教长来代替哈里发，变清真寺为教堂，真理为邪说。充满这个妄想和狂傲的蠢念，仗恃他们人强马壮，刀枪犀利，他们集中了他们的兵力；在调发了三万多人后，他们涌跃出师。

真理闪光，刀剑出鞘，
慎防丛林中的狮子，慎防！①

当有关的情报传给算端时，他的兵力仍然微弱，他也还没427有从他事业的困境中恢复过来。然而，不假思索或游移，他率他所有的军队迎击谷儿只人。在晨曦驱散夜色的时刻，他抵达他们在迦儿尼②（Garni）河谷的营地，在那里，他们喝得酩酊大醉，沉湎于声色。

初夜愉快安眠的你啊，
灾难可能在黎明袭击你。

在他们能够动手战斗前，他进攻并取得对他们的大捷。在迦儿尼的那座河谷中，原有一个在一条狭窄峡道内的洞穴，其深若智者的沉思。谷儿只人，尽管他们骑着马，仍奔向这个洞穴，并投入其中；但一切骚乱的罪魁和当时的祸首，即撒勒瓦（Shalva）和亦瓦涅（Ivane），以及其他谷儿只名将被俘虏，给系上缧绁带到算端面前。撒勒瓦身材魁伟，堂堂一表，好象阿代人③。当他们来到算端面前时，算端问他，他过去大喊“祖勒非哈儿④（Zul-Fiqar）的主人何在？他可尝尝我闪光宝刀的锋利”，这股劲儿现在到哪里去了？“这是算端的洪福，”他说。这时要他信仰伊斯兰，因此他回答说：“为防避邪眼，耕夫有在他们菜园中悬挂驴头的习惯⑤，现在撒勒瓦也愿是伊斯兰花园绿茵中的一颗驴头⑥。”是的，冒昧地说，他是一个纯粹的粗人⑦（kūn-i-khar）。

算端这时凯旋返回帖必力思；因为他令人慷然敬畏，在整个那些地区，人心都在打哆嗦，敌人吓得要命；而他的军队和从前相比，现在是真正强大了。他礼遇撒勒瓦和亦瓦勒，同时，认为在征服谷儿只中他们可能有助于他，他就把马朗德（Marand）、撒尔马斯（Salmas）、乌尔米牙（Urmiya）和乌昔奴（Ushnu）赐给他们，作为一种额外的恩赏。 428

你对这脏人抱什么希望？
因这埃塞俄比亚人洗也洗不白吗？

于是他装备一支大军，派撒勒瓦和亦瓦涅率领它，他们则顺着他的脾气说话，作出各种保证，用假誓言来欺骗他；图谋用奸诈的套索把他扔进毁灭的陷阱，象狐狸那样把那个猛虎般的英杰圈在他们阴谋的罗网中。这时候，独自出行的算端，已经动身去跟一个贵妇人[8]（kharīda），不是一个用钱买（kharīda）的女奴，相会，并前往豁亦。从这里他赴谷儿只，然后他们在谷儿只边境的都云[9]（Duvin）会师。首先，算端派捧面盆者[10]灭里（Malik the Basin-Holder）出使吉思灭里[11]。现在吉思灭里是个统治所有谷儿只人的女人。而有个关于大教主阿不别克儿（愿真主为他而高兴！）的传说：当他听说波斯的君王是个女人时他喊道："把他的事业付托给女人的人是下贱的！"

有天，捧面盆者灭里站在库拉（Kur）河岸上，这时一个从撒勒瓦那里来的喝醉了的哈昔思（qasis）（他们这样来称429呼教士），对他无礼，并说："灭里[12]马上要派出一支军队，因此我们可以把算端和他的军队困在马儿卡布[13]（Markab）山谷，向他报我们的仇恨。"捧面盆者灭里当场杀了那个教士，象展翅的鸟那样飞逃往算端那里。拂晓时，当穆真的声音把信徒们从他们的睡梦中唤醒，他见到算端，向他报告事情真相和奸党的逆谋。算端叫把撒勒瓦、亦瓦涅以及四十名其他的异密带去见他，以此可以查明信息，得到警报。他对他们讲了如下一番话："我们想跟你们商量一下走哪条道为好，卡尔思[14]（Kars）道呢还是穿过马儿卡布山谷的道。"撒勒瓦和异密们回答说："卡尔思这条路处在设防的地带中，穿过它是不可能的，但马儿卡布道是捷径，距第比利斯[15]（Tiflis）较近。当我们到那里时，算端抵达的消息将使敌军溃散，我们将征服和削

平第比利斯地区。”

对这些伪君子的狠毒心肠说，真相现已大白，算端站起身来，拔刀在手　他一挥砍在撒勒瓦的腰上，把他砍为两半，以此他的鲜血染红了宝刀。他接着下令把他们都送到地狱去，并跟他自己的异密商量他该走哪条路。他们各抒己见，算端这时说：“我自己的意见是，当他们还不知道撒勒瓦和亦涅瓦的下场，而且仍在等候他们的消息时，我们应突然袭击他们。”按 430 他自己的计划，他立即率一万勇士出发，如此进军直到他抵达唯有山鹰才能飞越的班底-亦-潘巴[16](Band-i-Panba)隘道的下面。他下了马，他的军队跟在后面。山羊望着他通过，因为耻于走动和自己感到害怕，它们从岩石上倒撞下去。当黎明之泉喷射时，他碰上了那些私通者。双方进行激战，动手发矢舞刀，到最后，正教战胜了邪教，多神教的党徒大多落入毁灭的罗网，有罪的人被致命的毒蛇所咬；算端的伙伴获胜，魔鬼的朋友遭到失败。“彼等未曾看到在彼等之前吾人已曾毁灭若干代人？彼等不得恢复伪神。”[17]

那天在黑夜来临时，他们就地下营。第二天，当在这个时刻：

> 黎明紧跟着它的金星，
> 犹如枪手紧跟他前面的逃跑者，
> 取代了黑暗——[18]

他们抵达洛里[19]（Lori）的平原。起了万丈黄尘，以致双方不能彼此辨识。当它平息下去，太阳升起时，他们远远看到谷儿

只人，好似掉进陷阱的倦兽，五十成群。每个士兵一经看见一个谷儿只人，就把他杀死，更多的人就这样被杀，前去参加他们的同伴。扎兰丁饶了洛里本城。从那里他进兵阿里亚巴德[20]

431 （'Aliabad）堡。守军乞降，因此他没有伤害他们。

他和军队一起度过了整个穆哈兰和沙法儿月[21]，但当剌必阿 I 月的新月[22]运行时，他乐意去狩猎，仅和几名骑士单独出发。谷儿只人听见这个消息，他们派出五百骑，都是久经沙场的战士，指望他们可以突然用圈套擒获算端，以此扑灭伊斯兰之火。

> 这世界的骑士，沙木（Sam）之子达斯坦（Dastan）之子，
> 不轻易地把他的头伸进网罟。[23]

从老远发现他们，算端明白这是一股强大的洪流，但希望从幸福的风源吹来一股伟大光荣的真主的慈恩和风，把灾害的尘土刮进那些歹徒的眼中。他跟他们交锋。进行一人击退五百人的攻击；每次他都杀死好些敌人。算端的军队现在听说他遇难，一支人马就去援救他；而在同一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了那些歹人，直到他们为数超过一万人。斡儿寒避难于第比利斯境内，保有以它为基地的军队，迄至算端和他麾下的一支人马大喊塔克必儿，向那些歹徒进攻，经过用刀枪左右砍杀后，很多敌人横尸沙场。

> 你曾看见海水洒向群山吗？
> 就这样他挥舞他的刀。

你会认为太阳是一片云，
倘若他可怕地打击它。

谷儿只人尝到他槌重，他们夺路逃跑；发现往该城的道路遍布壮士，他们转向河流[24]，在惊恐中，胆小鬼们连人带马和武器，以及一切东西，通统掉进水中溺毙，命归阴曹。 432

因他们畏他，在那些对他忌妒者的心上，
胸口是一座坟墓。
因他们怕他，在他敌人的身子上，
皮肤是一张尸布。

同时该堡的守军看见所发生的事时，他们动手战斗；但军队迈步前进，用一排射中星星和穿透心肺的箭矢袭扰和杀伤他们，接着他们把吉思灭里的财宝扔进河里，并在第二天乞降。算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在他们赴阿布哈思（Abkhaz）邦[25]的途中经过他的各个驻地时亲自站在一旁。而第比利斯境内任何塞满异教党徒的村落和城镇，他把它们通统拔除；落到他部属手中的虏获不可胜计。他还堕毁了第比利斯的教堂，自古代以来在它的建筑上花费了若干珍贵的财宝；然后他在它们的基址上兴建伊斯兰的寺院。[26]

突然，使者带来消息说八剌黑已摆脱了臣服的羁绊，并抱着征服伊剌克的目的从起儿漫出师。为迎击八剌黑，算端催动有似布剌黑[27]（Buraq）的骏马，象闪电（barq）一样跃进。尽可能随身携带着他所有的军队，他象风那样掠过地面，渴望 433

象火焰那样飞舞。在他行军的驿站中和他经过的道路上，士兵给远远拉在后面；在十七天中他从第比利斯驰至起儿漫境内，随行不超过三百骑。八剌黑哈只不听说他到来，就向他进献很多贡礼，并表示悔意。

算端这时到亦思法杭去了几天，以休养他的马匹[29]，伊剌434 克的大人物前去迎候他。怯马鲁丁·亦思马因（Kamal-ad--Din Isma'il)有这首长合西答〔以咏此景〕：

因世界君主的军队吉祥地通行，
地面的茵毯再变得青葱
那些残余的人和兽相互庆贺生存。
从算端国土的花园中，这株幼苗已昂起它的头，
它的树叶就是正义，它的果实就是慈恩。
为了他们可以朝拜他的宫廷，
老天又开创新一代人。
扎剌勒-亦-都牙-兀-丁·[30]蒙-布儿尼[31]
(Jalal-i-Dunya-u-Din Meng-Burni),
这位被真主正当地立为世界算端的君王。
你的能力和才智达到多么优秀的程度！
你的难以形容的品质多么高贵！
世界征服者啊，因为天下四海是你的国土，
真主才遣降你。去！占领它们！
正义是你的王权的证明：
把对你的仁性的证明传播到你所愿之地。
你将体验诺亚的生活，因为通过你，

繁荣随洪水之后来到这尘世。
你为伊斯兰的祭坛向十字架报仇；
你从阿赞的地方把丧钟挪走。
你从正义的面上揭开暴虐的帷幕，
你从正教的颊上卷起异端的面纱。
因你的手臂，
那曾被异端武士伤害的伊斯兰之臂
变得强壮。
你的意愿有如布刺黑，在印度举起它的蹄，
再在阿兰把它落下。
除了你这位当代的国王外，
有谁把第比利斯的燕麦和瓮蛮的水
拿来喂他的马？ 435
因为在斫杀中你的刀叶飞舞，敌人被击败。
何需马[32]和象[33]？遣去一兵[34]足矣。

这时他得到消息说谷儿只人已重整他们的兵力，算端留在第比利斯作为他的总督的丞相由勒都思赤[35]（Yulduzchi）已逃往帖必力思；灭里阿失剌甫[36]（Malik Ashraf）已把哈只不阿里[37]（Hajib Ali）从大马士革派往阿黑剌忒[38]（Akhlat），每隔几天他就攻打它；马利卡已从豁亦到阿黑剌忒，被哈只不阿里收纳；同时谷儿只人已重入第比利斯，正在平毁清真寺，虐待穆斯林。算端被这个消息搞得神魂不安，马上进兵阿哲儿拜占。

每天在一座城镇前展开旌旗的人，

他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又倘若风从老远把鼓声传来，
他的心里吃惊？
无需军旅和刺激的你啊，
晌觉和软床使你舒适！
有一片可以靠它为生的面包，
不蒙受他人之恩者，这人确实是主子！

当算端抵达阿黑剌忒境内，他的军队逢人便杀，见物就
436 抢。来到城池本身的门前，他们投入城内，开始烧杀虏掠。男女都发出呼叫和啼喊，同时算端派他的私人侍从去把他们带到城外。老百姓掀起一阵骚嚷，一些士兵被杀，其余的被赶出城。局势现在失去控制，而尽管他们作出努力，算端的人被禁止重新入城。

同时候传来泰马思㊴ (Taimas) 和台纳勒㊵抵达伊剌克的消息，于是，因不能停留，他取道帖必力思赴伊剌克，并从那里到亦思法杭。而无论何地，凡有散兵游勇，他们都去投奔算端。蒙古军这时已至剌夷，因此算端准备战斗，召集所有的显贵和侯王——

他从军中去召贵人——㊶

对他们说出如下的话："这是我们遇到的一件大事，落到我们身上的一场巨祸。倘若我们甘愿软弱和退让，生存将是不可能的。不管怎样，最好是抵抗和坚持。若主恩护佑我们，那么我们和你们都将获救。而如情况是另一个样子，我们将不被剥夺

殉教的资格和〔永生的〕天福。全能的真主曾说：'信徒们！当汝等遭遇一支军旅时，屹立不动，不断念真主之名，那么你们会得到成功'"。[42]

他们都同心同德地支持算端，于是他整治他的军队，布置中军和两翼。他把右翼交给他的无信义的兄弟和暴虐的伙伴该牙思丁，同时他加强左翼……，[43]而他自己坐守中军和排列阵式。他正要命令左右翼跟他本人一齐攻击敌军的中路和相对的两翼，这时他的兄弟该牙思丁连同额勒赤帕鲁汪、他的部属和另外一些人旋踵逃走。 437

〔在企图恢复吾人的友谊中〕
凭我对赛德（Sa'id)的认识，
当我体验到他在放纵中的品德后
我就好比那种嗅到粪便还有所怀疑，
再品尝一下才确信的人。

算端扎兰丁因此吃了一惊，充满了对军队的厌恶。他仍然没有逃走，而是攻击敌人的中路，于是蒙古人的右翼击退他的左翼，他的右翼击退了蒙古人的左翼，两军混战一场。蒙古人穿到算端中军的后面，他的帅旗从它的位置上被移走，同时敌军的右翼继续追击他的左翼，以此没有人知道彼此之所在。这时候算端留在中路，除了他的备乘马的随从外，那里无人跟他一起。他四面被围，象是圆圈的中心。他时而把一骑杀下马来，时而斩断另一骑的手足，直至他杀出重围，逃往罗耳斯坦，在那里他藏身于一个山谷中，三三两两的溃卒不时去投奔他。在

亦思法杭和在军队里的人都不知道他的下落，有人认为他战死在沙场，有人认为他当了俘虏。㊺

至于蒙古人，他们直抵亦思法杭城门，然后毫不停留，火速驰往剌夷，三天内就抵达那里㊻。从那里他们进向你沙不儿，于是回师。

438 算端现在赴亦思法杭，遣嘉音的使者先行，他本人跟在他们后面。该城的男男女女出城去欢迎他，视他的光临为苦尽甘来。

当伊朗人看见他的面容时，
他们都去迎接他。

算端对他的多数大将感到生气，他命令把那些在他朝中任廷臣和受封号，但在打仗那天一矢不发的诸汗和将领带去见他。给他们头上蒙上妇女的面纱㊼（miqna'a），并把他们拉去游街。至于那些尚无异密身份，但在审判日的那天站在战斗的前列，屹立不动和忠实地坚守他们阵地的人，他授与其中一些以汗的称号，另一些以篾力克㊽的称号，并赠给荣袍和其他礼品；他示他们以殊恩，使他们的市场繁荣。

---

①这行诗已被引用，第i册，第52页。

② 原文作KRBY，读作GRNY。迦儿尼（Garni）的城镇坐落在流入赞格（Zanga）以东阿腊克斯河的同名河上，今亚美尼亚首府埃里温（Erevan）建立在它之上。

③ 关于在古代阿剌伯地方的阿代人，见尼科尔松，《阿剌伯文学

史》，第1-2页。

④ 祖勒非哈儿（Zul-Fiqār、Dhul-Fiqār）是哈里发阿里的宝刀。

⑤ 在萨迪《布斯坦》（孚卢基编，第158页）的一个轶事中提到这种迷信。

⑥sar-i-khar，即一个不速之客。见布朗，《波斯一年》，第300页。

⑦ 直译是"驴屁股"。

⑧ 即斡思别的离婚的妻子马利卡。

⑨ 即Dvin（亚美尼亚语的Duin，读作Dəvin），亚美尼亚的许多都城之一。它位于迦儿尼河左岸叫做那个名字的城镇下面。见米诺尔斯基，《高加索史研究》，第86页，125页和注④，又，关于此城的历史，见第116-24页。

⑩ 他显然据有扎兰丁的祖先讷失的斤的同样职位：见前，第i册，第278页和注⑧。

⑪ 即鲁速丹（1223-47）。

⑫ 吉思灭里？

⑬ MARKAB。见后，注⑮。

⑭ 拼作Ghārs。

⑮ 在这次会议期间，扎兰丁必定在他后来越过的潘巴克（Pambak）山之南（见后，注16），可能在潘巴克地区。到第比利斯的捷径是走波尔察拉（Borchala）（德白达(Debeda)）河谷。这必定相当于马儿卡布道（Mārkāb road）。事实上在一个侧谷中有个可能跟马儿卡布道有关的叫做马尔兹（Marts）的地方。卡尔思道必定指从第比利斯经洛里和古姆里(Gumri)（后来的亚历山大普尔（Alexandropol），今之列宁纳坎(Leninakan)）至卡尔思的道路。沿潘巴克山南坡有条小道可达这条路，在它和第比利斯-卡尔思道的交叉点，它受到谷儿只的帖特里思-察赫（T'et'ris-tsikhe）堡的控制。明显地为了避免走这条向西的、危险的迂回道路，扎兰丁决定北越群山，因此经过别佐卜达尔

(Bezobdal) 山口下至洛里草原。(弗.米.)

⑯　E本如此。原文作*BND PNB*H。这指的是从列宁纳坎伸延到谢万湖 (Lake Sevan) 地区的潘巴克山。

⑰　《古兰经》，第xxxvi章，第30-1节。

⑱　引自赛阿利比收在《塔特马都尔-雅特马黑》开始部分、异密阿布勒穆塔 (Abul-Muta') 所撰的六首诗。(穆.可.) 见埃格巴尔编本，第I卷，第6页。

⑲　洛里 (亚美尼亚语 (Lōrē))是一个叫做塔希尔 (Tashir) 县的首镇。它的遗址在北苏维埃亚美尼亚的疗养地斯帖潘纳万 (Stepanavan) 附近。它曾在一个短时期内 (约 980-1089) 是一个亚美尼亚王朝的所在地。见米诺尔斯基，前引书，第41页和102页，格鲁赛，《亚美尼亚史》，第507-8页，520-1页，564-6页。

⑳　奥达斯编讷萨怖第178页〔奥达斯译文第295页〕把阿里亚巴德 ('Aliābād) 说成是属于一个其残名似为塔木塔 (T'amt'a) 的公主。它可能位于库拉河南，德白达以东不远的地方。(弗.米.)

㉑　1226年1月和2月。

㉒　3月初。

㉓　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1662页，第2940行。

㉔　Jaiḥūn，这里指库拉河。见前，第i册，第326页，注㉖。

㉕　也就是到达谷儿只本土，因第比利斯仍被认为是刚从穆斯林那里获得的。阿布哈思不是指阿布哈兹亚 (Abkhazia) 而是指谷儿只的阿布哈思朝的领土。(弗.米.)

㉖　参照既反对扎兰丁又反对谷儿只人的目击者、刚德赛克的乞剌可思对这些事件的描述，是饶有兴味的："上述来自东北叫做鞑靼的民族，紧逼呼罗珊的算端扎兰丁，打败他的军队，征服他的国土；同时他们像追一个亡命者那样把他赶到阿勒班尼人的土地上。他到了刚寨 (Ganja) 城，攻占了它；接着他从波斯人、阿剌伯人和突厥人中把无数的士兵征集到他身边。这时他来到亚美尼亚的城镇，发现这个情况，亦瓦涅 (Iwanē) 通知了谷儿只人的国王，并集中很多军队去抵挡算端。他

们因狂傲而大大吹嘘，订立条约称，倘若他们取得对他的胜利，他们要使所有在他们掌握中的亚美尼亚人信仰谷儿只人的宗教，而那些反抗他们的人，他们要用刀来剿除。

算端这时进抵科太克（Kotayk'）省〔今埃里温一带〕，亦瓦涅也率谷儿只军到来，在上面跟他对阵。但算端领着他的士兵，迎向他们。发现这点，谷儿只将领中的一个首脑（ishkhan），名叫撒勒瓦（Shalwē），和他的兄弟亦瓦涅——勇敢和著名的人物，长胜将军，就对其他的军队说："暂时呆着和等候，我们将去跟他们交战。倘若我们使他们一些人回去，胜利就是属于我们的；你们这时也前来并保全你们的性命。"当他们交战时，他们开始攻击算端的军队，但希腊军队〔即信仰希腊正教的谷儿只人〕不管这个，而是从战场上逃走，以致在路上彼此失顾；在没有追兵的情况下他们继续前逃，直到他们都涌到一个悬岩上，填塞了小城迦儿尼上面的一个山谷。而当算端的军队看到这点，他们随他们之后进入，杀死很多人，把另一些，从悬岩上抛下去。接着当算端来到谷口时，他看见一副悲惨的景相，无数的男人和青壮堆积如山。他摇头说："这个功绩不是人类的，而只是真主的，主系全能。"于是他转而掠夺死者。在蹂躏了很多市镇后，他来到第比利斯，同时他得到城内波斯人的帮助；他攻占了它，杀了很多人，也有很多人，他强迫放弃基督教并归信……阿剌伯人的教义。因此，很多贪生怕死者弃正归邪；另一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因死得光荣，离开这凡尘并继承了殉教之名。然后他下命，无需询问谁信教谁不信教，强行给所有的人行割礼。因此〔有人〕强把男人的双手按在一边，而另一个人用刀割掉阳具的包皮。他们又猥亵地奸淫妇女。在所有地方，他们发现十字架或教堂，就把它破坏和毁掉；他们不仅在第比利斯这样干，在刚察和纳黑出汪也一样。"（威尼斯编本，第117-18页。）

㉗ 见前，第417页，注㉑。

㉘ 讷萨怖没有记载这些举动，据他说（奥达斯译，第207页），扎兰丁因获悉八剌黑采取有力的防守措施才返回去的。

㉙ 据穆．可．在第II卷354页正误表中所提议，应据C本读作istijm

a-m。原文作istiḥmam，即“入浴”！

㉚　“世界和正教的光荣”，对他的名字的一个苦心推敲。

㉛　关于扎兰丁的称号蒙布儿尼，其拼法见穆.可.，第II卷，第284-92页。它好象来源于突厥语meng“痣”和burun或burin“鼻”，因此意思是“鼻上有痣的人”。

㉜　即骑士。

㉝　即主教。

㉞　或卒子。

㉟　原文作YLDRǏY，读作YLDZČY。拉施特（伯劳舍，第28页）作YWLDWZČY。这个丞相的全名是舍里甫木勒克·阿里·本·阿布勒-合辛·毡底（Sharaf-al-Mulk 'Ali b. Abul-Qasim al Jandi）（即毡的人，尽管奥达斯在他的译文中，第159页和382页，作el-Djondi，即al-Jundi，“军人”）；他也有火者扎罕（Khoja-Jahan）和法合鲁丁（Fakhr-ad-Din）的称号。至于由勒都思赤（“占星家”），它在奥达斯的编本中讹为BLDWǏN—译文中的Beledoudjen——而且被说成是一个“在他还是不知名的人物时人们给他的贱称”。（奥达斯译讷萨怖，第376页。并参看同书，第382页）。

㊱　关于阿由比朝的灭里阿失剌甫，后来的大马士革的君主（1229-37），见米诺尔斯基，前引书，第149-56页。

㊲　这是毛夕里的哈只不忽撒马丁·阿里·本·哈马德（ḥajib Husam-ad-Din 'Ali b.Hammad），“一个精力非常旺盛的人，阿由比朝的事业在亚美尼亚的极大成功，归功于他。”见米诺尔斯基，前引书，第150-4页。

㊳阿黑剌忒（Akhlāṭ）（今拼作 Ahlāt）在东土耳其的凡湖西北岸。这个名字的原亚美尼亚形是Khlat'（即Khəlat'）；它是布日努尼克（Bznunik'）县的首镇。

㊴　原文作NAYMAS，读作TAYMAS（据E本，第II卷，第186页）。泰马思的意思是“不退缩者”。奥达斯（编本，第135和230页）采用了YATMAS的形式，即Yatmas“不躺倒者”，这也是可能的。

㊵ 见前，第i册，第90页，注⑭。

㊶ 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26页，第66行。

㊷ 《古兰经》，第viii章，第47节。

㊸ A本和B本这里有一空白，意义脱漏。

㊹ 阿不阿合马·本·阿不别克儿·本·哈迷德(Abu-Ahmad b. Abu-Bakr b. Hamid)，撒曼朝的一个书记。见《雅特马答儿》，第Ⅳ卷，第5页。（穆.可.）

㊺ 据讷萨怖（奥达斯译，第231页）亦思法杭之战在1228年8月26日。

㊻ E本和C本在这里加上："部分军队围攻柯伤(Kashan)，三天内他们攻占了它，大肆杀戮和抢劫；然后从那里进兵剌夷。"

㊼ 因为他们的胆怯？

㊽ 作为称号说汗比篾力克高，后者依次又高于异密。见奥达斯译讷萨怖，第166页。

〔XVIII〕

算端返回谷儿只

625/1227-8年，算端从那里进兵谷儿只。现在，鲁木、西利亚、亚美尼亚和整个该地区的算端们，因为害怕他的凶狠和仇报，他的强攻和猛袭，为了抗击他，已经结成一个联盟①并团结起来②；集中了一支包括谷儿只人、阿兰人、亚美尼亚人、撒里尔人③（Sarir），拉克思人④（Lakz）、钦察人、斯
439 凡人⑤（Svan）、阿布哈思人⑥（Abkhaz）、察涅特人⑦（Chanet）、西利亚人和鲁木人的军队；除他们外还有在人生之火中受过陶冶，在战斗之日精选的人马。

算端抵达离他们安营扎寨不远的明多尔⑧（Mindor）。他因自己器用不足，武士和枪手缺乏，又因敌军强大，他的时运又不济，感到不安；因此他跟丞相由勒都思赤和其他大臣商议。

由勒都思赤认为，既然他们的人数不及敌军的百分之一，他们的上策当是穿过明多尔，不让敌人接近森林和水源，以此他们在炎热中会疲敝不堪，他们的马匹会瘦瘠。同时算端自己在四方的兵马将会到来；他们这时将处在有力的地位，能够察明他们的方向，然后他们能够动手和一心一意去打仗。

算端愤怒之极，抓起他面前的一个笔盒，朝那个丞相头上

扔去。“他们是一群羊”，他说。“难道狮子还埋怨羊群多吗？”

由勒都思赤对他这番徒劳无益的话感到后悔，而且交纳五万的那作为罚金。

“情况，”算端说，“是严重和困难的，但唯一的出路是战斗和信赖真主。要知道谁将获胜是不可能的。”

打开了帑藏，圈起了马群，于是异密和显贵们，连同那些中等阶层及普通士兵，都尽量领取，作他们的准备。

敌师带着他们的战鼓和号角，他们的公驼母驼到来，列成一行又一行的阵式以待战，他们以为算端的军队跟他们自己相较，仅仅是大海之一流，乃至仅是他们田地中之一丸。全能的真主曾说：“汝等中屹立的二十人将击败两百人：而倘若汝等有一百人，彼等将击败一千异端，因为他们是无知的人。”⑨ 440

当谷儿只军逼近时，算端的军队也全付披挂，同时算端登上一个山头，以观察敌人。他在右方看见钦察的旌旗和徽号及二万精兵。派人把火失哈儿（Qoshqar）找来，他给他一片面包和一撮盐，差他到钦察人那里去，提醒他们对他的义务。在他父亲统治时期，钦察人曾受到约束，丢尽面子，而他用计把他们救出，替他们在他父亲面前求情。他们现在拔刀向他，这说得上是在尽他们的道义吗？

因这个缘故，钦察军后撤，并在空出他们在战场中的位子后，离开其余的军队，一旁观战。

谷儿只军已摆开他们的阵式，算端就派一名使者带着这封使信去见他们的统帅亦万涅⑩（Ivane）：“你们今日远道而来。人疲马乏。让我们今日原地停留，双方一次各派一名勇士

进入角斗场，彼此较量，砍刺和躲闪，我们则观看，把明日之事放在一边。”这番话很中亦万涅之意，因此从他们的壮士和好汉中，一个驱斡赛大山的头目进入场地，而这一边是有如蒙卡尔[11]（Munkar）的算端，

441 象雄狮从军中杀出，
英勇地迎向胡只儿——[12]

这时双方观看着。当他催动他的骑乘，他大喊塔克必儿，并且

一枪刺在他的腰上，
以此哈弗坦（khaftan）和钉扣（bārband）都裂开。[13]

那个该死的家伙翻身落马，呜呼哀哉。他有三个儿子，一个接一个向前，而每次算端都靠全能真主的勇力，仅进行一次攻击，就打发其子随他父亲到阴间去。

当你的恐怖之鹰搏击时，
命运之隼变成一只鸽子，
啊，你的枪，在战场上，
封闭了星星之眼。

另一个体如必速通峰、其矛粗若柱头的阿兹诺儿[14]（aznaur）骑在一匹大象那样魁伟的马上，飞驰而出——

进攻和退守，同时有进有退，

有如被洪水冲下山坡的一方巨石。⑮

现在算端的骑乘因疲乏不堪，不能前进，眼看就要掉进败逃的枷锁。那个阿兹诺儿每时每刻都发动一次新的攻击，每次算端都靠动作敏捷把他挡开。他不断象这样进攻，向算端作无效的打击。形势越来越严重，那个该死的魔鬼即将打败这位仁慈的算端，帝王即将落入黑鬼之手。阿兹诺儿在一次袭击中再冲上来，算端从他飞驰的马上跳下来并且 412

向阿失迦布思(Ashkabus)的头掷出一支矛；
这时天神亲吻他的手⑯。

于是地祇的喝采声高飞到天境，而“赞美真主把胜利赐与他的仆人”的呐喊声传入人和神的耳中，双方对这个武艺惊叹不已，类似者超出了扎勒之子鲁思坦的能力，并且

每人都说：“这就是鲁思坦，要不就是初升的太阳。”⑰

当这些个个都是军中的大武士和猛将，顷刻间变成单人匹马的牺牲品，豺狼和鬣狗的口中食，那些坏人就失望和惊恐万状，伊斯兰军则不复有所畏惧。

算端从他站立之地把他的鞭梢一指，战士们就出击，谷儿只军溃逃。胜利的初兆明显起来，美丽的凯旋之光露面；霎那间，平原因尸体堆积变成峥嵘的山，地面被鲜血染得深红。

那些坏人的事情现已无救，那些骗子的阴谋再不能靠诈骗

来实现。他们发现，除了在还来得及时逃生外，别无出路：抓紧夜神的衣裙，藏身于黑幕之后。“而真主不是不公道的。”⑱原野和山头的每个角落因他们的哭喊而战栗，大地因他们狂乱牲口的嘶叫而震动。

443　虏获了那么多的战利品(ghanā'im)，以致羊群(aghnām)不屑一顾，财货（ni'mat）如此之寻常，牛群（an'ām）不足为道。

穆圣的正教又(bi-navī)变得强大，算端的威名传遍四海，这些捷报被送到各地，国王和贵人对他又肃然起敬。这时候，算端从那里赴阿黑剌忒。

---

① 直译是“彼此缔约（bai'at）”。

② yak-tīgh shoda。

③ 关于撒里尔人（Sarīr），即达格斯坦（Daghestan）的阿瓦尔人（Avars），见米诺尔斯基《霍杜德》，第447页。

④ Lakziyān。关于拉克思人——其名仍保留在今达格斯坦的列兹基人（Lezghians）之名中——，见米诺尔斯基，前引书，第411页和455页。

⑤ Suvaniyān。这个民族在今格鲁吉亚仍存在于上印古耳河（Upper Ingur）沿岸。同见阿伦，《格鲁吉亚人民史》，第27-8页。

⑥ 在格鲁吉亚最西北部黑海沿岸的阿布哈思人，今为阿布哈兹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Autonomous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of Abkhazia）的公民。

⑦ 原文作ḤANYT，读作ČANYT，D本和E本作J̌ANYT。察涅特是谷儿只的Ch'anet'i，严格说它的意思是“察恩(Ch'an)的土地”，察恩是拉思(Laz)的谷儿只名，他们仍居住在特拉比松（Treb-izond）和巴统（Batum）之间黑海的东南岸。同见阿伦，前引书，第54-6页。

⑧ 即洛里附近的明多里（Mindori）（谷儿只的“田地”、“平原”）。据谷儿只编年，这仗是在博耳尼西（Bolnisi）打的。（弗.米.）

⑨ 《古兰经》，第viii章，第66节。

⑩ 即著名的谷儿只大将亦万涅·穆哈格尔德茨立（Ivane Mkhargrdzeli），关于他，见米诺尔斯基《高加索史研究》，第102-3页。

⑪ 蒙卡尔是在其墓穴中审问死者的两天使之一（另一个叫做纳克尔（Nakir））。

⑫ 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448页，第252行，然而在该处，此行的后半截完全不同，头半截以bād“风”代shīr“狮”。麦康的原文，在另一方面，全合于志费尼的引文。胡只儿是第兹-亦-沙皮德（Dizh-i-Sapīd）即白堡的守将，白堡遭到苏合剌卜率一支都兰军的攻击。

⑬ 同前，第263页，第341行，其中ū作ūi，khaftān和难解的bārband作bunyād“基础”和paivand“关节”。（khaftam是一种盔甲——中译者注。）

⑭ 谷儿只的aznauri。关于谷儿只的这个官阶，见阿伦，前引书，第225-7页。

⑮ 引自英鲁阿-哈亦思（Imru'-al-Qais）的一首著名的木阿剌合（Mu'allaqa）。（穆.可.）关于著名的前伊斯兰诗人英鲁阿哈亦思，见尼科尔松，《阿剌伯文学史》，第103-7页。（mu'allaqa据说是在集市上比赛获胜的诗歌，悬挂在默伽的古庙中，可译作悬诗——中译者注。）

⑯ 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950页，第1410行，在那里，这行的前半段是

当他向阿失迦布思的胸口射出一支箭时。

阿失迦布思（Ashkabūs）是在战场上被鲁思斯所杀的都兰武士。

⑰ 同前，第436页，第57行。

⑱ 比较《古兰经》，第xli章，第46节：“……汝主将不偏私地对待他的奴仆。”

〔XIX〕

算端进攻阿黑剌忒及该城的陷落

当算端为进兵伊剌克头次从阿黑剌忒返回时，该城的统治者已修复了城池，巩固了壁垒。在他第二次到达后，他派使者去宣布他的到来，要他们晋见。该城的守令系异姓人，拒绝应召，开始叩抵抗之门。他们关闭城门，不知道他们正在践踏自己的命运，拿荆刺来制造毡床。他放弃了要他们接受他的忠告的打算，命令他的军队四面包围该城，构筑屋舍①，准备射石机和其他诸如方镞箭、火油〔筒〕等战具。在城内，他们也准备打仗。双方均架起射石机，矢石如雹子般倾落。算端的怒火焚烧的武士日夜攻打城门，市民也在他们那方面不断设谋击退他们，直到若干月、日这样过去，饥馑在城内出现。他们暗中遣使给八吉打、鲁木和大马士革，要求它们的诸侯在算端面前斡旋。于是大教主穆斯坦昔儿比拉② (al-Mustansir billah) 以及鲁木和大马士革的算端们屡次遣使去替阿黑剌忒的百姓求情。但因该城的居民不愿归顺算端，这些阿黑剌忒蠢人的头脑被思想之腐朽 (akhlāt) 弄疯了，他们就破口大骂，鼓舌倾泄下流话，罪魔突然进入他们的血脉和思想中。他们因此充耳不接受忠告，坚持继续抵抗。将近十个月③这样过去，最后该城的百姓濒于饿死。算端这时命他的人马从四面进攻，并强行入

444

城。他和他的异密们对市民的辱骂非常生气和恼怒；因此他命士兵从晨到午杀戮他们，然后，他的怒火平息，他怜悯那些可怜的家伙，下令饶了他们的命。

他下榻于灭里阿失剌甫的宫庭，而后者的兄弟穆只剌丁（Mujir-ad-Din）和他的奴隶④也速丁爱毕（'Izz-ad-Din Ai-Beg）进入内堡（ḥisār-i-andarūnī）；缺水乏粮。穆只剌丁此时出堡迎候算端，后者对他礼遇有加。他递交也速丁爱毕的使信，要求免他一死，并建议缔和。算端转向穆只剌丁，说："当你能要求算端的称号时，你的自尊心怎能让你赍送一个阉奴的使信呢？他不能负责。他爱怎样干就让他怎样干。他明白。"

发觉算端不愿理睬他的话，他们感到这不是强求的时候。445 爱毕让他的人在衣袍内穿上铠甲，亲自出堡，企图在他进见算端时制造骚乱，突出不意地袭击他。卫士们⑤的眼光（mufradān-i-abvāb）落在他们的衣袍上，他们看出其中有鬼。他们禁止他们入内，单独带爱毕进去见算端。后者不重视他，下命把他的从人拘囚。

最后，当天空的扎木失的前往大马士革（Shām）的旅行时，众君侯的太阳就去享用为晚餐（shām）准备的甜品，并进入宫殿（īvān），他在那里和伊万涅之女⑥、灭里阿失剌甫之妻共度良宵，以此消除他对马利卡淫奔的愤怒。

有识者将从这些事件中得到充分的鉴诫。当算端自已取了马利卡时，另一人⑦〔也〕得到了她；而灭里阿失剌甫之妻落入算端之手时，同一年还没有结束。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无数的金银财宝从灭里阿失剌甫的府库中被掠走，成倍的钱财又从该城的财主那里获得。算端的库藏因金钱珠宝的流入而满溢；士兵们因虏获物和战利品而振奋。

书记讷剌丁[8]撰写了一篇法忒纳美，其抄本如下。

法忒纳美的抄本

赞美并感谢造物主（主名荣哉伟哉！），主已使凯歌捷报跟随吾人造福之智谋和吾人强国之旌旗，并已援助和增强吾人之伟大事业和吾人之吉祥规划。仅一举动便使一整个地方为吾朝（真主赐给它不朽！）奴仆所掌握和控制，而再动一步便使整个一支军队就范于吾人权力之中并使之服从吾人的命令。但"这是我主之洪恩，以试验我感恩与否。"[9]

446

故此，吾人的饰有捷报并象征胜利的旌旗（愿真主以主之援助恩护它们！）终于在亚美尼亚整个国土上飘扬，并且八个月来[10]在阿黑剌忒的城池和郊野四周形成一个圆圈。再三再四吾人向吾朝之敌人诵以祸福之诗章，五次三番吾人提出忠告和诫谕之词以阐明吾人之观点，论证吾人之立场，为的是他们可以用清醒的目光认明获救之途，避开吾人暴怒旋风和愤恨雷霆之途，那怕一座大山都不能予以阻挡；又可以从吾人征服之师的怒浪冲击中逃往纳款臣服的朱底峰[11]（Mount Judi）；同时前来乞降，打开他们的城门。然而，在这长时期中，丝毫听不见对"主啊，指引我的百姓，因彼等无知"这祷告的回答，而吾人的敌人在他们的罪过和谬误中变得日益顽固——

真主可以实现已完成之事。

大量来自底雅儿别克儿（Diyar Bekr）和幼发拉底河岸、来自埃及和西利亚的军士，以及也来自东方诸国和来自突厥蛮、突厥部落的一些士兵，已云集在该城中，各色人从四方汇合，仗恃他们常用武装的强大、城池的坚固，以及他们弓弩（charkh u nāvak）、射石机、火油、守城器械⑫的充分储备。447 同时它的城楼（burūj）确实和八重天（falak-al-burūj）相匹敌，而在它下面的濠堑沿⑬牛鱼⑭之背伸延。在缮治其基础如天律之不可动摇的防御工事中，天时地利皆全。

骄狂已深入这些反叛者的内心，以致无容纳忠告之余地，而且堕落的妄想已控制了敌人的头脑，以致他们不能持正确的看法。最后在主马答I月末⑮，吾人凯旋的队伍（真主帮助和增援他们！）奉命开战，有令叫每人应在他所立之处打开一个缺口，每人应寻求进入他前面的地方。吾人如雄狮般的麾下和英勇的部属，他们早已闲得发腻，并曾以各种方式请战，这时苦战了三天三夜，力图从四方攻入该城。主马答I月28日礼拜日⑯，在黎明时，当城楼和雉堞为一支旌旗的先锋所点缀，有如群星之密布天空，而且当呼啸和呐喊起自该城的四周，吾朝之敌人便躲进城中心的一座堡垒，吾人凯旋之师（愿他们永不停止获胜！）忙于虏掠。同时尽管阿黑剌忒的百姓，因他们固持错误，本无赦免之理，吾人仍以宽宏大量为怀，饶了他们的命，而且吾人命吾人的士兵停止抢劫。吾人无边仁德之云将其恩惠施降给那些无辜者的命运；因此一切人开始他们从前的工作，一再为吾人凯旋之王室（愿真主巩固其根基！）祈祷。448

吾人之某些敌人，察觉逃亡之路被封，而吾人无所不包的慈恩之门洞开，就告饶乞免，说："主啊，我等所作是不义

的。”⑰ 怜悯他们正是吾人始终恕罪和赐福的策略所决定；因此吾人饶恕了他们的罪行，希望之门因这个无边宽大的行动而对所有罪人重新打开。今天，灭里阿失剌甫的兄弟们，即穆只剌丁和塔吉丁（Taqi-ad-Din），以及阿儿赞⑱（Arzan）的君王也速丁爱毕和异密阿合珊⑲（Aqsam），他们当中的每个人，尚有阿不答剌⑳（'Abdallah）之子阿撒德（Asad）和阿由比朝的所有官员，无论愿意不愿意，都给串在臣服的弦上；又因吾人已赦免他们的性命和他们受到宽大，他们举手为吾人力量和统治的增强，为吾人繁荣幸福的长久而祝祷。

因这次吉祥的战斗，这壮丽的江山已归并入吾人继承和征服的国土（愿真主扩大其疆域！），犹如西利亚和鲁木的王国迟早也将落入吾朝奴仆之手（愿真主使它永存，并赐他们胜利！）

在这些喜事已实现并且吾人的愿望已满足后，吾人把异密某某（愿真主支持他！）派给哈马丹（愿真主使它繁荣，促进其市民的事业！）的异密、首领、赛德尔、名流、哈的、将官、沙亦黑、智士、显贵、受尊敬者，简言之派给哈马丹的所有居

449 民，让所有人为造物主（主系光荣而且崇高！）显示给吾人的这些佳兆而欢欣鼓舞，愿他们因吾人凯旋王室（愿它的机体继续强健，它的基础牢固！）的成功而振奋和激励，其益处对所有民族是共同的，又愿他们在其职责外为吾人之幸福祈祷，倘若全能的真主意愿如此。

---

① khānahā，多半指某种攻城的建筑。

② 1226—42。

③ 据额梯儿，第XII卷，第318页，阿黑剌忒的围攻是从626年沙

甫瓦勒月初（1229年8月）延续至627年主马答 i 月（1230年9月），共计八个月，这也是讷萨怖在他的法忒纳美中所说的日期。见后，第446页。

④ mamlūk，也速丁爱毕继失宠的哈只不阿里被任命为阿黑剌忒的长官。见米诺尔斯基，《高加索史研究》，第154页。他后来被扎兰丁处死（见后，第451页，并见奥达斯译讷萨怖，第334），因此不要跟将来的埃及玛麦鲁克算端穆阿亦兹·也速丁爱毕（Mu'izz' Izz-ad-Din Ai-Beg）（1250—7）弄混了，尽管他们的名字和情况相同。

⑤ 见前，第412页，注①。

⑥ 她的名字是塔姆塔（T'amt'a）。见米诺尔斯基，前引书，第155—6页对她后来历史的叙述。

⑦ 即哈只不阿里。见前，第435页，同见米诺尔斯基，前引书，第152页。

⑧ 即讷萨怖，算端扎兰丁的传记作者。

⑨ 《古兰经》，第xxvii章，第40节。

⑩ 见前，注③。

⑪ 在凡湖（Lake Van）以南曲儿忒的布赫坦（Bohtan，Būhtan）县。据美索不达米亚和后来的回教传说，诺亚的方舟就停留在朱底峰（Mount Jūdī）。

⑫ jarrhā-yi-ṣaqīl，多半是某种起物的器械。在今天 jarr-i-saqīl 是"起重机"的普通词汇。

⑬ 原文作ikhbār，据C本和E本读作ijtiyāz。

⑭ gāv-māhī：据认为是背负世界的一种半牛半鱼的动物。

⑮ 1230年4月。

⑯ 1230年4月15日。

⑰ 《古兰经》，第vii章，第22节。

⑱ 阿儿赞是比特利斯（Bitlis）以南一个著名的侯国。讷萨怖（奥达斯译，第335页）记这个诸侯的名字是忽撒马丁·脱黑鲁勒（Husam-ad-Din Toghril）。他是驼背苫思倒剌·脱欢阿儿思兰（Shams-ad-Daula Toghan-Arslan the Hunchback）的后人，关于

他，见米诺尔斯基，前引书，第83页。

⑲ 未考证出来。

⑳ 讷萨怖（奥达斯译，第335页）把他叫做阿撒德·本·阿不答剌·米哈剌尼（Asad b.'Abdallah al-Mihrānī），即米合朗（Mihrān）的曲儿忒部人。

〔XX〕

算端出师和鲁木的算端打仗

算端战胜了谷儿只人。这是一个难以接近、城池坚固、财物充足、兵强马壮的民族，因此不受时运变化之害，同时候，强大的帝王，西利亚及鲁木的诸侯，害怕他们在战场上的勇猛，跟他们保持平等关系，甚至软弱无力到躲开他们。这支民族现在都向他俯首称臣，而且锦上添花，阿黑剌忒又被征服，犹如朝宴后继以夜饮。算端名震那些地方，他的酷烈、严峻的故事四下流传。

鲁木和西利亚的诸侯，仿效和平城的榜样，用驿骑把贡品送到算端的金碧辉煌的大殿。他的宫廷再度成为达官、贵人的朝拜处，他的扈从成群，财富丰足，府库满溢，他的恩泽使四方的果实累累。下面的四行诗是当时一个文人撰写的：

王啊，世界是依你的愿望形成的；
乖僻的命运是你的奴隶。
我耐心等待着：人类的铸币及忽惕巴，
都用你的名字来美饰。

算端从阿黑剌忒进向马剌兹吉儿德①（Malazjird），再到 450

哈耳塔比儿特②（Khartabirt），生了一场病。这时，额儿哲鲁木的算端③备受恩渥，以酬奖他在阿黑剌忒围城战中提供粮草和肉食④为援。他报告称：算端阿老丁已跟阿勒坡和大马士革的君王缔和；他们联合反对算端，忙于调集军队；同时他们不断恐吓他，声称，倘若算端在阿黑剌忒城下得不到粮草接济，他是不能维持自己的。

尽管病重体弱，算端仍跨上马。军队抵达莫什（Mush）附近的平原，六千援助西利亚的人马拦住他们的去路。他们仅花了顷刻时间就把这支人马包围和消灭。

几天后，两军相互接近，鲁木的算端，灭里阿失剌甫，及该地的其他算端、诸侯，会师一处，集中多到无法计算的甲兵、武器及军士。他们把军队驻扎在一个山头上，前置牛皮盾掩护的弓箭手，火油投掷手，既有骑兵，又有步卒。

战火点燃，战斗达到高潮，幸运的风开始吹动，希望的蓓蕾开始吐露，这时算端决定离开病床，跨上马鞍。但是，他无力控制缰绳。它象胜利一样从他掌握中滑脱，马儿也违愿地转451来转去，倒退几步。他的侍从当时说，算端应容许片刻休息以待恢复体力，因此御旗后撤。右翼和左翼发现这情况，以为算端在退却，他们也向后转。然而，敌人却认为这是算端为把他们诱至平原而施的诡计，于是一名传令官就站在他们军中宣令不许从原地妄动，不许追击对方。算端的军队当下溃散，稳不住阵脚，算端进退维谷⑤。他回师阿黑剌忒，从该地召回他曾选派去守卫它的军队，再进至豁亦。灭里阿失剌甫的诸兄弟中，他优礼遣走穆只剌木勒克，并允许塔吉丁回去，替他在大教主穆斯坦昔儿比拉面前求情。忽撒马丁·海马里⑥（Husam-ad-

Din Qaimari）已经逃走。他的妻子，灭里阿失剌甫的亲戚[7]（ham-shākh），仍留在那里，算端礼遇她，厚礼送她归去。也速丁爱毕则在底兹马耳[8]（Dizmar）堡遇害。

倘若始终走运，老天不从她的魔术杯中变出一套戏法，那倒确属怪事。

> 老天不帮我的忙，它干坏事是不难的。
> 我抱怨我的运气在睡觉。
> 哎！醒的时间不长。
> 天哪，一块石头压在我身上。
> 你不下雨会是奇怪的[9]。

算端还没有从他幸运面颊遭到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便得到绰儿马罕渡过乌浒水的消息。他派丞相苦思丁·由勒都思赤守卫基朗[10]（Giran）堡，把他留在该处的妇孺付托给他。算端亲赴帖必力思，虽然他跟大教主及西利亚、鲁木的算端们有隙，他仍从该地向他们遣使，告之皇帝[11]的军队渡河，赍去内容如下的使信：这支鞑靼大军人多势大，象蚂蚁和蛇。不管什么堡垒和城池都挡不住他们。那些地方的百姓对他们怕得要命。他往下说："如果我被解决，你们抵抗不了他们。我对你们好比是亚历山大墙。你们不妨派军亮旗援助我。我们同心协力的消息传给他们，他们的利齿将折断，我军则将斗志昂扬。'吾人已决定吾人所需之事。'但若你们忽视此事，你们将自作自受。 452

让你们各自当心性命：
为这事费你们的脑子吧。"

糟糕！糟糕！你把矛盾的种子种在某人心里，用人的心血去浇灌它的根芽，那末，除了仇恨[12]的荆棘和不祥的尖刺外，你能期待从中收获到什么果实呢？如你在杯中斟满要命的鸩毒，焉能指望从中尝到巴比伦美酒的滋味？挑起仇杀后祈求宽恕和谅解，犹如投药于因伤致死的人；那好比是在苏合剌卜死后才给他用药[13]。

453 虽则我爱那住在格达[14]（ghada）树中的人，
我仍不是头一个想得到他没有到手的东西[15]。

天下的皇帝成吉思汗[16]洪福齐天，使他们言语失和，使算端的希望化作泡影，一场空。突然，有消息说蒙古军已抵撒剌卜（Sarab）。算端就全速进向必失金[17]（Bishkin）县。他到达的当晚，所住的宫殿顶塌陷，他认为这是个凶兆，并把这看成是个迹象，表明他的宏伟宝塔正在摇摇欲堕，他的满腔希望正在受挫折。他的王朝是长期来蒸蒸日上的王室，迄至死神的使者和通报离别的乌鸦，用知情之舌把它衰亡的不祥消息传至它耳里，但却在别人的宫中击响御鼓。他一时犹豫不决，好象要表示一下抵抗，好比鸟儿被割断咽喉还要挣扎；欺诈的命运作弄它，折磨它，象猎人为耍弄落入网罟的野兽，把它拴在根绳上；野兽欢欣雀跃，但当它跳到系绳尽头时，猎人就把它拉回来。全能真主说："到他们正享用吾人餽礼时，吾人突然把

他们拿获，瞧！他们陷入绝境。”⑱

次日，他进向木干。他停驻五天，蒙古军跟踪而至。他在拂晓抛弃帐幕和营地，进入合班⑲（Qaban）山。蒙古人发现被弃的算端营地，马上回师。

算端在乌尔米牙和乌昔奴度过628/1230年冬季。他留在基朗堡保护后宫的舍里甫木勒克·由勒都思赤，被人诬告说，算端不在期间，音讯断绝时，他对算端的嫔妃和财宝陡起贪念。算端得知这个消息，所以，当他抵达该地时，由勒都思赤害怕算端，唯恐这事〔可能牵连〕到〔什么〕，就拒绝出堡，要求算端授与赦书（mīṣāq）。应他之请，算端派卜古罕（Buqu Khan）入城，后者用武力或劝说把他带出城。他来到大臣系马处，立刻被拘留，朝中的大臣和跟随他的其他权贵，看到他的事情不妙，一个接一个离开他，最后，这位丞相孤零零站在那里。然后算端扎兰丁说出下面一番话："我将由勒都思赤从贱微提拔到显贵，从皂隶之辈擢至位极人臣；因此，他辜负了我的好意。"算端命随身的童仆（vushāqān-i-ḥaẓrat）把他的马匹作赃物没收，把他本人交给该城的守将；不久，因忌妒者的挑唆，仇敌的诬告，算端把他打发到永久的囹圄，也就是把送往墓狱。后来他后悔这样做。

接着，他赴底雅儿别克儿。同时候，蒙古军（ḥasham）回去见到绰儿马罕，绰儿马罕狠狠训斥他们退兵和放弃对算端的主动搜索。他说，在这关键时刻，当如此的敌人丧失了力量，无处藏身时，他们怎能让他喘息，放弃追寻呢。于是，他派泰马思⑳及其他大异密，率一支复仇心切的突厥军，象替阿甫剌西牙卜向古儿津㉑（Gurgin）报仇的那些人，闪电般追击

算端。

455　这时，算端派卜古罕[22]回去当探子，侦察蒙古军的行动。他到达阿哲儿拜占，得到消息说，蒙古军也已从伊刺克鸣金收兵，那些地方毫无他们的踪迹和消息。卜古罕没有持慎重态度，这是朝廷的忠实奴仆，更是帝国的异密的职掌，应尽的本分；他返回去，把蒙古人失踪的喜讯告诉算端，因此在欢乐中

国王吩咐举乐，
宫殿变得象春天的花园。
我并不爱酒，
除非它使我麻木到对灾难的创伤毫无感觉。

据说，有天穆塔瓦基尔[23]（Mutawakkil）谴责他的一个廷臣把时间花在玩乐上，纵情于不正当的冶游。此人回答说："因为只有靠点欢乐才能经受这人生的忧伤，所以我寻欢作乐以抵挡恶运。"自然，情况有所不同。

总之，大臣和大将跟算端一个模样，因轮番把盏而忘了保命。虽然他们前途绝望（bī-navā'ī），他们仍再（bi-navī）走上作乐（navā）之途；干戈正兴起，他们却弹弄琴鼓；他们宁要女人的腰肢，不要马背，宁爱窈窕淑女，不爱瘦马。杯里涌出的是鲜血，他们却把它当酒；丝弦（rag）弹出的是哀乐，他们却在唱高低曲调（bam v zīr）。正是这位算端，曾以马鞍为御座，鞍布为卧榻，甲胄当衣裳，头盔当皇冠。他现在一反常态，为拥抱妖姬美妇而抛弃了起码的冲杀酣战，一意宴乐，不愿打仗，把美酒当作医治时运创伤的灵丹妙药，贪杯中忘掉

了强敌的袭击，欣赏琴弦的轻快音乐，不去准备弓弦，痛饮老酒，不去跨骏马。有人撰写一首咏此情景的诗： 456

王啊！〔喝〕烈酒结果如何？
国王醉了，世界毁了，敌人前后夹攻，
这结果明明白白！㉔

在空虚的欢乐中，两三天过去。突然，怀孕的夜神分娩出她的灾星婴儿，在午夜，当大智王的宝座被愚昧的恶魔所篡夺，当心灵深处变成人们的贪婪中心，当骏马般的崇高思想为肉欲的笼辔所制，当酗酒使大臣和宰相丧失了稳重和预见，当睡魔侵入思想的境界，最后，当一切人和卫士（mufradān）都醉倒和瘫痪，就在这时

当黑夜过了三分之一，晨星越过旋转星空㉕，

以泰马思为首的一支由强悍武士组成的鞑靼军队，接近那些既无守卫，又无警戒的人。一桩怪事是：当合罕命绰儿马罕去消灭算端，并任命诸异密时，他转向泰马思㉖说："众人中你将最后解决算端。"事情果真如此。行动谨慎，据信他们面前的敌人也有警戒守护，蒙古人象蚂蚁那样悄悄爬行。斡儿罕㉗发现敌人到来，立刻走到算端的枕边。算端在初睡中忘记

事变可能发生在黎明。
我在睡梦中做着美梦； 457

比赶走睡魔、醒来时果实更甜。

猛地从梦中惊醒，他再不怀疑全能真主的力量，清楚地觉察到，老天已牢牢抓住他的谋略的衣袍，智力犹如骏马驯服在命运的腿下；机缘弓弦上的策略之矢，没有击中目标就自行折断；灾祸介在他和安全之间，而且，他已在倒霉的驿站下马。不等到晚上，那不速之客在大清早就开怀畅饮，和平的神祗已准备离开。但是，这次的客人是勇猛的武士，因此主人知道该怎样消除酗酒引起的头痛。他要来凉水淋头，好象表示他已经使发热的头脑清醒过来，同时心如铁匠炉般火烧，眼似破壶般滴水，他带领几名随从，万分悲痛地出发，向他的帝国主妇告别，宁去收割他的运道的田地。

倘若夜神的眼睛暂时望着我们，
那我们应该把这当作是好事。
青春之日啊，愿你的夜晚愉快！
你和我都将看到那最后的审判日。

算端率一小队人出发时，他命斡儿罕不要移动他的御旗，并进行抵抗，等他走远。服从算端的命令，斡儿罕无力地挣扎片刻，便逃走了，蒙古军把他当作算端，象老鹰那样追击他。他们发现少了他们的主要对象（pāi az dast dāda and va pai girifta），便返回营地，把那里的将官、军士、朝臣斩首，使他们成为蝇食狼肴。虚荣的凤凰在人们的狂傲头脑中产卵，在孵育出快活的雏凤后，开始产一枚鸡蛋。他们对这瞬息人生抱

有的一切幻想，现在都化为尘土，他们的生命之囊被毁灭之齿撕得粉碎。如果他们从前象大熊星[28] (bantā-an-na'sh)那样给捧得老高，那现在他们确实不过是给沙泥作巢穴的死尸(abnā-an-na'sh) 。 458

古老的轮回如此周而复始；
时而象一张弓，时而象一支箭[29]。
它时而是爱情和美酒，时而是仇恨和酖毒，
这就是旋转的天轨。

那已故的算端，达不到他的愿望——

怀着一颗被人世的残酷和痛苦弄碎了的心，
依然感到恐惧，

转身上道。

如果苍天就是这样遵守信约，那它扮演暴君又该怎样？然而，人们把这布满罗网的地方叫做“人世”，把灾难的陷阱叫做“时光”，犹如他们把伤痛的中心称作“心脏”，把思虑的所在称作“灵魂。”

啊，你和我的身子完全合而为一，
分不清忧伤者仅仅是我，或者是你。
忧伤敲着心儿的门。心儿喊：“进来！
身子没有分开：你就是我，我就是你。”

我不相信任何时代曾遭受
我们在世道变化中受的苦难。
这不是休生养息的时代；
它是灾难的季节，艰苦的年头。
世界之王命里遭磨难，
人间因此充满了不幸和骚乱。
仁者哪，须知这不幸和骚乱
仅仅是老妇人的悲哀。
令人惊异不止的怪事是，
我们把事变归咎于时间，
虽然他被允许讲话，但当他戴上口罩时，
我们用责骂去攻击他，
459 既然万物注定要跟死神打交道，
难道他不快快向前？[30]

算端结局如何，说法纷纭[31]。有人说，进入阿迷德[32]（Amid）山后，他在某地扎营过夜，一群曲儿忒人起意要抢他的衣服，就向他的胸膛戳了一刀，不知道他们干些什么事，更不知道他们捕获了什么猎物。这是不足怪的：哪儿的凤凰都要在枭爪中受虐待，哪儿的雄狮都要跟野犬搏斗而受罪。现在，这事被发现的过程如下：那群曲儿忒人[33]穿他的衣袍进入市镇，他有个部下认出这是他的衣服和兵器；于是，阿迷德的君主得知情况后把曲儿忒人处死，下令挖个墓穴，把据认为是算端的一名遇害者埋在里面。但是，另一些人说，这是他的扈从随身携带的衣服，穿着破衣的算端则听从一个苏菲教徒的召

唤，流浪在伊斯兰的国土和民族中。不管怎样，结局总是：遭受这冷酷无情的人生打击后，他离开了尘世。

若干年后，百姓中出现谣言，说有人在某个地方，特别在伊剌克，看见了算端，于是，伊剌克的丞相，帖必力失[34]（Tabrish）的舍里甫丁·阿里（Sharaf-ad-Din Ali）就对此事严加一阵追查；一次又一次，喜讯传遍城乡，说算端在某城或某地出现。 460

在633/1235—6年，兀思通答儿[35]有人谋逆，自称是算端；因此他名扬四海。成帖木儿任职时，蒙古诸异密派几个曾见过和知道算端的人，去辨认这个家伙。他因撒谎而被处死。

652/1254—5年，一队商人来到乌浒河岸。其中一人告诉舟子，称他自己是算端扎兰丁。他被逮捕，事情受到查询。他坚称自己是算端，至死不改口。有许多这类的疯狂事。

简言之，这些谣传和消息都毫无用场。"除真主自身外，万物将毁灭！裁决之权属于真主，汝等将复归于主！"[36]

---

① 今马拉兹吉尔特（Malazgirt）。该城的亚美尼亚原名是马纳兹克尔特（Manazkert）。在这里，1071年，阿勒卜阿儿思兰取得对拜占廷人的大捷。

② 今哈尔普特（Harput）。

③ 他的名字是鲁克那丁·扎罕沙。见前，第i册，第250页，注⑩。

④ gūshtī 原文作kūshi。穆.可.没有解释这个词。gūshti出现在第I卷，第163页，第III卷，第32页中，在这里，穆.可.把它释为"供屠宰食用的牲口。"

⑤ 这一战的地点在阿尔津占（Arzinjan）（额尔津珊（Erzi-

ncan））附近，时间是1230年8月10日。见米诺尔斯基，《高加索史研究》，第154页。

⑥ 有关他逃走的情况，见奥达斯译讷萨怖书，第334—5页。他的全名是忽撒马丁·海马里·哈撒尼·本·阿布勒-法瓦里思（Husam-ad-Din al-Qaimari al-Hasani b. Abul-Fawaris）。他后来是阿勒坡的阿由比朝长官，旭烈兀到来时，他从那里逃走。见赞保尔，《伊斯兰史年表和帝王世系表》，第34页。

⑦ 据拉施特（伯劳舍，第31页），她是灭里阿失剌甫之女。

⑧ 底兹马耳（Dizmār），在（马朗德以东）的西卡腊扎答格（Qaraja-Dagh）。（弗.米.）

⑨ 意思是："倘若你不开恩？"

⑩ Gīrān。今阿腊克斯以北的基兰（Gīlān）。（弗.米.）

⑪ 指窝阔台。

⑫ 原文作ṣamār"水果"，据C本读作ṣār，"复仇。"

⑬ 苏合剌卜垂死时，鲁思坦差人向凯迦乌斯讨药来治他儿子的创伤，这个要求遭到拒绝，鲁思坦亲自动身去求那位国王，但一名使者赶上他，称苏合剌卜已死。

⑭ 狄克孙（H.R.P. Dickson）在《科威特及其邻国》一书（伦敦，1956年，第549页）中，把ghaḍā说成是一种"带碱味的灌木""通称为hamdh的一个变种"。这个材料是曼彻斯特大学图书馆的拉塞博士（Dr.J.D.Lattham）提供给我的。

⑮ 见帖必力兹（Tabrizi），《撒儿黑哈马沙》，布剌吉编，第III卷，第148页。（穆.可.）

⑯ 这当然是个错误，成吉思汗死于三年前（1227年）。

⑰ 今密昔金（Mishkin）（阿哈耳（Ahar）附近的一个县）。

⑱ 《古兰经》，第vi章，第44节。

⑲ Qabān。亚美尼亚的卡般（Kapan），今卡范（Kafan），苏维埃亚美尼亚最东南的县，作为铜矿中心而知名。

⑳ 见前，第436页，注㉚。

㉑　《沙赫纳美》中一英雄。

㉒　见前，第i册，第305页，注⑰。

㉓　阿拔斯朝哈里发（847—61）。

㉔　这首四行诗引用在伊本帖黑塔哈的《克他卜-法合里》（Kitab--al-Fakhri）中，他认为作者是扎兰丁的一个廷臣。见我的注释，《伊本帖黑塔哈和志费尼的塔里黑-亦-扎罕-古沙》。

㉕　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438页，第82行。原文之az"的"，发勒斯作zān"那个的"。

㉖　见前，第436页，注㊴。

㉗　见前，第409页，注㊿。

㉘　直译是："尸架之女"及"尸架之子"。

㉙　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1061页，第229行。下一行不见于C、E本或G本、发勒斯本亦未收。

㉚　要考证出这些诗的作者是不可能的，但几乎可以肯定，前面引用过的两行（第II卷，第186页，188页）来自这同一首诗。（穆.可.）

㉛　讷萨怖的说法，见奥达斯译本，第409—10页，同见多桑书，第III卷，第61—2页。

㉜　罗马的阿米达（Amida），今天叫底雅儿别克儿，得名于它是其中首镇的县。

㉝　C本的边上，在这里有如下的注释："算端确实是被曲儿忒人杀害的。因为当他们害死他时，他的妻子马利卡哈敦和一小队人从那里逃到鲁木，于是阿塔毕木楔非儿丁·阿不别克儿派人把他的姊妹从鲁木接到泄剌失，由此可断定，那些歹徒为抢他的衣服，在不知情况下所杀的，确为算端。"（穆.可.）

㉞　即Tafrish。

㉟　见前，第385页，注⑬。

㊱　《古兰经》，第xxviii章，第88节。

〔XXI〕

雅明灭里①和阿格剌黑以及他们的下场

当算端摩诃末从河岸逃走时，也里的诸侯雅明灭里（Ya-461 min Malik）赶到那里，然后经该勒母西儿② 赴哥疾宁。古耳的阿里·哈儿普斯特（Ali Khar-Pust）之子穆罕默德，这时作为算端的代表率两万人驻在哥疾宁。雅明灭里下营于离哥疾宁两三站的苏拉（Sura）〔?〕，遣一名使者去见哈儿普斯特，要求他拨给牧地，以此，他们可以待在一起，因为算端已逃往伊剌克，鞑靼人也进入呼罗珊，并且〔他们应共处〕到获得算端的消息。当时，算端扎兰丁的丞相、撒剌哈夕的苫思木勒克·失哈不丁（Shams-al-Mulk Shihab-ad-Din）也已在哥疾宁，而代表算端驻守该堡和内城的长官、讷萨的撒剌哈丁（Salah-ad-Din）同样在那里。哈儿普斯特和他的异密们，对雅明灭里答复如下："我们是古耳人，你们是突厥人；我们不能共同生活。算端已把封邑和牧地分给每个人。让大家各自留在自己的地方，观察事变。"使者们几次往返于他们之间，但达不成协议，古耳人坚持他们的不友好态度。于是，丞相苫思丁和撒剌哈丁共谋要哈儿普斯特的命。他们说："古耳人心里是对算端的反叛者，他们不愿让算端的亲属雅明灭里进入哥疾宁境内。"当时，哥疾宁的军队都集中在城外半帕列散

远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有座兵营。苫思木勒克和城守撒剌哈丁就密谋要解决掉穆罕默德·哈儿普斯特，他们在一座花园里宴请他。突然，讷萨的撒剌哈丁刺中哈儿普斯特，把他杀死。害死他后，苫思丁和撒剌哈丁赶在他的军队尚不知他的命运前，进入城内，占领该城。古耳人当时溃散，两三天后，雅明灭里进入哥疾宁，成为它的长官。

不久，有消息说，成吉思汗已抵达巴里黑附近的塔里寒，并有两三千蒙古人取道该勒母西儿去追击雅明灭里[3]。他集中一支军队，迎击蒙古人。发现他的人马比自己多，蒙古人未交 462 锋便撤退了，雅明灭里把他们一直追到不思忒[4]和帖津纳巴德[5]，蒙古人向也里和呼罗珊逃跑，雅明灭里则取道忽思答儿[6] (Qusdar) 进向昔维思田[7] (Sivistan)。他随身带着苫思木勒克，现在却把他囚于不思忒和帖津纳巴德〔境内〕的库朱朗[8] (Kujuran) 堡。他原把撒剌哈丁留在哥疾宁，但是，当他不在时，百姓起兵造反，杀死并肢裂了撒剌哈丁。

在哥疾宁，哈的，及剌吉木勒克 (Razi-al-Mulk) 和兀模答忒木勒克 ('Umdat-al-Mulk) 两兄弟，自立为忒耳迷的君主[9]，并一致推剌吉木勒克当哥疾宁的统治者。同时候，无数的哈剌赤和突厥蛮部人，从呼罗珊、河中涌出，集中于白沙瓦，他们的领袖是赛甫丁·阿格剌黑灭里。剌吉木勒克起意要袭杀他，自立为印度的侯王。他提一旅之师进向白沙瓦，跟他们打仗，但突厥蛮和哈剌赤人把他打败，杀死他本人及他的大部士兵。

他的兄弟兀模答忒木勒克尚控制哥疾宁，巴里黑的亦马都丁 ('Imad-ad-Din) 之子阿赞灭里 (A'zam Malik) 和可不

里（Kabul）的守将灭里锡尔（Malik Shir），便率领一支手边的古耳军，向哥疾宁进兵，将他困在市镇中心的堡内；战斗中他们架起射石机，四十天后攻下该堡。

这时，算端扎兰丁在蒙古人的追击下逃出呼罗珊，抵达库463 朱朗堡，把苫思木勒克释放，并派他到哥疾宁去，替自己在那里当君王作准备。苫思木勒克就在该堡陷落的同一天到达，宣告算端扎兰丁到来的喜讯。一周后，算端亲临，于是，军队从四方去投奔他，汇集在他身边，向他提供所有的御物。尚在印度的雅明灭里，听说算端到来，赶紧去追随他。阿格剌黑灭里也带领哈剌赤和突厥蛮军从白沙瓦去投算端。阿赞灭里和灭里锡尔，带一支古耳大军，同样把自己置于算端的指挥下。这样，他手下有了一支装备精良的六至七万人的队伍。

算端扎兰丁和这些军队进向八鲁湾[10]，它位于很多道路辐辏的蔻延边境，同时，他希望在那里得到有关战局发展的消息。这时候，约一万到一万二千追击算端的蒙古骑兵进抵哥疾宁。城内无兵，他们途中又无阻拦，因此他们在居民发现他们之前，突然进入城内。有些人纵火焚烧礼拜五清真寺，又一些人在街上逢人便杀。停留一天后，他们找到一个向导，向八鲁湾去追赶算端。双方在八鲁湾交战。算端获胜，蒙古军则返回塔里寒去见成吉思汗。

算端得胜后，为瓜分卤获的马匹，以哈剌赤人，突厥蛮人和古耳人为一方，和花剌子模人的另一方，发生争端。结果是算端军中内讧；阿格剌黑灭里和阿赞灭里带领所有的哈剌赤、突厥蛮和古耳军返回去，进向白沙瓦，而算端带着尚跟他一起的突厥和花剌子模军进向哥疾宁。

离开算端后，阿格剌黑灭里，阿赞灭里及其他诸异密，前往宁拉哈耳[11]（Ningrahar），该地是阿赞灭里的封邑，他就在 464 这里把他们作为他的贵客来招待，提供食品及各种殷勤的款待。一个有五、六千营帐的哈剌赤异密奴合·章答儿（Nuh Jandar），这时跟阿格剌黑灭里发生激烈的冲突。于是，后者带两万人赴白沙瓦，奴合·章答儿留下来在临拉哈耳放牧。赛甫丁·阿格剌黑灭里，走了一程路，把如下的使信送给阿赞灭里："我与汝之间是父子关系。我为父来，汝为子。若你要讨我的欢心，那就不要让奴合·章答儿在你的境内居住，不要让他在那里停留。"阿赞灭里回答说："在这样的时刻，穆斯林诸军之间发生内战，是不合适的。"因此，从他的大将中选出五十骑作护卫，他出发去追赶赛甫丁·阿格剌黑，想给他和奴合·章答儿调解。赛甫丁·阿格剌黑款待他，请他入坐，共同饮酒。阿赞灭里开始提到奴合·章答儿，替他说项，但阿格剌黑不听。突然间，尽管他喝醉了，他仍然上马，由一百骑陪同到奴合的营地。奴合以为他好意而来，就和他的儿子们去欢迎他，向他致敬。阿格剌黑依然大醉。他拔刀砍奴合，马上被奴合的士兵所擒，并被肢解。有关的消息传到他的营帐，他的部属大哗，说："这是阿赞灭里那方面的一个阴谋。他和奴合策划后才到这里来，目的是要害死阿格剌黑灭里。"因有这种看法，他们抓住阿赞灭里，把他处死。然后他们袭击奴合的营地，杀死奴合及其子。双方因此有很多人遇害，古耳人也跟他们打仗，大批人被杀死。

不久，帖客出克和弘都思（Qunduz）的赛夷阿剌木勒克（Sayyid'Ala-al-Mulk）袭击他们。帖客出克是蒙古军的统

465 帅，阿剌木勒克是步兵[12]（cherig）将领，他们消灭了残余的哈剌赤、突厥蛮和古耳军。总之，两三万哈剌赤、突厥蛮和古耳人，和算端扎兰丁分手后，不到三个月，要么自相残杀，要么被成吉思汗军队攻击，全部溃散、伤亡、故此荡然无存。

---

① C本作Yamin-al-Mulk。这个人，史家称呼各异。志费尼常称他为阿明灭里（Amin Malik），有时又称之为阿明丁灭里（Amin-ad-Din Malik）；但在整个这章中，他被称为雅明灭里。讷萨怖处处都把他叫做阿明灭里，而额梯儿，第XII卷，第259页，把他叫做灭里汗（Malik Khan）。朱思扎尼的《塔巴合特-依-纳昔里》，称他为灭里汗、也里的灭里汗，而在贝烈津编拉施特书，第XV卷，第126页〔斯米尔诺娃，第220—3页〕，他又叫做汗灭里（Khan Malik）。〔在《元秘史》，第257节，他被叫做罕篾力克，《元史》（柯劳斯，第38页，海涅士，《成吉思汗最后之远征及其死》，第530—1页）和《圣武亲征录》（海涅士，前引文，第528页）把他叫做灭里可汗。〕他是康里突厥人的一个部长，算端的表兄弟（他舅父之子）。他的女儿嫁给了算端。因为一开始算端摩诃末就让他治理也里，所以他后来又为算端扎兰丁服务，成为他的一员大将。见前，第405页，406-7页，并见奥达斯译讷萨怖书第109、144—5页。当扎兰丁渡过申河时，他最后在白沙瓦被蒙古人所杀。见前，第409—10页。（穆.可.）

② 见前，第i册，第136页，注⑨。

③ 见前，第i册，第136页，注⑨。

④ 今卡拉依比斯特。

⑤ 可能位于坎大哈的城址上。见米诺尔斯基，《霍杜德》，第345页。

⑥ Quṣdār。今卡拉特（Kalat）以南八十五哩之胡兹达尔（Khuzdar）。见米诺尔斯基，前引书，第373页。

⑦ Sīvistān，也叫做巴里斯(Bālis)或瓦里昔坦(Vālishtān)，今奎塔（Quetta）东南的锡比（Sibi）县。

⑧ KǏWRAN。未考证出来。

⑨ 此处必定有误。没有史料提到他们攻占了乌浒水以北的忒耳迷（Tirmiẓ、Termez）。

⑩ 见前，第405页，注㉞。

⑪ 原文作BKRHAR，读作NNGRHAR。宁拉哈儿是今阿富汗斯坦的贾拉拉巴德（Jalalabad）县。见米诺尔斯基，前引书，第252—3页。

⑫ 关于cherig，见前，第i册，第97页，注④。

〔XXII〕

算端的母亲秃儿罕哈敦[1]

论族源，她出身于康里[2]突厥部，因此，秃儿罕哈敦为她的出身，常袒护突厥人[3]，他们在她生时占优势。他们叫做阿扎迷[4]（A'jami），而他们的内心中毫无同情和怜悯。他们所过之处，该地就化为废墟，百姓就躲进城堡。确实，他们的残忍、凶暴和奸诈[5]，造成算端王朝的覆灭。

这些人视五次祈祷为多余，
认为在圣地杀害香客是合法的。[6]

466　秃儿罕哈敦有她自己的宫廷和朝臣，处理她自己的供奉和封邑。而她的权力凌驾于算端之上，凌驾于他的财政、大臣和官吏之上。她常举行秘密的闹饮，很多古老的王室正是被她推翻。每当一国一邦被征服，其侯王被送往花剌子模作人质时，她在晚上就把他们扔进河里[7]，以保护她儿子的帝国不受敌人的破坏，他的权势之源不被尘土所污染。她没有发现，全能真主不仅在现世施行惩罚，而且知道怎样在来世施行报应处分。

无论你干什么，残酷的苍天都用

尖锐的笔在你身上写道："压迫"。

算端在逃亡中从忒耳迷渡河，派一名使者到花剌子模，指示说：他的母亲应和其他后宫一起转移到祃椤答而，避难于该地的堡垒中。她听信儿子的嘱咐，带着其他的幼子、孙子及妇孺，离开花剌子模。她把军队留在花剌子模，托大汗们照管。当她启程时，她命令把许多拘留作人质的地方侯王（Sāḥib-ṭarafān），除了非出身于王族的以外，都投入乌浒水。然后，她带着子女、财宝、取道的希思丹[8]，赴祃椤答而，由丞相纳速鲁丁护送他们。

算端进入祃椤答而后，把秃儿罕及其余的妇孺送往剌里赞[9]（Larijan）和亦剌勒[10]（Ilal）两堡。速不台[11]追击算端至祃椤答而，包围这些城堡。历史上原没有亦剌勒堡受缺水之害的记载，因施雨的云彩惯常免去居民贮水于桶的劳累：云彩用它的眼泪反使守军破颜而笑。但是，恰好在〔蒙古〕军围攻该堡时，雨水也成了敌人，象运气一样抛弃他们。 467

他就是算端，

他用运水的大象把甜水从空中施给大地。

十至十五天后，滴水无存，秃儿罕哈敦及其他后宫，还有丞相纳速鲁丁，被迫出堡。就在他们抵达山麓的那个时刻，老天乖僻地降下云幕，在层层密布后，开始下雨[12]。这正是鸭子的故事，它对鱼说：

我们死时，这世界是大海还是幻梦，

又有何关系[13]？

在618/1221—2年，秃儿罕哈敦及后宫其他人、纳速鲁丁，被送给在塔里寒的成吉思汗。他们来到他面前时，纳速鲁丁受到酷刑，算端的儿子，不管年岁多么小，都被处死。其他的人，也就是随秃儿罕的算端的女儿、姐妹及嫔妃，成吉思汗命他们在离开的那天为算端及其帝国唱挽歌。

468

算端扎兰丁投河逃生时，他的后妃也被送往他们那里。

秃儿罕哈敦被送到哈剌和林，她在那里悲惨地活了若干年，死于630/1232—3年。

算端的诸女中，有两个给了察合台。其中一个他留作专宠，另一个他赐给了他的丞相忽都不丁·哈巴失·阿迷的。分给其他斡耳朵[14]的诸女，有个给了阿迷德哈只不（'Amid Hajib）。

在绰儿马罕后来俘获的算端扎兰丁的后宫中，有个两岁的女孩，也叫秃儿罕。

绰儿马罕把她送给合罕，合罕教把她收养在斡耳朵中。当世界的王子旭烈兀远征西方诸国时，蒙哥可汗将此女交给他，以便择人而配。因为毛夕里的君主[15]服劳日久，显于他的同侪，旭烈兀就把秃儿罕赐给他的儿子灭里撒里合[16]（Malik Salih）。她按沙利阿特的仪式成婚，还照蒙古习惯得到一笔嫁资。这件事发生在655/1257—8年。

① 关于她的名字，见前，第 i 册，第79页，注⑤。

② 朱思扎尼（拉维特译，第240页）说，她是钦察汗之女，但据讷萨怖（奥达斯译，第44页、72页），她出身于也灭克（Yemek）的分支伯岳吾（Baya'ut）。关于也灭克（早期的吉灭克（Kimek））、钦察、康里之间的关系，“中亚史上最不清楚的问题之一”（伯希和，《亲征录》，第95页），见米诺尔斯基，《霍杜德》，第304—10页，315—17页。关于蒙古伯岳吾族，马迦特的《库蛮族源考》第171页认为也灭克伯岳吾可能为一分支，见伯希和，前引书，第82—9页。

③ 有一个双关语，一个在原文中“可见”的双关语，因为Terken（Tergen）和Turkān（突厥），二者均拼作TRKAN。

④ 见前，第 i 册，第305页，注⑩。

⑤ nā-pākī，直译是“不洁”。可能指他们的异教。参看下一首诗。（弗.米.）

⑥ 稍加改动地引自木塔纳比的一首合西答。（穆.可.）

⑦ Dijla，底格里斯河的名字，这里用来指乌浒水。有关Jaihūn“乌浒水”之用来指任何大河，其类似用法，见前，第 i 册，第326页和注㉖。

⑧ 见前，第 i 册，第291页，注⑩。

⑨ 剌里赞（Lārijān），今为阿谋耳（Āmul）县的一个属区。这里，德黑兰东北五十哩，有德马文德山。

⑩ 亦剌勒（Īlāl）：在杜达干（Du-Danga）镇的舍里（Sari）（提津（Tījīn））河源。（弗.米.）

⑪ 在另一处（第 i 册），第146页，志费尼说，围攻这些堡垒的是哲别的军队。见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431页。

⑫ “祃椤答而的气候受到普遍的唾骂。它极其反复无常，并非天然地分为旱季和雨季，冬天和夏天：某年它一气下一个月雨，下一年同一月又可能非常干旱。尽管没有基兰那样潮湿，它也应认为是属于湿润气候，因为全年中没有一天，百姓能指望到干燥的天气。”（拉比诺，《祃椤答而和阿斯特拉巴德》，第9页。）

⑬ 这是收在惠恩菲尔德编乌马儿·哈牙木的诗集中，一首四行诗的最后一行，那里的词句略有不同（如用sharāb，“酒”，代替sarāb，“海市蜃楼”）。它肯定不是真正哈牙木的四行诗，举例说，没有收进阿伯利教授最近所编的彻斯特尔·贝蒂（Chester Beatty）稿本。惠恩菲尔德的文字（第16页）如下：

鱼对鸭说：“那将是一桩悲惨事，
倘若这溪流让它的渠道干涸和光秃；”
鸭子对他说：“当我死去和受烹时，
管他妈的酒在沟里流。”

⑭ 哪个斡耳朵？可能是察合台的某个兄弟，窝阔台或拖雷的斡耳朵。

⑮ 别都鲁丁·卢卢（1233—59）。

⑯ 撒里合·亦思马因（Salih Isma'il）（1259—63）。

〔XXIII〕

算端该牙思丁

他的名字是皮尔沙（Pir-Shah），起儿漫省是他的封地。然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他的父亲离开伊剌克，赴衲梯答而，把妇孺送往哈仑堡①，把该牙思丁也留在那儿。当算端摩诃末（愿真主以他为鉴诫！）469 在阿必思衮岛，沉溺于死的海洋时②，而且蒙古军也已过去，他便离开该堡，因其父曾把起儿漫赐给他，他遂动身到那里去。

叔扎丁·阿不勒哈辛（Shuja'-ad-Din Abul-Qasin），佐赞篾力克的家臣③（mufrad），受命为朱瓦昔儿堡④的长官。眼看天下大乱，他不愿让该牙思丁入堡，但送去粮草，解释说，该堡需有一个忠实守将，他则是奉算端之命，驻守那里的这个老仆。

算端该牙思丁发现这家伙已入邪途。他无意打仗，带手下人离开，赴伊剌克。藏匿的个别异密，及大批人都投靠他，八剌黑哈只不和斡兀立灭里⑤（Oghul Malik）也跟他会合。他们向阿塔毕撒德进攻，在一个叫底纳⑥（Dina）之地交战。撒德在该牙思丁攻击前逃走，后者的军队赶到，获得各类四脚动物〔当战利品〕，然后回师。八剌黑哈只不跟该牙思丁的丞相塔术丁·迦里木沙儿吉（Taj-ad-Din Karim-ash-Sharq）言语失和。他十分恼怒，带他的部下往印度去了。

在619/1222—3年，该牙思丁出师法儿思。阿塔毕撤出该城⑦，该牙思丁的军队进城卤掠。他们由此赴胡济斯坦，在这里跟木偰非儿丁·瓦吉合沙布⑧（Muzaffar-ad-Din Wajh-as-Sabu'）争吵一番，然后他们缔结和约，班师而回。时值隆冬，他们驻扎在刺夷。

470 突然，象雄狮奇袭羚羊，算端在那里出现。他光临该牙思丁的营帐。该牙思丁惊慌失措，但扎兰丁一再使他安心。翌日，该牙思丁的异密和大将前去纳款。那些按理智行事，早就存心为算端效劳的人，受到高官厚爵的宠荣。但那些不循〔正〕道，不断捣乱的人，他下令把他们在他驻地附近处死。

算端该牙思丁及其手下一些大将，留下来为他服劳，算端扎兰丁以手足情谊待他；迄至有一天，在举行一次酒宴的过程中，当谈到某个官吏（sarhang）离开他去投靠哈迷尔之子灭里奴思剌惕⑨（Malik Nusrat）时，他问后者："为何你收容我的卫士（mufrad）？"灭里奴思剌惕原系算端的一个最亲密的伙伴，他手下的一名大异密。他得到算端的信任，在私室中扎兰丁常跟他谈笑，他也打趣作乐。他戏谑地回答该牙思丁说："官吏必需有面包才干活。"算端扎兰丁发现，他的兄弟生了气，就使个眼色教奴思剌惕灭里走开。算端该牙思丁一直待到当天结束，他已不胜酒力。随后他也退席，在经过灭里奴思剌惕的家时，他遣一名使者去说，有客人等着要见他。灭里奴思剌惕立刻从家里出来，把算端该牙思丁扶下马。他们进入室内，灭里奴思剌惕准备酒席，轮番把盏，最后他们都喝得烂醉。算端该牙思丁这时起身告辞，同时，象往常一样，灭里奴思剌惕扶他上马，与他并行。忽然，该牙思丁拔出刀来，砍伤

471

他的肩胛[10]。灭里遇害的喊声四起，砖瓦、泥块纷纷从屋顶飞来。该牙思丁催马从那条街逃回自己的家。算端扎兰丁马上得到事变的消息。次日，他亲自去看灭里奴思剌惕，吩咐去找医师。然而，因为刀已深入胛骨，伤势无法治愈，一两天内他就一命呜呼。算端扎兰丁命所有的异密大将，及他的军士、官吏、奴婢，还有亦思法杭的百姓，都去为他举哀，披麻戴孝。该牙思丁因这个鄙行感到羞惭，整整一周未去侍候他的兄长，因此，算端扎兰丁命令把他带到接见室外，通过异密们的口严厉申斥他。然而，一些有影响的廷臣替他求情，带他去见算端，他因羞愧难当，低垂着头，张口结舌不能致一词。几天过去，该牙思丁一面深咎自己的行为，同时又怕他的兄长。尔后，当台纳勒兵临亦思法杭时，算端扎兰丁带手下的队伍出发，他却退下来，从罗耳往胡济斯坦，这样作是由于他年幼无知，灰心丧气。他见到他的姻亲（khusurān）哈扎儿阿昔甫及其他的异密，他们尊敬地接待他，但是，他们害怕受到算端的伤害，认为把他打发走，既对他们有利，也对他本人有利。他把他的母亲及异密们留在秃思塔儿，因哈里发敬赠他许多礼物，所以他前往阿剌模忒，在那里住了些时候。阿剌模忒的阿老丁用种种尊崇的礼仪来欢迎他，经常赠与他符合这样一位侯王身份的礼物。然而，突然间，他觉得最好不让人知道就离开 472 阿剌模忒，并前往胡济斯坦。接着，他致函给起儿漫的八剌黑哈只不，把他的处境告诉他；他们之间再度结盟，并以瓦耳库[11]（Varkuh）附近的沙漠为会面之地，八剌黑将在那里接待算端该牙思丁，当后者抵达该地时。

八剌黑带领一支三、四千人的队伍来到约会处，头两三

天，他很礼遇算端。但是，后者的队伍不足五百，因此八剌黑起意要跟算端的母亲结婚。越逾他那类人的身份，他与算端同坐一张地毯，把一个异密的位子分配给他的奴仆。他开始在谈话中称算端为"亲爱的孩子"，遣使向他的母亲求婚。眼见事已如此，无法阻止〔事态的发展〕，算端让他的母亲自己去决定。她那方面，经过一番推辞，拒绝，多方表示忧虑不安后，终于屈服，于是举行婚礼。在极力催促下，由她的一些奴婢陪同，她在她的袍内着甲⑫，进入〔八剌黑的〕房间，在那里圆房。菲尔道西之灵（愿它荣获天堂之一种芳香！）在如下诗句中描绘的也许恰是这情景：

> 丝柏从它的地面消失，
> 野草就霸占崇高丝柏的位子。⑬

拜哈吉的那名优秀学者法里答丁（Farid-ad-Din），有首咏舍里甫木勒克宰相的继承人的诗，这里引用它最合适：

> 从暗处抬起你的头，
> 看看坐在你位子上的人，排泄些什么。

该牙思丁来到该城，住了几天，有两个八剌黑的族人去找[473]他，说："八剌黑不堪信任。我们找到一个解决他的机会。你是算端，我们是你的忠实奴仆。"然而，他天性善良，资质纯厚，使他不破坏誓约，另外，他的信仰的力量也不让他背盟；因此，他丝毫没有参预这件事。

不要老向温良让步，
形势需要时皱你的眉头。
用温和手段达不到你的目的，
那么粗暴就胜过了温良。

然而，他们王室衰亡，一个叛逆朝代兴起，这个时刻已到来，因此，该牙思丁的一名腹心侍从，偷偷把这件事向八剌黑报告，八剌黑马上同时审问他自己的族人和该牙思丁。他们承认有密谋，于是，他首先下令，就在当时，在众人面前，把他的族人肢解，又下令把算端及他手下的人拘捕。尔后，过了一两个礼拜，他们拿索子套在算端的脖子上，要绞死他。他喊道："不管怎样，难道我们不曾立誓彼此不陷害吗？在还没有采取轻率行动时，你怎能认为背盟是正当的呢？"他的母亲听见儿子的声音，发现他已把脖子伸进圈套。出自对其子的哀怜，她不能抑制自己，开始呜咽悲泣。她也被绞死；同样，他们把他的整个军旅投进毁灭的炉灶，从而破坏了他们的盟约，违背了他们的誓言，使他们的纯真教义，如同眼内蒙受尘垢。

他们满足于——⑭他们因愚昧而缺少的东西，
漂亮的辞藻来源于漂亮的行动。

冥冥苍天哪，以你的谲诈和变幻，以你的专横和暴虐，你把众算端投入魔鬼的锁链，使刍狗成为高贵异密的君主，下帝王入地狱，擢升不值一文的人于贱微，让他们高踞宝座，何时方休？这里，我的聪明而轻率的朋友啊，拿这些事作鉴诫吧， 474

以此，你不致于受感情冲动的束缚，并且留心去看待这类事，拔出你的脚来，否则，绞架将是你的脑袋的归宿。

看透这尘世，那就足以〔发现〕，
奴隶在其中得到高升，贵人却受贬抑。
君子在它的脚下，
小人在它的背上。
除情人的眼和心，
没有盾牌能抵挡命运从指上发出的箭矢。
天降大祸和苦难，
仅光临异乡人的寒居。
黑夜来到，人人最后都走进家门，
那不幸的异乡人啦，你没有家和门！
流浪汉在苦痛中发出的呻吟，
冥冥地狱里也没有那种呻吟的火星。
异乡人眼里流出的泪水，
不过是胆汁和肝血。
千万别嘲笑异乡人的处境，
因为你不知道异乡人受创的心。

---

① 见前，第382页，注㊹。

② 见前，第 i 册，第155页，注⑥。

③ 见前，第412页，注①。

④ 见前，第417页，注㉒。

⑤ 这是斡兀立哈只不、木古勒哈只不，也就是亦难赤汗，关于此人，见前，第 i 册，第 158 页，注⑰。据讷萨怖（奥达斯译，第 116，

130页），他死在可咱隆（Kazerun）地区的杰拉（Jira）前，据说是被该牙思丁毒死的，因为他想向该牙思丁的母亲求婚，并被葬在一个叫昔比-亦-撒勒曼（Shi'b-i-Salmān）之地。

⑥ Dīna。多半就是位于胡济斯坦边境，西法儿思境内的库合-亦-底纳岭（Kūh-i-Dīnā）。（弗.米.）

⑦ 可能系泄剌失。

⑧ 关于哈里发纳速儿的突厥奴隶（mamlūk）木偰非儿丁·孙忽儿（Muzaffar-ad-Din Sonqur）（1180—1225），其一生事迹，见穆.可.，第III卷，第411—12页。Wajh-as-Sabu'，阿剌伯语义为"狮子的脸"。

⑨ 奴思剌惕丁·穆罕默德（Nusrat-ad-Din Muhammad）。他不是哈迷尔之子，而是他的孙子，他的父名是哈散。投靠扎兰丁前，他曾一度在忽巴察手下。见奥达斯译纳萨怖书，第146、233—4页。

⑩ 纳萨怖（奥达斯译，第235—6页）对奴思剌惕的遇害，说法略有不同。

⑪ 即Abarkūh，今阿贝尔库（Abarqūh）。

⑫ 意思是：把她的真实感情隐藏起来。

⑬ 摩尔编《沙赫纳美》，第VII卷，第80页，第 917 行，以bāgh"花园"，代替第一个jāi，"地方"。

⑭ 原文作ṢFAT（ṣifāt？）。

〔XXIV〕

算端鲁克那丁

算端摩诃末从伊剌克返回时，他把该国土分给他的儿子鲁克那丁，他的名字是古耳桑吉[①]（Ghur-Sanji），还赐予配得上这样一个国家和这样一位算端的甲兵和器仗，而且在他的扈从中，他派遣撒瓦（Sava）的亦马都木勒克为阿塔毕，治理该邦。鲁克那丁抵剌夷时，伊剌克的地方侯王联合起来反抗他，因此算端摩诃末派遣议会的异密（amir-i-majlis）舍里甫丁——他是个宦官（khādim）——去援助他的儿子。他进攻并击败了敌人，俘虏了伊剌克的大部分异密。然而他没有加害475于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反将他们全都释放；通过恢复他们的权力，饶了他们本已绝望的性命，他对所有人的过失和错误一概宽大，又分封给他们每人一块采邑或一个省。因这个恩德，他们都变得忠顺，从他们思想中打消谋逆之念。

当传来消息说算端摩诃末已从河中逃走时，鲁克那丁派亦马都木勒克去找他，劝他到伊剌克，表示援助之意，同时他亲自前去迎接他的父亲。然而一事无成，因算端已赴祃椤答而，鲁克那丁就到起儿漫去。他率领一小队部下抵达古瓦昔儿[②]（Guvashir），佐赞的篋力克在那里留有一些士兵。起初他们惊恐万状，打算逃跑。后来发现来者是算端鲁克那丁，他们赶快去致敬；同时百姓从四方去投他。他打开佐赞的篋力克的库藏，

把其中的东西赐给士兵。从那里他再赴伊剌克。

他抵亦思法杭后，游兵散勇汇集在他身旁，因此他恢复了力量。然而亦思法杭的哈的觉得不安全，敬而远之，持慎重小心的态度。算端鲁克那丁在他这方面认为最好不留在城里：他离城把他的营盘扎在郊外。但是，士兵不断来往，而老百姓，奉那个哈的之命，掀起骚乱，从屋顶上倾泻矢石。将近一千人被杀或受伤，鲁克那丁的军队在他们这方面也杀死了大批市民。因这个缘故，鲁克那丁离亦思法杭赴剌夷，在那里停留两月。当……③率领的蒙古军再度抵达时，他前往俾路斯忽堡④。蒙古人包围了它，五、六个月后强迫他和该堡的所有百姓出堡。不 476 管他们施加什么压力，他拒绝屈膝下跪；最后他们把他连同所有他的部属及该堡的戍军处死。

命运从老天的魔杯中，以看不见她的手的变幻，一再演出这些戏法，那么何时演出呢？或者根本不用她的手，她就把那杯鸩毒放入〔她的受害者的〕手中，从而不再(dast bar dast)给予掷骰子的机会。朋友啦，这事无法补救。不要把你的指头放在它上面，以免你受到伤害。牢牢立足于顺命的中心，信赖真主，以此你才不跌跤。而且不要向前迈步，以免你的足被抓住。

---

① “使古耳遭到的腹痛。”（弗.米.）据讷萨怖（奥达斯译，第46页）和朱思扎尼（拉维特，第281页），他取这个名字是为了记念其父打败古耳朝的失哈不丁。

② 即起儿漫城，见前，第417页，注㉒。

③ A本和B本中是一空白，

④ 据讷萨怖（奥达斯译，第 119 页）是兀思秃纳完德(Ustūnāv-and)，它象俾路斯忽那样都是德马文德地区的著名堡垒。

〔XXV〕

八剌黑和起儿漫地的征服

八剌黑哈只不及其弟哈迷的不儿①，是哈剌契丹人，在哈剌契丹汗统治时期，哈迷的不儿屡次奉命出使算端，答剌速的塔阳古被俘时，他们跟他一起被虏，并在算端手下获得恩宠：哈迷的不儿逐渐成为一名异密，八剌黑受封为哈只不。算端赴河中，把哈迷的不儿和几千人留在不花剌，王位中绝之初，哈迷的不儿也死了。而八剌黑，他去投伊剌克的该牙思丁，为他效劳，成为他的一名大异密，受忽都鲁汗的封号。坚以盟誓后，该牙思丁任他为亦思法杭的长官。

当脱兰扯儿必②（Tolan Cherbi）率蒙古军抵达的消息传来时，八剌黑哈只不，得到该牙思丁的允许，赴亦思法杭，然477 后，率他的部下经起儿漫到印度。他到达吉鲁弗特③（Jiruft）和迦马底④（Kamadi），朱瓦昔儿堡的青壮说服叔 扎丁·阿布勒哈辛去袭击他们，以虏掠契丹奴隶。有五、六千人出发，把他们当成是许多猎物，甚至当成是一席酒宴。这支军队逼近时，八剌黑及其人马认为时机已至；他命令妇人也穿上男服，准备战斗。敌军分为四队，从四面进攻。叔扎丁军中一支突厥军，因有同族之亲，倒向八剌黑。附近有两个带围墙的村子（ḥiṣār），一个叫哈耳黑⑤（Harq），另一个叫阿拔昔（'Abba-

si）。叔扎丁的队伍奔向这两个村子，打算在其中躲避。八剌黑的突厥人象劈开云雾的闪电，突袭他们，把那些大食人杀得七零八落，遗尸遍野。叔扎丁带手下一些人避入有围墙的村子，他们被困一两天，因缺乏粮草，只好出村。叔扎丁成为俘囚，给系上沉重的铁链；八剌黑哈只不接着返回朱瓦昔儿。叔扎丁在铁链中被带到城（ḥiṣār）门前，叫他的儿子交出城池，以赎他的生命。他的儿子不管他，因此他被处死；然后他们开始围攻城池和堡垒。

有个守兵从城里开小差出来，〔声称〕他愿给他们指一条通往城内、没有守卫的道路，以把他们的军队从这条路带进城。478 八剌黑许给很多的愿以奖励他，但谨慎地不全信他的话，要求一纸誓书。次日晚，这个人到城里去，偷偷把他在城里的一个姑娘⑤（sar-pūshīda）领下来，然后从他指的路把人带上去。拂晓时，他们击响战鼓，一声呐喊，攻占了该城，把城门打开。同一天，八剌黑把他的辎重送往那里。接着，他们把内城（ḥiṣār）中的叔扎丁之子包围。

突然，有消息说扎兰丁从印度方向前来。八剌黑哈只不先送去种种食物，再亲自去谒见，把他的一个女儿献给算端。算端到来，与八剌黑之女成婚，并遣使叔扎丁之子，宣告他的来临，召他去见他。叔扎丁之子答复说，他不相信他们，除非他眼见算端的御伞。算端亲自上马，出现在城（ḥiṣār）前，因此，他立刻准备去朝见，先送去种种贡礼。然后，他手捧刀，身披丧服，去恭候算端。他备受恩渥，同时算端进入城内。

八剌黑陪同算端进城。某天，算端和他的大部分麾下出猎，但八剌黑托词生病，拒绝出城。算端察觉他为谋逆才留下来；

想要试验他，算端以商议要事为名，遣使召他来见。八剌黑回答称，他是用刀枪征服那些地方，而且该地并非御驾驻跸之处。诸堡需在安全的掌握中，而他是一个老仆，因卓有功勋，479 才享有权利。现在他年岁已高，再无力走动。他打算乞得算端在该堡中的御室，若算端想入内，那将是不可能的。

因时间紧迫，算端送去安抚的答复，然后前往泄剌失。

八剌黑哈只不巩固了他的地位。他占领整个那片地方，拥有大量甲兵。把求他援助和庇护的算端该牙思丁处死后——

象个乞求用火来保护焦灼土地的人——⑦

他遣使去谒见大教主，申明他改宗伊斯兰，请赐他算端的称号。他的请求被批准，于是，他荣获忽都鲁算端的尊称。他的兵力因此日益增长，他的军队和部属人数大增。迄至奉塔亦儿把阿秃儿之命围攻昔思田⑧的异密们向他遣使，要他投诚，并要求供给士兵及援助。八剌黑哈只不本是个机智的人，他发现，权势现在是在成吉思汗后人手里。因此，他接见使者，就是接受他们的命令，表示归顺，也就是卑躬屈膝以乞庇护，免招大祸。他回答说，他会带自己的人马去解决昔思田，不劳蒙古军的大驾；但因他本人年迈，不堪跋涉，所以他愿遣他的儿子入侍朝廷。他如约进行准备，在……⑨年派鲁克那丁·火者·木八剌（Rukn-ad-Din Khoja Mubarak）去朝见合罕。

480 鲁克那丁尚未到达目的地，便得到消息说，他的父亲已死，而他的堂兄忽都不丁（Qutb-ad-Din）僭取起儿漫的政柄。但他没有停留，直抵宫廷。合罕按他天生的习惯，对他示

以宠幸，因他是头一个入朝宫廷，得见御容，所以，合罕把起儿漫的国土赐给他，又颁发一道札儿里黑，让他承袭其父的称号忽都鲁算端。镇海受命当他的师付，并有诏传忽都不丁入朝侍奉皇上。鲁克那丁归去时，忽都不丁携带他的行装出发。他走哈维斯[10]（Khavis）这条路，进抵佐赞，从那里到宫廷。他暂时侍〔候合罕〕，后来，有诏遣他到契丹去，在马合木·牙老瓦赤手下服务，奉这些诏令，他跟牙老瓦赤相处了一个较长的时间，后者待他若慈父，对他礼敬，尊重他的身份。

当贵由汗的忽邻勒塔召开时，忽都不丁算端也参加了，并想重新得到算端的位子。但是，镇海是忽都鲁算端鲁克那丁的师付，所以反对这样做，因此有诏命他仍然——如原先奉合罕之命——扈从丞相（ṣāḥib）牙老瓦赤，仍命鲁克那丁继续留在授与他的位子上。

故此，鲁克那丁仍拥有起儿漫的国土，并把定额贡赋，如巴里失和骆驼缴纳给征收的异密，直至蒙哥可汗荣登帝国的宝座。忽都不丁这时随同丞相牙老瓦赤入朝，蒙哥可汗仁慈地接待他，恩赐有加。他把该地区[11]的算端位子赐给他，派一名蒙古人作监护他的八思哈。一行人到达也里，忽都不丁先遣使给鲁克那丁，把世界皇帝对自己的恩宠通知他，召他去听札儿里黑。　481

鲁克那丁感到世道已变。他遣回使者，在650年剌马赞月〔1252年12月--1253年1月〕，尽所能的把他的财物运走，同时由他手下那些有理由害怕忽都不丁的人陪同，前往罗耳斯坦。他的外甥阿老倒剌[12]（'Ala-ad-Daula）由其母伴随，在耶兹德与他会合；据说他们要去八吉打，并把一封使信送给大教

主……⑬。然而他们不知道该走哪条路，因为，〔哈里发〕如容纳他们，那他们〔跟蒙哥可汗〕的关系将变得更坏。所以鲁克那丁把他的行装都留在罗耳斯坦，亲赴宫廷。他到达吉儿都怯，在日午时，因把牲口放到庄稼地去吃食，异教徒就派出一支人马，乘午休之机，当马匹正放牧时，突出不意把它们掠获，使它们尝到毁灭之味。鲁克那丁醒来，那伙暴徒逼近时，他和五、六个尚有鞍马的人跨上马，英勇战斗，直到他的同伴骑马来援救他；于是他们把那群异教徒杀死过半，再走他们的路。第二天，不花（Buqa）赶上来，因这场战斗，他对鲁克那丁极为钦佩，很器重他。他由此抵达世界帝王蒙哥可汗的宫廷。（在651年剌马赞月〔1253年10—11月〕，我碰巧从蒙哥可汗的大斡耳朵返回时，与他在阿力麻里相遇：他面带惊恐、畏惧之色，已无福运的光彩。）当他朝见蒙哥可汗时，忽都不丁送来使信，揭发他曾向八吉打方面去；接着，忽都不丁亲自入朝。他们两人都受到鞠问，结果，鲁克那丁被交给忽都不丁，以执行天命对他的原判；因此他在忽都不丁的刀下丧命。现在，忽都不丁觉得，起儿漫国土内的暴虐迹印已扫清，命运一反常态，成为忠顺的主妇。返回他的首府，并把四周国土都征服后，他屡次入朝旭烈兀的宫廷，备受恩渥。这时，死神突然从幽冥进行袭击，他死于656/1258年。

482

倘若你一辈子舒适地生活，
又一辈子尝到人生的乐趣，
那到头来你仍有一死，
你不过做了一辈子的梦。

① 见前，第 i 册，第103页，注⑰。

② TWLAN J̌RBY。《元秘史》和拉施特的脱栾扯儿必（Tolun Cherbi）。他是晃豁坛部人，据拉施特（赫塔吉诺夫译，第168页），他和速亦客秃（见前，第 i 册，第 91 页，注②）都是珊蛮帖卜腾格理之弟。跟速亦客秃一起，他是最早受命为扯儿必的五名官员之一。见《元秘史》，第267节，格鲁赛，《蒙古帝国》，第158页。在古耳干赤和阿富汗之战后（见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433、442 页），他参加了对唐兀的最后战役，并据《元秘史》第267节，他负责 把唐兀君王处斩。见格鲁赛，前引书，第279—80页，并参看斯米尔诺娃译拉施特，第233页。

③ 吉鲁弗特（Jīruft）的遗址叫做薛合-亦-答杰雅努思（Shah-r-i-Daqiyānūs），“德修斯（Decius）皇帝之城。”见雷斯特朗治，《东哈里发的国土》，第314—5页。

④ 迦马底（Kamādi），马可波罗的 Camadi，是吉鲁弗特的一个郊区。

⑤ ḤRQ。其拼法不确定。

⑥ 直译是“一个蒙着头的人”。意义不明。

⑦ 伯速斯（Basūs）战争故事中一首名诗的后半段。（穆.可.）关于这次伊斯兰以前的伯多因（Bedouin）战役，见尼科尔松，《阿剌伯文学史》，第55—60页。

⑧ 多半指昔思田的首镇扎朗杰（Zaranj））。见雷斯特朗治，前引书，第335页。

⑨ 多数抄本均为一片空白。据《塔里黑-亦-古兹答》(Ta'rikh-i-Guzīda）等书，八剌黑死于632年祖勒合答月〔1235年7—8月〕，因为鲁克那丁尚未达窝阔台的斡耳朵便得到其父的死讯，所以他动身赴 斡耳朵的时间必在同一年，即632年，或者略早些。（穆.可.）

⑩ 哈维斯（Khavīs）即哈比斯（Khabīs）（一般的拼法），今夏达德（Shāh-Dād），位于起儿漫以东、答昔特-亦-卢特（Dasht-i-Lūt）边境。

⑪　即起儿漫。

⑫　未来的耶兹德的阿塔毕（670/1271-2到大约685/1286-7年）。

⑬　A本和B本在哈里发名字处为一空白，C本误作纳速儿里丁阿拉，当时即位的哈里发是穆斯塔辛比拉(al-Musta'sim billah)。(穆.可.)

〔XXVI〕

成帖木儿和他对呼罗珊及祃桚答而的治理

成帖木儿是头一个受命出守呼罗珊及祃桚答而的异密，他是哈剌契丹人[1]，曾在花剌子模被征服时，由术赤任命当该地的八思哈。世界的皇帝合罕把绰儿马罕派往第四大洲[2]，颁发一道札儿里黑称：四方的大将和八思哈应随军出发，向绰儿马罕提供援助；于是成帖木儿从花剌子模，经薛合里斯塔纳出兵，同时候把代表诸王的其他异密，置于绰儿马罕麾下。绰儿马罕也同样把代表每个王公及王子的异密，置于他的指挥下：怯勒孛剌[3]（Kül-Bolat）代表合罕，诺撒耳[4]（Nosal）代表拔都，吉思勒不花[5]（Qizil-Buqa）代表察合台，也可[6]（Yeke）代表唆鲁禾帖尼别吉。当时，阔儿吉思[7]是成帖木儿的部下，在其中他逐渐升到侍从的职位。 483

成帖木儿要他进军路上的所有地方，纳款投诚——诸如牙即儿、讷萨、库克鲁黑[8]（Kukrukh）及扎里思单[9]（Jaristan）等地；他用安抚的手段使它们落入臣服的圈套；凡反抗的地方，他就发动进攻，用武力予以削平。

绰儿马罕使呼罗珊呈现一片骚乱状态。他攻占一些地方，置八思哈镇守，但另一些地方尚未俯首臣服。叛军和突厥人在

四方出现，给百姓制造骚乱；同时乱民和暴徒（runūd va aubāsh）占了优势，使一个已经平定和归顺的地区，在灾害和动荡下，重陷混乱。因此，算端扎兰丁的两名异密，哈剌察（Qaracha）和牙罕孙忽儿（Yaghan-Sonqur），经常袭击你沙不儿及其属邑；再因人们的脑子里惦念着算端的消息，该地就毫无和平可言了。某个异密会突然出现在某县，筑堡于山头。你会攻击我，我又会攻击、杀死他；绰儿马罕派往各地的八思哈，被哈剌察及其突厥人所杀，后者经常向所有降于蒙古者发动袭击。

484

因此，成帖木儿把怯勒孛罗剌到你沙不儿去消灭哈剌察。我父及一些名绅、首脑，从该城口念逃亡经，跑到徒思。当时，徒思内城中有个叫塔术丁·法里扎尼[10]（Taj-ad-Din Farizani）的人，在杀掠和奸诈方面胜过所有异教徒，占据徒思的一座城堡。我父和首脑人物抵达那里，派一名可靠的人去见他，通告他们到来，要求避难，因为"行将淹死者，什么都要捞。"他用虚假的诺言安抚他们，因听信了他的谎话，他们遂前往该堡。

在危难中求阿模尔（'Amr）的保护，
好比求火的保护不受焦土之害[11]。

怯勒孛剌击败哈剌察，返回后，听说这些人逃走，他遣使向法里扎尼索还他们。法里扎尼把他们送回去，以为怯勒孛剌会把他们处死。恰好相反，他极殷勤地接待我父，及那些显贵，我父以此为题，写了一首如下的乞塔诗：

我出使见法里扎尼，
他的举动说明他毫无头脑。
他言谈猥亵，鄙俗不堪：
〔要讲述〕那怕最容易讲述的东西，
连说书人的身份都不如。

这些骚动的消息上达合罕，天颜震怒，以致命塔亦儿把阿秃儿从八吉思带一支军队，去解决哈剌察：那些〔迄今为止〕刀下余生者，眼见要被卷入毁灭的旋风，呼罗珊诸地眼见将不剩一个活人，他们的家园庐舍眼见要被大水淹没，荡然无存。下面是一条著名谚语：“狼必须学缝补，但他已能很好地撕咬。”正是这样，〔蒙古〕军要去进行杀戮，掠夺〔那怕〕在地里的东西，因此，他们疾若星火地从八吉思出发。 485

行至中途，塔亦儿把阿秃儿得到消息说，怯勒孛剌已击败哈剌察，把他赶出呼罗珊；后者已逃往昔思田[12]，在那里把城砦作为他的据点。塔亦儿把阿秃儿挥师前往，包围该城；但经过将近两年的辛劳，他才把它攻占。然后，他从昔思田遣使成帖木儿，声称，按照合罕的札儿里黑，呼罗珊的政柄已授予他，因此成帖木儿应放弃他的统治。成帖木儿回答说，有关呼罗珊百姓叛乱的情报是虚假的，这个情报系出自个人利害的动机。因哈剌察之罪，怎能使如此多的国土和人民饮下毁灭之鸩？一个历经多年辛苦才获得稍许恢复的省份，怎能不必要地再把它破坏呢？他也将遣使上报情况，这事将根据颁发的诏令来解决。但在目前，他，成帖木儿，不允许加害于这些地方的任何百姓。塔亦儿的使者愤怒失望而归。

绰儿马罕这方面，已遣使召成帖木儿及上述诸异密，带兵
486 去跟他会合，把呼罗珊和祃桚答而留给塔亦儿把阿秃儿。但是，当过一天异密的人，怎甘再为人下？曾总摄政柄者怎肯去干卑微的工作？主子安肯成为奴仆？成帖木儿跟他的心腹和密友，共商如何招架这个打击，大家一致认为，怯勒孛剌是地面上皇帝的一名亲信侍从，让他带几个投降的呼罗珊异密入朝〔宫廷〕。这时，已故的篾力克、速鲁克[13]的宝合丁（Baha-ad-Din）把他的兄弟送出城堡，表示归顺，其条件是，他本人出堡后，须送他入朝合罕。这正合他们自己的密谋，成帖木儿从祃桚答而返回，呼罗珊各地听说速鲁克的异密投诚，也纷纷表示归顺，但那些被死神拖住衣袍，不肯向前的人，则被扫荡无遗。篾力克匿赞马丁[14]（Nizam-ad-Din）返回堡内，篾力克宝合丁就开始他的旅程。他见到成帖木儿，成帖木儿对他极尽礼遇；祃桚答而尚选派出迦布德扎马的亦思法合八忒奴思剌惕丁[15]，他们由怯勒孛剌护送往朝廷。（这些事发生在630/1232-6年。）这两个人都是河中以西诸国的首次入朝者，所以，合罕非常欢喜，命设宴招待，一连几天酒席不绝。因这个缘故，他对成帖木儿和怯勒孛剌恩赏有加，说："自从绰儿马罕出师征服许多大邦，整个这段时间中从未送一个篾力克与寡人，而成帖木儿，尽管他地小势微，倒为我们做到这一点。朕嘉赏他，把呼罗珊和祃桚答而的政柄交他牢牢掌管，教绰儿马罕及别的异密
487 交出他们在该地的权力。"同时，他任怯勒孛剌为成帖木儿的行政付手，授与那个亦思法合八忒以篾力克的职位，治理从迦布德扎马边境直到阿斯特拉巴德的疆域，并且任篾力克宝合丁为呼罗珊的篾力克，〔也就是治理〕[16]当时呼罗珊所辖的亦思法

剌因、志费因、扎只儿木、朱耳巴德[17]（Jurbad）、阿耳吉延[18]（Arghiyan）诸地[19]。他赐他们每人一面金牌、一道盖有塔木花的敕令；他也对呼罗珊的百姓表示仁慈，赦免了活着的人。因真主的仁爱——"主显示与人的慈恩，无人能制止"[20]——呼罗珊在成帖木儿的关怀和照料下，因已故的篾力克宝合丁的归降，没有遭受恶运的打击；一些靠腿快逃过千险，历尽艰辛才刀下保存脑袋的人，怀着求生之望，现在听天由命，俯首服从冥冥苍天的残害。

成帖木儿，现在他的职位得到札儿里黑的批准，任命舍里甫丁[21]（Sharaf-ad-Din）为代表拔都的臣僚，因为他资格老。他还任命我父为撒希伯底万。别的异密各派一名必阇赤到底万以代表诸王。使底万恢复兴旺的景况后，他遣阔儿吉思，由我父陪同，出使合罕宫廷。他[22]把已故的匿赞马丁留在底万作他的代表，然后动身。当他[23]见到合罕，合罕得知他们各自的来历，向阔儿吉思询问有关该省的情况。他按照皇上的胃口来上报；因此，合罕赞赏他陈述的事情和方式。他也示恩于我父，赏他一面牌子和一道有塔木花的札儿里黑。他还任他为国家（mamālik）的撒希伯底万的职位；我父更得到他的垂顾和宠幸。　488

他们满足了愿望，从斡耳朵归去，这时成帖木儿去世了，他的权势和财富之望化为一场空。他死于633/1235-6年。

---

① 见前，第i册，第88页，注⑦。

② "第四大洲始于东方，中经土番地方，再经呼罗珊和河中、伊剌克及低廉（Daylam）的土地、西利亚和鲁木的部分地区，然后它穿过

西利亚海、塞浦路斯和罗德斯岛、马格里布诸地，再经坦扎（Ṭanja）（坦格尔（Tanger）），止于马格里布海。”（马卫集，第13-14页）穆斯林地理学家追随希腊人，把世界分为七大洲。见马卫集，同页，及米诺尔斯基的注释，第63-4页。

③KLBLAT。拉施特（贝烈津，第VII卷，第150页）作KWLBLAT。这个名字义为“光灿的钢。”据拉施特（贝烈津，同页，赫塔吉诺夫，第142页），他是乃蛮人。

④ 关于诺撒耳，见下面，第XXVII章。关于他的名字的拼写法，见伯希和，《金帐汗国》，第54-5页。

⑤ 义为“红牛”。

⑥ 原文作*YY*KH，读作YYKH。yeke，蒙语义为“大”。

⑦ 关于阔儿吉思，见后，第XXVIII、第XXIX章。忽必烈之孙和继承人铁木耳完泽笃(1295-1307)(即元成宗——中译者注)，有个驸马也叫阔儿吉思(Körgüz是George的突厥语形)，见格鲁赛，《草原帝国》，第362、371页。(即高唐王阔黑吉思，《元史》有传——(中译者注。)

⑧库克鲁黑（Kükrükh）即库-库鲁黑（Kū-Kurūkh）。阿富汗西北有个库鲁黑（Kurukh）。（弗.米.）

⑨ 第一个音节的母音不确定。塔巴里，第II卷，第1605-13页，谈到南古兹根（Güzgān）有个叫J̌RYSTAN的地方，120/783年，阿剌伯人在那里打败突厥的可汗。（弗.米.）

⑩ 原文作Farīzana'ī，读作Farīzanī，下面（B本、C本和E本在此处相同）作Farīzanī。据牙忽惕，法里赞（Farīzan）是紧靠也里城外的一个村子。

⑪ 这是一首全诗，其后半部分在前已引用，第II卷，第214页〔第ii册，第479页〕。（穆.可.）

⑫ 见前，第479页，注⑧。

⑬ 关于亦思法剌因以北的速鲁克堡，见前，第i册，第155页，注⑦

⑭ 显然是前面提到的篾力克宝合丁之弟。（穆.可.）

⑮ 见前，第i册，第351页，注③。

⑯ 原文为va “和”，在B本中，后人把它改为khusūṣan “特别是”。

⑰ 据牙忽惕，朱耳巴德（Jūrbad）是亦思法剌因县的一个村子。

⑱ 阿耳吉延（Arghiyān）是扎只儿木四周的县。

⑲ 意思大概说，只有这个呼罗珊最西北部的地区，作为蒙古人入侵结果说，尚未荒芜。

⑳ 《古兰经》第xxv章，第2节。

㉑ 关于舍里甫丁，见后，第XXXII章。

㉒ 即志费尼之父。（穆.可.）

㉓ 显然指阔儿吉思。

〔XXVII〕

诺　撒　耳

成帖木儿死后，他的死讯上报给世界的皇帝合罕，有诏叫年过百岁的蒙古老人诺撒耳①继他为异密。根据这道圣旨，异密们、底万的书记们和大臣们（aṣḥāb）就从成帖木儿的府邸迁往诺撒耳的营帐，在那里重新开始底万的工作。舍里甫丁到拔都的宫廷去，而阔儿吉思，如往常那样，奔走于〔诸斡耳朵之间〕。

恰在这个时刻，篾力克宝合丁和萨布扎伐尔的马合木沙（Mahmud Shah）因牵涉到一场有关拜哈吉的争论和其他原因，再次前往合罕的宫廷。宝合丁把他的案子上奏给合罕，后者下诏称，因对方不在，对这件事不能作出明确的决定。他因此应当再返回去，好由他的对手陪同前来，以此这个案子可以得到充分的审查。同时再经篾力克宝合丁宣发和下达一道涉及我父亲的、批准他的职位的札儿里黑。

篾力克宝合丁返抵后，他们听了札儿里黑的内容，诺撒耳和怯勒孛剌不喜欢阔儿吉思被召。当后者动身时，诺撒耳留在489 职位上，但当他返回时，诺撒耳就被撤除了该省的行政和管治权，他仅限于指挥军队，直至637/1239-40年，他也随他的其他友人前往那一去不复返的地方。

① 他实际上属于克烈的土伯夷（Tübe'üt）部。见赫塔吉诺夫译拉施特，第141页，同见伯希和《金帐汗国》，第54-5页。

〔XXVIII〕

阔儿吉思

他的出生地是个叫八儿里黑①（Barligh）的小村子，离别失八里四帕列散远，在畏吾儿国西部，旅客经过该地的道路上。651/1253-4年，我们从世界皇帝蒙哥可汗的斡耳朵返回时，暂时在该地停留作午休。我回忆起我已忘掉了的一件事，那就是，已故的拜哈吉的匿赞马丁·阿里·撒底德（Nizam-ad-Din 'Ali as-Sadid），途经该村时，曾撰写一首咏阔儿吉思的巴依特，并且念给我听：

> 我们在清晨驻留于八儿里黑的教堂；
> 我清楚看到人们从村落前来。

接着，就在当时，我按同样的韵律，撰写了几首尽管不如它的诗，以唱和他那首抒发内心感情的巴依特：

> 我确实知道，一个人靠他的努力和坚定才上升；
> "大度的人，倘若他是大度的……"②
> 若是从山头走下坡路，
> 那好出身也无益于一个无知识的人。

因此，努力去争取光荣及牢固的声誉，
不要饶舌——这是众所公认的判断。
490　倘若他得到冀求的显职，
那好象是一棵幼树开始结果实。
但倘若他得不到冀求的东西，
愿望落空——因为老天对人类残忍——那末，
农夫受到原谅，若他的田地播种好，
但天不下雨，因此得不到灌溉；
战士在战场上受到原谅，
若他的战马在阵中失蹄。
因此，奋发图强，以免人们谴责你，
尽管万事天定。

我向该村的居民打听他父母的情况。他们说，阔儿吉思的父亲，在他幼年时就死了，除继母外，他别无亲人，而他的继母因他年幼贫困，毫不照管他。父死后不久，有人向她求婚，就在要成婚时，阔儿吉思去见亦都护，上告此事。按蒙古和畏吾儿的风俗，子有权娶其父妻，（但不是亲生母——中译者注）跟她婚配；于是亦都护执行旧法。然而，阔儿吉思后来放弃他的权利，仅取走一点财物，让他的母亲另嫁。他就此研习畏吾儿文书，很快就精通了它。胸怀大志，他不甘心于贫贱和低微。但他的钱囊，对他说，没有丰足到使他脱离困境，他亦得不到供远游的资金。他没有可以依附的裙带关系，既无亲属救他于贫窭，又无友人解囊或借贷以资助他。

我抱负之大，愿望之高，娱乐之水平，

使我不堪忍受压抑。

在这种悲惨的境况中，他的堂兄别失忽剌赤③(Besh-Qulach)替他跟一个农夫拉关系，从农夫那里，阔儿吉思借到相当于一匹马的钱，以他堂兄的人身作抵押④。他买了一匹马，前往拔都的斡耳朵⑤。抵达后，他为宫中的一个异密服役，被派作牧夫。过了些时候，阔儿吉思在那项工作中显示出他的才能，因此被异密提拔来侍候自己。光阴过去，他成为一名亲信。有一次，随他的异密侍候术赤外出狩猎，成吉思汗宫廷中下达一道札儿里黑，内容大约是有关寻欢作乐的事。在场的书记无人读出这道札儿里黑，因此，要从部属中找一个识〔畏吾儿〕文的人。阔儿吉思被点到，并被带到术赤前。他读出了这道札儿里黑，不失礼仪，从捧马镫者（rikābī）和外仆（bīrūnī）之类人那里，多少难以指望到。他的态度和言词使术赤满意，他吩咐把他录用为书记。因对异密表示尊重，履行礼仪及工作中之要求，他逐渐有了影响，他的事业上日益显出走运的兆头。他以口才和文笔之擅长而知名．所以被派去教授蒙古儿童。当成帖木儿受任为玉龙傑赤的八思哈时，他被派遣去伴随他。他扈从成帖木儿，在交给他的工作中表现出他的干练和才能，直到他受到成帖木儿的充分信任，升任为他本人的付手和侍从长之职。成帖木儿遣他入朝合罕，合罕亲自询问他，他的回答使他欢喜，在场的人都对此惊叹不置。谈话转到呼罗珊诸县这个题目上，合罕向他打听春、夏、冬季的牧地。他的回答如下：“陛下国土内的奴仆们，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他们的心儿象鸟一样飞翔于幸福的天际。冬营如春，处处都有各种水仙和芳

491

492

草，象高山乐园；群峰在夏季与天堂相媲美，福绥千万，百鸟齐鸣。”他如此上奏，致以颂扬和感恩之词，合罕对他的聪慧、敏捷、才智和能力，更增加了信任，而异密镇海，因阔儿吉思是畏吾人⑥，并在刚抵达合罕宫廷就寻求自己的庇护，所以在合罕示恩于阔儿吉思时，予以赞助。于是阔儿吉思满载荣誉而归（Soyurghamishī va navākht）。

他抵达呼罗珊，与成帖木儿之死恰好同时。成帖木儿由诺撒耳继承，阔儿吉思在他手下仍留原职，直到篾力克宝合丁从合罕宫中归来，宣旨要他去报告呼罗珊的政事。诺撒耳和怯勒孛剌不愿他去，因为，他们从他的言行中猜测，若他再次赴阙，那末，因他的登场，他们的谋生绿茵会凋残，他们的生命之食将化为腐毒。阔儿吉思呢，他一直在琢磨如何设法接近斡耳朵。一朝有此良机，他便开始作准备。有天，在这节骨眼上，他去找我的父亲撒希伯底万，并说：“富贵有如一只鸟儿，谁也不知它将栖息在哪个枝头。我将作出努力，准确地找着命中注定的东西，及天道循环所需求的东西。”

诺撒耳和怯勒孛剌最后不得不同意他去，于是他由篾力克宝合丁、马合木沙及几个呼罗珊的头目陪同前去。他们谈到诸省情况，特别谈到呼罗珊和祃楞答而的赋税、差发和户籍，还涉及到尚未清缴的逋欠。尽管镇海支持阔儿吉思，答失蛮哈只不及别的一些人，却希望把权柄交给成帖木儿之子。当呼罗珊的首脑人物到场，阔儿吉思也在时，支持他的镇海，等到〔跟合罕〕私语的机会，说：“呼罗珊的头目想要阔儿吉思。”合罕回答说：“那就授与他一道札儿里黑：作为一个试验，我们派他去查实（istikhrāj）多年来的产量，及每人逋欠的数字，还让

他去清查户籍；不许人打扰他。他回来后，倘若工作干得好，我们就知道怎样办了。”

得到这份诏旨，阔儿吉思如鹰击长空，离开斡耳朵，不久就返回呼罗珊和祃桚答而，在那里宣读札儿里黑。然后，强使众书记和官吏去见他，他忙着处理政事。至于诺撒耳，他是个蠢才，老朽无用，在一场争论中自身难保；而怯勒孛剌，他是个机智老练的家伙，但如他企图进行一些反抗，阔儿吉思就会把札儿里黑抛到他脸上，说：“奉旨不许人干扰我的工作。你怎能对这事说东道西？”这是个专横的回答，怯勒孛剌只得罢手。诺撒耳呢，尽管根据札儿里黑的内容，他已被撤职，他仍不离开职位。

阔儿吉思使呼罗珊和祃桚答而的事务恢复秩序，并且保护财产。他从四方征集值得进献皇上的贡礼。他实施新的户口调查，重征赋税。他建立工场，对百姓普施仁政。现在，没有人敢于不讲明缘由就触水，奸商的贪婪受到限制，才智之士和愚昧之徒泾渭分明；由此，这个地区〔再度〕产生繁荣之望。

舍里甫丁这时从拔都的斡耳朵归来。因阔儿吉思当权，他 494 和别的一些人没有任何实权，其中几个人，作为成帖木儿的部属，实际上已受到解职之危。他们因此向成帖木儿的长子额斛古帖木儿⑦（Edgü-Temür）进谗说，父位应由儿子继承，若他现在不谋求政柄，那往后阔儿吉思羽翼丰满，就难以把他撵走了。额斛古帖木儿应赶在阔儿吉思巩固他在朝中的地位前，先发制人，把他的活动上报合罕宫廷。于是，额斛古帖木儿推荐通忽思⑧（Tonguz），派他赴阙去进行种种诬陷和诽谤。一些极力要使镇海丢脸的人，乘他不在时，把这些指控上奏合

罕，结果是，异密阿儿浑、忽儿八哈⑨（Qurbaqa）及苫思丁·迦马格尔（Shams-ad-Din Kamagar）受命去审视此案。

阔儿吉思得悉遣使之事，他也作好准备，启程〔赴阙〕，任命我父撒希伯底万代他作为治下诸州的长官。他抵达费纳客忒，遇到前来调查情况的使者。阔儿吉思拒绝按他们的意见返回去，通忽思就跟他吵起来，态度横蛮到扭打起来，而且他打折了阔儿吉思的牙齿。阔儿吉思在晚上把他的血衣交帖木儿上呈朝廷。然后，不得已，他折回去。他回到他的府宅，蒙古异密们，如怯勒孛剌、额鲁古帖木儿、及诺撒耳，都凑到一块，用棍棒把必阇赤、篾力克和臣僚（aṣḥāb）赶出阔儿吉思的府第，并把他们带到自己的驻地，在那里他们开始审查。

阔儿吉思，在等候帖木儿额勒赤⑩返回时，争取时间，作出模棱两可的回答，但一些祃楞答而和别的地方的糊涂透顶的家伙，不顾自身安危，不计后果，开始胡乱交代。第二天，帖木儿额勒赤，在四十五天中，从远方的哈剌和林返回阿斯特拉巴德附近的算端都温⑪（Sultan-Duvin）。有诏要所有人赴朝，禁止就地审讯；皇上因阔儿吉思的血衣而震怒。

495

阔儿吉思的支持者，现在把篾力克和臣属从额鲁古帖木儿的驻地驱赶出来；但额鲁古帖木儿的人，骑着马用棍子再把他们赶回去。总之，官吏左右为难，若他们支持阔儿吉思，他们要受到使臣的攻击，反之，如他们跟使臣要好，他们又有理由害怕阔儿吉思。舍里甫丁晚上跟额鲁古帖木儿接交，白天支持阔儿吉思。

阔儿吉思捎信给他的对手称：帖木儿额勒赤已返回，他们必须亲自去听颁发的札儿里黑。然后，不等到他们的回音，他跨

上马，驰向自己的家，带几名受到他信任、有远见卓识的呼罗珊首脑人物，启程赴阙。

得悉他离开的消息时，他的政敌们不能停留在原地不动；因此，怯勒孛剌和额解古帖木儿，在一群拨弄是非者、告密者的陪同下，也出发了。一行人到达不花剌，当地的篾力克赛因灭里沙（Sain-Malik-Shah）在他家里招待他们。怯勒孛剌出外便溺。有一帮在不花剌等他好些时间的菲达额，埋伏在一扇门 496 的角落。当他外出时，他们刺中了他和他的几个卫士，而且怯勒孛剌本人被刺身死。

他是那伙人的魁首和支柱。他的死吓破了他们的胆，他们惊慌失措，因为无知，他们已把灾难的毡子失落水里，再不能把它捞上岸来。不管怎样，当他们抵达斡耳朵后，他们[12]先搭起成帖木儿造的营帐。合罕进入这座帐幕，登上宝座，开始宴乐。合罕起身〔外出〕便溺。他步至帐门，刮起一阵风，把它撕裂，倒坍的帐柱压伤他的一个嫔妃。因这股烈火似的风，额解古帖木儿的茂盛庄稼被毁掉，他的体面一落千丈。合罕教把这座帐幕拆掉，赏给幕夫和驼夫。一周后，他们[12]搭起阔儿吉思造的幕帐，其中陈列了他携来进献的种种贡礼。那天，合罕欢乐倍常，阔儿吉思因此前景灿烂，他的敌手被击败。贡礼中有一条皮带，[13]镶有奥思[14]（'auz）宝石，也叫做黄疸石[15]，系阔儿吉思亲自设计和制作的，价值连城。看到这条皮带，合罕出自好奇，把它系在自己的腰上。恰好他腰上有个疙瘩（ʔimtilā），给治好了。他视此为一个吉兆，并且说："再制一条这样的。" 497 同时他对额解古帖木儿说："为何你，还有你父亲，不进献这样的唐苏合思[16]（tangsuqs）（意思是珍宝异物）？"

尽管指斥和责备如此清楚明白，随同额解古帖木儿的那些人仍不抛弃他们的盾牌，也不知道他们的利害所在。

蠢人干聪明人绝望时干的事，

但他们只是在丢脸后才这样干。

他们在那里停留一阵子，合罕命镇海、台纳尔[17]（*Tai-nal）及札儿忽的其他一些首脑，鞫问他们的案子；于是，他们开始这项工作。阔儿吉思一党中尽是些老谋深算的人，财主和富翁，篾力克们如亦思法剌因的篾力克匿赞马丁、阿必瓦儿的的奕赫抵雅尔丁、必思坛的阿迷德木勒克·舍里甫丁，书记们如匿赞马丁沙等；而阔儿吉思一人敌得过千人。

他的敌人的军旅是散兵游勇，

但他们发现，他在军中犹如整支大军。

他会跟这些人商量，然后按大家的一致意见行事。大事不让舍里甫丁知道，尽管表面上阔儿吉思对他客客气气。

额解古帖木儿呢，他很年轻，怯勒孛剌的儿子们也都乳臭未干。他的支持者中，有两三个才能出众的人，意识到事情严重，不敢采取无法挽救的行动。那些目光短浅的，愚蠢的祃椤答而人——大群这些戴库剌黑班[18]（kulah-band）的家伙，干不了仅仅一个人的工作——自身既讲不出一句有道理的话，又重复不了别人的话。每当他们当中有人受到审问时，判决总是对

498 他不利，尽管原因大半在于皇上的偏袒、异密们的善意——因为

“法官的善意胜过两个公正的证人”，下面的话是真理：“有人才有官府，但有钱才有人。”两党处在相反的位置上：因为阔儿吉思这一方面有人又有钱，他的敌手则二者俱无。

几个月如此过去，眼看没完没了，诸异密对这次札儿忽产生厌倦。合罕这时命两党搀合一起，命阔儿吉思和额解古帖木儿手下的人都共住一个营帐，吃饭共用一碗，同睡一张床。因此，阔儿吉思和额解古帖木儿俩住在一间房里，用一张盘子进餐，他们的从人无不如此。合罕还命令他们身上不许带刀和武器，把他们的刀和别的兵器都没收了。皇上的意思是，通过日夜共处，他们也许会变得和解，放弃他们的敌视态度。但用这个方法也实现不了和解，所以镇海和必阇赤们就把所有的供述和情况上奏；于是有一天，合罕自己参加审讯，再亲自查问他们。秃蛮[19]（*Tümen）及他的兄弟、怯勒孛剌的儿子们，还有额解古帖木儿的其余部下，跪在地上受审。合罕的目光落到他们身上，他对他们喊道：“你们在这些人当中干什么？站出来，跟执刀者站在一起。”然后，他审他们的案子，发现额解古帖木儿及其部属有罪。他对额解古帖木儿本人说：“你是拔都的人，因此我将把你的案子送给他。他知道该怎样处理它。”不过，镇海尽管对额解古帖木儿的案子毫不同情，他仍不得不对他表示点厚道。在提醒后者该怎样说后，他把他的供词上奏合罕，这就是：“合罕系拔都的长上。我系何等人，我的案子尚需商讨？地面上的皇帝合罕，他的才智知道如何处理它。”以此，合罕赦免了他：如这个案子交给拔都，那怕他是他的最亲密的友人，他会开恩于他吗？ 499

合罕命令额解古帖木儿和他的同伙去见阔儿吉思。一些人

受杖，一些人被交给阔儿吉思，他给他们戴上枷，这是他们〔日后〕反叛的原因。剩下的人，合罕叫给他们驿骑，随阔儿吉思回去。他还让他们知道，按照他们应得的罪行和成吉思汗的札撒——据此，一个说谎的爱合黑[20](aiqaq)要处以死刑——，本该把他们斩首，作为对他人的告诫；但因他们远道来他的宫廷，他们的妻儿盼望着他们，他不愿他们的家人得到恶讯，故此饶他们不死。但是，他们不得再犯这样的罪。对阔儿吉思，他谕以如下的旨意："这些人是吾人之奴仆。寡人已赦免他们的罪行。若你继续怀恨于他们，你也将犯错误，而处死你这样的人是不难的。"

这些札儿忽完结后，阔儿吉思开始办理政事和公务，诉讼的程序是按他的愿望进行的。绰儿马罕军征服的乌浒水[21]〔以西〕的所有州邑，合罕都委付他，并授与他这个内容的札儿里黑和牌子。

原来在札儿忽期间，合罕谈起过舍里甫丁："这场灾祸的罪魁祸首，是那个教唆年轻人的大食人。如他现在追随阔儿吉思，他将扭头离开正道。他别跟他走。"舍里甫丁本人呢，他发现阔儿吉思心里生他的气，怕他报复。他因此乐于留下。然

500 而，阔儿吉思在镇海的赞助下，反对这个决定，理由是：多年来的帐目，没有舍里甫丁就不能解决，若他不在，税吏和财政官会有事找他。这样得到合罕的同意，让他回去，他便违反本愿，给送了回去。

阔儿吉思的事情解决后，陪同他的呼罗珊首脑、篾力克，个个都想得到自己的札儿里黑。但是，阔儿吉思就这件事跟镇海达成秘密协定，商量说，如他们都接受一道札儿里黑，也就

是敕令，那他还有什么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优势？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得到札儿里黑或牌子。

现在他们都返回去，阔儿吉思先遣使把合罕开恩（soyurghamishī va marhamat）及敌人失败的喜讯，通报出去。这儿也有一些支持额解古帖木儿的蒙古人被拘捕，给戴上了枷；通忽思和秃蛮给背绑着手，押出斡耳朵。随后，阔儿吉思本人回去了。

---

① 原文作YRLYΓ，据E本读作BRLYΓ。它就是《霍杜德》中的 Bārlugh（第94页），米诺尔斯基以为（同前书，第272页）它位于别失八里以西。

② 整首巴依特——这里引用的是它的前半段，见前，第i册，第275页。

③ BYŠ QLAǏ。译义为“五呼”。（一呼为六呎）

④ 这种以人身作抵押的作法，见拉德洛夫和马洛夫，《畏吾儿文献》中的畏吾儿契书。（弗.米.）

⑤ 如下面所述，拔都之父术赤尚在。

⑥ 意指镇海也是畏吾儿人，但见威利，《长春真人西游记》，第36-8页。（《元史》称镇海是怯烈台氏，但王国维已指出他是畏吾儿人，与志费尼的说法相同。——中译者注）

⑦“好铁”。

⑧“猪”。

⑨关于他的名字，见前，第 i 册，第243页，注⑪。

⑩也就是使者帖木儿，他是前面提到的阔儿吉思派去见窝阔台的帖木儿。

⑪ 算端都温（Sulṭān Duvin）（雷斯特朗治，《东哈里发的国土》，第376页，及氏所译韩达剌书，第 206 页，均误拼作Sulṭân Darīn）是古尔甘（Gurgan）河和卡腊速（Qara-Su）之间的一座山名。

米诺尔斯基，《外高加索》，第43-5页，列举了在土库曼草原上、阿斯特拉巴德附近一连串叫做 duvin的山头；他指出，老家在里海东南角的阿耳撒息人（Arsacids）可能把 duvin，“山”，一词引入亚美尼亚语，作为他们的都城Dvin之名（同前，第43页，及《高加索史研究》，第117页）。

⑫ 志费尼用的动词是单数，但拉施特相应的一段是复数（伯劳舍，第58页）；这似乎是所要表达的意思。

⑬ 它多半是金匠威廉·布昔尔送给路易九世的那种皮带："曾是您的子民的匠人威廉，献给您一付饰有一颗宝石的腰带，这是他们系来防御雷电的。"（柔克义，第254页）

⑭ 原文作'WR，读作'WZ。关于'auz，见比鲁尼的《乞他卜扎马希尔·菲·马里法特扎瓦希儿》（Kitāb-al-Jamāhir fī Ma'rif-at-al-Jawāhir），海德拉巴德，1355/1926，第216页。（弗.米.）

⑮ sang-i-yaraqān。阿剌伯语为 ḥajar-al-yarqān；普林尼（Pliny）的icterias。见阿琴多夫（Achundow），《阿不满速儿·穆瓦法克·本·阿里·哈拉雅（Abu Mansur Muwaffak bin Ali Harawi）的药物原理……》，哈尔（Halle），1893，第54、181页。（弗.米.）

⑯ tangsuq是义为"稀少"、"贵重"的突厥语形容词。

⑰ 原文作 *T*ARNAL，据D本读作TAYNAL。

⑱ 显然为一种头饰。（穆.可.）

⑲ 原文作Nurin（NWRYN），但这里明显指在后面第500页提到的秃蛮（Tümen），在那里，一个异写是Nurin。

⑳ 突厥语"告密者"。

㉑ 在这里，Āmūya似指河流，非指后来叫做查尔周（Charjui）的城市。见雷斯特朗治，《东哈里发的国土》，第434页。

〔XXIX〕

阔儿吉思抵呼罗珊和他后来的遭遇

如此获得恩渥，击退他的敌人后，阔儿吉思在归途中往侍拔都的兄弟唐古忒，然后从花剌子模前行。为准备他的图苏湖，我父把一座营帐送到这里，其中有全套需用的设施，如金银器皿等（?majlis-khāna），并且举行必需的礼仪。留下来 501 的呼罗珊首脑，都随我父去迎接他归来。他经薛合里斯塔纳抵达，于637年主马答I月〔1239年11—12月〕在自己家门下马。因已遣使去召所有要人，所以他们这时都到来，蒙古异密们也来了。我父准备了另一座制作新奇、色彩瑰丽的营帐，备有金银器皿等种种东西。他搭起这座营帐，在其中一连宴乐数日，这个期间内宣读札儿里黑，向全体人员颁布新制定的札撒。伊剌克的首脑和赛德尔现在到达，同时候，他把他的儿子和底万中的那些书记，派到伊剌克、阿兰和阿哲儿拜占去。尽管名义上书记很多，工作的中心仍围绕着匿赞马丁沙转，因为他干练多才。

他们到达那些地区，跟绰儿马罕的将官发生多次磨擦，最后从他们那里接管这些土地，规定赋税，因为〔迄至当时〕，诸省都由那颜掌管，各城都由异密治理，他们仅愿意替底万征收一小笔赋税，而习惯把其余的攫为己有。现在向他们征索赋税，因此

〔大量的〕钱财从他们身上取得 (bar-ishān mutavojjih gar-dīd)。

阔儿吉思以徒思为他的驻地，在迁往那里后，开始重建该城。除了个名字外，徒思一无所有，整个城内不超过五十户人家，即使这五十户，也东西南北分散在四处。市场毁坏得很厉害，两头驴子在瓦砾和荆棘中对过时，会“腿压着腿。”[②]阔儿吉思兴建仓库，设计园林；赛德尔、箧力克和大人物都开始购置邸宅，着手重建市场，挖掘哈纳特，修复废墟。头一天卖两个半鲁克尼的那[③]的宅第，一周后卖到二百五十个的那。城县的重建就始于该时。阔儿吉思在行政管理中打下坚实的基础。他在各地遍设驿站，齐备马匹及其他需用之物，使百姓不受使臣的骚扰；他的法令如此严格，以致一个异密，从前砍人

502 脑袋而谁也不敢反抗，现在不能杀一支鸡；同时，农夫变得来放心，如蒙古大军驻扎在田地里，他们甚至不叫一个农夫去捧马首，更不用说征索粮秣 ('ulūfa) 和食物 (nuzl) 了，同样的办法适用于来往的使臣。大家心里都对他深为畏惧。

后来，他设法把舍里甫丁打入灾难的罗网和毁灭的深渊。有个鲁格德[④] (Rughad) 的的合罕之子，名叫阿昔尔(Asil)，他原受命为阔儿吉思的管家 (vakīl-kharj)，阔儿吉思显贵后，他也飞黄腾达。阔儿吉思开始攻击舍里甫丁，阿昔尔积极参与。舍里甫丁被拘捕，给戴上枷，大臣的职位便移交给阿昔尔。他出身于铜匠，所以在底万中，他会恬不知耻地在一群赛德尔和名人前放屁[⑤]。

阔儿吉思派前面提及的帖木儿额勒赤，赴阙上报有关舍里甫丁的事，随后又亲自入朝。途中他遇到一名使者，使者把合

罕去世的消息告诉他，结果是出现一片混乱。在路上，阔儿吉思曾跟一个自称出自成吉思汗家族的察合台的大异密[6]，发生争吵，而且由于傲慢，给他以粗暴的回答。对这类人，言词比头发或锋刃更纤细，他们听不进真话或假话，他们认为他——

一言既出，解释它又有何用场？[7]

见情况不妙，阔儿吉思便回去了。那位异密告发此事，恰好舍里甫丁秘密派的一名使者也到来，好象要占他的座位（jāi-gīr）。察合台的妻妾、诸子，及其他王公，派遣阿儿浑和忽儿八哈，去押送阔儿吉思来朝廷，并且奉命，万一他拒绝来，就把他俘来。[8] 503

阔儿吉思〔刚〕返回徒思，使者们便到达了。他们派人召舍里甫丁，把他当作诱饵。违反蒙古法令，阔儿吉思曾在有墙的城镇（ḥisār）中心建筑一座坚实的仓库，住在那里。使者因此向军队将官求援，在他们看来，这个借口足够了，因为他们满腔怒火，心怀怨恨。大量蒙古人到来，把舍里甫丁从萨布扎伐尔带出来。至于阔儿吉思，他对使者们感到不安，但不管怎样，鲁格德的阿昔尔不让他去见使者，给他出坏主意，告诫他不要落入他们之手。因不知敕诏的内容，阔儿吉思心里害怕，在称作堡垒的仓库设下守卫（maḥfūẓ mī dāsht），迄至有一天，使者们跨上马，和蒙古人一起，袍内穿上铠甲，进入门内。阔儿吉思下令关闭库门，于是，以此为理由，他们开始放箭。“我不是叛逆，”阔儿吉思说，同时候，门给打开了。蒙古人进去逮住阔儿吉思和阿昔尔，派人到各门去抓篾力克们及

〔其他的〕人。但篾力克奕赫抵雅尔丁逃往阿必瓦儿的去了。呼罗珊和祃椤答而诸篾力克的事情给搞得一团糟，一个同时代人撰写如下的诗句，咏他们的处境：

当他们在迷途中前进时，
我看见足在绊倒，
504 但是，风将马上止息，⑨
一当大楼建筑在虚空时。

几天后，使者们把阔儿吉思和阿昔尔作为俘囚，押送回去。阔儿吉思一点不低头，根本不理睬他们。到达兀鲁黑额甫⑩（Ulugh-Ef）的斡耳朵后，札儿忽的异密们坐下来，开始札儿忽。阔儿吉思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能够处理我的案子，让我们说话，但如案子决定不了，不说为好。"

只要你什么都不说，你就还能够说，
你已说出的东西，你就再不能隐瞒。

审讯停止，他们认为应把他交给脱列哥那哈敦。舍里甫丁干预这次札儿忽，极力要跟阔儿吉思进行辩论，但后者狠狠申斥他，使他无言以对。斡耳朵的一个异密对舍里甫丁说："他因别的罪被捕，若他由此获释，你这种人还有什么机会反对他？求他的宽恕和谅解，比持敌对态度好。"

离开兀鲁黑额甫，他们到达脱列哥那哈敦的斡耳朵。那时镇海逃掉脱列哥那的毒手，托庇于贵由；丞相马合木·牙老瓦

赤和阔儿吉思都曾因受到镇海的保护，对脱列哥那并不正眼相觑。而且，她的臣属多是些过去没有参预朝政的人，当时阔儿吉思并不礼敬他们，现在他又无钱用以改善跟他们的关系。再者，此刻掌朝政的是法迪马哈敦[11]，她曾选拔、培养舍里甫丁，后又把他送往呼罗珊和祃椤答而两州去侍奉异密阿儿浑[12]。

有诏称：因阔儿吉思系在兀鲁黑额甫的斡耳朵中口出恶言而被捕，应把他押回那里，就地审理。一如既往，他不考虑后果，口吐恶言。合剌斡兀立命手下的人，拿石头堵他的嘴，这样把他处死。到他生命结束时，他已成为一个穆斯林，放弃了偶像教[13]。 505

至于阿昔尔，他回去后马上被囚于撒麻耳干。他[14]下令让他饿着，最后，令狱吏把毒药放进一盘秃惕麻其[15]（tutmach）中，给他吃下去，因此他也一命呜呼。

人间之事有如闪电，一闪之后立即消失，又如一个人向瓶里吹气，当他放开嘴时，瓶里一无所有。

若你活到一百，又活到十万〔年〕，
日子仍是同样的日子，事物仍是同样的事物。

---

①见前，第i册，第102页，注⑫。

②《古兰经》，第lxxv章，第29节。

③见前，第i册，第23页，注⑮。

④鲁格德（Rūghad）可能在迦布德扎马县。见拉比诺，《祃椤答而和阿斯特拉巴德》，第84页。

⑤铜匠以不能控制其天生的机能而知名。（穆.可.）

⑥据拉施特，他的名字是撒儿塔黑-曲者兀儿（Sartaq-Küje'ür）（赫塔吉诺夫，第142页，作 Sartak-Kujan），而且他是斡兀立海迷失的侍仆（ev-oghlan）。

⑦引自奴蛮·本·蒙的希儿致剌必阿·本·兹雅德·阿比西（Rabi'b. Ziyad al-'Absi)的诗句。见《乞扎纳特阿答卜》(Khizanat-al-Adab)，第IV卷，第171-6页。此诗的前段如下：

那已说的话，不管真或假。（穆.可.）

⑧据拉施特（赫塔吉诺夫译，第142页，伯劳舍，第60页），这件事发生在窝阔台生时，他接到察合台寡妻的申诉后，不仅亲自下令逮捕阔儿吉思，而且把他处死。（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察合台死于窝阔台之后——中译者注。）

⑨原文作 tarkanu，读作 tarkadu。

⑩直译是"大宫室"，ef是突厥语 ev "宫室"的异文。这是察合台斡耳朵的名字。见巴尔托德，《突厥史》，第142页。

⑪关于法迪马，见前，第i册，第244-6页。

⑫在谈舍里甫丁的一章中，没有提到这件事。

⑬but-parastī，它通常（见前，第 i 册，第59页，注㉒）指佛教。因此，阔儿吉思可能是个佛教徒，尽管他取基督教名，佐治（George），而且他的家乡确有一座教堂。见前，第483页，注⑦，第489页。

⑭此句的主语不明，可能指合剌。

⑮秃惕马其是用切成细条，加肉烧制的鲜面食。

〔XXX〕

异密阿儿浑

他是斡亦剌部人，父亲太出① (Taichu) 是千户。斡亦剌是蒙古诸部中最负盛名者之一，成吉思汗子孙的舅父多出自该部，原因是，当成吉思汗开始兴起时，斡亦剌支持和援助他，竞相臣服，而为褒奖他们的劳迹，有诏与该部称：他们的异密之女应与成吉思汗的子孙婚配；同时，成吉思汗也把自己的女儿扯扯干别吉 (Checheken Beki) 赐给该部之长。这就是诸王从斡亦剌部取妻的缘故。

异密阿儿浑，在通晓畏吾儿文和成年后，万事吉祥如意。尽管他年轻，他仍赴合罕的宫廷，被录用为必阇赤。合罕对他恩渥日隆，当他年华正茂时，就派他随合班到契丹去执行重要使命。他在契丹停留些时候，回见合罕，因他足堪信任，又受命审视额鲟古帖木儿及阔儿吉思的案子，其中，他和忽儿八哈、苫思丁·迦马格尔共同审理。抵达呼罗珊，他开始调查，接着，奉旨把所有人送往宫廷，他自己也回朝。在朝中，他支持、赞助阔儿吉思；当呼罗珊和伊剌克诸州被交给阔儿吉思时，异密阿儿浑受命为他的八思哈和那可儿③ (nöker)，也就是治理政事的同伴，以此，阔儿吉思可以跟他商量所有庶政的实施，没有他就办不了事。

阔儿吉思返回呼罗珊，开始独立处置那些州邑的政事，同时，异密阿儿浑返朝。到达兀鲁黑额甫的斡耳朵后，他再次被派回去取阔儿吉思，而忽儿八哈和〔其他〕许多使者，也随他前去。他们逮捕阔儿吉思，释舍里甫丁于狱，已如前述。他们抵达脱列哥那哈敦的斡耳朵，阔儿吉思因出言不逊被囚禁，脱列哥那哈敦就把他统治的领土，从乌浒水到法儿思、谷儿只、鲁木和毛夕里，交给异密阿儿浑治理，并任舍里甫丁为兀鲁黑必阇赤④（ulughbitikchi）去追随他，其他大臣各留原职。

641/1243-4年，异密阿儿浑到达呼罗珊，在那里宣读札儿里黑，把该州的政事治理得井井有条。然后，他留下昔剌合臣额勒赤（Siraqchin Elchi），和脱列哥那哈敦斡耳朵的其他额勒赤，一起征收逋欠的赋税；他还把匿赞马丁沙留给昔剌合臣。他本人则赴伊剌克和阿哲儿拜占。他们到达的希思丹，舍里甫丁得到消息说，拔都宫中有人要陷害他。他遂赴拔都的宫廷，同时，异密阿儿浑进向帖必力思，指定异密忽辛、火者法合鲁丁（Khoja Fakhr-ad-Din）及一些书记，作为他在呼罗珊和祃椤答而的代理人。抵帖必力思后，他使该地的政事恢复秩序，这地方因绰儿马罕、拜住⑥（Baichu）等大异密，及别的人的光临而混乱不堪，他们视该地为自己的私财。他保护岁508收，使这些人从那里缩手；他把所有居民，不分贵贱，既有求这帮人的庇护者，也有逃避他们的残暴统治者，都从他们的控制下解脱出来。他把该地的事情办得有条不乱，为报答他的公正、仁德的治理，大小人物都愿追随和侍候他；人心被他的纯善天性所感动，他们祝福他康宁。鲁木、西利亚、阿勒坡的算端们，向他遣使，求他的庇护和恩幸；他也把额勒赤派到那些

国土去征收贡赋。

舍里甫丁从拔都的斡耳朵抵达帖必力思，因征收逋欠，极力勒索那里及别的地方的百姓。尽管舍里甫丁坚持，异密阿儿浑反对这样做；因此，人心对他更是感恩戴德。

当额勒赤被遣去召⑦地方官 (mutaṣarrifān-i-aṭrāf)、篾力克赴朝时，他也出发了，并派人把四方的篾力克和税收官找来。他把我父撒希伯底万留在阿哲儿拜占、谷儿只、鲁木等地，当他的代理人，并任不花为八思哈。他抵达徒思时，舍里甫丁死了。异密阿儿浑废除了他强加给所有人，靠勒索得来的非法赋税，将此项新法除去，但已征收的税物，他送交〔国库〕。然后，他由篾力克、书记、官员 (mutalabbisān-i-a'māl) 陪同赴阙。

合罕死后，诸王各霸一方一镇，用敕令诏旨去征调(itlāq)赋税，〔以自己的名义〕滥发札儿里黑和牌子，这违反了他们的法规和札撒。因此，异密阿儿浑教把合罕死后诸王滥发的牌子和札儿里黑集中起来。 509

他朝见贵由汗，贵由汗恩赏有加，他也讨好诸王，按每人的地位、身份，进献礼物，象云采施雨，把珠宝成桶地倾泻给朝中的大臣和权贵。散发完财礼后，他转而面呈国事。首先，他在诸王都参加的大会上，摆出他们滥发的、他从持有者手里收回的那些牌子、札儿里黑。这是他的最主要的功劳，⑧产生极大的影响。贵由汗示他以恩宠，批准他在他治下领土内的施政(taṣarruf)。他赐他一面虎头牌子及一道札儿里黑，把篾力克和大臣的事务转交给他。对后面这些人，他没有赐给札儿里黑和牌子，而且，除来自契丹和河中的撒希伯牙老瓦赤及其子，及

来自西方诸地的异密阿儿浑外，他没有接见任何官员、篾力克、穆塔沙里夫（mutasarrifs）。

因舍里甫丁已死，贵由任火者法合鲁丁·比希昔惕（Bihishti）为兀鲁黑必闍赤。他生长在花剌子模，但是，他以其称号所享之声誉，确如诗人所说：

> 我在族人中以阿斯马（Asma）为号，
> 犹如阿斯马已成为我的名字。⑧

他是个善良和好心的人。

从朝中返回后，异密阿儿浑为他的每名部属，不管是谁，按其愿望和志向，安排工作，并且，委付符合其地位和身份的510 要职和重任，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大官员都热爱他，一致颂扬他，他们兴高采烈地回去侍候他。

旅途中，异密阿儿浑如四月的雨水，打开他那大海般的手掌，所有突厥斯坦和河中的地方都浸沉在他的恩施中，因他的慷慨乐施之名，〔那怕〕外人的心也都倾慕他。他先遣使到呼罗珊及〔邻近〕各州，宣布他的返回，因此，那些州邑和地区〔的百姓〕前去欢迎他归来，并在马鲁聚会。异密阿儿浑偕篾力克、异密、臣属，在……⑨下榻于马鲁附近的阿耳赞合巴德⑩（Arzanqabad）。一连几天，他们在皇宫中宴乐，而且他使宫室得到重建，园林得到修复。奉他之命，诸臣开始在阿耳赞合巴德购置园池，建造府邸。他由此赴徒思，在那里下令修复曼殊利亚和宫殿，它们已完全堕毁，以致该地多年来看不到任何建筑物的痕迹。他把这个任务交给阿必瓦儿的的亦赫抵雅尔

丁。他本人驻留在剌的康草地，在那里，由同僚和友辈陪同宴乐几天。贵人从四方去谒见他；政事按他的愿望实施；赛德尔和篾力克每天不断到来，他认为理所应当地奖励他们的工作。

当黑夜因告别了夏日而长叹，秋季逐渐衰老，树叶在晨风的袭击下开始从树梢脱落，这时，异密阿儿浑取道祃桚答而赴 511 帖必力思。他整顿他所到达的各州县的政事，因此，前进非常缓慢。他到达阿模里州，我父赍他在阿哲儿拜占准备的种种财宝、珠饰什物、宝石，去迎接他。此外，他还备有毡子、地毯和全付宴席的行头，举行一两天的盛筵。

当他启程〔赴阿哲儿拜占〕的日子临近时，传来有关忙哥孛剌[11]（Mengü-Bolad）的消息，此人是蒙古人，在绰儿马罕麾下被委任为帖必力思工匠的八思哈。机缘一至，他就投靠持掌贵由汗朝政的合答那颜[12]的卵翼之下。〔他这样做〕是因为合答为乃蛮部人，一个势必使他们结合起来的情况。[13]利用这个方便，他赴贵由汗的宫廷，揭发异密阿儿浑的活动。合答那颜获得一道札儿里黑，任命忙哥孛剌为八思哈和异密；他还得到一份盖有塔木花的敕令，任阿塔毕奴思剌惕丁为阿哲儿拜占和帖必力思的土绵长，后者为阿塔毕哈木失[14]之子，他曾离开鲁木，躲了个时期后，〔再度〕作为篾力克撒都鲁丁的政敌而出现。

异密阿儿浑得知这些情况，发现那些忌恨他的人怎样等待他们的时机，他的傲劲不允许他无视他们的阴谋。他命他的付手准备行装，征集供宫廷开销的金钱，派匿赞马丁沙作为他的使者先走一步，上报因散布那种谣言而产生的混乱。一个月 512 后，他也登程，并且应篾力克撒都鲁丁之请，命他也从帖必力

思动身。

异密阿儿浑在赴阙途中放开马缰，紧踩马镫。火者法合鲁丁·比希昔惕和我父陪伴着他，因他之命，本书作者也随他同行。一行人不断赶路，来到答剌速，这时传来贵由汗的死讯，恰好宴只吉带[15]（Eljigitei）同时到达该地。异密阿儿浑和一群蒙古人去迎接后者，轻装前进；他命令篾力克和赛德尔留在肯契克[16]（Kenchek）。宴只吉带极力催他回去组织大军，准备军队的装备，若他不在就没法完成。因此，他返回原地，遣异密忽辛到斡耳朵去，报告他赴阙和返回的原因，及其他事情。异密忽辛和匿赞马丁上奏这些事，其结果一如异密阿儿浑所愿。

抵呼罗珊后，异密阿儿浑为宴只吉带准备粮草（ṭaghār u sharāb）。同时候，各地的王公向四方遣使，滥发诏旨，因此，若干年的岁入为这些征索而耗尽。它的巨大数字、蒙古税吏不绝于途的驿马，再加上宴只吉带的征调（ikhrājāt）和需索，使百姓贫困，也使异密、篾力克、书记无能为力。

他的使者归来后，异密阿儿浑略事停留，再去谒见驻扎在八吉思境内的宴只吉带，返回后前往撒剌哈夕。冬季过去，春513 天来临，气候变得暖和，百鸟开始在园中鸣唱，这时，他认为应当慎重地拿定主意，于647年主马答Ⅰ月〔1249年8-9月〕[17]启程〔赴阙〕。忙哥孛剌的命令在帖必力思无人服从，所以他也领异密阿儿浑之令，从那里出发。异密阿儿浑到斡耳朵后，举行了几次札儿忽，他的案子得到了清查。他的实话和忙哥孛剌的谎言，明显不同，他的明白的论证压倒他的对手的伪词。忙哥孛剌的大马士革(damask)钢变成一堆软铁[18]，他的希望之水发

臭，而异密阿儿浑，在上帝的赞助下，大获全胜，因此，在那里暂时停留后，达到他的一切目的，他被打发回去。

他未能亲身到别吉[19]（Beki）和蒙哥可汗的宫廷去，因为他们明显地流露出不快。以此，为表示不能侍奉他们而致歉，他遣篾力克纳速鲁丁·阿里·灭里（Nasir-ad-Din 'Ali Malik），此人是一名最知名的篾力克，也是作为别吉的代表，任异密阿儿浑的同僚和那可儿，及另一个也代表她的必阇赤、火者昔剌扎丁·叔札阿（Khoja Siraj-ad-Din Shuja'i），赍贡礼往朝别吉和蒙哥可汗的宫廷。同时候，他派出匿赞马丁沙。匿赞马丁沙继舍里甫丁之后，作为拔都的代表，任火失浑[20]（qoshqun）的必阇赤，但他实际上在该斡耳朵中死去。

于是异密阿儿浑返回去，抵达阿力麻里地区也速〔的斡耳朵〕，驻留一两个月，以举行他跟也速宫廷一位异密之女的婚礼。火者法合鲁丁和忙哥孛剌先行，本书作者随异密阿儿浑留在后面。

后者离开该地[21]时，已是冬季，大雪使平原和山头彼此连成一片，严寒使四肢动弹不得；但他在十三天的时间内，从该地到达马鲁。留在马鲁作为他的代理人的异密忽辛和撒希伯底万，不在该城，因为他们奉拔都之命到他的宫廷去了。不久，哲剌巴德(Jilabad)的火者匿只马丁·阿里（Khoja Najm-ad-Din'Ali）从拔都宫廷归来，带回一道札儿里黑，任命他作为代表该火失浑的兀鲁黑必阇赤；为批准这个任命，大额勒赤们伴随着他。于是，当额勒赤们应异密阿儿浑之请，与贵人、首脑人物按时到达时，异密阿儿浑就指定脑忽（Naqu）和火者匿只马丁替他管治呼罗珊，他本人则动身去参加忽邻勒塔，这 514

将在下一章中述及。

---

①原文作TAYJ̌W。关于这个名字，见伯希和-昂比斯，《亲征录》，第180-1页。据拉施特（赫塔吉诺夫译，第120-1页）阿儿浑 的父亲，拉施特没有说出他的名字，根本不是千户，而是个穷人，他在 荒年拿他的儿子跟一个札剌亦儿异密换了一支牛腿！

②原文作J̌YJ̌AKAN，读作ČYČAKAN。《元秘史》 中的扯扯亦格泥（Chechegeyin）。这个名字，义为“小花朵”。据《元秘史》，第239节，她实际上不是嫁给了斡亦剌部长（忽都合别乞（Qutuqu Beki）），而是嫁给他的儿子亦纳勒赤（Inalchi），据拉施特（赫塔吉诺夫译，第119页）则嫁给脱劣勒赤（Törelchi）。

③原文作NWKR，但B本、D本和E本作NWKAR。蒙语中这个词的一般形式为nökör，但一种形式nöker，由库蛮抄本（Codex Cumanicus）中的nöger，“伙伴”（见格罗别赫，《库蛮语汇》）和现代波斯语的naukar（noukär）“仆人”，所表示。关于nököt（nökör的蒙语复数）之用作“自愿随从，也就是那些自由地为氏族、部落的酋长和首领服役、特别是当武士的人”，见弗拉基米尔索夫：《蒙古社会制度》，第110-23页。然而，弗拉基米尔索夫没有提到(nököt)之作为行政官。

④就是大必阇赤（书记）。

⑤SYRAQJ̌YN。显然义为“黄色人”，来自蒙语形容词 sira 或 siro，“黄”。语尾-qchin一般用来表示阴性名字（见前，第i册，第268页，注⑧，Boraqchin之名），但看来像-jin一样，它也能出现在阳性名字中。见田清波和柯立福，《梵蒂岗秘密档案所的三份蒙文文件》，第462页，注㊾。

⑥原文作TAYJ̌W，读作BAYČW。这个名字的蒙语拼法是Baiju（见伯希和，《蒙古和罗马教廷》，〔第109〕-〔110页〕，柯立福，《蒙古名字》，第413页。），但看来它在西亚读作Baichu。特别比较亚美尼亚语形：Bach'u（格利哥尔、乞剌柯思）、Bach'aw（瓦尔丹）。1241年，拜住（Baichu、Baiju）继绰儿马罕为西方蒙古军的统帅；正

是他征服了小亚细亚的塞勒术克诸王。见格鲁赛，《草原帝国》，第420-4页。

⑦也就是参加选举贵由为汗的忽邻勒塔。（穆.可.）

⑧引自阿不-穆罕默德·哈津（Abu-Muhammad al-Khazin）颂扬丞相伊本-阿巴德（Ibn-'Abbad）的一首著名合西答。见《雅特马答儿》第III卷，第34-5页.（穆.可.）原文中有个双关语：asmā'是阿剌伯语的“名字”（复数）。

⑨B本和E本为一空白。A本没有空白，而整个句子不见于D本和G本。C本作“648年”，即1250-1年，如穆.可.所指出，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志费尼往下说（见后，第512页），阿儿浑再次赴斡耳朵，在抵达答剌速时得到贵由的死讯，便返回去了；同时(见后，第513页)他在647/1249-50年又赴斡耳朵。因为贵由死于1248年初春（见前，第i册，第261页，注㊸），所以阿儿浑抵达马鲁的日期不能迟于1247年春，可能还要早些。

⑩阿耳赞合巴德（Arzanqābād），据牙忽惕说，是马鲁的一个村名。（穆.可.）

⑪关于这个名字的拼法，见前，第i册，第50页，注⑪。

⑫关于合答，见前，第i册，259页，注㊲。

⑬因此，忙哥孛剌也是个乃蛮人。

⑭见前，第i册，第148页，注㉙。

⑮见前，第i册，第256页，注㉗。

⑯原文作KNḤK，读作KNČK，C本和E本作KNJ̌K，瓦撒夫书孟买编本第12页同。这是卢不鲁克的Kinchat，即*Kinchac。见柔克义译，第135页，注①。在《马沙里克阿卜撒尔》(Masālik-al-Absār)中，它被说成是答剌速河谷中的一个市镇。（有关的一段，引用在柔克义译本，第136页，注②中。）可失哈利，第I卷，第480页，把它叫做肯契克-桑吉尔(Kenchek-Sengir)。

⑰看起来，如日期正确，他实际是在晚夏动身。

⑱他的名字（“永久的钢”）的双关语。

⑲即拖雷的寡妻唆鲁禾帖尼别吉，关于她，见前，第 i 册，第 108 页，注㉛。

⑳原文作 QWSQWN，穆.可.主张把它读作QWŠQWN。这是此词的突厥语形，而其蒙语形式(qoshighun)，看来仅在较晚的阶段才有"（军队的）分支"的含义。见弗拉基米尔索夫，前引书，第 172 页，伯希和-昂比斯，《亲征录》，第168页。

㉑何地？当然不是阿力麻里，它位于今天的伊宁附近，因此在马鲁以东一千多哩。

〔XXXI〕

异密阿儿浑赴大忽邻勒塔

649年主马答II月〔1251年8—9月〕，他决定出席忽邻勒塔，于是按通告，派额勒赤去召篾力克、异密和书记〔随他前往〕。一行人抵答剌速境，得到蒙哥可汗即位的喜讯①。他加快步伐，尽管大雪使行动不便，阻止前进，他却不予理睬。他抵达豁兰八失②境内，雪已填平沟谷山丘，封锁道路，铺满大路的雪深逾一马。那天，他们就地停留，但第二天，异密阿儿浑命骑兵都随他走在马前。他离开（multafit）道路，越过 515 河谷，沿山头行进。

他让骑兵一次下来十人，开辟道路。凡有坑洼，他就把它填平，骑兵随后继进。不能通过之地，他投下雨布（?bār-pūshhā），以此让牲口前进。感谢全能真主的慈恩，当天阳光普照，靠大量的劳动，到黄昏时已走了一帕列散的路，再感激光荣、崇高的造物主的仁爱，其危险的威胁已排除。这样，他一直不使自己停留和休息，直抵别失八里，异密麻速忽毕从蒙哥可汗的宫廷归来，也抵达该地。他们以各种高雅的礼仪，相互招待，举行酒宴。然后，他离开该地，先向蒙哥可汗遣使，报告说他们的牲口疲累。该使者途遇另一使者，携来谕旨要他赶快〔去见汗〕。随此，天惠的阵阵和风开始吹动，浩荡

圣恩的希望蓓蕾开始吐露。服从这个命令，异密阿儿浑加快他的步伐，并于649年③ 沙法儿月中，到达宫廷。

第二天，他的同伴也抵达，进献他们的贡礼；同时他被录为国之大臣。受阻于风雪和严寒的篾力克撒都鲁丁、火者法合鲁丁·比希昔惕及其他名人随后到来，他们获得献纳贡品（tikishmishī）之荣。当他们献完他们的贡礼时，皇帝命令对土地和百姓的情况进行调查，同时异密孛鲁合（Bulghai）和一些〔别的〕异密把他们都召集一起，讯问篾力克们和赛德尔们。因此，异密阿儿浑对起因于非法课赋连续不绝，苛虐额勒赤及税吏川流不息而赋入不敷和财政混乱状况，作了一个口头报告；并招承和供认因动乱时局而引起的缺点，它依次由时间的条件所造成。因为他对施政中失职的供状和对此的解释，有显而易见的例证作补充，世界的皇帝表示赞同，没有忘记异密阿儿浑过去提供的劳役，因此对他恩宠有加，同时，极为宽宏仁爱地，擢升他于所有他的同僚和同辈。蒙哥可汗这时叫把所有在场的赛德尔召集一处，磋商如何去减轻民瘼，并如何治理国家，以使贫弱可以得济，国土恢复繁荣。圣上思虑的只是，公道正义的香风应熏遍天下的四角，暴君和酷吏之手应不施害于他国家的子民，全能真主的奴仆的祈祷应包括他的与日俱增的幸运，而且那种幸运的福惠应和一个吉祥的时代相结合。再者，无庸怀疑，每人都熟悉他本国的利害，最明白它的弊端；因有那种知识，也就最清楚那些疾苦怎样得到医治。皇上因此命令，在认真考虑后，他们每人应写一份奏章，说明他们国家的得失，其起因若何，它又怎样可以得到补救，以此他可按他睿智的判断下令进行必要的改革。因为这不是秘密：熟练的医

师在开始他的治疗前，先询问症状，它的来源，它的轻重，并通过脉搏和别的征兆使自己了解病情，因之在认清了病因和病状后，治疗变成一件容易的事，然后他按〔病人的〕体质下 517 药。现在皇上的公道好比一个慈悲的医师，用一付苛猛之药把专制和暴虐之疾从这世界肌体中清除；而且，它是使暴政的受害者在顷刻间恢复生命的耶稣的呼吸。

奉他的旨令，他们每人写了一份奏章陈述世上的疾苦，而第二天，他们都奉命到接见的地方。他们被带到皇上的面前，开始照上述方式讨论国家和百姓的福利；他们结论的要点是，征收百姓的各种赋课（ikhrājāt）和五花八门的暴敛（iltimā-sāt），为数〔太〕多，百姓的流散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因此赋税应按丞相牙老瓦赤在河中采取的方法来征收，也就是所谓的忽卜绰儿（qupchur）税，按照它，每人一年的缴纳是按他的财富和交纳能力来决定，并且在缴纳了这个规定的数目后，在同一年内不得再找他，也不得给他别的摊派。就这样作出了决定。同时皇帝下诏，一个富人每年应被征收十个的那，如此按比例降至一个穷人为一的那，从这个来源得到的全部收入用于支付强征的签军（ḥashar）、驿站（yams）和使臣生活的开销（ikhrājāt），除这之外，不得干扰百姓，不得用非法征索④向他们要东西，更不得接受贿赂。而对每种情况和变化，他都制定一条札撒，其中一些将在蒙哥可汗登基的一章中披露⑤。

同时当诏旨和札撒颁布完，这些州邑的政事交给了异密阿儿浑，其政权也落到他手中，这时皇上首先赐给他一道札儿里 518 黑及一面虎头牌子，任命乃蛮台⑥（Naimatai）和秃鲁麻台⑦

（Turumtai）为他的那可儿，还任命异密为代表每个兄弟，即忽必烈⑧（Qubilai），旭烈兀（Hülegü）、阿里不哥⑨（Arigh Böke）和木哥⑩（Möge）的那可儿。他这时对各种札撒颁发一道札儿里黑，其要旨是减轻百姓的困苦，同时也把札儿里黑和牌子赐给陪同阿儿浑的那些人。在篾力克们当中，纳速鲁丁·阿里灭里，他实际是异密阿儿浑的同僚，被委付与你沙不儿和徒思的所有领土，特别是它们的土绵，以及亦思法杭、忽木（Qum）和柯伤的土绵。篾力克撒都鲁丁，他是整个阿兰，阿哲儿拜占的篾力克，被批准任该职位。也里、昔思田，巴里黑和迄今征服的印度方向的一切领土，其长官职位被授给篾力克苫思丁·穆罕默德·迦儿忒⑪（Shams-ad-Din

519 Muhammad Kart）。异密马合木则被授与迦儿漫和桑忽兰⑫。皇上把虎头牌子赐给所有这些人，其他人则各按他们的地位接受金牌或银牌，还有札儿里黑；然后他命他们回去。同时，跟随他们的人都被点数，他赐给他们契丹袍子，那怕随同他们的骡夫和驼夫也受赐；在受到殊恩厚宠后，他们奉御旨随异密阿儿浑离开。本书著者和昔剌扎丁·叔扎阿留后数日。他们接受一道札儿里黑和一面牌子，授与本作者之父及昔剌扎丁为撒希伯底万的职务，后者曾是代表别吉的必阇赤（别吉死后，该职位隶属阿里不哥），然后在651年剌扎卜月〔1253年8—9月〕离开。

当异密阿儿浑抵达呼罗珊时，所有的大臣（aṣḥāb）和赛德尔都到场，于是他宣读札儿里黑，并向税吏（'ummāl）和穆塔沙里夫解释蒙哥可汗的札撒。从每人那里他强迫交一纸保证称：他不会破坏有关的原则，也不忽略其中提到的事项；凡

是反其道而行、犯下虐待百姓之罪者，要因此自陷法网，公开受刑。而且按照圣旨，他任命异密和书记，他们连日来共同商量奉命征收的忽卜绰儿的定额。最后决定说，在实施人口调查时，税额应定为每十人每年交七十个鲁克尼的那。他这时指派异密和书记去编制户籍和忽卜绰儿。在呼罗珊和祃桚答而，他派两三个作为诸王代表的蒙古异密，以及他自己的一个亲戚脑忽、兀鲁黑必阇赤法合鲁丁·比希昔惕，丞相也速丁·塔希耳（'Izz-ad-Din Tahir）作为〔他的〕全权代表（nāyib-i-muṭlaq）。他把乃蛮台和我的父亲，撒希伯底万，派往伊剌克和耶兹德，尽管命运之指（shast）已在后者的年龄上打了六十（shast）个结，使欲求和野心的力量减弱；他对底万的工作厌倦和疲累，同时因在陷入悔恨的深渊前〔及时〕醒悟，他已自己决定退享清闲，弥补他过去在繁琐无聊中度过的岁月。他以这个题目撰写了如下的两种语言的乞塔诗： 520

你将干多久那不义之事？

你将拖曳多久那幼稚的衣裙？

志费尼，你是大麦（javīn-ī），当你企求时，你将发现。

为何如此加紧去贪求？

你无知地算计别人，忘记了轻率算计人者，

要受到严惩。

你算完自己那本没有总数的帐，

你是个多么可惊的鼠目寸光的人！

倘若有一天命运使别人满意，

那么你就严峻地谴责你自己的命运。

因你的怯懦，

你日夜为你的坏脾气折腾。

白发像闪闪〔云采〕之光那样升起，

你的青春像云一样消逝。

青春一去不返，老年来临，那种欺骗告终，

你可说是在一场沉睡中。

青春已逝，暮年到来；灾难盛行，

因此你快忏悔。

老年已紧踩永生之镫——

为何你把愿望之缰转向那空虚之物？

但不要被歌姬（ghawānī）所欺，

因为甜美的颂词坏过折磨的利齿。

丢掉满足的面纱，

因为没有月光从穆合纳⑬（Muqanna'）之月射到你。

再不要被贪杯所误，

因为它不过是对海市蜃楼的渴望。

521 倘若你不是一个虚假的品味者，

为何你像一只酒杯那样常盛满酒？

当违禁⑭的蛆虫聚集在皮囊⑮中时，

你闯入了财宝的殿堂吗？

像天空之雨你日夜不息，

像一只忽惕鲁卜⑯（qutrub）你终生都在骚动。

然而，因异密们不同意他退休，我父就违愿地前往伊剌克。当他抵达亦思法杭县时，他得了几种共同致命的病，把他

的灵魂交给真主，从这毁灭的场所到那永生的目的地。

异密阿儿浑还派秃鲁麻台、撒里合不花[17]（Sariq-Buqa）及篾力克撒都鲁丁，在帖必力思的火者麦术督丁（Khoja Majd-ad-Din）的合作下，去安排户口的调查，千户的划分和忽卜绰儿的征收。

同时候，他自己动身到拔都的宫廷去处理一些事，火者匿只马丁[18]陪他抵拔都的斡耳朵。这些事按蒙哥可汗的敕令和他自己的当机立断处理完。他这时经打耳班赴谷儿只、阿兰、阿哲儿拜占，并完成了户口调查，征收忽卜绰儿和收税的工作，然后他前往伊剌克。

现当他不在皇宫时，一些人在对他的怨恨中勾结起来，并得到一道〔遣〕扎马鲁丁·哈思哈只不(Jamal-ad-Din Khass-Hajib）为御史的札儿里黑。抵达呼罗珊和发现它没有人时，他开始作查帐的工作，伸手掠夺和侵吞。

异密阿儿浑办完他在伊剌克和阿哲儿拜占的工作，赶去迎接旭烈兀王子，在碣石[19]（Kish）见到他。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他继续他到蒙哥可汗宫廷的旅行，到达哈八兰。他离开 522 旭烈兀后，扎马鲁丁·哈思哈只不去见后者，交给他一份开列所有大臣、篾力克、异密和首脑人物的详尽名单，说："我已经控告了他们每一个人，必须到蒙哥可汗的宫廷去。"旭烈兀回答说："这事关系到异密阿儿浑，必须视他之意处理。奉蒙哥可汗的诏旨，并按我们的一致意见，我们已把那些州邑的政柄交给他手中。"名单中扎马鲁丁原把本书作者开列进去。当看到我的名字时，王子说："若是控告他，那就当着我的面说罢，以此这事可以在此时此地进行调查，得出结论。"扎马鲁丁后

悔他之所言，为自己解释；从那里返回后，他在马鲁与异密阿儿浑会合。

后者现在和火者法合鲁丁结成他们之间过去未曾有过的友谊，同时他们于654年剌必阿Ⅰ月〔1256年3—4月〕前往宫廷，异密阿儿浑派他的儿子克烈灭里 (Kerei Malik)、异密阿合马和本书作者处理旭烈兀王位下的事务，并把伊剌克、呼罗珊和祃桚答而的施政权交给他们。

当异密阿儿浑抵达世界皇帝的斡耳朵时，一群奸邪和宵小已在那里等他到来，想采取某种行动，或者策划一个阴谋，以此伤害他的真主护佑的前程。哈思哈只不和一些别的人现在跟这些家伙合伙。他们陈述理由，同时契丹书记动手查核帐目，札儿忽的异密们则开始调查异密阿儿浑的案子。因为天庭法官的恩德仍照顾他的事情，他的敌人除灾害外什么都没有捞到，在竞争的场地中除丢脸和后悔外一无所得。一些罪魁祸首实际523 在斡儿朵中已经死了，而〔皇上〕把哈思哈只不和另一些告密者交给异密阿儿浑，有的就地被处死，有的在他到徒思时被处决。至于哈思哈只不，他被单骑押送回去。

同时，诸省的户口调查完成后，世界皇帝把它们都分封给他的族人和兄弟，这将在适当的地方述及。又因蒙哥可汗安天的御伞现在进向遥远的契丹诸地，异密阿儿浑就再度奉命，和篾力克们、异密们返回在他控制下的州邑；同时他受到殊恩殊宠的显扬。至于异密和篾力克，那些在头一次没有荣获牌子和札儿里黑者，现在得到它们。火者法合鲁丁·比希昔惕死于斡耳朵。他的职位授与他的儿子忽撒马丁·阿米尔·忽辛(Husam-ad-Din Auir Hmsain)，尽管他在他的儿子中年龄最小，可他

能书写畏吾儿字[20]的蒙古语，而在当今，这是博学多识的根本[21]。代表拔都的兀鲁黑必闍赤的职位授与火者匿只马丁，而其他的必闍赤，篾力克、异密们官留原职。火者匿只马丁这时赴拔都的宫廷。

异密阿儿浑在656年剌马赞月〔1258年9月〕抵达呼罗珊，因曾目睹宫廷的重要事件，体会到其中的奥妙，学会在那里施行的调查和询问的方法，他进行仔细的查帐，惩处了一些穆塔沙里夫，并任命火者也速丁，一个其本质纯若其名[22]，其才干和能力为人所共知的人，作为他在底万和私[23]库事务中的代表。毫 524 无虚假的友谊和亲善关系不让我详谈这个题目，因为

吾人之间的友爱超过了亲属关系，
而族人认为〔高尚〕的东西
〔相较之下〕变得微不足道。

在过去每一次的作法是进行户口调查、估定忽卜绰儿和其他赋税，但在这一次，为使事情轻易些，呼罗珊的户口调查延期。

异密阿儿浑现在往见在阿兰地区的旭烈兀。抵达那里并作了报告后，他赴谷儿只，在该地他开始进行一次户口调查，把居民划分为千户。头一次忽卜绰儿定为每十人征七十个的那，但因人丁签发（ḥashar）、驿站（yam）、驿骑（ulagh）的开销和军队的支付超过了估计，不能由当时规定的忽卜绰儿来支付，由此调整为：多余的需求按原额的比例估定。实施忽卜绰儿前，地主和富人，例如那些在十个不同地方有产业或四下

广殖财产的人，每处产业都按比例征税，因此一个人必须交五百或一千的那。但当这种新税法实施时，税额是十个的那，对富人说那怕加倍也不会是个大负担，反之，它沉重地压在穷人身上。异密阿儿浑曾把这种情况上报，有命令把富人的忽卜绰儿重定为五百的那，按比例降至穷人为一个的那，为的是那笔开销可得到支付。采取这个步骤后，户口调查就十分彻底地实施了。

异密阿儿浑先往谷儿只，因为吉思灭里之子大维德灭里在那里谋叛㉔，同时旭烈兀已把一支蒙古和穆斯林大军派往那里。525 异密阿儿浑率他自己随身的部下和一些士兵，从第比利斯驰往该地。军旅从四面会合，屠杀和俘获了大量的谷儿只人。异密阿儿浑然后返回，于657年剌马赞月末〔1259年9月初〕在帖必力思和正准备进兵西利亚的王子会师，同时向他报告谷儿只的形势。旭烈兀派一支军队去征调伊剌克及谷儿只臣服部分(il)的土绵。整个这支军队，他置于异密阿儿浑的统率下。

当后者返抵第比利斯时，大大维德灭里因征索赋税余额也起兵造反㉕，挣脱了臣服的套索。㉖

---

①登位的时间是1251年7月1日。见后，第567页。

②见前，第i册，第40页，注⑥。

③650年之误，据志费尼自己的叙述，第III卷第74页〔第ii册，第597页〕，阿儿浑在650年沙法儿月20日〔1252年5月2日〕抵达蒙古宫廷。(穆.可.)

④ qismat va dast-andāz。关于qismat,"居民中赋税的分配,"见米诺维和米诺尔斯基《纳速鲁丁·徒昔论财政》，第784页。

⑤见后，第598-600页。

⑥“乃蛮男子”。

⑦关于 turumtai，一种肉食小鸟之名，见前第Ⅰ册，第242页，注⑧。

⑧原文在这里作 QBLA，而不是作 QBLAY（拉施特的 QWBY-LAY）。这当然是蒙哥的继承者，马可波罗的 Cablai Kaan（忽必烈可汗）（1260-94）。

⑨ARYΓ BWKA。瓦撒夫（哈模尔柏格斯塔尔编，原文第21、22、25和28页，译文第23、24、26和29页）除了作ĀRYΓ BWKA外，还作ĀRYΓ之形，由此看来他的本名是 Arïgh，而Böke是附加成份，整个的意思是“角力士阿里。”对照曾砍伤成吉思汗异母兄弟别勒古台的不里孛阔（Büri Bökö）（《元秘史》，第131节）和成吉思汗的妻子孛儿帖在被篾儿乞人捕捉后所嫁的赤勒格孛阔（Chilger Bökö）（同上，第111节）。这似乎是对这个名字较自然的解释，而不是把 arigh“纯粹的”或“瘦的”作为修饰 böke（bök'e）的形容词，如伯希和，《金帐汗国》，第57页，所作的结论说：其义或为“纯粹的角力士”。格鲁赛和伯鲁察（Baruch）（格鲁赛，《蒙古帝国》，第317页和548页）采用 Ariq-böge“纯粹的魔术师”之形，但如伯希和在前引书第56页中所指出，蒙语böge“珊蛮”中之g纯属书面的，而其读音为bö'e或bö，如他所说，它和汉语对此名的转写（阿里不哥）不符——它同样地和卢布鲁克的Arabuccha不一致。阿里不哥是拖雷长妻唆鲁禾帖尼所生的幼子。巴黎金匠威廉·布歇尔是他的奴隶。关于蒙哥死后他和忽必烈争夺汗位，见格鲁赛，前引书，第317—24页。

⑩MWKA。据拉施特（伯劳舍，第202页），他是拖雷的第八子。他死于1261年。见昂比斯，《元史第CVII章》，第89页，注⑦。

⑪关于也里的迦儿忒朝（1245—1389），见兰浦尔，《回教王朝》，第252页。

⑫见前，第Ⅰ册，第136页，注⑩。

⑬关于穆合纳，“蒙面先知”，摩尔（Moore）在《拉勒拉·鲁黑》（Lalla Rookh）中所颂扬者，见布朗，《波斯文学史》，第Ⅰ卷，

第 318—23 页。这里指的是“他使之从那黑沙不一口井里夜以继夜地升起的假月亮（由此他常被波斯人叫做 Mah-sazanda“月亮的制造者”）……”

⑭读作nuhā禁令。

⑮原文作ḥirāb，读作jirāb。

⑯quṭrub是一种特别不休息的昆虫之名。

⑰“黄牛”。

⑱他的全名是哲剌巴德的匿只马丁·阿里。见前，第514页。

⑲原文作Kītū（据A本），但D本作KS，即KŠ，Kish。又参看，第III卷第99页（第ii册，第613页），那里，Kish 的拼法有与‘inān·kash“收缰”的双关语为证。碣石，后来的沙赫里夏勃兹（Shahr-i-Sabz），是帖木儿的出生地。

⑳直译是“他把蒙语的艺术和畏吾儿文〔的艺术〕结合起来。”

㉑志费尼难得如此公开地流露他的情绪。

㉒Ṭāhir，即“纯洁者”。见前，第519—20页。

㉓khāṣṣ，即与 Khassa“私囊”有关的。见米诺维和米诺尔斯基，前引书，第779页。

㉔见阿伦，《格鲁吉亚人民史》，第116页。

㉕在1260年秋。见阿伦，前引书，同页。

㉖在B本中随后是相当于原文六、七行的空白。这好像表明作者在他的原稿中为补充其后事件而留下的地方。（穆.可.）

〔XXXII〕

花刺子模的舍里甫丁

“真主无需理由就摈弃他所摈弃者，也无需理由接纳他所接纳者”，这天庭的法官，当他创造人们的灵魂时，把一些人串在有福者的弦上，而把一些人系在倒楣者的链中；“有福者终身受惠，倒楣者永世受咀咒。”同时，灵魂在人们心里塑造和陶冶后，经过生殖繁息的过程，每个人就在预定时刻，按照天意，进入显露的平原，从最高的屋顶下至最低的门阶。那么，倘若某人实体之衣绣有天惠的锦绣，那用不着他作什么特殊的努力，善的效果就自己体现在他的言行中，但倘若另一个人生有凶相，他的整个行为也与之相符。其旨趣有穆圣（愿真主赐福他，赐他和平！）的珠雨般的话为证：“有被授与善之秘诀的人，也有被授与恶的秘诀的人。”现在按照这首诗： 526

> 我是一个用合西答来污辱他的敌人者，
> 确实，最坏的合西答是匿名的——①

此前言的要点，此绪论之意义，将在舍里甫丁的一生及言行中体现出来。

创造和发明工场中的天匠，在使他成为藏污纳垢的喷吐口

和混杂种种肮脏信仰的皮囊后，希望他的名字也和他的行为一致，并有意确立"绰号自天而降"的真理，就用Sharr之shin和ra构成他名字的字母，名他为Sharr fid-Din②。为简便起见，去掉常用名字中的双音符号(tashdids)和不固定的字母，这是一个一般的习惯和长期采用的作法，故此在这种情况下，ra的双音符号被去掉，他名字中的ya也被省略，他就被叫做Sharaf-ad-Din(舍里甫丁)③。同时我们必须说一说他的劣根性之形成和那个卑贱恶棍的脏心中包含的东西——

> 我不因他的身份讥笑他，
> 但我看到这条被掷以石头的狗④——

在这样做中我们遵照穆圣的谕旨："描绘这个无赖及有关他的一切。"现在有识者看来，明显的是，这条揭露奸人劣性的圣训不乏特殊的和一般的益处，这可分为两个方面。首先，当这类蠢货的罪孽和奸恶在人们的集会中被重复时，那些披着智慧之裳和饰有幸运之宝的人，看出避免类似行为的必要性，不忘记去实践高尚的习俗，以此有关的印象可以勾划在他们的思想中，而他们的身子可以变成洁操之本。大教主阿里被问道："您向谁学习好的礼仪？"他回答说："从那些没有规矩的人学习。"其次，一个有这些缺点的人，倘若他准备接受神示之光，将无疑地不干这类事，谨畏挑剔者的谴责，免得成为众矢之的，以此当作他应尽的本份，并把达于至善之境看成是万事之先；为的是他可以从那种其教训永远铭刻在生命之容上的奇耻大辱中获救，又可以因恶行的排除，光明磊落地在他的人格中确立

正直的质地和优秀的品德，以致在一个短时期内他就可以在他的同侪中以品行优良而著称。但倘若（惟愿不如此！）凶兆和失望之迹已显露在他的身上，那末没有圣训能把他耳里的怠慢绵塞摘除掉，他也不痛改前非，而且他的顽固性将与日俱增，最后他将在其中愈陷愈深。

因为老人那怕在他进了坟墓时
也不抛弃他的作法。⑤
他的罪行不能跟他分开：
人们怎能把臭气和粪便分开呢？
他抱怨说："为什么你讽刺我？"
但他自己就是讽刺的对象——
　那么你用什么讽刺他呢？

这个不配显贵的流氓也一样—— 528

高位不宜于阿不牙剌（Abu-Ya'la）这个人，
伊斯兰美丽之光也不宜于他——⑥

这个有毒蛇面孔、蝎子品貌、举止下流、面目可憎、貌似女人、动作带阴气的家伙——

阿布儿·丽达·合里（Abur-Rida al-Qari）
有像女人的长相。
他本性如女人，但缺乏女人轻快的性格——⑦

一个卑鄙无耻的两面派；一个给任何主子惹祸的人；一个毫无德行的恶棍；一个擅长专制暴虐的淫徒；一个世界上最高级的

男娼；容貌残缺，本性如耶西德[8]（Yazid）；道德败坏，臭气熏人；朋友的出卖者，上司的告密人；吹牛和昏乱如尼诺（Nimrod）；奸恶和愚昧为赛母待之侣；一个像法老的施椿刑者[9]，在伊斯兰民族和国土中制造暴行和苦难有如阿代；一个如鸡奸犯的病态假面人；一个不顾宗教呼唤的流浪汉；骑人时象石头，被人骑象头驴；屠杀百姓，勾结暴君；一个人形的妖精；好人憎恨[10]，坏人信任；一个面纱的撕毁者，一个请愿人的谋害者；一个无耻的守财奴；象一个斡罗思人那样愁眉苦脸，老在生气；是人皆骂，众口交攻；——

529

而我的听众要不跟着喊"阿门！"，
我决不对他进行咒骂——

一个直立的禽兽；一个人样的妖魔；一个象凶神的无赖；一个披人皮的畜牲；一个诡计多端的艾必利思；因他肮脏野心之奸恶而卑鄙不堪；一个化装成人的撒旦；他的鬼主意之多像猴子[11]（nasnās）；——

这是一个人世间的奇迹——
人的样子，但不是亚当的子孙。
论奸诈他像一个妖怪，
从不停止坑矇拐骗。
倘若吾人之父亚当收留他，
那么一条狗也比吾人之父亚当要好——[12]

（真主原谅我言多有失！）[13]一肚子草包；学识贫乏；不尽仁爱的本份；除对他的女人外妒忌一切人；身材魁伟而灵魂渺小；无礼义廉耻之念；一个〔仅〕在斤斤计较时才有锐利目光的人；长于作恶（taharmuz），但对——[14]却是个蠢人；一个老吵闹的满嘴喷粪的流氓；作为盗墓贼说赛过最低层的贱民；对真主的命令不耐烦；热衷于干被禁止的罪行；放手行凶；吝于行善；除对罪恶外残忍无情；否认真主的无边仁慈；胆小怯懦，玩弄懦夫的花招；无视宽恕者真主的善行；象狗一样追逐这世上的腐臭；不顾来世，“不希望真主慈悯”的铭文印刻在他灵魂之额上；疑虑的帷幕不让真理之光照进他阴暗的心胸。事情的真相是——

53）

倘若艾必利思认清你的行为，
他会把你作为他的行当的继承人。
倘若亚当知道你会出世，
他会因羞惭自行阉割。

那么确实地，他在呼罗珊人中不祥的来临，有如答扎勒[15]（Dajjal）到来的序幕，更不如说它象死神的前锋的袭击。

他的眼睛是噩运的前兆，
即使在这前兆中已有了噩运。
早在亚当的腹内时
他已被叫做“苦难的先驱。”[16]

现在，这里隐藏的秘密及这里暗示的奥妙，其说明如下。

这个一窍不通的贱货是花剌子模一个村子中某个挑夫的儿子。

倘若提到玛耶（Mayy），那她是坏透了，
此外马拉（al-Mala）的百姓多么优秀⑰。

在度过幼年，达到青春妙龄后，他因风和水甜，生有可爱的风姿和俊美的容颜：他的发长及腰，他的面孔闭月羞花，他的齿
531 若眩目的贝珠，口象带笑的樱桃，因此很多人为爱他而悲泣。

玛耶的面孔上有美丽之形迹，
但在她的衣服底下，
要是能看见的话，却是下贱。⑰

有天，花剌子模的篾力克过路，他的目光落到他身上。他发现他面孔漂亮，四肢匀称；同时他热烈地爱上了他，被他的美所俘虏。他要他为自己服役，挪开廉耻的面纱。过了些时候，在熟习了服役的规章和手续后，他成了这个篾力克的书记（davǎtl），更恰当说成了他插笔的笔筒（davǎtī）、解疾的良药、倒垃圾的桶。又因为不断用笔，他逐渐懂得了黑白之别⑱，等等，直到暮色开始生于他的双颊，他的容颜褪色，而众所皆知，青年的美丽犹如妇女的忠贞一样转瞬即逝。

你双颊的蔷薇并不始终开放，
这个心碎的人也将不再充满忧虑和哀伤。

性爱原来是一种很快用尘土遮蔽理智之目的迷恋，但那种欲火

仅用一滴水就被扑灭，它象风一样消逝无踪。

爱情是那种不变少的东西，
只要有它，人们就不离开它。

那个篾力克，当他年岁日长而越发老态龙钟时，他的兴味索然，他的热情化为乌有。

当我变老时，
我经常担心苗条女郎们的残酷，
但我的白发超出我的预料，
产生一种对她们的冷淡感情。
我担心她们会抛弃我，但看哪！
抛弃她们的却是我。

最后，宫廷传来一道敕令，命成帖木儿率领花剌子模军队 532 往呼罗珊，协助绰儿马罕征服该邦。成帖木儿要书记，但由于两个原因，任何有身份的人都不愿意参加这次远征：首先因为其目的是要蹂躏一个穆斯林国家，其次因为结果不得而知。然而花剌子模的篾力克强迫舍里甫丁去，在压力下他离开了他的身边。

无须青年的面孔在闪耀，
他们的牙齿迷人。
他们浑身是谄媚和妖态，

他们勾引人的力量是强的。
但当他们光洁的脸上长出须毛时，
它就象死神一样使朋友跟朋友分手。⑲
用蔷薇园典当荆棘的人哪，
因为你已种植荆棘，走开吧，去收获荆棘吧。
我曾说过："到这儿来，美人啊！"
现在我却对你说："滚开，你这丑脸！"

他被供给一头独眼的驴子，象答扎尔⑳一样骑上它后（"一只骑着蝎子入蛇洞的黄蜂"），他登上旅途，路上经历了千难万险。

这个冒烟臭的坏蛋，这个举目无亲的蠢货。
在任何城镇中都没有朋友，
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亲人。

当他在成帖木儿手下干了个时期后，他掌握了突厥语，除他外没有用别的译员。

时局一片混乱时，一个蠢人被提拔到显职，
因他的高升，显职也受到损毁，
好比是，若你搅动水，
桶底的沉渣泛到水面㉑。

533 现在．呼罗珊的时势是在一片纷扰和混乱的状态中，叛乱

骚动之火炽热；但尽管国土因军队通过而遭到蹂躏，百姓没有完全被灭绝，因为当一县一村投诚时，蒙古人根据该地的幅员，仅满足于收一点粮草和十额尔的亚麻布，至多一百，然后会收回骚扰之手；即使他们用武力攻克一个村子时，他们要，就真实情况言，抢走他们所能到手的一切牲口和衣物，但那些刀下余生的人，他们并不施以酷刑和残害。因为最初蒙古人不重视金银珠宝，但成帖木儿就任后，这位贵人，为显示成效，就使金钱在他们心里香甜起来，象艾必利思使人心爱上这花花世界，并使那种爱成为万恶之源。他所至之处和他的军队经过的地方，他都要向那些投降的人征收一笔赋税，而每当一个地方被袭取时，百姓会受到酷刑的折磨，直到他们交出了他们所有的东西才罢休；即使在这时，他们的性命也保不住；同时那些认为保命要紧的人用金钱来赎他们的命——但在当今这个时代，人们引以为傲的是，他们多半是用金钱换来他们的性命。如此这般迄至呼罗珊和祃桚答而给毁灭在这转动磨坊的灾难磨石下，在命运的践踏下被芟为平川。

该地区的政事现在稳妥地交给了成帖木儿，骚乱的影响被消除，奸党被根绝。因此，上述这个恶棍，他在经过贫穷困苦后，已成为公驼、母驼的拥有者并已用孤儿寡妇的心血养肥了他自己（全能的真主说："在那一天，他们的财宝将在狱火中被焚，他们的额头将打上财宝的烙印"）㉒，这时因他过去的劳绩以及行家的退隐，被任命为兀鲁黑必阇赤；文星和天神在发泄这些情绪时从眼里流下血泪：　534

时代的面孔已翻过来，脖子变成了脸，

奇迹！
脑袋从肩上掉下来，
继神气之后变成了一条尾巴。
同时驴子的身份不再卑贱，
给安上了豹子㉓的雕鞍〔并且〕戴上了金冠。
有多少不配象他们父亲那样
被称作贵人的庶子，私生子！
老天帮助和指引他们，他们获得了财富，
自命不凡。

在每个征发赋税的县里，他都要用商贩的手法把事情记录在纸片上，等到呼罗珊的一些大员把这些情况录入档案和帐簿的时刻。事情就这样继续下去，直到成帖木儿去世和由诺撒耳继承他，同时候，这个奸徒亲往拔都的宫廷，获得一道任他为原职的札儿里黑。阔儿吉思上任后，他继续任原职并被分配给同样的职务。阔儿吉思原以机智和能力著称，在他手下，若无他的指示，舍里甫丁不能再发号施令，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出；他不能压迫任何人，也不能非法地攻击无防备者。因这个缘故，他不断怂恿成帖木儿之子额儿古帖木儿谋求他父亲的职位，他偷偷一再遣使给他，汇报有关阔儿吉思的情况，在他心里种下反叛的根苗，而表面上他却跟阔儿吉思一鼻孔出气，和他一起与额儿古帖木儿为敌。“要阴就阴，要阳就阳。”他的鬼主意在额儿古帖木儿的心中生了根，于是他遣一名使者到合罕的宫廷去上报阔儿吉思的活动。接着异密阿儿浑和几个那可儿奉命从天子的宫廷前来调查情况和征收赋税。当他们抵达呼罗珊

时，舍里甫丁仍在耍两面派的手法，并作为一名扈从随阔儿吉思赴阙。他们到达时，他一面仍是阔儿吉思的扈从，另一方面又是向额觧古帖木儿的通风报信者。当合罕的仁德和恩渥施于阔儿吉思，他的敌人被击败时，额觧古帖木儿部下中一些人饱受笞刑，这后者中有人把一份那个两面派保存的，笔迹潦草若蛆卵的记录交给阔儿吉思。真相现在大白：那些骚乱大部分由那个该死家伙的主意，那个奸贼的汇报，那条豺狼的言语所挑起。事情的真相经异密镇海之口，上报给贤明的皇帝、聪慧的天子合罕，他说出如下一番话："他那付模样和德性说明了这场无价值的灾祸。倘若他随同阔儿吉思，他将从正义之途中回头，因他的奸恶和狡猾，阔儿吉思治下的那些州县的事情将逸出正轨。他必须给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以免呼罗珊的政局和事务陷于混乱。"

舍里甫丁发觉形势不妙，他害怕阔儿吉思报复，太乐意留在后面，呆在斡耳朵中。然而有人用下面的话来敦促阔儿吉思。"舍里甫丁"，他们说："是历代智士在失掉良机和后悔莫及之前，极力要对付的一个弱敌；把这种情况下的疏忽大意看成是缺少全智和远见，并看到这有盛有衰的世界不是没有它的反复和变化。若他留在这里，让他找不到什么空子或缺口，并利用机会去惹起麻烦和灾难。"但阔儿吉思说："他是从捕蛇者篮子中逃走的一条蛇。凡要抓他的人都应被告之：'让祸害去吧'。"然而作为一种慎重小心的作法，这些人仍坚持他们的意见，直到阔儿吉思也被说服为止。因此要求让舍里甫丁回去，借口是，呼罗珊和祃椤答而的帐目尚未了结，不愿看到这种情况：穆塔沙利夫和税收官吏因他不在，把一些亏空〔的原因〕 536

归之于他，同时底万的岁入因此受损。于是那个举世无双的魔君就奉圣旨被打发回去，没有得到一道札儿里黑。阔儿吉思对他毫无愤懑和不快之色；但当他渡过乌浒水，呼罗珊和伊剌克的异密、篾力克和首脑人物前去迎接他时，没有人稍稍理睬舍里甫丁，他象个老百姓那样孤另另走来走去。

真正的宰相是那个被解职后
仍为宰相者。
当失掉对一个省份的权柄时，
他重获对自己德行的控制。

当他们最后到达徒思时，他被逮捕并给戴上了枷，因为阔儿吉思尚在斡耳朵中就已和大臣们安排好，〔在他们返回时〕拘捕舍里甫丁并调查他的罪行。舍里甫丁供认不讳，接着派一名使者赴阙上报有关情况。该使者行至中途，时值合罕崩驾，道路被封，而灾难之门被打开。他返回去，见到阔儿吉思。同时候舍里甫丁在监禁中时时被交给不同的篾力克看管。在他被囚禁并象阿不剌哈卜(Abu-Lahab)那样给投入苦难和受罪的缧绁中时，那个'背负柴薪的妇人'㉔即他的老婆，原已遣使赴诸王的宫廷申诉他的苦处。使者有的途中被捕，没有抵达他们的目的地，但他们当中有一个到了兀鲁黑额甫的宫廷；恰好有几个异

537 密在那时奉命去召阔儿吉思；他们现在也就被委托处理舍里甫丁的案子。他们抵达徒思，然而，舍里甫丁已被交给萨布扎伐尔的马合木沙处死。马合木本来以他智力之低下、无知之到顶、对真主旨意和禁令之漠视以及他用非法手段（ibāḥat）吞没财物和杀害穆斯林而声名狼藉；想法是这样：倘若有敌人攻击

他，那他也会被牵连进去，用这个方法可以一石两鸟，一计除两害。但是，呼罗珊百姓的灾害洪流尚未消退，一口苦酒仍留在他们杯中，就在能够除害前，传来了使者们抵达的消息。作为一种预防措施，阔儿吉思派一个人到萨布扎伐尔，命令停止舍里甫丁的案子，不要匆忙行事——然而“祸害生于拖延”，据记载，阿里（愿他获得和平！）曾说：“我通过决心之消失和决定之破坏才认识我主。”萨布扎伐尔的马合木沙发现这世界的脾气现已符合他自己的看法，骚乱之刃已从时代之鞘中被拔出；酣睡的战神已醒来，日子犹如婴儿之厌倦他们的和平母亲。他因此开始礼遇和优待舍里甫丁。当使臣们到达时，他们逮捕阔儿吉思，遣一名使者去取舍里甫丁。使者把他带回来，他刚到达就伸手为非作歹，攻击首脑人物，虐待百姓。“骨子里的积恨将外及肌肤。”[25]同时他打破了在下野的日子和受难的黑夜中，他曾与光荣和权力的天庭订立的条约和盟誓。全能的真主曾说：“凡毁约者将仅使毁约成为本人的祸害。”[26]他在 538 这时期中尽情敲诈勒索，然后随使臣赴阙。

抵兀鲁黑额甫后，他企図在札儿忽上和阔儿吉思辩论他的案子。但阔儿吉思狠狠训斥[27]他，致使他的舌被禁于疲惫的“牢笼”。[28]他的精神被囚于狼狈和羞耻的“栅栏”。[29]一个异密这时转向他并说：“因为告发了他的一些短处或过失，这场大祸才落到阔儿吉思头上。他不是因你的聪明才被卷进这场祸事。表示歉意，不进行打击，这会对你更有好处，因为，若他免掉这个控告，那么你将不是他的对手”。

从那里出发后，他们去见脱利哥那哈敦，后者因对阔儿吉思有宿怨，不管他的死活，把他的事情搞糟，另外却对异密阿

儿浑示以恩宠，对他极为敬重。通过异密阿儿浑的求情，舍里甫丁的事情得到补救。他接受一道敕令[30]，并估计呼罗珊和祃桚答而的赋税欠额为四千金巴里失，这笔款项他保证征收。他因此随异密阿儿浑返回，抵呼罗珊后就接管了整个财政。

他用他的努力打败了这世界，因此爬了上来；
而这世界摔了个仰面朝天[31]。

异密阿儿浑也把所有事务交给他手中，但当他抵达的希思丹时，他被拔都遣人召去。因异密阿儿浑的保护和影响，也由于征收赋税欠额之必要，他又从那深渊中得救，因为，尽管他屡次受审，却没有反对他的其他派别。当他返回时，异密阿儿浑已往帖必力思；他没有收缰直到他赶到那里去见他。当阔儿吉思还活着时，他不敢干大买卖，但当他得到他的死讯时，他就放手去干他的蠢念和脏心所需求的、本质中固有的，以及天性中包含的勾当，即是说，煽起凶焰，挑唆变节——

539

因为每只桶都滴出其中的货色。

至于他答应征收的赋税，其百分之一在任何地方都再不能用正常征发（bi-vajh-i-mu'āmala）的方式获得，于是他开始掠夺和没收财物，并为每一个别的（musammā）省份把税吏派到各地去；他的文字指示的要点是，他们不应对任何人开恩或照顾，而应当向有钱人索取现钱，因为要的是金钱，不是帐目或税簿。他们因此极力向那些有点钱财的人榨出一切东西，

同时他本人把他的大本营设在帖必力思，着手该地区的财政管理。他向穆斯林征收一笔使每个人（musammā），贵和贱、领导和被领导、富和穷、虔诚和奸恶、老和少，都无力交纳和不堪忍受的赋税，并任命许多奸邪之徒为监官去使贵人折腰。真主的一些虔诚信徒，那些被异端豁免了额外赋役（mu'an va-'avāriẓāt）并受到他们礼敬目光相待者，以告诫的方式向他进言，要求说，就一般说城镇的市民，特殊说他们自己，应当被免除这些苛捐。但他轻蔑藐视地接待他们，充耳不闻实话。

> 他蹙着脸迎接他们，
> 好象饲养真主的奴仆是他的责任。㉜

相反地，他加倍派给他们赋课，坚持征收它。神圣和崇高的真主曾通过诺亚（愿他得到和平！）之口说："再三地我向他们呼叫，使你可以饶恕他们，他们却以指塞耳，把他们自己裹在他们的衣袍中，固执他们的错误，轻蔑地桀傲不驯。"㉝同时常常有这样的事：孤儿和寡母，那些在真主的律令中被免除赋税、在成吉思汗的札撒中无差役者，会前去找他求免，而他会破口侮辱谩骂，封闭了宽大和仁爱之途，用拒绝之手推他们的额头，以此他们失意和绝望地退回去。异密阿儿浑这时就吩咐从他的私库中交纳他们拒付的款额。而在城镇中妇孺的呼叫、孤儿的哭泣、善人的祈祷、恶人的哀叹、受压者乞援的喊声、穷人的咒骂，上达苍天。酷刑施及每个角落；每所房屋驻有一个外人，每户都有一个监守者；对真主的敬畏不能予以制止，全世界面前的谴责和辱骂不能予以阻挡。已故的赛夷穆只塔伯 540

(Sayyid Mujtaba) 在如下诗句中所咏的正是这一情景：

当心，人必须努力维护人的体面。
而这个时刻人也必须努力维护人的体面。
他们不饶命，同时他们强征金钱——
人必须仍然努力维护人的体面！

刮尽了帖必力思的地皮后，他从那里赴可疾云，这是一个一神教的城市，伊斯兰的边境[34]。他在642年剌马赞月〔1245年2月〕到达，下榻于篾力克的宫殿。首脑人物这时被召去见他，他分别 (musammā) 规定他们每人的赋税，把他们囚禁在宫殿的顶上，无食无水；同时他不放他们在亦弗塔(iftar)[35]的时候出去，也不许任何人送吃的给他们。他把税吏派到每一个别场所，让一群天生下贱的小人骑在百姓头上，他们为两张烧饼会烧死一百人；因此豪侠之士体面扫地，他们的名誉和财富随风消逝；接着他把难以忍受的重担加给大小人物。因为酷刑和拷掠的处罚，可怜虫的呼唤、呻吟以及全体居民的哀叹，直冲云霄。即使看见在刑椿上，弟兄也不得相吊慰，父不得救其子，亲友不得援助亲友，那怕他的血都流尽了。舍里甫丁待在那里的几天中，百姓经历了"父母兄弟相离散的那个日子。"[36]有多少拿他们孩子的自由作抵押，乃至出卖他们自己的人！一个临死的人被征收一小笔税款。当他已死并准备埋葬时，税吏转回来收这笔税，因别无所有，他们就夺走尸布，让死人原样放着。一些贫弱人户，在极端穷苦和绝望中找不到别的法子，就去造访那个沙亦黑伊斯兰，人类的精选扎马剌密剌·瓦丁·吉里（J-

amal-al-Milla vad-Din al-Jili）的茅舍，指望他可以给他的恶徒进点忠言。思索一阵后，他用吉祥的语言表达他的意见如下："残害的阴影已在他的黑心肠前形成一道屏障，它是一个所谓'坚若顽石，犹或胜之'[37]的例子，并已从那里断绝了吉兆和真理之光。忠告不能比雨点落到石头上对它产生更大的效果。然而，我们应当宽心，因为黎明的射手已从祈祷的指上向着他的生命之的，发出一矢，其创伤尚不明显。

倘若这支箭在他的内脏中搅动，　　542

盾牌怎能为这个家伙抵挡它？

不管怎样，我希望跟你们共此患难，与你们同受这个迫害，而我每年从大底万[38]（愿它继续至高无上！）领取的津贴中仅余五个的那，除此之外，在我房子的内外室中再无这世上的俗物了。"于是他吩咐把这笔钱给了他们。

在掠夺他所能掠夺的一切后，舍里甫丁现在前往剌夷，在那里他重复他的该受谴责的作法，这起到扫荡穆斯林财物的作用；因为他要把不戴面纱的妇女和赤足儿童从他们的屋子里赶出去，抢走他们的东西，其他诸如亦思法杭、忽木、柯伤、哈马丹等地的税吏，带着他们征收的钱物，都到这里来。他下令把它通统送进礼拜五清真寺，牲口也被赶入寺内。启程的那天，没有足够的东西用来包装箱子，他就亲自督着用清真寺的地毯来包装。

从那里出发，他先派人向答木罕的百姓征收一笔他们交纳不起的赋税。税吏抵达时，他们把妇女的乳房和男人的脚吊起

来。最后，在绝望中答木罕的居民转向异端，把他们的城池交给他们。异教徒到来，杀了些人，但把他们大部分驱往吉儿都怯堡。他们用水淹城的办法把城砦毁掉，夷城墙为平川，在原址上种庄稼。他们还破坏市镇和所有的房屋。

至于阿模里、阿斯特拉巴德和迦布德扎马，它们有类似的遭遇。

舍里甫丁派马合木沙从亦思法剌因、志费因、扎只儿木、朱耳巴德以及在篾力克匿赞马丁治下的整个地区征收赋税。因

543 为十叶教徒对苏尼教徒的狂暴态度，也因为马合木沙和亦思法剌因首脑人物之间的宿怨，压迫之火燃烧到连哈扎只[39]（Hajjaj）都从未干过类似勾当的程度，因此百姓大多家破人亡，面子丢尽。舍里甫丁还遣使者到阿必瓦儿的去收捕篾力克奕赫抵雅尔丁，他密谋要他的命，更不用说他的财产了。

舍里甫丁抵达兀思秃哇时，住在圣地[40]（mashad）附近。圣地的管理人向异密阿儿浑交涉，后者给他施舍，叫给予一份许以重建圣地和用牛耕地(dirāz-dunbāl)的专证。这份证书落入这个不识时务和忘记真主的相公手中，他下令狠狠地打管理人的耳光，使他昏倒在地，立即失去知觉，诺鲁思节后一个月。他把牛(chahār-pāyān)放到庄稼里去。

在他到达徒思时，他最早在帖必力思害的病越来越重，只有用气力他才能站得住。

我对这个恶人的忍耐，

表明我将不因天命无常而动摇[41]。

而死神磨尖了索命之齿，用命运之口说：

当死神伸出她的爪子时，
你将发现护身符毫无用场㊶。

最后他的身体垮了，他的疾病占了压倒优势。他躺在床上，再不能走动；而且他的右眼变瞎了。

你曾经在一只酒杯中饮无辜者的血： 544
翻转杯子的时刻现已到来。

但尽管他躺在死亡的卧席和床垫上，他仍然没有从他耳里取出无知的绵塞，他贪婪的肚皮仍不得饱。他不断张开他的嘴，把他的舌放在他的腭上，说："某某必须付多少钱，某某这样的人须付若干。"这甚至轮到他自己的亲人，同时，他打他自己老婆的算盘，也向她征收一万的那。他现在疼痛到群医束手，而他在内心里觉察到死神的袭击，发现不可能抵抗这个敌人。在召集一次会议后，他表达他的愿望，向异密阿儿浑送去如下的使信："我快死了，没有恢复之望。倘若在我所采取的任何措施或者我向某人征收的任何赋税中，进行丝毫改变，又倘若在这些事中出现一些毛病，那么整个管理的基础将陷入混乱。对于那些决定要除掉的人，决不要饶了他们的命。"

他的使信还没有送达异密阿儿浑，他就赶快投"往真主的烈火及主的地狱。"异密阿儿浑废除了他规定的所有赋税，释所有囚犯于囹圄。全人类都认为舍里甫丁之死是一个奇妙的解

救，把他那可耻灾害的消除看成是预报这世上喜事的到来。全能真主曾说："现有两个类似的海：一个是新鲜，香甜，可口，另一是咸和苦。"[42] 光荣属于真主，主以他的能力创造他愿意创造的事物！一方面他使这种人存在，使他成为众矢之的，另一方面他使象丞相牙老瓦赤·马合木那样的人成为人心和众望之所归；一些人他以旧灾折磨之，而对另一些人他锡以后福。

545 事物跟类似它者远非一样：
天空象水一样也是蓝的。[43]

当这个恶徒在帖必力思的时候，特弗里失（Tafrish）的扎马剌丁·阿里（Jamal-ad-Din 'Ali），伊剌克的首脑之一，为他效劳，参与了他的行动；扎马剌丁·阿里的敌人，要么由于妒忌，要么因为事实如此，把他骂成是一个祸精。当百姓的带有先兆的指责使他遭到解职和退休后，舍里甫丁因他助纣为虐，把他提拔上来。"因为一些暴君比另一些好。"任命他后，舍里甫丁死了，而每个同时代人都赋诗咏这件事，以下是其中之一：

正教的权势赖之生存的西马剌丁[44](Simal-ad-Din)
死了，哎呀！
他们在他坟墓的墙上写道：
"这是那个赛德尔，扎马剌丁的作品。"

一个帖必力思的叫做祖扎只（Zujajii）的诗人，写了如下的乞

塔诗：

幸运的扎马剌·阿里啊，全世界因你而高兴。
你跟他一直到徒思，到头来他没有逃脱你。
因为怕你，主子啊，当代的君王将不出外。
世界的帝王，不幸的人啊，
　在你面前从帖必力思逃走。
〔那怕〕逃你到天上，也没有人躲得开你。

另一个同时代人撰写了下面的诗：

一个恢复暴政、反叛真主的人死了。
他的死讯在它对我们炽热的肝脏
是冷的—[45]的时候，传给了我们。
老爷们，愿你们永远幸福地生活！
相互诵读："我问一个从呼罗珊来的急使……"[46]

那些见过舍里甫丁和知道他的行为的人，将发现上述他的作法仅不过是个例子，冗长故事的一个梗概，千分之一，无数当中的几个，但是，惟愿不曾目睹他的行为的本书读者不要指责著者夸大其辞，不要恶意[47]去攻击他，这种恶意来源于卑劣和怯懦，而关于这点，穆圣（愿和平及天福施降给他！）曾说："恶意是一个坏东西。"但即使一个人想逃出这深渊，那起因于下贱和胆怯的恶意仍不宜用。 546

向那些因我们失败而高兴的人说：
“清醒你们的头脑，
因为对我们的不幸感到高兴的人，
他们自己将遇到我们曾遭遇的不幸。”

然而，受真主指引者从他考虑的事物中获得某些益处；而从这件事他将推出整个伦理：他将努力行善，回避和躲开那在尘世和信仰中使他失败或让他毁灭的任何事情，以此他可以在这现世得到美名，在来世满足他的正当愿望，如真主意愿如此。

要这样做人，以致你死时你将得到自由；
不要那样做人，以致你死时〔别人〕得到自由。

---

① 巴撒马·本·哈真，《哈马沙》中一诗人。见帖必力兹，《撒儿黑哈马沙》，布剌吉编，第Ⅰ卷。第207页。（穆.可.）

② 即“宗教中的罪恶。”

③ tashdid是表示一个字母发双音的拼字符号的名字，而“不固定字母”是alif（A）、wāw（W）和yā（Y）。因此据志费尼的说法，ŠR FY ALDYN 即 Sharr fid-Dīn 错讹为 ŠRF ALDYN即Sharaf-ad-Dīn，他的真名，译义是“宗教之尊贵。”

④ 阿布玉素甫·牙忽卜·本·阿合马(Abu-Yusuf Ya'qub b. Ahmad)，赛阿利比的一个同时代人，他把这些诗句引用在他的《塔特马都尔雅特马黑》中。（穆.可.）这里见埃格巴尔的编本，第II卷，第21页。

⑤ 沙里哈·本·阿不答忽德思·京底克（Salih b. 'Abd-al-Quddus az-Zindiq）。见《乞他卜阿迦尼》，第XIII卷，第15页。（穆.可.）

⑥ 伊本哈扎只(Ibn-al-Hajjaj),著名多产诗人。亦卜剌金·库图比(Ibrahim al-Kutubi)在《古拉尔哈撒亦思·瓦底阿瓦乌拉尔纳合亦思·法的阿》(Ghurar-al-Khaṣā'iṣ al-Wāḍi'a wa-'Urar-an-Naqā'iṣ al-Fāḍi'a)(巴黎,阿剌伯抄本1301,对开本第266页)中把这首诗归于他。也见1326/1908—9年新编本《穆哈底拉特拉吉卜》(Muhāḍirāt-ar-Rāghib),第Ⅰ卷,第14页。(穆.可.)

⑦ 阿布勒哈亦儿·穆法撒尔·本·撒德·本·阿模尔·马阿利(Abul-Khair al-Mufassal b. Sa'id b.'Amr al-Ma'arri),赛阿利比引用在他的《塔特马都尔雅特马黑》中。(穆.可.)见埃格巴尔编本,第Ⅰ卷,第9页。

⑧ 显然是两个倭马亚朝哈里发名字的双关语:耶西德·本·穆阿维牙(Yazid b. Mu'awiya)〔680—3〕和耶西德·本·瓦利德·本·阿不答灭里(Yazid b. al-Walid b. 'Abd-al-Malik)〔720—4〕,其剌合卜是纳吉思(Nāqiṣ),意思是"有缺陷的"。在"增殖"(ziyādat)和"缺陷"(nuqṣān)的概念上也有一个双关语。(穆.可.)

⑨ 参看《古兰经》,第xxxviii章,第11节:"在他们之前,诺亚、阿代和施桩刑者法老的百姓把他们的先知者当作骗子对待。"

⑩ 据B本、D本、E本和G本读作mamqūt。

⑪ 这个术语有时用来指类人猿,有时用来指一种神话中的怪物。见布朗:《波斯一年》,第180页和291页。

⑫ 这首巴依特系从一个撒曼朝诗人阿不勒哈散·阿里·本·哈散·拉合罕(Abul-Hasan'Ali b. al-Hasan al-Lahhan)的三首诗改写而来,其中他讽刺了花剌子模的百姓。它们被赛阿利比引用于《雅特马答儿》,第Ⅳ卷,第42页,又被牙忽惕引用在《穆扎麻布尔丹》的花剌子模条下。在A本的边上,一个读者在涂掉了这首巴依特的大部分后,写道:"这是明显的亵渎神明:愿真主谴责说这话和死而不悔的人,但若他因此改悔,那就饶了他!"(穆.可.)

⑬ 参看前注。

⑭ 原文作tabarruz "外出到旷野","骑着马出去",但如来自

ḥarām-zāda（“私生子”）的taḥarmuz的例子，tabarruz，或者类似之词，多半在这里是一个来自波斯语根的阿剌伯化词汇。

⑮ 回教的反基督者，他的出现将预告世界的末日。

⑯ 阿布勒法的勒·法德里·库斯卡利（Abul-Fadl al-Fadli al-Kuskari）。赛阿利比引用在《塔特马都尔雅特马黑》中。（穆.可.）见埃格巴尔编本，第I卷，第86页。

⑰ 引自祖尔鲁马（Dhur-Rumma）讽刺他的女主人玛耶（Mayya）〔Mayy〕的诗句。见《乞他卜阿迦尼》，第XVI卷，第119—20页，并见《穆扎麻布尔丹》，马拉（al-Malā）和伊本哈利干（Ibn-Khalikan）条后之祖尔鲁马条。

⑱ 即，他开始学习书写的基础，尽管可能有一种淫猥的第二层含义。

⑲ 阿不穆罕默德·塔希耳·本·忽辛（Abu-Muhammad Tahir b.al-Husain）。引用在《塔特马都尔雅特马黑》中。（穆.可.）见埃格巴尔编本，第I卷，第23页。

⑳ 答扎尔（见前，第530页）将骑在一头古怪和可怕的驴子上出现。

㉑ 阿布勒哈辛·忽辛·本·阿里（Abul-Qasim al-Husain b.ʻAli）。引用在《塔特马都尔雅特马黑》中。（穆.可.）见埃格巴尔编本，第I卷，第25页。

㉒ 《古兰经》，第ix章，第35节。

㉓ 即豹皮封套。

㉔ 见《古兰经》第cxi章，那里说，穆罕默德之叔阿不剌哈卜（Abu-Lahab）（“火焰之父”），他在其妻的挑唆下否认他的侄儿有预言的能力，将被烧死“在烈焰中，其妻则背负柴薪，——在她的颈上有一根棕榈纤维的绳子。”

㉕ 这看来是错讹的阿剌伯语的含义。

㉖ 《古兰经》，第xlviii章，10节。

㉗ 直译是“捣碎他的骰子”（kaʻbatain-i-ū-rā bāz mālīd）。

这个说法意思是“占了对手的上风，”但可能原义为“在双六中击败了某人，”如从上下文看来。

㉘ shish-dar。

㉙ ḥijāb。

㉚ miṣāl，可能是一道札儿里黑。

㉛ 阿不穆罕默德·耶西底（Abu-Muhammad al-Yazidi），《哈马沙》中一诗人，见帖必力兹，《撒儿黑哈马沙》，布剌吉编本，第Iv卷，第57页。（穆.可.）

㉜ 在《哈马沙》中归之于一个无名的妇人。见帖必力兹，前引书，同页。（穆.可.）

㉝ 《古兰经》，第lxxi章，第6节。

㉞ 对亦思马因人的边境，他们并不被当成是穆斯林。

㉟ 亦弗塔(ifṭār)是穆斯林在剌马赞月开斋时傍晚用的轻淡饮食。

㊱ 《古兰经》，第lxxx章，第34—5节。

㊲ 同上，第ii章，第69节。

㊳ 即哈里发朝的底万。

㊴ 阿剌伯伊剌克的倭马亚总督，以他的严峻而知名。

㊵ 即麦什特。

㊶ 引自阿不佐艾卜·胡德哈里（Abu-Dhu'aib al-Hudhali）的一首著名合西答，一篇悼他子女的挽歌。见布剌吉编《乞扎纳特阿答卜》（Khizanat-al-Adab），第I卷，第202页。（穆.可.）

㊷ 《古兰经》，第xxxv章，第13节。

㊸ 赛阿利比在《塔特马都尔雅特马黑》中把这诗归之于阿不底雅·希木昔（Abu-Diyā al-Himsi）和阿布儿鲁马·弗赛昔（Abu-r-Rumma al-Fusaisi）二人。（穆.可.）见埃格巴尔编本，第I卷，第27和73页。

㊹ Ṣimāl-ad-Dīn 义为“宗教的保护者”，它也能读作Ṣumāl-ad-Dīn，“宗教之毒”。指的自然是舍里甫丁。

㊺ 一个错讹的词。

㊻ 丞相伊本阿巴德（Ibn-'Abbad）咏阿不别克儿·花剌子米（Abu-Bakr Khuwarizmi）之死的两首著名合西答的起首：

我问来自呼罗珊的一名急使："你们的花剌子米死了吗？"我被告之"死了"。

我说："在他墓碑上写道：'难道真主不曾谴责任何一个破坏幸福者？'"（穆.可.）

㊼ shamatat，更确切是"幸灾乐祸。"

㊽ 《哈马沙》中归之于法拉兹答克（Farazdaq），《哈马沙·布合图里雅》(al-Hamasa al-Buhturiya)归之于灭里·本·阿模尔·阿萨底(Mālik b.'Amr al-Asadi)，《乞扎纳特阿答卜》则归之于佐尔阿思巴·阿德瓦尼（Dhul-Asba' al-'Adwani）（穆.可.）。

志 费 尼

世界征服者史

第 三 部

奉大仁大慈真主之名

愿主使它成功！

〔颂 词〕

赞美和感谢真主，灿烂群星因他的明亮和纯洁的光线而生辉，旋转星空因他的意愿和命令而保持运行；受崇拜者，礼拜他是恰当的；赐与者，向他之外任何其他人祈求都尝不到甜美；无中生有的创造者，因此从有到无的制造者；他把奴隶从卑微擢至显贵，又把高傲者从他们的王座上推倒；皇权归属他，神威宜于他。唯有在他的宫廷寻求宏大和显荣；非他的一切事物仅不过是点缀、虚假和儿戏；凡因愚昧而不选择他者，毁灭降诸其身：一切有实体之名的实体均属于他；善和恶、得和失都来源于他。

对宇宙说您是崇高和卑微；

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您是一切的一切。①

又愿天福施降给最后一个先知，从前众先知的领袖；一切束缚的开释者，一切智谋的施予者；他向迷途者指明道路，并且不嫌弃他自己人当中的罪犯；他被遣降给凡人和精灵，为正义说教；他的名字受到众口的称颂，他的声音为众耳所闻！

548 只要风、水、火和土仍在积极创造，嫩绿枝头上的蔷薇仍和荆棘亲密共存，愿天福还施降给他的精选的友人和可钦佩的亲族！②

〔序 言〕

其实在前卷③中，据我们的有关见闻，我们载录了成吉思汗兴起和他征服各国的本末、合罕和贵由汗的登基，以及他们统治期间发生的大事原委，并且按我们掌握的史料范围，还叙述了花剌子模众算端和其他地方诸侯的历史，从他们每人的最初起源迄至他们时代的终结；我们现将在这下一卷④中陈述世界皇帝蒙哥可汗的御极和他的汗国在过去和现在的大事及情况、世界王子旭烈兀的进攻西方诸国，以及归降和反叛的当代国王和当今诸侯自始至终的详情。因之在所有情况下，我们寻求至高天主对我们言行的宽恕，恳请原谅笔下的失误和文体中的缺点，并期待得到〔真主的〕无边宽仁厚德的开恩，舍此外罪人无其他庇护。

---

①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1003页，第736行

②这节在原文中系用韵文写成（我仅在一处予以仿效！），而语言是纯波斯语，即是说，阿剌伯语源的词汇给有意地排除。然而使用了一

个这样的词，havas“儿戏”，可能是因押韵所需。（中译文也没有用韵文——中译者注。）

③mujallad-i-pishina。

④mujallad-i-digar。关于志费尼原来把他的著作分为两卷，见英译者序言。

549 〔I〕

兀鲁黑那颜[1]和唆鲁禾帖尼[2]别吉

按蒙古的札撒和法律，父亲的位子传给长妻所生的幼子。这即是兀鲁黑那颜，但成吉思汗的札撒立窝阔台为汗，因此服从他父亲的吩咐，兀鲁黑那颜为把合罕推上汗国的宝座而煞费苦心，并且在拥他稳居皇位的努力中极尽勤劳。因为在弟兄之间，特别在合罕和他自己之间，存在着越逾同胞的感情。

吾人之间的友爱超过了亲族的友爱，
而族人认为〔深厚的〕情谊
〔相形之下〕变得微不足道[3]。

他随同合罕出征契丹，并且，如前所述，[4]以坚定和果决、才能和武勇去完成这个使命，由此那些东方的省份被征服和削平。

在他志得意满地归来时，宇宙是他的奴仆，星空服从他的愿望，他变得来从早到晚耽溺于杯中物，于是他害了病，两三天尚未过去他就一命呜呼[5]。

这始终是蓝色天轨的习惯；

当他看到满足时，就很快使它破灭。

合罕为此悲痛万分，非常激动和烦恼。同时只要池在世时，他在 550
怀念和珍惜跟他的相处和交往中，度过他的光阴。

当我们分手时，尽管我们长期结合，
好像灭里（Malik）和我未曾共度一个夜晚。⑥

而且每当他在朝夕贪杯中，酒入愁肠酩酊大醉时，合罕会哭泣并且会说："我不断用酒，原因是遭到起因于惨痛离别的悲伤打击，因此我愿沉醉，庶几我可以暂时在我心里忘却那悲伤的激动。"

醉酒是甜美的，因为它使"我"跟"我"分离，
否则感官怎样赞成昏沉呢？

兀鲁黑那颜死后，合罕下诏称，只要自己在世，朝政应被他的妻子唆鲁禾帖尼别吉——汪罕的侄女，他的几个长子蒙哥可汗、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由她所出——的意见处理，而且上述诸子，军队和百姓，大大小小，都应在她的号令和法规、她的生杀予夺的管制之下，不得违反她的训戒。现在所有她的儿子的管教中，在朝政的治理中，在尊严和威信的维护中以及在庶事的处置中，别吉，因她判断和识别正确，打下了这样一个基础，而且为巩固这些建筑奠定了这样一个根基，以致戴头巾者⑦（Kulāh-dar）都干不了同样的事，也不能同样漂

亮地解决这些事。当合罕实施任何政事时，不管是关系到帝国
551 的前程还是关系到军队的布置，他总首先跟她商讨，并且不容许改动她提出的一切提议。使臣和额勒赤也非常尊敬她。她宫廷的臣属和子民，因他们享受的宠荣和保护，在远近东方和西方都有别于其他王公的臣民，又[8]因她对他们个个的关怀，他们的生活是满足的和无忧虑的。同时，税吏、沙黑纳和军士，因害怕她的惩罚和纪律，只得平等地对待百姓。每逢举行忽邻勒塔，即诸王大会，在每人这方面都表现出非凡的高雅、装饰、奢靡和豪华时，她总是以她的扈从和军队压倒了一切人。而她的保护有如下述：在合罕统治时，有那么几个篾力克，对于征收她的子民[9]的赋税和忽卜绰儿，跟她的一些臣属发生争执，并且征收太多，她就遣使把那几个篾力克带去见她，在证据确凿后把他们处死。

至于她对她的儿子们的约束和管教，虽则他们每个都是汗和具有智力的人物，而且就机智聪慧说胜过了所有〔别的〕王子，然而，每因发生崩驾，他们等候新汗登基时，她不允许违反或变动旧的律令和札撒，尽管，在事实上，他们有发号施令和裁决的特权。因此例如说，当贵由汗被推上汗位并且追查有哪些宗王违反了札撒和既定法令、散发牌子和札儿里黑时，他下令把合罕去世后颁发的每道敕令和牌子收回。于是在忽邻勒塔上，当着所有人的面，他们颁发的有关征税和任免税吏的敕
552 令，被放在〔对它们负责的〕诸王面前。人人都感到难为情，唯有别吉和她的儿子们除外，他们没有丝毫违背法令，而这是因她的大智、自行约束和对事情后果的斟酌，那怕贤明和老练的男人都忽略这些的。

如果女人都像她，女人就胜过了男人。⑩

而在蒙哥可汗登上汗国宝座时，同样的事再度发生，因为贵由汗死后，每个人颁发他自己的敕令。

至于别吉，自兀鲁黑那颜去世以来，她恩赐她的族人和亲属，犒赏军队和百姓，获得了各方面的拥戴，因此使所有人听从她的旨意，并在每人的心灵中种下了感情和恩义，以致贵由汗死时，大部分人对于把汗国的权柄交给她的儿子蒙哥可汗，一致赞同，同心翊戴。因为，她的智虑明达的声名，她的机警聪慧的令誉，已经传遍了四方，没有人会反对她的话。

再者，在她室家的治理和宫廷的礼节中，她为族人和百姓奠定了一个连世上众汗都不能做到的基础。

就这样她继续下去，迄至全能真主通过她富有经验的手腕，把王位这个新娘置于蒙哥可汗高贵的胸怀中。同时她在捐赠和布施时始终打开手，虽然她是基督教的信徒和皈依者，她却把施舍物和礼物赐给伊祃木和沙亦黑，并努力恢复穆罕默德（愿真主赐福他，赐他和平！）宗教的神圣戒律。而此说的征象和证明是，她捐一千银巴里失在不花剌建造一所学校（m-adrasa），其圣洁的基础由八哈儿思的沙亦黑伊斯兰赛甫丁（Saif-ad-Din）任主管和监护；她还叫购买村庄，准备捐款， 553 并〔在该校中〕召收教师和学生。她总是把捐赠送到各地去，散发给穆斯林的贫乏和困苦者；她这样继续做下去，最后在649年祖勒希扎月〔1252年2—3月〕，快乐的毁灭者发出了死亡的通牒。

①即拖雷。见前，第i册，第150页，注①。

②关于她的名字的拼法，见前，第i册，第108页，注㉛。

③前已引用，第II卷，第260页〔第ii册，第524页〕，（穆.可.）

④见前，第i册，第191—5页。

⑤这无疑地是事情的真相，因为蒙古人都是酗酒者。然而，在拖雷之死的蒙古说法中，事实被奇怪地理想化了。窝阔台在出征中国时生了病，珊蛮说他的病是当地山川鬼神作祟。拖雷请求由他代替，饮下一碗珊蛮念过符咒的神水，不久后就死了。见《元朝秘史》，第272节，也见伯劳舍编拉施特，第220—1页。

⑥引自穆塔米姆·本·努威拉（Mutammim b. Nuwaira）悼念他兄弟灭里（Mālik）的著名挽歌。（穆.可.）

⑦即男人。参看前面，第i册，第84页，（蒙面纱者和那些戴库刺黑和头巾者”）和第i册，第100页，（“那些戴库刺黑和头巾者以及那些蒙面巾和面纱者”。）

⑧据G本略去dar sharq va gharb“在东方和西方”。

⑨ra'iyatān-i-khāṣṣa，即她的私属子民，她私库的臣属。

⑩木塔纳比。（穆.可.）

〔II〕

八赤蛮[1]及其灭亡

当合罕遣蒙哥可汗、拔都和别的王公去征服不里阿耳、阿速[2]、斡罗思、钦察、阿兰及其他部落的国土时，整个那些地区的肇事者就被肃清，刀下逃生者也俯首投诚。然而，被打败的钦察部长之一，一个叫八赤蛮的人，和一队钦察武士逃脱了追索，同时其他难民都去投奔他。因为没有巢穴或藏身处作为基地，他每天每夜逃到一个不同的地方。又因他本性若狗，他像豺狼一样四出打劫，抢走一些东西。逐渐地，他的罪恶越发严重，他造成了更大的祸害；而军队不管在什么地方搜寻他，他们都找他不到，因为他已逃到别处，隐藏了他的行踪。

他的避难和藏身地大多在阿的勒[3]河岸。在这里，他会躲在森林中，像恶狼一样从那里跳出来，抢劫东西，再躲藏起来。蒙哥可汗王子命令建造二百艘船，并命令每船载一百名全副武装的蒙古人。这时他和他的兄弟拨绰[4]（Böchek）沿着该河的两岸形成一个捏儿格[5]。抵达阿的勒河沿的一座森林后，他们发现了一个就在当天早晨撤出的营地的遗迹：破损的车辆和四周的人畜粪便。在这堆破烂中他们看见一个生病的老妇人。他们问她发生了什么事，这些骑士是谁，在什么地方，什么个样子。他们发现八赤蛮就在当时撤走，躲到河中央的一个岛 554

子上，而且他行劫得来的牲口和财物也在该岛上。他们没有随身带舟，同时河水汹涌若海浪，以此泅渡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骑马了。霎那间，狂风骤起，刮开了通往岛子的河水，致使河底毕露。蒙哥可汗命令军士立即上马。八赤蛮在他发觉前被俘，他的军队在一个时辰内被消灭，有的给扔进河里，有的即刻被杀死。蒙古人掠他们的妻子儿女为奴，他们还抢走很多贵重的战利品。然后他们班师。河水开始流动，当军士通过后，它再回复，无一士卒受伤。

八赤蛮被带到蒙哥可汗面前，他请求由后者亲手把他处死。相反地，他却命他的兄弟拨绰把他斩首。⑥

这些征兆为帝国的权柄转移给世界皇帝蒙哥可汗提供了一个依据，以致无需更多的证明。

---

①BǏMN。《元史》的八赤蛮，即Bachman。见伯希和，《库蛮考》，第166页。

②这种对阿速和阿兰的分别叙述，使人怀疑志费尼是否知道他们是同一个民族，今奥谢梯人的祖先。另一方面，可能阿速人形成这个联盟的西部，特别是在后来被不里阿耳突厥人占领的土地内。（弗.米.）

③即伏尔加河。见前，第i册，第267页，注④。

④他实际是蒙哥的异母兄弟。见前，第i册，第269页，注③。

⑤如在狩猎中的一个包围行动。见前，第i册第28页。

⑥这次对八赤蛮的战役发生在1236—7年冬。见伯希和，前引书，第167页。伯希和，同前书第166页引用了《元史》中的记载。至于拉施特的说法，见米诺尔斯基，《高加索》，第III卷，，第225页。

555

〔III〕

七大洲的君主、贤明的皇帝蒙哥可汗登上汗国的宝座，他打开奴失儿汪的正义地毯，兴复帝室的功业，制定君王的法规

当光荣和崇高的真主想使他的一个奴仆成为首领，把皇冠和御冕加在他头上时，那么靠他的公正和公道，这荒芜的世界可以再度繁荣，这人世居民的命运可以从真主宏大怜悯的恩泽中获益；首先，“主创造灵魂先于肉体”的天理，用恩福的锦绣把伊人之身来装饰，并用全智之光来烛照他的灵魂；然后，当他从最高的宇宙降至最低的驻地，真主就在聪慧知敏智的摇篮中培育他的天性，把堪称温顺及庄重的哺乳放进他的内在学识之口中，诱导他去干正义的事业和功绩，发表率直的言论，在他的往来中用理智之缰来约束他，因之逐渐地，日复一日，他登上宏伟的阶梯，而且，每时每刻，接受命星和福神的指导。

当福神想培养一朵蔷薇时，
她创造它，然后期待着那么个人。
首先幸运之神缝一顶库剌黑，
然后她把它戴在一个国王的头上。
一个潜水者从海里捞起珍珠，
不久它们便在王冠上找到体面的位置①。

于是，当表明智慧和权力的时刻到来时，在光辉灿烂的日出处，出现了幸福曙光的萌芽，而作为它的前兆，因为

事物因其对立面而明显②。

556 这世界被执拗的噩运搞得来充满了罪恶和不义的黑暗，人生的甜美和生存的乐趣反在灵魂之口中产生没药（myrrh）之苦，以此真主的奴仆，当幸福由虚到实，由不存在到存在时，可知那种大恩的价值，并为那种厚福表示感谢。

那么此说的证明是，在合罕去世后，这世上的庶事逸出了正轨，交易和买卖的驾驭也脱离了公平的大道。专制的黑暗，也就是“重重的黑暗”，③堆积起来，灾异的海涛相互冲击。百姓遭到权贵的践踏和蹂躏，又因压榨频繁而钱财两空；世界这只杯子斟满罪恶的酰酒。额勒赤如雨点般洒向各地；税吏（muḥaṣṣilān）若脱弦之矢去征收非法赋税④；于是被摆布得时而这样，时而那样的百姓，罔然失措，因为他们既忍受不下去，又不知何处可以逃生。

旋转苍穹的残酷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但当凶暴和不义达到极峰，邪恶和奸慝至于顶点时，圣传说“最严峻的时刻它将得到解脱”就被证实，圣诗说“安适确实地随苦难而至”⑤也被肯定；同时“真主显示给人类的慈悯，无人能阻止”⑥的门户被打开，而

在形势绝望时也最接近得救

的粮秣已经准备好。

欢乐继悲伤而至， 557

犹如来自初春福源的和风，在秋天抵达。

琵琶的泣诉，哀歌的声音和竖琴的悲叹，

从宴会传到宇宙的蓝天。

从这一切显露的花样，〔只〕能是：

造物主的恩典已把我们来救援。

这就是说，“因为大地是真主的：他把它赐给他喜爱的奴仆来继承”，⑦王国的权柄被授与崇高的君王、全人类的主宰、阿剌伯和非阿剌伯的众汗之汗，蒙哥可汗（愿他与天地齐寿！）的强有力的手中；大地的面上因他无所不包的仁德，再得到美化和修饰，而且总的说人类的事业，特殊说穆斯林的前程，呈现出新的朝气和光泽。对这一点，详情在下述的事件中得到披露，有关真相在以下撰写的诸章中得到阐明。“而吾人信赖吾主之

慈恩。确实，吾人向之求助者正是真主！”

拔都已离开他在不里阿耳和撒哈辛地的斡耳朵，前往贵由汗的宫廷，并已抵达距海押立城有一周远的阿剌豁马黑[8]，这时他听到贵由汗的死讯。他就地停留，接连遣使给他在四方的族人，宣告他的抵达：他召他们到〔那里去见他〕。蒙哥可汗从哈剌和林地区出发。至于在该地区的失烈门及合罕的其他孙子、后妃，他们派出哈剌和林的异密晃兀儿塔海[9]那颜（Qonqurtaqai Noyan）作为他们的代表，并且立下一份内容如下的文书："拔都对所有王子说是阿合[10]。无论他命令什么，他的话 558 就是法律。我们对此表示同意，我们将不拒绝他规定的和他认为恰当的一切。”至于别的王子，〔即〕贵由汗的儿子们，因为已在该地，他们赶在〔别人〕之前去见拔都。他们呆了一两天，然后，不经同意，借口珊蛮巫师不允许久留，返回到他们自己的斡耳朵。他们把帖木儿那颜留给拔都作为他们的代表，指示说，当大会的项链给串在一起时，对阿合和额尼[11]之间一致达成的任何意见，他也应表示他的赞同。

王子们现在从四方到来。合罕诸子中前来的有合答罕斡兀立，察合台子孙中有合剌旭烈和莫希[12]（Mochi）。〔前来的还有〕蒙哥可汗及其弟木哥和阿里不哥，异密中有兀哈台[13]（Uhatai）和也速不花[14]（Yesü-Buqa）；同时，异密和那颜们，别的王子和拔都的诸侄从其他方向到来。他们举行大会，在宴饮数日后，共同商讨把汗位交给一个对此适当的、经历过事业中的祸福和安危、尝过人生的苦甜，并曾率师远征近讨、在酒宴中享有盛名、在战争中获得胜利的人选。一连几天几夜，他们权衡和琢磨这件事，就是说，成吉思汗系中（urugh）和族

内有哪位宗王可用他的仁明英睿来控制国土和保卫道路；因 559
为，如帝国的庶政照旧无所系属，那么连社稷的根基都会倾危，政纲会松弛，以此不可能用机智和策略的手腕予以整饬，要深思熟虑地予以弥补也不可想像。

君主对吾人说不可久缺，
而吾人将在吾人中培育一童子为吾人之君主[15]。

最后，经过再三思考，所有参与该次大会的人，不管是宗王还是异密和那颜，达成决议说，因拔都是诸王之长，是他们当中的首领，他对国家和朝廷（daulat）的政事得失最有发言权。应由他来决定，要末他自己成为汗，要末推选另一人为汗。在一致同意这个决定后，他们立下文字保证称：他们决不会食言或者违背拔都的命令。接着，当天就这样结束和终止了他们的讨论后，他们开始饮酒作乐。

第二天，当白昼的光亮旌旗升起，夜幕消失——

一个〔连〕普照全球的灯火
因〔注视〕它而变得目光发亮的日子；
它的朝霞从天堂出现，
它的风嗅到救世主的呼吸——

诸王大会的项鍊如头天一样以昴星的姿态串连一起。拔都开始该天的发言，在没有人作补充后，他继续说出下面一番话："如此一个大国的治理，如此细致工作的开展，能由这样一个人来

实现，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从进退维谷中摆脱出来：他懂得和
560 体验过成吉思汗的札撒及合罕的律令，在斗智的跑道和赛勇的竞技场中从所有他的对手和同辈那里夺得优胜的芦苇[16]，亲身负过重任，总过戎机，并在克服困难和镇压叛乱中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明。眼下成吉思汗的血统（urugh）中有蒙哥可汗，以他的机智和刚毅而知名，以他的贤明和英勇而著称。汗国的政事应由他盖世智谋的特长来整治，社稷和百姓的幸福应由他英决和远识的祥瑞来保证。

在这世界上总有适合每个人的事，
也有适合每件事的人。

胜任每件事业的人是有的，对这种天生适合它的人说，万事皆能做到。我将把这政事的权柄交给他干练的手中，把帝国的印玺置于他坚定和老练的指上，因为宇宙这头劣马将驯服在他凛烈和豪勇的胯下，保卫公益和防守边疆的宝刀将从他刚毅和勇武的鞘中拔出”。

以聪慧和领悟之耳倾听了这番话后，所有与会者都明确地知道，由此得到的利益和好处会归诸全人类，特别是归诸他们自己，而且知道，舍此之外一切均属多余——“过直则曲”。他们异口同声说：“‘你把弓赐给制弓者，把房子给盖房人居住’。[17]在这站外再无坦途。‘阿八丹[18]（'Abbadan）外再无村落’。”同时每个人都诚心地讽喻说：

561 “如果我丢掉我对你的真心，丧失了我对你的爱，

那么我将向谁表示那种爱？

我将把那颗心交到哪里？”⑲

而每颗宝石在找到它的恰当归宿时安静下来。

然而蒙哥可汗不同意，他继续推辞了几天，不愿担负这个重任或者接受这个显位。当这种坚持超过了所有极限时，他的兄弟、饰有智慧和威望之宝的木哥⑳斡兀立，站起身来，并且说：“在这个大会上我们都立下了书面保证，在这次聚会中我们都约定听从拔都可汗㉑的命令，不容许对此更改或变动，也不要求补充他的话。但因现在蒙哥可汗企图违背这个阿合的意见和他自己的声明，倘若今后阿合和额尼对某件事不同意，那就让它不要受到非难或成为指责的对象”。

他用这种方式发言，以他生花之舌击中了这事的要害。它是一个清楚的证明和一篇果断的论述，于是拔都称赞这些话，夸奖了木哥。蒙哥可汗也被说服㉒。

既然真主的珍奇德行使帝室的秧苗在“吾人奉汝等为王”的㉓河旁根深蒂固和枝叶繁茂，拔都，按蒙古人的风俗，就站起来，同时所有宗王和那颜都跟他下跪。他这时举起酒杯，把汗位安放在它适当的地方。所有教士和沙弥㉔赞同他的作法。

领导权顺从地归于你， 562

朝你曳裙而来。

它仅宜于他，他也仅宜于它。

倘若除他之外别人窥望它，

大地会因颤抖而震动。[25]

出席该大会的每个人欢呼〔蒙哥可汗〕为君，接着他们安排在新的一年于斡难怯绿连[26]召开大忽邻勒塔。抱着这个打算，每人返回他自己的驻地。

有关的消息传遍全球，深入到大地的最远角落。而唆鲁禾帖尼别吉开始用各种厚礼和恩惠来交往百姓，使用种种手腕和策略去争取族人和亲友。

至于那些说话躲闪，对这件事迟不〔表态〕的人，因散布和传播流言蜚语，借口汗位应留在合罕或贵由汗系（urugh）内，他们忘记了"汝将权力授与汝所欲者"[27]的玄机，因此向四方遣出一个接一个的使者，也送使信给拔都说，他们反对那个决议，不同意那个条约。

拔都会回答："按阿合和额尼的一致意见，我们已解决了这桩事，而讨论已结束——'关于汝所询问者，其事已注定'。[28]取消它是不可能的，倘若我们不如此进行这件事，又倘若推选蒙哥可汗以外的其他人，那么庶事的秩序会给搞糟，国家的法纪和百姓的利益会混乱到事情不可收拾的地步。但倘若你们以熟虑和远识的目光来考虑这件事，你们将明白，合罕子孙的利害是得到重视的，因为治理这样一个从极东亘延至极西的大帝国，超出了仅仅是孩提之辈的能力和知识"。 563

在这样往返中预定的一年终了，第二年过了一半，该事的解决仍无迹象。同时候，每过一年，天下的事情就变得更加绝望，每一个月，百姓的生计之裳更加褴褛。

拔都派他的兄弟别儿哥和脱哈帖木儿为他的代表。合答罕

也出发了，合剌旭烈也动身。同时，别的意见相同的王公开始〔向那里〕去。其他的王子从成吉思汗的斡耳朵兀鲁黑 额甫[29]前来。

这时候，蒙哥可汗和唆鲁禾帖尼别吉向那些三心二意，持观望态度的人送去友情和有益的忠告——“挤驼奶前必须爱抚骆驼。”因为他们的劝谕和告诫对这些人没有产生作用，在他们的态度中没有丝毫改变的迹象；他们就接连遣使给他们，时而诱导他们，时而施加威胁和恐吓；因此他们补充他们的理由，希望他们可以受到安抚和调解的约束，从傲慢和疏忽的睡梦中猛省。但是远识的智慧之神会说：

> 责备情人者啊，让真主引入歧途的一伙人去吧，
> 因为主将指引他们上正道。
> 对于那种最接近你也就离你最远的努力，
> 谴责毫无作用。[30]
> 倒霉鬼决不照智者的吩咐做任何事；
> 倒运的人从不能因任何方法变得走运。

当那一年终了，来春的欢悦触动人心时，群星的君主开始逐渐地从他下落和偏堕的地方向他在雄伟和壮丽的宫邸顶峰前进，把他的行程向着他的巍峨宫室。像凯旋的忽思老·巴维思[31] (Khusrau Parviz)，他把他普照全球的面孔朝向权力的驻地。而当他把御体置于白羊宫的舁床时，丰饶的风像北方的和风那样轻柔地开始吹动，它来自蔷薇的寝室，惊动甜草的根基。被答亦[32] (Dai) 的严寒所束缚、像巴合门[33] (Bahman) 564

那样为冰（bahman）雪囚禁的卷缩[34]池塘，因温柔和风的努力，现在变得来开心和无拘束。

> 因和风的力量，在水面上出现千朵涟漪(chīn)，
> 而在朵朵涟漪上又有千只中国(Chīn)香囊。

大地的土壤因猛烈蒸发的热气而欢欣喜悦。〔生物机体的〕天然力量随它们的生长和发展，开始活动，鸟儿在草地上迸发出歌声。

> 现在我们必须饮美味的酒，
> 因为麝香的气味从河中升起。
> 每座花园都铺满了花瓣；
> 郁金香和风信子遍及每个山岗。[35]

青葱翠绿的光泽出现在世界的面上。〔树的〕枝叶伸出它们的颈，冒出绿色的头。花园，像活泼、漂亮的少妇，日益（rūz afzūn āmadand）达到她们的心愿。果木繁茂，睡莲千姿百态地鲜艳和灿烂。洋苏木窃取了面颊的颜色。甘菊模仿情妇贝齿565 的洁白和明亮。紫罗兰从它的格里牙[36]发卷散发芬香，像情人的面孔那样羞臊（tūi bar tūi）。含苞待放的花儿像风骚的情妇，也就是无忧虑的欢乐。素馨在草地上吸引了所有的目光，黄水仙（narrīn）象天空的双鹰[37]（nasrain）点缀着大地。水仙，象佩箭袋的突厥人，昂首去照亮花园。而郁金香的嘴，如一只杯子的口，为红酒而快活。因花朵散落在水道上，你会把

它们当成是镶钢的印度宝刀。歌喉嘹亮的夜莺，象十条舌头的百合，唱出千支歌儿来称颂花园和草地，乐人则唱和云雀的曲调。下面这首国之撒希伯底万[38]（愿真主增添他的寿数！）用两种语言写成的乞塔诗，这是他在年华正茂时如东风吐露一样撰写和缀拾而成，成为竖琴和风琴（arghanūn）用高音和低音演奏的早晚乐曲：

斑鸠在树上哀歌，
花园散发沈香的芬芳。
空气变得馥郁：因你有麝香，
你最好应单独〔跟她〕熬过通宵。
把盏吧，朋友，让我们象野紫罗兰(khuzāma)
和香料（bahār）那样寻欢。
蓓蕾的口因春云而露齿微笑。
花园为甘菊开颜，
恰如闪闪群星出现在天际。
既然为欢乐作了准备，
你将同意在这今宵与我结合。

好象和有痣美女新婚的日子，气候的状况如所期望地那样温暖，当年的病痛转为健康。世界是一座蔷薇园，季节绚丽光灿。

这个春天和它的这些阳光——美丽啊　566
它的黑夜，美丽啊它的白天[39]。

大部分王公现在怯绿连聚会。他们派昔列门[40]必阇赤(Shilem-ün Bitikchi)去见斡兀立海迷失和她的儿子忽察和脑忽,派阿蓝答儿[41]必阇赤('Alam-Dar Bitikchi)去见也速蒙哥,致以如下的使信:“成吉思汗家族中的大多数人已会齐,忽邻勒塔之事因为你们拖延至今。再没有推却和耽误的时间了。如果你们有和解和团结的愿望,你们应亲自尽快地出席忽邻勒塔,庶几朝政可以一致地处理,猜忌和携贰(vahshat)的肮脏纱幕可以从和睦的面容上摘除。”

在先失烈门也曾向忽察和脑忽遣出使者,因为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友爱的感情,既然

在紧张时刻恶感消失[42]。

当他们发现拖延得不到便宜时,脑忽斡兀立就出发了。合答那颜和贵由汗宫中的几个异密也出发了。同时合剌旭列的兄弟也孙脱花[43]斡兀立,从他的驻地〔动身〕后,跟他们一起去会合失烈门,因此所有这些人都聚在一处;而有谣言说他们正在策划对穆斯林的阴谋。

其后,忽察也开始移动,时而说“今天”,时而说“明天”,用“也许”、“可能”来拖延时间。并且他们都仍然想象,没有他们参加,忽邻勒塔之事就不能进行或成功,〔王位

567 的〕问题就不能解决。因为失烈门和脑忽离得最近,追随蒙哥可汗的宗王、异密和那颜便给他们送去一封内容如下的联名使信:“如你们故意没精打采,对参加大会慢慢吞吞,我们将〔靠自己〕把蒙哥可汗拥上汗位。”发现拖延不会有助于达到他们

的目的，他们作出在某某时间抵达大会的许诺。而他们用恒星的速度出发，和马匹、骑士和士兵，带着满载的骆驼和无数的车辆，缓慢地进行。

> 无论它们载运石头或铁，或蹲着的人们，
> 骆驼的步伐多么缓慢！⑭

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他们仍不急于露面，而他们的拖延已超过了一切限度，这时，参加该大会的一群智士和占星家选定649年刺必阿II月9日〔1251年7月1日〕，因为据一张天宫图称，福星要拾它的福气，木星企图取得它的影响，金星用它的光来使自己发亮。日增福运的征兆之一是，在那几天中，云层密布，大雨倾盆，太阳的面孔隐没在汽幕和雾幔之后；同时在选定的时刻占星家正在书写，但黑云遮住了阳光，他们不能登临高处。突然，太阳的漂亮面容，象一个新娘在防卫、躲闪和推拒之后展示于新郎之前，在选定的时刻摘掉了它的面纱，同时天空开朗，充分露出日球，云雾的混浊消失；于是占星家开始登高。光明修饰了人间，黑暗和阴霾从地面失踪。大福星㊺（Greater Benefic）座的升起从星空的运行中确定下来，首星（Ascendant）角的威力得到肯定：凶星和黑度㊻（Dark-Degrees）堕离吉祥的首星，大光体㊼（Greater Luminary）矗立在它第十宫的顶峰，而岁星㊽（qavāṭi'）居于第十二宫。 568

所有那些与会者——宗王如别儿哥斡兀立及其弟脱哈帖木儿，他们的叔父㊾大按只带（Elchitei the elder），斡赤斤、阔端和阔列坚的儿子们，异密、那颜和成吉思汗斡耳朵的大臣

以及在该地的其他将官，连同不计其数的士兵——〔所有这些人中〕王公们在斡耳朵内脱掉他们的帽子，把他们的皮带扔向他们的肩上，在举起蒙哥后把他拥上君主和帝王的宝座。他们称他为蒙哥可汗，而从天空的鸣响中，这种作为吉兆的呼声传到灵魂深处的耳里：

> "王啊，在你的王国内活一千年，
> 然后在一千年中以你的荣耀而自傲，
> 每年有一千个月，每月有一百天，
> 每天有一千个时辰，而每个时辰又是一千年。"

至于异密和军士，他们在斡耳朵外排列整齐——一千多名战士，著名的武士，他们在复仇时刻或在决死时确实是战场上的雄狮——

> 一支象凶神恶煞的人马
> 和许多如黑夜中曙光闪耀的大刀——

同时，与诸王在斡耳朵内的同一时刻，三次下跪。[50]

于是，当世界皇帝已吉祥地登上了帝国的御座，有如在权569 力的极峰的太阳，他的仁德就需要让各种各类的生物和形形色色的无机物马上享受某种安逸和快乐。他因此制定一条札撒说，在那个幸福的日子，人们不得踏上冲突和争斗的道路；百姓不应相互械斗和打架，而应愉快过活，高高兴兴。既然人类在种种享受和自我放纵中得到生活的正当权利，所有其他动物

也同样应有它们的份儿，因此那些用作骑乘或驮兽的家畜不应受到重负，缧绁、脚镣、束缚和鞭打的苦痛，而对那些供屠宰[51]的牲口说，按公正的沙利阿特，它们的血不得洒在安全的收容所中，以此有一天的时间，象在礼拜堂中的鸽子，它们可以悠闲和宁静地度过它们的时光。至于飞禽走兽，在陆地和在水中，它们应暂时不受到猎人的袭击[52]；在平安的园林中随它们的心意鼓翼。

空气对你是清新的，那么产你的卵，
鸣叫，尽情啄食。
猎人已离开了你，那么欢乐吧。[53]

又因所有生物已从他日盛的洪福得到充分的好处，无机体也一样，它们同是造物主（荣哉主名！）的作品——而他创造的每粒微尘在其中有其特殊的秘密涵义："吾人之主啊！汝不曾无意义地创造此物"[54]——不应被剥夺了那恩典，因为"无物不赞美主"。[55]因此大地的头脑不得被帐钉和挖掘所产生的痛楚搞得来头疼；水的灵魂不得被倾泄脏物所污染。为这样一位人物而赞美真主：全能之主使他成为慈悯之源泉和正义之中心，乃至真主使他的慈善行为施及有名字的任何东西，甚至野兽和无生命的石头！现在倘若一个有眼光的人推断地考察这些奥妙，从中作出结论，并推敲和琢磨这些事件的内在涵义，其印象随岁月的消逝将永志于人生之面，那么，他为改善贫弱人户命运的宏旨，他为把他的包容一切的正义和慈恩施予老小的至虑，其仁德的关注所达的范围和程度，将确定无疑。愿真主（伟哉主　570

之荣耀！）使他永享帝国和统治权的欢乐和情趣！

象这样他们度过那一天，直到傍晚，而当黑夜来临时，每人都前往他的住所。在第二天，当夜神的黑衣部队在黎明的前锋面前转身逃跑，群星的忽思老，耀武扬威，在地平线上升起，这时王公们开始寻欢作乐，铺开快活的地毯，可说是把下面的话当作他们的口头禅：

从白昼的面颊上拂开黑夜的头发：
对醉汉说这是再度寻欢的时刻。
侍儿忙着斟进玫瑰色的美酒，
它的芬香来自香炉的沁人气息。[56]

而那一天，酒宴是在大丞相（ṣāḥib-i-a'ẓam）牙老瓦赤（真主巩固他的权力基础！）用华丽织料制成的帐殿中举行，它类似绿色圆屋顶和一个最高苍穹的雏形，因刺绣丰美和色彩绚丽，其图案（ashkāl）看来是星光如灯火闪耀的天空，或者是其中百花如珍珠般撒开的花园。帐幕的地面，铺着各种五颜六色的

571 地毯，看似长满种种芳草如紫罗兰、洋苏花和黄水仙的草地。没有人在这之前建立过那种形状和样式的营幕，或者设计过如此精致形式的帐殿。内部象伊剌木园，外表大方美观。当宴席重整，他们的欢乐超过了一切限度时，从四方响起了这支歌：

哈！曼殊利亚[57]的图画啊，
你是一座花园和一座宫殿，

或者是真主送入凡尘的天堂。
否，我不愿把你看成是在人间，
〔你是〕不属于这尘世的，因为尘世损减寿数，
而你，不象这人世，却延寿益年[58]。

于是天下的皇帝，象在他巍峨宫室中独自行走的忽思老[59]，现在稳坐在幸运的宝座和君主的席床上，靠着权力之垫，登上雄壮宏伟的阶梯，他的足站在幸福和成功的中心，跨上威武高大的战马。王公们，象昴星一样，集中在他的右边；他的七个兄弟，个个都是皇天中的满月：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木哥、拨绰、岁哥都[60]（*Sögetü）和雪别台（Sübetei），如北斗七星[61]站在那里。而在他的左边，象花园一样的皇女，她们每个在漂亮和美丽方面赛过[62]日月，坐在"面对面向着他们的嵌花纹的榻上"。[63]美如天仙、面孔甜蜜的侍儿，在他们的容颜上写着美的诗篇，从壶罐中倾出一杯又一杯的忽迷思和酒，忧愁和不安的荆棘从所有心地里被扫清。

对这些侍儿我将说些什么而且怎样说呢，主啊， 572
他们从琥珀香的网中取出玫瑰色的月亮？
在凯旋的日子，当他们愉快地握着剑把时，
战神是他们剑上的一滴血。
在宴乐中，当他们用手抓着杯沿时，
美神象泡沫在他们的杯中舞蹈。[64]

而乖张的命运，因向正确方向迈步，必定要开始唱一支歌。幸

运的美神选择了一首诗来抒她的胸怀，并在用吉祥之舌把话传入世界之口后，这样开始她的序曲：

喜讯！福神遵守她的诺言，
凶星悔恨她的残酷和暴虐。

同时，和下面这首咏此情景的迦扎勒合拍，旋转的星空以满意和赞许的目光观望着，开始舞蹈：

忽思老啊，愿国土使你高兴！
愿全世界对你臣服！
因为你，暴政的繁荣土地化为荒芜；
因为你，正义的基础可以牢固地奠定！

于是他们表演下面这首适时的曲调，因为他们没有受到命运的竖琴弦拨的打击：

您的祖父[65]把暴虐从世界的面上扫清。
您的伯父[66]的仁爱修复了破坏的东西。
御袍适体的陛下啊，
实施仁政，因为这番轮到您的统治[67]。

接着那颜们和异密们，随同他们的首领忙哥撒儿那颜[68]（Mengeser Noyan)在武将的位子上一行行地就位，而以孛鲁合[69]阿合（B·ılghai Aq a）为他们领袖的必阇赤们，大臣和侍臣们，

立在他们的本位上，余下的异密和扈从，佩戴他们的武器，在 573 幄帐外列成一百多行（rasta）。

一个这样的民族，倘若你欢迎他们，
他们是美的天使，
但倘若你跟他们打仗，他们是凶神。[70]
突厥人是智慧和聪明的天使，
他们是黑发的美女和披甲的魔鬼。
在战斗中他们披甲时，他们是魔鬼；
在宴席上他们饮酒时，他们是美女。

如此这般，他们极尽种种欢乐地盛宴和狂欢了整整一个礼拜，忧虑和怨恨从他们心胸的庭院中被排出。而每一天，按照天子的服装，他们要穿上不同颜色的衣服[71]，饮于杯盏。饮料和食物的日耗量是，三千车的忽迷思和酒，三百头马或牛，以及三千只羊。又因有别儿哥，所以按这条戒律来处理这些牲畜："食用那种以真主的名义所宣判的东西。"[72]

在这宴乐期间，前来的有合答罕斡兀立，他的侄儿[73]灭里斡兀立（Melik Oghul），及合剌旭烈。他们行贺礼，执臣节，而作为回报，蒙哥可汗认为理应极力向他们表示各种恩渥、殷勤和照顾。因他们的到来，大会仍等待着将随他们之后而来的王子们；同时他们继续纵情于他们的欢乐，缺乏警惕和戒备。又因他们谁都没有想到世界皇帝成吉思汗的札撒能遭到破坏或改变；在他们中间没有过分歧，据蒙古人的习惯说更没有这种事，所以〔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就从未掠过他们的头脑， 574

更没有绘在他们想象的画廊中；他们因此忘记了采取任何防备。

突然，因一个巧合，更因运气的指引和至荣真主的续继施恩，一个叫做克薛杰[24]（Keshik）的鹰人[25]丢失了一头可和先知沙里哈[26]（Salih）（愿和平施降于他！）的母驼相比的骆驼，成为真信者获救的机缘和不义者毁灭的原因[27]。这个鹰人在找寻丢失的牲口中不遗余力。他在该地区骑着马从左跑到右，跋涉了有两三天旅程的距离。他突然间闯入失烈门和脑忽的军中。他看见一大群人，满载的车辆和以哈瓦儿计的食物和饮料——575所有这些在名义上是为了进贺和朝觐。然而，克薛杰没有看见要找的东西，续继向每个人打听他的失物。忽然，在他寻找的当中他碰到一辆破车，车旁坐着个小伙子。小伙子认为这个骑士是他的一个同伴，要求克薛杰帮助修理车子。克薛杰从马上下来，开始帮助修理。他的目光落到成捆堆着的武器和军用品上。"这都是些什么兵器？"他问。"跟别的车中的一样"，小伙子回答说。聪明的克薛杰马上装作不在意，但当他完成了工作，就凑到另一个人面前，设法跟他结交。一步又一步他发现了事情是个什么样子，并当他推测出他们的秘密实质时，疑团完全消除，因为"浊而后清"。他认识到那些人正在策划谋反和叛逆，暴动和政变，企图在为欢迎他们而举行的宴会中，当人们思想中紧绷的弦折断，老少为酣醉所束缚时，越出正义的堂奥，突出不意地实现他们的阴谋。"但罪恶的策划仅绊住那些实施它的人"[28]。克薛杰解开了自由意志的约束，并对他的骆驼念了"汝之绳索在汝之警甲上"的谚语后，他一天走了三天的路程，在将近晚祷时到达斡耳朵。他未经允许便走进

去，而且不害怕，不迟疑，不退缩，大着胆子勇敢地说出如下 576
的话："你们打开寻欢的地毯，在兴高采烈中告别了人世的忧伤，而在他们的埋伏中，你们的敌人已磨尖他们的矛尖，等待他们的时机，准备和布置他们的行动。

倘若你不迅速进入它的门，
你的敌人将通过它的门去袭击你。"[79]

所有这事的要点，他都口头向他们陈述，敦促他们注意和重视他们的利害，嘱咐他们抓紧。但因类似的概念在蒙古人的风俗和习惯中，特别在成吉思汗子孙 (urugh) 的时代，从未出现过，他们完全不能相信有这种事，同时他们要他一遍遍重复。而每一次他重述他在头一次说的东西，涉及到他们的[80]本性。

他的话没有在大汗耳里生根，他不理睬它们。克薛杰继续他的迫切请求，他的焦虑和不安显然可见，但大汗仍然镇定地不为所动。诸王和大那颜大呼这种固执之非。他们说："上天不容它造成一场灾祸，成为悔恨无及的原因。

慎防那种其入口宽而出口窄的事物[81]。

在复仇之手卡住希望的脖子、策略之途[82]被堵塞、权宜之计丧失、局势危若系发、智慧的明亮目光被眩惑、及一小撮敌人得逞之前，有识之士的责任是不放松警惕或防备的措施，不轻视他的那怕是势孤力弱的敌人，那么倘若他的疑念是正确的，他将不 577

因此惶恐不安，但若它没有根据，那也不能想象有什么损伤或害处，没有人将因此遭殃。

不要轻视贱人的判断，
因为树干是用木屑来焚烧。

为机警和敏捷地行动，有必要采取安抚和怀柔的手段去对付这件事，庶几这反叛之火可以在它燃烧前给扑灭，灾难的邪风可以在它把地上的太平和沉静的土壤刮走前消失，而廉耻之水，它是万物的生命，可以留在命运之神的眼内，留在他们事变的面上。

粗鲁和暴力没有用处；
只有怀柔才使蛇出洞。

如果用这种方法没有作用，甜言蜜语和殷勤手法不能使这些人屈服，那么我们能把〔谚语所说〕“最后的办法是加热”付诸实施，折断他们反抗的脊背。

在复仇时刻和服役期间，
一支锐若枪头矛尖的军队为你准备着；
象忽思老和他的酒杯，他们每人充满智慧；
象骑在剌黑昔(Rakhsh)上的鲁思坦，
他们每人都跨上雕鞍。”

当他们的方针和策略如此确定后，王公们个个都想涉足这条道路，亲自去调查和盘问这些情况，并视情况所需或用劝说或用武力达到那个目的。然而，因幸运的启示——

谋略是取胜的关键：
显然，坚定的谋略是金的钥匙。
良谋一条好过一百武士；
一顶王冠好过一百模子。
一支军旅的脊背可以用谋略折断；
一把刀〔只〕能杀死一人到一百人——[83]

诸王不用经历那种劳累，大家一致同意，宫中异密的首领和大臣中的元老忙哥撒儿应前去调查这件事，并采取行动阻止阴谋；而且在这样做中应发表他认为得当的不管什么意见。按他的指示，他和大约二、三百名骑士，突厥武士和不洁的突厥人，跨上马，他们真正是 578

神灵之上的神灵，而如他们是人类，
那就好象他们是用针给缝上[84]。

在天亮时，当天空中扎木失的的前锋向夜神的师旅发动突袭，大那颜忙哥撒儿逼近那些来军的营盘。带着一百多名骑士，他驰至营门，士兵同时候从前后左右拥上来，象圆圈一样站好他们的位子。尽管在马上，这个那颜仍然喊话并说出如下一番话：“有关你们的谣言已在流传，它传到了大汗耳里。倘若那

些话是从谎言欺诈的壶中滴出，而且是假的，那么对你们说，忠诚老实的标志和表现将是毫不迟疑地和满怀信心地前来，执臣服之礼，不要求助于花言巧语，而要迅速和赶快地用水把这种疲惫的灰尘从诚实的面颊和团结的容颜上洗刷掉。”

听了这番合情合理的话，他们走出他们的营盘，尽他们的目力望去，他们不外看见无穷无尽的军队，他们自己象是圆的中心，而他们的友人和部下，他们的骑兵和步卒（khail u rajil），远在他们埋伏的地方。他们丧失了力量和意志，好像缰绳在自己手里失去控制，而他们的思考和决断，因忙乱、害怕和惊慌，犹如腿上给紧系枷锁。他们变得来非常沮丧和狼狈；又因有口难辩，进退维谷，他们发现逃走无望，留下也不成。没有他们依仗的靠山；他们既无那种使他们能够进行抵抗的强大力量，也无胆量和勇气造反。从〔那片海洋〕中看不见海岸，以使他们可以诵念〔谚语：〕“以其生命逃亡者得救”，并可以找到他们的出路，避免自食其果。到头来他们在天命的圈套中俯首就擒，把他们的足伸进顺从的烟孔[⑱](smoke-vent)中。

579

> 而一岁的驼驹，当它被拴在索上时，
> 不能进攻已长出牙齿的六岁老驼[⑲]。

在监督下，并非出自选择，他们仅由几名骑士陪同，随那个那颜离开，去侍候地面上的皇帝。当他们接近斡耳朵时，他们的同伙大部分被拘留，他们的武装被解除。又有诏叫几个奸邪和犯罪的异密，不戴箭筒和弓鞘，在他们所在之地随诸王一起行帖克失迷昔[⑳]（tikishmishi）礼，一次九下，然后进入斡

耳朵。

一连两天他们完全没有受到盘问，调查和追究的文书仍然封着。在第三天，当太阳吉祥地从东方升起，谋逆者的幸运时光就到了沉沦的西方，伪君子的生命春天就接近它的暮秋。举行了另一次会议，所有人都集中起来。蒙哥可汗说出下面一番话："这就是传说的关于你们的事。它不能置信和设想，未为理智之耳所闻，也不为智慧之灵所接受。仍然，类似的印象，一旦变得来深入人心，就不是玩笑之事，同时，这种言谈的谣传，一旦到了人们嘴上，就不再仅仅是空话，所以〔我们〕的善良天性和〔我们〕的纯真信仰，要求对这件事进行调查和追究，为的是疑垢可以从事实的面容上洗清，模糊的面纱可从太阳的真实脸上摘除，以此倘若这不过是诬蔑和诽谤，那造谣和诋毁者将在事件的书页上见到他的惩处，人类将接受教训和警告。" 580

因此有令不许人进出斡耳朵，并且他下诏叫拘留许多异密和那颜，如按只觧那颜（Elchitei Noyan）、爪难（Taunal）、合答曲怜（*Qata-Kürin）、章吉（Jangi）、刚疙疸（*Qa-n-Khitai）、唆鲁欢（Sarghan）、小爪难（Taunal the Younger）、脱罕（Toghan）和牙撒兀儿（Yasa'ur）[88]，他们都认为自己身居这样的高位显职，以致老天无力奈他何，而且他们随日夜旋转而串成的项珠决不能失散。他们多半不知道〔下面的诗句〕： 581

有什么样的丝柏，

真主不使之笄立而不再痛苦地把它弯折呢。

并不是每块糖都能吞食；

一个人必须时而饮清〔水〕，时而饮沉滓。

来自叛将中的几个其他的土绵将官〔也被拘捕〕，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要花太多时间；于是调查和审讯开始。

以忙哥撒儿为大札鲁忽赤，另一些异密和首脑调查了几天这个案件的疑难和微妙，慎重地进行。犯人们彼此矛盾，他们的罪行则是没有疑问的。在悔恨交集中他们默默地呼喊："天啦！愿我为尘土！"[69] 他们也招供，承认和坦白他们的罪行。蒙哥可汗，遵照他的值得赞美的习惯，想假装看不见所发生的事，因为"当一个人拥有权力时，宽大就是仁德的一个根本。"然而，诸王和异密说："麻痹大意和过于自信，在对付敌人时，决不是正当和明智的办法。

在紧要事情中用药不用刀，

象用刀代替膏药一样有害。[70]

凡是应当制造伤疤的地方，

当你给它贴上膏药时，那是徒劳无益。[71]

582 而当智谋之士已经制服了凶恶的敌人时，倘若他不向他报仇，那确实根本谈不到有什么远见卓识，到头来将后悔[72]莫及。

若你对你的敌人稳操胜算，

别作其他考虑。

仁义对奸邪之徒不起作用；它象撒在盐泽中的种子：它不结果实，尽管一层又一层的云用雨水浇灌它，那也产生不了效果，什么都长不出来。

一株苦味的树，
倘若你把它种在天园中；
又倘若在浇灌时你从乐园的溪流中
用蜜和纯醇来浇它的根：
到头来它显出它的本质，
结出那种同样的苦果❸。

如果惩罚是不必要的，强大的国王和有力的君主能够不用它，那么“铁和剑”的诗句不会被送到世上，也就不会有关于复仇的戒律，它是生存和繁息增殖的原因：“汝之生命〔保障〕在于这条报复的法律，有识之士啊！”❹

一棵树只有冒出每个枝头时
才产生花朵。
王啊，你必须对你国土的敌人怀着仇恨，
同时你必须向太阳学习这条规则，
因为他从他的岗位（martaba）上
凯旋地挥舞他的刀❺时，
这世界才被他的阳光照亮。”

蒙哥可汗觉得象这样的话是出于诚意，而不是出于私心或 583

虚伪的动机。于是对上述那些诱诸王走上邪道、使他们堕落和犯罪的奸臣，他愤怒地下命把他们斩首，如真主（伟哉主名！）的圣训所说："彼等被溺毙，被送进狱火中。"[96]第一个是按只斛：他的头和足被砍掉。接着爪难被踩死。合答曲怜想〔按〕俗话"用吾手，不用阿模尔（Amr）之手"〔就刑〕：他挺腹就刃，如此给杀掉。至于其余的人，他们挨个同样地结束了今生："彼等将背负彼等之包袱！彼等负载者非罪恶而何？"[97]

这些消息传给了察合台之孙也孙脱花，他抛弃他的所有军旅，带着三十骑自动[98]前去。他被送往脑忽和失烈门的捏儿格[99]中，于是他们留在一个地方。

总之，如果任何人在他心里策划叛逆，天命马上就把绞索套在他的阴谋的脖子上，曳之以行，而〔蒙哥可汗的〕日盛福运和吉祥命星，使这些傲慢的暴君和魔王在俯首听命的掌握中归依服法，以此他们各自默默地说：

> "你要我的头。它不能给任何人。
> 我将前来，把头留在脖子上。"(100)

同时额勒赤去追捕他们当中一些人，把他们逮捕。

至于合答那颜，他还没有抵达。他发现这次冲突的根子在他那里，这次内哄的起因由他产生，正是他煽起这场骚动的尘

584 暴，把混乱的火种投入人世，而且这一切都不可用他的手来补救了。

> 我使多少军旅相互纷争，

* 100以下注码按（ ）内数码查对

而当他们陷入纠纷时，我却从中脱手[101]！

当失烈门和脑忽因此前去时，他想“在弼斯罗毁灭后”[102]从这事变中拔出他的足来，以手抚摸退隐的心胸，背靠享乐的大山，藏起他的面孔，希望安全地把他的头留在他的脖子上，把他的灵魂留在他的肉体中。同时这个企图，他放在他脑子这口锅中，用贪欲之火来烧煮，对自己唱道：

“争取平安地抵达一个避难地，
因为道路极其可怖，驿站十分遥远。”

他日以继夜地这样琢磨和思量，拚命要找出一条通过它可以得到安全和活命的出路。但命运始终嘲笑他的忧愁和不安，他的哀伤和哭泣，并用譬喻说：

“如果你的口舌谨慎，
刀剑跟你的头有何干系？”

宫廷的密探突然象许多死神一样抵达并说：

“所有你的友人已经离开；现在轮到你。
来吧，宿营者，收起你的帐篷，
因为〔旅队的〕首领已离开驿站。”[103]

他们把他从他的营帐中抓出来，用一辆车把他一直送到哈剌和

林。尽管他假装病重，他们仍然认为应把他从那里挪走，并送走了他。抵达宫廷后，他受到札鲁忽赤们的审问，虽然他的

585 罪行比艾必利思的罪恶更昭著，也〔仅〕在坦白和交代了〔他的罪行〕后他才继他的伙伴和同党之后殒命，在灌水之地喝了个饱："于是使彼等落入火中；而彼等由之降落的陡坡何其腌脏！"(104)

又因在别处的一些人还没有到来，〔诸王〕对他们的阴谋和诡计仍不放心。他们因此把不怜吉解(105)那颜和一支由十土绵勇敢青年和英雄突厥人组成的军队派往位于别失八里和哈剌和林之间的兀鲁黑塔黑(106)（Ulugh-Taq）、杭海(107)（*Qanghai）和横相乙儿(108)（*Qum-Sengir）地区，以此一个捏儿格可以从那里伸延到弘吉兰(109)斡兀立（Qonghuran Oghul）的捏儿格，后者驻在海押立境内，并已把他的捏儿格扩展至斡答剌之地。同时也客那颜（Yeke Noyan）和两土绵人马被派到吉利吉思和谦谦州(110)（Kemchihüd）的地方。

这时候，因斡兀立海迷失及其子忽察均未到来，额勒赤们便赍内容如下的使信去见母子俩："倘若你们没有跟这些人共同策划这个阴谋，没有赞同或帮助他们，那么你们到朝廷来，

586 尽快这样做，对你们的前程至关紧要，也将是〔你们无罪的〕表白。"

当往见忽察的额勒赤昔列门必阇赤传达完他的使信，忽察根本不听他的话，正要袭击他，干一桩可怕的勾当。但他的一个妻子，地位较其他的要低，而才智超群，阻止他的图谋并说："使者的责任在于传达他的使命，自古以来没有人凌辱那怕是叛逆的使者。那么，当蒙哥可汗派来一名额勒赤时，我们

怎能要他的命？杀死个把人又怎能损害或削弱他的国家？这种行为将产生许多祸害；苦海将怒啸；天下将被搞乱；灾难之火将燃烧；当事情超出了你的控制时，悔恨将无济于事。蒙哥可汗是阿合，犹如父辈：你必须去见他，听从他的命令，不管它是什么。”

因为老天保佑忽察，他考虑这些话并想到这件事会是危险的，而且是后悔的根源。他因此以赞同之耳听从了她的话，对昔列门优礼相待。然后他和他的妻子从他们所在之地出发，赶快入朝。

至于跟他的阿合合剌旭烈一起来的帖克失[111]斡兀立（Tekshi Oghul），他去找不里。同时突厥蛮必闍赤(Türkman Bitikchi）被派去见也速蒙哥、他的妻子脱合失[112]（Toqashi）以及兀鲁黑额甫的异密们和那颜们。在告之那些陷入他们罪行罗网中的人[113]的下场后，〔突厥蛮必闍赤说出如下的话〕：“如果你们没有支持这些人谋叛，为什么你们不必要地这样缓慢来见我们？这种耽误，拖延和迟缓原因何在？如果你们思想中没有那个念头，你们应马上出发。否则你们必须指定你们的战场，准备你们的甲兵。‘而提出警告者有理’”。 587

听了这番话，他们对皇上害怕和恐惧得要命。他们打消了那些念头，完全跟它们分家。传达了他们的使命后，额勒赤们[114]马上返回，甚至没有停下来进食。不里、也速和脱合失[115]也动身了。

至于那些来自叶密立和海押立者，当他们各自来到不怜吉艄军中，他便把他们连同较大的异密送走，解除他们的武装；他们当中留下来的，他视情况予以处理和处决。

一当忽察抵达宫廷，他就被送去参加失烈门和别的王子随同他的异密，如不合台[116]火儿赤（*Bughatai Qorchi）、宴只吉带（Eljigitei）之子阿儿合孙[117]（Arghasun）和其他等人，他们均受到拷问，然后被送往他们的同类所曾走过的道路上。

588 镇海也到了。他在650年剌马赞月〔1252年11月-12月〕被答失蛮哈只不处死。单有一章谈到他。[118]

最后来的是海迷失哈敦：她和失烈门之母哈答合赤[119]（Qadaqach）一道被送往别吉的斡耳朵。忙哥撒儿赶到那里去，因这些女人的儿子们承认是阴谋的策划者，她们在受到审问和坦白了她们的罪行后因她们的行为而受刑[120]

也速、他的妻子脱合失和不里也到来，许多高位的异密，必阇赤，如密兰[121]必阇赤（Miran Bitikchi）、速蛮[122]火儿赤（Suman Qorchi）、阿八赤[123]（Abachi）等人和其他指挥土绵的那颜们均到来。凡属异密〔马上〕被处决。也速和不里被送往拔都的宫廷[124]。至于脱合失哈敦，他被合剌旭烈当着也速的

589 面审问：他命令把她踢成肉泥，以此来消他心头的旧恨。

同时候，在别失八里，多神教徒和偶像教徒[125]的首领亦都护和一群叛贼勾结，跟他们安排好，要使清真寺中的穆斯林群众在大白天出现黑夜，以此让他们在清晨看见午夜；这样他们将要用异端的乌云来遮盖伊斯兰的光辉，击溃集合的信徒，以致在审判日才可望把他们重新集中。"他们乐意用他们的嘴吹灭真主之光：但真主仅希望完善他的光，尽管异端憎恶它。"[126]回教的奇迹揭开了这个谜（muṣaḥḥaf）底，阿合马法律的火光在阴暗面上暴露出这个逆谋。他们当中有个奴隶在知道他们

阴谋的来龙去脉后，皈依了伊斯兰，成为揭发他们的爱合黑，把那个罪定在他们身上。亦都护和许多其他的人被送到斡耳朵，并且受到审问。而在控告被接受后，有命令把他押回别失八里，在那里，各阶层的百姓，穆斯林和偶像教徒，在郊外集合，当着百姓的面，他被交给地狱的魔鬼。那么因这个使他们得到新生的胜利，穆斯林们向真主表示感谢。

一个使天堂之门为之大开的胜利，
而且大地为之披上新的彩衣。[127]

同时这个惩罚和复仇使胜利的[128]蒙哥可汗陛下更加受福，获得甚至更大的功勋。愿全能的真主使这次正义的仇报成为他的国家长存和他的汗位永续的原因！（在关于亦都护的一章中，这个题目已详尽地谈到。）[129] 590

与此同时，宴只吉带在伊剌克。葛答罕火儿赤（Ghadaq-an Qorchi）出发，前去进见拔都，然后从那里由那可儿陪同去逮捕他。他们抵达伊剌克后，宴只吉带轻装逃走，到达八吉思。在这里他被额勒赤们逮捕，后者把他连同他的一些部下押解给拔都。他〔如其余人一样〕落得个同样下场。

他期望了片刻，然后变成一场空。
宇宙揶揄地说："彼亦归去。"

这事的详情可从专述宴只吉带的一章中得到阐明。[130]

所有现在残余的叛党〔藏匿〕在沟壑洞穴中，退却到穷乡僻

壤；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花了些时间。八剌（Bala）札儿忽赤及那可儿们被遣往也速的军中，审查和鞫问他们的同党和同伙；参预阴谋者都被处死。另一个异密被派往契丹，负责同样的工作。

这些因邪恶的刺激而几乎火焚人世的骚乱，现在已经过去，大家的思想中解除了一切顾虑。那么上述的王子们，因为奸师的唆使和贼臣的煽动，狂傲不可一世，背离了忠恕和纳谏的道路，而“恶侣如火：如不为其热所伤，也难逃其烟。”(131)再者，有福的皇上天性仁慈，他的心地纯善，这要求他赦免罪过以顾全同宗和血缘之情，以此为他的首要义务；在他显赫的时刻他591 也理应把履行俗话所说“为王者须仁慈”(132)当作宽大法典中的恩惠。

为你的荣誉付出什一税，并且知道，
象财产(133)的什一税一样，它必须悉数付给。

他因此如凤凰那样，在他们的头上展开哀矜怜悯之翼，并以宽大和赦宥之裙来掩盖他们各自的罪衍和过失。

而他没有对他们心怀旧恨，
因为他不是怀恨者的首领。(134)

想要惩戒而非折磨他们，他下令称．按照“旅行获益”(135)的圣传，他们应暂时涉足于流放之途——

月亮为变圆而经受旅途的劳累——

并应在征战和讨伐的风霜中显示人的机智和能者的才干——

历险之光荣在于历险〔自身〕[136]

为的是用经历险地的汗水来洗刷他们罪行的灰尘和污点，以此从他们的血脉中清除和涤荡谋逆之迹和罪孽之瑕。

确实地，烈火炼纯金。

而每个没有被至亲长辈教育成材的孩童，将无疑地从冷酷和变化的命运的教训中受到陶冶和锻炼。

未受其父母之教者将受岁月之教。

他因此下令把失烈门、脑忽和也孙脱花放逐到蛮子的各省去：失烈门跟随忽必烈斡兀立，脑忽随扎罕那颜[137]（Jagha Noyan） 592 而也孙脱花到别处去。

至于忽察，为报其妻之恩，皇上免他参加征战，并把哈剌和林附近的肃良合[138]（Solangai）定为他的驻地。“这个美饰仁爱面颊和使各国诸侯的德行相形失色的行动，来自真主。”

他的恩典是真主的恩典，
视之则美，公布之则佳。
他们已把爱储存在所有人心中，
他们公开地和秘密地把爱献给他。

穆圣的珠雨般的言词意思是："维系亲属的纽带"和"紧密的亲属关系延长生命。"[139] 这条圣训不单指一个民族，因为所有民族在其中都有份儿，它的涵义为智者一目了然地肯定下来，因为维系亲族纽带就是糅合搀杂。现如这条圣传是遵循字面的意义，那它与下面的诗句不合："当他们的时候一到，他们将不使它耽误一个时辰；同时他们也不使它提前。"[140] 但因圣传证实诗句，可靠的哈迪特与圣经和神圣的古兰经一致，所以作为一个无可反驳的事实，确定的是：由维系亲族纽带以延续生命，从两个方面来实现。首先，通过婚姻和配偶，以此生儿育女成为可能，一代又一代的子孙后人就从虚无的世界来到实在的庭院，从隐没的堂奥来到展露的平原。子女固守他们父辈的习惯，使对父祖和先人的追忆留在地面上作为纪念。而聪明人通过生命才懂得什么是世上流传、他死后垂之不朽的美名和盛誉。一个不是俗物的高尚后人的生存，就是在他之前所有人的生命。其次，〔这种纽带的维系是〕通过族人和家庭内部的和睦团结，以及对远亲和外人的友善和仁爱，以此靠相互帮助，尽管他们微弱，他们仍可以打败好些强大的敌人，有如腱和发；当他们彼此支援时，一头象都不能把它折断。

593

> 一根线，当它孤另另时，
> 可以被一个老妇（zāl）之力所断；
> 当它倍增时，
> 扎勒-亦-扎耳[141]（Zal-i-Zar）都不能折断它。

靠着团结互助之福，他们从绝望的危难中获救，没有人可以轻

视他们，这样他们在安适的环境中与人类度过他们的一生，受尊敬，有权势，被推崇；要制服他们的途径对敌人说是堵塞了。而对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说，在尊贵的地位上这样活一天，确实比在穷途潦倒中度过一整年要强。

对一个年轻人说，坐守贫困实不如死，
而〔这胜过〕一个其蛇蝎爬行的主人。[142]

用这个方式成吉思汗及其后人征服了世界的大部分；其余的人类纳臣服之款，答应交纳赋税（māl）和贡品（kharāj）。有天，在他初兴时，他把这个意见告诉他们，逐个地教训他们。作为一个例子，他从他的箭袋中抽出一支箭，把它交给他们。594 折断它显然无需大气力。他添作两支，这样一直增到十四支，那怕大力士都折不了它。他说："我的儿子们也是如此。只要他们走彼此相顾的道路，他们将不受事变之害，将自由地享受他们国土的果实。但如他们另行其是，他们将得到不同的结果。"[143]

现在，倘若伊斯兰的算端们在保护族人和百姓中打下同样的基础，又倘若他们巩固这个基础，在他们的庙堂中收容难民，并把对亲族的攻击视为宽仁之法典所不容，慈悯之规章所禁止，那么打败他们会是不可能的。

在成吉思汗的同族和同系（urugh）的后人中，现今享受荣华富贵的超过两万人。除此之外我不愿多说，而宁可回避〔这个题目〕，免得本史书的读者谴责这些文字的作者吹牛和夸大，并追问道，从一个人的腰肚里怎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产生

出那么多的子孙。

一切事情现在无需蒙哥的圣虑，莅会诸王决定告退和返回。各种赏赐和各类恩遇使他们欢欣鼓舞，每人都各自受到不同方式的显荣和酬报。因拔都派来的别儿哥斡兀立和脱哈帖木儿路程最远，离家最久，他先送走他们，〔赐给他们〕各种东西和礼物，及种种报酬，以致叙述它们要使本书吃紧。同时他叫他们给拔都带去国王赠给拥立国王者的厚礼；因为太阳把他自595 己充足的光线分给行星和恒星，清冽的水流按汲水者和潜水者的愿望撒布珍珠和水。

至于合答罕斡兀立和灭里斡兀立，他从合罕的斡耳朵思和驻地中赏给他们每人一个斡耳朵，并把斡耳朵思的后妃赐给他们。他还赏赐他们约一土绵合罕的将官、士卒和神仙自己都吝惜的珍贵礼品，分给他们每人一处禹儿惕，他们可在其中抛弃旅杖，搭起驻跸的营盘。

继他们之后，他优礼送走合剌旭烈，把被他叔父霸占的其父的驻地赏给他。他耀武扬威地回去，并已抵达阿尔泰（Altai），他的愿望还没有完全达到，这时在真主的旨意实现前他不能再进一步。

没有从你的腥红嘴唇中得到他的食物，
没有从期望的田地里收获他的谷穗。

至于余下的宗王，那颜和异密，他按各自的身份和地位，尽他自己仁德所施，把他们一一打发走。

他们返回去，当之无愧地赞美他，

而若他们沉默无语，

他们的鞍囊会赞美他。[144]

至于克薛杰，他封他为答剌罕[145]，赏给他那么多的财富，致使他成为一个富翁，位高而难以接近。

在诸王启程，他们的事情发落完之后，他把他的注意力转向朝政，校枉纠偏，惩奸平叛。而当他的御意虑及荡顽寇，清 596 逆臣，他的圣念专致于缓人力、减民劳[146]时，他的睿智宁择肃慎，不苟言笑，戒长饮之俗，并用宽仁厚德的网罟和谷物[148]赢得人们内心的爱戴。

首先他遣师出征东方和西方，出征阿剌伯人和非阿剌伯人的国土。东方诸邦和契丹，蛮子、肃良合[149]和唐兀各省，他委付给以聪慧机智而著称的忽必烈斡兀立。他指派高位的那颜去伴随他，把驻在那些地区的所有左右翼[150]的异密置于他的统率下。西方诸邦邑，他交给他的另一个兄弟旭烈兀斡兀立，后者以他的刚毅威猛，机警持重，以及驭下有力、功名心切而享誉。同时他调双倍的兵力追随他。于是怯的不花[151]博儿赤[152](Ked-Buqa Bavurchi)在650年主马答Ⅰ月中〔1252年7月〕先出发，开始征伐异端。

按照你的已发布的命令，让他们日夜并进，

时而从中国到鲁木，时而从鲁木到中国。

又为了征发赋税、登录户名，他任命了一批长官、沙黑纳、书记。从乌浒河畔第五大洲始[153]，到契丹边境，即第一大 597

洲[154]，其东方诸邦邑，他如从前一样委付给大丞相（ṣāḥib-i-mu‘aẓẓam）马合木·牙老瓦赤及其可敬的继承人麻速忽毕，把契丹地区交给马合木·牙老瓦赤，他的旧劳已得到恩遇的报酬，并且他是在皇上吉祥登基前到来；同时把河中、突厥斯坦、讹答剌、畏吾儿地、忽炭、可失哈耳、毡的、花剌子模、拔汗那交给麻速忽毕，因为他对皇上忠贞不渝，他曾惊恐和战栗而来，经历了艰难和险阻，迄至最后逃脱了那个危险，他变得权势赫赫，受到很大的尊敬。因他们在忽邻勒塔之前抵达宫廷，他就尽快遣走他们，而所有随同他们的人都受到种种恩赐的宠荣。

他们走后，大异密阿儿浑，他曾〔沿一条〕充满恐怖和危险的〔道路〕跋涉万里，于650年沙法儿月20日〔1252年5月2日〕抵达宫廷，此时忽邻勒塔已散，诸王各已动身回家。而因他终生有福气又有无穷的才干，同时在献身于朝廷和效忠于王室中，通过采用坚定的措施及推行有远见的政策，他过去已使自己出类拔萃（那么“在早晨人们称颂黄昏”），所以他受到宠荣；他的愿望得到满足，他的目的达到。统辖呼罗珊、祃桚答而、印度、伊剌克、法儿思、起儿漫、罗耳、阿阑、阿哲儿拜占、谷儿只、毛夕里和阿勒坡诸州的政柄交给了他的手中。随同他的所有篾力克、异密和必阇赤，在他的提议下，因他的支持，受到另眼相待和敬重；在同年[155]剌马赞月20日，他们踏上〔归程〕。598 他们当中有的人[156]还有公事未了；他们多留了几天，然后愉快地在他之后动身。

皇上派那可儿陪随刚提到的这些长官，他命他们实行诸省的户口调查，征发赋税；并命他们事毕后返回，赶紧入朝。他

们每人得到指示说：过去流行的情况应适当地调查和研究，并且他们当中不得有人回避工作中的困难。然而"真主宽恕已往"，皇帝关切减轻百姓的赋税，不增加库藏中的财富。因此他颁布一条减少百姓赋课[157](mu'an) 的札儿里黑，其原文保存在挡卷[158]中，从中清楚看出，对人类的事情及对他们利益的维护，他是何等之关怀和操心。

贵由汗死后，诸王滥发札儿里黑；他们经商营利，把额勒赤派到世界各地去。而且贵人和贱民通过充当斡脱以求得保护，子民逃避沉重的负担[159]。皇上现在下诏，从成吉思汗、合罕、贵由汗及其他诸王的时期以来、被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保留在属于他的省份中的一切札儿里黑和牌子，应当交回，此后诸王如不首先瘩询朝中的总管，不得颁发和宣写任何关于财务 599 (maṣāliḥ) 的敕令。至于较重要的额勒赤，他们不得使用十四匹以上的兀剌黑；他们应从驿站到驿站，不得进入他们无特殊勾当的村子或城镇；而且他们不得取用超过每人定量的粮草('ulūfa)。再者，因压榨和勒索的实施超过了极限[160]，特别是农民被临时赋课('avāriẓ) 的征收搞得倾家荡产，乃至他们谷物的产量尚不到向他们征收的赋税 (mu'ūnāt) 的一半，所以他下命叫所有斡脱和财政、行政总管(aṣhāb-i-'amal va shughl)在他们和百姓打交道时应自我节制。[161]每人应视其等第和物力，按照估定(bar vajh-i-mu'āmalat)交纳派给他的数字，例外的是那些因成吉思汗和合罕的法令而被蠲免了赋课 (mu'an)之扰者，即：穆斯林中的大赛夷和优秀的伊祃木；他们称为也里可温[162](erke'ün) 的基督徒中，僧侣和学者 (aḥbār)；偶像教徒中，他们叫做脱因[163]的教士、著名的脱因们；还有在

所有这些种类的人中，那些年老和无力谋生者。犹太人听见这条诏令，因没有被列入上述人户，他们变得来非常悲伤和烦恼；他们手忙脚乱，以手捋须。如扎希耳[164](Zahir)描写一个教士说：

在座有个红胡子。
当他听见那话时他用手摸他的胡子。
他说："我们不在那个数内。
我们在哪个世界中都不值分文。"

600 而为了不让每个总管（ṣāḥib-shughl）〔随他自己的意见〕摊派（qismat）〔赋税〕，他制定了一个一年的计划（muvāẓa'a），据此，在契丹各地，一个大财主被征收十一个的那，如此按比例降至仅交一个的那的穷人；在河中也是如此；在呼罗珊，一个富人交十个的那，一个穷人交一个的那。他进一步下令称，长官和书记不得表示开恩或偏袒；他们不得受贿；他们不得歪曲事实或以假为真。至于他们称为忽卜绰儿的牲口税（marā'i-yi-chahār-pāi），倘若一个人拥有一百头某个种类的牲口，他要交一头，不及百者，免之。举凡有逋欠赋税（baqāyā）之地和欠下它们的农夫，将不交纳〔这些逋欠〕，也不得向他们征收它们。至于曾经跟贵由汗、他的妻子及子女作大买卖的商人和斡脱，他命令从新的赋入(az māl-i-nau)中赏付他们。[165]

在各色人和各宗教团体中，他对穆斯林们最表尊敬和礼遇。他把最大量的礼物和捐施赠给他们，享有最大权利的也正是他们。此说的一个证明如下。在650年的亦德-亦-菲特尔[166]

('id-i-fitr)〔1252年12月5日〕节，穆斯林们随同大哈的扎马剌密剌瓦丁（Jamal-al-Milla vad-Din），乌列麻的榜样，忽毡的马合木（Mahmud）（愿真主使他的美德永存！），在斡耳朵宫门集会于皇帝之前。(167)这个大哈的领着祈祷和布道，用正统哈里发(168)及大教主之名来美饰忽惕巴。当他们作完据穆圣的一条圣传说好过在卡巴(Ka'ba)跪拜两千次的节日祈祷时，601 大法官进入斡耳朵，以伊祃木身分〔为皇帝〕祈祷如下：

"愿节星的升起使你吉祥如意，
因为你的鸿福使全人类幸运。
你的敌人象盈月遇蚀那样亏损；
但你的幸福，象新月一样，日愈圆满。"

他受到眷顾和优待，好几次奉命重复这祝词。作为节日的礼物，皇帝赏给(169)车载的金银巴里失和各种贵重的衣物，大家都有份儿：即使在节日外的其他时候，他对穆斯林的恩施也量大而无穷尽。

因你的赏赐，我们天天都在过节日：
那么在节日重来的那天将如何区别节日呢？(170)

同时在他的国土内，无论什么地方，凡有在牢狱中的罪犯或俘囚，他下令把他释放(171)，免除他受到今世的裁判和侮辱。这里，我插进下面的诗句，尽管这不是适合它们的地方，它们仍将得到有眼光和有鉴识者的共鸣：

对真主说我是什么人，
当我犯罪时主不赦免我的罪行？
从亚当的子孙那里指望到宽大：
那怎么不指望从真主那里得到它呢？

当脖子留在身上，当的儿海姆和的那留在钱囊和口袋里时，希望在多少颗心中复苏！为这个目的，额勒赤们和使者们赶快前往他国内的每个角落。

让赏赐金银的国王向吾人之算端巴合兰沙[172]
(Bahram-Shah) 学习赏赐生命[173]的作风。
有如中天的太阳，他的光普照东西诸国。[174]

602 现在，倘若有人开始描写每天从他身上产生的功德，并着手重述这样表现出来的善行，那么整卷书都会满溢。无数中的几个、大海中的一滴、太阳的一颗微粒，已经，并且将要，由笔舌传入那些有兴趣者的耳里。“从一点可以窥见全豹。”

因为他的公平和正义的声名传遍全世，所有远近的人，怀着诚挚的愿望，托庇于他的翼下，这样得到他权力的保护。另一些极为遥远的人，抱有同样的希望，于是使臣们和额勒赤们来自富浪国、远方的西利亚及和平城；[175]算端们把马匹驮的无数礼物和贡品运往和送至他的宫廷。

他们从这些城市送来贡物，
因为他们没有力量和武力跟他打仗。[176]

他们在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和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后返回去。在专章中将分别谈到他们[177]。这里我们不多说，而限于为〔皇上的〕日盛洪福致以祷词：

忽思老啊，祝你的国土日广，寿数日增，
愿你的幸福面孔容光焕发。
你的恩福是太阳的中心，
愿它在衰落的轨道之外！

---

① 引自尼扎米的《忽思老和昔邻》（(Khusrau u Shirin)。

② 木塔纳比。（穆.可。）

③ 《古兰经》，第xxiv章，第40节。

④ 或为"尚未交纳的赋税。"

⑤ 《古兰经》第xciv章，第5或6节。

⑥ 同上，第xxx章，第2节。

⑦ 同上，第vii章，第125节。

⑧ 见前，第i册，第263页，注③。

⑨ 原文作QNQWRBQAY，读作QNQWRTQAY。见伯希和，《金帐汗国》注⑨。

⑩ 即"哥哥"，"兄长"。

⑪ 即指所有的人，译义是"哥哥和弟弟。"

⑫ 合剌旭烈是孙子（蔑惕干之子）。拉施特提到两个莫希——一个是儿子（莫希哲别（Mochi-Yebe）），一是孙子（拜住（Baiju）之子）。见伯劳舍，第156页和177页。这里可能指大莫希。看来他就是迦儿宾的 Mauci，或 Maucy。拘留携带着致教皇使信从拔都营地被遣回的迦儿宾一行人者，正是这个莫希（Mauci），他的领土沿德涅伯河（Dnieper）东岸伸延。见柔克义，第8页，11页和31页。他的名字意思

是木匠。见格鲁赛，《蒙古帝国》，第483页。

⑬ AWHTAY。“豁阿思部（Uhaz）人。”关于豁阿思蔑儿乞（Uhaz-Merkit）或兀洼思蔑儿乞（Uwas-Merkit），见伯希和-昂比斯，《亲征录》，第275页。（疑此名为U〔riyang〕hatai的讹误，即速不台子兀良合台，据《元史·宪宗本纪》，他和也速不花参加了拥立蒙哥的大会。——中译者注）

⑭ YYSW BWQA．这是成吉思汗异母兄弟别里古台的一个儿子的名字。见昂比斯，《元史第CVII章》，第48页，49页注①。

⑮ 引自巴沙马·本·哈真·纳沙里的诗句，其中一首前已引用，第I卷，第143页〔第i册，第181页〕。（穆.可.）

⑯ 指的是把一根芦苇立在地上表示终点的阿剌伯风俗：领先的骑士会夺得它并把它抛在他的前面。

⑰ 引自哈利里（Hriri）的《马合麻特》。（Maqāmāt）（穆.可.）

⑱ ‘Abbādān是Abadan的原阿剌伯语拼法，它在中世纪座落在海岸上。见雷斯特朗治，《东哈里发的国土》，第48-49页。

⑲ 这行诗出现在怯马鲁丁·亦思马因（死于1237）的一首迦扎勒中，但必定是一首更早的诗的引文，因为它见于将近一百年前写成的纳思拉剌（Nasrallah）的《卡里拉和笛木乃》（Kalīla u Dimna）中。见穆.可.在他为第III卷所写序言末尾的补注，第xxix-xxx页。

⑳ 见前，第518页，注⑩。

㉑ 很怪的是，志费尼在这里给拔都加上可汗（qa'an）即大汗的称号。有些抄本作拔都可汗阿合，但穆.可.指出，原文可能仅作拔都阿合，即长兄拔都。

㉒ 据B本读作mulzam。

㉓ 显然是《古兰经》第v章第23节的误引：“他〔真主〕立汝等为王。”

㉔ 显即“老和少”，或即指和尚。

㉕ 稍加改动地引自阿不勒-阿塔希亚（Abul-'Atahiya）赞美哈

里发麻合底（al-Mahdi）的一首合西答。（穆.可.）

㉖ 即斡难和怯绿连之间的地方。参看卢不鲁克："……斡难怯绿连，它看来是他们的老家，其中有成吉思汗的斡耳朵。"（柔克义，第165页。）

㉗ 《古兰经》，第iii章，第25节。

㉘ 同上，第xii章，第41节。

㉙ 兀鲁黑额甫(见前，第504页注⑩)不是成吉思汗的斡耳朵，而是他的儿子察合台的斡耳朵。然而这个名字意思仅是"巨室"，也可以用于某个其他的斡耳朵。总之，这里不能指察合台的斡耳朵，因为他的继承人合剌旭烈已被提到，可能来自别处。

㉚ 木塔纳比。（穆.可.）

㉛ 强大的撒珊朝王中的最后一个，库萨和二世（Chosroes II）（590-628），赫拉克流斯（Heraclius）的敌手。

㉜ 十二月至一月。

㉝ 一月至二月。

㉞ dast-tang，即冰冻的。

㉟ 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1630页，第2372和2376行。

㊱ 见前，第i册，第170页，注⑤。

㊲ 天鹫星座和天琴星座。

㊳ 即志费尼之父。见前，第488页。

㊴ 引自阿不勒-格纳依姆·莫昔里(Abul-Ghanā'im al-Mausili）的诗句，赛阿利比收进《塔特马都尔雅特马黑》中。（穆.可.）见埃格巴尔编本，第I卷，第47页。

㊵ Shilemün，如同Siremün，看来是Soloman的突厥蒙古语形式。见前，第i册，第251页，注⑭。

㊶ 一个取波斯名'Alam-Dār（"旗手"）的蒙古人，见于伯劳舍编拉施特，第383及以下各页。

㊷ 《哈马沙》中一诗人，乌维甫·哈瓦菲('Uwaif al-Qawāfī)，所撰巴依特的后半部分。（穆.可.）

㊸ 见前，第i册，第249页，注④。

㊹ 在《乞他卜阿迦尼》所述的一个故事中，归之于美索不达米亚皇后扎巴（az-Zabbā）。（穆.可.）关于扎巴，见尼科尔松，《阿剌伯文学史》，第35-7页。

㊺ 即木星。

㊻ 关于黑度，见比鲁尼，《占星术原理说明书》，第270页。然而这里可能指黑宫——狮子座、天蝎座，人马座。（前引书，第214页。）

㊼ 即太阳。

㊽ 见前，第362页，注①。

㊾ 非他们的堂兄，因为他是成吉思汗之弟哈赤温之子。

㊿ 或如几个抄本所载为九次。

(51) gūshtī。见前，第450页，注④。

(52) 据E本读作qāṣidān。

(53) 特列法·本·阿卜德·塔格剌比（Tarafa b. al-'Abd at-Taghlabi）。（穆.可.）

(54) 《古兰经》，第iii章，第188节。

(55) 同上，第xvii章，第46节。

(56) 引自赛夷哈散·本·纳锡儿·哥疾宁维（Sayyid Hasan b. Nāsir Ghaznavi）的一首合西答，其中另外三首巴依特在后面引用，第III卷，第36页〔第ii册，第572页。〕（穆.可.）

(57) 在徒思。见后，第616页。

(58) 安瓦里。（穆.可.）

(59) 即太阳。

(60) O本作SKTR，读作SKTW。（原文作SYKR。）关于这个名字在汉文史料中（岁哥都）及拉施特中的拼法，见昂比斯，前引书，第88和89页，注⑧和⑨。在拉施特和《穆阿兹安撒卜》（Mu'izz-al-Ansāb）中的形式，多半是原形SWKTY或SWKTAY，即Sögetei的讹误。据拉施特（伯劳舍，第202页和211页）这个王子是拖雷的第九子。

⑥① 即大熊星座。

⑥② 这看来是波斯文的意思（du rukh dada）。

⑥③ 《古兰经》，第lvi章，第15-16节。

⑥④ 见前，第570页，注⑤⑧。

⑥⑤ 即成吉思汗。

⑥⑥ 即窝阔台的。

⑥⑦ 这些诗句据以改写的拉施特·瓦特瓦特原诗，见第II卷，第16页（穆.可.）

⑥⑧ 关于忙哥撒儿，"大札儿忽赤"，即大断事官，见后，第578及后面等页。他是扎剌亦儿部人。关于他的一生，见伯希和-昂比斯，《亲征录》，第368-9页。

⑥⑨ BLΓAY。这是卢不鲁克的Bulgai（不里该），"聂思脱基督徒的大书记。"（文该尔特，第245页和注②。）（疑为《元史·也先不花传》中之孛鲁欢，怯烈氏，与蒙哥撒儿密赞谋议，拥蒙哥登基，"拜中书右丞相，"后"以党附阿里不哥论罪伏诛。"——中译者注。）

⑦⓪ 引自迦集赞美突厥人的一首合西答。见第I卷第63页〔第i册，第81-2页〕。（穆.可.）

⑦① 见前，第i册，第186页，及注㉕。

⑦② 《古兰经》，第vi章，第118节。即：为照顾别儿哥而按回教仪式来屠宰牲口，别儿哥是一个伊斯兰的教徒。

⑦③ 或为兄弟，合答罕（合丹）和灭里（蒙力）均系窝阔台之子。

⑦④ KŠK，变形为KSK，KSL和KŠL。我把这个名字当成是蒙语keshik（keshig）"宿卫"。另一方面，它可能象第I卷第27页的KLK一样（见前，第i册，第37页，注⑦）是 Kishlik = Qïshlïq之名的讹误。参看伯希和，《蒙古和罗马教廷》，〔第201页〕："……就揭发阴谋者的名字说，这段记载使人感到很象成吉思汗历史中的那个插曲。"

⑦⑤ jānvar-dār。据拉施特（伯劳舍，第288页），他是蒙哥可汗的一个鹰人（qushchi）。他是康里"种"（同前），即是说，明显地不属于康里突厥部，而属于一个取同样名字的蒙古部。至于叫做"种"即

yasun的部落型，见弗拉基米尔索夫《蒙古社会制度》，第56-7页。

⑯ 关于沙里哈，见前，第i册，第17页注㊵。这里提到的故事见于《古兰经》，第vii章，第71-7节："于是吾人把他们的兄弟沙里哈遣给赛母待人。他说，吾民啊！崇拜真主；你们除主外没有别的神；现在我的使命的一个明证从你们之主那里显示给你们，这头真主的母驼是给你们的信号：因此让它自由地在主的土地上放牧；别碰它以免伤害它，否则你们要受到严惩……"然而赛母待的首领们拒绝沙里哈的布道。"接着他们割断母驼的腿筋，抗拒他们真主的命令，并说：'沙里哈呀，如你是主派来的人，让你的威吓应验在我们身上'。这时地震突袭他们；在早晨时他们被发现扑地死于他们的住宅中。"

⑰ 和卢不鲁克的叙述相比较是有趣的："贵由（Keu）〔Güyük〕有一个叫失烈门的兄弟，他在贵由的妻子及其臣僚的指点下，极堂皇地往见蒙哥，好象要向他表示服从。然而，在实际上，他企图杀害他，并毁灭他的整个斡耳朵。当他已达距蒙哥一两天路程的地方时，他不得不把他的一辆破车留在路上；车夫正修它时，来了一个蒙哥的人帮助他，他问到许多关于旅途的事，以致车夫向他透露了失烈门打算干的勾当。这时对方在若无其事地离开他后，走到一群马处，从中尽量挑了一匹最壮的马，火速日夜骑行，直到他抵达蒙哥的斡耳朵，把他听见的话告诉他。接着蒙哥迅速地召集所有他的人马，用重兵把他的斡耳朵围了三圈，以致无人能够进入。其余的人马他派去对付这个失烈门，他们俘虏了他，因为他没有料到他的阴谋已泄露，同时把他连同他的所有手下人送往斡耳朵。蒙哥控他犯罪时，他马上招认。于是他被处死，他和贵由汗的长子，以及跟他们一起的三百蒙古大贵人也被处死。他们也遣人逮捕他们的妻妾，用燃烧的木棍打她们，要她们坦白。"（柔克义，第163-4页。）

⑱《古兰经》，第xxv章，第41节。

⑲ 引自伊本穆塔兹（Ibn-al-Mu'tazz）的一首合西答。（穆。可。）

⑳ 指失烈门和脑忽。

㉑ 引用在《哈马沙》中，在那里无作者之名。见帖必力兹《撒儿

黑哈马沙》，第III卷，第89页。（穆.可.）

㉜ 据O本读作rāh。

㉝ 引自尼扎米的《忽思老和昔邻》。（穆.可.）

㉞ 伊本额梯儿从阿不努瓦思（Abu-Nuwas）赞美马球的《乌尔术扎》（urjūza）中作为一首巴依特来引用。（穆.可.）所说的自然是在马背上的突厥人。参看亚米努斯·马尔西里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对匈奴人的描写："他们几乎紧贴在他们的马上。"（全文引用在维纳斯基：《古代俄罗斯》，第128页。）

㉟ 一个明显地想表达缓和意思的奇怪用法。见后，第599页，注（161）。

㊱ 引自扎里儿的一首合西答。（穆.可.）

㊲ 这个词的意思是"致敬"——不是用献礼的方式就是用坚持服劳的方式。看来在前面第515页及后面第724页中是用作第一种意思。同时参看贝烈津编拉施特，第VII卷，第278页，那里说，哲别怎样从征讨屈出律的战役中携回一千匹白口褐色马，他把这些马献给汗（tikishmishi karda）。

㊳ 这些名字几乎都出现在《元史》相应的段落中——卷三（册二），第329-3b1页。下面是柯立福教授在1955年2月4日的信中好意提供给我的译文："叶孙脱（Yesün Tö），按只解（Alǰidai）、畅吉（Čanggi）、爪难（?J̌unal/?J̌onal）、合答曲怜（Qada Kürin）、阿里出（?Alču）、及刚疙疸（?Γang Kidan）、阿散（Asan）、忽都鲁（Quduluγ）等，务持两端，坐诱诸王为乱，并伏诛。"按只解（Alchidai）相等于志费尼的Elchitei（AYLČTAY）。至于混用Alchidai、Elchidei Eljigidei诸名的趋势，见昂比斯，前引书，第29-30页注①。按只解，如果他就是拉施特的Elchidei（赫塔吉诺夫，第95-6页），那么属于扎剌亦儿部。下一名字（畅吉）和穆.可.的原文ČNKY完全吻合。但这是以伯劳舍在他编拉施特书（第293页）相应段落中的读法为根据。我恢复了E本和G本的J̌NKY。关于出现在《元秘史》（第277节）中的Janggi（掌吉），见伯希和-昂比斯，前引书，第278页。鉴于志费尼的TAWNAL（第III卷，第50页）及本段之TWNAL，作为下

一名字的拼法，Jaunal 明显地比Jonal更可取。由汉文转写合答曲怜所代表的Qada-Kürin的形式，指出 QATAKRYN （Qata-Kürin）是对志费尼书刊本中TATAKRYN的一个明显的订正。（伯劳舍，前引书同页，实际上作QATAKRYN，但这个读法似乎不是以他的诸抄本为依据，而是依据他在一个足注中引用的这同一段《元史》。）合答曲怜的第二部分是一个克烈部长的名字，《圣武亲征录》中的曲怜拔都〔儿〕（Kürin Bādu〔r〕），《元秘史》（第160节）中的兀卜赤黑台·古邻·把阿秃儿（Ubchiqtai Gürin Ba'atur）。见伯希和-昂比斯，前引书，第295和328-9页。最后，至于汉文转写刚疙疸所根据的Ghang-Kidan或类似的词，穆.可.的原文作QLČQAY（根据B本的 QLJ̌QA-Y），它看来会是原来的QNXTAY即*Qan-Khitai的讹误。这个复合名的第二部分，自然是在中国北部建立辽王朝的满州部族名（契丹）。《元史》中没有提到的人名，SRΓAN大概是蒙语的Sorghan或 Sorqa-ṅ，关于此名，见伯希和-昂比斯，前引书，第157-8页，而ṬΓAN是突厥语Toghan“鹰”。关于牙撒兀儿（原文作YSWR，读作YS'WR），见前，第i册，第46页，注⑬。

⑧⑨ 《古兰经》，第lxxviii章，第41节。

⑨⓪ 木塔纳比。（穆.可.）

⑨① 引自撒纳依（Sana'i）的《哈底合》（Ḥadīqa）。（穆.可.）

⑨② 据H本读作ḥasrat。

⑨③ 引自菲尔道西对算端马合木的讽刺诗（摩尔，第I卷，第xci页）。

⑨④ 《古兰经》，第ii章，第175节。

⑨⑤ 即：直到曙光出现在天边。

⑨⑥ 《古兰经》第lxxi章，第25节。

⑨⑦ 同上，第vi章，第31节。

⑨⑧ bi-pā-yi-khwīsh。直译是“用他自己的足。”

⑨⑨ 大意是说他和脑忽、失烈门一起被囚在捏儿格中。

⑩⓪ 迦布德扎马的奴思剌惕丁（Nusrat-ad-Din）所撰一首四行诗的后半部。（穆.可.）

(101) 作者为法拉尔·速剌米 (al-Farrār as-Sulami),《哈马沙》中一诗人。他因从战场上逃走而自我辩解。(穆.可.)“我从中脱手”,意即“我毁约”。

(102) 即：为时已晚。

(103) 马奴乞黑里。(穆.可.) 整首诗的译文见布朗，《波斯文学史》，第II卷，第30-4页。

(104) 《古兰经》，第xi章，第100页。

(105) 见前，第i册，第246页，注⑨。

(106) ALΓ TAQ。意思是“大山”，显然在今科布多 (Kobdo) 地区。

(107) 原文作 MWTΓAY，读作 QNΓAY 或 QANΓAY。(几个抄本以 Q 为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 关于在蒙古地方的杭海，即杭爱 (Khangai) 山脉，见后，第609页注⑨。

(108) 原文作 YWRYLYK，读作 QWM SNKR。这个读法已由伯希和假定地提出，见前引书，〔第197页〕注。关于横相乙儿，见前，第 i 册，第261页，注㊷。

(109) QNΓWRAN。拉施特 (伯劳舍，第 103 页) 的 Qongqiran (QWNK QYRAN)，斡鲁朵 (Orda、Hordu) 的第四子。他的名字，象《元秘史》(第202节) 中翁吉阑 (Onggiran) 的名字一样，看来都是这个部落名字的单数形式 (见前，第i册，第38页，注⑮)；而事实上，据拉施特 (伯劳舍，第92页和93页)，他的母亲和祖母是弘吉剌部人。

(110) KM J̌HWD。即谦谦州 (Kem-Kemchi'üt)，今克姆河 (Kem) (即上叶尼塞河) 及其左岸支流克姆契克河 (Kemchik) 之间的地方 (严格说民族)。见伯希和-昂比斯，前引书，第 317 页。关于另一形式，Qam-Kemchik，见前，第i册，第69页，及注㉑。

(111) 帖克失，如穆.可.所指出，是莫希之子，因此不是合剌 烈之弟，而是他的堂兄，但阿合可能系随意使用。

(112) 这里作TQAŠY，但后面 (第III卷第57页) 作ṬrAŠY；拉施特 (伯劳舍，第297页) 作ṬWQAŠY。在1955年4月20日的一封信中，

柯立福教授指出这个名字可能是蒙语toghasi（toghashi）“可数的”，在这里多半用作“可尊敬的”之意。

（113）指谋逆者。

（114）指突厥蛮必闍赤和他的同事。（穆.可.）

（115）见前，第586页，注(112)。

（116）原文据A本作QWRBΓAY，显即Qurbaghai(即Qurbagha“蛙”，见前，第i册，第243页，注⑪），但所有其他的抄本都是另一个词，在O本中它很清楚地是BΓTAY，多半相当于《元秘史》（第168节）的不合台（Buqatai）。

（117）ARΓASWN。《元秘史》和拉施特的哈儿合孙(Harqasun）。志费尼中这个名字的形式，完全合于察合台突厥语 arghasum一词的拼法，“在那里它肯定是蒙语的借词，并且训为用作燃料的干粪”。见伯希和，《蒙古语中以h为起首的词》，第205页。此名之怪可解释如下：按蒙古风俗，母亲分娩后以她首先看见的东西来称呼子女。见格鲁赛，前引书，第541页。据《秘史》（第275节），哈儿合孙和贵由、不里联合向拔都争吵(见后，第588页，注（124））；当时可能记起了他的这件事。参看格鲁赛，前引书，第302和310页。

（118）如穆.可.所指出，在任何抄本中事实上都没有这一章。

（119）QDAQAJ̌。拉施特之Qataqash(赫塔吉诺夫，第163页)。（关于此名的拼法，见伯希和，《蒙古和罗马教廷》〔第203页〕注③。）她是窝阔台第三子阔出（赫塔吉诺夫错拼为Kerju）的妻子，弘吉剌部人。她的祖父是成吉思汗长妻孛儿台旭真的兄弟按陈那颜（Alchi Noyan），因此孛儿台是她的姑祖。

（120）关于斡兀立海迷失本人之受审和处决，见伯劳舍编拉施特，第304页，格鲁赛，前引书，第310页。

（121）MYRAN。

（122）SWMAN。

（123）ABAJ̌Y。斡鲁朵的一个孙子和拔都的一个曾孙叫这个名字（猎人）。见伯劳舍编拉施特，第102页和111页，昂比斯，前引书，第54页。

（124）拔都和不里有宿怨要报。说法各有不同。据《秘史》（第278节参看格鲁赛，前引书，第301-2页），在攻下篾格思（Magas），奥谢梯人的都城后，即大约在1240年某个时候，不里，连同贵由和哈儿合孙，在诸王举行的一个宴会上用侮辱的话攻击拔都。卢不鲁克的叙述（柔克义，第136-7页）仅提到不里，情景被安排在一个较晚的时期，即当蒙古人太平地占据了他们沿伏尔加河的牧地时。拉施特（伯劳舍，第164页）提到在蒙哥统治时的一次辱骂：因此不里被交给了拔都，并被拔都处死。卢不鲁克也提到他之被拔都处死。见伯希和，前引书，〔第204页〕和注①。不里从东欧之战中俘回很多日耳曼奴隶，这看来是教皇致书给他们主人的原因；主要为了这些人，卢不鲁克说，他才开始他的蒙古之行。见柔克义，前引书，第225和238页，伯希和，前引书，〔第216页〕-〔第218页〕。

（125）mushrikān va but-parastān。可能指和尚。见前，第i册，第59页，第ii册，第505页，注⑬。

（126）《古兰经》，第ix章，第32页。

（127）引自阿不塔马木赞美哈里发木塔辛比剌和庆祝阿母利亚之捷的著名合西答。（穆.可.）

（128）ghāzī“对异端的胜利”，一个在本文中难以置信的特殊伊斯兰称号。

（129）见前，第i册，第48-53页。

（130）据穆.可.说这一章也没有。可惜得很，因为它可能包含有他和路易九世交往的记载。见前，第i册，第256页，注㉗，并参看伯希和，前引书，〔第202页〕-〔第203页〕。

（131）关于两个意思多少相同而略有变化的谚语，见《马哲麻阿姆特哈尔》(Majma'-al-Amthāl)，第I卷，第115页，和第II卷，第146页。（穆.可.）

（132）同前，第II卷，第158页。（穆.可.）

（133）zakāt-al-māl。

（134）略加改动地引自穆合纳·金迪(al-Muqanna' al-Kindi)。

见帖必力兹，《撒儿黑哈马沙》，第III卷，第100-1页。（穆.可.）

（135）一个著名的哈迪特。（穆.可.）

（136）引自提哈密（at-Tihami）的一首著名合西答。

（137）或作Jaghan Noyan。见前，第i册，第256页，注㉘。

（138）SWLNKAY。肃良合，即朝鲜北部，看来不是。或许，不管原文（它是以A本为根据）和大多数抄本中的拼法，我们应读作SLNKAY，即Selenga（色楞格）。志费尼的记载比《元史》详尽，据《元史》，失烈门、也速和不里（孛里）被放逐，忽察（火者、和只）、脑忽（纳忽）和也孙脱花（孙脱）被“禁锢于军营”。见伯希和，前引书，〔第203页〕-〔第204页〕。

（139）两个哈迪特。（穆.可.）

（140）《古兰经》，第vii章，第32节。

（141）Zāl-i-zar，即扎勒（Zāl）老人，鲁思坦之父。E本、G本和O本作pūr-i-Zāl，扎勒之子，即鲁思坦自己。

（142）阿布恩纳昔纳失(Abun-Nashnāsh)，见《撒儿黑哈马沙》第I卷，第167页，《乞他卜阿迦尼》，第XI卷，第45页。（穆.可.）

（143）见前，第i册，第41页，及注⑦。

（144）或蒙力（Mengli）。见前，第i册，第244页，注⑮。

（145）努赛卜·本·拉巴合(Nuṣaib b.Rabāh)赞美速来蛮·本·阿卜答灭里（Sulaiman b.'Abd-al-Malik）〔倭马亚朝哈里发，715-17〕。（穆.可.）意思是，即使受赐者自己对哈里发的赏赐保持沉默，他们鼓鼓的鞍囊会证明他的慷慨。

（146）见前，第i册，第37-8页。

（147）mu'an在这里好象是用作徭役之意。

（148）即用作吊饵的谷物。

（149）SLNKAY。这里当然只能指北朝鲜。见前，第592页，注(138)。

（150）即西方和东方的。

（151）KYD BWQA。“好公牛。”这是旭烈兀的著名基督教将军，大马士革的征服者。见格鲁赛，《草原帝国》，第435-9页，斯柏勒，《伊朗的蒙古人》，第57页。

（152）即总管怯的不花，关于bavurchi(bawurchi)"食物和饮料的管理人"的职司，见《秘史》第192节，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382页，斯柏勒，前引书，第273页。（《元秘史》汉译作"厨子"——中译者注）

（153）"第五大洲始于在东方的果格和马果格的土地，中经呼罗珊，河中和花剌子模北部，再经阿哲儿拜占、亚美尼亚和鲁木的国土，再经在它们北部的西利亚海，再经西班牙诸地，止于马格里布(Maghrib)海。"（马卫集，第14页。）

（154）"第一大洲始于东方最远的中国国土，越过它而达其南方的领土……"（同上，第13页。）

（155）拉施特（伯劳舍，第309-10页）记载了相同的日期：它相当于1252年11月24日。这不符合志费尼前面的记载（见前，第519页），那里说，他和昔剌扎丁·叔扎阿在主要人马动身后多留了几天，于1253年8-9月离开哈剌和林。

（156）志费尼和昔剌扎丁·叔扎阿。见前注。

（157）见前，第596页，注(147)。

（158）khazāyin-i-adrāj va aurāq。

（159）原文为az bisyārī bā zīr-dastān jasta，读作az bisyā-rī-yi-bār, zīr-dastān jasta。但是，如穆.可.说，意思是不清楚的，而紧紧追随这段文字的拉施特，删去了这句话。

（160）直译是"升到天上"。

（161）pāi bi-rauzan furū kunand，直译是"把他们的足伸到烟孔。"见前，第579页，注⑱。

（162）关于erke'ün"基督徒"，"基督教士"，见米诺维和米诺尔斯基《纳速鲁丁·徒昔论财政》，第785页。

（163）见前，第i册，第14页，注㉛。

（164）即扎希耳儿-亦-法儿牙比（Ẓahir-i-Fāryābi）。

（165）关于这整个一段，见米诺维和米诺尔斯基，前引书，第783-5页。

（166）'id-i-fiṭr，在阿剌伯语中为'id-al-fiṭr，是在剌马赞斋月

末举行的仪式名。

(167) dar ḥaẓrat-i-a'lā。

(168) 穆罕默德的最早继承者：阿不别克儿(Abū-Bakr)(632-4)、乌马儿 ('Umar) (634-44)、斡思蛮 ('Uthmān) (644-56) 和阿里 ('Ali) (656-61)。

(169) 原文作ishārat，据大多数抄本读作iṣār。

(170) 阿必瓦尔底 (Abivardi)。(穆.可.)

(171) 据E本和O本读作khalāṣ va iṭlāq。

(172) 可能是哥疾宁朝王 (1118-52)。

(173) 即"免死"。

(174) 木塔纳比。(穆.可.)

(175) 即八吉打。

(176) 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1646页，第3640行。

(177) 这些章根本没有写成。

〔IV〕

登上帝国宝座后世界皇帝蒙哥可汗陛下的德行一例

在本书序言中略述及他的高尚品德和作风，而在记他登基的一章中又对此作了更详尽的介绍，为证实以上所说，我们载 603 录一个作为公正和大度典范的故事，使人们可以确实知道，此说既无夸大之嫌，又无失实之弊。

商人曾从世界各地赶去朝见贵由汗，在达成了很大宗的交易后，被授与要东、西方各地支付的敕令（barāt）。但因他在位的时间不长，那笔钱大部分没有付给，没有到那些商人手中。而在他死后，他的妻妾、诸子和诸侄做了比他活着时规模更大的买卖，并用同样的方式宣写敕令。别的商人成群地接踵而至，跟他们进行交易。当那些人①的地位改变，他们的基业丧失时，有些商人，他们从过去的售卖（ḥavāla）中没有得到那怕他们应得款项的十分之一；有的尚没有达到成交的程度；有的交了货而未定价，其他的还没有得到一份敕令。当世界皇帝蒙哥可汗吉祥地安坐凯旋的御座，仁义和公正的项鍊已经串成，这些商人中有的试着去接近他，一部分希望〔享受〕他的仁德〔的恩典〕，一部分因他们请求付给在这笔交易中的金钱〔一无所获〕而感到失望。所有朝中的官吏和宰臣都认为没有义务从皇帝的国库中清偿这笔交易的款项，〔如拒绝支付〕，谁都不会

有反对或指责的理由，但按如下诗句的原则：

尚若荒芜蔓延，作为幸福基础的吾人的国土，
将变成什么样子？
云采的仁德征服了世界，
因为它把奶赐给幼草，

604 他对他们所有的人展开慈悯之翼，下诏从他帝国的库藏中偿还全部的款项。它总计为五十万银巴里失，若他不偿付它，没有人会提出反对之理。

用这种恩施他掩盖了哈惕木般国王的光辉，用这种公道他把尘土投进奴失儿汪般君主的眼中。一个国王偿还另一个国王的债务，从哪本史书中读到过，或者从说书人那里听说过？而从来没有人请偿他的敌人的债务。这是作风和行为的一例，人们能够从中推测出他对其他事物的态度，因为“所有猎物都在野驴腹内”②

在他的力量面前，
九重天犹如一座剩下四壁的颓垣③。

像这样的一位皇帝，靠他的诏旨和敕令的威力，只能强大和长寿，如圣书说：“其于人类有益者，将永存于世”④。愿全能的真主允许他御极亿万斯年！

①即贵由的家人和支持者。（穆.可.）
②一个著名的谚语。
③扎希耳-亦-法儿牙比。（穆.可.）
④《古兰经》，第xiii章，第18节。

〔V〕

国之大臣

当世界的庶事靠他的公道而得到整饬，扰乱人心的祸害被清除，已产生的骚动因他的御极而平息，暴虐和罪恶之手被束缚，这时军旅开赴世界的四面八方，叛逆俯首投诚，同时请愿者和官吏从各地动身去朝见他，从远近转向他的宫阙，这是人类的庇护所和懦夫的避难处。他们的人数很多，他们各自的需 605 要超过限度，而且他们的要求各不相同。他们在宫中停留一个长时期，至于书记和官员，他们的遭遇不一样，有的满意和幸运，另一些失望和沮丧。

仁慈皇帝极端的关切和怜悯，要求所有他的子民按分给他的数量各自享受他的份儿，因之他下诏叫异密忙哥撒儿那颜以及一群其他有经验的异密，掌管一切有关案件调查和百姓诉讼的事，他们应这样去巩固法治的基础。因卓有旧劳而拥有权势的孛鲁合阿合①，被任命为书记们的首长和领袖，当他们的宰丞。像一个总管，他要通报每个请愿者②的诉状并要处理它；宣写（nivīsad va savād kunad）诏旨（amṣila）和敕令的也正是他。为协同异密孛鲁合工作，皇帝任命了穆斯林的必闍赤：异密亦马都木勒克（'Imad-al-Mulk），他在合罕和贵由汗的朝中也占有这个职位，异密法合鲁木勒克（Fakhr-al-M-

ulk)，他因服劳日久而高于朝中的其他官吏，以及其他一些蒙古人。他分派给他们各自不同的职司，在这上面，经过磋商并取得异密孛鲁合的批准后，他们将把他们的报告提交给世界皇帝明断。至于底万的事务，诸如赋税的征收，官职的授与，这些是异密孛鲁合及其他一两个人份内的事。

另一些人掌管商人和商贩的事。有好几种商人。有那些从库藏中领取巴里失、每年规定上交一笔钱者，还有那些近来变成斡脱者。

皇帝承运登基前，早先的时候，大斡脱曾得到札儿里黑和牌子，各色人享受不到更大的尊崇和权力。有些拥有兀剌黑，并被蠲免了随时的课赋（'avārizāt）。但当他成为汗、国家的权柄由他严厉和公正地持掌时，有诏禁止把牌子发给商人，以此可以在他们和那些底万公务在身者之间作出区别。商人使用兀剌黑极不合理，因此百姓将通过这条法令不受骚扰。又因商人不断钻营他们的私利，他们各自当在他登录户籍之地，在与〔皇帝的其余〕子民平等的基础上，承担他的一份课赋（mu'an)，不得要求特殊待遇。

另一些是把货物售卖给皇帝库藏的人。这些人也有好几类。有的估价③珍宝，有的估价衣物，有的估价禽兽，等等。

另一些人征集和掌管分配给各省的衣物；另一些人同样掌皮货，两三个人掌金银现钱。

再有专人盖塔木花，发放牌子和监管武库。

有很多管理猎禽猎兽及其看守者的人。

〔最后〕有两三个人负责有关伊祃木、赛夷、托钵僧、基督徒及各宗教团体中圣者（aḥbār）的事。

所有这些官吏都奉命要防止放债[⑤]和贪赃的腐蚀。他们不得逮捕人，并要把每人的案情立即上达圣听。

他们由谙习波斯文、畏兀儿文、契丹文、土番文、唐兀文 607 等等的各种书记随同，以致无论向什么地方宣写敕旨，都可以用该民族的语言和文字颁发。

---

①见前，第572页，注⑳。

②读作multamisān。

③ qīmat kunand。或为“卖”，按上下的要求看似为此义。

④在这里志费尼看来已经结束了关于商人的枝节，再谈到宫廷的官吏。

⑤ribā，穆.可.指出它多半在这里用作“贿赂”之意。

[VI]

世界王子旭烈兀出征西方诸国

地面上的君王蒙哥可汗，温良谦和兼有上苍警卫，雄才大略兼有日盛的洪福（与他的美饰环宇的才智相较，太阳失色，在他的恩施面前，云雨无源。金和摩秦的诸汗在何处可学习帝王的典仪？往昔的算端们在何种情况下可瞻仰神圣的权力？倘若鲁木的凯撒有幸为他服劳，从他的教导中他们会学到治世之方。而波斯的库萨和、埃及的法老，从他的运筹和决断中会拾取征服世界之策。），他在他的兄弟旭烈兀的品德中看到帝王的气象，并在他的功业中觉察出征服的实践。因此在大忽邻勒塔上，当他已稳居汗位，他的注意力不再顾及那些自私自利者和忌妒者的案子后，他把他的思想转向征服世界上最遥远的东方和西方。首先他把忽必烈派往包括契丹在内的东部地区，然后在650/1252-3年着手安排和组织他的另一兄弟旭烈兀的事情，委托他征服西部地方。一如忽必烈出征的情况，他从东、西大军中每十人抽二人拨归旭烈兀，并派一位宗王，他的幼弟雪别台斡兀立去跟随他。他还把昔班罕之子八剌海①（Balaghai），秃閼儿②斡兀立（Tutar Oghul），忽里③（Quli），及拔都麾下的士卒，派作拔都的代表，以莫希斡兀立之子台古閼儿④斡兀立（Tegüder Oghul）为察合台的代表；从扯扯干别吉那

里派出不花帖木儿[5]（Buqa-Temür）及一支斡亦剌部兵，又从四方的驸马，异密和大那颜那里调集一队将官，以致要一一列举会占太多的时间。同时他遣人到契丹去取射石机手和火油投掷手；于是他们从契丹取来一千户[6]（khāna）契丹的射石机手，他们用石弹可把针眼变成骆驼的通道，因为用筋（pai）和胶如此结实地固定射石机架，以致当他们从下向上描准时石头不落回来。

接着额勒赤们被遣先行，去保存[7]世界国王的[8]军队可望通过的所有牧场和草地，始自哈剌和林和别失八里之间的杭海[9]（*Qanghai）山；一切牲畜都被禁止在那里放牧，以免牧场受害或草地受损。所有花园一样的山区和平原均被封禁，不许畜群之齿在那里嚼草。于是从突厥斯坦到呼罗珊及遥远的鲁木和谷儿只，草木变成了“不得接近此树”[10]的种类，乃至拿它的一片叶子喂他的牲口的人，都被没收了牲口；到头来，说实在话，草木（giyāh）变成罪恶（gunāh），绿茵（sabzī）遍野（sīrī）[11]。额勒赤们这时离开，为的是把他们自己从草地和牧场挪至国王的军队不会通过的地方，因为他们实际是由一整支军队组成。至于拜住和绰儿马罕的军队，〔他们奉命〕进向鲁木。 609

在士兵的供应方面，有命令叫所有地方为每人提供一塔格耳[12]（taghar）即一百芒特的面粉，五十芒特即一皮囊的酒。因此异密们和地方诸侯，无论他们是谁，都开始准备粮草（‘ulūfa）并集中图苏湖即食物献纳；他们在〔军队行进的〕每一站准备他们的供应。与此同时，蒙古和穆斯林异密带来成群的雌马[13]，各自轮番生产忽迷思，直到士兵移到另一异密处为 610

止。而且预计国王要通过的道路，荆棘瓦砾一段段地被扫清；江河上架起桥梁，渡口备下舟船。

听说他启驾，世界失去了平静和安宁，叛逆者害怕他的强大和威慑，卧不安枕，而那些是伊儿⑭（il）的人，因准备士兵、武器和粮草，不得安歇。

在任命了王公和那颜，从千户和百户中抽选了士卒后，任博儿赤之职⑮的怯的不花先出发。现在650/1252-3年⑯的春天已从冬的蓓蕾上冒出。地面因草木五彩缤纷好象孔雀的羽毛；世界就安适说变成一张蔷薇床；花园因湿润和青葱，变得清新和开颜；池塘在冰封和枯竭后水满到边儿，自由地流动；花儿鲜明地闪耀，云彩散布珍珠；夜莺在蔷薇园的席桌上唱赞歌；嗅到鲜花的芬芳和馥郁，白发再转少。

旭烈兀准备酒宴辞行，亲赴世界皇帝的斡耳朵。阿里不哥从另一方抵达，在该地的所有宗王和族人象昴星一样聚会在哈剌和林的宫廷。每人轮流设宴，同时他们在狂欢的赌盘上投掷希望的骰子，干杯（jāmhā）并穿上一色的衣服（jāmahā），同时候不忘要事。

一周后，他决定返回他自己的斡耳朵，这时统治世界的皇帝，恩比天高，下令把珍宝、钱币和衣物的储存敷陈〔于地〕并从畜群中取回良马和驮兽；然后把各自的一份分别赐给旭烈兀，他的诸妻和诸子，以致大地承受不了它的重量，宇宙变得轻松⑱。皇帝还恩赐随同他的异密和那颜，以及所有扈从的士卒。于是在651年剌必阿I月2日礼拜六〔1253年5月2日⑲〕，旭烈兀跨上光荣和权力的骏马，旋辔而归。

抵达他自己的斡耳朵后，他在那里暂时停留，安排他的事

情，劳慰他的人马，直到暑热稍减。在这期间，诸王前来为他送行，带来食物献纳。旭烈兀王子按照身分用礼物把他们每人打发走。最后在658年沙班月24日〔1253年10月19日〕，随同吉庆东方的升起，他驾离幸福的驻地，他自已的斡耳朵，凯旋之神在他前面高喊"开道"！"，胜利之神左右奔驰，征服之神殿后。

他任命出木哈儿[20]斡兀立（Jumghar Oghul）为他的代理人，让他管辖斡耳朵和军队，后者因他的母亲[21]长于其他妻妾，〔据有高位〕，而从他的长子们中，他挑选阿八哈[22]（Abaqa）和扎昔木[23]（Yashmut）跟随他。军旅现在都从他们屯驻之地出发。因畏惧这个消息，山岳开始震动，侯王的心开始战栗。这位国王非常缓慢地进兵，八剌海和秃觧儿在前面开道，其他人在左右推进。他们交替走夏季和冬季的道路[24]。当他们来到阿力麻里地区时，兀鲁黑额甫的后妃和斡儿吉纳[25]出来欢迎他们，设宴〔为他们洗尘〕。 612

御旗经过该地区时，大丞相（ṣāḥib-i-a'ẕam）麻速忽毕及河中的异密们参加他的队伍。652/1254的夏天，他们在山区牧地（yailagh）度过，在太阳的热威减退后再度出发，并于653年沙班月〔1255年9-10月〕，他们下营于撒麻耳干城门前的康依古耳[26]（Kan-i-Gul）草地。丞相麻速忽毕搭起一座白毡为顶的纳失失[27]幄帐，将近四十天，他们停留在该地，不断欢饮寻乐。在这当中，残酷的老天施展故伎，他的兄弟雪别台斡兀立去世了，并从远方传来他的另一兄弟[28]的死讯。因这两椿灾祸，他哀痛异常，变得极其忧伤。

当那个月，即剌马赞月〔10-11月〕过去后，按照他们的风

俗，他们在沙甫瓦勒月1日〔11月3日〕举行苏玉儿迷失㉙（s-üyürmish），再度开始寻欢作乐。在这当儿，密合答特（*M-

613 iqdat）之子穆罕默德先于所有他的同僚和同侪前来迎接国王，并受到很多恩宠的表示以显扬于人类。

离开该地后，他们没有收缰，直至抵达碣石。异密阿儿浑和呼罗珊的大部分首领在这一站迎接他们，进献他们的礼物。在这里他们停留一月，然后击鼓出师，抱着渡过〔乌浒水〕的打算再次登程。当御师从夏季牧地（yailagh）出发时，原已下命拘集所有的舟楫及船夫，并命架舟为桥，以此王师抵达后，士兵（ḥasham）毫无困难地渡过。国王怜悯他们，取消了惯常从渡河舟楫征收的过河税，此税被取消后，所有渡河者心里如释重负。

军队渡过河，国王沿河岸骑行。恰好那儿的森林中有很多老虎㉛。他命令兵士摆开圆阵，形成一个捏儿格。因马匹害怕老虎，他们遂骑上春情发作㉜的大夏（Bactrian）骆驼，于是十

614 只草地之虎被战场之虎擒获，他们使马合木之子算端马思忽惕㉝（Mas'ud）的故事仅成为一个无稽之谈，在那里诗人说：

> 谁一举擒获八只狮子，
> 凡人就不在他的话下。㉞

次日，他们从那里出发，下营于苏夫耳罕㉟（Shafurqan）草地，无意在那里久留。然而在亦的-依-阿兹哈㊱（'id-i-az-ha）日，天开始下雪，一连七天七夜该地区乌云不散。那个冬季延续甚长，空气之寒和冷冻之酷致使所有地方象是“冰雪世

界”。[37]很多牲口死于严寒。我从哈剌和林的大斡耳朵写给我父（愿他和平地安息！）的两三行诗，适合其景：

不用绳或柱，
风在我们头上搭起雪的营帐。
象一条身材魁伟的汉子在开弓，
它的箭矢穿透了我们的衣袍。
倘若她的秘密情人拥抱一个脸上有痣的女郎，
那么因为酷冷，他们俩变成了一人。
如果没有他们肝胆中欲火的热力，
唾液会在他们口中结冰。

同时在这个驻地，异密阿儿浑搭起一座绣有精美刺绣[38]的细麻大帐，有与之协调的金银器皿；并且他提供很多劳役。然后，奉国王之命，在指派他的儿子克烈[39]灭里（Kerei Malik）、阿合马必阇赤及本书作者在国王手下治理呼罗珊和伊剌克的政 615 事后，他启程赴蒙哥可汗的宫廷。

当春日的曙光从寒冬的长夜中出现，鲜花（bahār）和花朵的绿茵在草原的唇上吐露，春景装饰着大地，世界披上七彩的锦缎，花园吮吸云彩的胸乳，这首在生命的春天撰写的四行诗，变得适用：

因为春神准备了丰美的宴席，
快乐的夜莺去寻找它的伴侣，
朝阳啊，出来吧，今天高兴地

在柳荫下放射酒一样的阳光，㊵

而且牲口恢复了它们的气力，这时有命令把旌旗系在〔枪矛上〕并集中士卒，为进行圣战和拔除异端的城堡。因此在该地区的所有兵力，无论突厥人还是大食人，都整装待发。

既然秃温㊶（Tun）城明显地尚未屈服，仍固持它过去的愚顽态度，旭烈兀就首先向那里进兵，并在剌必阿Ⅰ月初〔1256年3月末到4月初〕，靠吉运之助，他使凯旋和胜利的骑乘满载他的愿望。在他抵达哈甫和匝维地区时，一次事变的密云投下它的阴影。他派阔阔-亦勒该㊷（Köke-ılgei）、怯的不花和其他的异密们〔去平乱〕。当他们到达时，那个地方的暴徒（r-unūd）进行了一阵抵抗，到第七天，军队攻入内城（ḥiṣār），616 把它的墙垣夷为平地。他们把所有男人和女人赶到旷野，除年轻妇女外，十岁以上的人屠无噍类。从那里回见世界国王后，他们再进兵徒思。

剌必阿II月〔4-5月〕，在徒思附近的金合富花剌（Jinh-al-Fuqara），他们把一座纳失失营帐搭在异密阿儿浑设计的花园门前，于是金合富花剌成为异密们的聚会地㊸。那座营帐是世界皇帝蒙哥可汗叫异密阿儿浑为其弟所准备者。奉皇帝的命令，名匠被召集起来并受到征询，最后决定，帐蓬应由一匹有两面的料子制成。在完成它的织染中㊹，他们已超过了萨那（San'a）匠人的手艺：前后协调(hama-rūi)，里和外在色彩和图案的严格对应方面，象纯洁的心那样相互补充。剪刀的齿因裁它而变钝。那镀金的圆屋顶和天宫般的帐蓬，也就是太阳的圆盘，因妒忌这座营帐的构造，失掉它的光亮，而因它的完

美无缺，灿烂的满月露出愠色。他们在这里宴乐了几天，他们心胸里的欢乐道路畅通无阻。然后国王启程，为养息他的马匹，〔下营〕于曼殊利亚园，它在焚毁后被异密阿儿浑所修复，现在因它的非凡美丽而遭到世界上所有花园的羡慕。安瓦里咏这个地方说：

> 哈！曼殊利亚的图画啊，你是一座花园和一座宫殿，
> 或者是真主送到人间的乐园。

那天，异密阿儿浑和大臣也速丁·塔希耳的妻妾进献图苏湖并举行宴会。次日他们离开那里，又在刺的康草地停留了一个时候。从远近所有省份，从马鲁、牙即儿和的希思丹，酒象水一样运来，无数的粮草（'ulūfāt）在〔沿途〕每站转输和储存。 617

从那里出发，他们来到哈不珊[45]，这是一座从蒙古军首次入侵迄至该年以来始终荒废和毁坏的城市，它的建筑物凄凉，哈纳特无水，除礼拜五清真寺的墙垣外没有一堵墙仍然直立。这时我已先从居民那里购买了一个城区。看到国王有修复废墟的兴致和乐趣，我把哈不珊的情况上达他的圣听。他听从我的话，颁发一道札儿里黑叫修理哈纳特，构筑房屋，兴建一座市场，减轻百姓的疾苦，允许他们在城中重聚。所有重建的费用他从国库中用现金支付，以致一毫不取于民。在〔长期〕中断后哈纳特都再度畅流，居民经过多年流亡后返回，从忽希思单带来他们安置在那里的农夫和哈纳特的挖掘者。他们建立工场，在礼拜五清真寺左近修了一座花园。清真寺和墓地曾遭到破坏。

大丞相（ṣāḥib-i-a'ẓam）赛甫丁阿合（Saif-ad-Din Aqa）捐献三千金的那，以此重建和兴复工作得以开始。

旭烈兀在兀思秃[46]（Ustu）停留一月，然后在山区和平原的草叶脱落后出师。

同时侯鲁坤丁·忽儿沙（Rukn-ad-Din Khur-Shah）差他的兄弟撒罕沙（Shahan-shah）和他朝中的大臣们来宣布他纳款投诚和他对朝廷忠贞不贰。这些话上达圣听时，国王命令以礼相待他们，并派额勒赤去见鲁坤丁。他也把他们当中的一员随额勒赤遣回，强烈敦促鲁坤丁亲自入朝和堕毁城堡。当那道命令送抵鲁坤丁时，他因狂妄和幼稚，送来一个充满谎话和污蔑的回答。对国王说，清楚的是，此人的时运倒转，谦和与仁德不会产生作用；于是他从忽儿罕[47]（Khurqan）出师向他开战。

618

①BLΓAY。格利哥尔和乞剌可思的Balakhay，Balaghay，等等。（见柯立福，《蒙古名字》，第413-4页）他是昔班的第四子。见伯劳舍编拉施特，第115、117、137页，在那里，他的名字作Balaqan（BALAQAN）的形式，这个拼法，连同亚美尼亚史家中此名的形式，排除了它和Bulghai相同（如柯立福，前引书同页，在对亚美尼亚语形的说明中所指出）的可能性，尽管两个名字在志费尼的原文中均作BLΓAY。

②TWTAR。格利哥尔的Tut'ar，乞剌可思的Tuthar。（柯立福，前引书，第431页。）他是孛斡勒（Bo'al）之子明合都儿（Mingqadur）的儿子。见伯劳舍编拉施特，第123和137页，在那里他的名字讹为QWTAR之形。（关于欧人中这个名字的种种错误拼法，见伯希和，《金帐汗国》，第186页。）

③QWLY。格哥利尔的Khul，乞剌可思的Ghul或Ghuli。（柯立福，前引书，第432页。）他是斡鲁朵的第二子。（伯劳舍，第99页和

137页。）

④TKWDAR。格利哥尔的T'agudar。“台古斛儿意思是‘美满的人’”。（柯立福，前引书，第427-8页。）关于他对旭烈兀的继承人阿八哈的反叛，见斯柏勒，《伊朗的蒙古人》，第69页。（斯柏勒采用N-ikūdar的拼法。）不要把台古斛儿跟他的同名者、阿八哈的兄弟和继承人（1282-4）弄混了，后者更以他的回教名字阿合马而知名。

⑤据拉施特（赫塔吉诺夫，第119页），他是成吉思汗之女扯扯干和斡亦剌人脱劣勒赤的儿子，但见前，第506页，注②。

⑥或为“队”。

⑦直译是“造成qorïgh。”参看弗拉基米尔索夫，《蒙古社会制度》，第146页：“另外，游牧领主能完全按他的意愿“封禁”他的nu-tuq（嫩秃黑）中某些地方，造成“禁地”（qoriq），留作王族成员的墓地或领主的猎场。如其名字所指出，这些“禁地”不让百姓接近。”

⑧pādshāh-i-jahān，当它指大汗时我把它译作“世界皇帝。”这里指旭烈兀。

⑨即杭爱山脉（《元秘史》第194节中的康孩（Qangqai））。原文作TY'AB，我读作QNΓAY。同样的词形出现在后面，第III卷第277页，那里，多桑用的抄本D本作TN'AT；多桑在两种情况下均读作Tou-ngat。关于这些“Tungat山”，白莱脱胥乃德，第I卷，第114页，有如下的注释：“这个名字有些象Tangnu（唐古努），它是在蒙古西北部一条山脉的名字，与杭爱山脉平行，在它的北面和西北面。然而，看来这里的Tungat就是指杭爱山本身。”

⑩《古兰经》第ii章，第33节。上帝在跟亚当和夏娃说话。

⑪在阿剌伯字体中，除了有区别的点外，giyāh和gunāh、sabzī和sīrī在形状上是相同的。志费尼很爱用这种“直观”的双关语。

⑫一种相当于六百七十五磅重的著名干量。见米诺尔斯基，《哈辛·本·扎罕吉尔·阿黑-火欲鲁的唆玉尔迦耳》，第948页。

⑬或为“他们牲畜中的雌马。”

⑭蒙语il常出现在成语 īl shudan“变成il”，我通常用“投诚”或

"表示降服"来译它。il的意思是"服从的"，"顺从的"、"和平的"，跟bulgha"反叛的"、"打仗的"正相反。见伯希和，《蒙古和罗马教廷》，〔第126〕—〔第127页〕，田清波和柯立福，《梵蒂岗秘密档案所的三份蒙文文件》，第454和492-3页。

⑮见前，第 596 页，注(152)。

⑯回历650年终于1253年3月2日，有可能指的是这后一年的春天。

⑰原文作guzīn KLHA，据O本读作 guzīda。

⑱sabuksār。或即"心情轻快"。

⑲1253年5月2日，实际是一个礼拜五。

⑳J̌WMΓAR。拉施特作Jumqur (J̌WMQWR，卡特麦尔，第97页）和 Jumghur (J̌WMLWR，伯劳舍，第413页）。他是旭烈兀的第二子。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斗争中他支持后者。他大约死于662/1263-4年。（卡特麦尔，第99-100页，伯劳舍，前引书同页。）

㉑据拉施特（卡特麦尔，第96页）她的名字是阔帕克哈敦（Köpek Khatun)，而且她是扯扯干公主和斡亦剌人脱劣勒赤之女。然而，在另一处，在谈斡亦剌部的一章中（赫塔吉诺夫，第119页），拉施特仅提到这次婚姻所生的两女：阿里不哥之妻和合剌旭烈之妻斡儿吉纳。

㉒旭烈兀的长子和第一个继承人（1265-82）。见斯柏勒，前引书，第67-77页。

㉓YŠMT。他的名字出自波斯语原（Jamshīd）。

㉔va dar rāh-i-tābistān va zamistān bi-tadrīj ḥarakat mī kardand。

㉕见前，第i册，第274页，注⑦。

㉖"蔷薇矿"。

㉗见前，第i册，第218页，注㉞。

㉘哪个兄弟？不是拨绰就是岁哥都。

㉙显然是"宴乐和闹饮"。

㉚MQDAT。如穆.可.所指出，拉施特中相应的一段(卡特麦尔,第148页）很清楚地说明，穆罕默德必定指苫思丁·穆罕默德 (Shams-ad-Din Muhammad)，也里的迦儿忒朝的创建者（1245-78），关于

此朝，见前，第i册，第121页，注⑳，同见斯柏勒，前引书，第155-7页。至于 *Miqdat，穆.可.未能考证出这个有错讹的名字。作者们要么干脆不提苫思丁的父亲，仅称他继承了他的外公鲁克那丁·阿不别克儿·本·塔术丁·乌思蛮·马儿迦尼 (Rukn-ad-Dīn Abū-Bakr b. Tāj-ad-Dīn 'Usmān Marghānī)；要么在别的地方，他们说这后一人实际就是他的父亲。不幸的是，鲁克那丁的本名，与他的剌合卜即绰号(Rukn-ad-Din)和他的父名 (Abu-Bakr)有别者，不见诸记载，以此即使他是苫思丁之父（按斯柏勒的意见，他确实是，见前引书同页），我们仍不能确定他的名字是否和 Miqdat有任何相似之处。

㉛甚至在十九世纪，俄国人在乌浒河沿岸还发现老虎。（弗.米.）关于既有"狮子"又有"老虎"之意的 shīr (shēr) 这个词，其双重含义见前，第i册，第257页，注㉚。

㉜mast，英印语的 must。这个词的基本意思是"醉"，因此它使多桑（第 III卷，第140页）错误地说"用酒灌醉的骆驼"！

㉝哥疾宁朝王（1030-40）。

㉞见于阿不撒合勒 (Abu-Sahl) 赞美哥疾宁算端马思忽惕的一首诗，其中他描写后者怎样在一天内杀死八头狮子。（穆.可.）这里多半也指老虎。

㉟苏夫耳罕 (Shafūrqān) 即苏布耳罕 (Shabūrqan)，今为北阿富汗斯坦的昔巴尔罕 (Shibarkhan) （巴里黑以西五十三哩.)。

㊱'īd-i-aẓḥā (阿剌伯语'īd-al-aḍḥā)即献祭节，在祖勒希扎月10日举行，在这里它当在1256年1月10日。

㊲可能指北极地区。

㊳或"图像"。

㊴KRAY。

㊵后两行据G本的文字翻译。

㊶秃温 (Tūn) （今名费尔多斯）是马可波罗的 Tunocain 的前半部分。见前，第i册，第314页，注97。

㊷KWKA AYLKAY。A本同。B本、D本和H本作 KWKA AYLKA，即Köke-Ilge，卡特麦尔编拉施特书也相同。köke 在蒙语中

义为“青”：关于此名的后半部分，见伯希和-昂比斯，前引书，第331-2页。

㊸金合富花剌（Jinḥ-al-Fuqarā）的意思是“贫民区”。

㊹按穆.可.的提议，读作 nasj u ṣibghat。

㊺今库强。

㊻兀思秃（Ustū）是兀思秃哇（Ustuvā）的另一形式，关于此地，见前，第i册，第173页，注⑩。

㊼忽儿罕（Khurqān）在通往阿斯特拉巴德的道路上离必思坛（不思坛 （Bustam））四里格远。见雷斯特朗治，《东哈里发的国土》，第366页。（里格 （league）为长度名，相当于三哩—— 中译者注。）

〔VII〕

世界国王旭烈兀进兵攻取异端的诸堡

鲁坤丁没有从使者和额勒赤的往返中接受警告。为迎合国王的愿望，他仅腾空大约五座无储备和大军的城堡，并从其他的城堡拧开城门，堕毁城垛（sar-dīvār）①，认为通过愚蠢的谎话和欺骗，用阴谋和诡计，他会扭转他的命运。“去，去他的断定！”②

因此在沙班月中〔1256年9月〕从忽儿罕〔出发〕，国王为进攻诸堡和摧毁鲁坤丁的居宅作他的准备；同时他传令给驻伊剌克和别处的军旅准备好。不花帖木儿和阔阔亦勒该率领的右翼这时经祃桚答而进军，台古觧儿斡兀立和怯的不花率领的左翼取道胡瓦耳和西模娘。宗王八剌海、秃觧儿和和伊剌克的军旅从阿剌模忒方向出兵，国王亲自率领那些视艰苦为乐饮、不辞劳累的人马征进③。

他们出师，世界面上变得漆黑；
当〔看见〕苏合剌卜时，天神眼花缭乱④。

他再先派额勒赤去表示他已把进击鲁坤丁的打算付诸实现。后者除了他从前的罪过外，又狡辩和诿遁，但如他再诚心实意，

前来迎接国王,那么国王会对他的过错致以"既往不咎"的训诫,把宽大和宥免的目光投向他的罪恶,并看在他请求的面上,表示赞同。

当国王安天平世的御驾从俾路斯忽经过时,他们送回额勒赤,动手拆毁城垒和墙垣。随着额勒赤来了那个伪善的丞相和倒运的大臣凯库拔(Kai-Qubad),带来形形色色的谎言和遁辞。他保证拆毁他们的城堡和屋舍,请求让鲁坤丁缓期一年出堡,并请求不要堕毁他们的老巢阿剌模忒、兰麻撒耳⑤(Lammasar)、剌勒⑥(Lal)等堡。鲁坤丁会交出其他的城堡,执行颁发的任何命令。他已把一份照会(parvāna)送交吉儿都怯的长官(muḥtasham)和忽希思单诸堡的长官(muḥtasham),要他们去见国王。用这类奉承话,鲁坤丁认为他能避开他的恶运,并认为那个丞相用这种欺骗就可以扭转老天的不变意志。

王师进抵哈施朗⑦(Qasran)县时,在他们行军途中的沙底司(Shahdiz)堡被怯的不花[率领的军队]包围。他们四面围攻它,一两天后袭取了该堡。他们也攻占了在该地的其他两、三座堡垒。

国王现在第二次派出额勒赤,命他实现他出堡的约定。他再用借口把他们打发回去,希望使[战事]拖延下去,等到秋620 雪降落。他要求得到一个保证说:他的城堡不受到军队的围攻,并且不出现战争和劫掠。他同意送出他的儿子和三百人作为一支签军(ḥashar),平毁所有他的堡垒。

国王答应他的请求,停留在剌夷附近的阿八撒巴德('Abbasabad)等他践约;围攻诸堡的军队也解围。在约定的时刻,

鲁坤丁送来一个七、八龄的孩童，说是他的儿子，还有他的许多大臣。因为是一个极有辨识力和机敏的人，国王觉察出这是个假子，需要拿出证明来确定他的父亲。他询问撒罕沙和鲁坤丁早先遣来的臣僚。一些良心被异端染黑的人不说真话，但国王敏锐地猜出事情真相。然而，他假装不知，在尊敬和仁慈地待遇这个孩子后，允许他回去。然后从阿八撒巴德出发，他下营于皮昔乞耳答刺⑧ (Pishkil-Dara)。

日复一日地鲁坤丁不断要求他的兄弟、丞相和其他人回去，而他的部下，因为是奸邪的同伴，一直［使他离开］投诚的正道，把他投入迷误的荒野。假子返回到他的倒运的父亲那里，后者送来另一兄弟失栾沙 (Shiran-Shah) 和三百人去充当一支签军，按已定的时间，在那个该死的家伙，即他的假子返回后，应送他们前去。他希望这个托词会使王师返回。同时他不断要求送回他的兄弟和他早先派去的大臣，乞请免他本人出堡，迄至冬去春来，他心里不再害怕和恐惧的时候。

国王遣回他的兄弟撒罕沙，要他增强他的诸堡，准备打仗，除非他在五天内亲自出见。额勒赤返回时带来老一套理由，国 621 王发现鲁坤丁满脑子奸邪，一肚皮诡计，他决意要解决他，于是驻扎在鲁坤丁四周的军旅奉命各自从其捏儿格以平行的阵式前进。在654年沙甫瓦勒月10日［1256年10月31日］，他从皮昔乞耳答刺出发，首先下令把所有那些囚于可疾云附近扎马剌巴德 (Jamalabad) 的该死家伙，鲁坤丁的臣子和士兵⑨，秘密地处死。从那以后，当有人被杀时，在可疾云有个谚语说他被“送到扎马剌巴德”。

额勒赤现在赴各地去取得和输运供应军队的塔格耳面粉，

还有大量供屠宰和骑乘用的牲口。粮草必须［在一个］从亚美尼亚至耶兹德，从曲儿忒地至朱里章的［范围内］输送，而属于底万的牲畜不敷此用，所以下令把不管什么人的牲口，贵人的或贱民的，突厥人的和大食人的，都拘充兀刺黑，塔格耳就这样运出。

在同月18日［1256年11月8日］，安天的御伞在一个从北面和麦门底司[10]（Maimun-Diz）相对的山头上打开，第二天，国王骑马围着它走了一圈，为的是眺望和调查最宜于进攻的地点。现在麦门底司是一座多半如阿不勒阿剌（Abul-'Ala）所描写的堡垒，他说：

人们不能攀登它的巅峰，鸟也不能，
那怕鹫和鹰都办不到。
探索者对它不抱希望，
它的狗仅向着星星而吠[11]。

622 国王因此跟诸王、那颜和大臣商量，他们是围攻此堡呢，还是退师以待来年。因为时值冬季，获得给养（'ulūfa）有困难，得不到饲料，他们的牲口因此瘦瘠，所以异密们多数主张班师。族人中不花帖木儿，大臣中异密赛甫丁——他是最坚强的栋梁——，异密中怯的不花和塔亦儿，仅愿闻及围攻之事[12]。既然他们按照国王的本愿发表意见，他也就不愿听别的主意，并传令全军准备围城，作战斗的准备。当鲁坤丁发现这个时，他前来纳款，从山头下来。设非如此，国之诸省会因输运塔格耳、食物和饮料而精疲力尽。因鲁坤丁以后的历史已载于附在本章

中的法忒纳美，这里重述它是多余的，我们就不再谈这个题目了。

阿剌模忒的法忒纳美抄本

赞美真主，主守其信约，助其奴仆，强其军旅，并击败异教，主系唯一者！愿天福与和平降诸穆圣，在他之后将无圣哲。

从那个时候：当"天命攸归"⑬的坚强命令所树立的先例，首先把人世间诸国的权柄按顺序交给当代诸算端和强大可汗的有力掌握中，并在每个时期，依照它的命令和愿望，从冥冥世界中产生一个人类的首领，同时，在东方和西方，用凯歌来美饰这样一个首领的生命之裳，其芬芳熏香了一切生物之鼻，如典藉中所已载录，祭坛上所已宣告；迄至当今这个时代：当大地的外观已被众汗之汗、和平与安宁的福源、大地和当今的统帅、慈悯真主的神力所推举者蒙哥可汗的普及一切的公正和睿智所美化，并且宽仁厚德的光线已见于公道和正义的天际；这样明显的胜利没有人耳闻和目睹过。它正是"确实，吾人为汝赢得一次无疑之捷"⑭的前奏，因为真主（伟哉主之荣耀，宏哉主之恩施！）使它通过神圣国王和公正君主旭烈兀的行动和果决而成为可能，并使它的症结由他的明智来解开——　623

> 他有一位皇帝的气派和风度，
> 他的宝刀因信仰而永远坚强——

旭烈兀，他的大志有如不剌黑到达昴星之巅，而他的熟虑的意

志如闪电触及地面。于是因全能的真主说："勿忘真主于汝之恩"⑮，托庇于他的日盛洪福的贱奴、阿塔蔑里克·本·穆罕默德·志费尼，这个穆思托非，希望把这些喜讯传遍天下远近的一切地方，并希望发出由正教之口达于所有正教信徒之灵魂的呼声：

随同坚强的柱石，高升的星星，
以及雄伟的建筑，真理出现了，
而罪犯和奸邪、迷途者和反叛者，
正伸手为恶。

对这些将永存于世面的事件经过，他将作出简要的描写，略述诸两三行笔墨，使之达于从极东至遥远西利亚的伟人和贵人、上和下之耳（愿真主让他们听见喜讯！）：打从那只胡马，即征服世界的国王旭烈兀的安天御伞，把它吉祥的影子投向那些地区，并且当报捷的旌旗的长旒在这些国土和州邑上飘扬，这时他按照圣律所说："在吾人先遣出使徒之前吾人决不施惩罚"⑯，接连遣使给鲁坤丁，既抚慰又警告他，希望通过礼仪和怀柔，他可以［被迫］前来，把纳款投诚作为他逃避时运变化的庇护。然而，每次都因他年幼无知，他送来一个不符真理目标和远离正义途径的回答，它显然跟它的真实含义不同，而且他的言和行也不一致。因此按国王的意见——它象太阳一样发光，并且是事物本质的明镜和智慧的精髓，决定摧毁鲁坤丁的诸堡，这些堡垒用角去磨擦金牛宫之角⑰，它们的巉岩(ka-mar）因为高峻而手触猎户星座之腰（kamar），而且它们跟

624

土星的宫阙比赛壮丽；并决定用在征战中象太岁[18](Anaretae)一般的人马（倘若太阳与他们相遇，那么他象月亮那样开始在夜晚运行；又倘若火星遭到他们的箭矢，那么他象金星一样乞和）[19]〔去摧毁这些堡垒〕；折断这些人安乐地靠着大山的脊背；把鲁坤丁荣盛的顶峰变作败落的深渊，得意之极变作沮丧之至；最后使他的老巢，即他曾无知地以为系他力量所在的麦门底司，成为他葬身丧命之地。

在福神和吉运的鼓励下，在654年沙甫瓦勒月中〔1256年11月〕，他把额勒赤派给异密们和那颜们，他们在不远地方围守诸堡，若带束蜂腰，同时他命令各自从他的驻地出兵。速浑察[20]那颜（Suqunchaq Noyan）和塔木花[21]（Tamgha），以及一支告别了睡眠和休息、以闪闪刀剑为餐的突厥军队，他遣作先锋进行侦察。在他们之后，智勇双全的君王本人、真主护佑的众王之王，率领一支阵势严整，其人数多得来连果格和马果格都会被它军旅的浪潮摧毁的军队，向前推进。两翼都是好战的青年，他们在黑夜用枪的刺杀把西马克[23]（Simak）变成海中的鱼食，并把巨蟹宫变成天空狮子座之鱼——

625

当他们跟合纳（al-Qana）一起
从死亡的旋涡中浮现时，
他们说："回到它的深处去吧"。[24]

——射手们，他们的每支箭都把人马宫变作金星的丧身地，把雕鞍和刺黑昔上的男儿变作"尸架上之女"。[25]中军他则用饱尝人生苦乐和有经验的人马充任，这些人，他们把战斗之日当

成是新婚之夜，把闪光锋刃当作是白皙妇女的面颊，并且视枪矛的刺戳为美女的亲吻[26]。

他们以风的速度经塔里寒出师[27]，汹涌若洪水，登高若火焰；同时他们的马蹄把尘土踢进天神的眼中。就在出师的那天，他们中途遇到一头山羊。一些渴求功名的年轻武士，立即用他们的箭矢把它填满。国王认为这是一个预兆，并知道，冲626 撞的山羊是灾难熔炉中的一份祭品，而且哈散萨巴（Hasan-i-Sabbah）的信仰将无后继[28]。

那天，王师在塔里寒县扎营，同时他命令起儿漫和耶兹德的军队围攻当地诸堡，诸如阿努奈辛（Aluh-Nishin）、曼殊利亚及其他几个；他还用他们主力[29]（mu'avval）的蒙古军去助那些士兵一臂之力。

次日，当面容明亮的朝阳从地平线的领中探出头时，他们击响出师鼓，经哈咱儿牙[30]（Hazar-Cham）［前进］，此地如情妇的卷发那样盘绕，甚而窄若西拉特-亦-乞牙马特[31]（Sirat-i-qiyamat），暗如到地狱的道路。没有落足之地，人们怎能前行？羚羊尚不能轻易地立足，人又能怎样办？走在平坦部分不是一件轻易的事；在崎岖部分上人们除遭难外又能怎样？［仍然］国王渡越过去，宁择艰险，不择坦途。因此命运之口唱出这支歌：

> 听你自己的话吧，因为自我是一个世界的灵魂，
> 束缚在归你所有的那个珍贵灵魂中。

第二天，士兵和军旅抵达该堡之下，在中午时

那把御伞——比起它来天空要低一头，

〔它〕是一片遮住太阳的云彩——

在与该堡[32]相对的一个山头上打开。

从右面的兀思通答儿方向，沿着曲如奸邪心肠、四周峰峦环绕、峡谷密布的陡峭道路，来了不花帖木儿和阔阔亦勒该以及如火如荼的师旅。从左面的阿剌模忒，来了宗王八剌海和秃䚟儿，率领着一支为复仇而呐喊的大军。在他们后面，来了怯的不花和一支象铁山一样的军队。河谷和山峦起伏着大队的人马。曾经那样高昂着头而且有着如此坚实内脏的山峰，现在驼马的铁蹄下被践踏得颈骨折断。那些骆驼吼叫的骚嚷，号角和金鼓的鸣声，震聋了世界之耳，而马嘶枪闪又闭塞了敌人的心[34]目。“因为真主的命令是注定的天意。”[35] 627

如此在一天内，那么多的劲旅就会合一起，围着所说的异端邪教的城堡和市镇，形成一个其恩福庇护大小人物的捏儿格。现在该堡的历史有如下述。当那些人在他们权势的顶峰时，他的[36]父亲阿老丁，按照〔法老的话：〕“‘哈蛮（Haman）啊，为我修筑一座我可以抵达大路，那天空大路的楼阁’”，[37]曾命令他的官吏和大臣踏勘了十二年那些山的顶峰和高处，最后他们选中了那座向开帕拉（Capella）星吐露秘密的巍峨山头；而在它的绝顶，其上（dahān）[38]有一股泉水，其旁有另三股，他们开始构筑麦门底司堡，用灰泥和沙砾（？sang-i-rīkhta）建造壁垒。他们从一帕列散远的地方引来一条如朱亦-伊-阿儿吉思[39]的溪流，并使水流入堡内。因为严寒，从初秋到仲春，野兽不可能在那个地方找到巢穴或者居住。因这个缘故，既然 628

群山交错，连鹰隼都从隘道退缩，而山脚下禽兽绕道而行，鲁坤丁遂以为对人类说，要进入堡内和围攻它都是不可能的。那么，因它的高峻，那座崇高的山头本身就适用于〔阿里的〕话："洪水自我往下奔流，飞鸟高不及我"。

现在堡内的人发现，一支多如蚂蚁的人马象蛇一样把它围了七个圈，并且迅速地设法在坚硬的岩石上驻扎。如在般扎[40]（panja）舞中，他们行行相连，手挽着手。在白天的时间，尽目力所及，麦门底司的人仅看见人马和旌旗，而在夜里，因为营火遍野，他们以为大地是布满星星的天空，［并且］是刀兵的世界，其中心和边际都看不分明。因过度忧虑，在城楼和城池上他们宴饮时都心里悲伤。"彼等将曰：'此即仁慈真主所许给者；而使徒说出真情'"。[41]

然而，精明的国王，尽管深信他的兵力和力量，仍想不劳他的人马，用妙计把他们一网打尽。他因此差一名额勒赤给鲁坤丁，宣布御驾的到来；同时他仍然企图争取他和他的百姓，说是迄至今日，一群奸小（nasnas）[42]的谗言已使鲁坤丁的远大前程在他前面暗淡下来，因他年幼无知，理智之目尚未从昏睡中清醒过来。然而，倘若在他的蚁民，尽管他们鼠目寸光，遭到蹂躏前——"谨畏所罗门及其军队毁灭汝"——他如按照时势的要求，把"进入汝宅"[43]的话换成"走出汝居"这句话，

629 并把哈散萨巴的诫谕"守护汝之诸堡！"变成"使汝离开该地！"走出城堡，不要因一群坏蛋的阴谋和他们的无聊谎言而惹危险，而是在上苍的指点下迅速从灾难的漩涡抵达获救的彼岸，那么饶恕他及其百姓的诺言仍如以往一样有效，甚至不止于此。国王的宏量指望在所有情况下都得到宽恕和恩赦的快

乐。

他㊹从堡内送出一个回答说："如俗话说，豺狼不在它的洞里，他㊹不能做导致他们灭亡的事情，直到他得到信息为止"㊺，这即是说："鲁坤丁不在，没有他的许可和同意，我们不能出来"。

额勒赤返回，第二天，当曙光之乳从夜的胸脯喷射，宇宙因声若霹雳的男儿和勇士的呐喊而骚动㊻，这时国王从左侧的道路登上绝顶，在眺望了所有进出的可能性并踏勘了不同的通道后，取别道返回他的驻地。在下一天，当天空中扎木失的的先锋从天边的鞘中拔出他们闪光的刀剑，击退夜神的黑衣军旅时，［蒙古军］随着他们的晨饮，弹响战争的竖琴，并且一心要摧毁敌人的防御，他们准备用射石机和石头作战。他们为这些射石机砍伐和修剪那些人多年来栽培、浇灌，而不知它们将作何用场或将结什么果实的树木。

我每天教他射箭，但当他射得准时，
他将射我㊼。

在这些日子里，他们在每一阿马只㊽（amaj）置一队力士把沉重的射石机架和脚柱送上山头。 630

次日，当夜盖从大地熔炉上揭开，饼一样的太阳圆盘从黑暗的腹中吐出，这时国王命令他的侍卫爬上绝峰之巅，在那里扎下御营。

我们登上大乌山㊾（Daushan），

跟随一个比山更坚强、在枪矛交刺时更坚定的人，

率领一支起伏着骑士的军队，

乃至你把陆地当成是甲兵的海洋[50]。

同时候，该堡的守军，在夜里备战并把他们倚天的城楼交给同伙的匪徒后，开始交战；他们竖起射石机的架子，在沙甫瓦勒月中［1256年11月］发射一排猛烈的石头。

你们束紧绳索，勇敢地射击：

如果最后不失误，那该多好。

在这一边，年轻的士兵也用矛子般的箭矢劈开发丝，同时他们自己在矢石面前不退缩。箭矢，这是死神发出的致命之矛，飞向那些歹徒，象雹子穿过筛状云层那样飞行。

箭矢透过甲衣，有如晨风吹过花瓣。

当太阳收回他前面的影盾时，他们停止战斗，但在第四天，这是他们的生死关头，也是真理的证据得到明确之时，当天刚破晓时，呼啸和呐喊四起，在两边，他们都涉足于战争之途。弓弩从城楼上射出飞矢，同时，在无策可施时，契丹匠人制造的、射程为二千五百步的一种迦曼-亦-格甫[51]（kaman-i-gav）就被用来射击那些蠢货；在妖魔般的异教徒中，很多士兵为那些疾若流星的箭杆烧伤。从城堡上，石头也象树叶一样倾落，但无一人因此受伤。

631

那天尝到蒙古人的军威后，他们停止战斗，城堡的守军在激战后叩打和平之门。然后鲁坤丁差一名使者致以如下内容的使信："因为我不知道陛下到来，所以我迄今避而不出。军队现将停止战斗，今天或明天我愿出堡。"那个无聊的胡言乱语者，用这种诡计往火上浇水，以此那一天他们从战斗中收兵。下一天，他派出另一名使者，要求得到一份赐予他赦书的札儿里黑。依从他们的请求，这些喜讯的传报者[53]宣写了一道札儿里黑，其文字连同其他不宜收在这里的事情，已载入《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中[54]。这道札儿里黑送给了他们，并当众宣读。那些不乏理智、珍视他们财产和他们生命的人，欢欣鼓舞。于是当那天结束，白昼转为黑夜时，他们约定他在第二天出堡。当黎明从黑夜中诞生，鲁坤丁准备下山时，一些更狂热的非达额极力反对，不让他下来。他们甚至密谋除掉那些鼓励他作出上述决定的人。鲁坤丁再派人送来如下的使信："在我本人赶来晋见前，我曾准备了〔希你嘉纳〕的礼物，但我的多数同伙生了气，共谋在这个计划实现前把我害死。因这个缘故，我的打算受到挫折。" 632

这番话上达伊儿汗[55]（Il-Khan）圣听时，他丝毫没有露出他内心不快的迹象[56]。他说，鲁坤丁最好保卫他自己的人身；同时打发走那个使者。

使者们往返期间，竖立射石机的地点已选择好，部件[57]已轻易地装配起来。次日

当太阳揭开黑色面纱，从它后面出来时[58]。

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在该堡四周，每人都应攻击他前面的〔敌人〕，同时每个人，不管他是谁，都应前进，跟他的敌人们交锋。从该堡的四面八方，一帕列散或更远的地方，呐喊声和回声交织一起，因自上扔下的擂石的滚动，山岳的四肢和躯干发出一阵震颤。岩石的互撞使中间的平地[59]及其坚石核心变成不过是齑粉；频繁的攻击又使九天的系梁[60]破裂。

至于竖立的射石机，就好象它们的支架是用百年老松制成（而它们的果实，"有如魔鬼之头"[61]）；随着它们射出的第一发石头，敌人的射石机被粉碎，很多人在它下面丧命。石弩射633 出的方镞箭使他们十分害怕，以此他们万分慌乱，在石头角落的每个人都把面纱[31]当作盾牌，而站在城楼上的一些人恐怖地象老鼠一样爬进洞子，或者象蜥蜴逃进岩石的罅隙。有的受伤，有的丢命，那一整天，他们仅仅无力地挣扎，不过象女人那样动作。当老天摘掉太阳的帽子，地球把夜幔从土壤升高到昴星，这时他们撤出战斗。

在下一天，当光明之王从东方的领中伸出它的头时，王师中的剽悍武士再战斗，动手进行这场圣战，并坚定地背靠抵抗的大山。

鲁坤丁现在发现，他除悔恨外要一无所获。他曾企图用"也许"、"可能"来争取时间，用不能接受的借口遣回使者，并且仍然用同样的手段行缓兵计，指望冬季的棉花匠人可以把王师变成棉花。但现在他看到，盼望冬季落雪是一个幻想。靠全能真主的慈恩，国王日盛洪福之荫，无一天显出阴沉的脸色，云师的屏幕没有遮住太阳；整个答亦[63]月，"昨天"冷过"今天"；而"明天"又好过"今天"，在那么多的敌人

抵达前初秋降落的雪，丝毫没有冻结；但是百岁老人回忆不起，从太阳进入天平宫第一度时，因为严寒、霜降和大量的雪，曾有可能进出那些地区。在这些情况下，鲁坤丁除了投诚和乞降，托庇于国王慈恩的护翼外，别无出路；在万分恐惧中 634 他求助[64]于乞哀告免。

倘若你的暴怒把它的先锋引进大海，
那么珍珠变成贝壳喉中的一粒石榴子。

他差出一名使者，请求赦免他过去的罪恶。因此，国王宽仁和大度地用权力之笔在他和他百姓的罪行录上写下诗句："天恩免罪"[65]。

鲁坤丁首先送出他的儿子及他的大部分名绅和官吏。第二天，在得到许给的照顾后，他亲自下山。这个吉祥的日子是沙甫瓦勒月最后一天〔1256年11月19日〕，山民兴盛的结束，更是光荣天主的第一个喜讯。

鲁坤丁从那个高峰和山头下来，在那里他认为他满有资格说：

在这座扎勒纳巴德[66]（Jalnabad）山上，
我可说是象天子在他的宝座上，
或波鲁斯[67]（Porus）在他的王位上[68]，

其样子惶恐和茫然，东摔西倒地走着，"象个在沙漠中被魔鬼蛊惑的手足失措者"[69]。同时向着那熟悉的旧居和著名的宫室，

他万分伤痛地表示告别，这次告辞致使再见成为不可想象。违背了无穷时光的天命，城堡再多，壁垒再坚，有何用场？而当635 王朝崩溃时，谋算和坚强意志焉能帮助它们？天命的一个表示就打消了人类策划的千万个阴谋，命运半点头就使人类施展的亿万诡计化为乌有。

> 命运跟人类玩着棍子和球的游戏，
> 或者玩着风吹（你知道吧！）一把粟的游戏。
> 命运是一个猎人，而人不过是一只云雀⑳。

接着在跟他的家人、部属下山后，鲁坤丁荣幸地在亲吻世界国王的朝见殿门时求得庇护，同时，以羞愧交集的态度，承认他在前些日子和前几个月内曾犯下的罪过。既然国王把贤王宽厚之恩和圣皇仁爱之德全都结合在他的人格中，他就使鲁坤丁的凄凉和凶兆之感变作平静和愉快的情绪，并把喜讯通报给他的灵魂：已死的他和他的家人再获新生。

第二天，鲁坤丁把他的兄弟、子女、家人、奴仆及堡内的人带到平原上，每个士兵带着他的财物和东西出堡。这时蒙古军开进去，开始拆毁建筑物，用毁灭之帚把那里的尘土扫清㉑。

一些更狂热的、为邪说异端的目的而献身的菲达额，再次跳出来，而且一心寻死，象蚂蚁一样张开他们的双翼，飞到那座坚固宫殿的圆顶上，那是该国君王、更是那些灵魂和肉体上都倒霉者的所在。（“若真主不愿蚂蚁好，他不会让翅膀长在它身上”。）㉒同时他们在这里拿起武器进行战斗。在胜利之师这

方面，射石机瞄准了那些愚顽的和心术不正的异教徒，于是猛烈地发出一排飞快的矢石，象咀咒倾落在艾必利思上。 636

他们这样抵抗了三天三夜，但在第四天，军队中的英勇壮士和蛇一样的武士，爬上了那个巍峨和雄壮的宫顶，彻底消灭了那些毒蛇般的异端，把那些歹人的肢体砍成碎片。

且不说在麦门底司府库中的储存，鲁坤丁别无有点价值的东西作为献给国王的贡礼（tikishmishi）[73]，因为在军旅往返期间，所有他的财物已经分散。[74]〔国王〕把它全部作犒赏分下去，把它赠给大臣和国家的士兵。

同时他把他的使者及官吏，随同伊儿汗的额勒赤，派到那个山谷中（rūd-khāna）的其他堡垒，下命把它们堕毁。然后国王凯旋回师。

一名额勒赤往见阿剌模忒的统帅，要他也照办，跟他的主子一道纳款臣服。他踌躇不立即下山，于是八剌海王子及一支大军被派去攻打该堡。八剌海率领他的军队抵阿剌模忒山麓，把它四面包围。瞥见事态后果和天命变化的守军，遣一名使者乞降，请求恩赦。鲁坤丁替他们调停，国王高兴地赦免他们的过失。于是在该年祖勒合答月末〔1256年12月初〕，所有在那个罪恶[75]温床和魔鬼巢穴中的人，带着他们的财物下山。三天后，军队爬上该堡，虏掠那些人不能带走的不管什么东西。他们迅速地放火焚烧各种建筑物，并用毁灭之帚将其尘土随风扫除，把它们夷为平地。 637

有两个日子不允许防备死：

一个是注定要死的日子，

另一个是注定不死的日子。

在你注定要死的那天，挣扎白费力；

在你注定不死的那天，怕它是无益的。

在他们注定灭亡的晚上，〔真主说：〕“吾人倾复那些城镇”[76]的天命，对那些人说变得明若白昼。但当时候尚不成熟时，在哈散萨巴统治时期，同一座守军和物资当时都不足的阿剌模忒堡，曾在十一年的时期中，几次遭到阿勒卜·阿儿思兰（Alp Arslan）之子灭里沙（Malik-Shah）的儿子穆罕默德的围攻（这可从史书中读到），但都没有效果。

现在智者看来，清楚和确定的是：有始必有终，有圆就有缺，时候一到，没有能够阻止它的力量。真主的使徒（主赐福给他，赐他和平！）说：“不破就不立，这是真主的权利。”

在这个礼拜，忽希思坦诸堡的长官（muhtasham）苫思丁（Shams-ad-Din）到来并请求一道札儿里黑。接着，他和鲁坤丁的官吏出发，为的是，从吉儿都怯开始，他们可以堕毁仍留在忽希思坦境内的所有堡垒，为数超过五十，这些堡垒伸手触着天体并攻击星星；同时在堕毁它们中把他们理想之酒化为泡影。

长官们（kūtvālān）从低廉[77]（Dailaman）、阿昔客瓦儿[78]（Ashkavar）、塔鲁母和哈耳卡木[79]（Kharkam）到来。638 他们被收录为国王的忠实奴仆，在接受札儿里黑后平毁他们的城堡。

那年祖勒希扎月1日〔1256年12月21日〕，国王（愿他象光辉太阳一样永存！）向斡耳朵回师。所有收集的战利品，他分

赐给大小人物，突厥和大食士兵。鲁坤丁和所有他的亲族，男的女的，他送往他指定为他们驻地的可疾云。这时候，国王本人，凯歌告捷（愿他万寿无疆！）在上述之月最后一天〔1257年1月中〕抵达斡耳朵，同时，象太阳一样，进入巍峨的宫室。

一位国王，诸王的太阳，
从狩猎中凯旋和威武地进入他的天宫。

谁曾眼见，一挥手整个世界就得到安宁？哪个智者之耳曾听说，随着一次行动，命运这头劣马“象高傲的骆驼那样”，在缰绳下殒折？因这次与开伯尔[80]的征服相媲美的胜利，——明眼人不要求说明，目击无需耳闻——真主秘旨的真相随成吉思汗的兴起而变得清楚，君权帝位转给世界皇帝蒙哥可汗所产生的恩惠也显然易见。因这次著名之捷，开启世界诸国的钥匙被置于〔蒙古人〕强大掌握中以备使用，残余天下的郡邑，它们因命运的作弄仍然徘徊歧路，其门闩现已拔除。好人称它是诸捷之关键，恶人称它是晨饮的明灯[81]。和风随这些喜报开始吹动，天空的鸟儿开始飞翔。圣哲向先知的灵魂道贺，生者向死者致敬。 639

一个天堂之门为之开放、
大地为之披上新彩衣的胜利[82]。

出现在这盛衰世界上的这次胜利，是怎样的良药？显现于这哀伤深谷中的这次胜利，是怎样的喜庆和欢乐？

我所看见的，是在清醒时或在睡梦中，主啊[83]？

在阿刺模忒的鲁德八儿[84]（Rudbar），那个异端的发源地，哈散萨巴的奸徒和艾八哈[85]（Ibaha）巫术的罪恶信奉者的老巢，没有留下一块彼此相依的基石。而在那新教[86]（bid-'at）的繁荣驻地，幽冥中的神匠用残暴之笔在每所〔住宅的〕门廊上写下诗句："这些，他们的屋舍，是一片废墟。"[87]在那些恶人的国土市场上，命运这个穆真发出吼声："滚那些奸民的蛋！"[88]他们的倒霉的妇孺（ḥaram u ḥarīm），象他们空虚的宗教，给彻底毁掉。那些疯狂的，口是心非的伪教徒，他们看来是没有杂质的纯金，结果证明是破铜烂铁。

今天，感谢普照世界的国王的洪福，如果一个刺客（kārd-zan）仍在角落里闲荡，那他干着一个妇人的行业；凡有答亦[89]（da'i）处就有一个死刑的宣判者；每个拉非克[90]（rafiq）都变成了奴隶。亦思马因派的传教士沦为伊斯兰武士的牺牲品。

640 他们的莫剌纳，对于他，他们曾致以如下之辞："主啊，吾人之保护者（maulānā）"[91]，——闭他们的鸟嘴！——（而"异端无保护者[92]"），现已变为杂种贱奴。他们的聪明的伊祃木，即他们在这世界上的主子，关于他，他们相信"每天都有某件新工作要他干"[93]，有如禽兽落入天网。他们的长官（muḥt-asham）丧失权力，他们的侯王（kiyā）失掉尊荣。他们当中最伟大的人物变得贱若刍狗。砦子的统领都被认为宜上绞架，城堡的守令都丢了脑袋和权杖[94]。他们在人类中象犹太人一样不值钱，又象大路之同于尘土。全能的真主说："在他们身上

有下贱和贫窭的烙印"[95]，"这些人，诅咒等待着他们"[96]。

希腊和富浪的国王们现在高枕无忧，他们因害怕这些恶徒而变色，并向他们纳贡，不以那种屈辱为耻。世上的所有居民，特别是正教的居民，从他们的奸计和邪说中得到解救。确实，整个人类，高和低，贵和贱，同享此乐。和这些史实相比，答思坦（Dastan）之子鲁思坦的历史仅为一旧闻。所有观念的感知因这个明显的胜利而获得，照亮环宇的白昼之光因此被美饰。"于是那不虔诚之民悉被剪除。一切赞美归于真主，万物之主！"[97]

---

① 原文作sar-dīvār pāidār，读作B本中的订正(va sar-dīvā-rhā bi-y-andākht)。参看下面，第714页，及注⑦。

② 《古兰经》，第xxiii章，第38节。

③ 即率领主力军走在中路。（穆.可.）

④ 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492页，第966行，以havā"空气"，代替jahan"世界"。

⑤ 关于兰麻撒耳，见后，第679页，注㊾。

⑥ Lāl。G本作Alān。在拉施特相应的段落中没有提到此堡。（卡特麦尔，第198页）。

⑦ 哈施朗（Qaṣrān）是剌夷附近的一个县。见雷斯特朗治，前引书，第216页，雷斯特朗治译韩达剌，第59页。

⑧ 我采用B本中的订正，不用原文的BYSKLH DZ（?Pishkila-Diz）。关于在塔里寒西南和可疾云以东的皮昔乞耳答剌（普昔乞耳答剌（Pushkil-Dara）县，见穆.可.，第III卷，第428-9页。

⑨ 多半是跟失栾沙一同送去的三百人。

⑩ 关于麦门底司堡，见后，第627页。

⑪ 事实上这些诗句不是出自某个阿不勒阿剌，而是出自倭马亚诗

人凯布·本·马丹·阿失合里（Ka'b b. Ma'dan al-Ashqari）。诗句描写耶兹德·本·穆哈剌卜（Yazid b. Muhallab）在84/703-4年之攻陷八吉思的尼咱克（Nīzak）堡。（穆.可.）

⑫ 直译是"把他们的发言限于一次围攻。"

⑬ 《古兰经》，第ii章，第111节。

⑭ 《古兰经》，第xlviii章，第I节。

⑮ 同上，第v章，第14节。

⑯ 同上，第xvii章，第16节。

⑰ ξ星或金牛星座的v星。。

⑱ akhtarān-i-qāṭi'。见前，第362页，注①。

⑲ 塔纳苏卜的一个好例子。土星的提及是为了引入其余的六颗行星。其中仅太阳、月亮、火星和金星出现在译文中，而tīr（"箭"）是水星，mushtarī（"乞和"）是木星。

⑳SQNǏQ。速浑察（Suqunchaq、Sughunchaq或Sunchaq），未来的美索不达米亚和法儿思的长官，属于速勒都思族。他是锁儿罕失剌的曾孙，锁儿罕失罕在成吉思汗被泰亦赤兀惕俘囚时帮助过他。见穆.可.，第III卷，第303-4页。木华黎（Muqali）的一个孙子也叫这个名字。见伯希和-昂比斯，《亲征录》，第371页。

㉑ TMLA。或作Tamagha。

㉒ 据O本读作mauj-i-fauj。

㉓ 不是 α Virginis（角宿第一星）就是 α Boötis（大角星）。

㉔ 阿模尔·合纳（'Amr al-Qanā），引用在《哈马沙》中的一个哈里哲特（Khārijite）诗人。（穆.可.）

㉕ 也就是象banāt-an-na'sh，熊星座一样四散。比较我们的Benetnasch（大熊星座第 η 星（η Ursae Majoris））。在这节中，塔纳苏卜涉及黄道带的及其他的星座。

㉖ 参看前面，第i册，第82页，本节可作为它的一个典例。

㉗ 据O本读作ravān shudand。

㉘ 原文中有双关语kīsh"信仰"或"箭袋"，qurban"信徒"或"弓盒"。

㉙ 为了跟mughūl (moghol) “蒙古人”形状相似而引用。

㉚ 哈咱儿歼 (Hazār Cham) 是厄尔布尔士山中的一个著名山口，约在德黑兰西北八十到九十哩，位于西为塔里寒、东为卡腊尔答昔特 (Kalar-Dasht) 和库朱尔 (Kujur)、北为图纳卡奔 (Tunakabun) 的地区中。(穆.可.)

㉛ 从这尘世到天堂之桥，比头发更细，比刀锋更尖。

㉜ 即麦门底司。

㉝ 即在祃椤答而的鲁思坦答儿。见前，第385页，注⑬。

㉞ 即他们变得来kūr-dil “昧心的”、“无知觉的”，这里多半指“惊恐的”。

㉟ 《古兰经》，第xxxii章，第38节。

㊱ 即鲁坤丁。

㊲《古兰经》第xl章，第38-9节。

㊳ 直译是“嘴”。也许指它的漏斗形状？

㊴ 见前，第i册，第121页，注⑮。

㊵ 一种舞蹈。

㊶ 《古兰经》，第xxxvi章，第52页。(略有删节。)

㊷ 见前，第529页，注⑪。

㊸ “直到他们抵达蚂蚁之谷。一只蚂蚁说：‘汝等蚂蚁啊，进入汝之居宅，以免所罗门及其军队毁灭汝等而不知道’”。(《古兰经》，第xxvii章，第18节。)

㊹ 显为该堡的守将。

㊺ 指豺狼，即鲁坤丁的消息。

㊻ 据O本读作mardān u shīrān-i-ra'd-āvāz。

㊼ 分别认为是曼·本·奥思 (Ma'n b. Aus)、灭里·本·法合木·阿兹底 (Mālik b. Fahm al-Azdi) 和阿乞尔·本·乌剌法 ('Aqilb. 'Ullafa) 所撰。(穆.可.) 引用在《古里斯坦》关于角力士及其学生的故事中。见阿伯利，《国王和乞丐》，第62-3页。

㊽ āmāj：一帕列散的二十四分之一，即约一哩的六分之一。

㊾ 根据马尼尼对乌特比的注释，大乌山即杜山 (Dūshan)，是

一座山的名字。在《雅特马答儿》中，这个名字以Jaushan即Jūshan的形式出现。（穆.可.）

㊿ 阿不菲剌思·韩达尼。引用在《雅特马答儿》中。（穆.可.）

51 kamān-i-gāv，译义是"牛弩。"显为一种弩炮，即一种不象射石机那样发射石头，而是发射标枪的弓弩。见俄曼，《中世纪战争艺术史》，第Ⅰ卷，第137-8页。

52 原文作giriftand，按穆.可.的意见读作kūftand。

53 即志费尼本人，他必定参加了和谈。

54 见前，第i册，第10页，注⑲。

55 AYLXAN。仅见于A本。有趣的是这是首次提到旭烈兀作为波斯的蒙古统治者所拥有的称号。关于il-khan或il-qan"附属的汗"这个称号，见田清波和柯立福，《梵蒂岗秘密档案所的三份蒙文文件》，第454页。另一形式，El-Khan，由拜占庭的'Ελxa'νηs和瓦尔丹的Ēlghan（第149页）所表示。

56 据B本，D本和E本读作ẓāhir na-shud。

57 jarr-i-ālat。意思不十分清楚。

58 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472页，第627行。

59 我把ṣaḥarāt看成是由ṣaḥrā"平原"所错误构成的复数。

60 jaib，它也义为"正弦"。

61 《古兰经》，第xxxvii章，第8节。

62 意即他们利用那里有的这类不适当的隐蔽物。

63 为了跟dī"昨天"成双关语而引用。实际上答亦的太阳月要稍晚些——12月22日到1月21日。

64 读作dād，这是穆.可.所提出，而O本实作此词。

65 《古兰经》，第xv章，第85节。

66 扎勒纳巴德（Jalnābād）——拼法不明确——是在本诗作者退休的山麓的一个村子。它是马鲁地区中一个更大的村子库班（Kūbān）（?Gūbān）的属村。见穆.可.，第Ⅰ卷，第235页，及注③。

67 原文作Būr，即Pūr，奥菲的文字（穆.可.，第i卷，第236页）作Fūr。这自然指的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印度敌手。

⑱ 这诗的一行已经引用。见前，第i册，第19页和注②。

⑲ 《古兰经》，第vi章，第70节。

⑳ 这些诗句已经引用。见前，第i册，第106页和注㉕。

㉑ 据C本加上fanā。

㉒ 据认为作者是著名书记阿不答哈迷德·本·雅合叶（'Abd al-Hamid b. Yahya），见于他写给阿不穆斯林（Abu-Muslim）的一封谈倭马亚朝哈里发末换二世（Marwan II）的信。（穆.可.）

㉓ 见前，第579页，注㊇。

㉔ pā-yi-tafriqa uftāda būd。

㉕ bid'at，严格的意思是"（该反对的）新教"，"异端"。参看路易士，《对伊斯兰教史中异教的意义的几点意见》，第52-3页。这里它主要被用作一个蔑视之辞，虽然bid'at本来特指尼咱儿（Nizar）的亦思马因教改革、哈散萨巴的"新布道。"见后，第671、674页，同见伊凡诺夫，《卡拉美皮尔》，第xxviii页和注①。

㉖ 《古兰经》，第xi章，第84节。

㉗ 低廉（Dailam、Dailamān），低廉人的家乡，西波斯的布叶朝（932-1055），位于今东基兰和西祃梣答而的地区中。见米诺尔斯基，《霍杜德》，第385页和387-8页。

㉘ 在东基兰的拉希姜（Lahijan）县。

㉙ 拉比诺，《祃梣答而和阿斯特拉巴德》，第124页，提到在哈扎尔贾里卜（Hazar-Jarib）的一个叫哈耳卡木（Kharkām）的村子。

㊀ 在默底那东北，被穆罕默德在第七个逃亡年头所征服的一个犹太定居点。

㊁ 即每人按他的看法来解释这次胜利；但这句话可能是一个谚语，而"它"指太阳。（弗.米.）

㊂ 见前，第589页和注(127)。

㊃ 见前，第i册，第104页和注㉒。

㊄ 鲁德八儿（Rūdbār）在这个时期指的是其东部形成今阿剌模忒县、西部形成鲁德八儿县的整个地区（也叫做可疾云的鲁德八儿，以把它跟基兰的鲁德八儿区别开来）。见穆.可.，第III卷，第387页和390

页。

㊽ ibāḥa，即“以非法为合法”，“自由主义”——对亦思马因人的一般攻击。

㊾ 见前，第636页，注㊺。

㊿ 《古兰经》，第xxvii章，第53节。

⑧⑧ 同上，第xxiii章，第43节。

⑧⑨ da'ī，即亦思马因的传道师或传教士。

⑨⓪ “看来没有理由认为菲达额……在尼哨儿的体系中形成一个低于拉非克即同志——如大部分尼哨儿党徒所称呼他们自己者——的基层……”（荷治松，《阿杀辛教派》，第82页。）

⑨① maulāna “吾人之主”，是亦思马因称呼伊禍木的普通方式。前致以成语“真主啊”，看来是志费尼这方面的恶意增添，虽然“崇高的伊禍木和不可名状的真主，其混淆的程度超过二者名称的表面相同所能允许（达到这种程度：真主有一个名字，这名字就是伊禍木的）。”见荷治松，前引书，第290页。

⑨② 《古兰经》，第xlvii章，第12节。

⑨③ 同上，第lv章，第29节。

⑨④ 大概是他的职位标记。

⑨⑤ 《古兰经》，第ii章，第58节。

⑨⑥ 同上，第xiii章，第25节。

⑨⑦ 同上，第vi章，第45节。

〔VIII〕

对亦思马因人即巴特尼人教义的说明，以及该教派的历史

伊斯兰初期，正教哈里发①（真主赐福给他们所有的人！）时代之后，穆斯林中出现了一个思想毫不同情伊斯兰、心里倒跟祆教徒一脉相通的派别。为了散播怀疑和混乱，他们在人们中公布一个内容如下的说法：除明显的涵义外，沙利阿特也有一个为大多数人不知道的内在（bāṭin）涵义。而在支持这些邪说中，他们引证希腊哲学家传给他们的论断，其中他们也加进好些来自祆教教义的观点。为了穆斯林可以不嫌恶地对待他们，而可以站到他们一边，他们反对那些不拥护穆圣家人（真主赐福给他们！）的教派，当耶西德②（Yazid）及其党羽（愿他们罪有应得！）对他们肆行如此的公开暴虐，异密和当权人物中没有人替他们报仇，反而默认耶西德家族的哈里发位，这时特别是这样。

当开撒尼人④（Kaisanis）从十叶的其余人中分裂出去，并向哈尼非亚（Hanafiya）之子穆罕默德表示归依时，这些人也依附于开撒尼人，并在阐述他们的秘教（bāṭin）教旨中援引穆罕默德作为他们的根据。当阿里⑤之子宰德（Zaid）起兵造反时，忽辛之子阿里的儿子穆罕默德⑥（真主赐福给他们所有的人！）这派人就抛弃了他，关于他们，有人说：拉法都

宰丹（rafadu zaidan）“他们抛弃了宰德”，从那时起，他们就有了拉非底（Rafidi）之名。因为开撒尼人这时人单势孤，这些人⑦遂依附于拉非底人。

现在他们的信徒中有个扎法儿·塔牙儿⑧（Ja'far Tayyar）的后人，叫做阿不答剌⑨（'Abdallah），穆阿维亚（Mu-'awiya）之子。他接受了拉非底人的召请，对该教派作了一个细密的研究，创立了一些替它辩护的法规。就中他造出一张测定阿剌伯月起首的天文表（jadwal）。他说，没有必要去看新月。同时他把发明那张谬误百出的表归功于穆圣家人中的伊祃木（愿真主喜爱他们！）。头个夜晚的老月亮，他说，仅伊祃木才看得见；别的任何人都看不到，因为每月的开始发生在能够看见新的月亮前。十叶教中的拉非底派不承认他，在他们之间产生分裂，扎德瓦里人（Jadwalis）自称为“秘识的人”，而把十叶中其余的人叫做“外识者。”

〔情况就是这样〕迄至扎法儿·撒底黑⑩（Ja'far Sadiq）（愿真主喜爱他！）的时代。扎法儿有四子，其中的最长者，亦思马因（Isma'il），从母系说是哈散之孙；次子木撒（Musa）是一个女奴的儿子；三子穆罕默德·底巴只（Muhammad Dibaj）葬于朱里章城外答夷⑪（Da'i）墓侧；第四子，阿不答剌，以阿甫塔（Aftah）（“扁平头”）而知名。十叶教说（guftand），扎法儿是无罪的（ma'ṣūm）伊祃木。他指定⑫他的儿子亦思马因为他的继承人。后来亦思马因酗酒，于643 是扎法儿·撒底黑对此表示不满。据一个传说，他说：“亦思马因非我子；他是以他的形状出现的一个魔鬼。”⑬而据另一传说，他说：“真主对他有两种考虑，”因此他指定他的第二

子木撒，作为他的继承人。

上面提到的从开撒尼转为拉非底的人，现在依附亦思马因，脱离了拉非底人。真正的指定，他们说，是第一次，而真主不能有两次考虑。究习了沙利阿特内在涵义者，倘若他对外形有所忽视，也不会蒙受恶果。一个伊祃木无论说什么或做什么，都是对的：亦思马因不因喝酒而遭到伤害或损失。他们被称为亦思马因人。并以这个名字与十叶的其他人区别开来。

现在亦思马因在145/762-3年[14]死于扎法儿·撒底黑（愿真主喜爱他！）之前。扎法儿召集了代表阿拔斯朝哈里发（真主喜欢他们！）的默底那长官和许多默底那的名绅、耆长，把亦思马因〔的尸体〕指给他们看，这尸体是在他死于四帕列散远的兀雷德（'Uraid）村后给人背回城的。他这时起草了一份证实他死亡的文件，让那群人都在它上面签名，然后他葬亦思马因于八乞（Baqi'）[15]。

那些追随亦思马因的人说，亦思马因没有死，他的死是假装的，为的是欺骗百姓，保护他和他的信徒不受到攻击。十叶中其余的人说，扎法儿·撒底黑的目的在于暴露追随他的人教义的虚伪。看来两个说法是同样的错误，两党都以他们自己的动机来解释这个作法，而扎法儿的目的是要证明，在指定他的儿子继他为伊祃木上，他是无辜的，因那个缘故，哈里发曾对他和他的信徒不满。 644

当扎法儿（愿真主喜爱他！）死时[16]，十叶的大部分人追随木撒。一些叫做……[17]的人承认穆罕默德·底巴只为伊祃木。而一小部分被叫做法蒂（Fathi）的人承认阿不答剌·阿甫塔。

不久后，哈里发派人到默底那，把木撒带到八吉打，为的是恐吓（ishkhāṣ）他。他们把他关在那里，他就死于狱中。十叶说他是给毒死的。他们把他一直运到桥上，并把他指给八吉打的百姓看，以此他们可以看清他尸体上并没有伤痕。接着他们葬他于〔忽来失（Quraish）的〕墓地。

他的儿子阿里，木撒·丽达（Musa, ar-Rida）所生，在默底那一直住到末门把他带往呼罗珊（他的故事是有名的），后来他死于徒思。他们说他是被毒死的，并把他葬在那里⑱。

既然哈里发因为亦思马因的儿子们要求伊祃木位子而迫害他们，他们就躲了起来，离开默底那后，他们当中有的前往伊剌克和呼罗珊，有的往马格里布（Maghrib）⑲。

亦思马因人说（guftand），扎法儿死后亦思马因还活了五年，这时有人在弼斯罗的市场中看见他。一个中风病人乞求他的恩施。亦思马因即刻收下他，他给治好了；站起身来后，他随着他走了。亦思马因还替一个盲人祈祷，因之他恢复了他的视力。

645　亦思马因死时，他的儿子穆罕默德，在扎法儿生时已长成而且比〔扎法儿的儿子〕木撒要大，前往哲伯尔⑳（Jibal）并抵达剌夷，从那里又到在德马文德的沙朗巴㉑（*Shalanba）。在剌夷的穆罕默德巴德（Muhammadabad）因他而得名。他有儿子，他们躲在呼罗珊，后又前往在忻都省的坎大哈㉒（Q-andahar），定居于该地。

亦思马因人的答亦，即传教士，现在涌入各地，号召百姓信奉他们的教义；于是很多人响应了他们的号召。

亦思马因之子阿里，在念着谚语所说："带着脑袋逃跑者

……”㉓之后，从那个方向前往西利亚和马格里布。而因他没有要求伊祃木的位子，也没有信徒，他就公开露面。他生有儿子，到今天他在那里还有后人。

亦思马因人中现在出现了解说他们的信条的领袖。这个世界，他们说，从未没有过伊祃木，将来也决不会没有。而若一个人是伊祃木，他的父亲在他之前已是伊祃木，他父亲的父亲在他之前也一样，如此溯及亚当（愿他得到和平！），或者，如某些人说，溯及无穷的过去，因为他们相信世界的永存。在同样的方式中，一个伊祃木的儿子将是伊祃木，他儿子的儿子也一样，如此迄至无穷的未来。在他的要继他为伊祃木的儿子诞生或产生前，一个伊祃木是不可能死的。同时他们说，这就是诗句“子孙相继”㉔和“他把这个定为一条应在其子孙中保持的法则”㉕的涵义。

十叶派提出反对他们的论据称：阿里之子哈散被所有十叶教徒公认为一个伊祃木，但他的儿子不是伊祃木，这时他们回答说，后者的伊祃木位子是委托的（mustauda'），也就是非永久的，他是借用它，而忽辛的伊祃木位子是永久的（mustaqarr），这在诗句中被提及：“一个住宅和一个休憩地。”㉖ 646

他们还说一个伊祃木不总是可见的。有时他是可见的，有时他象昼夜循环一样隐匿起来。当伊祃木可见时，他的布道（da-'vat）可能隐匿，但当伊祃木隐匿时，他的布道可能照样公开，他的答亦也得到指派，只要人类得不到有关上帝的证明㉗。

先知是启示者（tanzil），伊祃木是诠释者㉘（ta'vīl）。没有时代缺乏一个伊祃木，无先知的时代就无伊祃木。《旧约》前《五经》中在亚伯拉罕（Abraham）之后提到一个人，那里说当时有个

《五经》中用西利亚语和希伯莱语称之为麦尔启兹德克[29]·麦尔乞·唆兰(Melchizedc Melech Sholem)的国王，在阿刺伯语中就是灭里克西迪克（Malik-ar-Sidq）和灭里克撒兰（Mal-ik-as-Salam）。又据说，当亚伯拉罕（真主赐福给他！）遇到他时，他把他的羊群的十分之一交给了亚伯拉罕。同时，想把关于上帝的知识传授摩西（Moses）的希迪儿[31]（Khidr），是一个伊祃木，或被指定为伊祃木。

647 伊斯兰兴起前，有一个隐没（satr）时期，但当阿里（愿真主喜欢他！）在世时，伊祃木，也就是阿里自己，变得可见，此后迄至亦思马因及其子，第七个伊祃木穆罕默德的时代，所有伊祃木都是可见的。隐没时期始于亦思马因和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个可见的伊祃木。他变得来不可见，在他之后所有的伊祃木将是不可见的，直到他们再变得来可见为止。

同时他们说（guftand），扎法儿之子木撒为亦思马因而献身，木撒·丽达之子阿里又为亦思马因之子穆罕默德而献身。而有关亚伯拉罕和献祭的故事——“吾人以昂贵的代价赎买其子”[32]——是对这类事的一个旁证。总之，他们谈了很多〔这种〕谬论。

在他们当中出现了若干答亦，其中有末门·哈答合（Maimun Qaddah）、他的儿子阿不答剌[33]（'Abdallah），后者被认为是该教派的最大学者之一，以及哈散·沙亦黑·阿不丹[34]（Hasan Shaikh 'Abdan）。另一个，在扎法儿·撒底黑（愿真主喜欢他！）生时，是阿不勒-哈塔卜[35]（Abul-Khattab），他宣称扎法儿是上帝，忽鲁里人（Hululis）即亦惕哈

底人[36]（Ittihadis）也如此说。扎法儿提到他说："该死的他及他的信徒！"有很多象他那样的人，他们各自见于历史著作和谈宗教派别的论文。

这是四下传播的教义和信条。在伊斯兰的大部分邦邑中，从西方到东方，一些人出现了，有的秘密地，有的公开地，但 648 都一致认为世界从来都有伊祃木，认为通过他，认识上帝才有可能，没有他就不能得到有关上帝的知识。各个时代的先知都曾提及他。至于沙利阿特，它有一个内在的涵义和一个外表的涵义，内在涵义是真实的，当人们弄清楚了律文这个内在涵义时，他们不会因为忽视外表的涵义而受害。因这个缘故，他们的教条被认为是异于所有别的教派，即伊斯兰本身（millat）的那些教义。其中一些远走到允许[37]（ibāḥat）于非法的勾当。

在278/891-2年，当哈里发穆塔迷德[38]（Mu'tamid）统治时，卡尔马提人（Carmathians）（哈尔马提人（Qarmatis））[39]出现了，如史书所记载，他们当中第一个是哈木丹·哈尔马特（Hamdan Qarmat）。因苦法境内有一群人拥戴他，他就起兵造反。他们开始屠杀穆斯林，劫掠他们的财物，虏走他们的子女。他们常袭击[40]西利亚和伊剌克的城镇，然后消失在沙漠中。他们的叛乱规模越来越大，哈里发无力对付他们。他们攻占八哈剌因[41]（Bahrain），再进兵默迦。他们在那里杀戮香客，把他们的尸体拿去填扎母扎木（Zamzam）井，又把黑石打碎。他们保留黑石达二十五年之久[42]，尽管伊斯兰的王侯愿拿十万的那把它买回来，他们却拒绝卖它。二十五年末，他们送它到苦法，把它丢进礼拜五清真寺，随它留下一张条子，

其中他们写道："我们奉命拿走这块石头，我们又奉命把它送回"。穆斯林们把石头运到默迦，再把它竖起来。

卡尔马提人叛乱期间，亦思马因人的一个答亦，阿不答刺·

649 本·末门·哈答合的后人（az farzandān），由一个儿子[43]陪同来到苦法和伊剌克地区，并说："我是伊祃木的答亦，伊祃木即将出现。"他把豪沙卜[44]（Haushab）之子布勒哈辛（Bul-Qasim）派到也门（Yemen）去进行宣传；同时要他把答亦派到四方去。这个布勒哈辛在也门得到很大的成功，许多人响应了他的号召。其中之一，一个叫做布-阿不答剌·苏菲·穆合塔昔卜[45]（Bu-'Abdallah Sufi Muhtasib）的人，出自马格里布的卡塔马（Katama）族[46]，他派往那里去进行布道；一些人接受了他的话。此人跟那个是阿不答刺·本·末门后裔的人联系，致函给他，理由是他比豪沙卜之子布勒哈辛更接近伊祃木。那个家伙鼓励他去作宣传，而当他的事情获得成功，他占据了马格里布诸邦及海拉完（Qairawan）和昔吉尔马撒[47]（Sijilmasa）四周地区时，这个是阿不答刺·本·末门后裔的人和他的儿子[48]就到那里去。在他们抵达昔吉尔马撒后，布-阿不答刺·卡塔米[49]（Bu-'Abdallah Katami）前去迎接他[50]，说："我作为您的总督进行统治。现在既然您亲自来临，您就是上司。"他回答说："迄今为止我说我是伊祃木的答亦。我

650 这样说是出自权宜之计，因为伊祃木显现的时候还没有到来。现在这个时候到来了，我宣布我就是伊祃木，并且是扎法儿之子亦思马因的后人。"他把自己叫做阿不答刺·麻合底（'Abdallah al-Mahdi）[51]，把他的儿子叫做哈因·比-阿模尔-阿拉·穆罕默德（al-Qa'im bi-Amr-Allah Muhammad），并且自

立为伊祃木和哈里发；马格里布的百姓，特别是卡塔米人，承认他的申明。

在258年[52]，他筑麻合底牙（Mahdiya）城于海拉完地区。他的事业兴旺，并且他企图破坏沙利阿特的宫殿，开始篾视它的法令。

布-阿不答剌·苏菲·穆合塔昔卜开始对他产生怀疑，在为他的事业〔服劳〕时不卖劲。他的兄弟玉速夫[53]（Yusuf）决定造反，要布-阿不答剌也起来反对麻合底。因这个缘故，布-阿不答剌和他的兄弟双双被麻合底处死。

麻合底在昔吉尔马撒—它在马格里布的州邑中—的出现，以及他对那里的征服，时间是296/908-9年。而在302/914-15年，他征服和推翻了代表阿拔斯哈里发的阿格剌比朝（Aghlabid）诸侯，成为整个马格里布，非州[54]和西西里等地的君王。同时他们重述穆圣（真主祝福他，赐他和平！）的一条圣传："在第三百年开始时，太阳将从西方升起"；他们说，这条圣传可解释为指麻合底的出现而言。他们又说，在亦思马因之子穆罕默德和麻合底之间有三个隐匿的伊祃木，他们的名字是穆罕默德、他的父亲阿合马和他的父亲……[55]而他们的剌合卜是剌底（Radi）、瓦非（Wafi）和塔吉（Taqi），麻合底系塔吉之子[56]。然而马格里布的穆斯林们说，麻合底是该派一个答亦、弼斯罗的阿不答剌·本·萨里木（'Abdallah b. Salim）的后人[57]（az aulād），而八吉打和伊剌克的人说，他是阿不答剌·本·末门的后人。总之，他们拒绝承认他是扎法儿之子亦思马因的子孙。当哈只儿比拉[58]（al-Qadir billah）统治期间，在八吉打起草了一份宣言（mahẓar），由当

651

权人物、赛夷、哈的、乌列麻签名，其内容是：麻合底子孙的出身[59]存在疑问，在把他们的祖先追溯至扎法儿·撒底黑（愿真主喜欢他！）时，他们犯有捏造罪。（这份宣言的文字将在谈麻合底第五代孙哈金（Hakim）的一章中披露。）[60]麻合底绝对地统治了二十六年，他的死是在322/934-5年。

他由他的儿子[61]哈因继承。后者统治期间，一个叫做阿不耶兹德（Abu-Yazid）的家伙，马格里布人，起兵造反。他是一个敬畏真主的穆斯林，苏尼教徒，并且是一个圣者；[62]他向百姓历数麻合底和哈因的邪说（bid'at），很多人拥护他。他跟哈因打仗，打败他的军队，把他围在麻合底牙。哈因的信徒称他为答扎勒，因为在战斗（malāhim）中，据说答扎勒正起来反对麻合底或哈因[63]。哈因在334年沙甫瓦勒月〔946年5-6月〕死于这些斗争中，他的死被保守秘密。

652

他由他的儿子满速儿·亦思马因（al-Mansur Isma'il）继承，后者采取对付阿不耶兹德的措施。他是个机智和勇敢的人。打败和战胜了阿不耶兹德，他继续把他追赶了一个时候，跟他交战，直到最后俘获并杀死了他，把他的尸体传示马格里布各地。他这时登上他父亲的位子，公布他死的消息。在341/952-3年，他也死了。

他的儿子穆亦思·阿不塔敏·马阿德（al-Mu'izz Abu-Tamim Ma'add），一个机警，有能力、勇敢和幸运的人，继承他。他为治理国家采用了充分的和恰当的措施，他的国土变得比他父辈的还要大。

他的全部野心集中在夺取埃及的国土上，它在那个时候是在亦黑施底人（Ikhshidi）迦弗儿[64]（Kafur）手中。穆亦思

于358/968-9年派他的奴隶阿不勒-哈散·乔哈儿（Abul-Hasan Jauhar）到埃及去替他进行宣传。很多人响应他的号召，这时他接近迦弗儿本人，也向他宣讲他的布道。他赞许地接受了他的接近，并且不顾阿拔斯朝哈里发，忽忄易巴是以穆亦思的名义来诵读[65]。

迦弗儿死于那同一年，即358/968-9年，于是乔哈儿成为代表穆亦思的唯一埃及君王。接着在那一年他筑开罗城于弗思塔特（Fustat）左近，它于362/972-3年峻工，被称为哈希拉·穆亦吉牙（Qahira Mu'izziya）。

穆亦思携带无数的军队和数不清的金银财宝，在362年剌马赞月〔973年6-7月〕抵达埃及。他以开罗为他的首都，埃及和赫扎思（Hejaz）就脱离了阿拔斯朝的统治，落入穆亦思之手。同时他用如此的方式普施仁政，以致有关其影响和效果的神奇故事仍在流传。他死在365年剌必阿II月〔975年12月-976年1月〕。 653

他由他的儿子阿吉思·阿不满速儿·尼咱儿（al-'Aziz Abu-Mansur Nizar）继承，后者据有马格里布、埃及和赫扎思。有关他的征战和他打败代表塔夷比拉[66]（at-Ta'i 'billah）驻西利亚长官阿勒卜的斤·穆亦兹（Alp-Tegin Mu'izzi）及援助他的哈散·本·阿合马·哈尔马提（Hasan b. Ahmad Qarmati）的故事，载诸马格里布诸邦的史书中。他的死是在386年剌马赞月〔996年9-10月〕。

阿吉思是一个温和的好心人——乃至大马士革的哈散·本·八撒儿（Hasan b. Bashar）在如下的乞塔诗中讽刺他和他的宰相伊本-乞里思[67]（Ibn-Killis），还有他的秘书阿不-纨锡

儿·海拉完尼[88] (*Abu-Nasr *Qairawani):

向准备毁掉国家的宫廷书记
阿不纳锡儿说:
"替那个丞相解开王国之结,
你将赢得他的衷心感谢和赞扬。
不要退让和推辞,不要怕任何人,
因为宫廷的主子不在宫中,
并且不知道对他有何企图,
而如他知道,他会希望不知道。"

伊本-乞里思控诉了这个诗人并念了这首乞塔诗,阿吉思回答说:"这是一件我们都分享讽刺的事。那么你跟我一起共同来宽恕它吧。"

诗人这时写了另一首讽刺诗,其中他把阿吉思的军队统帅法即勒(Fadl)包括进去:

成为一个基督徒吧,因为基督教是真正的宗教,
如我们的这些时代所证明。
并且赞扬那三德:"他们是伟大的,光荣的,"[89]
同时不管所有别的人,因为那是不足道的。
在牙忽卜(Ya'qub)看来,那个丞相是父亲,
这个阿吉思是儿子,而法即勒是圣灵。

654 丞相再把诗送给阿吉思看。他生了气,但仍然说:"饶了他。"

于是他第二次赦免他。

最后丞相第三次去见阿吉思并说："再不能赦免了，因为皇上的威信受到损害。这次他在这首乞塔诗中既骂了是阿吉思[70]的陛下，又骂了是丞相的我，还有您的伴侣伊本-扎巴里只（Ibn-Zabarij）：

> 扎巴里哲是一个廷臣，乞里西是一个丞相——
> 是的，轭是跟那条狗的价值相一致。"

阿吉思大怒，允许丞相去捕逮诗人。后来又后悔了，他下命释放他。在赦令实际送到前得知这个消息，丞相赶快把他处死。对此，阿吉思非常惋惜和遗憾。

阿吉思把西利亚交给一个名叫密涅沙[71]（Menesha）的犹太人，把埃及交给一个叫做爱薛·本·聂思脱里斯（'Isa b. Nestorius）的基督徒，而遵循他们的教义的指挥，他们对穆斯林肆行专制和暴虐。由此一个妇人给阿吉思上了份状子，其中她说："大教主哦，您通过密捏沙·本·阿卜兰[72]（Menesha b. 'Abram）来抬举犹太人，通过爱薛·本·聂思脱里斯来抬举基督徒，并要通过您自已来贬低穆斯林，除非您照管我的案子。"阿吉思被这份状子深深感动。他解除了他们俩的职务，并向基督徒征收三十万马格里布的那以弥补他已造成的损失。同时他好几次把应向穆斯林征收的赋税[73]（mu'an）加给犹太人和基督徒。

他的儿子哈金·阿不-阿里·满速儿（Hakim Abu-'Ali Mansur）在十一岁时继承他。他之轻率和狂暴犹如其父之温

良谦和；他对埃及百姓的专制和残暴没个限度。他的一个习惯是，当他坐在皇位上，并且有人把对暴政的控诉呈递给他时，655 他会听着这些控诉，决不否认其中描写的罪恶。送给他的信函，常常包括对他本人及其祖宗的恶毒辱骂，还有对他门第真实性的攻击。

高潮到来。有人用纸糊了个女人，给她穿上件察都儿（c-hadur）；把一封密封的便函放在那个假人手中，再把她竖在哈金要经过的地方。当那封信从假人手中取出并呈递给残暴的哈金时，〔他发现〕它全是对他本人和对他祖宗的臭骂，以及对他们的无耻丑行的详尽揭露。他勃然大怒，命令带这个女人去见他。但当左右赶向她时，他们发现它不过是个假人。给这件事搞烦了，哈金命令他的奴隶和士兵火烧开罗，杀戮百姓。市民集合起来阻止他们，并保护他们妇女的尊荣；但在他们不能制止的地方，哈金的人就烧杀虏掠。哈金每天亲自去视察，经常诡称干这些勾当并没有得到他的许可或同意。第三天，开罗的市民领袖和沙亦黑躲进礼拜五清真寺；举起附在棍端的古兰经，他们公布他们的罪恶，说："如果这次暴行不是您允许或同意干的，让我们，您的奴仆和子民，去击退作恶者。"他回答说："我没有命令干这坏事，那你们把他们赶走吧。"对士兵他却说："继续你们的工作。"战斗开始，麇集的市民把士卒赶回开罗城门，那里是哈金自己的大本营。他大吃一惊，命令士兵们住手。在这次灾难的当中，开罗的四分之一被焚毁，一半遭到抢劫，而哈金的奴隶对该城的妇女干了那么多卑鄙的勾当，以致戴面纱者[74]怕受辱而自尽。

656 哈金经常晚上在市集中走动，调查他的臣民的事情。他也

把一些老妇人派去刺探她们同性的阴私：她们会进出百姓家，真真假假地把戴面纱者的事向他报告。他用这个借口处死了许多女人，又颁发一个告示，禁止女人离开她们的屋舍或登上房顶，禁止鞋匠做女靴。

他禁止百姓喝酒，因他们不戒酒，他命令把葡萄树都拔掉。

他的另一个习惯是亲笔写一些便条，有的说："给赍送此条者一千的那，或给他某座城镇，或给他某件贵重的礼袍，"有的说："杀掉送这封信的人，或向他索取若干金钱，或砍掉他的手或足，并折磨和残害他。"他要用蜡、龙涎或粘土把信密封起来，在接见的日子他要散发它们，而每人视其运气好坏都贪婪地攫取其中的一封，再把它送往地方官（mutasarrifān-i-a'māl），无论信的内容是什么，马上就予以兑现。

哈金颁发一道敕令禁止基督徒和犹太人骑马骡和使用铁马镫；同时他们每人必须戴上有几个铃子的项圈，以示他们有别于穆斯林。

因为这些该谴责的作法，全体百姓，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对他的不体面的罪恶行为和布告，予以唾弃；就连他的妇孺及他的密友、廷臣也都讨厌他。

他向他的一个异密伊本-倒瓦思[75]（Ibn-Dawwas）控诉他的亲姊西蒂木勒克（Sitt-al-Mulk）。伊本-倒瓦思是他军旅的统帅，也是他的朝政执掌者。因此，他的姐姐遣人去找伊本倒瓦思，他们一致同意杀死哈金，立他的儿子阿里代替他；并设谋害死他。他们用一千的那收买倒瓦思的两个奴隶，要他们埋伏在开罗近郊的木哈坦（Muqattam）山，同时，在哈金及其　657

年轻的侍从（kūdak-i-rikābī）如往常一样到那里去时，把他们都杀死。现在哈金自称懂到占星术，他曾推算出那天晚上是他的关键，如果他平安地度过它，他会活过八十。他把这个告诉他的母亲，她哀求他〔安静地呆在家里〕，说是他最好别动。他勉强听从了她的话。然而在拂晓时他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他不能安静下来，无法睡眠或休息。他母亲哭着，抓住他的衣角，但没有用。"此刻我非动不可"，他说，"否则我的灵魂要出窍。"于是他和他的侍从前往木哈坦山。奴隶从他们的埋伏中跳出来，把哈金和他的侍从都杀死了。他们把他的尸体偷偷运给他的姐姐，她将它埋在她自己的宫里。除那个丞相外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在要他誓守秘密后才把情况通知他。得悉真相后，他同意跟他们合作，帮助去消除百姓的疑惧。他们解释哈金的失踪说，他已外出一周，并且每天他们要叫一个不同的人来报告他现在某某地方。

最后，他们把〔他的失踪〕通知了首脑人物和大臣，在缔结盟约和分赠礼物后，他们誓忠于他的儿子阿不勒-哈散阿里（Abul-Hasan'Ali），他接受扎希耳比拉[78]（az-Zahir billah）的称号，并拥他登上宝座。哈金死亡的消息这时泄露了，于是伊本-倒瓦思受赐华贵的礼袍，并受委掌管全部朝政。

〔西蒂木勒克〕现在遣人去找纳辛·哈定（Nasim Khadim），他是宫廷的总管（qahramān），奴隶的总监，老是带着一百名佩刀的奴隶保卫哈里发；于是她跟他达成杀害伊本倒瓦思的密谋。她狡猾地使那一百个奴隶成为伊本倒瓦思的侍从，然后有一天，奉她的指示，纳辛关闭宫门，捕逮伊本倒瓦思，对奴隶说："我们的主人，扎希耳，说：'伊本-倒瓦思是害我

658

父亲的凶手。杀死他。'" 他们拿刀刺他，把他杀死。

继伊本倒瓦思后，西蒂木勒克把参与她谋害哈金的人或知情的人都除掉。于是她独自无敌手地统治国家和治理王土；所有大臣和官吏心里都很怕她。

现在哈金之死和真主把那些地方的百姓从他的专制压迫、凶暴残忍下解脱出来，发生在411年沙甫瓦勒月〔1021年1-2月〕⑰。

从死神到马力克（Malik）⑱。

然后扎希耳当了十五年的哈里发，死于427/1035-6。⑲

---

① 见前，第600页，注(168)。

② 第二个倭马亚朝哈里发（680-3）。

③指忽辛在克尔伯拉（Kerbela）之死。

④这些人是开散（Kaisān）即穆黑塔尔（Mukhtār）的信徒，他在685年反叛，布道称穆罕默德·本·哈尼非亚（Muhammad b. al-Hanafiya）（阿里和一个哈尼非女人生的儿子，因此是他跟穆圣之女法迪马所生的儿子哈散和忽辛的异母兄弟）是救世主。见路易士，《亦思马因教的起源》，第25-7页。

⑤ 即阿里·宰纳-阿必丁（'Ali Zain-al-'Abidīn），第四个伊玛木。宰德的党徒，即宰德的十叶教徒，在也门维持到今天。

⑥ 即宰德的兄弟，穆罕默德巴乞儿（Muhammad-al- Bāqir），第五个伊玛木，

⑦ 即神秘的祆教徒。

⑧ 穆罕默德之叔阿不塔里卜（Abū-Tālib）的儿子，因此是阿里的兄弟。

⑨ 扎法儿的曾孙。因反抗倭马亚朝，他自立为法儿思、亦思法杭和起儿漫的君王，但后来战败，并逃到呼罗珊。他在这里被阿不穆斯林（Abu-Muslim）俘获和囚禁，最后（约103/721-2年）被后者处死。见穆.可.，第III卷第305-6页，同见路易士，前引书，第28页。

⑩ 扎法儿·撒底黑（Ja'far as-Sādiq），第六个伊玛木。

⑪ 哈散·本·宰德（Hasan b. Zaid），塔拔里斯坦（Tabaristan）（祃楞答而）的一个阿里族赛夷。见穆.可.，第III卷，第306-7页。

⑫ 即他留下了naṣṣ，即遗产。见路易士，前引书，第37-8页。

⑬ 路易士，前引书，第39页，从一个十叶教的史料中引用了一段话，说明亦思马因卷进了"一个扎法儿强烈反对的暴乱计划。"他因此解释现在这段话说："其中志费尼提到扎法儿说的那句话，必须承认，倘若亦思马因的唯一罪行是不节酒，那它是非常不相称的。"

⑭ 关于亦思马因的死期，见穆.可.，第III卷，第309页，路易士，前引书，第38页，

⑮ 默底那墓地，叫做八乞，在该城以西。这里有穆圣的（唯一）儿子亦卜剌金（Ibrāhīm）之墓，还有他的女儿们的坟墓。"（雷斯特朗治译韩达剌，第15页。）

⑯ 在148/765年。

⑰ A本中是一个空白。D本和G本作Dībājī，拉施特作Dībājiya，即底巴只人，但穆.可.认为这是出自抄写者的订正，因为穆罕默德·底巴只的信徒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被叫做这个名字。

⑱ 他的祠堂（mashhad）产生麦什特的名字。

⑲ 即摩洛哥和西阿尔及利亚（译义是"西方"）。

⑳ 哲伯尔（Jibāl），"群山"，是波斯的伊剌克即中波斯的古名。

㉑ 采用穆.可.提出的订正。原文作SMLH，G本和H本作SLMH，拉施特的相应一段中作ŠMLH。沙兰巴（Shalamba）即沙朗巴（Shalanba），是德马文德地区的一个城市。

㉒ 自然不是在阿富汗斯坦的坎大哈，而是在印度的刚德哈拉（Gan-

dhāra）王国，其首府维辛德（Vaihind）在印度河和喀布尔河之间。见米诺尔斯基，《霍杜德》，第253-4页。

㉓ 即是说："……由此获全。"

㉔ 《古兰经》，第iii章，第30节。

㉕ 同上，第xliii章，第27节。

㉖ 《古兰经》，第vi章，第98节。原文为mustauda'wa-musta-aqarr，即在形式上，而非在涵义上，与亦思马因的术语一致，关于它，见路易士，前引书，第49-54页。

㉗ tā khalq rā bar Khudāi ḥujjat na-bāshad。或许是"只要人类没有伊祃木"。ḥujjat（"证人"）在亦思马因的教阶中，是伊祃木指定的人；但这个词在早期十叶教的用法中被用来指伊祃木本人。见伊凡诺夫，《早期波斯亦思马因教研究》，第42-4页；《卡拉美-皮尔》，第xlx-xlvi页。

㉘ 关于"`'Ta'wil'，即符号的注释"，见科尔宾，《乞他卜扎米·希克马太因》，第65-74页。

㉙ 《创世纪》，第xiv节，第18行。关于麦尔启兹德克在亦思马因神话中的任务，见荷治松，《阿杀辛教派》，第169-72页和292-3页。

㉚ 考订为《古兰经》中的Dhul-Qarnain，在其他段落中他代表亚历山大大帝。（见前，第i册，第347页，注㉑）"祖勒哈儿纳因-希迪儿（Dhul-Qarnayn-Khidr），就我们所知，甚至名字上都追溯到苏末尔人（Sumerians）；希迪儿来源于不死的乌特纳皮昔定（Utnapis-htim）本人的一个别名。（荷治松，前引书，第292页。）

㉛ 据穆.可.的意见读作yā nām-zad-i-imān。

㉜ 《古兰经》，第xxxvii章，第107节。这个儿子，据穆斯林的传说，不是艾萨克（Issac），而是伊斯梅尔（Ishmael）。

㉝ 关于这两个人，见路易士，前引书，第54-67页。在概述"大量矛盾的证明"中，路易士也使用了穆.可.在第III卷，第312-43页中收集的材料。

㉞ 或即"沙亦黑·阿不丹之子哈散。"然而，穆.可.得出结论（第III卷，第343-4页）说，哈散和shaikh的称号都是志费尼或他的抄

写者这方面的误增。阿不丹是哈木丹·哈尔马特，卡尔马提派的同名创建者的亲戚，从各自与对方的姊妹为婚这个意义上说。

㉟ 关于阿不勒-哈塔卜(Abul-Khaṭṭāb)，见路易士，前引书，第32-7页。

㊱ 那些分别相信ḥulūl——造物主在创造物中的体现，和相信itt-iḥād——创造物与造物主合而为一的神秘结合——的人。

㊲ 关于ibāḥat（ibāḥa），见前，第639页，注㉟。

㊳ 870-92。

㊴ 关于卡尔马提人以及他们跟法蒂米朝(Fatimids)的关系问题，见路易士，前引书，第76-89页。

㊵ 据D本读作mī uftād。

㊶ 自然不是波斯湾中的岛子，而是对面的大陆，今天的哈沙（H-āsa）。

㊷ 实为二十二年。

㊸ pisarī，它也能译作"一个男孩"，一个不无兴趣之处，因为路易士（前引书，第51页）提出的理论说：穆罕默德·哈因（Muḥammad al-Qā'im）不是乌伯都剌·麻合底（'Ubaidallah al-Mahdi）的儿子，"而是他为之工作的伊玛木穆斯塔合儿(Mustaqarr)。"

㊹ 阿不勒-哈辛·鲁思坦·本·忽辛·本·法剌治·本·豪沙卜·本·扎德罕·纳扎儿·苦非（Abul-Qāsim Rustam b. al-Husain b. Faraj b. Ḥaushab b. Zādhan an-Najjār al-Kūfī），以满速儿（Manṣūr）的剌合卜而知名。见穆.可.，第III卷，第348-9页，对这个在也门的著名亦思马因教士的叙述。

㊺关于阿不阿不答剌·苏非·穆合塔昔卜（Abū-'Abdallah as-Ṣūfī al-Muḥtasib)，也叫做阿不-阿不都剌·十叶（Abū-'Abdullah ash-Shī'i）见穆.可.，第349-50。他是法蒂米朝的实际创建者。

㊻ 阿不-阿不答剌根本不是一个马格里布人，尽管对他的出生地说法不同，有的说是苦法，有的说是拉姆忽尔模兹(Rām Hurmuz）和也门的萨那。

㊼ 昔吉尔马撒（Sijilmāsa）的遗址在撒哈拉边上费兹（Fez）以

南二百哩。

㊽ 或“男孩”，见前，注㊸

㊾ 即卡塔马族人。但见前，注㊻。

㊿ 实际上，在昔吉尔马撒的是乌伯都剌，他跟他的儿子（或主子）一起被囚在那里；而前往该城的却是阿不-阿不答剌，为的是解救他们。

(51) 一般称他为乌伯都剌，但穆.可.引用一部亦思马因教的作品，《都斯吐尔穆纳吉明》（Dustūr-al-Munajjimin），称他为阿不答剌，并补充说他在出世前的名字是乌伯都剌。

(52) 所有抄本均如此，应为308/920-1。

(53) 这个名字不见于其他史料，阿不-阿不答剌的兄弟不是被称作阿不勒-阿拔斯·穆罕默德（Abul-'Abbās Muhammad）就是叫做阿不勒-阿拔斯·阿合马（Ahul- 'Abbās Ahmad）。（穆.可.）

(54) Ifrīqīya，即今天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和突尼斯（Tunisia）以及东阿尔及利亚。

(55) 为简明起见，我在两处用“他的父亲”来代替原文中的“……的儿子”。第三个名字也不见于《都斯吐尔穆纳吉明》。按穆.可.的意见（第III卷，第355-7页），志费尼几乎肯定把这部书用作他谈亦思马因人的主要史源；同时穆.可.指出，保存在法国国立图书馆的抄本可能是他从阿剌模忒图书馆引用的真本。

(56) 据路易士，前引书，第73页，塔吉（Taqī）不会是乌伯都剌的父亲，而是穆罕默德·哈因的父亲。

(57) 同样的系谱见于阿里卜（'Arib）对塔巴里的增补。见穆.可.，第III卷，第538页。

(58) 991-1031。

(59) 所有抄本都作maẕhab“信仰”，但拉施特在相应的一段中作nasab“系谱”，这必定是要说的意思。

(60) 见后，第659-60页。

(61) pisar-i-ū。这里不含糊。

(62) 他实际是一哈里哲人（Kharijite）。见穆.可.，第III卷，第

358-9页。

⑥③ 关于答扎勒，见前，第530页，注⑮。麻合底是一个救世的伊玛木，哈因也一样，他出现在一个七千年周期中的最后一千年初。见伊凡诺夫，《卡拉美皮尔》，第xxxv页。

⑥④ 关于迦弗儿（Kāfūr）（“樟脑”），一个黑太监，见兰浦尔，《埃及中世纪史》，第88-9页。

⑥⑤ 事实上，迦弗儿在乔哈儿抵达埃及前至少已死了一年，如果不是更长的话。

⑥⑥ 974-91。

⑥⑦ 牙忽卜·本·乞里思（Ya'qūb b. Killis），如法蒂米朝的许多官吏一样，是个犹太人。见路易士，前引书，第68页。

⑥⑧ 原文作阿不-满速儿·答尔瓦尼（Abū-Mansūr Darwānī）。伊本额梯儿称这个书记的名字是阿不-纳锡儿·阿不答剌·本·忽辛·海剌完尼（Abu-Nasr 'Abdallah b. al-Husain al-Qairawāni)。（穆.可.）

⑥⑨ 用于上帝（Allah）的成语复数。

⑦⑩ 一个双关语，因为'aziz也是义为“埃及君主”的称号

⑦① 即Menasseh。

⑦② 原作LBSAM，读作ABRAM。几种史料把他父亲的名字写作Ibrāhīm。

⑦③ 见前，第596页，注(147)。

⑦④ 我采用穆.可.提出的订正，读作 arbāb-i-sitr，不用原文的arbāb-i-shahr“市民”，在它后面是难解的词MRWAT，可能是mar'a“女人”的错误复数。

⑦⑤ 伊本倒瓦斯（Ibn-Dawwās）是马格里布的卡塔马族族长。见穆.可.，第III卷，第360页。

⑦⑥ 他的剌合卜实际是扎希耳·里-艾扎兹·丁-阿拉（az-Zāhir li-i'zāz Dīn-Allāh)。（穆.可.）

⑦⑦ 在沙甫瓦勒月27日或28日——1021年2月24日或25日。（穆.

可.)

⑱ 阿不勒-法特·不思忒。马力克(Malik)是地狱看守人的名字。

⑲ 在沙班月15日——1036年7月13日。(穆.可.)

〔IX〕

对假麻合底的声明

在309年①，哈只儿比拉统治期间②，哈金开始跟代表阿拔斯哈里发的毛夕里君主、乌海勒人③（'Uqailid）穆塔迷德倒剌·阿不马尼·乞儿瓦失·本·穆合剌德（Mutamid-ad-Daula Abu-Mani' Qirwash b. Muqallad）交往。他从埃及送给他一连串的礼物，要他效忠于他自己。穆塔剌迷德倒剌同意了。他使毛夕里的百姓臣服哈金，反叛哈只儿比拉。他用哈金的名字来诵读忽惕巴，在前往苦法后在那里也照样行事。那个时候，阿祖德倒剌（'Azud-ad-Daula）之子巴哈倒剌④（Baha-ad-Daula）不在法儿思。得到这个消息后，他遣人去强烈谴责穆塔剌迷德倒剌。穆塔剌迷德倒剌后悔他的作法，从臣服于哈金的圈套中缩回他的头来。在那些邦邑中忽惕巴再以哈只儿比拉的名字来诵读，穆塔剌迷德倒剌则得到哈里发皇室赐以贵重礼袍的宠荣。有关的详情细节载诸史书中。我们在这里遵循简明的道路，我们的目的是要介绍一个针对他们世系的虚假性而起草的声明（mahẓar），其文字如下：

659

"奉大仁大慈真主之名！

此系证人所提供之证据，即：占领埃及的马阿德，亦思马因之子，是奥都剌合蛮('Abd-ar-Rahmann)的儿子马阿德，奥都剌合蛮又系赛亦德（Sa'id）之子，而彼等系出自赛亦德（Sa'id）之子带山（Daisan），从他那里产生带山人⑤；上述之赛亦德来到马格里布，在那里他称作阿不答剌，接受麻合底的称号，这个在埃及的暴发户是以哈金为剌合卜的满速儿（愿真主判彼毁灭沉沦！），他系尼咱儿之子，尼咱儿系马阿德之子，马阿德系亦思马因之子，亦思马因系奥都剌合蛮之子，奥都剌合蛮系赛亦德之子；他的污浊肮脏的祖宗（真主的诅咒降诸彼等，众口皆诅咒之！）是虚伪的和异姓的族类，与阿不塔里卜之子阿里的后人无血缘关系，和他毫不相干；他们自称为他的后人，这是假的和不真实的，塔里卜家族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停止把他们描绘为异类；当他们最早出现在马格里布时，对他们谎言的这种申斥在圣地已然流行，且已公布于四方；这个在埃及的暴发户，他和他的祖宗，是不信主者⑥、放荡者⑦、无神论者⑧、唯物者⑨、异教徒⑩，拼弃伊斯兰，崇奉二神教和祆教的教义，破坏一切约束，认可卖淫，允许酗酒，杀人流血，凌辱先知，求诸神异。 660

这份声明写于402年剌必阿II月〔1011年11月〕，其证明人如下：阿里的撒里甫人（Sharifs）中有木撒族人⑪剌底（ar-Radi）和穆儿塔答（al-Murtada）及他们成员中的其他人，尚有杰出的法学家沙亦黑·阿不哈迷德·亦思法剌因尼（Shaikh Abu-Hamid al-Isfarayini）、阿不勒哈散⑫·忽都里（Abul-Hasan al-Quduri），大哈的阿不穆罕默德·本·阿弗迦尼（Abu-Muhammad b. al-Afkani）和阿不阿不答剌·拜答维

(Abu-'Abdallah al-Baidawi)。"[13]

此声明从八吉打及其他地方的布道坛上宣读。

---

① 一个大错误，应为401/1010-11。（穆.可.）

② 991--1031。

③ 关于乌海勒，即巴努乌海勒（Banū-'Uqail），阿剌伯巴努卡卜（Banū-Ka'b）族的一支，见兰浦尔，《回教王朝》，第116--17页。

④ 关于这些诸侯所属的布叶（布外希（Buwaihid））朝，见兰浦尔，前引书，第139—42页。这些低廉的王公"是暴发户，他们和一群来自基兰和低廉的其他冒险者，在将近308/920年时出现在午台上。到323/935年，低廉的布叶的儿子们是亦思法杭和剌夷的君王。1月17日，八吉打为他们所占有，一个世纪来，正教诸哈里发成为这些异端僭位者手里的傀儡。"（米诺尔斯基，《高加索史研究》，第112页。）

⑤ 即把儿带山人（Bardesanians），把儿带山(Bar Daisan)的信徒，他是一个从异教皈依基督教的西利亚人，约死于222年。

⑥ kāfir。关于kāfir"异教徒"和kufr"异教"（"……用这些可怕的和含糊的词，我们多半就极为接近一个相当于异端的伊斯兰词"）见路易士，《对伊斯兰教史中异教的意义的几点意见》，第58—60页。

⑦ fāsiq。

⑧ zindīq。"这个词来源不明——可能是西利亚词，更可能是波斯词。在撒珊朝时期，它似乎被用来指摩尼教徒，而且更一般地指伊朗宗教中非正教派别和禁欲者的信徒们。在伊斯兰时代，这个词也首先用来指摩尼教徒和有关的集团，特别指那些持二元论而名义上信奉伊斯兰的人。后来它被归纳来指所有非正教——不受欢迎的和怀疑论的教派——的信徒，特别是那些被社会秩序和国家认为是危险的分子。同时候它被广泛地用来指唯物者、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等等，因此最后有了自由思想者和自由思想家的一般涵义。"（路易士，前引书、第54—5页。）

⑨ mu'aṭṭil，“使真主失去其特性者。”

⑩ mulḥid“迷途者”，一个后来专门用来指阿刺模忒亦思马因人的术语。见前，第i册，第256页，注㉘，同见路易士，前引书，第56页。

⑪ 即扎法儿之子木撒，伊祃木的十叶教中第七个伊祃木。

⑫ 阿不勒忽辛（Abul-Husain）之误。（穆.可.）

⑬ 关于穆斯林法典中的这四个博士，见穆.可.，第III卷，第361—2页。

〔X〕

扎希耳之子穆思坦昔儿的登基

当扎希耳死时，他的儿子阿不塔敏·马阿德（Abu-Tamim Ma'add）是七岁。他登上哈里发的宝座，以穆思坦昔儿（Mus-tansir）为称号。他以他的极端癫狂和无知而著称；又因他行为反复、举止失常——在他该当大方之处不恰当地挥霍浪费和一毛不拔——他被叫做疯子穆思坦昔儿。有关他的奇闻，不符哈里发和算端的德行风尚者，载诸典籍，录入史书。我们在这里将仅引用一两个例子，从中可以窥见他那方面其他类似行为的性质。

661

他挥霍浪费的一个例子是：他经常向国库要色彩鲜艳的宝石，然后他会把它们象药一样捣碎，把粉末倒进河里。而他的一毛不拔有如下述：他会通过停发正规粮草和克扣平时军饷来使他的士兵陷入绝境，其结果是他们暴乱和哗变。有天，他们把他围在他的宫中，要求发饷。他亲笔写了一张条子解释他克扣和停发〔他们的军饷〕说：

"我已变得来除我主外不害怕和尊敬任何人，
荣耀来自真主。
我的祖父是我的先知，我的父亲是我的伊玛木，
而我的言论是对主的唯一性和正义性的证明。

财富是真主的财富，奴仆是他的奴仆，给比不给好。那些行为不端者将知道他们要受到什么报应。”

他的其他行为跟这些一致，从中可以推测出来。

它们是穷凶极恶的典例：

他因吝啬或大方而施舍或不施舍①。

疯子穆思坦昔儿如此度过他的一生，据有哈里发位达六十年之久。全能真主说：“吾人仅赐予彼等漫长之岁月，致使彼等可增其罪愆。”②

他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叫做阿不满速儿·尼咱儿(Abu-Mansur Nizar)。他最初立此子为他的继承人，赐他穆思塔法·里-丁-阿拉(al-Mustafa li-Din-Allah)的称号。尔后他后悔采取这一步，把他废黜，立他的另一子阿不勒哈辛·阿合马(Abul-Qasim Ahmad)为嗣，号为穆思塔里比拉(al-Musta'li billah)③。 662

穆思坦昔儿死后，异端的异密和答亦④分为两派，一派支持尼咱儿的伊祃木之位，理由是〔只有〕第一次指定才是有效的。伊剌克、西利亚、火迷失⑤和呼罗珊的亦思马因人，即异教徒，属于这一派，叫做尼咱儿人。另一派拥护穆思塔里的伊祃木之位。埃及和那些地方的亦思马因人是这派，他们被叫做穆思塔剌维人(Musta'lawis)。

穆思坦昔儿统治期间，哈散萨巴已在低廉地区进行公开宣传⑥，这将在后面叙述。现在对尼咱儿的党派使用了超级异端⑦(ilḥād)的称呼，因为在哈散萨巴的宣传中，穆罕默德

（愿他得到和平！）的法规被废除，而被禁止的事合法化。全能真主说："凡不按真主下达的旨意判断者——此为恶徒。"⑧穆思塔剌维人在另一方面不违背沙利阿特的外在形式，而是遵守他们祖宗的法规。

在开罗，军民支持穆思塔里，把他拥上哈里发的宝座。尼咱儿和他的两个儿子逃离了穆思塔里，前往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那里的百姓誓忠于他。穆思塔里派军队把他

563 暂困在亚历山大，直到最后该城投降，他们就把尼咱儿及其子送到开罗。三人都在那里被囚至死。尼咱儿人声称，按他们的邪说被指定为伊祃木的尼咱儿，有个儿子在亚历山大城生下一子，因不认识他，所以没有人去抓他。而今天，阿剌模式的异端首领把他的先世追溯到这个儿子，这将在谈新宣传〔的一章中〕披露。⑩

至于穆思塔里，他保有哈里发位子到死为止。

他由他的儿子阿不阿里·满速儿⑪（Abu-'Ali Mansur）继承，后者在524年祖勒合答月4日〔1130年10月10日〕被一些尼咱儿的极端分子刺杀。

因为无子，他曾指定他的堂弟阿不勒末门·阿不答-麦吉德（Abul-Maimun 'Abd-al-Majid），穆罕穆德⑫之子，作为他的继承人⑬，他现在继他为哈里发，接受哈非兹·里-丁-阿拉（al-Hafiz li-Din-Allah）的称号。他统治了二十年。

他由阿不满速儿·亦思马因⑭（Abu-Mansur Isma'il）继承，后者接受扎非儿（az-Zafir）的称号。⑮他被他的丞相阿拔斯·本·塔敏（'Abbas b. Tamim）谋害⑯。

他的五岁的儿子阿不勒·哈辛·爱薛（Abul-Qasim 'Isa）

继他登上宝座，接受法亦兹（al-Faryiz）的称号。他统治六年后死去。

他死后，他的堂弟阿不穆罕默德·阿不答剌·本·玉速夫（Abu-Muhammad 'Abdallah b. Yusuf）立为哈里发，获得阿底德·里-丁-阿拉（al-'Adid li-Din-Allah）的称号。当阿由比朝自立为埃及的君王时，他仍在统治着。

---

① 见于八吉打诗人穆阿维牙·本·苏甫扬（Mu'awiya b. Sufyān）对哈里发末门的丞相哈散·本·撒合勒（Hasan b. Sahl）的一首讽刺诗。（穆.可.）

② 《古兰经》，第iii章，第172节。

③ 这是不正确的。哈里发死后，拥立穆思塔里、废黜他的长兄皇太子者，是穆思塔里的丞相。见兰浦尔，《埃及中世纪史》，第161—2页。

④ 据所有的抄本读作dā'iyan，仅一个抄本作a'yān"名人"，原文的读法。

⑤ 见前，第i册，第146页，注⑯。

⑥ 即代表尼咱儿。

⑦ 见前，第i册，第256页，注㉘，及第282页，注⑮。

⑧ 《古兰经》，第v章，第51节。

⑨ 尼咱儿由两个儿子陪同的事，一般著作没有记载，穆.可.，第III卷，第364—5页，倾向于认为志费尼在某个亦思马因教的著作中发现了这一情节。尼咱儿事实上是两子之父，有《都斯吐儿穆纳吉明》为证，它记他们的名字是异密阿不-阿不答剌·忽辛（Abu-'Abdallah Husain）和异密阿不阿里·哈散（Abu-'Ali Hasan）。

⑩ 见后，第691—4页。

⑪ 他的剌合卜是阿密尔（Āmir）。

⑫ 穆罕默德是穆思坦昔儿的一子。

⑬ 这是不正确的。哈非兹先是作为摄政者继承阿密尔，因为有遗腹子悬而未决，最后生出来的是个女孩。见兰浦尔，前引书，第166—7页。

⑭ 他的儿子。

⑮ 他的全称是扎非儿·比-阿模尔-阿拉（az-Ẓāfir bi-Amr-Allah）。

⑯ 如穆.可.所指出，谋杀者实为阿拔斯之子。见兰浦尔，前引书，第171—2页。

[XI]

对这些事件①及其原因的叙述

664

在554年②初，一支富浪大军侵入埃及，开始烧杀虏掠。他们围攻埃及，而哈里发、丞相以及埃及和开罗的全体百姓断了希望，因此阿底德的丞相、朝政在握的撒普尔③(Shabur)，奉献一百万部分赊欠，部分现付的埃及的那，与富浪的统将④缔和。富浪人这时解除开罗之围，但留在埃及等待收齐约定交纳的剩余款项。

在那个时候，讷剌丁·穆罕默德·本·章吉·本·阿黑-宋忽儿(Nur-ad-Din Muhammad b. Zangi b. Aq-Sonqur)是西利亚的诸侯。阿底德、丞相和开罗的百姓请求他帮助抵抗富浪人的入侵，而且乞求他的救援迫切到甚至把他们妇女的头发都送给了他。讷剌丁派遣希木思(Hims)的君王失儿忽(Shirkuh)和一支大军去保卫埃及，同时失儿忽之侄撒剌合丁·玉速夫⑤(Salah-ad-Din Yusuf)随同他的叔父。当富浪军获悉西利亚出兵的消息时，他们返回他们的家乡，失儿忽进向开罗，于564年剌必阿II月7日〔1169年1月16日〕抵达该城。

阿底德和撒普尔，为对他表示敬意，出城去迎接他。失儿忽要求撒普尔给士兵一些钱，但他有意迟迟不给。友爱转为仇怨，撒普尔密谋以宴请为名把失儿忽除掉。但是阿底德，因为

665 在撒普尔手中软弱无权，把他的阴谋通知了失儿忽，这就是他丧命的原因。有天，撒普尔向失儿忽作一次友好访问。后者之侄撒剌合丁·玉速夫率一支武装出来，好象平时一样欢迎他。他逮捕了他，并且，按阿底德所命，把他的头送给他。这事发生在564年剌必阿II月17日〔1169年1月26日〕。

阿底德任失儿忽为相，赐给他灭里满速儿(Malik Mansur)的称号。不到三个月[6]他就死了。阿底德这时又任他的侄儿撒剌合丁·玉速夫为相。撒剌合丁整饬了朝政；他控制了阿底德和埃及，阿底德完全听命于他。

西利亚君主讷剌丁·马合木致函给撒剌合丁·玉速夫称，在那些邦邑中秩序重建后，真理应战胜邪说，恢复它的正当地位，〔即是说，〕在公众祈祷中用阿拔斯朝哈里发的名义再显伊斯兰的外观。撒剌合丁同意了，并在566[7]年穆哈兰月第一个礼拜五，他用纳速儿·里-丁-阿拉[8]的名字在埃及的讲道坛上诵念忽惕巴和铸造钱币。

阿底德死在阿苏拉[9]（'Ashura），撒剌合丁把他的子女和亲族拘囚，最后使他们都啜饮死亡之酖，完全绝灭了他们的部族。撒剌合丁现在变得来至高无上：他的成就值得称颂，他一生的事业是著名的。

---

① 指法蒂米哈里发朝的复灭。

② 一个大错误，应为564/1168—9。（穆.可.）

③ 代替一般的 Shawar。穆.可.相当详尽地讨论了这个名字（第III卷，第371—8页）并得出结论说，它可能（如志费尼的Shābūr所表示）来源于波斯语的Shāpūr。

④ 阿马尔里克一世（Amalric I）。

⑤ 十字军的撒剌丁（Saladin）。关于这个曲儿忒家族的起源，见米诺尔斯基，《高加索史研究》，第124—32页。

⑥ 失儿忽任丞相位实际延续了两个（阴历）月又五天。他死于564年主马答II 月20日［1169年3月24日］。（穆.可.）

⑦ 567年之误。（穆.可.）1171年9月10日。

⑧ 明显地是纳速儿前任穆思塔底（Mustaḍī）（1170—80）之误。

⑨ 穆哈兰月10日，即1171年9月14日。

666

〔XII〕

哈散萨巴和他的革新以及他们称为“新宣传”的异端宣传

（愿真主不让它恢复！）

全能真主通过世界王子旭烈兀的决心和行动摧毁了那些恶徒的城堡和巢穴，结束了他们的恶行，然后当征服阿剌模忒时，本书作者接受并执行命令去审查贮存在他们府库中以及收藏在他们图书馆内的东西，以便从中挑选值得私库（Khāṣṣ）收纳之物。现在我检查了他们用多年的时间收集的藏书，按照“彼从死者引出活者”①的方式，从涉及到他们宗教信仰的大量伪文②和邪说中（他们把这些跟神圣古兰经抄本和各种好书混在一起，良莠掺杂），挑出我找到的不管什么罕见的和珍贵的卷帙，这时我见到一本包括哈散萨巴生平和经历的书，他们称之为《撒尔-古扎昔特-赛亦德纳》（Sar-Guzasht-i-Sayyidna）。从这部书我抄录了一切中肯而且宜于载入本史书的东西，援引所有确凿无疑的事实。③

667 他把他的祖先上溯到希木雅（Himyar）族。他的父亲从也门到苦法，又从苦法到忽木，从忽木到剌夷。他在这里安家，哈散就在这里出生。

论根源你来自哈因（Qayin），

你的家在库失卡克(Kushkak)。

愚蠢的王八哟，你在忽特朗(Khutlan)何干？④

他名叫哈散，阿里之子，阿里是穆罕默德之子，穆罕默德是扎法儿之子，扎法儿是忽辛之子，忽辛是穆罕德默之子，穆罕默德是希木雅人萨巴〔之子〕——愿真主、天使们和全人类均咀咒他！

《撒尔古扎昔特》中记载说，他的一些信徒写了份关于他祖宗的说明，把它交给他；但出自欺骗和朦混的意图，他不愿承认它，而是把记录付诸流水。

这个该死的哈散叙述如下：“我信奉我父辈的宗教，那就是十二个十叶主义⑤。剌夷有个叫阿米拉·扎拉卜⑥（Amira Zarrab）的人，他信仰埃及的巴特尼教。我们常相互辩论，他试图驳倒我的信仰。我没有向他让步，但他的话在我心里生了根。这时候我害了一场重病，我自思：那才是真正的宗教，而因我的执迷不悟，我不愿承认它。倘若，惟愿不如此，我的大限将临，我将得不到真理而死去。碰巧我从那场病中恢复过来。现在有另一个叫做不-捏只木·撒剌只⑦(Bu-Najm Sarraj)的巴特尼教徒。我向他请教关于他们的宗教。他把它详细解释给我听，以此我精通了它的秘传（ghavāmiẓ）。还有一个叫穆明（'Mu'min）的，他由阿塔失（'Attash）之子阿不答灭里⑧（'Abd-al-Malik）授权去作宣传。我要他作归依的宣誓。他回答说：“因你是哈散⑨，你的级别高于我，我不过是穆明而已⑩。我怎能给你宣誓呢？就是说，我怎能要你向伊玛木誓忠呢？”然而，在我这方面再三请求后，他给我作了宣

668

誓。

在464/1071—2年，阿塔失之子阿不答灭里到达剌夷，他当时是伊剌克的答亦。我得到他的承认，同时他任我为付答亦，指示说我应去见那时是穆思坦昔儿的埃及皇帝陛下。

在469/1076—7年，我在赴埃及的途中抵达亦思法杭。（从那里，在经历了其详情载于该史书的种种危难后，他经阿哲儿拜占到西利亚。）

我最后在471/1078—9年抵达埃及。在那里我停留了将近一年半，而当我停留期间，尽管我没有获允会见穆思坦昔儿，他却知道我，好几次谈话中夸奖我。那时他的统帅阿密尔朱耶昔[11]（Amir-al-Juyush），一个专制的和权势熏天的统治者，是他的幼子穆思塔里的岳父[12]。在第二次指定时他立穆思塔里为他的继承人。那么我，按照我的宗教的原则，替尼咱儿进行宣传。（这在前面已谈到。）[13]因这个缘故，阿密尔朱耶昔对669 我有恶感，准备攻击我，因此他们不得不用船把我和一群富浪人送往马格里布。

海上波涛汹涌，把船驱向西利亚，在那里，一个奇迹[14]（vāqi'a）向我显现。我由此前往阿勒坡，从该地，取道八吉打和胡济斯坦，我在473年祖勒希扎月〔1081年5—6月〕到达亦思法杭。由此我赴起儿漫和耶兹德，并在那里暂时进行宣传。然后我返回亦思法杭，再次赴胡济斯坦，又从那里经过沙漠到费里木[15]（Firrim）和沙黑儿雅尔-库[16]（Shahryar-Kuh）。

我在答木罕停留了三年，从那里我把答亦派到安底只鲁德[17]（Andij-Rud）和阿剌模忒的其他县份去转化百姓。同时我前往朱里章，塔儿思[18]（Tarz）、撒儿哈德[19]（Sarhadd）、

赤纳昔克[21]（Chinashk），再从那里返回。

匿咱木木勒克要布-穆斯林·剌兹（Bu-Muslim Bazi）捉拿我，他极力寻找我。我因此不能去剌夷，尽管我想前往低廉，向那里我曾派出答亦。以此我赴撒里（Sari），从那里经顿巴文德[21]（Dunbavand）和剌夷的胡瓦儿到达可疾云；这样避开了剌夷本城。

从可疾云我再派答亦去阿剌模忒堡，它作为灭里沙[22]（Malik-Shah）所赐的采邑被一个叫做麻合底（Mahdi）的阿里后人所据有。阿剌模忒原来是"阿鲁合-阿模忒"，即"鹰巢"，一只鹰在那里安下它的窝。阿剌模忒中一些人被答亦所转化，他们也企图使那个阿里后人改宗。他假装被争取过来，但后来设法把改宗者都送下山去，然后关闭城门，说是它属于算端。在多次争论后，他重又接纳他们，打那之后他们拒绝听他的命令下山。 670

从可疾云我前往低廉，再到阿昔客瓦儿县，又到与阿剌模忒毗邻的安底只鲁德，在这里停留了个时候。

因为他的极端的禁欲主义，很多人沦为他的牺牲品，被他转化。同时在483年剌扎卜月6日〔1090年9月4日〕礼拜五前夕——由一个奇妙的巧合，阿鲁合阿模忒（Aluh-Amut）的字母，若按其字母顺序（abjad）的值加在一起[23]，恰好是他登上阿剌模忒的日期——他被偷偷地带上该堡。他乔装打扮地在那里暂留，自称是底合忽答（Dihkhuda）。那个阿里后人听说他到来，束手无策。他被允许离开，同时哈散给吉儿都怯和答木罕的长官，拉耶思[24]（ra'is）木楔非儿·穆思托非（Muzaffar Mustaufi），他的一个秘密信徒，写了封信，

要一笔三千金的那的款子作为该堡的价钱。现在哈散因他的大苦行，经常在他的通信中极简明地表达他的意思，如在这封信的情况一样，其原文如下："拉耶思木·禊（MZ）（愿真主保佑他！）要付给这个阿里后人麻合底三千的那，阿剌模忒的价钱。天福降诸选民穆圣及其家人！'吾人之力量来自真主，主系优秀之保护者'。"㉕

阿里的后人拿着这封信，自思道："拉耶思木禊非儿是个大人物，是阿勒屯塔黑（Altun Taq）之子阿迷儿答德·哈八失㉖（Amirdad Habashi）的付职。他焉能为区区一纸给我点什么呢？"不久后他碰巧在答木罕，因家境窘迫，他就试办一下这件事，把那封便函交给拉耶思木禊非儿。他立刻亲吻这封书信，把钱给了他。

671 一当哈散萨巴（愿真主使他遭难！）在阿剌模忒牢固地自立并在那里取得完全的控制时，他把答亦派到四面八方去，把他的全部时间用来传播他的宣传，煽惑目光短浅的人。现在他对他们异端㉗（bid'at）的改革，在他死后他们称之为新宣传者，是按下面的方式进行的㉘。他的先辈曾以神示的符号解释㉙（ta'vīl），特别是古兰经的暧昧诗句，还有来源于圣传(akhbār va āṣār)及类似东西的奇异推论)istikhrāj-i-ma'ānī)，作为他们教义的根据；同时他们常说，每个神示都有一个符号的解释，每个外形都有一个内在的涵义。但哈散萨巴除了教和学㉚（ta'līm va ta'allum）外什么都不愿承认。有关上帝的知识，他说，不是通过理性和反省（naẓar）而获得，而是通过伊祃木的教导才得到，因为大多数人都有理性，每个人均有对宗教形式的观点（naẓar）。倘若理性的运用(naẓar-i-'aql)

对关于上帝的知识是足够的，那么没有哪个教派的成员能够反对其他教派，大家都会是平等的，假定（chi）每个人通过理性的运用都具有信仰。但因〔对人们说来〕对立和否认是公开的，一些人感到需要仿效他人，所以这不是别的什么，而是（khud）教导（ta'lim）的原则（mazhab），即是说，理性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伊祃木，为的是在每个时代人们可以受到教诲，并通过他得到信仰。 672

因此他制造了若干简明格言，用作他诈骗罗网中的诱饵；这些他称作伊勒赞[31]（ilzam）。凡夫愚民认为这些简明的辞句有充分的涵义。其中最妙的一个是问他的对手，理性是足够的还是不够的；因为，若〔回答是〕理性对上帝的知识是足够的，〔这意味着〕每人都具有理性，那人们不能反对任何人；而若他的对手说理性是不够的，除理性的运用（naẓar-i-'aql）外也需一个导师，那么这正是他自己的说法。

现在提出上述问题，即理性够不够时，他的意思是说，他试图证明的他自己的论点是，教导必须跟理性相结合，而他的敌手的论点则是教导不必跟理性相结合。现在，倘若教导是不必需的，那它可以是许可的（jāyiz）并有助于理性的作用（khirad rā mu'īn bāshad bar naẓar），要嘛它是不许可的并且理性须单独使用，否则就得不到关于上帝的知识。这些原是一个疑难的两端，而哈散使自己否定了第二点，然后称他已经驳倒了他们的看法（mazhab）。但事情并非如此，因为大多数人的看法是，理性的独自存在是不够的，并且理性须以一种特殊方式来运用，教导和指引有助于那些具有理性者中的某些人，而另一些人对此却无需要，尽管如能得到教导和指引，也

不予以反对。那么清楚的是，他对多数人意见的反驳是一无所为。

至于他说教导限于某个特定的人，那就需要证明了，而他提供的唯一证明是他的话，他说："我已证明了教导〔的必需〕，673 因为除我之外没有旁人提到教导，所以我的话便是教导的明证"。这原是露骨的谬论：就象是有人说："我说某某是伊玛木，其证明在于我如是说。"如果他说："穆斯林的一致意见（ijmā'）是正确的；因此，若我的话不对，并且我已反驳了别人的意见，那么穆斯林就是同意错误的东西了"——那对这个论点的回答是，多数人方面意见一致之正确，因为〔它基于〕古兰经和圣传，而在他的情况下这并不如此。因此对他说，以一致意见为他的理论根据，也就是以他的敌手的话为它的根据，于他无所裨益。除这个之外，他对伊玛木的选定拿不出证明。

再者，他说，当穆圣（愿他得到和平！）称："我奉命向人们开战，直至他们说'除真主外别无上帝'"，他的意思是他们必须学他说"除真主外别无上帝"——这是教导〔的原则〕。对此的回答是，它跟那个老妇人的故事不一致，那个老妇人，当人们向她问及真主时，指着苍天。同时穆圣（愿他得到和平！）说："由她去吧，因为她是个信徒。"他也说："汝等采纳老妇人的宗教"。他没有对那个老妇人说："你不向我学习有关真主的知识；你不是一个信徒。"再有一个伯多因人说："光阴不是上帝吗？"穆圣（愿他得到和平！）说："由他去吧，因为他说得好。"还能够举出更多类似的例子。然而本书不是驳斥邪说和申张正教的地方；我因此认为最好限于上

述。那么这些就是他阐述的谬论；其外表是欺诈的陷井，其内涵是艾必利思的奸谋，其目的是要阻止理性的使用和知识的获得。“真主已封闭了他们的心和耳；他们的眼前是一片漆黑。对于他们，严加惩治！”㉜

哈散拼命要占领与阿剌模忒邻近或在该范围内的地方。有可能之处，他就用他宣传的骗术把他们争取过去，而那些不为他的奉承所动之处，他就用杀戮、蹂躏、抢劫、流血和战争夺取之。他攻占他能够攻占的城堡，无论什么地方他发现有合适的山巖，便在它上面构筑堡垒。 674

算端灭里沙的大臣中有个叫玉伦大石㉝ (Yürün-Tash) 的异密，他占据阿剌模忒县作为封邑 (iqṭā')。他常不断袭击阿剌模忒山麓〔的乡村〕，杀戮和蹂躏举凡百姓是哈散的信徒和属民的地方。因为迄今阿剌模忒中尚无储备，居民给搞得异常困难和无能为力，并决定把该堡交给一些没有牵挂(jarīda)的人，他们自己则逃到别处去。因此哈散萨巴声称收到他的伊玛木，即穆思坦昔儿的一封信，内容说他们不应抛弃该地，因为好运道在那儿等着他们。用这种欺骗手段，他说服他的徒众甘心忍受困苦，留在阿剌模忒，因这番话，他们把它叫做“巴剌答特-爱合巴尔”(baladat-al-iqbal)。㉞

在484/1091—2年，他派他的一个答亦，哈因的忽辛到忽希思坦去传道。很多人被他转化，他们就在该邦的一部分地方自立。一个代理人㉟这时被派去替哈散萨巴管治他们；而正当哈散在阿剌模忒获得进展时，他们也同样在忽希思坦开始传播他们的教义，用捏造谎言和略取城池的方式去征服他们四周的地方。

当有关他的新异端（bid'at）的消息四下传播，他的徒众对穆斯林施加的迫害广为所知时，算端灭里沙，在485/1092年初，派出一个叫阿儿思兰大石[36]（Arslan Tash）的异密去剪除和驱逐哈散萨巴及其所有的徒众。这个异密在该年主马答 I 月〔1092年6—7月〕兵临阿剌模忒。在那个时候哈散萨巴随身在阿剌模忒不超过六十或七十人；而且他们仅有一点粮草。他们靠他们的那点东西，可怜的一点给养，维持生活，持续跟围城者打仗。现在哈散有一个答亦，一个叫底合答儿·不-阿里（Dihdar Bu-'Ali）的家伙，他来自佐瓦拉[37]（Zuvara）和阿底思单（Ardistan），居住在可疾云，可疾云的一些居民是他的信徒；同样在塔里寒和库合-亦-巴拉[38]（Kuh-i-Bara）县，还有在剌夷县，很多人相信哈散萨巴的宣传，于是他们都投奔那个住在可疾云的人。哈散萨巴现在向不-阿里·底合答儿求援，他就从库合-亦-巴拉和塔里寒煽动一支人马，还从可疾云送去武器和军备。这些人中约三百人前去援助哈散萨巴。他们投入阿剌模忒，然后在守军的协助和在堡外跟他们结盟的一些鲁德八儿人的支援下，那年沙班月末〔1092年9-10月〕的一个晚上，他们向阿儿思兰大石的军队发动突袭。由于天意注定，那支军队被击败，并于离开阿剌模忒后返回灭里沙处。

675

算端灭里沙对这次失败非常不安，但坚持要剪除该教派的意见。然而他的寿命已尽，随着他的死，消灭那些恶徒的计划延期，他们在叛乱中增强了。

在485/1092年初，算端也曾派他的另一个叫做吉思尔-撒里黑[39]（Ghizil-Sarigh）的大异密去驱逐忽希思坦的异端；同时他命呼罗珊的军旅去追随和支援他。吉思尔撒里黑把他们困在

答剌[40] (Dara) 堡 (ḥiṣār) 中，此堡与昔思田邻近，并且是穆 676 明纳巴德[41] (Mu'minabad) 的一个属邑，跟他们交锋。然而，在他能够攻占该地前，他得到灭里沙的死讯，因此他解了围，他的军队溃散。象阿剌模忒人一样，这些人也放手为虐，大肆蹂躏。如下所说：

> 耕地中一只多快乐的云雀哟！
> 空气对你是清新的，因此下你的蛋和鸣叫吧[42]！

现当哈散刚叛乱时，徒思的的匿咱木-木勒克·哈散·本·阿里·本·亦沙黑 (Nizam-al-Mulk Hasan b. 'Ali b. Ishaq) (愿真主怜悯他！)是灭里沙的丞相。以他犀利的目光，他在哈散萨巴及其徒众干的勾当的特征上，看出伊斯兰中骚扰的迹象，从中察觉出动乱的朕兆；因此他竭尽他的力量去消除萨巴叛乱的祸害，尽力武装和派遣军队去镇压和制服他们。

哈散萨巴布下阴谋的陷井，为的是在第一个机会就把匿咱木木勒克这样的非凡猎物收捕在毁灭之网中，从而提高他自己的威望。以欺诈的戏法和虚妄的圈套，用荒唐的预习和假造的哄骗[43]，他奠定了非达额人的基础。一个叫做不-塔希儿 (Bu-Tahir) 的家伙，族源和出身是阿兰人 (Arrani)，受到“失掉今生和来世”[44]的折磨，在被误引去寻求来世之福中，于485年剌马赞月 12 日〔1092年 10 月 16 日〕礼拜五晚上，在那哈完的 (Nihavand) 地区一个叫做沙合纳[45] (Sahna) 的驿站，接 677 近了匿咱木木勒克的舁床。匿咱木木勒克，在开斋后，正乘着舁床从算端的朝见处前往他妻妾的营帐。化装成一个苏非的不

-塔希耳用一把匕首刺中了他，匿木木勒克因这一刀而殉难。他是第一个被非达额人刺杀的人。

当哈散萨巴从埃及返回时，他原曾到亦思法杭。有关他的教义、他与巴特尼人的关系的消息，还有他替他们进行的宣传，已四下传开，那些为伊斯兰和信仰的不幸而感到关切的人，企图捉拿他，他因此躲了起来。在亦思法杭，他躲进他的一个秘密信徒拉耶思阿不勒法即勒（Abul-Faz'）的家，在那里暂住；每逢这个拉耶思进去看他时，他们会共同交谈，讨论他们的困境。有天，在哀叹他的命运和提起算端及其大臣们的狂热态度时，哈散萨巴长叹一声并说："哎！只要我有两个同心同德的人跟我一起，我就把这国家搞个底朝天。"拉耶思阿不勒法即勒得出结论说：由于过多的思虑和恐惧，以及作危险的旅行，哈散已得了忧郁症，否则他怎能想象用两个同心的人就能把一个诸侯的国家搞个底朝天呢？从埃及到可失哈耳都是以这个诸侯的名字来诵读忽惕巴和铸造钱币，而且在他的旗帜下成千上万的马步兵，只要他一声令下就能打破整个世界。他琢磨这事，对自己说："他不是个吹牛或说大话的人，毫无疑问的是他害了脑病。"按他的想法行事，他不告诉哈散便采用治忧郁症的疗法。他准备了适用于这类患者的芬香饮料和食物以增强体质和滋补脑子；在平时用饭的时间，他把这种食物和饮料摆在他面前。一当哈散看见它，他明白了拉耶思阿不勒

678 法即勒想些什么，于是他马上准备离开。那个拉耶思乞求和向他解释，但他拒绝留下。据说他到了起儿漫。在他从那里返回后，他在阿剌模忒自立，并使他的非达额人刺杀了匿咱木木勒克。四十天后算端灭里沙本人也死了，于是国政陷入混乱，诸

省一片骚扰。哈散抓住了他的时机，他的根基日益坚固，而那些有某种害怕之理的人去求他的保护。上面提到的拉耶思阿不勒法即勒找到一个机会前往阿剌模忒，在那里他被收录为他的部下。有天，哈散萨巴转问他，并说："现在看来是我还是你害了忧郁症？你已看到，当我有两个朋友帮助我时，我遵守了我的诺言，证实了我的主张。"拉耶思阿不勒法即勒跪下来，请求宽恕[46]。

匿咱木木勒克死后不久，他的两个儿子也遇刺，其中一个叫阿合马，在八吉打——他变成瘫痪——另一个法合鲁木勒克（Fakhr-al-Mulk）在你沙不儿。打那之后，他常使异密、将军和名人一个接一个被他的菲达额人刺杀；任何一个稍稍反对他的人，他就用这种手段把他除掉。记录所有这些人的名字会花太多时间。

因这个缘故，远近的地方侯王（aṣḥāb-i- aṭrāf）都有生命之危，不管是他们的朋友还是他们的敌人，同时会掉进毁灭的深渊——他们的朋友，因为伊斯兰的国王们要镇压和消灭他们，他们要受到"今生和来世的损失；"[47]而他们的敌人，因害怕他的阴谋诡计，会逃进戒备森严的密室，〔即使这样〕也大多遇害。

当灭里沙的儿子别儿克牙鲁克[48]和他的兄弟穆罕默德发生内哄，国内出现骚动和混乱时，答木罕的长官拉耶思木楔非儿劝他的上司，阿迷儿答德·哈八失，向算端别儿克牙鲁克索取吉儿都怯堡；算端答应了他的要求。拉耶思木楔非儿这时作为哈八失的代理人登上吉儿都怯，并花费大量金钱去修复和增强该堡；在这之后，他把他上司的所有财宝运到那里。如此得到 679

储备和财物而增强后，他公开了他改宗新异端（ṣāḥib-bid'at）宣传和他信奉异教邪说的秘密；他在那里住了四十年，为哈散萨巴看守该堡。他在吉儿都怯寨的坚固石头中挖一口井；但因深入三百额尔（gaz）后没有出水，他放弃了它。他死后若干年发生了一次地震，那口井里冒出了一股泉水。

拉耶思木楔非儿是一堵坚固的墙和一个巨大的祸害，在他的帮助下，哈散的基业及他的宣传蒸蒸日上。兰麻撒儿堡[49]——它也在阿剌模忒的鲁德八儿——的居民，因为拒绝改宗，他就派出他的一个同道[50]（rafīq），一个叫做乞雅·布祖尔格-乌迷德（Kiya Buzurg-Umid）的家伙，和一支异端军旅；他们在495年祖勒合答月24日〔1102年9月10日〕晚上偷偷爬上去，屠杀居民。布祖尔格乌迷德在该堡住了二十年。迄至他被哈散召见前一直没有下堡。

哈散萨巴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叫做乌思塔德·忽辛（Ustad Husain）。现在阿剌模忒堡中有个叫宰德·哈散尼（Zaid Hasani）的阿里后人，他秘密地站在他自己的立场上进行宣传，眼看就要解决哈散萨巴。他首先假顿巴文德的阿合马之手杀了忽希思坦的答亦，哈因的忽辛。哈因的忽辛的遇害被归罪于哈散之子乌思塔德·忽辛，于是哈散下命把他的儿子和

680 顿巴文德的阿合马都处死。一年后，因为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把阿里后人连他生的一个儿子处死。

现在哈散萨巴把他的教义和他的法律（nāmūs）建筑在禁欲、克己和"遵循正义及禁止不义"上，他居住在阿剌模忒的三十五年间，没有人公开饮酒，或把酒倒在壶里。他的严峻确实达到这种程度：有个人因为在堡内吹笛子，他就把他驱逐出

去，再不愿接纳他。这时他的另一个名叫穆罕默德的儿子被人控告喝酒，他下命把他处死。同时他常拿他两个儿子的处决作为理由去驳斥任何人的这种看法：他是为他们作宣传并且心里有那个目的。

按照这条法律（nāmūs），在另一次，当围城时期[51]，他把他的老婆和两个女儿送往吉儿都怯，并致书给拉耶思木偰非儿："因这些女人为我们的宣传作纺织工作，故此给她们所需的东西作为薪金。"从那次以后，他们的长官们（muḥtasham），只要他们任该职守，身边不要妇女。

因哈散萨巴的势力不断增长，灭里沙之子算端穆罕默德遂调集士兵去解决他，以匿咱木木勒克之子匿咱木木勒克·阿合马(Nizam-al-Mulk Ahmad)为他们的统帅。他包围了阿剌模忒和兀思塔完德[52]（Ustavand），后者在阿剌模忒的附近，安底只[53]河岸上；他们厮杀了一个时候，毁掉了庄稼。这时，因不能取得进展，这支军队从鲁德八儿撤退。在他们的堡垒中出现大饥荒，人们靠吃草为生；因这个缘故，他们把他们的妻儿送往别处，他也把他的妻子和女儿送至吉儿都怯。一连八年，士兵来到鲁德八儿，毁掉庄稼，而且双方进行交战。当听说哈散及其徒众缺兵又乏粮时，〔算端穆罕默德〕于511/1117—8年初任命阿塔毕讷失的斤·锡尔-吉尔（Nush-Tegin Shir-Gir）为军队统帅，命他从那时起围攻诸堡。在沙法儿月1日〔1117年6月4日〕，他们包围兰麻撒耳，剌必阿11月11日〔7月13日〕又包围阿剌模忒。竖起他们的射石机，他们奋勇作战，到该年祖勒希扎月〔1118年3—4月〕眼看就要拿下诸堡，把人类从他们的邪恶中解脱出来，这时他们得到算端穆罕默德死于亦思法杭 681

的消息。士兵当时溃散，异端留下了活命，并把算端军队集中的所有给养、武器和战具运入他们的堡内。

现在幸运均有尽头，有始就有终，这是全能真主在太初以他完善的知识和权力所规定的，而迄至时候一到，充足的兵力和甲兵器用将全无用场。此说的证明是，这些城垒的征服及其毁灭是依靠世界皇帝蒙哥可汗的洪福齐天，并且是由他的兄弟世界之王旭烈兀的力量，威严和行动来实现，他在一周内干净彻底地摧毁了他们的整个居室和住宅，从而它们变得象“吾人予以颠复”[54]的〔那些城镇〕，这将在下面叙述。

因其侄的反目，算端桑扎儿不能解决那些异教徒，他们恢复了他们的力量；但当他使国家恢复秩序后，他企图剪除他们，并先把一支军队开进忽希思坦。战事持续了若干年；哈散萨巴愿遣使乞和，但他的请求没有被接纳。他这时用种种手段收买了算端的某个廷臣替他在算端面前辩护；同时他用一大笔682 钱贿赂他的一个太监（khādim），给他一把匕首，乘算端在一个晚上醉卧时插在他床侧的地上。算端醒来发现了匕首，他万分惊恐，但因不知是谁干的，他下命把这事保密。哈散萨巴这时遣一名使者送去如下的使信：“若我不想算端好，那把插在硬地上的匕首就会插进他的软胸。”算端大吃一惊，从此以后愿跟他们讲和。总之，因这种欺诈，算端停止进攻他们，在他统治期间，他们的事业昌盛。他允许他们从火迷失地区内属于他们的土地的税收中得到一笔三千的那的年金（idrār），也让他们向经过吉儿都怯的旅客征收一小笔过境税，一笔到今天仍存在的赋税。我见到好几份桑扎儿的御书（manshūr），保存在他们的图书馆内，其中他安抚和讨好他们；我从这些能够推测

出算端姑息他们的罪行，企图跟他们和好到了什么程度。总之，在他统治期间，他们享受安逸和宁静。

正当算端统治期间，在528年剌必阿II月〔1124年5—6月〕，哈散萨巴病倒。他派人到兰麻撒耳去叫布祖尔格乌迷德，指定他为他的继承人。同时他让阿底思单的底合答儿·阿不-阿里〔坐〕在他的右边，特别把宣传司法厅（?da'vat-dīvān）委托给他[55]；哈施朗的亚当之子哈散，他让〔坐〕在他的左边，他的军队统帅乞雅·把-扎法儿（Kiya Ba-Ja'far）在他前面。于是他要他们四人，在伊祃木前来占领他的国土前，同心协力行动。518年剌必阿II月6日[56]礼拜三〔1124年5月23日礼拜五〕 683 晚上，他赶往"到真主之火及其地狱去"。

如上所述，从哈散最早登上阿剌模忒堡之日起，迄至他离开这尘世，即是说，三十五年期间，他从来没有从那里下来，而他仅有两次走出他住的房间（sarāi）。这两次他是登上房顶。

其他的时间，他在他的屋里度过，斋戒、祈祷、读书，把他的邪说写下来，治理他国家的政事。据说萨比[57]（Sabi）在他编写《塔里黑-亦-塔吉》（Tarikh-i-Taji）时，一个朋友问他在干什么，他回答说："串集谎言，润色废话"。

一个无聊的故事，阿模尔之母啊！[58]

继哈散萨巴之后，布祖尔格乌迷德及他的同僚们奉行他主子的那些同样的作风和实践，达二十年之久，同时增强那座建"在倒塌岸边"[59]的大厦。又因桑扎儿仍在统治，所以没有努

力拔除他们城堡和摧毁他们居宅的人。

现在那个时候，大教主穆思塔儿失比拉[60]和塞勒术克算端麻速忽——他作为其叔的总督统治伊剌克、阿兰和阿哲儿拜占，发生争吵。在那些日子里，当在八吉打诵读忽惕巴时，如在布叶朝时代那样，习惯的作法是，继哈里发名字之后，要提到首要算端的名字；但在布道坛上不提算端麻速忽之名。因此，麻速忽决心要向八吉打发动一次进攻。要想占他的先手，穆思塔儿失比拉率一支大军〔进攻他〕。他进至哈马丹，算端麻684 速忽和他自己的人马从另一方迎上来。八吉打的一些士兵变节，参加了算端的军队，其结果是哈里发的军队削弱了，算端的兵力倍增。他们的敌人被击败；穆思塔儿失比拉落入算端之手；他的丞相和他的所有大臣也被俘。算端麻速忽命他的士兵不伤一人，而限于虏获和钞掠。此战中双方伤亡不超过五人。

尽管他把他的臣子们囚在一座堡垒中，他仍礼待哈里发本人。他陪他到蔑剌合，派一名使者给他的叔父，算端桑扎儿，报告情况。恰好那些天中发生连续不断的地震和雷霹，暴风把世界搞得一片混乱；因此人人都把所有的灾异归因于那同一事变。算端桑扎儿派出使者，写给算端麻速忽一封内容如下的信：“吾子麻速忽·该牙思丁览此函时，让他马上去见大教主，在亲吻接见厅的尘土，那是全世界的庇护地，之后，让他恳请恩赦〔被真主〕抛弃所产生的过失和罪行，要求原谅他犯的错误；同时让他知道，如此多的雷电的降落和暴风的袭击，没有人在这个年代曾经历过类似的情况，现已持续了二十天——这些灾异，我认为是由那次事变所引起，并且我担心军旅和百姓要因这个骚动陷入慌乱。天哪！让他把赔罪视为理所应当，

让他以此为他应尽的本分！"

从这个事件人们能够对算端桑扎儿的虔诚和他信仰的纯正有个概念。

算端麻速忽奉这道命令去见大教主，在表示歉意和谢罪，承认他的不是和罪行后，他请求宽恕，同时为了取得功劳，他拣起哈里发的鞍囊，在他马前走到替他准备的帐殿。大教主登上宝座，算端麻速忽则侧身于总管(ḥujjāb)和侍臣(nuvvāb)之列。 685

算端桑扎儿现在派另一个使者去表示，大教主多半想返回和平之城，在那种情况下，麻速忽应当作好与这样一位大皇帝相称的准备。同时为传达这个通知，算端桑扎儿把一个可靠的人，他的最亲近的宠臣之一，作为他的使臣派给算端麻速忽。算端麻速忽上马前去迎接使臣，这时一队该死的菲达额人和异端，等候到幄帐空无士兵的时机，突然进去刺死了大教主，这事发生在529年祖勒合答月17日〔1135年8月29日〕。算端麻速忽十分悲痛。他举行一个对双方均相称的盛大追悼会，并把哈里发葬在蔑剌合内。

一些对桑扎儿王室别有用心者和目光短浅者，把这次事变的责任归之于他们。但"江湖术士在说谎，以卡巴之主为誓！"算端桑扎儿本质之善良，天性之纯洁，如他之信奉和支持哈尼非教及沙利阿特，以及他之礼敬一切跟哈里发朝有关的人，还有他的慈悯和体恤，与对他的人身，那是仁厚的根本和怜爱的源头，所作的这类虚假无耻的攻击相比较，是太清楚明白了。然而，"由此及彼"，我们结束了我们当说的事。

布祖尔格乌迷德在愚昧宝座上统治异端到532年主马答I月

26日〔1138年2月9日〕，这时他毁灭在死神的足下，地狱因他尸体作薪材而发热。

他的儿子，穆罕默德，仅在他死前三天他才立为他的继承人，按照诗句说："确实，吾人发现吾人之父辈有一信仰"，[1]遵循他的脚步。一如其父最后之恶行是杀害穆思塔儿失，他自686 己的首次罪行也是杀害穆思塔儿失之子拉施特比拉[2]（ar-Rashid billah）。而其原因如下。

拉施特继承哈里发之位时，有些人想废黜他，另一些人则坚持忠于他。在几次跟算端麻速忽打仗后，他从八吉打出师讨伐异端，报杀父之仇。他在途中病倒，在那种虚弱的情况下抵达亦思法杭。一些邪恶的菲达额人突然进入他的接见室，把他刺死。他被葬在该地。从那以后，阿拔斯朝的哈里发就躲了起来，不让百姓发现

布祖尔格乌迷德之子穆罕默德，奉行哈散萨巴及其父的教义，极力增强它的基础，并且继续按伊斯兰的习惯行事，以他们已申明的方式遵行真主的戒律，迄至557年剌必阿I月3日〔1162年2月20日〕，这时他死了，加入那些"尽丧其劳力，今世目标已误而又自认所行为是"[3]的人。

---

① 《古兰经》，第xxx章，第18节。

② 原文作fuẓul，读作fuṣūl。

③ 关于志费尼从这部书的引文和拉施特的更完整的引文，其间的关系见波文：《撒尔古扎昔特赛亦德纳：三个同学的故事和尼咱木木勒克的瓦撒雅》。波文的结论由荷治松概括如下，《阿杀辛教派》，第73页，注㉞："在志费尼比拉施特有更多发挥的地方，拉施特往往有比志

费尼更多的史实。在他们一致之处，词句几乎一模一样——因此，人们会认为，志费尼是摘录拉施特所抄的原本。然而在开始他的故事时，拉施特看来援引了志费尼的引言，后者写作的时间要早一代；因此波文指出，共同的原本系志费尼的第一个和较完整的稿本，但志费尼删去了较有异议的部分，包括明显的无稽之谈和乏味之处；同时他矫正了原书中的语言，使之不那么开罪于苏尼教人。"

④ 哈因的库什卡基（Kushkaki），桑扎儿时代的一个诗人。诗人是在对自己说话。（穆.可.）原文作 Jīlān，即 Gīlān，我代之以M本和《马哲麻甫撒哈》（Majama'-al-Fuṣaḥā）的忽特兰（Khutl-ān），按原诗上下文看这更恰当些。忽特兰（Khutlān、Khuttalān）是今苏维埃塔吉克斯坦境内瓦赫什河和喷赤河之间的山区名字。

⑤ 即伊祃木的十叶教，今波斯的国教。十二位的信徒，如他们的名字所表明，相信十二位伊祃木，其中第一位是穆圣的外甥和女婿阿里，而第十二位，麻合底，仍活在某个秘密地方，他有天将从那里出现，以使世界充满正义。七位的信徒，即亦思马因人，在这十二位伊祃木中仅承认前六位，除这六位外，他们把扎法儿撒底黑之子亦思马因或者他的孙子穆罕默德算作第七位伊祃木。

⑥ Ẓarrāb"造币者"。

⑦ Sarrāj"鞍工"。

⑧ 他是阿合马——他攻占了亦思法杭的沙底司堡——之父。见荷治松，前引书，第85—6页和第95—6页。

⑨ 即阿里之子哈散，ḥasan义为"好的"。

⑩ mu'min是阿剌伯语的"信徒"。

⑪ Amīr-al-Juyūsh本身的意思就是"元帅"。这是著名丞相、原为一亚美尼亚奴隶别都鲁扎马里（Badr al-Jamālī）的称号，关于此人，见兰浦尔，《埃及中世纪史》，第150—3页。

⑫ 见前，第662页，注③。

⑬ 见前，第662页。

⑭ 据拉施特更完整的记载，这个奇迹是他预言船不会沉没。（穆.

可.）

⑮ 费里木（Firrim），巴凡德朝的旧都，位于东祃拶答而的山里，在帖张（Tejan）河一条支流的岸边、撒里（Sari）之南。同名（Farim）的一个县仍存在于该地区，即在哈扎尔贾里卜（Hazar-Jarib）的杜旦格（Du-Danga）区。（穆.可.）同见米诺尔斯基，《霍杜德》，第387页。

⑯ 今哈扎尔贾里卜山脉。（穆.可.）

⑰ 安底只鲁德（Andīj-Rūd）是今天阿剌模忒的四个属县之一。见穆.可.，第III卷，第388、389页。

⑱ 穆.可.，第III卷，第389—9页，指出，这可能是伊本额梯儿在520/1126—7年条下提到的拜哈吉地区中的亦思马因村子。

⑲ 拉比诺，《祃拶答而和阿斯特拉巴德》，第21页，提到一个在图纳卡崩（Tunakabun）——祃拶答而最西的县中叫做这个名字的属县，但在本文中我们宁估计它在阿斯特拉巴德地区的某地。

⑳ 关于赤纳昔克（Chināshk），东阿斯特拉巴德中库撒尔（Kuhsar）的一个属县，见穆.可.第III卷，第399—400页，拉比诺，前引书，第83—4页。

㉑ 顿巴文德（Dunbāvand）是德马文德的古形。（或为《元史·曷思麦里传》之秃马温——中译者注。）

㉒ 著名的塞勒术克诸侯（1072—92）。

㉓ abjad是仍用作计数的按其旧顺序排列的阿剌伯字母。Aluh-Amūt（ALH AMWT）的字母之价质——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此名的通常形式Alamūt（ALMWT）的价值——是1＋30＋5＋1＋40＋6＋400＝483。

㉔ 关于ra'īs的职位，见前，第i册，第112页，注⑧，同见朗布通，《波斯的伊斯兰社会》，第10页。

㉕ 《古兰经》，第iii章，第167节。

㉖ 塞勒术克朝的一个异密。见前，第i册，第278页，同见荷治松，前引书，第86—7页。

㉗ 见前，第636页，注⑮。

㉘ 关于拉施特的相应段落的译文，见列维：《拉施特的史集中对亦思马因教的解释》，第534—6页。

㉙ 见前，第646页，注㉘。

㉚ 直译是“紧闭教和学之门。”关于 ta'līm 的原则，见荷治松，前引书，第51—61页。

㉛ 译意是“强迫”。

㉜ 《古兰经》，第ii章，第6节。

㉝ “白石”。

㉞ “幸运之城”。

㉟ nā'ib。这里多半用来代替一般的muḥtasham“长官”。参看荷治松，前引书，第118页，注㊿。

㊱ “狮石”。

㊲ 佐瓦拉（Zuvāra）位于中波斯的阿底思单东北。

㊳ 穆.可.考证为韩达剌的八剌（Bara））雷斯特朗治译，第209页，210页），即今在沙鲁德（Shah-Rud）和沙非德鲁德（Safid-Rud）（吉兹尔乌赞（Qizil-Uzan））汇合处的曼吉尔（Manjil）。

㊴ “红-黄”，来自突厥语qizil“红”，sarigh“黄”。

㊵ 答剌村在塔巴斯（Tabas）以南，比尔姜德（Birjand）的东南；在附近的山里尚有一座古堡。（穆.可.）雷斯特朗治译韩达剌，第144页，把答剌堡描写成“一座非常坚固的堡垒；在堡内的山头上有一股泉水”。

㊶ 穆明纳巴德（Mu'minābād）县在比尔姜德以东一日程。

㊷ 引自前面第569页录用的一首诗。

㊸ 多半说的是马可波罗描写的“乐园”。见别奈代脱，第49—51页。

㊹ 《古兰经》，第xxii章，第11节。

㊺ 今沙合纳（Sahna）村，在西为必速通，东为坎加伐尔（Kangavar）之间的路上，几乎和两地等距离。（穆.可.）

㊻ 在拉施特的文字中，哈散萨巴向阿不勒法即勒作预言是在他访

问埃及之前。志费尼把这件事置于“很使它适当之处，在他返回后”，这被波文，前引书，第775页，引作志费尼“校改”《撒尔古扎昔特》的一例。

㊼《古兰经》，第xxii章，第11节。

㊽ 见前，第i册，第278页，注⑨

㊾ 兰麻撒耳（兰巴撒耳（Lambasar）的另一拼法）的遗址被弗累亚·斯塔克小姐在1931年访问过。见《阿杀辛的山谷》，第IV章（“阿杀辛人的兰麻撒耳堡”）。

㊿ 见前，第639页，注⑩。

(51) 指下面提到的八年围城。

(52) 兀思塔完德（Ustāvand）完全不为人所知。

(53) 阿剌模忒河的一条支流（安底只鲁德，属县的名字，由此而来）。

(54) 《古兰经》，第xi章，第84节。

(55) 这段话不清楚。荷治松，前引书，第118页—19页，认为它的意思是阿不阿里被委托管理财政。

(56) 另一读法是剌必阿II月26日，即6月12日，一个礼拜四，仅差一天。这看来更有可能。路易士教授告诉我，亦思马因的日期常相差一天，因为他们使用一种天文历。

(57) 关于这个史学家，阿不-亦撒黑·亦卜剌金·本·希剌尔·萨比（Abū-Ishāq Ibrāhīm b. Hilāl as-Sābi'）（死于994）及其著作（一部布叶朝的历史），见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8页。

(58) 穆圣同时代著名诗人阿不答剌·本·哲伯拉（'Abdallah b-az-Ziba'rā）撰写的一首巴依特的后半部。（穆.可.）

(59) 《古兰经》，第ix章，第110节。

(60) 1118—35。

(61) 《古兰经》，第xliii章，第22节。

(62) 1135—6。在他遇刺前两年他已被他的叔父穆合塔非（Muqtafī）（1136—60）所废。

(63) 《古兰经》，第xviii章，第103—4节。

〔XIII〕

布祖尔格乌迷德之子穆罕默德的儿子哈散的出世

哈散生于520/1126-7年。当他快到晓事年龄时，他抱着愿望去研习哈散萨巴和他自己父祖的学说；他按萨巴的方式，使用同一伊勒扎马特①（ilzamat），认真阅读了宣传的经文（sukhan）。因此他变得擅长于解说他们的教义。在把苏菲教的微言（mavā'iẓ）大义（nikat）跟这些格言相揉合，并把他自己的铨释或多或少地注入同一模子后，他在其父穆罕默德生时 687 不断发表些德行警句和类似的东西，以此凡夫俗子初次耳闻时（这叫做“蠢闻”）对之惊叹不已，由是推崇了该宣传；同时以他态度之谦和，言辞之雄辩，他争取到那些人中的大部分。因他的父亲原来毫无这种本领，他的儿子，连同所有这些装饰和点缀，就成为他旁边的大学者，因此无知百姓的愚昧愈发严重，愚民企求跟他走。又因不曾听到过他父亲有类似的言论（maqālāt），他们开始认为这就是哈散萨巴曾许诺的伊玛木。百姓对他的信仰日增，他们赶紧把他当作他们的首领来追随。

他的父亲，穆罕默德，听到了这种事情，注意到百姓在想些什么。他在烙守他父亲和哈散（指哈散萨巴——中译者注）立下的法规中，对于替伊玛木进行宣传和形式上遵奉穆斯林的作法，是一丝不苟的；故此他认为他儿子的行为跟那些法规不合。

他因之严厉训斥他，并在召集百姓后说出如下的话："这个哈散是我的儿子，而我不是伊祃木，仅是他的一个答亦。不管谁听了这些话并相信它们，谁就是一个异端（kāfir）和无神论者（bī-dīn）。"以这些理由，他用种种酷刑和拷打惩罚了一些相信其子是伊祃木的人，并且一次就在阿剌模忒把二百五十人处死，然后把尸体缚在另二百五十个判同样罪者的背上，他驱逐后面这些人出堡。于是在这种方式下他们受到挫折和镇压。

哈散本人变得来担心事态的后果，因害怕他的父亲，他撰写了申明他没有犯这种罪行（ḥavālat）的文章，否认他信奉688 那些教义，并且申斥和咒骂自称相信这类说法的人。他煞费苦心地去批驳这些原则，拥护和支持他父亲的教义，其结果是编写了其言论至今仍在该百姓中著称的小册子。

哈散经常偷偷喝酒。他的父亲对此有所风闻，极力要查明真相。哈散使用种种手腕去开脱自己的罪责；最后他父亲的怀疑被打消。

现在他们的反宗教的和无廉耻的信徒，完全抛弃了沙利阿特的作法者，认为犯罪和酗酒是许给的伊祃木出世的信号。当哈散由此继承他的父亲时，他的信徒和支持者因为信仰他，竭力向他表示尊崇；他们认为他就是伊祃木。他在他那方面，一朝大权在握，并不斥责和处罚他们发表这些谬论，反之，在他登基的头几天他就开始废除或修改从哈散萨巴时代以来奉行的合法实施及伊斯兰的惯例。同时在559年剌马赞月〔1164年7－8月〕，他命令在阿剌模忒下面一个广场上搭一座讲坛，其方式是坛面（qibla）应在跟伊斯兰习惯相反的方向。于是当剌马赞月17日〔8月8日〕到来时，他命令把他召到阿剌模忒的各省居

民集中到那个广场上。四面白、红、绿、黄四色大旗，那是为此目的弄来的，拴在讲坛的四根柱子上。然后登上讲坛，他向着那些在他错误领导下正走向毁灭和沉沦的惊讶歹徒，表示说，从他们的邪恶首领，即根本不存在的想象的伊祃木那里，有个人曾秘密地去找他，带来，用他们的话说，一篇有关遵行他们的邪说的忽惕巴和稿子（siȷill）。同时站在那座放错地方的讲坛上，他以他自己的牵强附会的信条为题，发表了一篇演说。他们的伊祃木，他说，已向穆斯林们，还有他们，打开了他的哀怜之门和慈悯之户，并且把〔他的〕怜悯〔证据〕送给他们；他曾召集了他的精选奴仆，解脱了他们对沙利阿特的责任、负担和义务，使他们复活。他这时用阿剌伯语读一篇忽惕巴，其中不仅内容全是胡说八道和谬论之杂凑，连语言本身也大都支离破碎，满是大别字和混乱的辞句；而这些，他申明，就是他们不存在的伊祃木的未知言论。 689

他的一个愚昧的、走上邪路的信徒，一个懂得点阿剌伯语的家伙②，被哈散安置在讲坛的台阶上，翻译这篇邪说和这些罪过的话，用波斯语把它们向那些在场者作解说。忽惕巴的要旨如下：“布祖尔格乌迷德之子穆罕默德的儿子哈散，系吾人之哈里发，呼扎特（hujjat）和答亦③。吾人之教派（shī'a）必须在一切精神的和世俗的事上服从和追随他，视他的命令为约束，并把他的话当作吾人之话，还须明白，莫剌纳，（泥土堵塞彼等之嘴！）④已开恩于他们，使他们得到他的怜悯，带他们去见真主。”⑤

他宣讲了这些既不见于真主的法典，又不为理智所接受的谎言和妄语、骗人的鬼话和无神的谬论。

结束了他的乏味演说和无说服力的忽惕巴诵读，哈散走下讲坛，行了两次节日⑥祈祷的礼拜，这时，摆开一桌筵席，邀690 请百姓开斋，在歌午的奴仆和禁用乐器的包围下，他们这样做了，一如在节日期间尽情欢乐。同时哈散说："今天是一个节日"。从那时以后，异端（愿他们当中的残存者罪有应得！）习惯把剌马赞月17日叫做"复活节"，他们大多要在那天贪婪地喝酒，公开地纵情于冶游；那些愚徒用类似的丑行，甚至用更无耻的作法，企图侮辱和搔扰不幸住在他们当中的穆斯林。

> 尽管我住在他们当中，我却不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 但泥土是一座金矿。⑦

现在这个本性丑恶的哈散，人类的愚蠢蛊惑者，在上述的演说和忽惕巴中宣称他是代表伊祃木的呼扎特和答亦，即他的唯一的付摄政者和代理，⑧而在实际上他是布祖尔格乌迷德之子穆罕默德的儿子，因为在他们堡垒和山寨的门上，在墙上的铭文中，以及在他著作的题名中，他处处都写道："哈散，穆罕默德之子，穆罕默德系布祖尔格乌迷德之子"。但在尔后，在那些迷途愚民的其他不外乎谎言和杜撰的言行中——有似俗话所说："在喝泡沫时他偷偷地吸〔奶〕"；在他撰写的无根据的论文和他对自己的粗俗教义的解说中，他有时暗示，有时直言不讳地声称，尽管表面上他被认为是布祖尔格乌迷德之子穆罕默德的儿子，事实上他却是一个伊祃木和一个伊祃木的儿子，穆思坦昔儿之子尼咱儿的一个后人。

这样，当他把宣传的文字连同他们称为“复活宣传”的标记[9]送往忽希思坦，要求把那个怪物也在那里宣传时，这个声明就明确地公布了。其经过如下。忽希思坦的长官叫做拉耶 691 思木楔非儿，他是他在该邦的代表。上面提到的忽惕巴、稿子和讲话，哈散通过可寒（Khaqan）之子穆罕默德之手交给了他，以便在那里向百姓宣读。同时通过那个家伙之口，他按上述谎言的调子把信息传给忽希思坦的居民。

559年祖勒合答月28日〔1164年10月18日〕，在叫做穆明纳巴德[10]的城堡，那是他们邪说异教的巢穴，拉耶思木楔非儿搭起一座离开正道和通往迷津的讲坛，一如他的无耻的伊玛木在阿剌模忒之所为。接着登上这座讲坛，他宣读交给他的忽惕巴稿子和演说，随后，可寒之子穆罕默德踏上讲坛的第二级，传达哈散的口头指示，其内容如下：“穆思坦昔儿原先送信给阿剌模忒说，全能真主始终有一个在人们当中的教主(khalifa)，这个教主又有他自己的教主。他，穆思坦昔儿，当时是教主，而哈散萨巴是他的教主。如百姓服从哈散并追随他，那么他们也要服从他，穆思坦昔儿。现在今天，我，哈散，表明我是真主在地面上的教主，这个拉耶思木楔非儿是我的教主。你们须服从他的命令，把他说的无论什么话当作你们的职责。”

在那异端的老巢穆明纳巴德[11]泄露这些丑事和公开这些罪恶的当天，那群人就在那座讲坛的阶级上和在它的四周，弹起竖琴和三弦琴，并且公开酗酒。

现在这些可耻的蠢货和伪善的歹人，对于恶徒哈散的无足道的出身和空虚的家世，有两个传说，而且它们是两者皆误；哈散实为一该咒骂的偶像，他们把他的先世追溯到一个假伊玛

木，如他们企图根据一份错误系谱所表明，系出自尼咱儿家族。“以谬论为依据者必定是荒谬的。”然而，它们当中较著692名的传说和在他们中间更普遍相信的一个，有如下述。根据它，他们并不回避把他玷辱为一个私生子，并一致说，有个来自埃及的人，叫做哈的阿不勒-哈散赛底(Cadi Abul-Hasan Sa'idi)，穆思坦昔儿的近亲和心腹，他在488/1095年，即穆思坦昔儿死后一年，到阿剌模式去找哈散萨巴，在那里呆了六个月，于同年剌扎卜月〔1095年7-8月〕返回埃及。哈散萨巴严令要优礼厚待他，并尽力把他来款待。同时他把尼咱儿的孙子，他们的一个伊祃木，乔装改扮，携至阿剌模忒；但他除哈散萨巴外没有把那个秘密告诉任何人。于是他们让他住在阿剌模忒下面的一个村子里。因为在冥冥中天意的安排，由此伊祃木圣位的驻地要从埃及移至低廉地方，而且他们称为“复活宣传”的丑剧要在阿剌模忒演出，于是来自埃及的那同一个人[11]，或者他在阿剌模忒境内生的儿子——因为他们并没有被告之事情的真相——跟布祖尔格乌迷德之子穆罕默德的老婆私通，她就给这个伊祃木怀了哈散，而当他在布祖尔格乌迷德之子穆罕默德家里不祥诞生时，穆罕默德本人和他的信徒都认为他是穆罕默德的儿子，而他实际上是一个伊祃木，并且是伊祃木的儿子。

这是比较著名的传说，并且是作为更真实可靠的说法在他们当中被普遍接受的一个；然而它是以种种丑闻和秽史为根据。首先，他们承认他的伊祃木圣位的那个年轻人，是一个私生子和通奸的产儿。如诗人说：

当眼光愉快地落在私生子身上并且
贱种的品质是高尚的……

其次，他们给他立的假系谱违反了选民穆圣（真主祝福他，赐他和平！）的圣传："扔在毡子和石头上的孩子属于奸夫！"真主的使徒说得对，　693

因为这话是哈德罕（Hadham）说的。[12]

再有第三点——而这是来世中苦难和毁灭的根源，最大的灾祸——想要弥补这个错误的传说，他们拿真主派出的先知们来作类比，把这同样的假情况加给那些圣人，宣称哈散的血统有似哈里勒-阿拉·亚伯拉罕（Khalil-Allah Abraham）之子扎比哈-阿拉·伊斯梅尔[13]（Zabih-Allah Ishmael）（真主赐福给他们两人！）的血统，后者实际是那个以麦尔启兹德克之名在《旧约》五经中提到的簇力克撒兰的儿子，如本书所已述及；[14]伊斯梅尔，根据这个迷途的教派的说法，是他们的一个伊衵木，仅外表上是亚伯拉罕（真主的恩福降诸其身！）的儿子。而根据他们的这个声明，伊斯梅尔是一个伊衵木，但亚伯拉罕却不是。

另一个传说，为布祖尔格乌迷德的族人和后人，即阿剌模式地区的领导人物，所接受者，有如下述。布祖尔格乌迷德之子穆罕默德在阿剌模式堡中生了个儿子，同一天，在阿剌模式山下的一个村子里，哈散的母亲给那个无名的伊衵木——他是不存在的——生了哈散。三天后，一个妇人登上阿剌模式堡，进入布祖尔格乌迷德之子穆罕默德的家（sarāi）。好几个人看

见她在她的察都儿下带了样东西。她坐在穆罕默德的儿子睡觉的地方，由于天意，周围没有别的人。她把这个哈散，伊祃木694之子，放在另一个孩子的位置上，然后抱起另一个孩子，即穆罕默德之子，她在她的察都儿下把它带走了。

这个传说的说法，比头一个甚至更荒诞不经——一个陌生女人进入一个国王的宫室，那里没有人守在王子身边，拿一个别的孩子换了小王子，没有任何人发现就把它抱走了；而父母、保姆、奴仆和侍从竟然看不出这个陌生孩子和他们自己的孩子之间有所不同！此说法无疑地是秉性高傲、背离常情和违反风俗习惯的结果。作为对此说的支持，据说这个哈散的儿子穆罕默德说：“哈散对布祖尔格乌迷德之子穆罕默德的犹子关系，有似伊斯梅尔对亚伯拉罕（和平赐降给他俩！）的关系。唯一不同的是，亚伯拉罕知道伊斯梅尔是伊祃木的儿子，不是他自己的儿子，因为交换儿子是他知道和同意的，没有向他保密；而布祖尔格乌迷德之子穆罕默德却不知道这个秘密，把伊祃木哈散看成是他自己的儿子。”

那些主张另一说法和前一传说的人称：在孩子出生后，布祖尔格乌迷德之子穆罕默德发觉孩子不是他的，并且发觉据该异端教派认为系伊祃木的那个家伙，跟他的老婆通奸；因此他秘密地把那个家伙处死。按这个推测，布祖尔格乌迷德之子穆罕默德杀了个伊祃木。

如我们在前所提到，穆罕默德在实施伊斯兰的风俗，以及在把沙利阿特的原则用于万恶之源的哈散萨巴教义时，曾是一丝不苟的。

〔因这个缘故〕，他们对他没有好感，大多咒骂他；同时他们

不许[15]朝拜他的坟墓，这墓就在哈散萨巴、布祖尔格乌迷德和阿底思单的不阿里等的墓侧。而且整个异教徒（愿真主抛弃他 695 们！）再度[16]分为两派，这次是对这个哈散和尼咱儿之间的代数上有分歧。有人说在他们之间有三代人，并且必须用他们作为伊祃木的称号来叫他们，因为，如他们所说，他们的名字是不知道的，而在事实上，如俗话说，它们是无关紧要的名字。那么，他的世系，据这派人看来如下：哈散系哈希尔·比-忽瓦特-哈拉(al-Qahir bi-Quwwat-Allah)之子，哈希尔系穆合塔底(al-Muhtadi)之子，穆合塔底系哈底(al-Hadi)之子，哈底系穆思塔法·尼咱儿(al-Mustafa Nizar)之子，尼咱儿系穆思坦昔儿之子。另一派人说在他们之间只有两代，因为哈希尔·比-忽瓦特-阿拉是哈散自己的称号，他们说的世系如下：哈散系穆合塔底之子，穆合塔底系哈底之子，哈底系尼咱儿之子。

在异端的普通言谈中，哈散被叫做阿拉·兹克里希·撒兰[17]('Ala Zikrihi 's-Salam)，而在最初，当开始用于他时，这个称号是他活着时他们彼此常用来打招呼的祈祷，后来它变成他的一个著名称号，他也就不叫别的什么了。

现在这个无价值的教义的本质，这个坏到底的宣传的秘密，有如下述：仿效哲学家，他们把这世界说成是未经创造的(qadīm)，时间是无穷的，复活是精神的。他们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解释天堂和地狱“及其中的一切”，以至赋与这些概念(vujūh)一种精神的涵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说，复活发生在人们去见真主，万物的真相和秘密得到揭露，而且礼拜的行为被废除的时候，因为在这尘世上一切都是行为，没有清算，但在未来世界中，一切是清算，没有行为。这是精神的

〔复活〕，一切宗教信仰所期待的和许给的复活也是这个，它是由哈散揭示的。而作为它的结果说，人们摆脱了沙利阿特强加给的责任，因为在这个复活时期，他们必须在每一点上都归于696 真主，抛弃宗教法律的仪式和已定的礼拜习惯。沙利阿特中规定，人们必须每天礼拜真主五次，与主一起。那个规定仅仅是形式上的（Ẓāhir），但现时在复活〔的日子〕里，他们必须始终心里与主一起，保持他们的灵魂面孔恒久地朝向神体，因为这是真正的祈祷。

他们用同样方式解释所有沙利阿特的原则和一切伊斯兰的习惯，从而视过去的礼仪已被废除；同时就大部分说，他们取消了合法与非法〔的概念〕。哈散曾屡次有时隐晦地，有时露骨地说，一如在沙利阿特时期，倘若一个人不服从和礼拜，而是按复活的法令行事，把信仰和礼拜视为精神的，那么他要受到惩戒，遭到处罚，并被掷以石头；同样地，倘若在复活时期，一个人按照沙利阿特的法令行事，勤勉地去作物质的礼拜和其他类似的仪式，那么他受到惩戒，被处以死刑，掷以石头和遭受严刑，那就更有必要的了⑱。他按这个调子发表了更多的奇谈怪论。

沿着这条蛊惑、煽动、反对和挑唆的道路，那些可怜的家伙在孽海中沉浮，在惶恐的沙漠中迷途。同时“因失掉了今世和来世”，⑲他们最终实行纵欲主义（ibāḥat），他们当中的一些极端分子把它采纳作他们的教义，有些人（泥土堵塞他们之嘴！）把他们迷途的伊祃木，那些贱若禽兽爬虫者，奉为神明。

当他们认为应当公开这个新异教（bid'at va ilḥād）时，

该地区中一些理智未泯、头脑尚有辨识之明的居民，念着〔谚语：〕“带着他的脑袋逃跑者，由此获全”。他们抛弃了在那 697 些迷途之民中的住宅，秘密地和公开地流入穆斯林的国土，特别从忽希思坦，大量百姓从该邦迁居，在呼罗珊安家。“由是，遣送信徒为吾人应尽之责。”⑳不能够或者不愿意离开他们老家的其他人，仍保有他们的家庭、土地、财产，同时在他们的困境中不得不背上异端的称呼和丑名，但他们心里还是穆斯林，而且，凡在他们可能之处，秘密地遵行沙利阿特的法规和禁戒。这样，在异端（愿真主抛弃他们！）州邑中百姓的总情况有如下面古兰圣经的诗句所说：“吾人导引彼等中某些人入正途；但很多人是作恶者。”㉑

因为这个伪证和赝铸，被他们叫做比拉·兹克里希·撒兰的哈散，布祖尔格乌迷德之子穆罕默德的儿子，被奉为复活之主（qā'im），而他的宣传称为复活宣传。

现在，在那些虔诚和信仰的芳香尚达其心灵之鼻的人当中，有那么个哈散的连襟，叫做哈散，纳麻瓦儿（Namavar）之子，布叶朝最后的残存者之一，他的老家在低廉县，如史书所记载㉒。这个人不能容忍那些可耻罪行的蔓延。真主怜悯他，酬奖他意图之善良！在561年剌必阿I月6日〔1166年1月9日〕，他刺杀蛊惑者哈散于兰麻撒耳堡，于是他从这尘世“奔赴真主的烈焰”。

他的儿子，名叫穆罕默德，被这个已死的家伙安置来掌管他们的邪教，并且按他们的信仰被指定为伊祃木，在他继承他的父亲时是十九岁。“黑暗一层压一层”。㉓他用酷刑处死了纳麻瓦儿之子哈散，还有所有他的亲族、妇孺和子女，该邦中 698

布叶朝的一切后人，并且绝灭了布叶[24]的一族。

这个家伙，名为穆罕默德，即该称赞的[25]，但实为该咒骂的，在传播他们称为复活宣传、其必然结果是纵欲主义（ibāḥat）的异端（ḅid'at）中，比他的父亲更极端，而且更露骨地以伊祃木自任。他也自称懂得哲学，尽管对它和所有其他的科学一窍不通。他要把得自哲学家的辞句塞进他写的粗俗论文和他发表的东扯西拉的原则中，而且通过对他们那种神秘观点的介绍，要极力炫耀他的博学。穆圣（天福及和平降诸其身！）曾说："以非其本人所有之物来装饰自身者，有如披上伪装之人。"在他对阿剌伯文体、哲学、训诂、圣训、谚语和诗歌——因为他假装懂得所有这些东西——的评论中，他的词句和语言充满了讹误、荒诞、差错和别字。

按照神示的经文："主将留下彼等在其流浪中神志错乱，"[26]他被允许统治四十六年之久，在他统治期间，异教徒流了许多无辜的血。他们挑起事端，干尽坏事，进行打劫虏掠的勾当；而且固持异端的罪恶，巩固邪教的基础。

穆罕默德有两个儿子，长子哈散，按扎兰丁的称号来称呼。他生于562/1166-7年。在他幼年时，他的父亲曾指定他为继承人。当他长大和显露出才能时，他拒绝他父亲的教义，对纵欲主义（ibāḥat）和异端的习惯感到厌恶。因他的父亲猜出了他的感情是什么，一种对立便出现在他们之间，他们彼此猜忌和不信任。每逢有朝见或大会，扎兰丁想进入朝见殿时，他的父亲常提防他，对他提心吊胆，并且常在袍内穿上盔甲。而一些异教徒，那些他能够在他们对罪恶宣传的阐释中作为极端分子予以信赖的人，他总是留在身边保护他免遭其子所施的毒

699

手。

现在扎兰丁·哈散，不管是因为他的正教信仰还是因为他对他父亲的敌视（“真主最知道人们思想中的东西，因为人们自已从外表来判断，而真主掌握内心；因此让他按其功过要么受到赞扬，要么受到谴责”），图谋穆罕默德，暗中遣人去见八吉打的哈里发和其他国家的算端和诸侯，申明说，跟他的父亲不一样，他在信仰上是个穆斯林，当轮到他统治时，他会废除异教，重行伊斯兰的仪式。他用这种方式铺平道路，〔为未来〕作好准备。

那个值不得称赞的㉗穆罕默德和堕落的首领，死于607年剌必阿Ⅰ月10日〔1210年9月1日〕；而有人说他是给毒死的。

他由他的嗣子扎兰丁·哈散继承。就从登基之时起，扎兰丁宣布信仰伊斯兰，严厉斥责他的百姓和党徒信奉异端，严禁他们继续信下去，要他们接受伊斯兰和遵行沙利阿特的典仪。他遣使给八吉打的哈里发、摩诃末花剌子模沙及伊剌克和别的地方的蔑力克和异密，把这些变化通知他们；因他在他父亲生时已把他的情况告之了他们所有的人而准备好途径，他们现在相信他的话，特别在八吉打，那里颁发了一道承认他改宗伊斯兰的敕令（ḥukm），并向他表示种种恩宠：开放跟他的联系，用尊号来称呼他。因这个良好的转机，在所有伊斯兰国家中都宣写了法特瓦认可他和他的百姓归依伊斯兰和允许跟他交往通婚。他以新穆斯林扎兰丁而知名，当他统治期间，他的信徒被叫做新穆斯林人。 700

他下命在他的领土内修建清真寺，又派人从呼罗珊和伊剌克召请经律博士，对他们礼遇有加，他们这时在他的国土中受聘

为哈的、牧师和其他宗教职位。

可疾云的百姓起初拒绝接受扎兰丁及其信徒为穆斯兰。这是因为他们的虔诚和他们教规的严格，也因为，由于他们接近异端，他们是太知道他们的假话和欺诈；他们在他们手中曾吃苦受害，双方打过仗，他们之间的仇怨根深蒂固。所以他们的哈的和伊祃木们进行调查，持慎重态度，要求那个申明的事实证明和证据。然而，在他们的改宗为八吉打颁发的法特瓦以及其他穆斯国家的伊祃木们所承认后，扎兰丁尽量去争取〔可疾云的人〕。他力图得到〔该城〕首脑人物的好感，说服他们派几个知名人士到阿剌模忒去查阅哈散萨巴及扎兰丁自己祖先的图书馆，从中选出他父祖和哈散萨巴撰写的大量文章，尚有论述异教及无神论的教义、反对穆斯林的信仰的其他书籍。扎兰丁下令就当着那些可疾云人的面，应他们的敦请，把这些书焚毁；同时他对他的祖辈和那个宣传的作者们进行咒骂和攻击。我看见一封在可疾云的哈的和名人手中的由扎兰丁·哈散口授的书信，其中他谈到他之接受伊斯兰，采纳沙利阿特的仪式以及从他父祖的邪说和信仰中之解脱。而且扎兰丁亲笔在该信前面写了几句话，在叙述他从他们的信仰（maẕhab）得到解701 放中，当他遇到他的父亲和祖辈的名字时，他添上这句咒语：“愿真主火烧他们的坟墓！”

那么，像这样，扎兰丁及其信徒的改宗公开了，穆斯林们终于跟他们保持很友好的关系，当代的哈里发和同时的算端们禁止他们的部下进攻和杀害他们。

扎兰丁的母亲是一个穆斯林女人，在609/1212-13年前去朝圣，扎兰丁派了一个沙比耳陪同她。她在八吉打受到尊敬和

礼遇，在进香途中她的沙比耳被放在〔其他〕诸候 (muluk-i--aṭrāf) 的沙比耳之前。[27]

扎兰丁跟阿塔毕木楔非儿丁·斡思别——他是阿兰和阿哲儿拜占的国王，变得来十分友好；而他为他之卖力胜过了对别的诸侯。伊剌克的君王 (mutamalik) 纳速鲁丁·明里[28] 跟这个阿塔毕敌对，他的士兵正计划进袭扎兰丁的国土。阿塔毕和扎兰丁结成同盟，在610/1213-14年，扎兰丁进入阿哲儿拜占援助阿塔毕，向明里开战。当扎兰丁在他国土中的一年半时间内，阿塔毕隆重地招待他，他们之间情同手足。阿塔毕常送他丰足的粮草供应和大量的金钱，以致在满足了扎兰丁在各种口粮 (anzāl u 'ulūfāt) 方面的需要，以及在散发了不仅授与他的大官、也授与他的普通士兵的礼物和荣袍后，他仍要每天把一个帕尔帕拉[30] (parpara) 金的那送给他的库藏作为日常费用 (ḥavā'ji-bahā)。

扎兰丁和阿塔毕斡思别在拜勒寒暂时驻留，他们联合遣使给八吉打、西利亚和其他国家，要求帮助把明里赶出伊剌克。 702
从八吉打派出木楔非儿丁·瓦吉合沙布[31]和一支大军去援助他们，并有命令叫宰奴丁·阿里·屈出克[32] (Zain-ad-Din 'Ali Küchük) 之子木楔非儿丁·阔克布里[33] (Muzaffar-ad-Din-Kök-Böri) 率一支军旅从额儿比勒去跟他们会合，其条件是，在战斗之日他们应按他的意见和计划行动，并服从他的指挥和调遣。从西利亚也派出一支军队去援助他们。

在611/1214-15年，他们打败纳速鲁丁·明里。此战的记述是著名的，这里介绍它不符本史书的安排。赛甫丁·阿格剌迷失[34]被安置在伊剌克代替明里，同时把阿八哈耳 (Abhar)

和赞章交给扎兰丁作为他劳苦的酬赏；这两个城市和县由他的官吏（gumāshtagān）治理了若干年。

在伊剌克、阿兰和阿哲儿拜占住了一年半后，扎兰丁现在返回阿剌模忒。在这些征途期间和居留在那些州邑的过程中，他的作一个穆斯林的要求得到更广泛的承认。穆斯林们现在更自由地跟他交往。他向基兰的异密们要求跟他们的妇女通婚。他们不干，拒绝不经八吉打的许可就同意。因此扎兰丁派一名使者到八吉打，大教主纳速儿·里-丁-阿拉答应他的请求，允许基兰的异密按伊斯兰的法律跟他联姻。根据这个判决，扎兰丁

703 取了基兰异密们的四个女儿为妻，其中头一个是凯迦乌斯之妹，她仍然在世，并且是库突姆[35]（Kutum）县的统治者（mutamalik）。扎兰丁的儿子阿老丁·穆罕默德（'Ala-ad-Din Muhammad）就是这个妻子所生。

他们[36]说，当世界皇帝成吉思汗从突厥斯坦出师，到达伊斯兰诸邦之前，扎兰丁曾秘密地遣急使给他，致书表示他的臣服和归顺。这是由异端所供述，真相不明，但这点是很明显的：当征服世界的皇帝成吉思汗进入伊斯兰诸邦时，乌浒水这一边第一个派出使臣，表示效忠，愿意归降的君王就是扎兰丁。

他采用公道的作法，奠定正义的基础，但他死后，他的蠢子和歹徒们由于卑劣和愚顽，并不去巩固和完成那个基础，而是因他们的恶意，或者，因不可抗拒的恶运，他们着手破坏那个规划，迄至他们自食其果。"搞阴谋只能害行使阴谋的人。"[37]

阿不塔里卜之子，大教主阿里（愿他得到和平！）有次在一篇训诫中谈到一些因他们的诡谋而受到恶报的叛逆者。他所说的只言片语适用于前面提到的那些人和刚载录的有关他们的

情况："彼等种下罪恶，用傲慢浇灌它，但是他们却遭到毁灭。"

阿老丁继承扎兰丁时是九岁，后者死于618年刺马赞月中〔1221年11月初〕。他就这么一个儿子，前面提到的阿老丁。

致扎兰丁于死的疾病是赤痢，有人怀疑他是被他的妻妾跟他的姐姐和一些族人共谋毒死的。按他的意思掌管国政和监护 704 其子阿老丁的丞相，把他的很多亲戚、他的姐姐、妻妾、心腹和密友处死，因有这种嫌疑。

现在阿老丁仅仅是个孩子，没有受过教育，因为据他们的邪说和迷信，他们的伊祃木，不管是婴儿，青年或老头，本质上都一样，他无论说什么或做什么，也无论他是怎么个情况，必定都是正确的，服从他的命令就是那些没有宗教的人的宗教。所以，阿老丁采取的不管什么样的行动，没有人能够对它表示反对，又因他们的罪恶信条，他们不愿让他受到谴责，规劝或正确教导。其结果是，他们不顾他们的精神和世俗的责任，不顾他们随伊斯兰采纳的法律习惯，也不顾国事的治理；而这个被他们选来负责精神和世俗事务并被推为他们利益保护者的傻小子——

> 谁要找乌鸦为响导，
>
> 祆教徒的墓地就是他午休之处——㊳

经常跟一群别的孩子嬉戏，养驼育羊，朝政的治理则由女人来决定，他父亲奠定的根基被推翻，他的正在实现的计划被破坏，首先，那些因害怕他的父亲而采纳沙利阿特和伊斯兰，但在他们的肮脏心灵和阴暗思想中仍信仰其祖父的邪说的人——"他们

被迫把这牛犊吞下他们的肚里”[39]——看到现在没有人阻止他们去干被禁止的罪恶和丑行，逼迫他们奉行〔正教的〕法律和作法，遵守正义和正统的惯例，就再回到他们的异端和邪教，同时在过了一些时间后恢复了他们的权力和力量。而其余的人，他们曾经因信仰才采纳伊斯兰，并想继续信下去，害怕受到异端的打击和压迫，为他们的性命担忧，再度掩盖他们是穆斯林的事实；于是异端（愿真主永不许它重返！）第二次在那该死的百姓和倒运的群众中占上风。因这个缘故，宗教和国家的利益，今生和来世的事情，被置而不顾，面临彻底的毁灭。

705

这个孩子统治了约摸五、六年后，他们雇请的一个医师，不按指示和劝告办事，尽管这个孩子没有病，也找不到其他理由，却切开他的一条血管，放出大量的血。他的脑子受损，妖魔出现在他面前，不久他就害了忧郁症。没有人有胆子提出让他进行调理或者作某种治疗，那里的医师们和那些有点头脑和常识的人不敢说他害了忧郁症或类似的病，否则该教的平民会要他们的命，因为这类病，实际连同神志不清和智力衰退，不可以加诸伊祃木，要不然他的一些命令和行动可以归因于思想的混乱，机体和脑子的损坏。结果病势日增，他完全给病压垮了。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年中，这个病的影响，加上天生缺乏智力，幼年失教，把愚顽的阿老丁变成一个仅宜系以手铐脚镣的疯子。（既然这事发生在现代，人人皆知他的恶习．他的颓废空想，他的痴昧和失常，他的极端疯狂和他的可憎习癖，那就无需在此重提这些事；重述它们要占太多时间，实在说其中仅百分之一的事都不能写进〔许多本〕书里）〔除这些事外〕还要加上为王的高傲，以及这样一种人的狂妄；他的信徒和支持者从他幼年

706

到他生命结束，始终不过是愚蠢之徒；因为他们的空想和蠢念，使他脑子里记住，并且使他阴暗的心胸和盲目的思想中深信：他所想的每件事，他都是从“永存碑”[40]上的铭文读来，他所说的每句话都是由神的启示而说出，而他思想言谈中的任何过失或错误都是不可能的。最后，已经入邪的他也受到这个欺骗，不时对过去事件发表些〔在他们看来〕是奇迹的谎话，也对未来透露些神秘的信息，这都是暗中瞎撞，信口雌黄，露骨撒谎和纯粹无耻；在发表这些胡话中，他不计较聪明人怎样把谎话告诉他。

因为缺乏教养和阅历，他是那样脾气坏和无耐性，以致没有人敢反对他，或者当着他的面提到他多少有些烦恼的国政：无疑地，对提意见的人的回答是立即予以处决，其中包括可耻的支裂和断肢在内的酷刑。其结果是，所有关于他国家的内政外交及敌友的行动的消息，都对他进行封锁一甚至他派往各个王宫的使臣，当他们返回时，决不把国王们对他的要求和提议的回答告诉他，因为这不合他的胃口。尽管他发觉了这点，他不把它说出来；没有谋士斗胆向他透露一个字。现在所有这些致国王们的使信，不过是成堆谎言，一套假话；但他认为这些被他自已的蠢徒或出自无知或出自害怕而假装相信的谎话，会在国王的宫廷中得到采纳，而且智士也会被它们欺骗。

盗窃，拦路打劫和袭击，在他的纵容或不在他的纵容下，每天都在他国内发生；同时他认为他能够用假话和赏钱来开脱 707 这种行为。当这些事超过了一切限度时，他的性命、妻妾、子女、家庭、国家和财产就因那种癫狂和错乱而丧失殆尽。这是一件无需细说的事，因为它是如此清楚和明白。

鲁坤丁·忽儿沙是阿老丁的长子，当他是个孩子时阿老丁本人仅是个青年人，因为论年龄他们之间只相差十八岁。鲁坤丁还小时，阿老丁经常对他说他要成为伊玛木并且是自己的继承人。他长大后，他们的歹徒对他和他的父亲，在地位上或在给予的崇敬上,没有区别；他的话和他父亲的话一样都是法律。阿老丁变得来敌视他，现在常说要立另一子为他的继承人。他们的信徒，根据他们的教条，拒绝接受这个，并说只有第一次指定才是有效的。

阿老丁总是打搅鲁坤丁。在他经神失常和忧郁症的狂乱中，他不断无缘无故地折磨、迫害和惩罚他。他老得跟妇孺呆在一间跟其父相邻的房子里，白天不敢外出。每当他的父亲酗酒，或者按他的习惯去看他的羊群，或者忙于别的事，以此不注〔意他儿子的活动〕时，鲁坤丁就离开他的房间去喝酒，或者到他想去的地方去。

在653/1255-56年，阿老丁的经神错乱越发严重。同时，因为一些说来罗嗦，不宜收在本史书的天因和偶合，他对鲁坤丁的不满增加了，他不断打骂和折磨他；他的攻击和恐吓比过去更频繁。鲁坤丁感到跟他一起性命难保，确实是常说：“跟我父亲一起，我的性命难保。”因此他计划逃开他，到西利亚的城堡去，占据它们；要不就占领财宝和储备充足的阿剌模忒、708 麦门底司和鲁德八儿的〔其他〕几座堡垒，并在离开其父后起兵造反。

恰好那一年阿老丁朝中的大臣和首脑大多变得来害怕他，因为没有人确保他的性命。他们有的被他骂作追随鲁坤丁，同时他因此生他们的气；对另一些人，按他的歪心肠和混乱头脑，

他给安上其他罪名，而且他时时骚扰和折磨他们。尽管在恐惧中他们彼此不说什么，表面继续他们从前的伪善，上下却都对他生厌，并觉察到，当不祥征兆出现在他事业上时，他所采取的措施，保不住国家。

鲁坤丁把下面的理由当作诱饵。“因为”，他说，“有我父的恶行，蒙古军打算进攻本国，而我父什么也不管。我将脱离他，遣使给地面上的皇帝和他朝中的奴仆，表示纳款臣服。从今以后我将不容许我国内的人干坏事，〔以此保证〕国土和人民得以生存。”

因这些原因，大部分领导人物、大臣和士兵都誓忠于他，按下面的条件跟他结盟：无论他到哪儿去，他们都跟随他，为他抵抗他父亲的士兵和信徒，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他；例外是，倘若他的父亲〔亲自〕来对付他，那他们不愿打他一下或者对他动一下手。

这次密谋后过了一个月，鲁坤丁病倒，躺在他的床上，因此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有天，他的父亲喝酒，就醉卧在他喝酒的地方，一间跟羊圈邻接的用木头和芦苇搭成的茅房里。好些古剌木、牧人、驼夫和其他类似的渣滓、贱民，团团围着他睡觉。在半夜里发现他给谋杀了，他的头被斧子一下砍掉。[41] 709 睡在他身边的一个印度人和一个突厥蛮人也受了伤：突厥蛮人后来死了，但印度人复了原。这件事发生在653年沙甫瓦勒月最后一日〔1255年12月1日〕，在一个他们叫做失儿库[42]（Shir-kuh）、阿老丁常去的地方。

阿老丁的儿子们和家人控告一些人行凶，根据这个嫌疑，他们把他的几个廷臣和扈从，据发现当晚守卫在凶杀地附近者

处以死刑。他们确实给远近打开了猜疑和想象的道路，以致有人说，得到他的亲信和大臣的同意及默许，并在他们的指引下，有两三个生人从可疾云前来，走近阿老丁的床侧，把他杀死，然后同样在那些亲信的同意和保护下，返回他们来的地方。而在他们的怀疑和猜测中，他们归罪于每个这样跟他们共谋并充作他们响导的人。然而，过了一周后，迹象和线索清楚地使下述情况得到确凿的断定并得到一致的同意：阿老丁的大宠臣、他日夜不离的伴侣和所有他的秘密的知情人，祃椤答而的哈散，是杀害他的凶手。又据说，哈散的老婆，她是阿老丁的婢妾，而且哈散没有向她隐瞒谋杀的事实，把那个秘密泄露给了鲁坤丁。不管怎样，一周后，哈散被处死，他的尸体给火烧掉，他的几个孩子，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也被烧死，于是鲁坤丁继他父亲进行统治。

710 祃椤答而的哈散幼时被蒙古军从该省掠走；他在伊剌克逃脱了他们，投奔阿老丁的国土。他是一个俊秀的少年，阿老丁一见就喜欢他，把他留在身边。他得到阿老丁的完全信任，后者很宠爱他，允许他有很大的言论自由；然而在他疯狂和暴性中不断找岔儿折磨他，经常把他毒打。他的牙齿全给打碎了，他的生殖器被割掉一块肉。当他长出了胡子，最后，当他头发中出现一些灰白色时，阿老丁仍然眼里没有别的人，宁要他而不要无须童子和这类爱宠。他把他的一个女仆，那是他的婢妾，赏给哈散为妻，而尽管她给哈散生了几个孩子，没有阿老丁的允许他就不敢进入他自己的家，或者跟他老婆睡觉。并且在阿老丁跟哈散的妻子通奸时，他并不回避哈散。现在当请求恩赐或上报情况，还有在其他事情、甚至是国事（maṣāliḥ）

上，阿老丁的丞相和大臣，所有臣属，常要企图引起哈散的注意，因为没有人能够那样自由地跟阿老丁说话，别人的话都不如他的话那样使事情促成。在回答一个请求中，哈散往往自己不跟阿老丁商量就颁发敕旨（parvāna）和发号施令；而所有这些指令都要生效。从这样得到的外快，[43]他已积蓄了一大笔他不能享用并且瞒过阿老丁的财产。他的衣服是用羊毛和粗麻制成，总的说破旧和褴褛一如他的恶主人阿老丁的衣服；因为他必须始终在食物、衣着和一切方面象阿老丁那样生活，并且常不断地徒步跟他放牧羊群，极少享用骑驴之奢。如果他穿上好点的衣服，或者如阿老丁怀疑他有财富，他就会受到毒打、酷刑，以及可耻的支裂。 711

因这些原因，他对阿老丁产生很多怨恨，而且一个愤怒的原因又接另一个。再者，他是个穆斯林，尽管他跟阿老丁共同生活多年，对伊斯兰之爱和对异端之恨仍在他思想和信仰中根深蒂固。在阿老丁手下还有一些被迫作为俘囚留在他国土内的穆斯林；跟这些人，作为难友和同教，哈散表示亲密和友好；每当他有机会和他们交谈时，他不外是尽情倾吐他生活中的辛酸和苦难，诉说阿老丁的罪行，宣传他的穷凶极恶。因这些原因，胜利之神是他的忠实伴侣，迄至他因杀死阿老丁而成为一个迦集（ghazi），在那场圣战中牺牲了生命和灵魂——真主酬奖他的善意！

有人说鲁坤丁·忽儿沙杀害了他的父亲，但这不符事实，因为那天晚上他在发烧，躺在床上，几天以来不能动弹。然而由于上面提到的原由，鉴于案子的情况，可以推测，其父之死并不使他不快或不高兴，而且哈散是得到他的同意才干他所干

的勾当。有可能的是，哈散曾事先跟鲁坤丁作过安排，和他商量、策划去进行那次谋害，因为当传闻他杀死阿老丁时，鲁坤丁没有逮捕他，或者审问谁是他在作案中的同谋犯，教唆的又来自何处。相反，他借口派他去看阿老丁留下的皇室羊群，命令去查看羊只，视其所需。他这时遣一个可靠的人跟踪他，此人抓住哈散，突出不意地用斧子砍掉他的头，就这样杀死他以致他尚不知道他受到袭击，也不能喊一声。

712 因有这些迹象，人们说鲁坤丁跟哈散合谋杀了他的父亲，并且害怕，如进行调查，哈散可能说出他知道并同意这次行动，或者甚至说出他指使和要求这样干。而鲁坤丁的母亲和兄弟，在他继其父统治的一年时间内，每当他们受到他的骚扰或对他斥责时，常控告他谋杀了阿老丁，视此为他的罪过之一。同时他们把那些在阿老丁生时就被看成是他的朋友和亲信，而且鲁坤丁登基后予以礼遇和作为他个人侍从（khāṣṣān）的人，跟他扯在一起；是的，他们说，鲁坤丁要么允许，要么指使杀害他的父亲，并说他是在他们的提议和唆使下这样做的。“而真主最知道隐秘之事。”

---

① 即“被逼的争论。”见前，第672页和注㉛。

② 这是法学家(faqih)穆罕默德·不思惕(Muhammad Busti)。见伊凡诺夫，《卡拉美皮尔》，第117页。

③ “在阿剌模式的宣言中，他是答亦（如同布祖尔 格乌迷德及其子），呼扎（如同哈散萨巴）和哈里发，或是给他使信的伊祃木的代表。”（荷治松，《阿杀辛教派》第151页。）关于ḥujjat，见前，第646页，注㉗。

④ 志费尼这方面的惊叹。即“咒骂他们亵渎神明！”参看前面，

第640页。

⑤ 关于Qiyāma即复活的宣言，见伊凡诺夫，前引书，第60和116-17页，科尔宾，《乞他卜·扎米希克马太因》，第22-3页，荷治松，前引书，第148-51页。

⑥ 即'id-al-fiṭr的祈祷。见前，第600页，注(166)。

⑦ 木塔纳比。（穆.可.）

⑧ 见前，第689页，注③。

⑨ 多半是前面第688页提到的四面旗子。（穆.可.）

⑩ 见前，第676页，注㊶，译义是“真信者的住宅”。

⑪ 即尼咱儿的孙子。（穆.可.）

⑫ 朱扬·本·撒卜（Juyan b. Ṣa'b）或瓦辛·本·塔里黑（Wasīm b. Ṭāriq）所作的一首著名巴依特的后半部分，其头半部分如下：

“如果哈德罕说话，他们相信她……”（穆.可.）

⑬ 哈里勒阿拉（“真主之友”）和扎比哈阿拉（Ẕabīḥ-Allāh即Dhabīḥ-Allāh）（“真主的牺牲品”）分别是亚伯拉罕和伊斯梅尔的回教称号，见前，第647页，注㉜。

⑭ 见前，第646页和注㉙。

⑮ 按意思的需要，我用过去式代替现在式。

⑯ 即，如在穆塔剌维人和尼咱儿人的情况中。见前，第662页。

⑰ 'laā dhikrihi 's-salām “和平降诸他的名字”。

⑱ 德弗列梅利录入《亚洲杂志》两篇文章中有关亦思马因人的这几章译文—详情见本书目录—在此中断。

⑲ 《古兰经》，第xxii章，第11节。

⑳ 同上，第x章，第103节。

㉑ 同上，第lvii章，第26节。

㉒ 见前，第659页，注④。

㉓ 《古兰经》，第xxiv章，第40节。

㉔ 布叶朝的始祖。

㉕ 穆罕默德的字面意思。

㉖ 《古兰经》，第vii章，第185节。

㉗ 见前，第698页，注㉕。

㉘ 见前，第364页。

㉙ 关于纳速鲁丁·明里，“奴隶国王”之一，他在塞勒术克朝崩溃和蒙古人到来之间的时期中统治波斯的伊剌克，见穆.可.，第III卷，第407-8页。

㉚ 拜占廷的hyperperon，迦儿宾和卢不鲁克的yperpera。见柔克义，第90页，注①。

㉛ 见前，第469页，注⑧。

㉜ küchük在突厥语中意思是“幼小的狗”。（豪茨马，《语汇》第96页。）比较他儿子的名字—Kök-Böri，即“青狼”。

㉝ 见前，第422页，注④，同见前注。

㉞ 阿格剌迷失，原来是阿哲儿拜占阿塔毕的一个奴隶，后来为算端摩诃末花剌子模沙服役。他之死在阿杀辛人手里（见前，第391页），如穆.可.所指出（第III卷，第415-17页），必定发生在回历614年初，即在1217年春或夏。关于他的名字的意思，见前，第391页，注⑥。

㉟ 库突姆（Kūtum）是今天的库合都姆（Kuhdum），沙非德鲁德（Safid-Rud）以西的基兰的一个县，在南为曼吉尔（Manjil）、北为雷什特（Resht）之间。见穆.可.，第III卷，第418-25页，米诺尔斯基，《霍杜德》，第390页。

㊱ 显然指亦思马因人。

㊲ 《古兰经》，第xxxv章，第41节。

㊳ 见前，第382页，及注㉜。

㊴ 《古兰经》，第ii章，第87节。

㊵ 即真主对末日的法令。

㊶ 直译是“一斧子砍在他的脖子上，随着那一斧他的事就了结了。”比较gardan zadan“砍头”，直译是“砍在脖子上”。这是多桑，第III卷，第188页对这段的理介：“……他的头和身子分了家……。”

㊷ 失儿库（Shīrkūh）即失刺库（Shīra-Kūh），是阿刺模忒县西部一座山和河谷的名字。正是在这条河谷中阿刺模忒河和塔里寒河汇合成沙黑鲁德（Shah-Rud）本身。失儿库也是河谷中一个村子的名字。（穆.可.）

㊸ madākhil。关于这种间接报酬（他们称之为mudakhil）的事，见冠松，《波斯和波斯问题》，第I卷，第440-5页。

〔XIV〕

鲁坤丁·忽儿沙在他父亲死后的经历

鲁坤丁·忽儿沙在他父亲死后三天，行完追悼仪式并继承了他的父亲， 就派遣其父曾指挥过的军队进攻哈耳哈耳（K-hal-khal）县的撒尔鲁德①（Shal-Rud）；他们攻下了该堡，烧杀虏掠。他这时遣使给基兰及其他邻近的州邑，宣布其父之死；和他父亲的做法不同，他开始跟那些人奠定友谊的基础。他还派使者到他的所有省份去，命令百姓照穆斯林那样做人，保持道路安全。

同时他派一名额勒赤给驻在哈马丹的牙撒兀儿那颜，说现713 在轮到他统治，他愿走纳款的道路，从忠顺的容颜上扫除反逆的尘土。牙撒兀儿那颜送来复信说，旭烈兀王子的车驾即将抵达，他最好亲自出迎；而且强烈促使他采取这个做法。在〔进一步〕交换使者后，鲁坤丁送来一封使信，同意先派他的兄弟撒罕沙跟牙撒兀儿那颜同行。他因此在主马答Ⅰ月1日遣出撒罕沙及许多廷臣。撒罕沙在可疾云附近见到牙撒兀儿那颜，牙撒兀儿便派他的儿子抹剌合④（Moraqa）陪他去见国王。

在同月10日〔1256年6月5日〕牙撒兀儿率领蒙古和大食士兵进入阿剌模忒的鲁德八儿。鲁坤丁的士卒和菲达额人集中在阿剌模忒上面的昔雅兰-库⑤（Siyalan-Kuh）。蒙古军自下攀

登，进行激战，但因山头防守森严，戍军强大，他们撤退下来，破坏了庄稼，蹂躏了该地区。同时候，驻在兀思秃（Ust-u）的世界国王派来的额勒赤们，在撒罕沙到来后，于主马答II月末〔1256年6月下半月〕抵达鲁坤丁处，颁发一道充满奖谕和恩抚的札儿里黑，内容是，既然鲁坤丁已送来他的兄弟，表示他纳款投诚，而且仍然这样做，那么国王赦免了他的父亲和其父统治时他们的百姓所犯的罪行。至于鲁坤丁本人，他在继承其父以来的时间中没有犯罪。他应堕毁他的堡垒，前来臣服，而且军队不会蹂躏他的国土。鲁坤丁宣布他投诚，堕毁了几座城堡，但在阿剌模忒、麦门底司和兰麻撒耳的情况下，他仅拆除城门，毁了一些城垛（sar-dīvār）和角楼(kungra)[7]。 714

遵照刚提到的国王的诏令，牙撒兀儿那颜和军旅从该地区撤退。同时国王的许多扈从，由撒都鲁丁陪同去见国王，报告这事，要求派给一名八思哈：他们也要求恩缓一年让鲁坤丁亲自出见。一些额勒赤留在那里以堕毁余下的堡垒。在沙班月初〔8月末到9月初〕，在苏罕[8]（Shuqan）见到国王的撒都鲁丁和国王的额勒赤，从斡耳朵返回，颁发一道旨在〔同时〕奖谕和威吓的札儿里黑。他们由秃客勒[9]把阿秃儿（Tükel Bahadur）陪同，其指令是，倘若鲁坤丁接受投降，他应按照敕令亲自〔去见国王〕，而秃客勒这时会在他离开期间作为八思哈监护该国。

然而，鲁坤丁因目光短浅，多少耽误他的行程，并且有些害怕，迟疑了一阵，于是产生拖延的迷尘。他派他的丞相苫思丁·基拉乞（Shams-ad-Din Gilaki）和他的二堂弟[10]，乞雅·不-满速儿（Kiya Bu-Mansur）的儿子赛甫丁·算端灭

里（Saif-ad-Din Sultan Malik），在沙班月17日〔9月9日〕随额勒赤去见国王：他再重复他的理由，要求恩缓一个时期。他还送出两道内容如下的敕令（miṣāl）：他在吉儿都怯和忽希思坦的守将应亲自去见国王，表示臣服归顺。上面提到的两

715 个人在剌夷附近见到国王，而因御旗已进入剌儿（Lar）和德马文德县，苫思丁·基拉乞被遣从那里去吉儿都怯，带守令去见国王；丞相的另一个同僚派往忽希思坦去召该地区的长官。至于赛甫丁·算端灭里本人，他被送回鲁坤丁处，带去使信说，世界国王已停驻在德马文德，鲁坤丁应亲自到那里去见他：如他因准备工作滞留五天，他应先把他的儿子送去。他们[11]在剌马赞月1日〔9月22日〕抵麦门底司堡下。获悉征服世界的旌旗到了该地和已颁发御命的消息，鲁坤丁和他的百姓一片惊慌，恐惧和害怕压倒了他。他说他要送出他的儿子。在他的谋士和幕僚[12]的提议下，他这样做了，于是他们开始作准备。然而，在背后，因妇人和短见者的进谗，他求助于阴谋和诡计。有个跟他自己的儿子一般大的孩子，一个曲儿忒女人所生，此女曾是他父亲家里的奴仆，当她的怀孕变得明显时，她被阿老丁送回她父亲的家里。孩子出世后，没有人敢说他是阿老丁的，对他也不注意。鲁坤丁现在把这个孩子当作诱饵。欺骗蒙蔽了他的大臣和策士，他诡称他送出了自己的儿子，而实际上在剌马赞月17日〔10月8日〕随额勒赤送出了这个孩子。

国王的旌旗既已抵达鲁坤丁的国境，真相焉能隐瞒？他送出一个假子，这是清楚的，但当骗局被识破时国王这方面没有

716 说什么[13]；这事给置而不问和掩盖起来[14]。两天后，这个假子被打发回去，带回使信称他仅是个孩子：倘若鲁坤丁迟不出

见，他应先送来另一个兄弟，而且在斡耳朵中侍候了些时间的撒罕沙，应鲁坤丁之请，会送还给他。假子在剌马赞月22日〔10月13日〕抵达鲁坤丁处。

这时候，阿剌模忒的鲁德八儿和国王的斡耳朵之间距离不远，额勒赤带着国王使信，许诺和威吓、奖谕和告诫，不断来来往往。在沙甫瓦勒月5日〔10月26日〕，鲁坤丁把他的另一个叫做失栾沙的兄弟送给国王，沙甫瓦勒月7日〔10月28日〕，他在剌夷的属邑之一，叫做费思乞儿[15]（Fiskir）的县里进见国王。与此同时，丞相基拉乞已从吉儿都怯返回，把吉儿都怯的长官、哈的塔术丁·马儿丹沙（Cadi Taj-ad-Din Mardan-Shah）带去见世界国王。在沙甫瓦勒月9日〔10月30日〕，鲁坤丁的兄弟带着如下使信被遣回：如果鲁坤丁堕毁麦门底司堡并亲自去见国王，那么，按照皇帝陛下的仁慈风尚，他会得到宽大和礼遇；但如他不计他行动的后果，唯有上帝知道〔他因此会落得个什么下场〕[16]。

当这些争议正在进行中，额勒赤来来往往时，不花帖木儿和阔阔亦勒该率大军从兀思通答儿方向出发，已将近一个月了，同时，从鲁坤丁国土后面的海岸，特别是从他的堡垒和要塞麦门底司的后面，军旅正在逼近，并包围了他们的堡垒和住处。

在沙甫瓦勒月中〔11月初〕，世界之王从皮思乞儿[17]（Piskir）经塔里寒进向鲁坤丁的国家，并于同月17日〔11月7日〕下营于麦门底司山麓；别的军旅从四方集中，包围了该堡。　717

既然鲁坤丁顺着他的命运，为他自身利害着想，迁延和拖拉，他就拒绝出堡，于是接近该堡的部分王师，和那些山民打

了两三天仗；而那些山民和鲁坤丁的军士赢了几仗，暂时[18]消除了对王师的害怕和恐惧。在沙甫瓦勒月25日〔11月15日〕发生一场跟一个无比强大，无比可怕的算端的战斗。鲁坤丁现在看到他指望到的是什么，发觉他不能抵抗。第二天，他送出他的儿子，他的唯一的儿子，和另一个叫做伊朗沙（Iran-Shah）的兄弟，尚有一个由名人、官吏及其百姓首领组成的代表团；而在沙甫瓦勒月29日〔11月19日〕礼拜天，他亲自去见世界国王，并有幸侍奉他。他把所有他的家人和部属（muttaṣilān）带出麦门底司，奉献他的财宝作为归顺的表示。这些并不如传闻那样可观，但是，不管怎样，它们被送出了该堡。其大部分财物被国王散发给他的士兵。城堡被攻占，鲁坤丁的其他堡垒也一样。这些堡垒的堕毁，该邦的征服，将在下面更清楚地说明。

鲁坤丁·忽儿沙的父亲阿老丁的遇害，发生在653年沙甫瓦勒月最后一天〔1255年12月1日〕，同时他自己在沙甫瓦勒月末开始统治那些是他们的信徒和追随者的百姓；而且就在654年沙甫瓦勒月最后一天〔1256年11月19日〕他离开麦门底司，在国王面前俯首称臣。他继他的父亲统治了整整一年。

---

① 多半同于撒尔（Shāl），基兰的"城镇"之一。见米诺尔斯基，《霍杜德》，第391页。

② 关于这个名字的拼法，见前，第i册，第46页，注⑬。

③ 即654。（穆.可.）1256年5月27日。

④ MWRAQA。比较《元秘史》的Moroqa（第202节）。

⑤ 原文作SYALAN（它是以O本为根据），按穆.可.的提议读作SYALAN。这座斯塔克小姐在《阿杀辛人的山谷》中叫做Syalan的

山，在阿剌模忒的东北。

⑥ 兀思秃（Ustū）即兀思秃哇（Ustuvā），见前，第i册，第173页，注⑩。

⑦ 参看前面，第618页，同见卢不鲁克对打耳班的叙述："它有很巫固的城墙而无濠堑，还有用巨大而修整（politis）的石头筑成的楼塔；但是鞑靼人堕毁了楼塔的顶和城池的胸墙，使楼塔和城墙一般平。"（柔克义，第262页。）

⑧ 如穆.可.所指出，第III卷，第425-8页，原文的*YYQAQ*必定是原来的 ŠQAN，即Shuqān的错讹，今之 Shughān 或Shūghān，布吉努尔德（Bujnurd）和扎只儿木之间一个村子（从前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市镇）的名字。

⑨ 原文作TWLAK，读作TWKAL。拉施特相应的一段（卡特麦尔编本，第148页）作TWKL。

⑩ 他叔父的儿子。

⑪ 即旭烈兀的使者们。（穆.可.）

⑫ 这些人当中的一个是著名哲学家纳速鲁丁·徒昔，据伊本-亦思梵的牙（布朗译，第259页），他被阿老丁强留在阿剌模忒，用作他的丞相。

⑬ az ḥazrat-i-pādshāh……na-farmūdand。

⑭ 参看前面，第620页。"旭烈兀明显地私下怀疑这不是他的真正儿子——旭烈兀生时从事写作的志费尼的看法，尽管有亦思马因人的一致证明；但拉施特还否认这点。"（荷治松，《阿杀辛教派》，第267页。）

⑮ 穆.可.，第III卷，第428-9页，把Fiskir（FSKR）或Pisk-ir(PSKR)考证为前面提到的 BYSKLH DZ，即Pishkil-Dara。见前，第620页。

⑯ 老一套公式。见前，第i册，第26页和注④。

⑰ 见前，第716页，注⑮。

⑱ 根据大多数抄本读作muddatī。

718

〔XV〕

鲁坤丁下山后诸堡的情况

因为命运仍然向鲁坤丁露出笑容，所以他从该堡下来，于是异密中的塔木花[1]，他是宫廷的一个异密，就作为监护人和其他几个人去护送他。同时侯鲁坤丁派出他的亲信随额勒赤一起去拆除和堕毁诸堡。他们堕平了约四十座堡垒，而堡内的人，那些异端的刍狗们，则奉命出堡，例外的是在阿剌模忒和兰麻撒耳两堡中的人，在那里，他们支吾搪塞，并要求〔允许〕在王师到达阿剌模忒时才出来。

两三天后，国王出发；再度经过鲁德八儿的沙合剌克[2]（Shahrak），他们在那里下营。在伊斯兰以前的愚昧时代，以及在异端兴起前伊斯兰统治下，这个沙合剌克是低廉诸王的驻地，阿老丁统治时那里筑有一座花园和行宫（kūshk），这是他们的休憩处。蒙古人为庆祝他们的胜利，在这里宴乐九天，然后进向阿剌模忒山麓，他们在那里驻留一天，派鲁坤丁至堡下向守军喊话，要他们〔投降〕。该堡的守将，一个穆合底木[3]（Muqaddim）顽固不化，拒绝下堡。国王留下宗王八剌海和一支大军围困和攻打该堡，他自己则进向兰麻撒耳。

阿剌模忒的人现在由慎重之门而入，封闭了反抗的道路，他们接连遣使给鲁坤丁，〔他这时是〕在兰麻撒耳下面，迄至他

向国王求情，并获允宽恕他们的罪行。他得到一道赦免的札儿 719
里黑，前往阿剌模忒。穆合底木从该堡下来，一支蒙古人登上去，鲁坤丁也获允登上该堡。蒙古人砸毁射石机，拆掉城门。堡内的人要求宽限三天，并着手搬运〔仍在那里〕的财物和家俱。在第四天，一整支士兵和签军的队伍登上去，劫掠留下的零星东西。

阿剌模忒是这样一座山：它象一匹以颈靠地的跪着的骆驼。（现当我在兰麻撒耳下面时，渴望观察那名闻全世的图书馆，我向国王建议不要损坏阿剌模忒中的珍贵书籍。他赞同我的话，发出必要的指示；于是我去检查该图书馆，按照“彼从死者引出活者”④的态度，从中我拣选了我发现的不管什么关于古兰经的抄本和〔别的〕珍贵书籍。我还挑出在那里的诸如库儿昔⑤（kursis）、混天仪⑥、完整的和部分的观象仪⑦，及其他⑧……等天文仪器。至于剩下的涉及他们异端邪说，既无圣传为根据，又无理性作支持的书籍，我全部付之一炬。而尽管府库充溢，金银财宝无数，我却对它们念道：“黄者为黄，白者为白！”⑨并对它们大方地拂袖不顾。现在，当检查这个图书馆时， 720
我发现一部为布叶朝的法合鲁倒剌⑩（Fakhr-ad-Daula）撰写的基勒⑪（Jil）和低廉史。在谈阿剌模忒的一节中叙述说，他们叫做阿勒-亦-朱思坦⑫（*Al-i-Justan）的低廉诸王，在246/860-1年开始在这座山上建一座堡垒。它是低廉诸王的骄傲，也是鼓舞亦思马因教派的源泉。在撒剌米⑬（Sallami）的史书中叙述说，低廉人统治伊剌克时，那个地方的长官（kutvāl）叫做某某昔雅合-察失木⑭（Siyah-Chashm），埃及亦思马因人的一个信徒。哈散萨巴⑮怎样占领该堡，在有关的一章中已

叙述。)它真正是这样一座堡垒：其进口和出口、阶梯和通道，都是这样用胶泥墙和包以铅皮的壁垒（bunyān）来加固，以致当它被拆毁时，就好象铁器把它的头砸在石头上，同时它在手里已一无所有，但仍在抵抗。在这些岩石的洞穴中，他们构筑了几条长、宽、高的回廊（sābāt）和深池，省去使用石头和灰泥，如诗中所说："凿山成室。"⑯他们也这样给酒、醋、蜂蜜和种种饮料及食物挖掘仓库和池子。"鬼凿神斧"⑰〔之技〕，在《乞撒思》⑱中予以解说和阐明者，如人们的手工一样在这构造中见到。当其中的储存被掠夺和运走时，有个人不知

721 深浅地趟过蜂蜜池，在他发觉前他已象约拿（Jonah）那样浸在蜜里——"如他的天主不对他施恩，他要给抛在秃岸上，羞愧难当"。⑲同时他们从八合鲁⑳（*Bahru）河引一条水渠到堡下，再从那儿半绕（bar madār-i-nīma）该堡，在岩石中开凿一条水渠，而且下面筑有同样是岩石的大海一样的池子，以此河水靠它自己的势头㉑储存在池里，并不断流动。这些从哈散萨巴时候他们就已准备，也就是说超过一百七十年时间的饮料和食物储存，大多没有显出腐烂的迹象，因此他们把这个当作是哈散萨巴神灵所致。㉒其他关于武器和贮藏的叙述，不能写进一整本书中而不感到冗长。㉓

国王派一名异密和一支由士兵和签军组成的大军去堕毁堡垒。挑选是没有用的；他们放火烧掉建筑物，然后把它们拆散，而这花费了他们很长的时间。

国王进驻在该地的冬季驻地兰麻撒耳㉔。他给该地的恶徒几天宽限，让他们可以放弃他们的错误，并使那蛇蝎㉕一样的人可以被魔力驱出他们的洞穴。这没有作用。他留下塔亦儿不

花率一支蒙古和大食军队围攻它，并在654年祖勒希扎月16日〔1257年1月2日〕吉祥地凯旋回师。　722

鲁坤丁的私财（buna），连同他的下人和牲口，安置在可疾云，他的军队在异密们中给分掉，鲁坤丁本人随国王到他在哈马丹地区的斡耳朵。他派两三个亲信跟国王的额勒赤一起到西利亚的诸堡，为的是召来守将们[26]，清点库藏，作为国王的臣属守卫那些堡垒，迄至国王安天的御驾抵达那些地区，颁发诏令决定它们命运之时。

至于鲁坤丁，他受到国王关怀和仁爱的眷顾。在所有这些事件当中，他变得来迷恋一个下贱突厥人的女儿[27]，并象马哲侬那样奉献他的国土来换取她的爱；最后，奉国王之命，把她赐给了他。有天在酒席上他叫歌手吟唱下面的四行诗：

> 王啊，我来到您的门前乞求保护。
> 而我是怀着对我的行为的羞愧前来。
> 您的洪福抓住头发把我拖到这里——
> 否则我要到甚么宫廷，又为什么目的呢？

同时在他嗜好的锅中，他烹调了一种对大夏公驼的狂热，老是跟懂得点的人讨论它们。因此有一天，国王赐给他一百头母驼。他拒绝接受它们，说："我怎能等到它们生育呢？"因为他有观看斗驼的爱好，他要求得到三十头公驼。

在他的婚礼完毕后，他请求国王把他送往蒙哥可汗的宫。国王同意他的请求，在655年剌必阿I月1日〔1257年3月9日〕，他由〔不只列〕[28]（Bujrai）率领的额勒赤护送，和九名　723

同伴前往宫廷。

---

① 见前，第625页，注㉑。

② 今天的沙合剌克（Shahrak）村，在阿剌模式县的安底只鲁德分县中。根据穆合答西（Muqaddasi）和《塔里黑-亦-撒里希》（Ta'r-ikh-i-Sālihī）的作者，朱思坦朝（Justanids）的驻地（见后，第720页，注12）叫做沙合里斯坦（Shahristān），而如穆．可．所提出，这是他们都城的正式名字，沙合剌克则是民间的名字。见穆．可．，第III卷，第430-1和434-8页。

③ 在拉施特相应的一段中，他叫做穆合底木丁（Muqaddim-ad-Din）。（穆．可．）

④ 《古兰经》，第xxx章，第18节。

⑤ 库儿昔（kursī）是观象仪的一部分。见比鲁尼，《占星术原理说明书》，第194和195a页。另外，哈特涅教授（Professor Willy Hartner）在1956年10月8日的信中指出，本文中意为"宝座"或"椅子"的kursī，可以有"架子"或"支柱"这类一般涵义。

⑥ zāt-al-halaq。

⑦ 见比鲁尼，前引书，第197页。

⑧ 原文作ash-shu'ā'，它没有意义。看来表示的是"仪器"之类的词，这在实际上是两个较差的抄本，D本（ālāt）和I本（ālatha-yi）的读法。

⑨ 据说是哈里发阿里在弼斯罗目睹财富和公众宝藏时的惊呼。见马成地，《黄金牧地》，第IV卷，第236页。（穆．可．）

⑩ 976-97。

⑪ 即基兰。见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8页。

⑫ 按穆．可．的提议，原文的ARJSTAN读作ĀL JSTAN。关于从九世纪初到十世纪中在低廉进行统治的阿勒-亦-朱思坦，即朱思坦朝，见穆．可．，第III卷，第432-45页。

⑬ 关于阿不阿里·忽辛·本·阿合马·本·穆罕默德·撒剌米（Abū-

'Alī al-Ḥusain b. Aḥmad b. Muhammad as-Sallāmī), 他的"书无疑地给那些作者，如加尔底兹（Gardīzī）和伊本额梯儿提供主要史源，而我们从这些作者那里得到有关呼罗珊和河中历史的详尽叙述，"见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10-11页，穆.可.，第III卷，第446-9页。

⑭ 据伊本额梯儿在316/928-9年条下所记，他是灭里的儿子；因为他一只眼上有个黑点，所以被叫做Siyāh-Chashm（"黑眼"）。（穆.可.）

⑮ 据穆.可.的提议。原文仅作ū"他"。

⑯ 《古兰经》，第vii章，第72节。

⑰ 同上，第xxxviii章，第36节。

⑱ 即《乞撒思按比雅》。见前，第i册，第17页，注㊶。

⑲ 《古兰经》，第lxviii章，第49节。我据某些抄本引用了全诗。

⑳ BAHRW，穆.可.认为它可能是ŠAHRWD即Shāh-Rud的讹误。这个名字多半错误地用来指沙合鲁德的支流。

㉑ 直译是"靠它自己的足"。

㉒ 根据哈散的严格戒酒主义和他对他儿子的处分（见前，第680页），可以认为酒是在晚些时候储存的！

㉓ 关于兰麻撒耳的供水设备，见斯塔克，《阿杀辛人的山谷》，第247-8页。

㉔ 当然不是驻在该堡中，它仍在顽抗——并且继续顽抗了另一年。

㉕ ṣill：一种不能养驯的蛇。

㉖ kūtvālān。几个抄本均如此。原文作 kūtvāl-i-ān"它的守将"。

㉗ 即一个蒙古女子，这从拉施特相应一段中看是清楚的。见荷治松，《阿杀辛教派》，第269页和注⑧。按荷治松的意思，这两个作者并不是不一致，因为Atrāk"突厥人"一词，即指突厥人自身，也指蒙古人。

㉘ 原文中是个空白，关于布只列，见后。

〔XYI〕

鲁坤丁的命运和那支人的灭亡

当应他的请求，国王即将把他送往世界皇帝蒙哥可汗的宫廷时，他保证为国王服劳，在他来到吉儿都怯时把那些恶徒从山头带下来。他出发时，国王指派一队由不只列① 率领的蒙古人去保护和照顾他。他们到达吉儿都怯山麓，他表面上命令守军下山，但暗中告诉他们别这样做。离开那里后，他们抵不花剌，在那里，随他的性子，他跟额勒赤们争吵，终至斗殴。

现在，在成吉思汗最初的札撒以及也在蒙哥可汗的敕令中，曾规定不要饶过那支人当中的任何一个，那怕是摇篮中的婴儿。同时所有他的成千上万的信徒，都交给了机警的监官（muvakkal）守护，而他们曾说了些话和干了些勾当，这要求赶快行动和导至他们丧命。因此有诏叫额勒赤带着命令到各军旅去，要各支队伍把交给它的人处死。同时哈剌海② 必阇赤（Qaraqai Bitikchi）带着如下的命令抵达可疾云：鲁坤丁的儿女们、兄弟姐妹们，还有他的所有后人和家人，都要消灭殆尽。他们当中有两三个人被交给布剌罕③（Bulaghan）处斩，为他的被菲达额人刺杀的父亲察哈台④（Chaghatai）报仇；所以他们一族中无人幸免。

724

命令也颁发给正在解决忽希思坦的呼罗珊军队的统将月帖

古赤那[5](Ötegü-China)，要他以征发签军发名，也把那些顽固地相信异教的人赶出来；用这个方法，一万二千人被处死。因此他们在所在的地方消灭他们。

至于鲁坤丁，在他抵达哈剌和林时，世界皇帝蒙哥可汗说："千里迢迢把他带来，这没有必要。我们的旧札撒是尽人皆知的"。他不愿让他进献贡礼，而是向他颁发如下的敕令："既然你宣称你是伊尔[6](il)，为什么你不堕毁诸如吉儿都怯和兰麻撒耳的某些堡垒呢？你必须回去，当你拆除了那些堡垒时，你将再有进献帖克失迷昔之荣。"[7]

他抱着这个希望给打发走。当他们来到杭海[8]山边时，额勒赤以替他准备宴席为借口，把他从路上领开，然后使他为他的先人对真主子民所干的所有坏事而尝到惩罚。他和他的信徒给踢得半死不活，然后处斩；于是没有留下他和他家族的形迹，而他和他的族人仅变成人们嘴上的笑谈，世上的一个传说。 725

被他们妖氛沾染的尘世因此得到澄清。路人现在来回通行而不需担惊受怕或遭到交纳过境税[9]之扰，并且为拔除他们根基、把他们消灭干净的福王的〔永久〕幸福而祈祷。这个行动确实是治穆斯林创伤的灵丹，是针对正教骚乱的良药。让那些在这个时代和世纪以后的人知道，他们造成的祸害，他们引起人心的不安，多么严重。那些跟他们通好的人，不管是前代的国王还是当今的诸侯，〔为他们的性命担忧〕而处在战栗和恐惧中，同时〔那些是〕跟他们为敌的人，因害怕他们的凶残走狗而日夜藏于密室中。它是一只已经满溢的杯子；它有如一股已消逝的风。"这是对那些思虑者的一个警告"，[10] 愿真主同样惩处

所有的暴君！

---

① BWJ̌RAY。

② QRAQAY。比较迦儿宾的Caragai（文该尔特，第67页）。另外，它可能是QRATAY，即Qaratai(哈剌台)的错讹，如卡特麦尔编拉施特，第264页中这个名字的拼法那样。同见原书第Ⅰ卷英文序言，第xxviii页。

③ BLΓAN“貂”。拉施特（赫塔吉诺夫，第100页）的Qara-Bulaghan (QRA BWLΓAN)，“黑貂”。

④ 关于察哈台，绰儿马罕军中的一个千夫长，见赫塔吉诺夫，前引书同页。他是阿鲁剌（Arulat）即阿儿剌(Arlat)人，因此是成吉思汗早年朋友博尔术的同族。拉施特把他叫做“大”察哈台，大概是把他跟“小”察哈台，即速你带区别开来，关于后者，见赫塔吉诺夫，前引书同页，格利哥尔，第303页，同见我的论文，《志费尼书中一些蒙古宗王的称号》，第153-4页，注㊴。他必定跟别号汗（Khan）的Č'aγatay（格利哥尔，前引书同页）是同一人，柯立福，《蒙古名字》，第417页把他当成是成吉思汗的第二子。

⑤ AWTAKWJ̌YNA。蒙语的“老狼”。关于ötegü，见伯希和-昂比斯，《亲征录》，第85页。

⑥ 见前，第610页，注⑭。

⑦ 见前，第579页注(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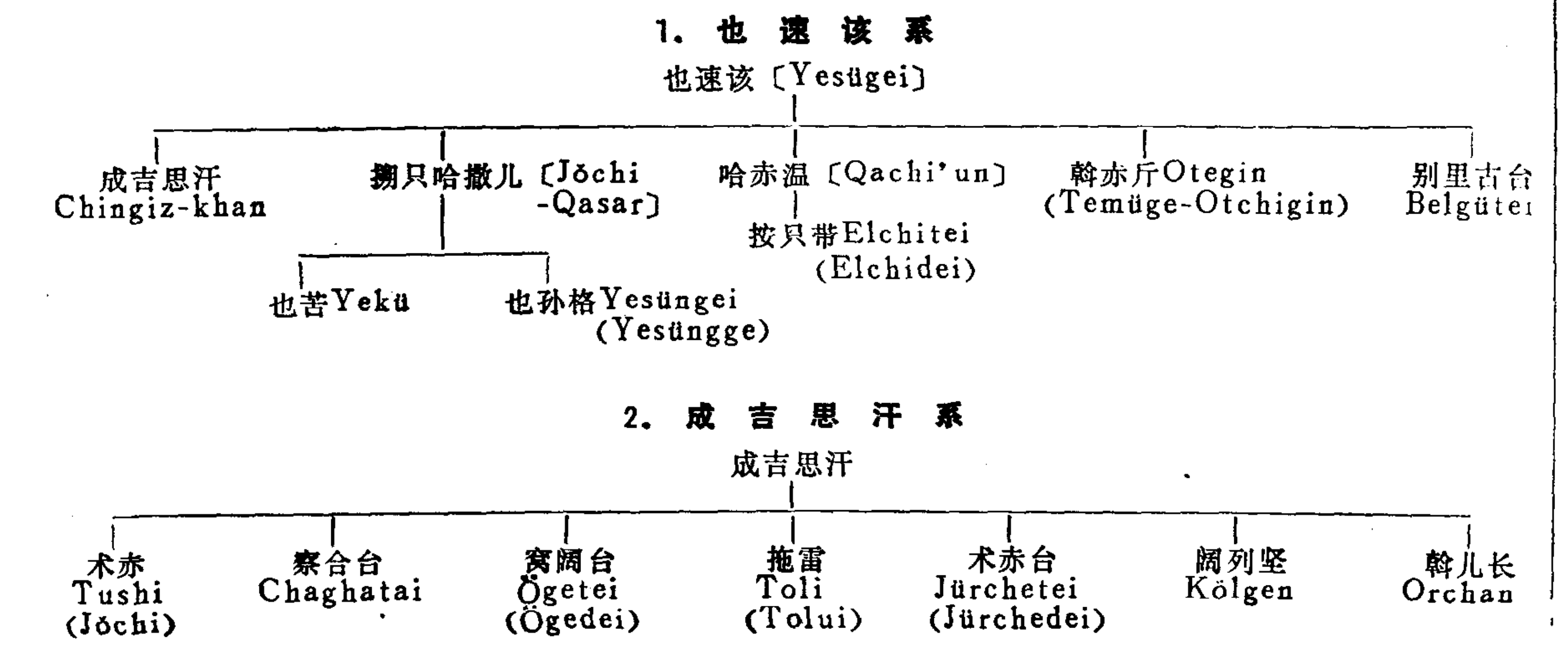
⑧ 即杭爱山脉。见前，第609页，注⑨。

⑨ 见前，第68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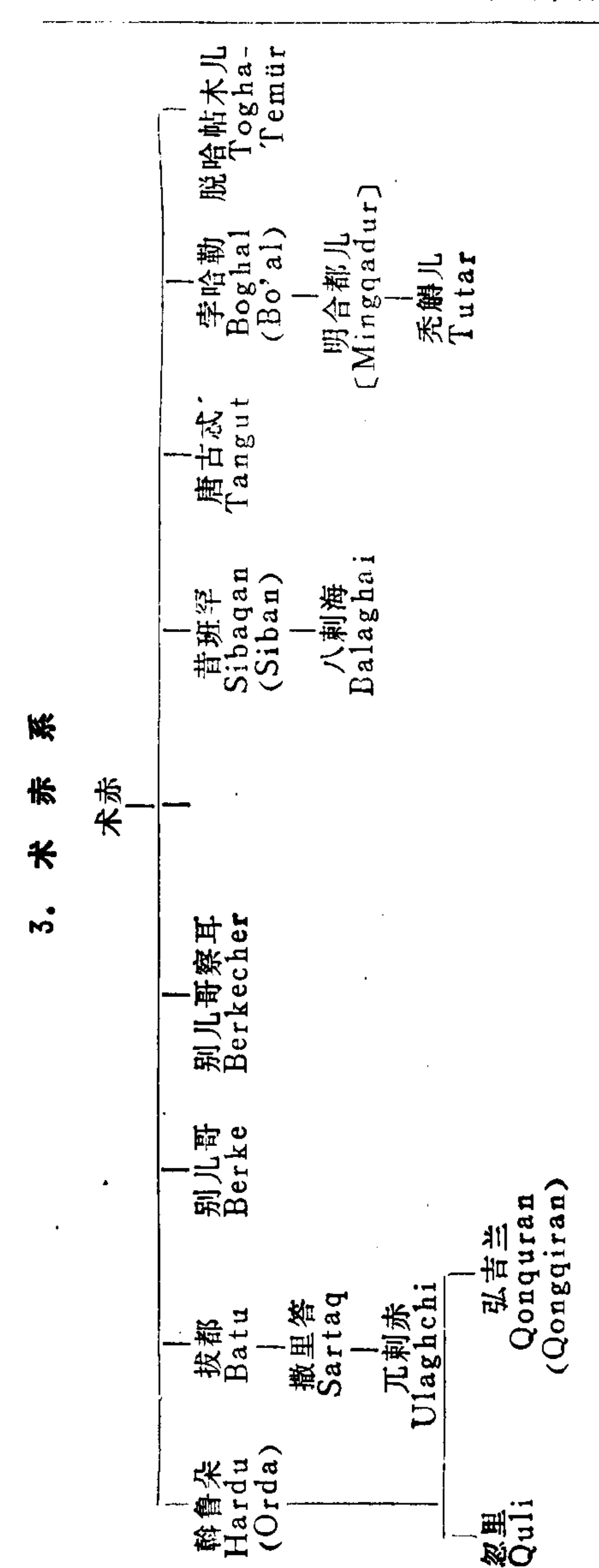
⑩ 《古兰经》，第vi章，第116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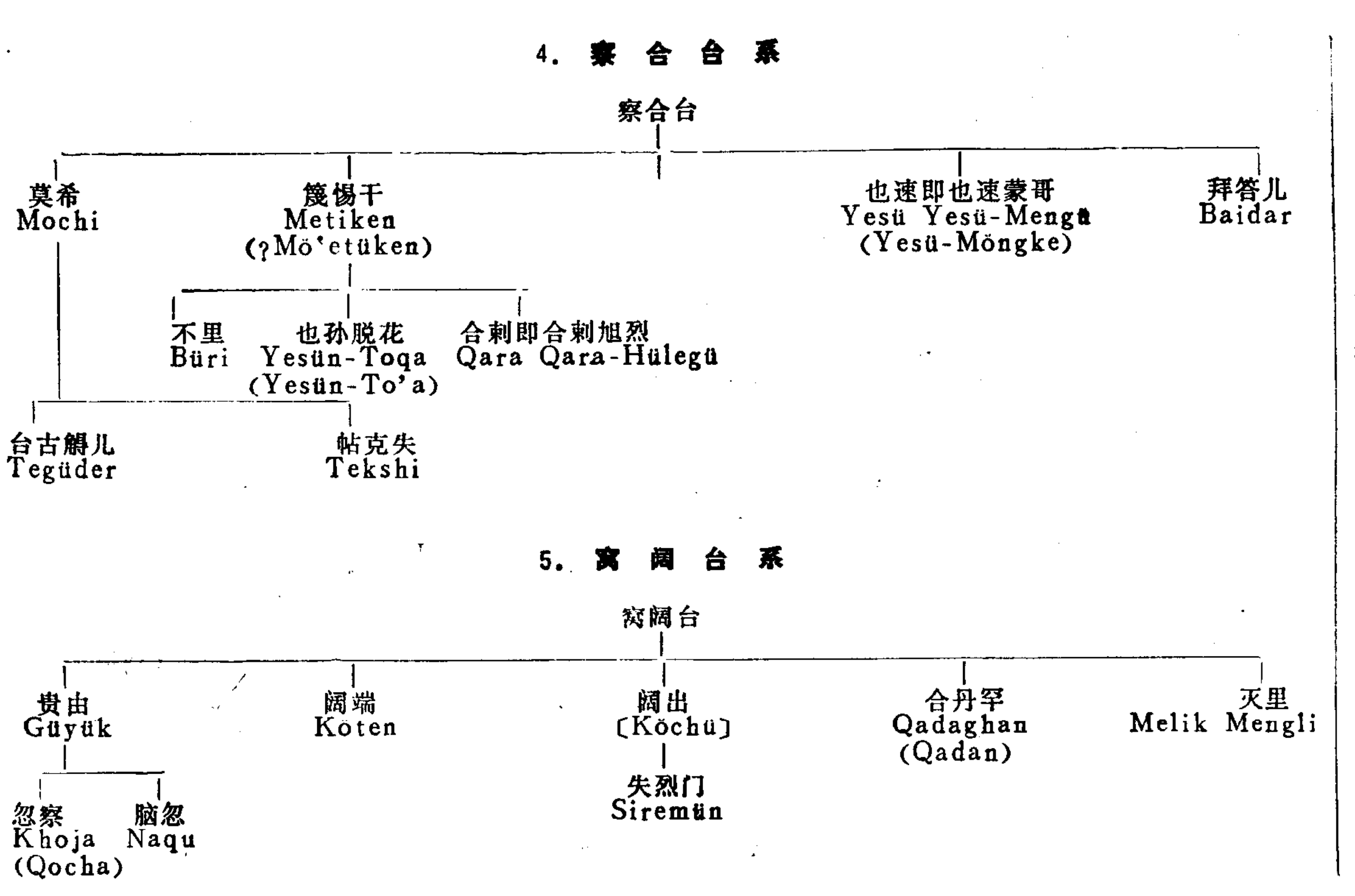
蒙古诸王世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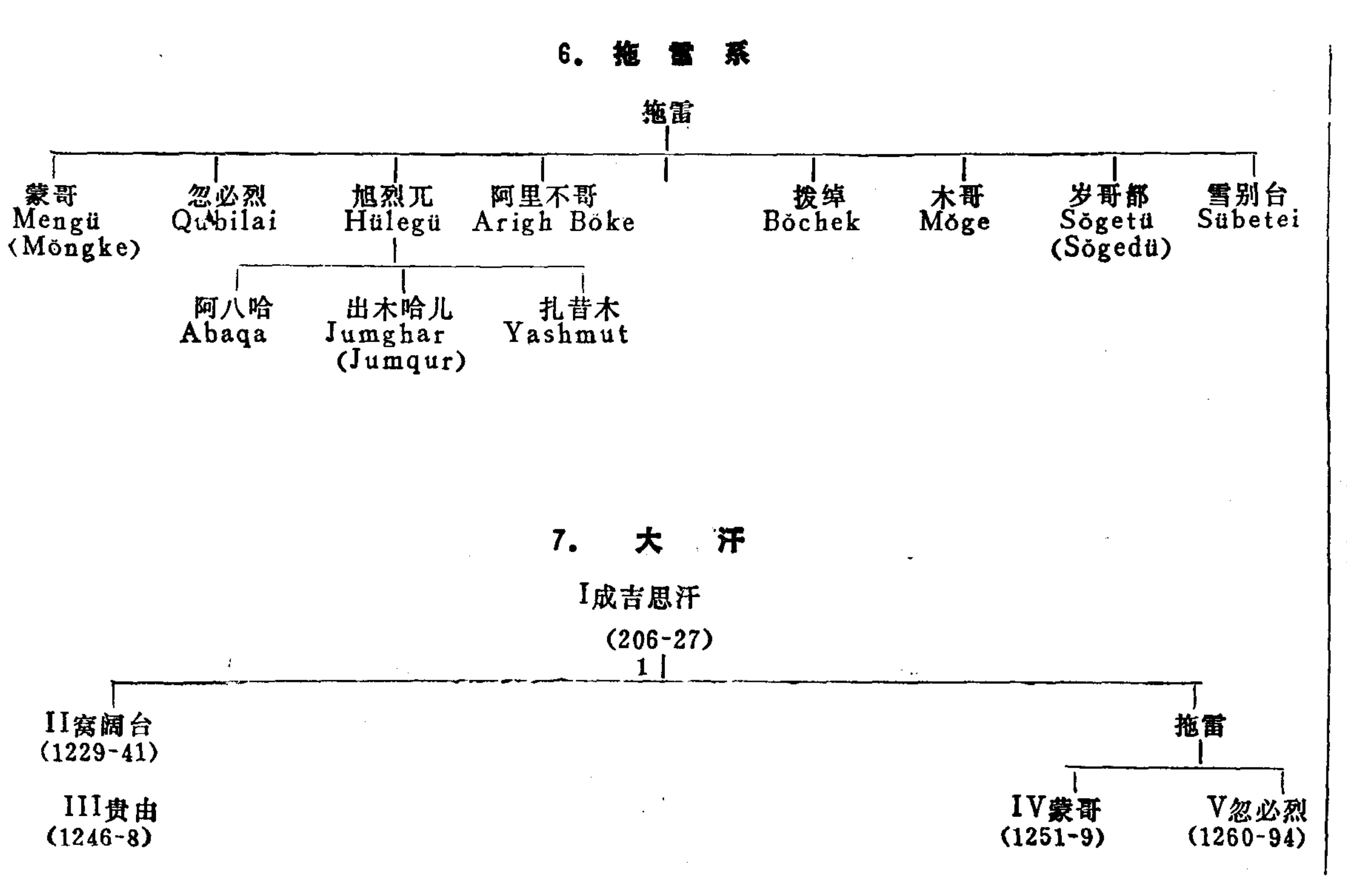
说明：下面的表仅供《世界征服者史》之用。因此其中只有几个志费尼没有提到的人名：这些名字括在方括号中。凡是志费尼的拼写形式有异于拉施特或远东史料所记录之处，后者所录之形式就附在圆括号内。依据中国和回教史料所作出的详尽蒙古诸王的世系，见昂比斯，《元史第CVII章》。



3. 术赤系


术赤
斡鲁朵 Hardu (Orda)
拔都 Batu
撒里答 Sartaq
兀剌赤 Ulaghchi
忽里 Quli
弘吉兰 Qonquran (Qongqiran)
别儿哥 Berke
别儿哥察耳 Berkecher
昔班罕 Sibaqan (Siban)
八剌海 Balaghai
唐古忒 Tangut
孛哈勒 Boghal (Bo'al)
明合都儿 [Mingqadur]
秃塔儿 Tutar
脱哈帖木儿 Togha-Temür


4. 察合台系
察合台
莫希 Mochi
篾惕干 Metiken (?Mö'etüken)
也速即也速蒙哥 Yesü Yesü-Mengä (Yesü-Möngke)
拜答儿 Baidar
不里 Büri
也孙脱花 Yesün-Toqa (Yesün-To'a)
合剌即合剌旭烈 Qara Qara-Hülegü
台古觧儿 Tegüder
帖克失 Tekshi
5. 窝阔台系
窝阔台
贵由 Güyük
阔端 Köten
阔出 〔Köchü〕
合丹罕 Qadaghan (Qadan)
灭里 Melik Mengli
忽察 Khoja (Qocha)
脑忽 Naqu
失烈门 Siremün


6. 拖雷系
拖雷
蒙哥 Mengü (Möngke)
忽必烈 Qubilai
旭烈兀 Hülegü
阿里不哥 Arigh Böke
拨绰 Böchek
木哥 Möge
岁哥都 Sögetü (Sögedü)
雪别台 Sübetei
阿八哈 Abaqa
出木哈儿 Jumghar (Jumqur)
扎昔木 Yashmut
7. 大汗
I成吉思汗 (206-27)
1
II窝阔台 (1229-41)
III贵由 (1246-8)
拖雷
IV蒙哥 (1251-9)
V忽必烈 (1260-94)

译 名 对 照

Abachi 阿八赤
Abadan 阿八丹
Abarqūh 阿贝尔库
Abaqa 阿八哈
Ābaskūn 阿必思衮(即里海)
'Abbādān 同Abadan
'Abbāsb. Tamīm 阿拔斯·本·塔敏
'Abbāsābād 阿八撒巴德
'Abbāsī 阿拔昔
'Abdallāh 阿不答剌(末门·哈答合之子)
'Abdallāh 阿不答剌(穆阿维亚之子)
'Aadallāh Afṭaḥ 阿不答剌·阿甫塔
'Abdallāh b. Sālim of Basra 弼斯罗的阿不答剌·本·萨里木
'Abdallāh al-Mahdī 阿不答剌·麻合底
'Abd-al-Malik 阿不答灭里(阿塔失之子)
'Abd-ar-Raḥmān 奥都剌合蛮
Abhar 阿八哈耳

Āb-i-Vakhān 阿卜-亦-瓦罕
Abīvard 阿必瓦儿的
Abkhaz 阿布哈思
Abraha 亚伯拉哈
Abraham 亚伯拉罕
Abscissor 欧洲占星家称为死亡之星，即Anareta
Abū-'Abdallāh al-Baidāwī 阿不阿不答剌·拜答维
Abū-Bakr 阿不别克儿（泄剌失的阿塔毕）
Abū-Bakr 阿不别克儿（第一任哈里发）
Abū-Bakr(pahlavān) 阿不别克儿（帕剌汪）
Abū-Ḥafṣ 阿不哈夫思
Abū-Ḥanīfa 阿不哈尼法
Abū-Ḥamīd al-Isfarāyinī 阿不哈迷德·亦思法剌因尼
Abū-Lahab 阿不剌哈卜
Abūl-'Alā 阿不勒阿剌
Abūl-Faẓl (the ra'īs) 阿不勒法即勒（拉耶思）
Abūl-Faẓl Baihaqī 阿布勒法即勒·拜哈吉
Abul-Ḥasan Jauhar 阿不勒哈散·乔哈儿
Abul-Ḥasan al-Qudūrī 阿不勒哈散·忽都里
Abul-Ḥasan Sa'īdī (the Cadi) 阿不勒哈散·赛亦底（哈的）
Abul-Khaṭṭāb 阿不勒哈塔卜
Abul-Ma'ālī Naḥḥās of Ray 剌夷的阿不勒马阿里·纳哈思
Abū-Muḥammad b.al-Afkānī 阿不穆罕默德·本·阿弗迦尼
Abū-Muslim 阿不穆斯林

Abū-Naṣr Qairawānī 阿不纳锡儿·海拉完尼
Abū-Turāb 阿不秃剌伯
Abū-Yazīd 阿不耶兹德
'Ād 阿代
Adam 亚当
Adīb Ṣābir 阿底卜·沙必儿
'Ādid 阿底德(法蒂米朝哈里发)
Ādkān 阿的康
Aesop 伊索
Afghans 阿富汗人
Afrāsiyāb 阿甫剌西牙卜
Africa (Ifrīqīya) 非洲
Aghlabids 阿格剌比朝
Āhangarān 阿罕迦兰
Ahar 阿哈耳
Aḥmad 阿合麻(即先知穆罕默德)
Aḥmad 阿合马(异密)
Aḥmad of Dunbāvand 顿巴文德的阿合马
Aḥmad of Jām 扎木的阿合马
Aḥmad of Khojend 忽毡的阿合马
Aḥmad 阿合马(丞相匿咱木木勒克之子)
Aḥmad Bitikchi 阿合马必闍赤
Aḥmad-i-Badīlī 阿合马-亦-巴底里
Aḥnaf 阿纳甫
Ai tengride qut bulmïsh alp bilge 移地健英义建功毗伽

'Ain-al-Mulk 爱因木勒克
aiqaq 爱合黑(突厥语"告密者")
Ai-tsung (金)哀宗
A'jamī 阿扎迷
Akar 阿卡尔
Akhash Malik 阿合失灭里
Akhlāṭ 阿黑剌忒
Ala Kul 阿拉湖
'Alā-ad-Dīn, Muḥammad III of Alamūt 阿老丁，阿剌模忒的穆罕默德三世
'Alā-ad-Dīn 阿老丁(赛夷)，阿里的后人
'Alā-ad-Dīn Kai-Qubād 阿老丁·凯库拔
'Alā-ad-Dīn Khorazm-Shāh 阿老丁·花剌子模沙
'Alā-ad-Dīn Muḥammad of Khotan 忽炭的阿老丁·穆罕默德
'Alā-ad-Daula 阿老倒剌(耶兹德的阿塔毕)
'Alā-ad-Daula of Hamadan 哈马丹的阿老倒剌
'Alā-al-Mulk of Qunduz 弘都思的阿剌木勒克
'Alā-al-Mulk of Tirmiz 忒耳迷的阿剌木勒克
Alajin Beki 阿剌真别吉
Al-Altun 阿勒阿勒屯
'Alam-Dār Bitikchi 阿兰答儿必闍赤
Alamūt 阿剌模忒
Alan (s) 阿兰人
Alan Qo'a 阿阑豁阿

Alaodin	阿老丁
Alaq	阿剌黑
Ala-Qamaq	阿剌豁马黑
Ala-Tau mountain	阿剌套山
A-la-t'o-hu-la-wu	阿剌脱忽剌兀
'Alā Ẓikrihi's-Salām	阿拉兹克里希撒兰
Albania	阿勒班尼
Al-Buiruq	阿勒不亦鲁黑
Alchi	按赤族
Alchi Gūregen	阿勒赤古列坚
Alchidai	阿勒赤歹
Alchu	按陈
Aleppo	阿勒坡
Alexander	亚历山大
Alexandria	亚历山大城
Alexandropol	亚历山大普尔
'Alī	阿里（马合木·塔剌必之弟）
'Alī	阿里（哈里发）
'Alī	阿里（亦里马因之子）
'Alī ar-Riẓā	阿里利扎
'Alī b.'Īsā b.Māhān	阿里·本·爱薛·本·马罕
'Alī Durūghīnī	阿里·都鲁吉尼
'Alī Khoja of Emil	叶密立的阿里火者
'Alī Khoja of Qizhduvan	吉日杜万的阿里火者
'Alīābād	阿里亚巴德堡

'Alid 哈里发阿里的后人
Āl-i-Justān 阿勒-亦-朱思坦
Alinja 阿邻扎
'Allāma of Kerman 起儿漫的阿剌麻
Alghīn-Temür 阿勒斤帖木儿
Almalīgh 阿力麻里
Alp Khan 阿勒卜汗
Alp-Arslan 阿勒卜阿儿思兰
Alp-Direk 阿勒卜底勒克
Alp-Er Khan 阿勒巴儿汗
Alp-Ghāzī 阿勒卜加齐
Alp-Tegin 阿勒卜的斤
Alp-Tegin Mu'izzi 阿勒卜的斤·穆亦兹
Altai 阿尔泰
al-tamgha 塔木花（朱印）
Altan Beki 阿勒坛别吉
Altun Beki 阿勒屯别吉
Altun-Khan 阿勒坛汗（即金主）
aluh-amūt 阿鲁合阿模式（“鹰巢”，阿剌模式之名）
Aluh-Nishīn 阿努奈辛
Amalric I 阿马尔里克一世
Āmid 阿迷德
'Amīd Buzurg 阿迷的·布祖儿格
'Amīd Ḥājib 阿迷德哈只不
'Amīd-al-Mulk Sharaf-ad-Dīn of Bistām 必思坛的

	阿迷德木勒克·舍里甫丁
Amīn	阿明(阿拔斯朝哈里发)
Amīn Malik	阿明灭里
Amīn-ad-Dīn	阿明丁(即Amīn Malik)
Amīn-ad-Dīn of Dihistān	的希思丹的阿明丁
Āmir	阿密尔(法蒂米朝哈里发)
Āmir Khan	阿密尔汗
Amīra Zarrāb	阿米拉·扎拉卜
Amīr-al-Juyūsh	阿密尔朱耶昔
Amīrdād Ḥabashī	阿密尔答德·哈巴失，见Dādbeg Ḥabashī
Āmul	阿模里
Amūya	阿母牙
Anareta	见Abscissor
Andīj	安底只
Andīj-Rūd	安底只鲁德
Andkhūd	俺都淮
Angren	安格廉
Anhalwāra	安哈勒哇罗
Anvarī	安瓦里
Aparnoi	阿帕诺埃
aqa	阿合(兄)
Aqash	阿合失
Aq-Malik	阿黑灭里
Aqsam	阿合珊(异密)

Aq-Sultān 阿黑算端
Aq-Tagh 阿格塔格
Aquila 天鹫星座
'Arafāt 阿剌法特
Arajen 阿剌浅
Ardahn 额儿担
Ardistān 阿底思单
Arghasun 阿儿合孙
Arghiyān 阿耳吉延
Arghun 阿儿浑(异密)
Arīgh Böke 阿里不哥
Arīs 阿雷斯
Armak 阿儿马克
Armalec 即Almaligh
Armenians 亚美尼亚人
Arrān 阿兰
Arslan 阿儿思兰
Arslan 阿儿思兰（脱黑鲁勒一世之子）
Arslan-Gushāi 阿儿思兰古沙亦
Arslan-Khan 阿儿思兰汗
Arslan-Khan Maḥmūd 阿儿思兰汗・马合木
Arslan-Khan Muḥammad b.Sulaimān 阿儿思兰汗・穆罕默德・本・速来蛮
Arslan-Shāh 阿儿思兰沙
Arslan-Tash 阿儿思兰大石

Arulat 阿鲁剌族

Arzan 阿儿赞

Arzanqābād 阿耳赞合巴德

Arzinjān 阿耳津占

As 阿速

Asadābād 阿萨达巴德

Asan 阿三

Asanas 额萨纳思

Ashes 灰楼(也里的城楼名)

Ashkabad 阿什哈巴德

Ashkabūs 阿失迦布思

Ashkanavān 阿失迦纳汪

Ashkavār 阿昔客瓦儿

Ashnās 额失纳思

Ashtaqār 阿昔塔哈儿

Aṣīl of Rūghad 鲁格德的阿昔尔

Āsiyā-yi-Ḥafṣ 阿昔牙-亦-哈甫思

Askanābād 即Ashkanavān

Astarābad 阿斯特拉巴德

atabeg 阿塔毕(塞勒术克朝中王子的师付,也是阿哲儿拜占和法儿思君王的称号)

At-Kiraq 阿惕乞剌黑

Atligh 阿惕里黑

Atsïz 阿即思(花剌子楞沙)

Aulie-Ata 奥利亚阿塔

'auz	奥思(一种宝石)
'Ayyār Beg	阿牙儿别
Ayyūbid	阿由比朝
Āzādvār	阿萨德发
A'ẓam Malik	阿赞灭里
aẕān	阿赞(回教祈祷报时人发出的祈祷召唤)
Azerbaijan	阿哲儿拜占
'Azīz	阿吉思(法蒂米朝哈里发)
'Azīz Yalavach	阿吉思·牙老瓦亦，即Mahmud Yalavach
'Azīz-ad-Dīn Ṭughrā'ī	阿吉兹丁·秃格拉依
aznaur	阿兹诺儿(谷儿只人的一种官阶)
'Aẕrā	爱兹拉
Aẓud-ad-Daula	阿祖德倒剌
Ba'arin	巴阿邻
Bachman	八赤蛮
Bada	把带
Badakhshān	巴达哈伤
Bādghīs	八吉思
Badī'-az-Zamān	巴的阿扎蛮
Badr-ad-Dīn Chaghīr	别都鲁丁·察吉儿
Badr-ad-Dīn Lu'lu	别都鲁丁·卢卢
Bagh	巴黑
Baghdad	八吉打(巴格达)

Bāgh-i-Kurram 巴黑-亦-忽刺木
Baghlān 巴格兰
Baghshūr 巴黑叔儿
Bahā-ad-Daula 巴哈倒刺(布叶朝王)
Bahā-ad-Dīn of Baghdad 八吉打的巴哈丁
Bahā-ad-Dīn of Ṣu'lūk 速鲁克的宝合丁
Bahā-ad-Dīn Marghīnānī 巴哈丁·马儿吉纳尼
Bahā-ad-Dīn Muḥammad b.'Alī 巴哈丁·穆罕默德·本·阿里(志费尼的高祖父)
Bahā-ad-Dīn Muḥammad b. Muḥammad 巴哈丁·穆罕默德·本·穆罕默德(志费尼之父)
Bahā-al-Mulk 巴哈木勒克
bahadur 拔都儿、把阿秃儿(勇士)
Bahman 巴合蛮
Baḥrain 八哈刺因
Bahrām Gūr 巴合兰古儿
Bahrām-Shāh 巴合兰沙
*Bāhrū 八合鲁
Baichu 拜住
Baidar 拜答儿
Baihaq 拜哈吉
Baiju 同Baichu
Bailaqān 拜勒寒
bait 巴依特(一种押韵的联句诗)
Bakar 巴卡尔

Bākharz	八哈儿思
Bala of the Jalayir	扎剌亦儿的八剌
Bala Bitikchi	八剌必阇赤
Bala Khan	八剌汗
Bālā Murghāb	巴拉木尔加布
Bala	八剌(札儿忽赤)
Balaghai	八剌海
Balāla	巴剌剌
balaqasun	蒙语城市(《元史》中作八剌哈孙,《元秘史》中作巴剌合孙)
Balasaqun	八剌撒浑
Balchikh	巴勒乞黑(阿合马)
Bālis	巴里斯
bālish	巴里失(一种钱币)
Baljuan	巴尔章
Baljuna	班朱尼
Balkh	巴里黑
Bāmiyān	范延
Banākat	别纳客忒
Banask	八纳思克
Band-i-Panba pass	班底-亦-潘巴山口
Baqi	八乞
Baraq Hājib	八剌黑哈只不
Bārbad	巴尔巴德
Barca	同Berke

Barchin	八儿真
Barchuq	巴而术
Bardasīr	伯尔答昔儿
Bardesanians	把儿带山人
Bardūya	巴儿都牙
Barïshmas Khan	巴力失马思汗
bariz	巴里思(会计术语，指左手栏的现金数)
Barjlïgh	巴耳赤
Barjlïgh-Kent	巴耳赤邗
Barlïgh	八儿里黑
Bārlugh	同Barlïgh
Barmas	巴儿马思
Barskhan	巴儿昔罕
Baruan	巴鲁安
Bashghird	巴只吉惕
Basmïl	拔悉密
basqaq	八思哈(镇守官)
Basra	弼斯罗(巴士拉)
*Basta	巴思塔
Bāṭnis	巴特尼人
Batu	拔都
Bāvard	巴瓦儿的
bavurchī	博儿赤(掌膳食的官职)
Bayāt	巴牙忒
Baya'ut	伯岳吾

Bayezid	巴耶兹德(鄂图曼算端)
Bechac	同Böchek
Beg-Tegin Silāḥdār	别的斤·昔刺合答儿
Beki	别吉(即唆鲁禾帖尼别吉)
Bekrin	别客邻
Belgrade	贝尔格莱德
Belgütei	别里古台
Benal	别纳勒
Benetnasch	即大熊星和小熊星
Berca	同Berke
Berke	别儿哥
Berkecher	别儿哥察耳
Berk-Yaruq	别儿克牙鲁克
Besh-Balïgh	别失八里
Besh-Qulach	别失忽刺赤
Besüt	伯速惕
Bezobdal Pass	别佐卜达尔山口
Bichac	同 Böchek
Bïghu Khan	仳古汗
Bïghu Sipahsālār-i-Sāmānī	仳古·昔帕合撒刺儿-亦-撒曼尼
Bilge	仳理伽
Bilge Qut	仳理伽忽底
Bilge-Tegin	仳理伽的斤
Birjand	比尔姜德

Bishkīn	必失金
Bisṭām	必思坛
Bīsutun	必速通山
bitikchi	必闍赤(突厥语"书记")
Bīzhan	皮任
Bo'al	同Boghal
bocca	同boghtagh
Böchek	拨绰
Boghal	孛哈勒
boghtagh	顾姑(蒙古妇女戴的一种头饰)
Boghra-Khan	博格刺汗
Bohtan	布赫坦
Bakhara	不花剌
Bolmïsh	孛勒迷失
Bolmïsh-Buqa	孛勒迷失不花
Bolnisi	博尔尼西
Boniface VIII	波尼菲八世
Bo'ol	同Boghal
Bo'orchu	孛斡儿出
Boqal	同Boghal
Boraqchin	孛剌黑真
Borchala	波尔察拉
Borji	博尔术
Borjigin	孛儿只斤
Börke	博儿客

Börkei Noyan	博儿客亦那颜
Boro-Tal	博尔塔拉
Börte	孛儿帖
Bū-'Abdallāh Ṣūfī Muḥtasib	布-阿不答剌·苏菲·穆合塔昔卜
Bū-'Alī of Dihistān	的希思丹的布阿里（即底合答儿·布阿里）
*Buchi Pahlavān	布赤帕鲁汪
Buchier	布昔尔（威廉）
*Bughati Qorchi	不合台火儿赤
Bügü	即Buqu Khan
Bügüsh-Ish Aighuchī	孛古失-亦失·爱古赤
Buiruq	不亦鲁黑
Büjek	不者克（即拨绰）
Bujrai	不只列
bukhar	不花儿（义为学术中心）
Bulaghan	布剌罕
Bulgai	同Bulghai
Bulgan	布尔根河
Bulghai	孛鲁合
Bulghar	不里阿耳
Bulmīsh	同Bolmīsh
Bul-Qāsim	布勒哈辛（豪沙卜之子）
Būmijkath	不迷只客忒
Bū-Muslim Rāzī	布-穆斯林·剌兹

Bū-Najm Sarrāj	不-捏只木·撒剌只
Buqa	不花(蒙古异密)
Buqa	不花(突厥蛮)
Buqatai	同Bughatai
Buqa-Temür	不花帖木儿
Buqu Khan	不可汗(第一个畏吾儿王)
Buqu Khan	卜古罕(算端扎兰丁的部将)
Burāq	不剌黑(穆罕默德乘以升天的异兽)
Burhān-ad-Dīn	不儿罕丁
Burhān-ad-Dīn Abu-Sa'īd	不儿罕丁·阿不赛亦德
Büri	不里
Büri Bökö	不里孛阔
Bürilgidei	不怜吉艄
*Bürilgitei	同Bürilgidei
Bū-Rizā	布利扎
Burke	同Börke
Bust	不思忒
Bū-Ṭāhir Arrānī	不塔希儿(阿兰人)
Būya	布叶
Būya Katūr	不牙迦秃儿
Būyids	布叶朝
Buzar	布扎儿
Buzurg-Umīd	布祖尔格乌迷德
Bznunik'	布日努尼克

cadi	哈的(回教法官、判官)
Caesars	凯撒
Caila	即Qayalīgh
Cairo	开罗
Camadi	同Kamādī
Camel-Drivers	驼夫之门(在你沙不儿)
Camul	即 Qamīl(今哈密)
Camus	迦木思(即斡兀立海迷失后)
Cangitae	同Qanqlï
Cangle	同Qanqlï
Canopus	卡诺帕斯(南船座第一星)
Carachoco	哈剌和绰
Caraqai	哈剌海
Caramoran	哈剌沐涟(黄河)
Carmathians	卡尔马提人
Carpini	迦尔宾
Cathay	契丹
Catholicos	景教教长
Cha'adai	察阿歹(察合台)
chādur	察都儿(妇女披戴的、遮盖全身的披风)
Chaghan	察罕
Chaghatai	察合台(布剌罕之父)
Chaghatai	"小"察合台
Chaghatai	察合台(成吉思汗之子)
Chaghrï-Khan	察吉里汗

Chāh-i-Arab	察合-亦-阿剌伯(阿剌伯井)
Ch'an	察恩
Chanet	察涅特
Changarak	昌迦剌克
Changgi	同Jangi
Chargh	察儿黑
Charjui	查尔周
Chatīsar	察提沙儿
Ch'awrmaghan	绰儿马罕
Ch'awrman	绰儿蛮
Chechegeyin	扯扯亦格泥
Checheken	扯扯干
cherig	扯里克(军队)
Chiaaday	同Cha'adai
chiang-chün	将军
chien-kuo	监国(契丹官号)
Chigin Qorchi	赤金火儿赤
Chih-lu-ku	直鲁古
Chilger Bökö	赤勒格孛阔
Chimkent	奇姆肯特
Chin dynasty	金朝
China	中国
Chinanch-Kath	中国城
Chināshk	赤纳昔克
Chingay	同Chinqai

Chinggis	同Chingiz
Chingis	同Chingiz
Chingiz-Khan	成吉思汗
Chinqai	镇海
Chïn-Temïr	成帖木儿
Chinuch	真兀只
Chirpodan	同Chormaghun
Chormaghun	绰儿马罕
Chorman	绰儿蛮
Chosroes	库萨和
Chu	垂河
Chuguchak	楚呼楚克
Ciban	昔班
Cielstan	同Shulistan
Coirchan	同gür-khan
Comans	库蛮
cosmos	即qumïz
Crimea	克里米亚
Cuyuc	同Güyük
Cyngis	同Chingiz
Cyrpodan	同Chormaghun
Dābūs	答不思
Dābūsīya	答不昔牙
Dābūyē	答不夷

Dādbeg Ḥabashī	答德别·哈巴失
Dahae	答赫
Dai	答亦
dā'ī	答亦(亦思马因人的传教士)
Dailam, Dailamān	低廉
Daisān	带山
Dajjāl	答扎勒
Dalan-Turqaq	答兰秃儿合黑
Damascus	大马士革
Damāvand	德马文德
Dāmghān	答木罕
Damrīla	答默里拉
Damyak	答木雅克
Dāna	答纳
Dānishmand Ḥājib	答失蛮哈只不
Daqūq	答忽黑
Dara	答剌
daramsang	达兰珊(一种衡量名,小于芒特)
Darázukhán	答剌祖罕
Darbai	答儿伯
Darband	打耳班
Dargam	答儿干姆酒
Daritai	答力台
Darke	答儿克
Darra-yi-*Dirāzī	答剌-亦-迭剌集

dar ugha, darughachi(n)	答鲁花，答鲁花赤(镇守官)
Dastagird	答失塔吉儿的
Dastajird	同Dastagird
Dastān	答思坦(鲁思坦之父扎勒
David the Elder	"大"大维德(谷儿只的大维德五世
David Malik	大维德灭里(谷儿只的大维德四世)
Dayir	答亦儿
Dayirkei Küregen	答亦儿客亦古列坚
Dayir-Üsün	答亦儿兀孙
Debdeba-Ous aqoun	德卜德巴兀撒浑
Debeda	德白达
Dēbul	德布勒
Dei Sechen	特薛禅
Delhi	底里
Delilah	底里那
Dēvāl	德瓦勒
dharma	达磨(书)
Dhul-Qarnain	同Zul-Qarnain
Dihdār Bū-'Alī	底合答儿·布阿里
Dihistān	的希思丹
Dihkhudā	底合忽答
dihqān	的合罕(地主)
Dīna	底纳
Dīnavar	的纳瓦儿
Dinkot	丁科特

dīv	恶魔、鬼
Dīvān	底万(内阁)
Diyar-Bekr	底雅儿别克儿
Dizmār	底兹马耳
Dokhan	朵罕
Dörbei Dogshin	朵儿伯·朵黑申
Döregene	朵列格捏(即脱列哥那)
Dörmegei	朵儿篾该
Dunbāvand	顿巴文德
Durbai	即Dörbei
Durun	都伦
Dushambe	杜尚别
Duvīn	都云
Dvin	同Duvīn
Edgü-Temür	额髑古帖木儿
Egrigaia	额里合牙
Egypt	埃及
Ekinchi	爱斤赤(火赤哈儿之子)
Ektag	额克塔格
El-Aldun	也立安敦
Elcheltāy	按只勒台
elchi	额勒赤(使臣)
Elchi Pahlavān	额勒赤帕鲁汪
Elchidei	同Elchitei
Elchitei	按只带(成吉思汗之侄)

Elchitei	按只斛(谋反蒙哥者)
Eljigidei	野里知给歹
Eljigitei	宴只吉带
El-Qadun	也立可敦
Emil	叶密立
emir	异密，一种尊称(今译作总督)
Equius	额乞乌思
Erāk	额拉克
Er-Buqa Pahlavān	额儿不花帕剌汪
Erbüz	额儿布思
Erbüz Khan	额儿布思汗
Erevan	埃里温
Eriqaya	同Egrigaia
erke'ün	也里可温(基督徒)
Erzerum	额儿哲鲁木
Erzincan	同Arzinjan
Etil	阿的勒河(伏尔加)
Etilia	同Etil
Euphrates	幼发拉底
Facfur	同faghfar
Faḍl	法即勒
faghfūr	天子(中国皇帝)
Fakhr-ad-Daula	法合鲁倒剌(布叶朝王)
Fakhr-ad-Dīn	法合鲁丁(八吉打大哈的)
Fakhr-ad-Dīn 'Abd-al-'Azīz of Kufa	苦法的法合鲁丁·

阿不答阿吉思
Fakkr-ad-Dīn Bihishti 法合鲁丁·比希昔惕
Fakhr-ad-Dīn Sālārī 法合鲁丁·撒剌立
Fakhr-al-Mulk 法合鲁木勒克(匿咱木木勒克之子)
Fakhr-al-Mulk 法合鲁木勒克(异密)
Fakhr-al-Mulk Niẓām-ad-Dīn Abul-Ma'ālī Kātib Jāmī
法合鲁木勒克·匿咎马丁·阿不勒马阿里·迦惕卜·扎迷
Fakhr-al-Mulk Niẓām-ad-Dīn Farīd of Jām 扎木
的法合鲁木勒克·匿赞马丁·法里德
Fanākat 费纳客忒
Fārāb 法剌卜
Farghāna 拔汗那
Farīd-ad-Dīn 法里答丁
Farīd-ad-Dīn of Baihaq 拜哈吉的法里答丁
Farīdūn 法里敦
Farīdūn Ghūrī 斐里敦古里
farr 法儿(一种晕轮)
farrāsh 法剌昔(铺毡者、支帐者)
Farrazīn 法剌津堡
Fārs 法儿思
Farshāvar 富楼沙
Farvardīn 法瓦儿丁月(波斯太阳年的第一月,始于春分)
Fasā 法撒
Faṭḥī 法蒂

Fāṭima Khatun 法迪马哈敦
Fāṭimids 法蒂米朝
fatwā 法特瓦（对伊斯兰法律中有争议地方的判决）
fidā'ī 菲达额（指亦思马因人即阿杀辛人的刺客）
Firdaus 费尔多斯
Firdaus of Samarqand 撒麻耳干的费尔道斯
Firdausī 菲尔道西
Firrīm 费里木
Fīrūzkūh 俾路斯忽（古耳朝都城）
Fīrūzkūh 俾路斯忽（在德马文德的城堡）
Fīrūzkūh 俾路斯忽（哈齐斯坦的今名）
Fiskir 费思乞儿（即Piskir）
Frank 富浪
Frederick II 腓特烈二世
Fūlād 普剌
fu-ma 驸马
Fuma 驸马（哈剌契丹女王的丈夫）
Fusṭāṭ 弗思塔特

Gabriel 格别列（安慰人类并向人类报告好消息的天使）
Garmsīr 该儿母西儿
Garni 迦儿尼
Genghis Khan 同 Chingiz-Khan
Georgia 谷儿只（格鲁吉亚

Georgians	谷儿只人
ghaḍā	格达树
Ghadaq	葛答黑
Ghadaqan Qorchi	葛答罕火儿赤
Ghaimish	海迷失(即斡兀立海迷失)
ghāliya	格里牙(一种香料)
Ghang-Kidan	刚疙疸
Gharchistān	哈齐斯坦
Ghayïr-Khan	哈只儿汗
ghazal	迦扎勒(一种抒情诗)
ghāzī	迦集(战胜异端者)
Ghazna, Ghaznī	哥疾宁
Ghiyās-ad-Dīn	该牙思丁(算端扎兰丁花剌子模沙之弟)
Ghiyās-ad-Dīn Muḥammad	该牙思丁·穆罕默德(古耳朝王)
Ghïzïl-Sarïgh	吉思尔撒里黑
Ghul	同Quli
ghulām	古剌木(义为"奴隶")
Ghumsghur	同Qum-Sengri
Ghūr	古耳
Ghūrīs	古耳人
Ghuz-Balïgh	虎思八里
Ghuss	古思
Gībarī	吉巴里

Gīlān	基兰
Gīrān	基朗堡
Gridkūh	吉儿都怯
Gīrī	吉里
Girīt	吉里忒堡
Gog	果格
Greeks	希腊人
Gubre	古伯列(拜火教徒)
Guchen	古城
Gumri	古姆里
Gūnābād	古纳巴德
Gürbesü	菊儿别速
Gurganj	古耳干赤
Gurgīn	古儿津
gūr-khan	菊儿汗(普天下之汗)
Gurzivān	古儿疾汪
Gushtāsp	古昔塔思卜
Guvāshīr	古瓦昔儿
guyang	阔阳(国王的讹音)
Güyük	贵由
Ḥabash 'Amīd	哈巴失·阿迷的
al-Hādī	哈底
ḥadīth	哈迪特(先知穆罕默德的圣传)
Hāfiẓ	哈非兹(法蒂米朝哈里发)

ḥājib	哈只不（侍从、管家）
Ḥājib 'Alī	哈只不阿里
Ḥajjāj	哈扎只
Hājjīlar	哈杰拉耳
Ḥākim	哈金（法蒂米朝哈里发）
Hamadān	哈马丹
Hamdān Qarmaṭ	哈木丹·哈尔马提
Hami	哈密
Hamīd-ad-Dīn 'Āriz of Zuzan	佐赞的哈迷答丁·阿里思
Ḥammād Rāwiya	哈马德·剌维牙
Ḥanafte	哈尼菲教（回教的正教之一）
Han-chiang	汉江
Ḥarq	哈儿黑
Harqasun	哈儿合孙（即阿儿合孙）
Hārūn ar-Rashīd	哈仑拉施特
Ḥasan	哈散（阿剌模忒的亦思马因君王）
Ḥasan	哈散（哈儿施的亚当之子）
Ḥasan of Māzandarān	祃椤答而的哈散
Ḥasan	哈散（哈里发阿里之子）
Ḥasan	哈散（纳麻瓦儿之子）
Ḥasan b. Aḥmad Qarmaṭī	哈散·本·阿合马·哈尔马提
Ḥasan b. Bashar	哈散·本·八撒儿
Ḥasan Ḥajjī	哈散哈只

Ḥasan Qaṭṭān	哈散合坦
Ḥasan-i-Ṣabbāḥ	哈散萨巴
ḥashv	哈昔甫(记入帐簿右手栏的实物帐)
Ḥātim of Ṭayyi'	塔夷的哈惕木
Hazār-Asf (Hazār-Asp)	哈扎儿阿昔甫(哈扎儿阿昔普)
Hazār-Asf	哈扎儿阿昔甫(篾力克)(即奴失剌惕丁·哈扎儿阿昔甫)
Hazār-Cham	哈咱儿歼
Hejaz	赫扎思
Hėng-sėng-yi-ėrh	横相乙儿
Henry III of England	英国的亨利三世
Herat	也里
Het'un I	海屯一世
Ḥimyar	希木雅族
Hindū-Khan	忻都汗
Hindū-Shāh	忻都沙
Höbögetür	豁孛格秃儿
Ho-chung fu	河中府
Hö'elün	诃额仑
Holawu	同 Hülegü
Ho-mi ch'ėng	合迷城
Hordu	斡鲁朵
Horghïna	同 Orqina
Hsiao p'u-ku-chih	萧朴古只

Hsieh-ch'e　薛闍
Huang-Ho　黄河
Hūd　扈代
hu-fu　虎符
Hui-li River　灰里河
Hujīr　胡只儿
ḥujjat　呼扎特（"证明"）
Hulawu　同Hülegü
Hülegü　旭烈兀
Hüle'ü　同Hülegü
Ḥulūlīs　忽鲁里人
humā　胡马（一种象征吉兆的鸟）
Hūmān　胡蛮
Humāyūn Sipahasālār　胡马叶昔帕合撒剌儿
Hungary　匈牙利
Ḥusain　忽辛（哈里发阿里之子）
Ḥusain　忽辛（异密阿儿浑的书记）
Ḥusain　忽辛（商人）
Ḥusain of Qā'in　哈因的忽辛
Ḥusām-ad-Dīn Amir Ḥusain　忽撒马丁·阿米尔·忽辛
Ḥusām-ad-Dīn Qaimarī　忽撒马丁·海马里
Ḥuẕaifa b. al-Yamān　忽宰法·本·牙蛮
hyperperon　同parpara
iam　同yam，即驿站

Iankint	同Yangï-Kent
ibāḥa, ibāḥt	艾八哈（"冶游"，对亦思马因人的攻击）
Ibn-Dawwās	伊本倒瓦思
Ibn-Dāya	伊本大牙
Ibn-Funduq al-Baihaqī	伊本-冯都克·拜哈吉
Ibn-Killis	伊本乞里思
Ibn-Zabārij	伊本扎巴里只
ïdī-qut	亦都护（畏吾儿王的称号）
Idkech	亦的怯赤
Idu'ut	亦都兀惕
Ïghlamïsh	阿格剌迷失
Ïghnaq	亦格纳黑
Ïghraq	阿格剌黑
Ikhtiyār-ad-Dīn	奕赫抵雅尔丁（阿母牙的篾力克）
Ikhtiyār-ad-Din of Abīvard	阿必瓦儿的的奕赫抵雅尔丁
Iki-Ögüz	亦乞乌古思
il	伊尔（表示臣属、归顺之意）
Ïla	亦剌河
Īlal	亦剌勒堡
Ïlamïsh	亦剌迷失
Īl-Arslan	亦勒阿儿思兰（花剌子模沙）
Ildegiz	亦勒的吉思
Il-Direk	亦勒底勒克
Ildiz Noyan	亦勒的思那颜

Iletgü Malik 亦勒惕古灭里
Ili 伊犁
Ilig 夷离堇
Ilig Türkmen 夷离堇突厥蛮
Il-khan 伊尔汗
Il-Tutmïsh 亦勒秃惕迷失
ilzām 伊勒赞
'Imād-ad-Dīn 亦马都丁(巴里黑的长官)
'Imād-ad-Dīn Aḥmad b. Abū-Bakr Qamaj
亦马都丁·阿合马·本·阿不别克儿·哈马只
'Imād-al-Mulk 亦马都木勒克(异密)
'Imād-al-Mulk of Sāva 撒瓦的亦马都木勒克
'Imād-al-Muḥammad of Khotan 忽炭的亦马都木勒克·穆罕默德
'Imādī of Zūzan 佐赞的亦马底
imān 伊祃木(回教公众祈祷的领导人，回教教长)
Inalchi 亦纳勒赤
Inalchuq 亦纳勒术
Inanch-Khan 亦难赤汗
India 印度
Indus 申河(印度河)
ini 额尼("弟")
Innocent IV 因那曾四世
iqāmat 爱合马惕(穆真的第二次呼唤)
Irım 伊剌木园

Iraq	伊剌克
Irbil	额儿比勒
Irghiz	伊尔吉兹
'Īsā b.Nestorius	爱薛·本·聂思脱里
Isbijāb	见Sibijāb
Işfahān	亦思法杭
işfahbad	亦思法合八忒("诸侯")
Isfandiyār	亦思梵的牙儿
Isfarāyin	亦思法剌因
Isfijāb	同Isbijāb
Ishmael	伊斯梅尔
Ismā'īl	亦思马因(扎法儿之子)
Isma'īlīs	亦思马因人
Işṭakhr	亦思替黑儿
Istemi	伊室点密
Ittiḥādis	亦惕哈底人
Ivane	亦瓦涅(撒勒瓦的同伴)
Ivane(Mkhargrdzeli)	亦万涅(即亦万涅·穆哈格尔德茨立)
'Izz-ad-Dīn of Qazvīn	可疾云的也速丁
'Izz-ad-Dīn Ai-beg	也速丁·爱毕
'Izz-ad-Dīn Ḥusain	也速丁·忽辛(哈迷尔之子)
'Izz-ad-Dīn Marghazī	也速丁·马儿格齐
'Izz-ad-Din Nassāba	也速丁·纳撒巴
'Izz-ad-Dīn Sökmez	也速丁·唆克默思
'Izz-ad-Dīn Ṭāhir	也速丁·塔希耳

Jabala	哲伯剌(爱哈姆之子)
Jacob	雅各
jada	扎答(唤雨术)
Jadwalīs	扎德瓦里人
Ja'far Ṣādiq	扎法儿·撒底黑
Ja'far Ṭayyār	扎法儿·塔牙儿
Ja-Gambu	扎阿绀孛
Jagha	同Jagpam
Jaghan	扎罕
Jaghatai	扎哈台
Jājarm	扎只儿木
Jalalabad	.贾拉拉巴德
Jalāl-ad-Dīn	扎兰丁(花剌子模沙)
Jalāl-ad-Dīn' Alī b. al-Ḥasan Zaidī	扎兰丁·阿里·本·哈散·宰的
Jalāl-ad-Dīn 'Alī b. al-Husain	扎兰丁·阿里·本·忽辛(撒麻耳干的汗)
Jalāl-ad-Dīn Ḥasan	扎兰丁·哈散(阿剌模忒的亦思马因君王)
Jalayirtai	扎剌亦儿台
Jalnābād	扎勒纳巴德
Jām	扎木
Jāmālābād	,扎马剌巴德
Jamāl al-Qarshī	扎马剌·哈儿石
Jamāl-ad-Din	扎马鲁丁(马鲁的一个伊祃木)
Jamāl-ad-Dīn Khāṣṣ-Hājib	扎马剌丁·哈思哈只不

Jamāl-ad-Dīn Ai-Aba	扎马剌丁·爱阿巴
Jamāl-ad-Dīn 'Alī of Tafrish	特弗里失的扎马剌丁·阿里
Jamāl-al-Milla vad-Dīn al-Jīlī	扎马剌密剌·瓦丁·吉里
Jamāl-al-Milla vad-Dīn Maḥmūd of Khojend	忽毡的扎马剌密剌·瓦丁·马合木
Jambul	江布尔
Jamshīd	扎木失的
Jamuqa	扎木合
Jand	毡的
Jandab	苫答卜
Janggi	同Jangi
Jangi	掌吉
Jārallāh	扎那剌(即扎马黑沙里)
Jarīr	扎里儿
Jarīstān	扎里思单
Jaunal	爪难
Jaxartes	药杀水
Jebe Noyan	哲别那颜，同 Jeme
Jedei Noyan	哲台那颜
Jesus	耶稣
Jews	犹太人
Jhelum	杰卢姆河
Jibāl	哲伯尔
Jīl	基勒(即基兰)

Jinḥ-al-Fuqarā 金合富花剌
Jira 杰拉
Jirgin 主儿勤
Jirjīs 吉尔吉
Jirqo'adai 只儿豁阿歹（哲别原名）
Jīruft 吉鲁弗特
Job 约伯
Jöchi 术赤
Jöchi-Qasar 搠只哈撒儿
Joinville 约因维尔
Joseph 约瑟
Jūd 朱提山
Jūdī 朱底峰
Jumghar 出木哈儿
Jumghur, Jumqur 同Jumghar
Junābid 朱纳比德
Ju-nan 汝南
Jūrbad 朱耳巴德
Jürchetei 主儿扯歹
Jurjān 朱里章
Jurjānīya 者儿扎尼牙
Jurzuvān 朱耳祖汪
Justānid 朱思坦朝
Juvain 志费因
Juvaini 志费尼

Juvāshīr	朱瓦昔儿
Jūy-i-Arzīz	朱-亦-伊-阿儿吉思
Kaakha	卡阿卡
Kabūd-Jāma	迦布德扎马
Kābul	可不里
Kafan	卡范
Kāfūr	迦弗儿
K'ai-fêng	开封
Kai-Kā'ūs	凯迦乌斯
Kai-Qubād	凯库拔
Kaisānīs	开撒尼人
Kalār Dasht	卡腊尔答昔特
Kalāt	卡拉特
Kalāt-i-Nādirī	卡拉特-亦-纳的里
Kālīf	迦里夫
Kalka	迦勒迦河
Kamādī	迦马底
Kamāl-ad-Dīn	怯马鲁丁(毡的的诸侯)
Kamāl-ad-Dīn Ismā'il	怯马鲁丁·亦思马因(诗人)
kamān-i-gav	迦曼-亦-格甫(一种强弩)
Kangurt	康格儿忒
Kān-i-Gul	康依古耳
Kapan	卡般(即 Kafan)
Kara Kum	卡拉库姆

Karakitai	同Qara-Khitai
Karakul	卡腊库耳
Kara-Tau	卡腊套山
Karmān	迦儿漫
Karmīnīya	客儿迷尼牙
Kars	卡尔思
Karshi	卡尔施
Kāshān	柯伤
Kashghar	可失哈耳(喀什噶尔)
Katāma tribe	卡塔马族
Katta-Kurgan	卡塔库尔干
Kā'ūs	迦乌斯（即凯迦乌斯，传说中的波斯国王）
Kāva	卡发
Kazalinsk	卡扎林斯克
Kazan	喀山
kebte'ül	客卜帖兀勒(蒙语"宿卫")
Ked-Buqa	怯的不花
Keiken	(大小)开肯河
Keler	克列儿
Kelüren	怯绿连河
Kem	克姆河
Kemchihüd	谦州
Kemchik	克姆契克河
Kem-Kemchik	谦谦州

Kem-Kemchi'üt	同 Kem-Kemchik
Kenchek	肯契克
Kent	干城(即养吉干)
Kerei Malik	克烈灭里
Kereit	克烈族
Kerel	同 Keler
Kerkha	克尔哈
Kerman	起儿漫(克尔曼)
Kermine	克尔米涅
Kerulen	同 Kelüren
Keshik	克薛杰
Keshli-Khan	怯失力汗
Kesmes	怯失迈失
Keuchan	即 Güyük
Khābarān	哈八兰
Khabūshān	哈不珊
Khāf (Khwāf)	哈甫
khaftan	哈弗坦(一种盔甲)
Khaibar	开伯尔
Khail-i-Buzurg	海里-亦-布祖儿格
Khalaj Turks	哈剌赤突厥人
Khalkhāl	哈耳哈耳
Khamid-Bur	哈迷的不儿
Khāmūsh	哈木失
Khangai	杭爱山

Khan-Sulṭān	汗算端
Khāqānī	哈卡尼
Khar	哈尔平原
Khara-Davan	哈剌达万
Kharang	哈郎(即穆罕默德·哈郎)
Kharkām	哈耳卡木
Kharmīl	哈迷尔
Khar-Pūst	哈儿普斯特
kharvār	哈瓦儿(相当于一百芒特的干量容器)
Khāṣṣ-Khan	哈思汗
Khavīṣ	哈维斯
Kharwarnaq	哈瓦儿纳吉
Khiḍr	希迪儿
Khifchākh	同Qïpchaq
Khitai	契丹
Khitai-Khan	契丹汗
Khitayans	契丹人
Khiva	基发
Khivaq	基发克
Khiwch'akh	同Qïpchaq
Khōi	豁亦
Khoja	忽察(贵由子)
*Khojanfu Balaqasun	河中府八剌合速
Khojend	忽毡
Khokars	科卡尔人

Khorasan	呼罗珊
Khorazm	花剌子模
Khorazm-Shāhs	花剌子模沙
Khotan	忽炭(和田，于阗)
Khuch'akh	同Qïpchaq
Khul	同Quli
Khumar-Tegin	忽马儿的斤
Khurqān	忽儿罕
Khurramābād	侯腊马巴德
Khusrau Parvīz	忽思老·巴维思
Khusrau-Kūshk	忽思老库失克
Khushūfaghn	忽苏法根
khutba	忽惕巴(回教的布道)
Khutlān	忽特朗
Khuvār of Ray	剌夷的胡瓦耳
Khuzdar	胡兹答尔
Khuzistān	胡济斯坦
Khwārazm	同Khorazm
Khwch'agh	同Qïpchaq
Kimek	吉灭克
Kinda	金达
kira'ly	王(匈牙利语)
Kirghiz	吉利吉思
Kish	碣石
Kishlik	乞失力

Kishliq	乞失里黑
Kiyā Bā-Ja'far	乞雅·把-扎法儿
Kiyā Bū-Manṣūr	乞雅·不-满速儿
Kiyat	同Qiyat
Kobdo	科布多
Köchü	阔出
Köde'e-Aral	阔迭兀阿剌勒
Ködön	阔端
Koh-pāyah	柯黑帕牙黑
Kökchü	阔阔出
Kökedei	同Köketei
Köke-Ilgei	阔阔亦勒该
Köketei	阔阔台
Kök-Khan	阔克汗
Kököchü	阔阔出
Kök-Saghīr	阔克沙吉儿
Kök-Sarāi	阔克萨莱
köl	库耳(突厥语"湖")
Kölgen	阔列坚
Kolomna	科洛姆纳
Kopal	科帕耳
Köpek Khatun	阔帕克哈敦
Korah	可喇
Körgüz	阔儿吉思
Kotayk'	科太克

Köten	阔端
Köyiten	阔亦田
Közli	阔思立
Kūbān	库班
Kucha	苦叉(库车)
Küch-AiTegin	屈赤爱的斤
Küch-Bugha Khan	屈赤不花汗
Küchlüg	屈出律
Küch-Tegin Pahlavān	屈赤的斤帕鲁汪
Kuei-te	归德
Kūfa	苦法
Kuhdum	库合都姆
Kūh-i-Bara	库合亦巴剌
Kūh-i-Dīnā	库合亦底纳
Kuhna-Urganch	库尼亚乌尔鞬奇
Kujūr	库朱尔
Kujūrān	库朱朗
Kūkrūkh	库克鲁黑
kulah	库剌黑(一种圆锥形帽子)
kulah-band	库剌黑班(一种头饰)
Kül-Bolat	怯勒孛剌
Kulja	库尔扎(即伊宁)
Kūmish	同Qūmish
al-Kunās	库纳思
Kün-Er-Direk	孔额儿底勒克

Kunkurat	同Qonqurat
Kunya-Urgench	同Kuhna-Urganch
kuo-wang	国王
Kur	库拉河
Kurds	曲儿忒人
küregen	古列坚(女婿)
Küregen Küregen	古列坚古列坚
Kürin Bādu[r]	曲邻拔都[儿]
kür-khan	同gür-khan
Kurram Agency	库腊姆区
kursī	库儿昔(星盘的一部分)
Küshkak	库失卡克
Küshlü	同 Keshli
Küshlüg	同Küchlüg
Küsh-Tegin Pahlavān	屈失的斤帕鲁汪
Kụtum	库突姆
Kuyang	阔阳
Küyük	同Güyük
Kuznetsk	库兹涅茨克
Kzyl Orda	克孜尔奥尔达
Lachïn Beg	剌真别
Lachïn	剌真(契丹人)
Lahore	刺火儿
Lailā	莱拉

Lakz 拉克思人
Lāl 剌勒
Lammasar 兰麻撒耳
Lār 剌儿
Larījān 剌里赞
al-Lāt 剌惕
laqab 剌合卜(尊敬的浑名、绰号)
Laz 拉思
Leninabad 列宁纳巴德
Leninakan 列宁纳坎
Lezghians 列兹基人
Liao 辽
Liegnitz 里格尼兹
Logar 洛加尔
Lori 洛里
Lur 罗耳
Luristān 罗耳斯坦
Lyra 天琴座

Ma'add 马阿德(即法蒂米朝哈里发穆亦兹)
Mābīzhanābād 马必查纳巴德
Māchin 摩秦(来自梵语Māha Chīn,"大中国",指中国南部)
Madrasa-yi-Khānī 马的剌撒-亦-哈尼
Madrasa-yi-Mas'ūdīya 马的剌撒-亦-麻速的牙
Magas 篾怯思

Maghrib	马格里布
Magians	袄教徒
Magog	马果格
Mahdī	麻合底(阿里后人)
Mahdī	麻合底(法蒂米朝哈里发)
Mahdīya	麻合底牙
Māhīābād	马夏巴德园
Maḥmūd	马合木(异密)
Maḥmūd	马合木(异密或算端，古耳朝失哈不丁之子)
Maḥmūd	马合木(算端，哥疾宁朝王)
Maḥmūd Khan	马合木汗
Maḥmūd Shāh of Sabzavār	萨布扎伐尔的马合木沙
Maḥmūd Tai	马合木太
Maḥmūd Tārābī	马合木塔剌必
Maḥmūd Yalavach	马合木牙老瓦赤
Maidān-i-Sabz	麦登-亦-沙卜思
Maimūn Qaddāḥ	末门·哈答合
Maimūn-Diz	麦门底司
Majd-ad-Dīn	麦术督丁
Majd-ad-Din of Tabriz	帖必力思的麦术督丁
Majnūn	马哲侬
Malāzjird	马剌兹吉儿德
malik	篾力克(一个地区世袭长官之号)
Malik Ashraf	灭里阿失剌甫

Malik the Basin-Holder　灭里(捧面盆者)
Malik Dīnār　灭里的那
Malik Ṣālih　灭里撒里合
Malik Shīr　灭里锡儿
Malika　玛利卡(阿塔毕撒德之女)
Malika　马利卡(阿塔毕斡思别之妻)
Malik-as-Salām　篾力克撒兰
Malik-aṣ-Ṣidq　篾力克西迪黑
Malikfūr　灭里克甫儿
Malik-Shāh　灭里沙(塞勒术克王)
Malik-Shāh　灭里沙(帖乞失之子)
Mālin　麻林
Mama Yalavach　祃祃牙剌瓦赤
Ma'mūn　末门(阿拔斯朝哈里发)
Manazkert　马纳兹克尔特
Manī'ī mosques　马尼埃清真寺
Mangu　同 Möngke
Manji　同 Manzī
al-Manṣūr Ismā'īl　满速儿・亦思马因
Manṣūrīya　曼殊利亚(塔里寒地区的城堡)
Manṣūrīya　曼殊利亚(徒思的宫殿)
Manqut　忙忽
Manzī　蛮子
maqṣūra　乌合苏剌(清真寺中供伊祃木使用的部分)
Marāgha　篾剌合

Marand	马朗德
Margha	马儿哈
Marï	马雷
Markab	马儿卡布谷
Maruchuq	马鲁察叶可
Marv-ar-Kūd	马鲁鲁德
Marwān II	末换二世
Mary	玛利
Mas'ūd	麻速忽(哥疾宁朝算端)
Mas'ūd	麻速忽(桑扎儿之侄)
Mas'ūd Beg	麻速忽毕(异密)
Matthew of Paris	巴黎的马太
Ma'u-Balïgh	卯危八里
Mauci	同Mochi
maulāna	莫剌纳(对回教法官、教长的尊称)
maund	芒特(一种衡量名，约合21—80磅)
Mayanchuq	马延术克
Māzandarān	祃楞答而
Mazdaqān	马兹答罕
Mecca	默伽
Medina	默底那
Meget	篾格锡
Mekrit	篾乞里
Mēla	梅拉
Melchizedec Melech Sholem	麦尔启兹德克·麦尔乞·唆兰

Melik	灭里（窝阔台之子）
Menander Protector	(摄政者)弥南
Meneshā	密涅沙
Meng-Burnï	蒙布尔尼
Mengeser Noyan	忙哥撒儿那颜
Mengli	蒙力(即Melik)
Mengli	明里(纳速鲁丁)
Mengli Beg	明里别
Mengü Qa'an	蒙哥可汗(即Möngke)
Mengü-Bolad	忙哥孛剌
Merkit	篾里乞
Merv	马鲁
Meshed	麦什特
Metiken	篾惕干
Mexico	墨西哥
Mihrān	米合朗
Mīl-i-Bailaqān	米勒拜勒罕
Mindor	明多尔
Mingqadur	明合都儿
Minquli Böke	明忽里不哥
Miran Bitikchi	密兰必闍赤
Mishkīn	密昔金
Mochi	莫希
Mö'etüken	木阿秃干
Möge	木哥(拖雷之子)

Möge Khatun 木格哈敦
Moghan Steppe 莫干草原
Moghol Ḥājib 木古勒哈只不
Mohammed 穆罕默德(回教创始人)
Mohi 莫希
Molghor 蒙勒火儿
Möngke 蒙哥(同Mengü)
Mönglik 蒙力克
Mongolia 蒙古地
Mongols 蒙古人
Moraqa 抹剌合
Moses 摩西
Mosul 毛夕里
Mu'ayyid Ai-Aba 穆阿夷·爱阿巴
Mu'ayyid-ad-Dīn Ibn-al-Qaṣṣāb 穆阿夷德丁·伊本合撒卜
muezzin 穆真(回教祈祷报时人)
Mūghān 木干
Muhazzib-ad-Dīn Dashtābādī 木哈吉伯丁·答失塔巴的
Muḥammad 穆罕默德(马合木塔剌必之弟)
Muḥammad 穆罕默德(宰德之弟)
Muḥammad 穆罕默德(哈散萨巴之子)
Muḥammad 默罕默德(可寒之子)
Muḥammad 穆罕默德(灭里沙之子)
Muḥammad 穆罕默德(哈尼菲亚之子)

Muḥammad	穆罕默德(亦思马因之子)
Muḥammad	穆罕默德(密合答特之子)
Muḥammad I of Alamūt	阿刺模式的穆罕默德一世
Muḥammad II of Alamūt	阿刺模式的默罕默德二世
Muḥammad Bustī	穆罕默德·不思惕
Muḥammad Dibāj	穆罕默德·底巴只
Muḥammad Jahān-Pahlavān	穆罕默德·扎罕帕鲁汪
Muḥammad Kharang	穆罕默德·哈郎
Muḥammad Khorazm-Shāh	摩诃末花剌子模沙
Muḥammadābād	默罕默答巴德
Muḥammad-i-Bashīr	穆罕默德-亦-巴昔儿
Muḥammad-Shāh	穆罕默德沙
al-Muhtadī	穆合塔底
Mu'izz	穆亦思(法蒂米朝哈里发)
Mujīr-ad-Dīn	穆只剌丁
Mujīr-al-Mulk Kāfī Rukhkhī	抹智儿木勒克·迦非·鲁黑希
Mujīr-al-Mulk Sharaf-ad-Dīn Muẓaffar	抹智儿木勒克·舍里甫丁·木扎法儿
Mujtabā	穆只塔伯
Multan	木勒坛
Mu'min	穆明
Mu'minābād	穆明纳巴德
Muntajab-ad-Dīn Badī'al-Kātib	穆塔哲伯丁·巴的阿·迦惕卜

Munkar	蒙卡尔
Muqaddim	穆合底木
Muqali	木华黎
Muqanna'	穆合纳
Muqtafī	穆合塔非(阿拔斯朝哈里发)
al-Murtaḍā	穆儿塔答
Murtaẓā	穆儿塔扎
Mūsā	木撒(扎法儿之子)
muṣallā	木撒剌(城外公众祈祷之地)
Mūsh	莫什
Mustaḍī	穆思塔底(阿拔斯朝哈里发)
Musta'lawīs	穆思塔剌维人
Musta'lī	穆思塔里
Mustanṣir	穆思坦昔儿(法蒂米朝哈里发)
al-Mustanṣir billāh	穆思坦昔儿比拉(阿拔斯朝哈里发)
Mustarshid	穆思塔儿失(阿拔斯朝哈里发)
mustaufī	穆思托非(国家的会计)
Mutalammis	木塔剌迷思
Mu'tamid	穆塔迷德
Mu'tamid-ad-Daula Abū-Manī' Qirwash	穆塔迷德倒剌·阿不马尼·乞儿瓦失
mutaṣarrif	穆塔沙里夫(地方官)
Mutawakkil	穆塔瓦基尔
Muẓaffar	木楔非儿
Muẓaffar Mustaufī	木楔非儿·穆思托非

Muzaffar-ad-Din Kök-Böri 木偰非儿丁·阔克布里
Muzaffar-ad-Din Wajh-as-Sabu' 木偰非儿丁·瓦吉合沙布
Muzdaqān 木思答罕

Nahrwāla 纳合儿哇拉
Naiman 乃蛮
Naimatai 乃蛮台
Najīb-ad-Dīn Qiṣṣa-Dār 捏只不丁乞撒答儿
Najm-ad-Dīn'Alī of Jīlābād 哲刺巴德的匿只马丁·阿里
Nakhchivān 纳黑出汪
Nakhichevan 纳希契凡
Nakhshab 那黑沙不
Namging 南京
Nandana 南答纳
naqīb 纳吉伯(统军)
Naqu 脑忽(异密阿儿浑的族人)
Naqu 脑忽(贵由之子)
Nasā 同Nisā
nasic, nasich, nasīj 纳失失(织金料子)
an-Nāṣir li-Dīn-Allāh 纳速儿·里丁阿拉(阿拔斯朝哈里发)
Nāṣir-ad-Dīn 纳速鲁丁(摩诃末花剌子模沙的丞相)
Nāṣir-ad-Dīn'Alī Malik 纳速鲁丁·阿里灭里
Nāṣir-ad-Dīn Malik-Shāh 纳速鲁丁·灭里沙
Nāṣir-ad-Dīn Ṭūsī 纳速鲁丁·徒昔

Nāṣir Ṣalāḥ-ad-Dīn Yūsūf　纳昔儿·撒剌合丁·玉素甫
nau-bahar　诺巴哈儿(巴里黑附近的佛寺)
Naughār　恼罕
Naurūz　诺鲁思(波斯的元旦)
Naya'a　纳牙阿
Neküder　涅苦觧儿
nerge　捏儿格(圈子)
Nihāvand　那哈完的
Nikāla　尼迦剌
nikse　尼克舍(一种头饰)
Nimrod　尼诺
Ning-hsia　宁夏
Ningrahār　宁拉哈耳
Nisā　奈撒
Nishapur　你沙不儿
Nīzak　尼咱克
Niẓām-ad-Dīn　匿赞马丁(速鲁克的巴哈丁之弟)
Niẓām-ad-Dīn　匿赞马丁(巴哈丁·志费尼的付手)
Niẓām-ad-Dīn of Isfarāyin　亦思法剌因的匿赞马丁
Niẓām-ad-Dīn 'Alī as-Sadīd of Baihaq　拜哈吉的匿赞马丁·阿里·撒底德
Niẓām-ad-Din Shāh　匿赞马丁·沙
Niẓām-al-Mulk　匿咱木木勒克(灭里沙的丞相)
Niẓām-al-Mulk Aḥmad　匿咱木木勒克·阿合马(丞相匿咱木木勒克之子)
Niẓām-al-Mulk Mas'ūd　匿咱木木勒克·麻速忽

Nizār	尼咱儿
Nizārīs	尼咱儿人
Noah	诺亚
Nogai	那该
nöger, nöker, nökör	那可儿(蒙语"伴当")
nom	那木("书")
Noqai	那海
Nosal	诺撒耳
noyan	那颜("官人")
Nūḥ Jāndār	奴合·章答儿
nuntuq	嫩秃黑("分地")
Nūqān	奴罕
Nūr	讷儿
Nūr-ad-Dīn Maḥmūd b. Zangī	讷剌丁·马合木·本·章吉
Nūr-ad-Dīn Munshī	讷剌丁·蒙失(即讷萨怖)
Nurata	努腊塔
Nūshīrvān	奴失儿汪
Nush-Tegin Gharcha	讷失的斤·哈耳察
Nush-Tegin Shīr-Gīr	讷失的斤·锡尔吉尔
Nuṣrat	奴思剌惕
Nuṣrat (Malik)	奴思剌惕(灭里)
Nuṣrat-ad-Dīn	奴思剌惕丁(迦布德扎马的亦思法合八忒)
Nuṣrat-ad-Dīn	奴思剌惕丁(阿塔毕)

Nuşrat-ad-Dīn Hazār-Asf	奴思剌惕丁·哈扎儿阿昔甫
Nuşrat-Kūh	讷思来忒忽
Nūzvār	诺思瓦儿
Ögedi, Ögetei	窝阔台
oghul	斡兀立("王子")
Oghul Ḥājib	斡兀立哈只不
Oghul-Malik	斡兀立灭里
Oghul-Beg	斡兀立别
Oghul-Ghaimish	斡兀立海迷失
Ögödei	斡歌歹(即窝阔台)
Ögünch	斡根赤
Oirat	斡亦剌
Oman	瓮蛮(阿曼)
Oman(Sea of)	瓮蛮海
Omar Khayyam	乌马儿·哈牙木
Omyl	同Emil
Onan Kelüren	斡难怯绿连
Onggiran	翁吉兰
Onggirat	翁吉剌
Ong-Khan	汪罕
Öngüt	汪古
Onqon-Dalan-Quduq	翁古答兰忽都克
Oqul-Qaimish	同Oghul-Ghaimish

Or-Tegin	斡儿的斤
Oran	斡兰
Orchan	斡儿长
Orchaqan	斡儿察罕
Orda	同Hordu
ordu	斡耳朵(蒙古宗王的驻地)
Ordu、Ördü	同 Hordu
Ordu-Balïgh	斡耳朵八里
Organum	斡儿迦奴
Orkhan	斡儿寒(算端扎兰丁的将官)
Orkhon	鄂尔浑河
Orqïna	斡儿吉纳
Orqon	斡儿寒河(即鄂尔浑河)
ortaq	斡脱(和君王或大人物共同营商的商人)
Osh	斡失
Ossetes	奥谢梯人
Otegin	斡赤斤(成吉思汗之弟)
Otegin	斡赤斤(算端乌思蛮之弟)
Ötegü-China	月帖古赤那
Otrar	讹答剌
Oxus	乌浒水
Ozar Khan	斡匝儿汗
Öz-Beg	斡思别(阿哲儿拜占的阿塔毕)
Öz-Beg Tai	斡思别·太
Özkend	讹迹邗

Pahlavān	帕鲁汪
Phlaavān Fīla	帕鲁汪菲刺
p'ai tzŭ	牌子
paiza	牌子
Pa-lu-wan	八鲁湾
Pambak Mountains	潘巴克山
Pamir River	帕米尔河
panja	般扎舞
Panja	喷赤河
Panjāb	般扎卜
Panj-Dih	般只的黑
Panjshir	喷赤西尔
parasang	帕列散(古波斯长度名，约合三哩余)
parpara	帕尔帕拉
Parshāvar	富楼沙
Parvān	八鲁湾
Pasā	帕撒
Parasrāvar	帕拉斯拉伐尔
Pasrur	帕斯鲁尔
Pātan	帕坦
Perovsk	彼罗夫斯克
Peshawar	白沙瓦
Pharaoh (s)	法老
Pīr-Shāh	皮尔沙
Pishkil-Dara	皮昔乞耳答刺

Piskir	皮思乞儿
Pi-yin	比因
Polovtsï	波罗维赤
Porus	波鲁斯
Prester John	长老约翰
P'u-chou	蒲卅
Pūlād	同 Fūlūd
Pul-i-Āhangarān	普里阿罕迦兰
Purushapura	布路沙布逻
Pushkil-Dara	即 Pishkil-Dara
P'u-su-wan	普速完(承天后)
Qa'an	合罕(即窝阔台)
Qabar	合班
Qabān	合班山
Qabīḥa	花比哈
Qābīlān Gate	海必兰门
Qachi'un	哈赤温
Qada	合答(金将)
Qadaghan	合答罕(窝阔台子合丹)
Qadai Rengü	合答仑古
Qada-Kürin	合答曲怜
Qadan	合丹
Qadaq	合答(贵由的师付)
Qadaq Ba'atur	合答黑把阿秃儿
Qadaqach	哈答合赤

Qadaqan	同Qadaghan
al-Qādir billāh	哈只儿比拉(阿拔斯朝哈里发)
Qadïr-Buqu	哈只儿不忽
al-Qāhir bi-Quwwat-Allāh	哈希尔·比忽瓦特阿拉
Qahqa	卡赫卡
Qailï	海里
Qā'im	哈因(法蒂米朝哈里发)
Qaimïch	海迷赤
Qā'in	克恩
Qairawān	海拉完
Qal'a Wālī	卡拉瓦里
Qal'a-yi-Āhangarān	卡拉依阿罕迦兰
Qal'a-yi-Bist	卡拉依比斯特
Qal'a-yi-Dabūs	卡拉伊答不思
Qal'a-yi-Kalāt	哈剌亦卡拉特
Qal'a-yi-Mor	卡拉伊莫尔
Qal'a-yi-Nau	哈剌亦诺
Qal'a-yi-Qāhira	哈剌伊哈希拉
Qalqaljit-Elet	哈阑真沙陀(合剌合勒只锡额列锡)
qam	珊蛮(蒙古的巫术)
Qamar Neküder	合马儿涅苦觧儿
Qamar-ad-Dīn Karmānī	哈马鲁丁·迦儿漫尼
Qamar-ad-Dīn Tamar Khan Qirān	哈马鲁丁·塔马儿·汗·基兰
Qam-Kemchik	谦谦州

Qamlanchu	忽木阑术
qanāt	哈纳特(输水的地下渠道)
Qandahār	坎大哈
*Qanghai	杭海
Qanglï	康里
Qangqai	康孩(即杭海)
*Qan-Khitai	刚疙疸
Qār	哈儿
Qara	合剌(即合剌旭烈)
Qara-Alp Oran	合剌阿勒卜·斡兰
Qara-Balghasun	合剌八剌哈孙
Qara-Bulaghan	合剌布剌罕
Qaracha	哈剌察(算端扎兰丁的异密)
Qaracha Khāṣṣ-Ḥājib	哈剌察哈思哈只不
Qaracha Noyan	哈剌察那颜
Qara-Hülegü	合剌旭烈(兀)
Qara-Khanid	合剌罕朝
Qara-Khitai	哈剌契丹
Qara-Khoja	哈剌火者
Qara-Köl	哈剌库耳
Qara-Müren	哈剌沐涟(黄河)
Qaraqai Bitikchi	哈剌海必阇赤
qaraqchï	哈剌赤(守卫道路者)
Qara-Qorum	哈剌和林
Qara-Qum	哈剌忽木

Qara-Qush	哈剌忽失(异密)
Qara-Qush	哈剌忽失(城楼)
Qaratai	哈剌台
Qara-Tal	哈剌塔尔
Qara-Tash	哈剌塔失
qarīndash khan	哈因答失汗(兄弟汗)
Qarlīgh, Qarlugh, Qarluq	哈剌鲁
Qarmaṭīs	哈尔马提人
qarn	合恩(等于九十年)
Qarshi	哈儿石
Qarshi-Suri	哈儿石扫邻(扫邻殿)
Qārūn	哈仑
Qārūn	哈仑堡
qaṣīda	合西答(一种颂诗)
qasīs	哈昔思(谷儿只人的教士)
Qaṣrān	哈施朗
Qata Noyan	合塔那颜
Qata-Kürin	合答曲邻
Qataqash	同 Qadaqach
Qatavān	合塔完
Qayatīgh	海押立
Qayïr-Buqu	同Qadïr-Buqu
Qazvīn	可疾云
Qïfchaq	钦察
Qïlïj	乞立者

Qïpchaq	同Qïfchaq
Qïrqïz	吉利吉思
Qïshlïq	同 Kishlik
qiṣṣa-dār	乞撒答儿(掌接受诉讼的官吏)
qiṭ'a	乞塔(一种诗体,直译是"片断")
Qïyat	乞颜族
Qizhduvān	吉日杜万
Qizil Arvat	基孜耳·阿尔瓦特
Qïzïl-Arslan	吉思勒阿儿思兰
Qïzïl-Buqa	吉思勒不花
Qïz-Malik	吉思灭里
Qobaq	霍博
Qocha	和只(即贵由子忽察)
Qocho	高昌
Qodu	火都
Qoja	火者(即贵由子忽察)
Qomul	哈密
Qonghuran, Qongqïran	弘吉兰
Qongqotan	晃豁坛
Qonqurat	弘吉剌族
Qonqurtaqai Noyan	晃兀儿塔海那颜
qorchi	火儿赤("佩弓箭者")
Qori-Tumat	豁里秃马惕
qoshqun	火失浑(军队的分队)
Qotor Tegin	火秃儿的斤

Qubacha	忽巴察
Qubilai	忽必来(成吉思汗的将官)
Qubilai	忽必烈(拖雷子)
Quchan	库强
Quhistān	忽希思坦
Quhistānī	忽希思塔尼
Qulan	忽兰皇后
Qulan-Bashï	豁兰八失
Quli	忽里
Qul-Toghan	忽勒脱罕
Qum	忽木
Qūmish	火迷失
qumïz	忽迷思(马弥子)
Qum-Sengir	横相乙儿
Qum-Shinggir	忽木升吉儿
Qunqu	弘忽
qupchur	忽卜绰儿(一种赋税)
Quraish	忽来失墓地
Qurbagha Elchi, Qurbaqa	忽儿八哈额勒赤
quriltai	忽邻勒塔(蒙古宗王的大聚会)
Qurumshi	忽鲁木石
Quşdār	忽思答儿
Qush-Temür	忽失帖木儿(异密)
Qush-Temür	忽失帖木儿(为蒙古人服劳的官吏)
qusuq	忽速黑(一种果树)

Qut-Almïsh-Qaya	忽底阿勒密失哈牙
Quṭb-ad-Dīn of Kerman	起儿漫的忽都不丁
Quṭb-ad-Dīn Ai-Beg	忽都不丁爱毕
Quṭb-ad-Dīn Muḥammad	忽都不丁·穆罕默德
Quṭb-ad-Dīn Muḥammad	忽都不丁·摩诃末(花剌子模沙)
Qutlugh	忽都鲁城
Qutlugh Balïgh	忽都鲁八里
Qutlugh-Īnanch	忽都鲁亦难赤
Qutlugh-Khan	忽都鲁汗
Qutlugh-Khatun	忽都鲁哈敦
Qutuqu Beki	忽都合别乞
Qutuqu Noyan	忽秃忽那颜(即失吉忽秃忽)
Quyas	忽牙思
Quyash	即 Quyas
Quz-Balïgh	虎思八里
Quz-Ordu	虎思斡耳朵
Quz-Ulush	虎思兀鲁思
Rabī' Malik	剌必阿灭里
Raḍī	剌底(隐藏的伊祃木)
ar-Raḍī	剌底(扎法儿之子木撒的家族)
Rādkān	剌的康
Rāfiḍīs	拉非底人
rafīq	拉非克("同道")
Rāi Kōkār Sankīn	罗·科卡尔·散金

ra'īs	拉耶思(一个城镇的首脑)
Rakhsh	刺黑昔(鲁思坦的马)
Rānā	罗纳
Rāna *Shatra	罗纳沙忒剌
Rang	朗堡
ar-Rāshid billāh	拉施特比拉(阿拔斯朝哈里发)
Rashīd Sūdagar	拉施特·苏答迦儿
Rashid-ad-Dīn Vaṭvāṭ	拉施特丁·瓦特瓦特
Ray	剌夷
Rāzī	剌兹
Raẓī-al-Mulk	剌吉木勒克
Rhages	剌吉思
Rūdbār	鲁德八儿 (在锡尔河岸)
Rūdbār of Alamūt	阿剌模忒的鲁德八儿
Rūghad	鲁格德
Rukhkh	鲁黑黑
Rukn-ad-Dīn	鲁克那丁(乞里只阿儿思兰四世)
Rukn-ad-Dīn 'Ali b. Ibrāhīm al-Mughīṣī	鲁克那丁·阿里·本·亦卜剌金·木吉昔
Rukn-ad-Din Ghūr-Sanjī	鲁克那丁·古耳桑吉
Rukn-ad-Din Imāmzāda	鲁克那丁·伊祃木扎答
Rukn-ad-Din Jahānshāh	鲁克那丁·扎罕沙
Rukn-ad-Dīn Kart	鲁克那丁·迦儿忒
Rukn-ad-Dīn Khoja Mubārak	鲁克那丁·火者·木八剌
Rukn-ad-Dīn Khur-Shāh	鲁坤丁·忽儿沙

Rukn-ad-Dīn Maḥmūd Khan　鲁克那丁·马合木汗
rukni　鲁克尼（一种金币名）
Rūm　鲁木（即小亚细亚）
Rus　斡罗思
Rustam　鲁思坦
Rustamdār　鲁思通答儿
Rusudani　鲁速丹（即吉思灭里）

Saba　撒巴
Sābī　萨比
sabil　沙比耳（朝圣的标记）
Sabzavār　萨布扎伐尔
Sa'd　撒德（泄剌失的阿塔毕）
Sadīd-i-A'var Shā'ir　撒底德阿瓦儿·沙亦儿
Sadīr　沙的儿
ṣadr　赛德尔（回教高僧的称号）
Sadr-ad-Dīn　撒都鲁丁（鲁坤丁忽儿沙的使臣）
Sadr-ad-Dīn　撒都鲁丁（史学家）
Sadr-ad-Dīn　撒都鲁丁（篾力克）
Sadr-Jahān　赛德尔扎罕
Sādūsān　撒都散
Saghun　同Saqun
ṣāḥib-dīvān　撒希伯底万（犹言财政大臣）
Saḥna　沙合纳
Saifābād　赛法巴德

Saif-ad-Dīn	赛甫丁(异密)
Saif-ad-Dīn of Bākharz	巴哈儿思的赛甫丁
Saif-ad-Dīn Mardān-Shīr	赛甫丁·马儿丹失儿
Saif-ad-Dīn Sulṭān Malik	赛甫丁·算端·灭里
Sain-Malik-Shāh	赛因灭里沙
St. George	圣佐治
Sairam	赛里木湖
Sairam	赛拉木
Saladin	撒剌丁
Salāḥ-ad-Dīn of Nisā	奈撒的撒剌哈丁
Salāḥ-ad-Dīn Yūsuf	撒剌合丁·玉速夫
Salāmī	撒拉米
Sālār Aḥmad	萨刺儿·阿合马
Salghur-Shāh	撒勒古儿沙
Sāliḥ	沙里哈
Salïndï	萨仑的
Saljuq-Shāh	撒勒术克沙
Sallāmī	撒剌米
Salmās	撒尔马斯
Salūmid	撒鲁迷德
Sām	沙木
Samarqand	撒麻耳干
Samnān	西模娘
San'ā	萨那
Sanā'i	撒纳依

Sangān	散甘
Sangbast	桑给巴思忒
Sanjān	桑占
Sanjar	桑扎儿（算端）
Sanjar-Malik	桑扎儿灭里
Sanjar-Shāh	桑扎儿沙
Sanqūrān	桑忽兰
*Saqïyat	撒乞阿惕
Saqsïn	撒哈辛
Saqun	撒浑
Sarāb	撒剌卜
Sarai	萨莱
Sarakhs	撒剌哈夕
Sarchāhān	沙儿察罕
Sarḥadd	撒儿哈德
sarhang	撒儿罕(即官员)
Sárigh Chupán, Sarïgh-Chopan	撒里黑绰般
Sarïgh-Köl	撒里黑库耳
Sarikol	萨雷科耳山
Sar-i-Pul	萨里普勒
Sariq-Qol	撒里黑忽纳
Sariq-Qun	撒里黑昆
Sarīr	撒里尔
Sarmājān Gate	撒儿马赡门
Sarsïgh Khan	撒儿昔黑汗

Sartaq 撒里答
Sartaq-Küje'üı 撒儿塔黑-曲者兀儿
Sayo 肖约河
sayyid 赛夷(一种尊贵称号,指阿里经忽辛传下来的后人)
Sebük-Tegin 娑匐的斤
Selenga 色楞格河(今名)
Selenge, Selengei 薛灵哥河
Seljuqs 塞勒术克朝
Sempad 仙拍德(元帅)
senggüm 将军
Senggüm 桑昆
Sevan 谢万湖
Sevinch Khan 舍云治汗
Shābūr 撒普尔
Shābur-Khāst (Khwāst) 沙布儿哈思特
Shaddād 撒答阇
Shādyākh 沙的阿黑
Shāfi'ī 沙非亦
Shafūrqān 苏夫耳罕
Shāhanshāh 撒罕沙
Shāh-Dād 夏达德
Shāhdiz 沙底司堡
Shāh-Ghāzī 沙迦集
shaḥna 沙黑纳(镇守官、监官)
Shahrak 沙合剌克

Shahr-i-Bilqīs	沙里比尔吉斯
Shahr-i-Nau	薛合里诺
Shahristan	沙合里斯坦(即沙合剌克)
Shahristān	薛合里斯坦(即薛合里斯塔纳)
Shahristān Gate	薛合里思坦门(在马鲁)
Shahristāna	薛合里斯塔纳
Shahryār-Kūh	沙黑儿雅尔库
shaikh	沙亦黑(宗教的显贵)
Shaikh-Khan	沙亦黑汗
shaikh-al-Islām	沙亦黑-伊斯兰(伊斯兰的沙亦黑,一种宗教的高位)
Shaknavān	同Ashkanavān
Shalanba	沙朗巴
Shāl-Rūd	撒尔鲁德
Shalūzan	沙卢赞
Shalva	撒勒瓦
Shamākhā	沙马合
Shams-ad-Dīn	苫思丁(撒剌哈夕的哈的)
Shams-ad-Dīn	苫思丁(忽希思坦的亦思马因守将)
Shams-ad-Dīn	苫思丁(帕鲁汪·阿不别克儿·迭瓦纳之子)
Shams-ad-Dīn	苫思丁(算端)
Shams-ad-Dīn 'Alī	苫思丁·阿里(穆罕默德之子)
Shams-ad-Dīn 'Alī	苫思丁·阿里(异密)
Shams-ad-Dīn Gīlakī	苫思丁·基拉乞
Shams-ad-Dīn Ḥāriṣī	苫思丁·哈里昔

Shams-ad-Dīn Kamargar 苫思丁·迦马格尔
Shams-ad-Dīn Maḥbūbī 苫思丁 马合孛必
Shams-ad-Dīn Mas'ūd of Herat 也里的苫思丁·麻速忽
Shams-ad-Din Muḥammad Kart 苫思丁·穆罕默德·迦儿忒
Shams-ad-Dīn Sāḥib-ad-Dīvān 苫思丁·撒希伯底万（志费尼的祖父）
Shams-al-Mutk Shihāb-ad-Dīn of Sarakhs 撒剌哈夕的苫思木勒克·失哈不丁
Shamur Tayangu 沙木儿塔阳古
Shankavān 同 Ashkanavan
shao-chien 少监（契丹官号）
Sharaf-ad-Dīn 舍里甫丁（议会的异密）
Sharaf-ad-Dīn of Khorazm 花剌子模的舍里甫丁
Sharaf-ad-Dīn'Alī of Tabrish 帖必力失的舍里甫丁·阿里
Sharaf-al-Mulk 舍里甫木勒克（由勒都思赤）
Sharaf-al-Mulk 舍里甫木勒克（你沙不儿的丞相）
Sharī'at 沙利阿特（回教法典）
sharīf 撒里夫（对阿里后人中哈散一支的称呼）
Shaukem 少监
Shāyaqān 沙牙罕山
Shehrizur 薛合里竹儿
shēr 狮
Shere Khan 狮王
Shibarkhan 昔巴尔罕

Shi'b-i-Bavvān 失比-亦-巴甫凡
Shi'b-i-Salmān 昔比-亦-撒勒曼
Shigi-Qutuqu 失吉忽秃忽
Shihāb-ad-Dīn 失哈不丁(忽希思坦的亦思马因守将)
Shihāb-ad-Dīn 失哈不丁(即算端穆罕默德古耳)
Shihāb-ad-Dīn 失哈不丁(侍从长)
Shihāb-Dīn of Khivaq 基发克的失哈不丁
Shihābī college 失哈比书院
Shilemün Bitikchi 昔列门必阇赤
Shinggü Küregen 赤窟古列坚
shīr 同 shēr
Shīra 失刺
Shira-Ordu 失刺斡耳朵
Shīrān-Shāh 失栾沙
Shīrāz 泄刺失
Shiremün 失烈门
Shīrkūh 失儿忽(撒刺丁之叔)
Shīrkūh 失儿库(阿刺模忒县的一条河谷名)
Shirvān 失儿湾
Shui Ta-ta 水达达
Shujā'-ad-Dīn Abul-Qāsim 叔扎丁·阿不勒哈辛
Shūlistān 树尔斯坦
Shumān 薛蛮
Shuqān 苏罕
Shūsha 舒沙

Shustar	休希塔尔
Siban	昔班
Sibaqan	昔班罕(即昔班)
Sibi	锡比
Sibijāb	西必扎卜
Si-ching	西京(大同)
Sicily	西西里
Sijilmāsa	昔吉尔马撒
Sijistān	昔吉思田
Simāk	西马克(大角星和角宿第一星)
sīmurgh	昔木儿黑(一种神鸟名)
Sind	忻都
sipahsālār	昔帕合撒剌儿(统将)
Ṣiqat-al-Mulk	昔哈锡木勒克
Sïqnaq	昔格纳黑
Sïqnaq Tegin	昔格纳黑的斤
Sirāj-ad-Dīn of Tūs	徒思的昔剌扎丁
Sirāj-ad-Dīn Shujā'ī	昔剌扎丁·叔扎阿
Siraqchin Elchi	昔剌合臣额勒赤
sirāt-i-qiyāmat	西拉特-亦-乞牙马特(从尘世通往天堂的桥)
Siremün	失烈门(窝阔台的孙子)
Siremün	昔烈门(绰儿马罕之子)
Sīr-i-Kol	锡利科耳
Sīstān	昔思田

Sitt-al-Mulk	西蒂木勒克
Sīvistān	昔维思田
Siyāh-Chashm	昔雅合察失木
Siyālān-Kūh	昔雅兰库
Sodom	唆董
Sögetü	速客秃(成吉思汗的大将)
Sögetü	岁哥都(拖雷子)
Solangai	肃良合(朝鲜)
Solomon	所罗门
Sömnāt	唆木纳忒
Sönidei, Sönitei	速你带
Sonqur Tegin	孙忽儿的斤
Sorghan	唆鲁欢
Sorqan Shira	锁儿罕失刺
Sorqoqtani Beki	唆鲁禾黑帖尼别吉(拖雷的寡妻)
Sorqotani Beki	唆鲁禾帖尼别吉(同Sorqoqtani Beki)
Stalinabad	斯大林纳巴德
Stepanavan	斯特潘纳万
Stican	司提堪
Sübe'etei	速别额台
Sübetei	速不台(著名将军)(即速别额台)
Sübetei	雪别台(拖雷子)
Suburni	苏布尔尼
Ṣūfī-Khāna	苏菲哈纳门

Sughd	速格德河
Sughnaq	速格纳黑(即Siqnaq)
Sughunchaq	速浑察
Suhrāb	苏合刺卜
Sujās	速扎思
Sulaimān b. Muḥammad	速来蛮·本·穆罕默德
Sulaimān-Shāh	速来蛮沙(艾维突厥蛮人的君王)
Sulaimān-Shāh	速来蛮沙(亦勒阿儿思兰之弟)
Süldüs	速勒都思
Sulṭānābād	算端纳巴德
Sulṭān-Duvīn	算端都温
Sulṭan-Shāh	算端沙
Ṣu'lūk	速鲁克(基兰的异密)
Ṣu'lūk	速鲁克堡
suluq	苏鲁克(盛水的器皿)
Suman Qorchi	速蛮火儿赤
Su-Moghol	水蒙兀
Sunak-Kurgan	苏纳克库尔干
Suolstan	同Shūlstān
Suqnaq	速格纳黑(即Sughnaq)
Suqunchaq	速浑察(同Suqhunchaq)
sūra	苏拉(古兰经篇章)
Sūra	苏拉
Süyiketü Cherbi	雪亦客秃彻儿必
Svan	斯凡

Syban	同 Siban
Syr-Darya	锡尔河
Syria	西利亚
Ṭabarak	塔拔列克堡
Ṭabarān	塔巴兰
Ṭabas	塔巴思
Tabrīz	帖必力思
Taghai Khan	塔海汗
taghār	塔格耳(一种乾量)
T'agudar	同 Tegüder
Tahamtan	塔哈木坦
Ṭāhir b. al-Husain	塔希儿·本·忽辛
aṭ-Ṭā'i' billāh	同 Ṭāyi'billāh
Taianfu	同 Tayanfu
Tai-Buqa	太不花
Taichu	太出
Taimas	泰马思
*Tainal	台纳尔
Tainal Noyan	台纳勒那颜
Taisï	太子
t'ai-tsŭ	太子
Taiwara	太瓦腊
T'ai-yüan fu	太原府
Ṭāj ad-Dīn 'Alī-Shāh	塔术丁·阿里沙
Tāj ad-Dīn Farīzanī	塔术丁·法里扎尼

Tāj-ad-Dīn Ïlduz	塔术丁·由勒都思
Tāj-ad-Dīn Karīm-ash-Sharq	塔术丁·迦里木·沙儿吉
Tāj-ad-Dīn Khalaj	塔术丁·哈剌只
Tāj-ad-Dīn Mardān-Shāh	塔术丁·马儿丹沙
Tāj-ad-Dīn Toghan	塔术丁·脱欢
Tāj-ad-Dīn Zangī	塔术丁·章吉
Tajik	塔吉克
Takavor	塔迦窝儿
takbīr	塔克必儿(背诵"阿拉阿克巴儿")("真主最伟大"的公式)
Takht-i-Khātūn	塔黑特-依-哈敦
Ṭālaqān	塔里寒(在巴里黑和马鲁鲁德之间)
Ṭālaqān	塔里寒(可疾云附近一县)
Ṭālaqān	塔里寒(今塔利罕)
Talas	塔剌斯
Talikhan	塔利罕
Tamerlane	帖木儿(跛者)
Famqka	塔木花 (朱印)
Tamgha	塔木花
Tamghach	坛合赤(异密)
Tamghach-Khan	坛合赤汗
Tamsha	塔木沙
T'amt'a	塔木塔
tanāsub	塔纳苏卜(一种数字)
Tang-i-*Balū	唐-亦-巴鲁
Tangqut	同Tangu;

Tangut 唐兀
Tangut 唐古忒(术赤之子)
Tanūra 塔奴剌
tao-jên 道人
T'a-pu-yen 塔不烟(感天后)
Ṭāq 塔黑
Taqai 塔孩
Taqī 塔吉
Ṭāq-i-Yāzir 塔黑-亦-牙即儿
Taqī-ad-Dīn 塔吉丁
Tārāb 塔剌卜
Ṭarāz 答剌速
Tarbai 塔儿伯
tarkhan 答剌罕
Ṭarq 塔儿黑
Tartar 鞑靼
Ṭārum 塔鲁木
Ṭarz 塔儿思
Ta-shih 大食
Tashir 塔希尔
Tashkent 塔什干
Ta-t'ung 大同
Tauk 陶克
Taunal 爪难
Taunal the Yonuger (小)爪难

Tausha Basqaq	塔兀沙八思哈
Tavghach	同Tamghach
Tayanfu	太原府
Tayang-Khan	塔阳汗
Tayangu of Ṭarāz	答剌速的塔阳古
Ṭāyaqān	同Ṭālaqān
Ṭāyi'	塔亦(阿拔斯朝哈里发)
Tayichi'üt	泰亦赤兀惕
Tayir Bahadur	塔亦儿拔都儿
Tayir-Buqa	塔亦儿不花
Tāzīk (s)	大食(人)
Teb-Tengri	帖卜腾格理
Teginābād	帖津纳巴德
Tegish	同Tekish
Tegmish	帖格迷失
Tegüder	台古觧儿(阿八哈之弟)
Tegüder	台古觧儿(莫希之子)
Tekechük	帖客出克
Tekish	帖乞失
Tekshi	帖克失
Temüge-Otchigin	帖木格斡惕赤斤(即成吉思汗弟斡赤斤)
Temüjin	铁木真
Temüjin-Üke	铁木真斡怯
Temür Elchi	帖木儿额勒赤
Temür Malik	帖木儿灭里

Temür Noyan	帖木儿那颜
Temürjin	铁木耳真
Teng-chou	邓卅
Terken	秃儿罕(算端扎兰丁之女)
Terken	秃儿罕(算端沙之母)
Terken Khatun	秃儿罕哈敦(算端摩诃末花刺子模沙之母)
Termez	同Tirmiz
T'et'ris-tsikhe	帖特里思察赫
Teval	帖瓦勒
Tha'labī	赛阿剌比
Thamūd	赛母待
Tibet	土番
Tibetans	土番人
T'ien Shan	天山
Tiflis	第比利斯
tikishmishi	帖克失迷昔(执臣服之礼，或进献贡礼)
Tīrāh	提拉合
Tirmiz	忒耳迷
Tiumen	土曼(的沙皇)
Toghachar Küregen	脱哈察儿古列坚
Toghan	脱欢
Toghan Khan	脱欢汗
Toghan-Shāh	脱欢沙
Toghan-Toghdï	脱欢脱格底

Toghashi	脱合失
Togha-Temür	脱哈帖木儿
toghra	脱忽剌(御玺)
Toghrïl	脱里(即汪罕)
Toghrïl II	脱黑鲁勒二世
Tokmak	托克马克
Tolan Cherbi	脱兰彻儿必
Tolui	拖雷
Tonquz	通忽思
To'oril	脱斡鄰
T'o-pa	拓跋
Toqashi	脱合失(同Toghashi)
Toqa-Temür	脱哈帖木儿(同Togha-Temür)
Toq-Buqa	脱不花
Toqochar	同Toghachar
Toqta	脱黑塔
Toqtamïsh	脱黑塔迷失
Toq-Temür	脱帖木儿
Toqto'a Beki	脱黑脱阿别乞
Toq-Toghan	脱黑脱罕
Toquchar	同Toqchar
Törbei	朵儿伯
Törbei Toqshin	朵儿伯·朵黑申
Töregene	脱列哥那
Törelchi	脱劣勒赤

Tört-Aba	脱儿惕阿巴
toyïn	脱因(道人)
toz	托思(桦木)
Transoxiana	河中
Ts'ai-chou	蔡卅
Tübe'üt	土伯夷
T'u-chüeh (Western)	西突厥
Tughla	秃忽剌
Tükel Bahadur	秃客勒把阿秃儿
Tükel Tegin	托克勒的斤
Tula	图拉河
Tūlak	秃剌克
Tümelün	秃满伦
tümen	土绵(一万)
Tümen	秃蛮
Tumen-Aryk	图门阿雷克
Tūn	秃温
Tunakābun	图纳卡奔
Tūrān	都兰
Turbat-i-Ḥaidarī	托尔巴特黑达里
Turbst-i-Shaikh Jām	托尔巴特-亦-舍黑·贾姆
Turcoman (s)	突厥蛮人
Turfan	吐鲁番
Turghai	土尔盖
Turkestan	突厥斯坦

Türkmen Bitikchi	突厥蛮必阇赤
tuqaq	秃儿合黑(《元秘史》译作散班)
Turshīz	秃儿昔思
turumtai	土林台(一种肉食小鸟名)
Turumtai	秃鲁麻台
Ṭūs	徒思
Tushi (Jöchi)	术赤
*Tushi	秃失(哈剌契丹的使者)
Tustar	秃思塔儿
T'u-su-hu ch'êng	图苏湖城
Tutar	秃䚟儿
tutmach	秃惕麻其(一种面食)
tuzghu	图苏湖(食物献纳)
Tuzghu-Balïgh	图苏湖八里
'Ubaidallāh al-Mahdī	乌伯都剌·麻合底
Ubchiqtai Gürin Ba'atur	兀卜赤黑台·古邻·把阿秃儿
ubna	兀卜纳
Ucha	乌恰
Uduyit-Merkit	兀都亦惕蔑儿乞
Ügürünchi	玉古伦赤
Uhatai	兀哈台
Uhaz-Merkit	豁阿思蔑儿乞
Uighur	畏吾儿
ulagh	兀剌黑(驿骑)

Ulagh Khan	兀剌黑汗
Ulaghchi	兀剌赤
Ulan Bator	乌兰巴托
'ueema	乌列麻（回教的学者）
ulugh-bitikchı	兀鲁黑必阇赤（大书记）
Ulugh Ef	兀鲁黑额甫
Ulugh Noyan	兀鲁黑那颜（拖雷）
ulugh-slutān	兀鲁黑算端（大算端）
Ulugh-Taq	兀鲁黑塔黑
ulus	兀鲁思（分民）
Ulus-Idi、Ulush-Idi	兀鲁失亦都（即术赤）
'Umar of Fīrūzkūh	俾路斯忽的乌马儿
'Umar Oghul	乌马儿斡兀立
'Umar-i-Khayyām	乌马儿-亦-哈牙木（即乌马儿哈牙木）
'Umdat-al-Mulk	兀撲答忒木勒克
'Unṣurī	昂苏里
'Uraid	兀雷德
Urga	库伦
Urganch	玉龙杰赤
Uriangqat	兀良哈惕
Urmīya	乌尔米牙
Urungu	乌伦古
Ushnū	乌昔奴（撒麻耳干的算端）
Ushturān Kūh	兀失秃栾库
Uṣmān	乌思蛮

Ustād Husain	乌思塔德·忽辛
Ustāvand	兀思塔完德
Ustū	兀思秃
ustukhān-khār (ustukpwān-khwār)	兀思秃罕哈儿 (即髭鹰或秃鹰)
Ustūnāvand	兀思秃纳完德
Ustundār	兀思通答儿
Ustuvā	兀思秃哇
'Utbī	乌特比
Utuqa	兀秃合
Uzbeg Khans	月即伯汗
Uzkend	乌兹根
Uzlaq-Sultān	兀思剌黑算端
al-'Uzza	乌扎
Vaihind	维辛德
Vakhsh	镬沙
Vālishtān	瓦里昔坦
Vlāiyān	瓦里延
Vāmiq	瓦米克
Varkūh	瓦耳库
Vazīdān	瓦吉丹
Victoria	维多利亚湖
Victory (Gate of)	凯旋门(在马鲁)
vihāra	毗呵罗(佛寺、佛庙)

Volga	伏尔加
Voltaire	伏尔泰
Wafī	瓦非
Waljan Kotal	瓦里安·科特尔
wang	王
yabghu	叶护(哈剌鲁人统治者的称号)
Yafïnch	牙芬奇
Yaghan-Sonqur	牙罕孙忽儿
yai	扎亦(乞雨的巫术)
yam	扎亦赤(乞雨的巫师)
yaichï	驿站
Yalauach	牙老瓦赤(即马合木·牙老瓦赤)
Yama	阎摩
Yamīn Malik	雅明灭里(即阿明灭里)
yanb	同yam
Yangï-Kent	养吉干
Yao-li	姚里
Yāqūt	牙忽惕
yarghu	札儿忽(断事,审案)
yarghuchī	札儿忽赤(断事官)
yarlïgh	札儿里黑(圣旨、敕令)
yasa	札撒(蒙古法令)
Yasa'ur	牙撒兀儿(成吉思汗的一个将官)

Yasa'ur	牙撒兀儿(阴谋反蒙哥者)
Yasa'ur	牙撒兀儿(旭烈兀的将官)
Yashmut	扎昔木
Yazdajird	耶兹答吉尔德
Yazid I	耶西德一世(倭马亚朝哈里发)
Yāzir	牙即儿
Yeh-lü Liu-ku	耶律留哥
Yeh-lü Ta-shih	耶律大石
Yeke	也可
Yeke-Noyan	也可那颜(同兀鲁黑那颜，即拖雷)
Yekü	也苦
Yeme	哲别(同Jebe)
Yemek	也灭克
Yemen	也门
Yenisei	叶尼塞河
Yesü	也速
Yesü-Buqa	也速不花
Yesü-Mengü	也速蒙哥(即也速)
Yesü-Möngke	也速忙可(同也速蒙哥)
Yesülün	也速伦
Yesüngei	也孙格
Yesünlin	也旭真
Yesu-To'a	也孙脱阿
Yəsüntö'e	也孙脱额
Yesün-Toqa	也孙脱花

Yesünte'e	也孙帖额
Yezd	耶兹德
Yïghnaq	玉格纳黑(同Ïghnaq)
Yi-lieh	夷列帝(西辽)
Yima	耶摩
Yūghank	玉干克
Yulduzchï	由勒都思赤
Yūnis Khan	玉尼思汗
yurt	禹儿惕(蒙古宗王的封地、毡帐)
Yürün-Tash	玉伦大石
Yūsuf	玉速夫
Zābulistān	同Zāvulistān
Zāfir	扎非儿(法蒂米朝哈里发)
Ẓaḥḥāk	扎哈克
Zāhid-i-Āhu-Pūsh	扎希德-亦-阿胡-普昔
Ẓāhir	扎希耳
Ẓāhir-i-Fāryābī	扎希耳-亦-法儿牙比
Zaid	宰德
Zaid Ḥasanī	宰德·哈撒尼
Zain-ad-Dīn 'Alī Küchük	宰奴丁·阿里·屈出克
Zāl	扎勒(鲁思坦之父)
Zamakhsharī	扎马黑沙里
Zandana	撒答剌
zaudanīchī	撒答剌欺(撒答剌出产的一种衣料)

Zangī	章吉
Zanjān	赞章
az Zaqqūm	折黑幕
Zarnūq	匝儿讷黑
Zarqā of Yamāma	牙祃祃的匝儿花
Zāva	匝维
Zāvulstān	谢飔斯坦
Zemarchus	者马曲思
Ziaddin	吉阿丁
Zīr-i-Pul	吉里普勒
Ẓiyā-ad-Dīn	吉牙丁(古耳朝官吏)
Ẓiyā-ad-Dīn'Alī	吉牙丁·阿里
Ẓiyā-ad-Dīn Fārsī	吉牙丁·法儿西
Ẓiyā-al-Mulk Zūzanī	吉牙木勒克·佐扎尼
Zoroaster	琐罗阿士忒
Zuhrābād	同Zūrābad
Zujajī	祖扎只
Zulaikhā	祖莱哈
Zul-Fiqār	祖勒非哈儿
Zul-Qarnain	祖勒哈儿纳因
Zūrābad	祖剌巴的
Zūrabād	佐腊巴德
Zurnukh	同 Zarnūq
Zuvāra	佐瓦拉
Zūzan	佐赞

索 引

（索引中表明的页码，和注释中的页码一样，均为英译本的页码，标在中译本版心外侧，可据此查阅。中译本上、下两册是按照英译本的两卷分册的，因此，英译本i卷和ii卷也就是中译本的上、下册。为查阅简便，以英文字母的"n"表示见于注释中的人名，地名等，如150n表示见于第150页的注释。）

二 划

丁科特 134n

卜古罕 ii，454-5

八儿里黑 iI，489

八儿真 83n

八乞 ii，643

八吉打（巴格达） 34、233、258、305、307、311、ii,366,441、644、669、683

八吉思 321，ii，485、512、590、621

八合鲁 ii，721

八赤蛮 ii，553-4

八纳思克 340

八剌（扎剌亦儿人）142n

八剌（札儿忽赤） ii，590

八剌必闇赤 43、50-3

八剌汗 118

八剌海 ii，608、612、618、627、676、718

八剌黑哈只不103n；ii，417-18、431、469、472-3、476-80

八剌撒浑　58、64n；355、360
八哈儿思　222、298
八哈剌因，ii，648
八鲁湾　133n、139n；ii，405-7、463
乃蛮　34n、35n、41、64、193n
乃蛮台　ii，518、520

三　划

干城（即养吉干）　90、94
大马士革　ii，435、443、450、569n
大同　181n
大食（人）　37、92、116、121、178、199、227-8、256、272、318、337；ii，477、615、621、638、713、721
大维德（谷儿只的大维德五世），250n、257；ii，525
大维德灭里（谷儿只的大维德四世）250n、257；ii，524
土尔盖　ii，371n
土伯夷　ii，488n
土番　190
土番人　21、57、196
土曼（的沙皇）　184n
兀卜赤黑台·古邻·把阿秃儿　ii，581n
兀失秃栾库　ii，383
兀秃合　140
兀良哈锡　101n
兀剌赤　268
兀剌黑汗　121
兀哈台　ii，558
兀思秃（即兀思兀哇）ii，617、713
兀思秃哇　173；ii，402、543
兀思秃纳完德　ii，475n

兀思剌黑算端 ii，401、402-3
兀思通答儿 ii，385、460、626、716
兀思塔完德 ii，680
兀都亦惕篯儿乞 240n
兀鲁失亦都（术赤） 44n、86-90、93
兀鲁黑那颜（拖雷） 150、180、184、186、187、191-3；ii,549-50
兀鲁黑塔黑 ii，585
兀鲁黑额甫 ii，504、507、536、538、563、586、612
兀雷德 ii，643
兀模答忒木勒克，ii，462
乞立者 ii，419-20
乞失力（乞失里黑）37
乞雅·不-满速儿 ii，714
乞雅·把-扎法儿 ii，682
乞颜族 35
马儿卡布谷 ii，429
马儿哈堡154、165、319
马太（巴黎的）20n
马尼埃清真寺 339
马必查纳巴德 ii，404
马合木（异密） ii，519
马合木（算端，哥疾宁朝王） 354；ii，387n
马合木（异密或算端，古耳朝失哈不丁之子） 328、331-2、333、352
马合木·太 357-8、360
马合木·沙（萨布扎法儿的） ii，488、537、542
马合木·塔剌必 109-14
马合木·牙老瓦赤 97、107-8、111、115、215、218、241-2、257;ii，480、504、509、517、544、570、597
马阿德（即法蒂米朝哈里发穆亦兹） ii，659
马利卡 ii，424-5、428、435、445

马纳兹克尔特　ii，450n
马延术克　304、307、310-11
马果格　347；ii，625
马的剌撒-亦-哈尼　108
马的剌撒-亦-麻速的牙　108
马兹答罕　307n
马剌兹吉儿德　ii，450
马朗德　ii，428
马哲侬　345；ii，722
马格里布　ii，644、645、649-50、652、653、669
马夏巴德园　155
马鲁　13n、90、151、153-68、280、293、294、301、304、308、316、317、318、319；ii，510、514、616
马鲁鲁德　167、298、318、325
马鲁察叶可　151、154
马雷　13n
也门　ii，649、667
也可　ii，483、585
也可那颜（即拖雷）　150n
也灭克　ii，465n
也立可敦　47n
也立安敦　47n
也孙格　184
也孙帖额　249n
也孙脱花　249；ii，566、583、591-2
也孙脱阿　249n
也孙脱额　249n
也旭真　40
也里　13n、151、152、294、316、317、318、320-1、328-9、331、

333-6，354，ii、518
也苦 184
也速(即也速蒙哥) 249、251、255、265、273-4; ii, 587、588、590
也速丁（可疾云的） ii, 445
也速丁·忽辛（哈迷尔之子） 328-9、332、333-4
也速丁·爱毕 ii, 444-5、448、451
也速丁·纳撒巴 163-4
也速丁·塔希耳 ii, 519-20、523-4、616
也速丁·马儿格齐 318
也速丁·唆克默思 ii, 419
也速不花 ii, 558
也速忙可（即也速蒙哥） 247n、249n
也速蒙哥 249n、ii, 566、586
也速伦 272

四划

火秃儿的斤 56、57
火者（即贵由子忽察） 247n
火迷失 146、ii, 662、682
火都 61n、69n、240n
天山 57n
太子 144、163、172
太不花 62n
太瓦腊 328n
太出 ii, 505
太原府 210
开伯尔 ii, 638
开罗 ii, 652、655、664
（大小）开肯河 29n
开封 195n

开撒尼人　ii，641-2、643
木干　ii，453
木古勒哈只不　124
木华黎　ii，625n
木阿秃干　133n
木思答罕　307
木哈吉伯丁·答失塔巴的　164
木哥（拖雷子）　ii，518、558、561、571
木格哈敦　211、212、218、240
木偰非儿　ii，691
木偰非儿·穆思托非　ii，670-1、679、680
木偰非儿丁·阔克布里　ii，422-4、702
木偰非儿丁·瓦吉合沙布　ii，469、702
木勒坛　142、328；ii，415
木塔剌迷思　156
木撒（扎法儿之子）ii，642-4、647
不儿罕丁　112
不儿罕丁·阿不-赛亦德、295、297
不牙迦秃儿　136
不可汗（第一个畏吾儿王）　54、56-61、236
不只列　ii，723
不亦鲁黑　62n
不合台火儿赤　ii，587
不花（蒙古异密）　ii，481、508
不花（突厥蛮）　154
不花剌（布哈拉）　43、95-6、97-115、164、207、288、341-2；ii，369、378、495-6、552、723
不花帖木儿　274n；ii，608、618、622、626、716
不里　247n、249、269；ii，586、587、588
不里孛阔　ii，518n

不里阿耳 42、190、249、267、268-70；ii，553、557
不怜吉带 246；ii，585、587
不者克（即拔绰） 269n
不剌黑（穆罕默德乘以升天的异兽） ii，417n、433、434、623
不思忒 136n；ii，462
不迷只客忒 98
不-捏只木·撒剌只 ii，668
不-塔希儿（阿兰人） ii，676-7
牙即儿 151、168、338；ii，483、616
牙芬奇 356
牙罕孙忽儿 ii，483
牙忽惕 95n
牙撒兀儿（成吉思汗的将官） 46、118
牙撒兀儿（阴谋反蒙哥者） ii，580
牙撒兀儿（旭烈兀的将官） ii，712-13
瓦米克 345
瓦吉丹 111
瓦耳库 ii，472
瓦里安·科特尔 ii，405n
瓦里延 ii，405
瓦里昔坦 ii，462n
瓦非（隐匿的伊玛木） ii，651
扎马剌丁·阿里（特弗里失的） ii，545
扎马剌丁·爱-阿巴 148
扎马剌丁·哈思-哈只不 ii，521-3
扎马剌巴德 ii，621
扎马剌·哈儿石 65n
扎马剌密剌·瓦丁·吉里、541
扎马剌密剌·瓦丁·马合木（忽毡的） ii，600-1
扎马鲁丁 161

扎马黑沙里 17n
扎木 145、222、298
扎木失的 122; ii, 578、612n、629
扎木合 34n、62n、84n、91n、103n
扎兰丁(花刺子模沙) 69、130、132、133-5、136、171-2、190、354; ii, 372、376-7、387、396-460、470-1、478-9
扎兰丁·哈散(阿剌模式的亦思马因君王) ii, 364、391、698-703
扎兰丁·阿里·本·忽辛(撒麻耳干的汗) 288
扎兰丁·阿里·本·哈散·宰的 104
扎只儿木 151、293、ii, 487、542
扎那剌(即扎马黑沙黑) 17
扎罕 256、592
扎里儿 156n
扎里思单 ii, 483
扎阿绀孛 108n
扎希耳(法蒂米朝哈里发) ii, 657-8
扎希耳-亦-法儿牙比 ii, 599
扎希德-亦-阿胡-背昔 283-4
扎昔木 ii 612
扎非儿(法蒂米朝哈里发) 663
扎哈克 4n、122n、349n
扎法儿·塔牙儿 ii, 642
扎法儿·撒底黑 ii, 642-5、647、651
扎哈台 145n
扎剌亦儿台 190n、196n
扎勒(鲁思坦之父) 243n; ii, 402、411、593
扎勒纳巴德 ii, 634
扎德瓦里人 ii, 642
中国 201; ii, 387、607
中国城 45n

贝尔格莱德 269n
月即伯汗 184n
月帖古赤那 ii, 724
水达达 196n
水蒙兀 196
少监 44
毛夕里 250、257; ii, 507、597、658-59
乌马儿（俾路斯忽的） 293
乌马儿·哈牙木 164; ii, 467n
乌马儿斡兀立 45
乌扎 13
乌兰巴托 335n
乌尔米牙 ii, 428、455
乌伦古 261
乌浒水 22、67n、103、139、322; ii、452、460、466、499
乌昔奴 ii, 428、455
乌思蛮（撒麻耳干的算端） 324、342-3、348-9、350、358、359; ii,
392-6
乌兹根 64n
乌思塔德·忽辛 ii, 679-80
乌特比 ii, 393
乌铁 328; ii, 414、415
爪难 ii, 580、583
（小）爪难 ii, 580
巴儿马思 163-4
巴儿昔罕 29n、356
巴儿都牙 ii, 404
巴力失马思汗 121
巴牙忒 34
巴瓦儿的 151n、157

巴卡尔　ii，414
巴只吉惕　270
巴尔巴德　252
巴尔章　129n
巴耳赤　93
巴耳赤邗　83、87、93、124
巴而术　44、47n、52n
巴达哈伤　67-8、129-30、207n
巴合兰古儿　231n
巴合兰沙　279
巴合蛮　ii，564
巴里斯　ii，462n
巴里黑　13n、130-1、144、151、169、170、329-31；ii、376、377、518
巴阿邻　84n、91n
巴拉木尔加布　167
巴耶兹德（鄂图曼算端）　285n
巴的阿扎蛮　12
巴剌剌　ii，412、414、415
巴思塔　ii，407
巴哈丁（八吉打的书记）　294、299
巴哈丁·马儿吉纳尼　273-6
巴哈丁·穆罕默德·本·阿里（志费尼的高祖父）　299-300
巴哈丁·穆罕默德·本·穆罕默德（志费尼之父）　7、9、170；ii、484、487-8、493、512、519、520-1
巴哈木勒克　153-4、157-8
巴哈倒剌（布叶朝王）ii，658-9
巴格兰　139
巴特尼人（见亦思马因人）
巴勒乞黑（阿合马）　77-8
巴鲁安　139n

巴黑 151
巴黑叔儿 151
巴黑-亦-忽-剌木 125
邓州 247n
孔额儿底勒克 310、311
比因 181n
比尔姜德 314n

五划

主儿扯歹 180n、181n
主儿勤 35n
宁夏 225n
宁拉哈耳 ii, 464
汉江 247n
兰麻撒儿 ii, 619、679、681、682、697、713、718、719、721、724、
术赤 40、42、69、76、83、86n、124、139、140、266; ii,482,491
夷列帝 290n、357n
玉干克 350n
玉古伦赤 52n
王龙傑赤 123; ii, 491
玉伦大石 ii, 674
玉尼思汗 304、305、307
玉格纳黑 350n
玉速夫 ii, 650
末门(阿拔斯朝哈里发) 232; ii, 644
末门·哈答合 ii, 647
末换二世 ii, 635n
古儿汗 62n、103n
古儿津 ii, 454
古儿疾汪 132

古瓦昔儿　ii，475
古耳　291、352-4；ii，405
古耳（诸算端）　291、298、315-18
古耳人　ii，461-5
古耳干赤　123n
古列坚古列坚　174n
古纳巴德　316n
古昔塔思卜　116n
古姆里　ii，429n
古城　47n
可不里　ii，462
可失哈耳（喀什噶尔）　64-8、70、350；ii，597、677
可疾云　147、311；ii，540-2、638、669、670、675、700、709、713、722、723
可喇　82n
灭里（窝阔台之子）　244n；ii，573、595
灭里（捧面盆者）　ii，428-9
灭里沙（塞勒术克王）　ii，669　674-6、677-8
灭里克甫儿　ii，413
灭里阿失剌甫　ii，435、444、450
灭里的那　292-3、294
灭里锡儿　ii，462-3
灭里撒里合　ii，468
布扎儿　65n
布日努尼克　ii，435n
布叶　ii，698
布叶朝　ii，391、659n、698
布尔根河　261n
布利扎　340
布赤帕鲁汪　ii，401

布-阿不答剌-苏菲·穆合塔昔卜 ii，649-650
布-阿里（的希思丹的）（见底合答儿·布阿里）
布昔尔（威廉） 269n；ii，496n、518n
布祖尔格乌迷德 ii，679、682-5
布剌罕 ii，724
布勒哈辛 ii，649
布路沙布逻 138n
布赫坦 ii，446n
布-穆斯林·剌兹 ii，669
打耳班 149、ii，521、714n
叶尼塞河 21n、69n
叶密立 43、63、184、246、261n、262；ii，396、587
申河（印度河） 133-4、141-2、326n；ii，409-411、414
归德 195n
只儿豁阿歹（哲别原名） 142n
长老约翰 34n、96n
卡尔马提人 ii，648
卡尔施 129n
卡尔思 ii，429
卡阿卡 151n
卡拉瓦里 331n
卡拉伊莫尔 151n
卡拉库姆 89n
卡拉依比斯特 136n；ii，462
卡拉伊卡拉特 158
卡拉伊答不思 102n
卡拉依阿罕迦兰 136n
卡拉特 ii，378
卡拉特-亦-纳的里 158n
卡腊尔答昔特 ii，626n

卡拉库耳　140n
卡腊套山　87n
卡扎林斯克　90n
卡范　ii，453n
卡发　349
卡塔马族　ii，649-50
卡塔库尔干　111n
卡般　ii，453n
卡赫卡　151n
由勒都思赤　ii，435、439、454
安瓦里　282；ii，616
安底只　ii，680
安底只鲁德　ii，669、670
安哈勒哇罗　ii，416n
安格廉　64n
皮尔沙　ii，468
皮任　54、81、303
皮昔乞耳答剌　ii，620、621、716n
尼迦剌　ii，412、414、415
尼咱儿　ii，661-3、668、690、691、692
尼咱儿人　ii，662-3
尼咱克　ii，621n
尼诺　ii，528
弘吉兰　ii，585
弘吉剌族　38、ii，585n
弘忽　62n、64n
弗思塔特　ii，652
辽　39n
白沙瓦　131、133n、138、139、328；ii，462、463
匈牙利　59n、270-1

仙拍德（元帅） 250n
卯危八里 54、133、236
必失金 ii，453
必思坛 293、316
必速通山 137；ii，441
失儿库（阿剌模忒县的一条河谷名） ii，709
失儿忽（撒剌丁之叔） ii，664-5
失儿湾 149、250、257
失比-亦-巴甫凡 ii，383n
失吉忽秃忽 135n；ii，406
失哈不丁（即算端穆罕默德古耳） 291n、315-26、353、357；ii，390
失哈不丁（基发克的） 322
失哈不丁（侍从长） 294、314
失哈不丁（忽希思坦的亦思马因守将） 250；ii，637
失哈比书院（在马鲁） 167
失栾沙 ii，620、716
失剌 245
失剌斡耳朵 239
失烈门（窝阔台之孙） 251；ii，557、566-7、574、583、587、591-2
圣佐治 72n
司提堪 184n
奴失儿汪 4；ii，604
奴合·章答儿 ii，464
奴罕 146、176
奴思剌惕 167
奴思剌惕（灭里） ii，470-1
奴思剌惕丁（阿塔毕） ii，511
奴思剌惕丁（迦布德扎马的亦思法合八忒） ii，486-7
奴思剌惕丁·哈扎儿阿昔甫 ii，382-4、471
台古觧儿（莫希之子） ii，608、618

台古鹘儿（阿八哈之弟）　608n
台纳尔　ii，497
台纳勒那颜　90；ii，436、471
出木哈儿　ii，611
幼发拉底河　ii，446

六　　划

亦万涅（即亦万涅·穆哈格尔德茨立）　ii，440、445
亦乞乌古思　29n、55n
亦马底（佐赞的）　298
亦马都丁（巴里黑的长官）　329-330；ii，462
亦马都丁·阿合马·本·阿不别克儿·哈马只，286
亦马都木勒克（异密）　ii，605
亦马都木勒克（撒瓦的）　ii，376、377、383、474-5
亦马都木勒克·穆罕默德（忽炭的），242
亦瓦涅　ii，427-9
亦纳勒术　79
亦纳勒赤　ii，506n
亦的怯赤　49
亦剌河　272
亦剌迷失　344
亦剌勒堡　ii，466-7
亦思马因（扎法儿之子）　ii、642-5
亦思马因人　ii，641-729
亦思法杭　304、308、311、313；ii，420、433、436-8、471、475、518、542、668、669、677
亦思替黑儿　ii，365-6
亦思法剌因　146；ii，381、486、524-3
亦思梵的牙儿　116、134
亦都护　44-53、82、86n；ii，490、589-590

亦都兀惕 44n
亦格纳黑 350
亦惕哈底人 ii, 647
亦勒秃惕迷失 138n、328; ii, 413-4
亦勒底勒克 ii, 403-4
亦勒的吉思 299
亦勒的思那颜 114
亦勒-阿儿思兰（花剌子模沙） 285、286、287-9
亦勒惕古灭里 91
亦难赤汗 158n
江布尔 322n
汝南 195n
汗算端 ii, 395、396
忙忽 86n
忙哥孛剌 50、88n; ii, 511、513
忙哥撒儿那颜 51; ii, 572、578-81、588、60'
讹答剌 46、79、81-6、347-8; ii、597
讹迹邗 64、77、87
讷儿 100-2
讷失的斤·哈耳察 277-8
讷失的斤·锡尔吉尔 ii, 681
讷剌丁·蒙失（即讷萨怖） ii, 420-1、445
讷剌丁·马合木·本·章吉ii, 664-5
讷思来忒忽 132
米合朗 ii, 448n
米勒拜勒罕 148n
亚历山大 24
亚历山大城 ii, 662-3
亚历山大普尔 ii, 429n
亚当 29、152; ii, 529、530、645

亚伯拉罕　ii，646、647、693、894
亚伯拉哈　323n、332
亚美尼亚　ii，438、446、621
亚美尼亚人　ii，438
成帖木儿　88-9；ii，460、491、492-8、532-4
成吉思汗　10、16、19、20、21、22、23-47、63、66、68-70、75-81、96、98-107、115-23、123-4、128-41、180-3、189、225；ii、368、406、409-11、413、461、463、467-8、593-4、638、703
西必扎卜　ii，396
西西里　ii，650
西利亚　13、25、94、201；ii，438、446、508、525、602、645、648、662、668、669、702、723
西利亚人　ii，439、450
西京（大同）　181n
西突厥　57n
西蒂木勒克　ii，656-8
西模娘　146、302；ii、618
吉儿都怯　146；ii，481、542、619、637、670、679、680、714、716、723、724
吉日杜万　90
吉巴里　136n、138n
吉牙丁（古耳朝官吏）　316
吉牙丁·阿里　163-5
吉牙丁·法儿西　346
吉牙木勒克·佐扎尼　145、172
吉灭克　ii，465n
吉尔吉　72
吉里　136n、138n
吉里忒堡　148

吉里普勒 298
吉利吉思 21、57、355、356；ii，585
吉阿丁 102n
吉思·灭里 257；ii，428
吉思尔·撒里黑 ii，675
吉思勒不花 ii，483
吉思勒阿儿思兰 299n
吉鲁弗特 ii，477
灰里河 370n、373n
灰楼（也里的城楼名） 335
托尔巴特黑达里 144n
托尔巴特-亦-舍黑·贾姆 145n、222n、296n
托克马克 58n
托克勒的斤 56
列宁纳坎 ii，429n、430n
列宁纳巴德 72n
列兹基 ii，438n
印度 59、214、325-6、328；ii，411-17、597
印度人 37、79、137、168、219、326；ii，709
夷离堇突厥蛮 288-9
匝儿花（牙祃祃的） 100-1
匝儿讷黑 98-100
匝维 144；ii，615
刚疙疸 ii，580
因那曾四世 26n
曲儿忒人 304；ii，423、459、621
曲邻拔都儿 ii，581n
吐鲁番 45n
伊本大牙（乌鸦） 135
伊本乞里思 ii，653-4

伊本扎巴里只　654
伊本倒瓦思　ii，656-8
伊本冯都克·拜哈吉　277
伊尔汗　ii，632、636
伊尔吉兹　ii，371n
伊室点密　57n
伊剌木园　197、248、271；ii，571
伊剌克（波斯的）　96、147、190、310-11；ii，365、366、376、436、455、501、507、520-1、522、590、597、618、644、662、683、701-2
伊剌克（阿剌伯的）　ii，648、649
（两）伊剌克　13、207
伊索　41n
伊斯梅尔　ii，647、693
伊犁　29n、272n
休希塔尔　34n
合马儿·涅苦解儿　192
合丹（即合答罕，窝阔台之子）　94n、181n
合罕（即窝阔台）　29、47、54、94、107、115、178-239、248；ii，456、468、479-80、482、483、485、486-7、491-2、493、496-500、506、535、549-51、553、595
合迷城　ii，371n
合剌（即合剌旭烈）　243、255、273-4；ii，505
合剌八剌哈孙　ii，724n
合剌布剌罕　ii，724n
合剌旭烈　243n；ii，558、573、586、588-9、595
合剌罕朝　392n
合剌阿勒卜·斡兰　305n、309n
合班　166；ii，506
合班山　ii，453

合答（贵由的师付） 245、259、263-4、266；ii，511、566、583-5
合答（金将） 192n
合答罕（即合丹） 94-5、181n、269；ii，558、563、573、595
合答曲邻 ii，580、583
合答仑古 192
合答黑把阿秃儿 46n
合塔完 96
合塔那颜 272n
朱瓦昔儿 ii，417-18、469、477
朱亦-伊-阿儿吉思 121；ii、627
朱耳巴德 ii，487、542
朱耳祖汪 331
朱里章 316，340；ii，621、642、663
朱纳比德 316
朱底峰 ii，446
朱思坦朝 ii，718n
朱提山 ii，414、415
仳古汗 288
仳古·昔帕合撒剌儿-亦-撒曼尼 30f
仳理伽 44n
仳理伽忽底 48、49、51
仳理伽的斤 277
伏尔加 42n、267n
伏尔泰 10n
孙忽儿的斤 56、57
朵儿伯 46、166
朵儿伯·朵黑申 46n、139、141-2；ii，413
朵儿篾该 180n
朵列格涅（即脱列哥那） 239n
朵罕 ii，383

旭烈兀　34、189n、312-13；ii，468、482、518、521-2、524、525、576、596、607-40、666、681、713 23
那该　266n
那哈完的　ii，677
那海　266n
那黑沙不　129、166；ii，375
约因维尔　262n
约伯　72
约瑟　72、252；ii，393
色楞格河　21n、55n
岁哥都（拖雷子）　ii，571、612n

七　划

库尔扎（伊宁）　29n
库失卡克　ii，667
库尼亚乌尔坚奇　123n
库伦　335n
库朱尔　ii，626n
库朱朗　ii，462
库合都姆　ii，703n
库合-亦-巴剌　ii，675
库合-亦-底纳　ii，469n
库克鲁黑　ii，483
库纳思　295
库拉河　ii，428
库突姆　ii，703
库兹涅茨克　22n
库班　ii，634n
库强　146n

库蛮 91n、183n
库腊姆区 136n
库萨和 5、20、23、24；ii，607
忻都 ii，645
忻都沙 309
忻都汗 317
祃祃·牙剌瓦赤 133
祃傍答而 146、297、310、340-1；ii，385、466-7、482、485、486、493、507、511、519、522、533、597、618
汪古 88n
汪罕 35-8、40、61；ii，550
沙儿察罕 ii，385
沙马合149n
沙木（鲁思坦的祖父）ii，431
沙木儿·塔阳古 75
沙牙罕山 ii，402
沙布儿哈思特 ii，421
沙卢赞 136n
沙亦黑汗 118、158-9
沙合纳 ii，677
沙合剌克 ii，713
沙合里斯坦（即沙合剌克） ii，718n
沙底司堡 ii，619
沙迦集 340
沙的儿 231
沙的阿黑 173、176、289、291、295、297、305、309、316、317、329、335、336-7、347；ii，402
沙非亦 162
沙里哈 17n、72；ii，574
沙里比尔吉斯 146n

沙朗巴 ii, 645
沙黑儿雅尔库 ii, 669
亨利三世 20n
诃额仑 136n
克尔哈 34n
克尔米涅 114
克列儿 199、270-1
克里米亚（诸汗） 184n
克孜尔奥尔达83n
克姆河 69n; ii, 585n
克姆契克河 69n; ii, 585n
克烈族 35
克烈灭里 ii, 522、614
克恩 314n
克薛杰 ii, 574-6、595
志费尼 4-5、8-11、54、59、100、110、275; ii, 481、489-90、512、513、519、522、598n、614、615、617、623、631、666、700、719-20
志费因 145、151、299; ii4, 87、542
麦门底司 ii, 621、624、627-8、707、713、716、717
麦什特 170n、319; ii, 644n
麦术督丁 272
麦术督丁（帖必力思的） ii、521
麦尔启德兹德克·麦尔乞·唆兰 ii、646
麦登-亦-沙卜思 ii, 405
赤纳昔克 ii, 669
赤金火儿赤 114
赤勒格孛阔 ii, 518n
赤窟古列坚 175n
孛儿帖 38n、40n、136、272n; ii, 588n

孛儿只斤 35n
孛古失-亦失-爱古赤 45n
孛剌黑真 268
孛哈勒 266
孛勒迷失 49n
孛勒迷失不花 48、49n、51
孛鲁合 ii，515、572、605、608
孛斡儿出 143n
忒耳迷 129、143、153、286、330-1；ii，378、462
扯扯干 274n；ii，506、608、611n
扯扯亦格泥 ii，506n
坛合赤（异密） 300、302
坛合赤汗 279
玛利 110
玛利卡 ii，419n、459n
把儿带山人 ii，659n
把带 37
杜尚别 129n
折黑幕 61n
坎大哈 ii，645
花比哈 232
花剌子模 42、90、94、123-8、278、280、292、294、300、321-2、356；ii，401-2、482、597
花剌子模沙 277-354、356-60；ii，362-460
花剌子模的篾力克 531-2
苏夫耳罕 ii，614
苏布尔尼 291
苏合剌卜 ii，406、452
苏纳克库耳干 86n
苏罕 ii，714

苏拉　ii，461
苏菲哈纳门（在讹答剌）　84
别儿克牙鲁克　278；ii　678-9
别儿哥　184、249、266；ii，563、568、573、594
别儿哥察耳　184、249、266
别失八里　47、48、50、51、52、61、62、63、82、246、261、271、356；ii，396、489、515、585、589、609
别失忽剌赤　ii，491
别吉（即唆鲁禾帖尼别吉）　52、251、255；ii、513、519、588
别佐卜达尔山口　ii，429n
别纳勒　90n
别纳客忒　46n、64n
别的斤·昔剌合答儿　147
别克邻　211n
别都鲁丁·卢卢　250；ii，468n
别都鲁丁·察吉儿　301、325、331
里格尼兹（之战）　195n
肖朴古只　356n
肖约河　271n
佐腊巴德　152n
佐瓦拉　ii，675
佐赞　ii，404
佐赞的篾力克　335；ii、365、469、475
你沙不儿　13n、145、146n、151、169-178、287、289、291、293、301、304、306、308、316；ii，369、378、379-81、437、483-4
低廉　ii，637、662、669、670、697、718、720
伯尔答昔儿　ii，417n
伯岳吾　ii，465n
伯速惕　142n

希木雅族 ii, 667
希迪儿 ii, 404、646
希腊人 ii, 640
谷儿只 257; ii, 428-32、438-43、507、508、521、524-5、597、609
谷儿只人 ii, 426-32
秃儿罕哈敦（摩诃末花剌子模沙之母） 79、124、339、349、358; ii, 394、465-8
秃儿罕（算端沙之母） 289
秃儿罕（算端扎兰丁之女） ii, 468
秃儿昔思 314-5、337
秃失 342
秃忽剌 55
秃客勒把阿秃儿 ii, 714
秃剌克 317
秃思塔儿 34; ii, 421、471
秃蛮 ii, 498、500
秃温 314n; ii, 615
秃鲁麻台 ii, 518、521
秃满伦 174n、177n
秃解儿 ii, 608、612、618、627
犹太人 ii, 599、640
阿卜-亦-瓦罕 67n
阿力麻里 29、43、64、74-7、82、271; ii, 481、513、612
阿儿浑（异密） 100、243、249、257; ii, 494、503、505-25、538、540、543、544、614、616
阿儿赞 ii, 448
阿儿马克 225
阿儿合孙 ii, 587
阿儿思兰 167

阿儿思兰（脱黑鲁勒一世之子） 312
阿儿思兰汗 74-5、76、82
阿儿思兰沙 305
阿儿思兰大石 ii，674-5
阿儿思兰古沙亦 312-13
阿儿思兰汗·马合木 284
阿儿思兰汗·穆罕默德·本·速来蛮 279n
阿八丹 ii，560
阿八赤 ii，588
阿八哈 ii，612
阿八哈耳 ii，702
阿八撒巴德 ii，620
阿三 87n
阿马尔里克一世 ii，664
阿不别克儿（第一任哈里发） ii，428
阿不别克儿（泄剌失的阿塔毕） 234n；ii，366、419
阿不别克儿（帕剌汪） 158
阿不秃剌伯 173
阿不-阿不答剌·拜答维 ii，660
阿不-纳锡儿·海拉完尼 ii，657
阿不-耶兹德 ii，651-2
阿不剌哈卜 ii，536
阿不哈夫思 112
阿不哈尼法 62
阿不-哈迷德·亦思法剌因尼 ii，660
阿不勒阿剌 ii，621
阿不勒法即勒（拉耶思） ii，677-8
阿不勒哈散·乔哈儿 ii，652
阿不勒哈散·忽都里 ii，660
阿不勒哈散·赛亦底（哈的） ii，692

阿不勒哈塔卜 ii，647
阿不勒马阿里·纳哈思 278
阿不答灭里（阿塔失之子） ii，668
阿不答剌（穆阿维亚之子） ii，642
阿不答剌（末门·哈答合之子） ii，647、649、651
阿不答剌·麻合底（见麻合底）
阿不答剌·本·萨里木 ii，651
阿不答剌·阿甫塔 ii，642-4
阿不穆斯林 ii，635n、642n
阿不穆罕默德·本·阿弗迦尼 ii，660
阿牙儿别 289
阿扎迷 305；ii，465
阿贝尔库 ii，472n
阿什哈巴德 151n
阿布哈思 ii，432、439
阿布勒法即勒·拜哈吉 313
阿由比朝 ii，663-5
阿卡尔 ii，414
阿失迦布思 ii，442
阿失迦纳汪 ii，366
阿母牙 90、158、286、289、294；ii，499n
阿兰 148；ii，424、434、501、518、521、597、683、701-2
阿兰人 259n、267；ii，438、553
阿兰答儿必阇赤 ii，566
阿代 17；ii，427、528
阿尔泰 ii，595
阿必瓦儿的 151、159、319、325；ii，503、543
阿必思衮 ii，385、399、469
阿吉思（法蒂米朝哈里发） ii，653-4
阿吉思·牙老瓦赤（即马合木·牙老瓦赤） 195

阿吉思丁·秃格拉依　286
阿耳吉延　ii，487
阿耳津占　ii，551n
阿耳赞合巴德　ii，510
阿老丁（赛夷，阿里的后人）　337
阿老丁（阿剌模式的穆罕默德三世）　250，ii，471、627、703-12、715
阿老丁·凯库拔　229；ii，450
阿老丁·穆罕默德（忽炭的）　66、70-3
阿老丁·花剌子模沙（见穆罕默德·花剌子模沙）
阿老倒剌（哈马丹的）　147、148
阿老倒剌（耶兹德的阿塔毕）　ii，481
阿米拉·扎拉卜　ii，667
阿合马（忽毡的）　72
阿合马（扎木的）　296n
阿合马（异密）　ii，522
阿合马（顿巴文德的）　ii，679-80
阿合马（丞相匿咱木木勒克之子）　ii，678
阿合马必闍赤　ii，615
阿合马-亦-巴底里　295-6
阿合麻（即回教教主穆罕默德）　ii，589
阿合失　ii，410n
阿合失灭里　ii，410
阿合珊（异密）　ii，448
阿甫剌西牙卜　54、81、209、355；ii，406、409、454
阿里（哈里发）　ii，527、537、628、647、659、703、719n
阿里（亦思马因之子）ii，645
阿里（马合木·塔剌必之弟）　114
阿里不哥　231n；ii，518、519、550、558、571、610、611n
阿里火者（叶密立的）　246-7

阿里火者（吉日杜万的） 90
阿里亚巴德堡 ii，431
阿里利扎 244；ii 644、647
阿里·本·爱薛·本·马罕 232
阿里·都鲁吉尼 124
阿罕迦兰 64n
阿邻扎 ii，425
阿努奈辛 ii，626
阿纳甫 201
阿底卜·沙必儿 282
阿底思单 ii，675
阿底德（法蒂米朝哈里发）ii，663-5
阿昔牙-亦-哈甫思 293
阿昔尔（鲁格德的） ii，502-5
阿昔客瓦儿 ii，637、671
阿昔塔哈儿 136
阿明（阿拔斯朝哈里发） 232
阿明丁（见阿明灭里）
阿明丁（的希思丹的） 341
阿明灭里 136n；ii，404-5、406-7、409-10、460-3
阿即思（花剌子模沙） 278-87、356
阿拔昔 ii，477
阿拔斯·本·塔敏 ii，663
阿拉兹克里希撒兰 ii，697
阿拉湖 43n
阿帕诺埃 291n
阿的康 146
阿的勒河（伏尔加河） 267；ii，553-4
阿祖德倒剌 ii，658-9
阿剌木勒克（武耳迷的） ii，365

阿剌木勒克（弘都思的）ii、464
阿剌法特 ii、391
阿剌套山 263n
阿剌真别吉 47-8
阿剌麻（起儿漫的） 331-2
阿剌浅 174n
阿剌脱忽剌兀 263n
阿剌模忒 250、258、312；ii、471-2、618、619、627、636-7、666、669-70、674-5、678、679、680-1、683、688、692、700、707、713、718-21
阿剌黑 46n、91
阿剌豁马黑 263-4、267；ii、557
阿哈耳 ii、453n
阿迷德山区 ii、459
阿迷的·布祖儿格 122
阿迷德木勒克·舍里甫丁（必思坛的）ii、497
阿迷德·哈只不 ii、468
阿格剌比朝 ii、650
阿格剌迷失 ii、391、702
阿格剌黑 131、137；ii、405、406-8、462-4
阿格塔格 57
阿哲儿拜占 250、257、308；366、424、455、501、507、508、511、518、521、597、683、701-2
阿速 259、267、268-70；ii、553
阿密尔（法蒂米朝哈里发） ii、663n
阿密尔汗 ii、415
阿密尔朱耶昔 ii、668、9
阿密尔答德·哈巴失（见答德别·哈巴失）
阿惕乞剌黑 45n
阿惕里黑 280

阿勒不亦鲁黑 45n
阿勒卜加齐 320-1
阿勒卜汗 121
阿勒卜阿儿思兰 ii，450n
阿勒卜的斤 277
阿勒卜的斤·穆亦兹 ii，653
阿勒卜底勒克 309
阿勒斤帖木儿 45n
阿勒屯别吉 47
阿勒巴儿汗 118
阿勒-亦-朱思坦 ii，720
阿勒赤歹 184n、580n
阿勒赤古列坚 175n
阿勒坛汗（即金主） 39、192、195
阿勒坛别吉 47n
阿勒坡 221、250、257；ii，450、597、669
阿勒阿勒屯、47n
阿勒班尼 148n
阿富汗人 168
阿鲁合阿模忒（"鹰巢"，阿剌模忒之名） ii、669
阿斯特拉巴德 ii，287、495、542
阿黑灭里 166-7
阿黑剌忒 ii，435-6、443-9、451
阿黑算端 ii，401、402-3
阿鲁剌族 ii，724n
阿雷斯 46n
阿模里 146；ii，511、542
阿阑豁阿 41n
阿萨达巴德 304
阿萨德发 299

阿赞灭里　462-4
纳牙阿　84n、91n
纳合儿哇拉　ii，416
纳希契凡　148n
纳昔儿·撒剌合丁·玉素甫　250n
纳速儿·里丁阿拉（阿拔斯朝哈里发）　303；ii，364、390-2、422、665、699
纳速鲁丁（摩诃末花剌子模沙的丞相）　ii，466-8
纳速鲁丁·徒昔　ii，715n
纳速鲁丁·灭里沙　297、301-2、304、305、308-9
纳速鲁丁·阿里灭里　ii，513、518
纳黑出汪　148；ii，424、425
努腊塔　100n

八　划

宝合丁（速鲁克的）　ii，486-7、488、462
底合忽答　ii，670
底合答儿·布-阿里　ii，675、682、694
底里　138n、328；ii，413-14
底里那　245
底纳　ii，469
底兹马耳　ii，451
底雅儿别克儿　ii，446、454
泄剌失　215、234；ii，418
法儿思　250、257；ii，383、507、597
法瓦儿丁月（波斯太阳年第一月，始于春分），248
法老，23；ii，528，607，627
法合鲁丁（八吉打的大哈的）25。
法合鲁丁·比希昔惕　ii，507，509，512，513，515，519，522，523

法合鲁丁·阿不答-阿吉思（苦法的）295、297
法合鲁丁·撒剌立 ii、416
法合鲁木勒克（异密） 605
法合鲁木勒克（匿咱木木勒克之子） ii，678
法合鲁木勒克·匿赞马丁·法里德（扎木的） 349
法合鲁木勒克·匿昝马丁·阿不勒-马阿里·迦惕木·扎迷 172
法合鲁倒剌（布叶朝王） ii，720
法里答丁 145
法里答丁（拜哈吉的） ii，472
法里敦 4
法即勒 ii，653
法迪马哈敦 243、244-7；ii，504
法剌卜 46n
法剌津堡 ii，382
法蒂 ii，644
法蒂米朝 ii，648-65
法撒 ii，418n
河中 9、13、44、95-7、109、341-9、356；ii，375-6、597、600
河中府八剌合速 191
波尔察拉 ii，429n
波尼菲八世 190n
波罗维赤 183n
波鲁斯 ii，634
该儿母西儿 136；ii，461
该牙思丁（算端扎兰丁之弟） ii，417、420、436-7、468-73
该牙思丁·穆罕默德（古耳王朝） 291n、292、294、315-19
祆教徒 ii，641
怯马鲁丁（毡的的诸侯（ 284-5
怯马鲁丁·亦思马因 303、308n；ii，420-1、434
怯失力汗 103

怯失迈失 47、48
怯的不花 ii，596、610、615、618、619、622、627
怯勒孛剌 88n；ii，483、486、487、489、492-3、484-6
怯绿连河 184；ii，566
直鲁古 357n、361n
奈撒 151、175n、286、297、348；ii，402、483
奇姆肯特 ii，396n
杰卢姆河 326
杰拉 ii，469n
者儿扎尼牙 123
者马曲思 57n
昔巴尔罕 ii，614n
昔比-亦-撒勒曼 ii，469n
昔吉尔马撒 ii，649
昔吉思田 152
昔列门必阇赤 ii，566、586
昔剌扎丁（徒思的） 173
昔剌扎丁·叔扎阿 ii，513、519、598n
昔剌合臣额勒赤 ii，507
昔思田 ii，479、485、518
昔哈惕木勒克 122
昔格纳黑 86n
昔格纳黑的斤 76、77、82
昔班 181n、184n、249
昔班罕（即昔班） 181n、184、266、270-1；ii，608
昔烈门（绰儿马罕之子） 258
昔维思田 ii，462
昔雅兰库 ii，713
昔雅合察失木 ii，720
耶西德一世（倭马亚朝哈里发） ii，528、641

耶律大石 290n、354n、355n

耶律留哥 ii，370n

耶兹答吉尔德 340

耶兹德 ii，520、621、626、669

耶摩 122n

耶稣 110；ii，517

拉非底人 ii，642、643

拉克思 ii，438

拉思 11，439n

拖雷 40、43、98、103、131-2、150-2、160-2、176-8

拔汗那 94、356；ii，396、597

拔都 94、183、199、243、249、261n、262-6、266-8、269、270-1、274；ii，483、488、491、494、498-9、507、513、521、523、534、538、553、557-63、588、590、594、608

拔悉密 44n

按只带（成吉思汗之侄） 184、249；ii，568

按只勒台 256n

按只䚟（谋反蒙哥者） ii，580、582

按赤族 268n

按陈 175n

抹剌合 ii，713

抹智儿木勒克·迦非·鲁黑希 145、172、176；ii，379-80

抹智儿木勒克·舍里甫丁·木扎法儿 153、155、66、

拓跋 279n

杭爱山 35n、41n；ii，585n、609n

杭海 ii，585、609、724

苦思丁（撒剌哈夕的哈的） 158

苦思丁（忽希思坦的亦思马因守将） 250；ii，637

苦思丁（帕鲁汪·阿不别克儿·迭瓦纳之子） 164

苦思丁·阿里（异密） 155

苫思丁·阿里（穆罕默德之子）　347
苫思丁·哈里昔　154
苫思丁·基拉乞　ii，714、715、716
苫思丁·麻速忽（也里的）　162
苫思丁·马合孛必　110、112
苫思丁·迦马格尔　ii，494、505
苫思丁·撒希伯底万（志费尼的祖父）　170
苫思丁·穆罕默德·迦儿忒　ii，518-19
苫思木勒克·失哈不丁（撒剌哈夕的）　ii，461-3
苫答卜　234
苦叉（库车）　62
苦法　295；ii，648、667
范延　132-3、139、273、327、330；ii，463
呼罗珊　6、13、96、144、150-2、190、207、294、309；ii，482-8、491-3、507、519、522、523-4、532-3、597、600、609、644、645、662、697
果格　347；ii，625
昂苏里　312
昌迦剌克　177
非洲　ii，650
图门阿雷克　86n
图苏湖八里　213
图苏湖城　213n
图纳卡奔　ii，626n
图拉河　35n、55n
帕米尔河　67n
帕坦　ii，416n
帕拉斯拉伐尔　ii，415
帕斯鲁尔　ii，415n
帕鲁汪　167

帕鲁汪·菲剌 227-8
帕撒 ii, 418
帖卜腾格理 39、91n
帖乞失（花剌子模沙） 49n、162、277、289-315、339、357; ii, 390
帖木儿（跛者） 46n、137n
帖木儿灭里 91-5; ii, 401
帖木儿额勒赤 ii, 494-5、502
帖木格斡惕赤斤 39n、42n
帖瓦勒 266n
帖克失 ii, 586
帖客出克 132、133; ii, 405、464
帖津纳巴德 136n、ii, 462
拉施特丁·瓦特瓦特 280、281、282-3、284-5、287、290
拉施特比拉（阿拔斯朝哈里发） ii, 686
拉施特·苏答迦儿 221
帖格迷失 49-51、53
帖特里思察赫 ii, 429n
帖必力思 148、207; ii, 424-5、426、428、435、436、507-8、511-12、513、525、538-40
明合都儿 ii, 608n
明多尔 ii, 439
明里（纳速鲁丁） 340; ii, 701-2
明里别 294-5、296-7
明忽里不哥 231
罗耳 250、257; ii, 382、422、423、597
罗耳斯坦 ii, 383、437、481
罗纳 197
罗纳沙忒剌 137n
罗·科卡尔·散金 ii, 414

凯库拔　ii，619
凯迦乌斯　703
凯旋门（在马鲁）　160
凯撒　5、23；ii，607
虎思八里　58
虎思兀鲁思　58n
虎思斡耳朵　58n、355n
肯契克　ii，512
札扎丁·阿不勒哈辛　ii，469、477
忽儿八哈额勒赤　243；ii，494、503、506、507
忽儿罕　ii，618
忽马儿的斤　124、126
忽木　ii，518、542、667
忽木升吉儿　261n
忽木阑术　55
忽牙思　29、43、75、184、271
忽巴察　141n、142n、328；ii，414-416、470n
忽必来（成吉思汗的将官）　77n
忽必烈（拖雷子）　ii，518、550、571、592、596、607
忽失帖木儿（为蒙古人服劳的官吏）　173、175
忽失帖木儿（异密）　ii，422
忽兰皇后　180n
忽来失墓地　ii，644
忽辛（哈里发阿里之子）　ii，641
忽辛（商人）　77
忽辛（哈因的）　ii，674、679
忽辛（异密阿儿浑的书记）　ii，507、512
忽苏法根　111n
忽里　ii，608
忽秃忽那颜（即失吉忽秃忽）　135、166

忽希思坦 314、316；ii，617、619、637、674、675 681、691、697、714、715、724
忽希思塔尼 238
忽底阿勒密失哈牙 45
忽毡 72、83、92、94、111
忽思老·巴维思 ii，564
忽思老库失克 177
忽思答儿 ii，462
忽炭（于阗） 65-6、68、70、73、74、119、350；ii、597
忽都不丁（起儿漫的） ii，480-2
忽都不丁·爱毕 328
忽都不丁摩诃末（花剌子模沙） 301、309-310、314-15
忽都不丁·穆罕默德 278
忽都合别乞 ii，506n
忽都鲁八里 100
忽都鲁亦难赤 299、300、302-3、304、307
忽都鲁汗 88
忽都鲁哈敦 300n
忽都鲁城 271
忽特朗 ii，667
忽宰法·本·牙蛮 95
忽勒脱罕 61n、69n
忽鲁木石 97n
忽鲁里人 ii，647
忽察（贵由子） 246、263-6；ii，566、585-6、587、592
忽撒马丁·阿米尔·忽辛 ii，523
忽撒马丁·海马里 ii，451
贫蛮 22；ii，434
贫蛮海 214
和只（即贵由子忽察） ii，592

所罗门 308
彼罗夫斯克 83n
的希思丹 291；ii，466、507、538、616
的纳瓦儿 304
金达 295
金合富花剌 ii，616
金朝 35n、39n、191-5
舍云治汗 103
舍里甫丁（议会的异密） 172；ii，747
舍里甫丁（花剌子模的） ii，487、494、495、497、499-500、502-4、525-46
舍里甫丁·阿里（帖必力失的） ii，459
舍里甫木勒克（你沙不儿的丞相） 337、338；ii，379
屈失的斤帕鲁汪 153、164-6
屈出律 45、61-8、70-4、81、350、351、359-61；ii，368、396
屈赤不花汗 147
屈赤爱的斤 ii，401
驸马（哈剌契丹女王的丈夫） 290、292
驼夫之门（在你沙不儿） 177
弥南（摄政者） 57n
肃良合（朝鲜） 190、196、256；ii，592、596
迦儿尼 ii，427
迦儿宾 250n
迦儿漫 136；ii，408、519
迦马底 ii，477
迦木思（即斡兀立海迷失） 262n
迦乌斯 ii，374
迦布德扎马 338n、351；ii，486、487、542
迦弗儿 ii，652
迦里夫 128

迦勒迦河　101n

九　划

突厥蛮人　90、154、158-60；ii，446、462-5、709
突厥斯坦（突厥人的土地）　10、25、44、58、109；ii，597、609、703
突厥蛮必闍赤　ii，586-7
哀宗（金）　192n
奕赫抵雅尔丁（阿必瓦儿的人）　ii，497、503、510、543
奕赫抵雅尔丁（阿母牙的篾力克）　158-9
客卜帖兀勒（宿卫）、266n、273
客儿迷尼牙、14
祖扎只　ii、545
祖剌巴的　152
祖莱哈　252n；ii，393
祖勒非哈儿　ii，427
祖勒哈儿纳因　347；ii，646
恼罕　146n
洛加尔　ii，405n
洛里　ii，429n　430
南京　195
南答剌　141
查尔周　90n
带山　ii，659
契丹　21、29、39、42、43、55、59、190、191-6、207；ii，506、523、549、590、596、600、607、608
契丹（哈剌契丹）　280、289、292-3、324
契丹人　57、139
契丹汗　286

刺儿 ii, 715
刺火儿 142、328
刺必阿灭里 112
刺吉木勒克 ii, 462
刺吉思 147n
刺夷 147、300、302-3、304、307; ii, 365、382、384、385、420、436、469、475、542、645、667、668、669、675、713
刺里赞 ii, 466
刺底（扎法儿之子木撒的家族） ii, 660
刺底（隐藏的伊祃木） ii, 651
刺的康 146、298、299、318; ii, 510、616
刺兹 277
刺真（契丹人） ii, 416
刺真别 288
刺惕 13
刺勒 ii, 619
刺黑昔（鲁思坦的马） ii, 625
胡马叶·昔帕合撒刺儿 166
胡瓦耳 147; ii, 618、669
胡只儿 272; ii, 441
胡兹答儿 ii, 462n
胡济斯坦 34n、278; ii, 469、471、472、669
胡蛮 303
拜住 26n; ii, 507、609
拜哈吉 151
拜勒寒 148; ii, 701
拜答儿 249、269
拨绰 269; ii, 554、571、612n
毡的 83、86-90、93、124、154、284-5、288、289、305、308、350; ii, 370、594

莱拉 345；ii，390
药杀水 344
柯伤 ii，437n、518、542
柯黑帕牙黑 136n
树尔斯坦 ii，383
畏吾儿 7、21、25、43、44-61、223-4；ii，490、597
贵由 43、192、199、236、240、243、248-62、269；ii，504、509、511、512、551-2、587n
哈八兰 ii，378、522
哈儿 176
哈儿石 219
哈儿石扫邻 219n、237
哈儿合孙（即阿儿合孙） ii，587n
哈儿普斯特 ii，461
哈儿黑 ii 477
哈马丹 147、304、305、307、308；ii，366、542、683、712、722
哈马鲁丁·迦儿漫尼 141
哈马鲁丁·塔马儿·汗·基兰 141n
哈马德·剌维牙 232
哈不珊 145；ii，617
哈瓦儿（一种乾量容器） 113；ii，574
哈瓦儿纳吉 231
哈木失 148；ii，511
哈木丹·哈尔马提 ii，647n、648
哈扎儿阿昔甫（阿昔普） 282-3、323
哈扎只 ii、543
哈巴失·阿迷的 272-5；ii，468
哈只儿不忽 305、309-10、311、349
哈只儿比拉（阿拔斯朝哈里发） ii，651、658-9

哈阑真沙陀（合剌合勒只惕额列惕） 37n
养吉干 83n、90
钦察 183、190、199、206、267；ii，438、440、553
钦察草原 139、140、149
侯腊马巴德 ii，421n
科太克 ii，432n
科布多 ii，585n
科卡尔人 326n；ii，414n
科帕尔 42n
科洛姆纳 180n
姚里 371n
狮王 257n
费尔多斯 314n；ii，615n
费尔道斯 323
费里木 ii，669
费纳客忒 64、83、91-2、140、343、351、352；ii，396
费思乞儿 ii，716

十 划

唐兀 21、46、57、137、138n、139、180、196、225、256；ii，596
唐古忒（术赤子） 184、266、269；ii、500
唐-亦-巴鲁 ii，383
高昌 45n
宴只吉带 256-7；ii，512、590
朗堡 132n
诺亚 16
诺思瓦儿 322
诺鲁思（波斯的元旦） 124
若撒耳 ii，483、488-9、492-3、534

娑匐的斤 277
涅苦鹘儿 192n
海屯一世 250n、261n
海必兰门 125
海里 ii, 370
海里-亦-布祖儿格 ii, 365
海押立 42、63、74-7、82; ii, 557、585、587
海拉完 ii, 649
海迷失（即斡兀立海迷失） 49、275; ii, 588
海迷赤 ii、370
速不台 101、118、142-9、190、256、269; ii, 370n、373n、380、467
速扎思 147
速来蛮·本·穆罕默德 280
速来蛮沙（艾维突厥蛮人的君王） ii, 421
速来蛮沙（亦勒阿儿思兰之弟） 287
速别额台（即速不台） 101n
速你带 190n
速客秃 91; ii, 477n
速浑察 ii, 624
速格纳黑（即昔格纳黑） 86n
速格德河 288
速勒都思 91n; ii, 624n
速蛮火儿赤 ii、588
速鲁克（基兰的异密） ii, 385
速鲁克堡 155
真兀只 64
贾拉拉巴德 ii, 464n
夏达德 480n
哥疾宁 133-4、135、142、313、328、353; ii, 403、404-5、408

413、461-3
泰马思　ii，436、454、456
泰亦赤兀惕　84n
顿巴文德　ii，669
班朱尼　37
班底-亦-潘巴山口　ii，430
起儿漫　22、250、257、294、337；ii，417、433、468-9、475、476-92
597、626、669、678
埃及　ii，446、652-63、668
埃里温　ii，427n
都云　ii，428
都兰　54n
都伦　151n
哲台那颜　86n
哲别　101n、118、142-9、158、173；ii，380、385
哲伯尔　ii，645
哲伯剌ii、408
捏只不丁·乞撒答儿　153
晃兀儿塔海那颜　ii，557
晃豁坛　91n
特薛禅　272n
莫干草原　147n
莫什　ii，450
莫希　271n；ii，558、608
唆儿罕失剌　242n；ii，624n
唆木纳忒　313
唆鲁禾帖尼别吉（拖雷妻）　108、244、249、254、260n、262；ii，
483、550-3、563
唆鲁禾黑帖尼别吉（即唆鲁禾帖尼别吉）　52n、108n
唆鲁欢　ii，560

唆董 234
脑忽（贵由之子） 263-6；ii，566-7、574、583、591-2
脑忽（异密阿儿浑的族人） ii，514、519
爱斤赤 278
爱合黑（突厥语“告密者”） ii，499、589
爱因木勒克 ii，413-4
爱兹拉 345
爱薛·本·聂思脱里 ii，654
垂河 58n、74n
翁古答兰忽都克 181n
翁吉兰 ii，585n
翁吉剌 38n
般扎卜 144；ii，378、380
般只的黑 167、298
铁木真 10n、35、39
铁木儿真 35n
铁木真斡怯 35n、40n
俺都淮 324、357
徒思 145、151、173-4、175-6、293、304、316、319；ii，484、501、
508、518、523、536-7、542、616、644
桑扎儿灭里 111、341
桑扎儿沙 294、306-7
桑扎儿算端 96n、153、278-88；ii，681-2
桑占 152
桑昆 84n
桑忽兰 136；ii，408、519
桑给巴思忒 165
陶克 ii，422n
通忽思 ii，494、500

十一划

章吉 ii，365
扈代 17
宰奴丁·阿里·屈出克 ii，702
宰德（阿里之子） ii，641
宰德·哈撒尼 ii，679-80
密兰必闍赤 ii，588
密昔金 ii，453n
密涅沙 ii，654
麻合底（阿里的后人） ii，669-71
麻合底（法蒂米朝哈里发） ii，648-651
麻合底丁 ii，650、651
麻林 222
麻速忽（哥疾宁朝王） ii，614
麻速忽（桑扎儿之侄） ii，683-5、686
麻速忽毕（异密） 97、108、243、249、257；ii，515、597、612
康里 89n、91、107、121、193、355、356；ii，370、465、574n
康依古耳 ii，612
康格儿忒 129
康孩（即杭海） ii，609n
阎摩 122n
匿只马丁·阿里 ii，514、521、523
匿咱木木勒克（灭里沙的丞相）ii，669、676-7、678
匿咱木木勒克·阿合马 ii，680
匿咱木木勒克·麻速忽 303、309、313-4
匿赞马丁（巴哈丁·志费尼的付手） ii，487
匿赞马丁（速鲁克的巴哈丁之弟） ii，456、487

匿赞马丁（亦思法剌因的） ii，497、543
匿赞马丁沙 ii，497、501、507、511、512
匿赞马丁·阿里·撒底德ii，489
基兰 ii，385、712
基兰（的异密们） ii，385、702-3
基发 42n、322n
基发克 322
基孜耳·阿尔瓦特 151n
基朗堡 ii，452、454
基勒（即基兰） ii，720
雪亦客秃彻儿必 91n
雪别台（拖雷之子） ii，571、607、612
黄河 191n
琐罗阿士忒 54n、116n
梅拉 144n
菲尔道西 130；ii，472
菊儿别速 62n
野里知给歹 184n
鄂尔浑河 35n、54n、55n
曼殊利亚（徒思的宫殿）ii，510、571、616
曼殊利亚（塔里寒地区的城堡） ii，626
脱儿锡阿巴 343、349、351
脱不花 61n
脱劣勒赤 ii，506n、608n、611n
脱兰彻儿必 82n；ii，476
脱列哥那（窝阔台妻） 48、239-44、245、248、251；ii，504、507、538
脱合失 ii，587
脱欢 ii，580
脱欢汗 275

脱欢沙　291、293-4
脱欢脱格底　308
脱里（即汪罕）　35n
脱帖木儿　61n
脱哈帖木儿　184、249；ii，563、568、594
脱哈察儿古列坚　174-5、177
脱黑脱罕　61、69、81；ii，370
脱黑脱阿别乞　61n、62n、69n
脱黑塔　61n
脱黑塔迷失　61n
脱黑鲁勒二世（塞勒术克王）　299、302-3；ii，424n
脱斡勒　35n
萨布扎伐尔　175-6、295；ii，503、537
萨那　ii，616
萨里普勒　111、117
萨仑的　48
萨剌儿·阿合马　136
萨莱　267
萨雷科耳山
俾路斯忽（古耳朝都城）　293、328、332、352-3
俾路斯忽（在德马文德的城堡）311；ii，475-6、619
俾路斯忽（哈齐斯坦的今名）　277n
移地健英义建功毗伽　54n
第比利斯　ii，429、431、432、433、434、435、524
维多利亚湖　67n
维辛德　ii，645n
绰儿马罕　181n、190、227；ii，452、454、456、468、482-4、485、507、532、609
绰儿蛮　181n、190n

十二划

富浪 250、270; ii, 602、640、664、669
富楼沙 138n
窝阔台 29n、40、43、46、83、124-8、134、135、140、180; ii, 54
阔儿吉思 243; ii, 483、487-8、489-505、506-7、534-9
阔出 251m; ii, 588n
阔列坚 180、269; ii, 568
阔阳 356
阔克汗 103、106
阔克沙吉儿 288
阔克萨莱 86、117
阔帕克哈敦 ii, 611n
阔迭兀阿刺勒 184n
阔思立 335、336-9
阔阔出（即帖卜腾格理） 39n、91n
阔阔出（汪罕子桑昆的马夫） 84n
阔阔台 190
阔阔亦勒该 ii, 615、618、626、716
阔端 241-2、245、249、251; ii, 568
蛮子 10n、256; ii, 596
谢万湖 ii, 430
谢飓斯坦 328
谦州 ii, 585
谦谦州 69
普里阿罕迦兰 136n
普剌74、75
普速完（承天后） 290n、356n

散甘　152n
雅各　72
博儿客　175n
博尔术　143n；ii，724n
博尔尼西　ii，439n
博尔克亦那颜　175
博尔塔拉　74n
博格刺汗　ii，392
塔儿伯　45
塔儿思　ii，669
塔儿黑　319
塔兀沙八思哈　107
塔不烟（感天后）　356n
塔木沙　111
塔木花　ii，625、718
塔木花（朱印）　145、148、150、215、256；ii、487、488、511、606
塔木塔　ii，431n、445n
塔什干　ii，296n
塔巴兰　145n
塔巴思　337
塔术丁·脱欢　ii，382
塔术丁·章吉　325
塔术丁·马儿丹沙　ii，716
塔术丁·由勒都思　328、353
塔术丁·法里扎尼　ii，484
塔术丁·阿里沙　313、316、324、352-3
塔术丁·哈刺只　319；ii，414
塔术丁·迦里木·沙儿吉　ii，469
塔奴剌　125
塔亦（阿拔斯朝哈里发）　ii，391、653

塔亦儿不花 ii，721
塔亦儿拔都儿 100、101；ii，479、485-6
塔吉 ii，651
塔吉丁 ii，448、451
塔吉克 116n
塔阳汗 62n
塔阳古 322、343-5、349、360
塔里寒（今塔利罕） 118
塔里寒（在巴里黑和马鲁鲁德之间） 118n、132、152、167、168、318、325；ii，408、461、463
塔里寒（可疾云附近一县） 118n；ii，625、626、675
塔希儿·本·忽辛 232
塔希尔 ii，430n
塔利罕 118n
塔拔列克堡 300、302
塔迦窝儿 250、257
塔剌卜 108-11
塔剌斯 322n
塔哈木坦 234
塔孩 91
塔海汗 121
塔黑 151n
塔黑-亦-牙即儿 154、157
塔黑将-依-哈敦 331n
塔鲁木 313；ii，637
提拉合 ii，407
斯大林纳巴德 129n
斯凡 ii，438
斯特潘纳万 ii，430n
喷赤西尔 ii，405n

喀山（的汗）　184n
喷赤河　67n
景教教长　ii，426
掌吉　ii，580
腓特列二世　20n
斐里教古里　125
奥利亚阿塔　322n
奥思（一种宝石）　ii，496
奥都刺合蛮　243

奥谢梯人　259n；ii，553n
舒沙　148n
鲁木（即小亚细亚）　229、250、257；ii，438、443、507、508、609
鲁木人　ii，439
鲁克那丁（乞里只阿儿思兰四世）　250、257
鲁克那丁·马合木汗　286-8、289
鲁克那丁·火者·木八剌　ii，479-82
鲁克那丁·扎罕沙、250n；ii，450n
鲁克那丁·古耳桑吉　ii，368、376、382、474-6
鲁克那丁·伊祃木扎答　104
鲁克那丁·迦儿忒　121；ii，613n
鲁克那丁·阿里·本·亦卜剌金·木吉昔　176、337
鲁坤丁·忽儿沙　ii，617-38、707-25
鲁思坦　92、116n、117、135；ii，640
鲁思通答儿　ii，385n、626n
鲁速丹（即吉思灭里）　257n
鲁格德、ii，502
鲁黑黑　145n
鲁德八儿（在锡尔河岸）　284
鲁德八儿（在阿刺模忒）　312；ii，639、675、679、680-1、707

答儿干姆酒、ii，369
答儿克 175n
答儿伯 45n
答力台 272n
答不夷 ii，385
答不昔牙 102n、107、117
答不思 102
答木罕 146；ii，365、542、669、670-1、679
答木雅克 326n
答扎勒 ii，530、532、651
答兰秃儿合黑 174n
答失蛮哈只不 99、205-6、217、230；ii，493
答失塔吉儿的 159n
答亦 ii，366、564、633
答亦儿 100n
答亦儿兀孙 180n、240n
答亦儿客亦古列坚、175n
答纳 340
答忽黑 ii，422
答剌-亦-迭剌集 67
答剌 ii，676
答剌祖罕 67n
答剌速 322、343、356、360；ii，514
答思坦（即鲁思坦之父扎勒）ii，431、640
答赫 291n
答德别·哈巴失 278；ii，670、679
答默里拉 ii，416
骑斯罗 ii，644

十三划

塞勒术克朝　ii，391
满速儿·亦思马因　ii，652
蒙力（即窝阔台子灭里）244
蒙力克　91n
蒙古人　15、19-23、25-44、53、59、77、204-5；ii，490、533
蒙古地、20-3
蒙布尔尼ii，434
蒙卡儿　ii，440
蒙哥可汗　4、16、23、42、48、50、77、*100*、198-9、239、246-7、255、264、266、268、269、274；ii，468、480、481、513、514-19、523、550、552、553-607、610-11、622-3、638、681、723、724
蒙勒火儿　ii，405
蒲州　191n
葛答罕火儿赤　ii，590
葛答黑　46、118
楚呼楚克　43n
搠只哈撒儿、184n
锡比　ii，462n
锡尔河　46n、64n、87n
锡利科耳　68n

十四划

察儿黑　224
察合台（成吉思汗之子）　40、46、83、124-8、134、136、140、141、180、181n、184、187、191、205、211n、255、

271-3；ii，468、483、608
察合台（布剌罕之父） ii，724
(小)察合台 190n；ii，724n
察合-亦-阿剌伯（阿剌伯井） 315
察吉里汗 288n
察罕 256n
察阿歹（察合台） 40n
察涅特 ii，439
察恩 ii，439n
察提沙儿、ii，416
赛母待 17、72；ii，528
赛因灭里沙；ii，495
赛甫丁（异密）49-50；ii，617、622
赛甫丁（巴哈儿思的）ii，552
赛甫丁·马儿丹失儿 294
赛甫丁·算端·灭里 ii，714、715
赛里木湖 74n
赛法巴德 323
赛拉木 396n
赛阿剌比 17n
赛德尔扎罕 112
赫扎思 ii，652、653
斡儿长 180、256n
斡儿吉纳 274；ii，611n、612
斡儿的斤 56、57
斡儿迦奴 274n
斡儿寒（扎兰丁的部将） ii，409、416、431、456-7
斡儿寒河 54、57、236
斡儿察罕 180n、256n
斡兀立灭里（见斡兀立哈只不）

斡兀立别　287
斡兀立哈只不　158、159；ii，401、402n、469
斡兀立海迷失　49n、262-6；ii，566、585
斡兰　305；ii，379
斡失　94
斡匣儿汗　65、74n、75-6
斡亦剌　38、235；ii，505-6、608
斡耳朵八里　54、58、236
斡赤斤（成吉思汗之弟）　39n、42、184、187、244、248、249、255；ii，568
斡赤斤（算端乌思蛮之弟）　ii，395
斡罗思　259、267、268-70；ii，553
斡思别　148、299n、308；ii，366、424-6、701-2
斡思别·太　ii，414-15
斡根赤　52、53
斡难怯绿连ii，562
斡鲁朵183、249、251、266、269
斡歌歹（窝阔台）　40n
蔡州　195n
算端沙　289-301
算端纳巴德　ii，382n
算端都温　ii，495

十五划

摩西　ii、646
摩桑　10、201；ii，607
摩诃末花剌子模沙　46、63-4、69-70、116、118、142-3、147、153-4、169-72、304、315-54、357-60；ii，362-99、465-6、699

谔巴克山 ii, 429n
额儿不花帕剌汪 124
额儿比勒 ii, 422
额儿布思 356
额儿布思汗 308、311
额儿担 ii, 387
额儿哲鲁木（的算端） 250; ii, 450
额乞乌思 29n
额克塔格 57n
额失纳思 87
额里合牙 225n
额拉克 ii, 382n
额勒赤帕鲁汪 ii, 421、437
额萨纳思 87n
额解古帖木耳 88n; ii, 494-500
横相乙儿 261; ii, 585
撒儿马赔门 155
撒儿昔黑汗 121
撒儿哈德 ii, 669
撒儿塔黑-曲者兀儿 ii, 502n
撒乞阿惕 35
撒巴人 345
撒尔马斯 ii, 428
撒尔鲁德 ii, 712
撒里黑库耳 67n
撒里黑忽纳 67n
撒里黑绰般 67
撒里黑昆 67n
撒里答 268
撒罕沙 ii, 617、620、713

撒纳依　12
撒底德-阿瓦儿·沙亦儿　273
撒拉米　334n
撒浑　48、53
撒刺丁　ii，664n
撒刺卜　ii，453
撒刺米　ii，720
撒刺合丁·玉速夫　ii，664-5
撒刺哈丁　ii，461-2
撒刺哈夕　152、155、156、158、159、162、164、165、292-3、299、301、317、319、335、337；ii，512
撒哈辛　42、190、249；ii、557
撒麻耳干　43、95-6、107、115-123、271、288-9、342-3、350；ii，369-70、373、375、378、395-6、505、612
撒勒瓦　ii，712
撒勒古儿沙　ii，418
撒勒术克沙　ii，418n
撒普尔　ii，664-5
撒都散　ii，416
撒都鲁丁（鲁坤丁·忽儿沙的使臣）　ii，714
撒都鲁丁（史学家）　312
撒都鲁丁（篾力克）　ii，511、515、518
撒答剌　77n
撒答臡　197n
撒鲁迷德　334
撒德　ii，365、418、469
碣石　ii，521
墨西哥　89n
鞑靼　20n
镇海　241、245、259、265；ii，479、498、500、504、535、587-8

德卜德巴兀撒浑 141n
德马文德 ii, 645、715
德瓦勒 ii, 416、417
德布勒 ii, 416n
德白达 ii, 429n、431n

十六划

霍博 43、184、262
默伽 6; ii, 648
默伽的君王 ii, 391
默底那 ii, 643、644
薛合里竹儿 153n
薛合里诺 222n
薛合里思坦门（在马鲁） 161
薛合里斯坦（即薛合里斯塔纳） 157n
薛合里斯塔纳 94、157、286; ii, 483、500
薛灵哥河 21、55
薛阇 ii, 371n
薛蛮 129
穆儿塔扎 347
穆儿塔答 ii, 660
穆只剌丁 ii, 444、448、451
穆只塔伯 ii, 540
穆亦思（法蒂米朝哈里发）ii, 652-3
穆合纳 ii, 520
穆合底木 ii, 718、719
穆合塔非 ii, 686n
穆合塔底 ii, 695
穆明 ii, 668

穆明纳巴德　ii，676、691
穆思坦昔儿（法蒂米朝哈里发）　ii，660-2、668、674、691、692
穆思坦昔儿比拉（阿拔斯朝哈里发）　ii，443、451
穆思塔儿失（阿拔斯朝哈里发）　ii，391、683-5
穆思塔里　ii，662-3、668
穆思塔底　ii，665n
穆思塔剌维人　ii，662-3
穆阿夷·爱阿巴　289、290-1
穆阿夷德丁·伊本合撒卜　304
穆塔瓦基尔（阿拔斯朝哈里发）　ii，455
穆塔迷德（阿拔斯朝哈里发）　ii，648
穆塔迷德倒剌·阿不马尼·乞儿瓦失　ii，658-9
穆塔哲伯丁·巴的阿·迦惕卜　283
穆罕默答巴德　ii，645
穆罕默德（回教创始人）　17、208；ii，673
穆罕默德（哈尼菲亚之子）　ii，641
穆罕默德（亦思马因之子）　ii，645、647
穆罕默德（灭里沙之子）　ii，637、678、680-1
穆罕默德（密合答特之子）　ii，612-613
穆罕默德（可寒之子）　ii，691
穆罕默德（哈散萨巴之子）　ii，680
穆罕默德（马合木·塔剌必之弟）　114
穆罕默德一世（阿剌模忒的）　ii，685-8、692、693-4
穆罕默德二世（阿剌模忒的）　ii，697-9
穆罕默德·不思惕　ii，689
穆罕默德·扎罕-帕鲁汪　299
穆罕默德-亦-巴昔儿　353
穆罕默德沙　228
穆罕默德·底巴只　ii，642、644、
穆罕默德·哈郎　316、319-20

赞章 ii、702

十七划

豁兰八失 140、266；ii，514
豁亦 ii，425、428、435、451
豁字格秃儿 192n
豁里秃马惕 141n
豁阿里篾儿乞 239n；ii，558n
篾力克西迪黑 ii，646
篾力克撒兰 ii,646、693
篾乞里 63
篾里乞 34n、63n
篾怯思 267、269-70
篾剌合 148；ii，648、685
篾格惕 267n
篾惕干 132、273

十八划

镬沙 46、118